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之

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墮地乎周孔矣。然道大

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

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

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

○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累替。正見者

敬。然惑者謗訓。至於守文山儒。則拒爲

異故。方言左道。則引爲司法。⑥拒有拔本之

之。一曰家系之亂。遂令範命消繁化辭。凡職。

迷 引有先聖之儀。迄今當前。和氣言爾生。物

夫騷山曉夜才盡白日之光精微復不無

損滄海之勢然以隙窗明以小臣力雖多重

毫髮而有塵。眠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邪助。

長迷。倒置之倫。遂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

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

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問山棲。

除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

意剪邪達言衛法。裂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

代券上其記文述。有餘亦皆編錄。類聚區

分。則爲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

分列爲四一十四卷 去道場人強義具三用

引道明教故謂之引明其編年注惟附證三

木庶以汗埃微緜位但學孤誦寡恆有補

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⑮ 牟子理惑
 ⑯ 正經論
 ⑰ 牟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_田智意。竟_田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率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道路。何如。牟子曰。被袂_田服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勝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_田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聖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當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厯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存。王及吏民莫不獻獻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常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

①〔卷第一并〕—①會 ②〔楊都建初寺〕—②會* ③或—鐵④會 ⑤漸—流④會 ⑥拒爲—爲距④會, 距爲④會 ⑦拒—距④會 ⑧且—賜
 ⑨會 ⑩既—眼④會 ⑪採—采④會 ⑫益十(三寶)④會 ⑬〔—〕—④會 ⑭于—於④會 ⑮棘—篇④會 ⑯弘明集序終④會 ⑰卷第一首
 ⑱會, 宋元宮本俱無撰明本有據梁僧祐結撰〔本子理惑〕—④會 ⑲惡十(論三十七篇)④會 ⑳〔正評論〕—④會 ㉑論十(未詳作者)④
 ㉒會 ㉓〔本子〕—④會 ㉔惡十(論)④會, 論三十七篇)④會 ㉕齊十(漢平融)④會 ㉖贊—百④會 ㉗達—道④會 ㉘第—管④會
 ㉙服—伏④會 ㉚或—惑④會 ㉛或—建④會* ㉜項—頂④會 ㉝四—二④會 ㉞以—已④會 ㉟授教—私授④會

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摺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

當虛無_無懷_懷歸志_{歸志}質朴_{質朴}何爲乃道生_{何爲乃道生}死以爲_{死以爲}志說鬼神之餘事乎_{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_{牟子曰}若子之言_{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_{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與人。不可謂惠。二親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舍。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他

①音十(不)㊟ ②刺二皮㊟ ③[以]一㊟ ④死二有㊟ ⑤剔二剔㊟ ⑥極二拯㊟ ⑦腰二勝㊟ ⑧膝㊟ ⑨陷二陷㊟ ⑩穿孔
二穿孔㊟ ⑪孔聖㊟ ⑫昔二貨㊟ ⑬貨㊟ ⑭制二製㊟ ⑮揆二核㊟ ⑯(威)十㊟ ⑰市二籲㊟ ⑱教二執㊟ ⑲虐
尤二班之念，癘之㊟ 此十(言)㊟ ⑳呼二乎㊟ ㉑已二亡㊟ ㉒功十(成名)㊟ ㉓爲十(道)㊟ ㉔絕二紀㊟ ㉕悛
怕二篋㊟ ㉖清泊㊟ ㉗期二析㊟ ㉘(既)十知㊟ ㉙光二先㊟ ㉚吉二先㊟ ㉛拾二名㊟ ㉜竄二關㊟ ㉝關㊟ ㉞拾
三念㊟ ㉟隨二陪㊟ ㊱精細㊟ ㊲若二珀㊟ ㊳學二祭㊟

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舉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舉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實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人。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結。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卑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所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洪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

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公之刻極。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倍負。賴以。盡殫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宜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之。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收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皆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曾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曾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露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曰。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率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率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歎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音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舉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宮。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死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閭閻。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瓊豆於學門。建旛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麋裘。被絛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齊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開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

白一何台台 〇〔者〕一〇台 〇大二文〇台 〇授二授〇〇〇 〇武一崇〇 〇結一治〇 〇〔大〕一〇台 〇功二功〇 〇子二 〇不十〔能〕〇 〇何十〔嚴〕〇 〇卿二即〇 〇精二〇〇〇 〇波二〇〇〇 〇間二〇〇〇 〇皆二〇〇〇 〇神 〇作〇 〇收二〇〇〇 〇作二〇〇〇 〇平二也〇 〇補二〇〇〇 〇虛二〇〇〇 〇川二小〇 〇別十〔之〕〇 〇識二 〇云二〇〇〇 〇四二〇〇〇 〇于二於〇下〇 〇日十〔子〕〇 〇於二〇〇〇 〇號十〔之〕〇

卒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墨遽援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

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
開雲見白日。如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

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行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飢欲滅江海。

痛一悟② 中郎蔡浩二使者張蒼② 八二二② 帝十存② 陳十陵② 智一知② 行德一德行② 賦一
 賦② 耕一州② 漢一漢② 子十日② 云何一子云② 云② 謗一謗② 漢一漢② 漢一漢②
 壁一壁② 其一沮② 且② 佛十之② 博一博② 既吾一吾既② 惟一惟② 以一已② 短一短
 佛十經② 海一河② 散一散② 義一義② 與一與② 之十故② 虎清一虎清②

臨耕未欲損其齒。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涓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義殘凡有九十六種。濟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癯。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効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爲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問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嗟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徒當口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觀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置。猗頓爲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滅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訓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鄉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墳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嶺。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憺怕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瞞。以爲鴛鴦而笑。鳳凰。執螭。蛇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蟻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不聞尊蟬蟻也。然世人固有啖菽蒲而棄桂蠶。覆甘露而吸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

①地二②③ ④仙二⑤⑥ ⑦真二⑧⑨ ⑩誠二⑪成⑫⑬ ⑭其二⑮期⑯⑰ ⑱千十⑲之⑳ ㉑乎一㉒ ㉓權二㉔ ㉕之㉖ ㉗一㉘ ㉙不二㉚弗㉛ ㉜愈十信㉝ ㉞生一㉟ ㊱尼十有㊲ ㊳病二疾㊴ ㊵之㊶子㊷ ㊸集㊹ ㊺改色二於㊻ ㊼文二入㊽ ㊾畢二車㊿ ㊽食十而㊿ ㊽照二昭㊿ ㊽填二闕㊿ ㊽耕二調㊿ ㊽治二決㊿ ㊽或二鳴㊿ ㊽哭二疾㊿ ㊽則二蟻㊿ ㊽性十以㊿ ㊽太二泰㊿ ㊽氏十而㊿ ㊽新二莊㊿

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待成王。大崩。周公公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蘊樞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因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踴然失色。又手遮席。遂巡俯伏曰。鄙人瞽瞍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請得革情。清心自勸。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惑彼胡狄父子。聚窟盧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戮群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何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益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群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覺。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淫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結縛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辛錙之詐。以崇阻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誦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居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共必亡。舉世哀其就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

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國。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腐既流不調良淑。縱火中原。蘭蕙俱焚。桀紂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而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佛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①更去辟世者選②(仁)十字③命矣一亡命④未命⑤而云二云而⑥死十(者)⑦故十(出)⑧正二止⑨⑩更二湯⑪秋十(胡秋)⑫結一經⑬辛許一哀⑭哀⑮(四)十⑯就二灰⑰天二格⑱既二厲⑲呼二乎⑳持㉑聖一聖㉒(經)一㉓若一正㉔藏二威㉕佛二佛㉖書一書㉗人十(本)㉘

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祭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飼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①救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②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③淫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飾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中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鬯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階。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親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

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歸。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去和鵠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筭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歸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

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槽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糗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天。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勝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緣之奪黃也。其餘嘵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評云。漢末有^四弊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 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 夫佛教率以慈悲不殺忠信。不圖銜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運者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卒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驕盈耽酒放
蕩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憚獨。論才則有一割
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

①馬一焉②所一可③精一羅④具一且⑤救一救⑥先十(祖先)⑦命一令⑧今⑨屬一旅⑩索十
 (修)⑪路一旅⑫旅一旅⑬文一物⑭延一庭⑮今一令⑯衆一像⑰割十(損)⑱捐⑲
 ⑳常惡㉑度一渡㉒資一貲㉓撤一鐸㉔生一法㉕昔一唱㉖御二禦㉗和二屆㉘元
 ⑲無㉙情二情㉚旅一旅㉛汎一汎㉜思㉝一思㉞摩一摩㉟精二精㊱第二第*
 ①街一悠②還一還③內十(西)④阻一阻⑤答一正⑥紙一橋

又諷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

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俊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薦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饑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修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概。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愼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譬人之喪猶加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弘明集卷第二

梁永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子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復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減。猶與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宰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覺。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闢。向維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勿

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
與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
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阻之實。親由
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
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以
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會不疑焉。今
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天下。恒涉閱國界飛
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
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
極也。今纒繚倫於太虛爲累。胡可言哉。故
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
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
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
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
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昭麗。列萬二天下以
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
治之範。咸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
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
而略於爲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
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
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
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
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
學者唯守救危之圖。闡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
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
呼有似行乎曲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
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
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
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

① 狼二觀㊦ ② 見二其㊦ ③ 云二之言㊦ ④ 飲二饒㊦ ⑤ 謂二相㊦ ⑥ 恒二恒㊦ ⑦ 求二求㊦ ⑧ 哉二死㊦ ⑨ 加二如㊦
 ⑩ 論十(一名神滅論)㊦ ⑪ 晉二弟十㊦ ⑫ 宋㊦ ⑬ (復)一㊦ ⑭ 不二弗㊦ ⑮ (之)一㊦ ⑯ 反二及㊦ ⑰ 我出二
 作哉㊦ ⑱ 歷二歷㊦ ⑲ 今十(會)㊦ ⑳ 凌二陵㊦ ㉑ 資二贊㊦ ㉒ 限二限㊦ ㉓ 損二裁㊦ ㉔ 照麗列二列照麗㊦
 ㉕ 一二二㊦ ㉖ (終)一㊦ ㉗ 聞二聞㊦ ㉘ 增二聲㊦ ㉙ 陽十(之)㊦ ㉚ 謂十(道)㊦

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群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龜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軒舜之神也。必非舜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有。生育之前素有龜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障之質。誕于頑轉。罔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龜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龜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敗其身。或屬臨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歸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龜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稽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

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竊博之葬。曰。骨肉歸土。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毫無不理。無欲不盡。其神精也。祭無惡不肆。其神悖也。祭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當合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風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群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運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靈運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慮。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縲紲。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

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眾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數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冥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繼繼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開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算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為鳥。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歎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隨隱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悅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達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同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響。元無響。則亦

○無明二明無○ ○人二天○ ○據二據○ ○敗二則○ ○當二精○ ○之二乏○ ○莊二秋○ ○耶二邪○ ○下同○ ○後二後○ ○日二日○ ○于二於○ ○鷹二雁○ ○明二助○ ○(節)十情○ ○情二環○ ○映二照○ ○絃二絃○ ○形十(絃)○ ○裁二裁○ ○踊二而○ ○龍二龍○ ○元二無○ ○(則)一○

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不歸純。敘枉者方將長淪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又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斷乎亂沫酒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潤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額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讀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執誠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岸。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蹴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爲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執誠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智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峽峒。陟几。嶺。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臚巢許。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蓄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摛神難言。唯採殺。伏。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携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上。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故百家所據若曉而昧。又摛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壽之國。俱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俱愛之義。亦如來大慈

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象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微。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耀光儀於當今。使精龜同共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觀。故同其不信。俱陷闢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薪坑六十萬夫。古今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親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親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懸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

①至二王②純二純③周二綱④國⑤又二有⑥爲十(無爲)⑦[子]一⑧倫二佛⑨嚴二維⑩指二旨
⑪爲二道⑫智二知⑬今二今⑭列二列⑮支二支⑯化二北⑰開二開⑱訓二訓⑲都二都
⑳二二⑳二二㉑二二㉒二二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
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
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越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達江而蟻避境。猶皆心橫微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鶴矣。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謂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不一蒙甄。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惡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瘡痼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私非異國有命世逸群者。構此空法以脅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己輪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通化。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替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諸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亮之殊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運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微。致使釋迦發願十方交映多寶踊見。鑑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平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曰斯以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情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豈不之偏隱哉。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明。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龜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群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蠅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己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

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群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郭子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盼晉宜。殺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視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己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寶嬰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則鮪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嘲囀。萬物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剝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婦茹羔雞。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敗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滅其害。踐庖間聲則所不忍。因豺獮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罫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賢於魯鍾。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危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淨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竊窺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

○進二邊○ ○謀二端○ ○心十力○ ○治二治○ ○今二命○ ○甄十別○ ○私二知○ ○暴二與○ ○白十
(作)○ ○日二日○ ○降二降○ ○主二生○ ○者十耳○ ○山二山○ ○洞二洞○ ○師二深○ ○二二
燈○ ○應二映○ ○不二佛○ ○佛一○ ○道二道○ ○得二得○ ○然二然○ ○道二道○ ○
二攝○ ○虛二虛○ ○希二希○ ○迂二迂○ ○漢二漢○ ○百二百○ ○二二○ ○
虛二虛○ ○巴二巴○ ○滅二滅○ ○擊二擊○ ○虛二虛○ ○黃二黃○ ○馬二馬○ ○

難若緣覺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迴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托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陷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誠動乎。神道之威即佛之威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威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寄。安得妄作吹萬之死成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今。收隔傳巖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觀無量。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誇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誇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

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葬之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會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經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每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視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共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焚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難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毘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讀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學。鄺然遽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說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

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點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抵其實。影跡遺事昭化顯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譎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選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以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今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始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盡。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神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剎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

○屈一○列二○烈三○道十(神道)○寄二○寄三○傳二○傳三○收一○收二○阻一○阻二○思一○思二○清一○清二○
○榮二○榮三○寄一○寄二○寄三○以一○以二○榮一○榮二○榮三○花一○花二○葉一○葉二○抵一○抵二○奉一○奉二○善一○善二○
○反十(者)○見一○見二○平一○平二○漸一○漸二○周一○周二○則一○則二○令一○令二○神一○神二○神三○神四○神五○神六○神七○神八○神九○神十○

何爲甘臭腐於漏刻。以托長。在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囿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迴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人。離人。群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爲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道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群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以感。寔則遠矣。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禮。祇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瞻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遠志。清遐。而多。情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慈逆旅耳。精神

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過路。可補過而上還。是以自古精龜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適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鑒。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宜。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有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慮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明無昧。明之盡矣。發軔常入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還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蹉跎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問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

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古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子孩亂。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子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逾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流以盈己。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達天核。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核。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獨婦。子。婦。婦。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會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除。勝冥化。縱欲修生。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群生。蟲豸。萬等。皆殷鑑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靈靈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運將作佛。佛因言爾。而人悔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

○在二存○ ○清澄二澄○ ○離二唯○ ○離一○ ○放一○ ○應十不○ ○秩一秩○ ○准一唯○ ○修二循○ ○以○ ○祇一祇○ ○業一業○ ○實大○ ○必十○ ○則一○ ○然十誠○ ○則一明○ ○止二亡○ ○已二○ ○志一運○ ○幾何○ ○何幾○ ○誠十本○ ○存一○ ○源一原○ ○自一是○ ○風二風○ ○風二風○ ○雅二邪○ ○嬌嬌二嬌嬌○ ○嬌嬌二嬌嬌○ ○自一是○

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靈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歿爲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修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類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誦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遽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之。指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禁一言而竊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蕪陋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弘明集卷第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阜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波之勢。自得於管井者。則怪遊漢之量。翻翫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襟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還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誠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殊放。酒者羅刑。漏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遠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

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費。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驢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感鬻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饑。並以一食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開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刑二叔伏誅耶。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周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噓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蛇蛇蟹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輟弓。聞聲視生肉至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皆災肆赦。刑

○哉我=我哉○ ○觀=都○ ○導=道○ ○和上=和尚○ ○指=旨○ ○與=與○ ○提=提○ ○蕪=蕪○ ○問=問○ ○[孫綽]喻道論○ ○[孫綽]喻道論○ ○此喻道論全文明本在羅白黑論下 cf. P. 17c ○宮=次○ ○冥=冥○ ○同=同○ ○[其]一○ ○刑=形○ ○刑=形○ ○同=同○ ○耶=邪○ ○下=下○ ○類=類○ ○治=始○ ○上=上○ ○正=正○ ○放=放○ ○純=純○ ○大=太○ ○同=同○ ○于=于○ ○* ○五(十)則○ ○刑=刑○ ○是=是○

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學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殺，佛欲頓去之，將何以
息暴止姦，統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口。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疎。剃剔鬚髮。殘其天貌。生麤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群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脩枝幹而言。文顯傾茂。宋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爲大謬。謬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

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降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顏叔達君書稱純孝。石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散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棄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靈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乘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回道。恐不免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卽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驚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輝聲。口

忘甘苦意放休憾。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
學平營魄。內思安般。一因數二。隨三止四。觀五
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
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
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
曜。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
形偉。群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
化無窮之境。迴天舞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
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群邪遷
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
地潤品物咸亨。蠡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
類改瘳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軌。皆由父母不異
所尙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
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
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歎於世祀。斯
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綸
祀。殷美黍稷周尙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
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歷
勸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
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
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
爲辯。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
也。

◎³⁹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朗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大。豈以萬劫爲吝。但恨短生。無以溯冥靈。

①殺二教②③軍二君④⑤常二普⑥⑦委二妄⑧⑨剔二刺⑩⑪敗二教⑫⑬本十(而)⑭⑮文類二不類⑯⑰甚所二所甚
 ⑱⑲惑二哉⑳㉑疾二當元㉒㉓已二五㉔㉕逝二哲㉖㉗孝二教㉘㉙飲二飲㉚㉛釀二釀㉜㉝分二介㉞㉟鑒二虛
 ㊱㊲下二上㊳㊴向二面㊵㊶曲一(元)㊷㊸齊二酒㊹㊺反二及㊻㊼感二感㊽㊾割二何㊿㊰平二乎㊱㊲曉二鼻
 ㊳㊴數二較㊵㊶進十(篤志)㊷㊸濟二齊㊹㊺母二老㊻㊼親二列㊽㊾紀二純㊿㊰論二簡㊱㊲芒二芒
 ㊳㊴辯二辯㊵㊶下同㊷㊸[宗界一論]十三字一詞,cf. P.16b何與宗㊹㊺書二與宗居士普宗何承天㊻㊼志十(其)

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與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諸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爲茲理與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其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難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飾將諸常人耳目。其爲廢損尙微。其所引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應。寶稱之蓋升彌。燈之坐。淳于生。所以大誑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爲之駭。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僞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

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陷霜白紅貫日太白入昂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陷霜貫日人昂。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卽令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冲粹養習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

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恪。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煩。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尙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淩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善爲身。所以使淩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龐近者。有影嚮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龐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嚮。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並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視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

○(答宗居士書)十釋○ ○(何承天)十論○ ○信必二億念○ ○引二弘○ ○末二未○ ○寶解二羅帳○ ○造二靈○ ○(實)一○ ○坎一坑○ ○猶二隔○ ○義二貴○ ○同○ ○異二貴○ ○不十(能亦)○ ○(之)一○ ○令二今○ ○二靈二靈○ ○役二援○ ○旋二京○ ○善二苦○ ○伎二技○ ○猶二信○ ○義二美○ ○含二合○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
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
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
無緣瞻灑。今觀經而不懷其慢先灑。夫復何
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
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
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
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
門獨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
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
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烈儒
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
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

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_田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_田盡耳。此書至便倚案答。殊不_田容悉。宗炳

弘明集卷第四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④達性⑤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絳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嫫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

序二汚○ 向二尙○ 螺二羅○ 明十○ 善二盜○ 來十○ 謂十○ 瞬二瞬○ 載二載○
 誠二誠○ 莖二野○ 所二不○ 之丘不死○ 之六○ 推二推○ 昔二昔○ 斂十○
 可十○ 知○ 約二變○ 滅二滅○ 辯二辯○ 制二制○ 盡二盡○ 容二容○ 何重○
 宗二宗○ 居士書何承天○ 見十○ 賦二賦○ 辭二辭○ 釋二釋○ 常二常○ 何承○
 性論○ 論十○ 位二位○ 類二類○ 產二產○

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懲勸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蠃並為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吹漁候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歸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青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逼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慨懷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暗欲外憚權教。虛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斷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閑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證。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日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探此。其實則可使倍官自和。折符復合。何詎快執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戕殘。庶端萌

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判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爨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費。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同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尙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怪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故遺惠者無要。存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萬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憾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開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權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請投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共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貶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間。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還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側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淡之想。泯虛於利害。誠直滋其萌。變授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開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社未丁。必令兩藉俱舉。學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秦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判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耶。令受教感同耶。若自己已不殺。取足市鄺。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忽悅。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常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憾士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微賜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

○候二候○ ○背二背○ ○精二精○ ○齊二齊○ ○選二選○ ○何衡陽一○ ○顏延之一○ ○(宋)十顏○ ○微二微○ ○別二別○ ○白二白○ ○使二使○ ○宮二宮○ ○所十(方)○ ○裁二裁○ ○起二起○ ○反二反○ ○廣二廣○ ○夢二夢○ ○資二資○ ○耶二耶○ ○以二以○ ○放二放○ ○存二存○ ○不二不○ ○伐二伐○ ○嬰二嬰○ ○永嘉二永嘉○ ○周二周○ ○恬淡二恬淡○ ○直二直○ ○藥二藥○ ○所十(方)○ ○萬十(方)○ ○忽二忽○ ○否二否○ ○楊二楊○ ○勤二勤○

重釋何衡陽

二一〇二 弘明集卷第四

重答顏永嘉

III

①舉=舉◎ ②請=請◎ ③陽+ (顧延之) 國* ④辨=辨◎ ⑤折=折◎ ⑥允=元◎ ⑦弘+ (知) ◎ ⑧恚=愾◎ ⑨賂 =賂◎ ⑩分+ (而) ◎ ⑪出+ (作) ◎ ⑫善=蓋◎ ⑬丘=丘◎ ⑭從=從◎ ⑮偏=偏◎ ⑯天=反◎ ⑰辯=辨◎
⑱玉=王◎ ⑲其=一◎ ⑳勒=勸◎ ㉑差=若◎ ㉒理=理◎ ㉓翻=翻◎ ㉔厚+ (故) ◎ ㉕慧=惠◎
㉖辨=辨◎ ㉗君=黃◎ ㉘許=計◎ ㉙儒=高◎ ㉚指=旨◎ ㉛霄=容*, 宵◎ ㉜耳=取◎

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等。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雖隨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覆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彼城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嫌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嚮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謂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宵貌。匪殊。側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爲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側之實。宵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躋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惠人。黎士比性於毛群。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黎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網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

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共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答曰。市廛之外云云。夫禮瘞爾粟宗社三牲。曉。蠶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所愛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廛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刻滄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制象之功希至百齡。芝。尤之懿。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棄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貨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威格。足下雅乘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辭乎。

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

○背一皆○ ○因二同○ ○僑二喬○ ○老一者○ ○重二二○ ○以二女○ ○將二黎○ ○仁十○ ○刑十○ ○十○ ○所二而○ ○策二錄○ ○定二之○ ○指二指○ ○指二指○ ○北二米○ ○不十○ ○當十○ ○當二當○ ○持二持○

乎。一世既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客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危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氣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膚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膚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麗妙異源。俱以有爲分矣。所以爲有則生爲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

〇五。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爛貫群生而靡不墮。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離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垂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陰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

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墮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盡。有在末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

〇一二十〇 〇不二非〇爲* 〇象二像〇〇〇〇 〇藏二藏〇〇〇〇 〇府二府〇〇〇〇 〇支二支〇〇〇〇 〇脊二背〇〇〇〇 〇下二下〇〇〇〇 〇邪二邪〇〇〇〇 〇邪二也
生在本耶生之所本〇〇〇〇 也南藏此下有生在本邪生之所本八字〇〇 耶二也〇〇 〇精二精〇〇〇〇 〇失二失〇〇〇〇 〇爲十〇其〇〇〇〇 〇〇
乎二失〇〇〇〇 〇五二平〇〇〇〇 〇終始二始終〇〇〇〇 〇時二時〇〇〇〇 〇耶二邪〇〇〇〇 〇恍二恍〇〇〇〇 〇火二水〇〇〇〇 〇日〇一〇〇〇〇
〇則二明〇〇〇〇 〇生十〇此〇〇〇〇 〇由十〇神〇〇〇〇 〇惑二惑〇〇〇〇 〇不〇一〇〇〇〇 〇然二然〇〇〇〇 〇末二末〇〇〇〇 〇請十〇從〇〇

桓君山新論形神○田○論以○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

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其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屠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卽自整視。見其皮有剝乾。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豪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殺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惻。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

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
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
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
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
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
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透達於內。固未必
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熱。亦如水過燭度之。
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氣生長肌肉等。顧
其終極或爲灰。或爲炷耳。曷爲不可以喻
哉。余後與伯師夜燃脂火坐語。鐙中脂索
而炷燼。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亮。凝諸沙門抗禮。
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名在本集至元興中。
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
書云。

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

① 星二涯② ② 不二必③ ③ 辨二辨④ ④ 聖二其⑤ ⑤ 恒君山⑥ ⑥ 臣證以爲⑦ ⑦ 證二證⑧ ⑧ (於論形神已證) 六字の(薪火…之)十二字⑨ ⑨ 焉十(爾)⑩ ⑩ 爾番恒稟⑪ ⑪ 義二直⑫ ⑫ 好二煩⑬ ⑬ 梵⑭ ⑭ 滅二滅⑮ ⑮ 共二供⑯ ⑯ 常二常⑰ ⑰ 刺二額⑱ ⑱ 過二道⑲ ⑲ 然十(純)⑳ ㉑ 自十(口)㉒ ㉓ 養二執㉔ ㉕ 日二口㉖ ㉗ 自二月㉘ ㉙ 食二貨㉚ ㉛ 濟二隣㉜ ㉝ 度二從㉞ ㉟ 灰二灰㊱ ㊲ 與十(劉)㊳ ㊴ 證二證㊵ ㊶ 炒二燈㊷ ㊸ 衰十(亦如)㊹ ㊺ 自二日㊻ ㊼ 益二益㊽ ㊾ 從二灰㊿ ㊿ 肥二肌㊱ ㊲ 惑二惑㊳ ㊴ 脂二指㊵ ㊶ 之① ㊷ 探二探② ㊸ 論十(五篇并序)夾註③ ㊹ 遵法師二普釋慈意④ ㊺ 名二名③ ㊻ 禮是推二禮寶唯④

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爲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顧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選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其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述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

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達者。必不自崖於一機。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兼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氣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味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在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

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微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言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身爲人。而歸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皆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謂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氣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典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共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執識。

○旨二文○ ○今二基○ ○然十有○ ○具二見○ ○顯二開○ ○類二旨○ ○請二辨○ ○之十有○ ○不二
主○ ○即二則○ ○今二合○ ○(先)十合○ ○歸二還○ ○或二惑○ ○故二因○ ○者二旨○ ○君
二周○ ○之十(所)○ ○反二文○ ○本十(與)○ ○合十(合)○ ○並二在○ ○自二日○ ○○
主二生○ ○初二物○ ○精二靈○ ○荷○ ○特二持○ ○喜十(之)○ ○亦十(無)○ ○[方]一○ ○或
○ ○巧二功○ ○

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宿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開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明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人歸可見。殆無所問。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市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慮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爲糧糧錫以興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更希高者

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資於是。始悟冥陰以開。雖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吟詠言而退

沙門相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相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

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相服。所謂去飾之。甚者也。雖記籍末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祖。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

根不拔。則事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辯相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祖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難。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緇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禮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敏施之妙跡。而衆談未論。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相服指訓。兼弘標。未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通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答

○禮十(自非諸國執議其會)目○ ○爲二謂○ ○由二由○ ○(爲)一○ ○聖二腰○ ○約二均○ ○通二道○ ○甫二事
○令二今○ ○胎○ ○王十(者以)○ ○機二機○ ○大二天○ ○(能)一○ ○鶴二機○ ○移二流○ ○故二
○二二○ ○(二)十○ ○機二機○ ○遠法師二釋○ ○師十(河鎮南并答遠法師)細注○ ○何鎮南難二難
○止二亡○ ○其二基○ ○辯二辨○ ○未二求○ ○數二數○ ○二二○ ○何鎮南難二難
服論何鎮南○ ○未二末○ ○議二議○ ○機二機○ ○令二今○ ○遠法師答二答何鎮南釋難○ ○答二答○ ○問二問

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大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同

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靈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固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

於夫安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

①延=四②③豈十(直)④⑤分十(外)⑥⑦慈=茲⑧⑨何一記⑩⑪即=既⑫⑬豈=誰⑭⑮内=御⑯⑰象、狗⑱⑲遠
 法師⑳㉑論十(拜問)㉒㉓谷城南郡=郡甚遠動㉔㉕感=感⑥㉖慈十(則)⑦㉘道=跡順⑧⑨條十(始)⑩
 ㉑[之前]①㉒焉=辨③㉓旨=指④㉔爲當=當爲⑤㉕惠=慧⑥㉖刃=忍⑦㉗獨=獨⑧㉘刃=忍⑨
 ㉙㉚誠=誠③㉛原=源④㉜所=所⑤㉝玄=主⑥㉞則=即⑦

弘明集卷第六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道恒法師釋論 明僧紹正一教論

周刻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

夷夏論

釋廢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觀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遠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操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遊世務而高蹈。墨爾其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混若蓬蒿同廩。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無有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

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遠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肅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棲託之高尚，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致汲，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於持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者委積，願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追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勵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有儲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斷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繁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畧答主人，慨然有間，慨爾長

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貴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嗷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糞壤。可謂忍人所不能忍，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途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共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虓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十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同也六極。商也懼，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也凶悞。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辭出於型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摛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鳥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遇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

○[楊都建初寺]一○[律師]一○[道恒]論三十一字一○[律二論]○[析二折]○[釋收論十(并序)]細注
○(晉)十○[釋道恒]○[詰二]○[冲二]○[像二]○[下同]○[善二]○[美二]○[清二]○[清二]○[論二]○[論二]○
○[獲二]○[獲二]○[無二]○[有二]○[無二]○[其]○[十]○[樓]○[之]○[一]○[一]○[一]○[一]○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實二]○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
○[語二]○[諸二]○[道二]○[過二]○[有二]○[情二]○[玩二]○[實二]○[實二]○[實二]○

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波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恬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己爲困矣。何必乃藏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配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官聲瘡痍之對。幽處彌劫之歎。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盛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俊。川無扣浪之夫。各無含獄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凝駕。甲士却走。以養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

云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實。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頹溺拔幽拯滯。濟美濟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振。則感動天下。惠澤暫濫。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土庶觀眞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淪而理與之乖。德苞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不觀。

其明。雷電振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眞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遂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爲履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視朗日。發蒙蓋而悟眞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土有爲與無爲

明徵君相惜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經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妻。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曰。天曰。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救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視無死之唱。故悟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

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眞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子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退。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難。妄欲因共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靈。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

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攝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俗變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顯孫膺

○漢一度○ ○何二狗○ ○因二因○ ○配二燒○ ○(經)十國虛○ ○純二淳○ ○振二震○ ○下同○ ○食二食○ ○惠二觀
○包二包○ ○不二不○ ○人十(之)○ ○恨二恨○ ○制二制○ ○履二履○ ○明徵君二南齊明
○(世紹)一○ ○皆二皆○ ○指二指○ ○成二成○ ○于二于○ ○開二開○ ○耶二耶○ ○五+(常)○
○三乘十(教)○ ○冲二冲○ ○異二異○ ○入二入○ ○指二指○ ○先二先○ ○

訓喪志學設。夫致德詔武則神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鑒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變得無翻乎。而刻。航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中。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會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靈。溺於凡觀豈期。卒埋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謬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謬。倍慢。欲以苟濟其遠。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金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脫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之而竟無視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難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威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難

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二。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正其分。虛無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靜人世。皓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後。達不謀己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

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護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應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容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

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離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

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智。反流而還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刻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迥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遂通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戰。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越人以為鳥。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具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刻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曰。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寢。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沉驚舟失。柁於空擊。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其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刻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顯頓首。熱製來班

紅一能合 之三一合 紀一禮 萬一真 潤一精 平理一本理 耶一邪 德一應 倍一清 之三一合 雜一淵 効一効 今一今 未一未 者一者 耶一邪 正一止 結一清 化一或 不一不 以一已 服一服 周刻難 周刻難 南齊張融 建二月 驚一敬 折一帖 以一已 服一服 周刻難 周刻難 南齊張融 建二月 治一治 不一不 其一二 風一感 答張一最 六字 難張長史門論並問答三首南齊周顯 十五字 班一班

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奇積。抱懷未及。唇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吾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覺。越人以爲鳥。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鳥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設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闔。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諍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未殊爲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佛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因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下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騰起情妙見正。既起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參神。精明驅動識用沈。所以

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前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擢字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覺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靡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齋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喪吾所期。

①(同)十本言②網二綱③奇一著④抱微二懷抱⑤辯二辨⑥[謂]一⑦位二位⑧極十(極)⑨失二⑩折⑪(重與)⑫(答周)⑬(張融)⑭(六字)⑮(前)⑯(之)⑰(之)⑱(之)⑲(之)⑳(之)㉑(之)㉒(之)㉓(之)㉔(之)㉕(之)㉖(之)㉗(之)㉘(之)㉙(之)㉚(之)㉛(之)㉜(之)㉝(之)㉞(之)㉟(之)㊱(之)㊲(之)㊳(之)㊴(之)㊵(之)㊶(之)㊷(之)㊸(之)㊹(之)㊺(之)㊻(之)㊼(之)㊽(之)㊾(之)㊿(之)

卿若疑老氏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述。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述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述。這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鳥則乙

答彼周曰。非鳥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共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滋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日擊。儒墨間閭從來何證

答彼周曰。虞夏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混闢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軍覺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動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關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關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

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極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闢道。故先屬垣耳。際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折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腐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

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論未明在老何。但紛紛橫拂皆由著有。迹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

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

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

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疑。足下猶欲抗遺燭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既情崇於日月。又無悔於火

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就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鹿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

則二非① 來二米② 軍二巾③ 勤二勤④ 不和⑤ 關二關⑥ 折二折⑦ 許二五⑧ 摩二摩⑨ 周重⑩ 一問⑪ 八字⑫ 重答張長史書⑬ 周顒⑭ 八字⑮ 何二可⑯ 折二折⑰ 抗二抗⑱ 莊二通⑲ 本道⑳ 道本㉑ 上十⑳ 又日伯陽㉒ 城一㉓ 日二白㉔ 氏一㉕ 沙二氏㉖

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白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虛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問然。

期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喪吾所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

許其道家。惟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陋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通源曰。非幾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間曰。足下之所曰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曰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是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曰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

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巾。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七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頸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而持達而判。熟若斯。良虞苒之所以

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勁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嘗欲列儒圖道故。先屬垣耳。陳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

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④本暇。幸惠餘音。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⑤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麗聲其可味乎？吾不_レ崖管昧闕幽宗，苦_レ思探賸無階_レ毫綸。但鏡復逾三_レ味消鄙惑，聊述所_レ懷庶聞後釋。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云以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譏翦華廢犯亦猶蟲蠹爲典老莊以辨教明答此皆開漸近方未備洪拓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

獸而抗報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斧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輿籍三藏。四含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爲眞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南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

聖既邈然競興。可謂指蠡迹爲蒼文。餌螫乳爲醴醕。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靡。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其矣。敷佛彌過精旨愈味。夫飾禮積賀珍曜夜不暇集。所謂馳走滅跡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檢。玄矣。於爲素摩。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髮珠雖隱容四易顯。聊以寄諸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誠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愛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窟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沈沈淪淪波瀾思濟。思濟則新善。新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婆娑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震之音。奚事

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眞也。形者俗也。眞既猶一俗亦猶二。二得宜一其法。滅俗歸眞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輟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若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準。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眞。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尙。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爲用。無爲用未能無違有造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緝眞尙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則玄契千載。玄契不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忘哉。豈道教之答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抗報二允報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老)
①(則)②(並)③(若)④(若)⑤(若)⑥(若)⑦(若)⑧(若)⑨(若)⑩(若)⑪(若)⑫(若)⑬(若)⑭(若)⑮(若)⑯(若)⑰(若)⑱(若)⑲(若)⑳(若)㉑(若)㉒(若)㉓(若)㉔(若)㉕(若)㉖(若)㉗(若)㉘(若)㉙(若)㉚(若)㉛(若)㉜(若)㉝(若)㉞(若)㉟(若)㊱(若)㊲(若)㊳(若)㊴(若)㊵(若)㊶(若)㊷(若)㊸(若)㊹(若)㊺(若)㊻(若)㊼(若)㊽(若)㊾(若)㊿(若)
夫二失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老)
如二若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老)
可二易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老)
太二天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老)

迷今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淵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獨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悲

弘明集卷第六

弘明集卷第七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諸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途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情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

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爲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尙復以形骸爲逆旅。袞袞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不裁。閑情閑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卽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卽不殊。無近無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冥。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是義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親。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衆生。曠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

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想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蓋。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蓋。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繫。聽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馨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謂。既虧畏聖之誠。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獲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冥難明。故子路有問。宜尼不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二。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除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共然乎。米糠在日。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常。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眞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發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自佛。音一震。則四等衆羅三乘同順。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諸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 辯商二教條勒經旨 冥然玄會妙唱善同 非虛言也 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 吾賢又均李釋於後 萬世之殊途同歸於一朝 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 賞深悟遠 獨慰者多 益世之談莫過於此 至於各言所好 便復肝膽楚越 不知甘苦之方 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 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 往反紛 頻斯害不少情矣 初若登天 光被俗表 未如入淵 明夷輝淪 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 故忘其淺昧 遽相牽拯 今先布其懷 未陳所恨 想從善如流者 不惜乖於一往耳 山川悠遠 良話未期 聊寄於斯 以代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 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 故能圓應無方 以其無方之應 故應無不適 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 於萬會自會而爲稱 則名號以爲之彰 是以智無不周者 則謂之爲正覺 通無不順者 則謂之爲聖人 開物成務 無不達也 則謂之爲道 然則聖不過覺 覺不出道 君可知也 何須遠求哉 但華夷殊俗 情好不同 聖動因故 設教或異 然曲禮淨戒數同 三百威儀 容止又等三千 所可爲異 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 達者尙復以形骸爲逆旅 袞袞豈足論哉 所可爲嫌 祇在設教之始 華夷異用 當今之俗 而更兼治遷流變革 一條宜辯耳 今當言之 聖人之訓 動必因順 東國貴華 則爲袞冕之服 禮樂之容 屈申俯仰之節 衣冠簪佩之飾 以弘其道 蓋引而近之也 夷俗重素 故教以極質 髡落微容 衣裳不裁 閑情閑照 期神曠劫 以長其心 推而遠之也 道法則採餌芝英 餐霞服丹 呼吸太一 吐故納新 大則靈飛羽化 小則輕強無疾 以存其身 卽而効之也 三者皆應之 感之 一用非吾所謂至也 夫道之極者 非華非素 不卽不殊 無近無遠 誰捨誰居 不偏不黨 勿毀勿譽 圓通寂冥 假字曰無妙境 如此何所異哉 但自是義以來 各弘其方 師師相傳 不相關涉 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 故自漢代以來 淳風轉澆 仁義漸廢 大道之科莫傳 五經之學彌寡 大義既乖 微言又絕 衆妙之門莫遊 中庸之儀 不親 禮術既壞 雅樂又崩 風俗寢頓 君臣無章 正教凌遲 人倫失序 於是聖道彌綸 天運遠被 玄化東流 以慈係世 衆生 曠所先習 欣所新聞 革面從和 精義復興 故微言之室 在在並建 玄詠之賓 處處而有 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 將無物不可以終否 故受之以同人 故邪意者 夫聖人之撫百姓 亦猶慈母之育嬰兒 始食則餌以甘肥 甘肥既厭 復改以脂蜜 脂蜜既厭 則五體休和 內外平豫 爲益至矣 不其然乎 理既然矣 而橫厝非貶妄 想分別 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 二賢推蓋 往反解材之勢 縱復得解 非順理之作 順理析之 豈待推蓋 足下發源開端 明孔老是佛 結章就議 則與奪相懸 何措紳繫 聽爲諸華之容 稽首佛足 則有狐蹲之貶 端委馨折 爲侯甸之恭 右膝著地 增狗踞之辱 請問 若孔是正覺 釋爲邪見 今日之談 吾不容聞 許爲正真 何理鄙謂 既虧畏聖之誠 又忘無苟之禮 取之吾心 所恨一也 又云 全形守祀 繼善之教 毀貌易姓 絕惡之學 是商臣之子 有繼善之功 獲障毀落 有絕惡之志 推尋名實 爲恨二也 又云 下棄妻孥 上廢宗祀 夫鬼神之理 冥冥難明 故子路有問 宜尼不釋 當由生死道殊 神緣難測 豈爲聖不能言良 恐賢不能得二 達之鑒照之有在 足下已許神化東流 而復以喪祭相乘 與奪無定 爲恨三也 又云 切法可以進謙弱 除法可以退夸強 三復此談 顛倒不類 夫謙弱易回 可以除和而進 夸強難化 應以苦切乃退 隱心檢事 不共然乎 米糠在日 則東西易位 偏著分心 則辭義舛惑 所言乖常 爲恨四也 又云 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 夫道言眞實 敬同高唱 覆載萬物 發育衆形 而云明者獨進 似若自私自佛 音一震 則四等衆羅三乘同順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纖富。不以振惡爲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鴟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龜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龜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虜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例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鑒。共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申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⑨ 疑夷夏論諸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既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中。以擊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極。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峯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實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衍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衰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衰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沈。沈替絨卷巾。脂奄逾四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遠信經苦彌篤。若夫信不洽理。則輕泛無主。轉留請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言。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謝敷導厥疑。廣之叩頭。論云。擊重踞蹠。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川隔。文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日。將不獨傷。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

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①但=仁◎ ②偏=偏◎ ③黑=慧◎ ④耶=耶◎ ⑤名=石◎ ⑥曲=典◎ ⑦路=格◎ ⑧所=以◎ ⑨(託專士)八字=託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⑩朱廣之=朱朱昭之◎ ⑪就=聃◎ ⑫東=東◎ ⑬人=入◎ ⑭格=格◎ ⑮十二千◎ ⑯泛=汎◎ ⑰訖=訖◎ ⑱諸=諸◎ ⑲昭=昭◎ ⑳文=久◎ ㉑容=容◎ ㉒解=解◎ ㉓依=依◎ ㉔悲十(從)◎ ㉕性=性◎ ㉖[於]一◎

用博猶精也。豈庸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爲鑽實。所業陶有序者爲資。味耶爲待明耶？若其資，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存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軍。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苟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別。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謹焉。耶何
足述。微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感。和雖敬由
禮中。而禮非敬也。和同樂感。樂非和也。故
上安民順則玉帛停。霍風淳。俗泰則鐘鼓輟
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
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
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踞。孰曰非
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徒捨

駁顧道士夷夏論

22 沿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照如發
矚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
文華情爽每研讀忘倦慰若蒼草真所謂洪

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探珠。懷亦蔽而反以爲獲寶。聾資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摛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思信之之。謙亂之首也。既失無爲。而尙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外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資。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之至也。是以之太伯無德。孔父之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欲滅江。

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能純。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純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不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隔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蚊虻。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躡躑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蚊虻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存。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帝。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誦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推如來談。似為空說。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

論深釋。文淵。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綸積紀。沈晦不還。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壅墮。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食。大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鄰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除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度以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有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屈。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蚌鱗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

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魯。魯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魯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賀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則允。又云。殘忍剛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達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綬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煙。狡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雲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傾解。猶蟲喧。鳥語何足述効。僕謂飢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美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

純二淨也 弘明集卷第七 論深釋 文淵 尋文求義 於何允歸 夫外道淫奔 彌綸積紀 沈晦不還 淪惑寧反 遊涉墟鄉 泛越壅墮 公因聖術私行 淫亂得道 如之何 斯可恥 昔齊人好獵 家食 大鹿 窮年馳騁 不獲一獸 於是退而耕 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 又云 大道既隱 小成互起 辯訥相傾 孰與正之 夫正道難毀 邪理易退 譬若輕羽在高 遇風則飛 細石在谷 逢流則轉 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 磐石不為疾流所迴 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 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 夫淫妖之術 觸正便挫 子為大道 誰為小成 想更論之 然後取辯 若夫顏回 見東野畢之馭 測其將敗 子貢觀鄰魯之風 審其必亡 子何無知 若斯之甚 故標愚智之別 撰賢鄙之殊 聊舉一隅 示子望能三反 又云 泥洹仙化 各是一術 佛號正真 道稱正一 一歸無死 真會無生 無生之教 除無死之教 切 斯蓋吾子聰辯能言 鄙夫度以加之 然則泥洹滅度之說 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 理將安附 老子云 生生之厚 必之 死地 又云 天地所以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也 夫忘生者 生有存 生者必死 死道將屈 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 諺曰 指南為北 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 自謂不蒙 子以必死為將生 其何反如之 故潛君斷糧 以修仙術 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 而無絕穀之訓矣 是以蟬蟻不食 君子誰重 蚌鱗穴藏 聖人何貴 且自古聖賢 莫不歸終 吾子獨云不死 何其濫乎 故舜有蒼梧之墳 禹有會稽之陵 周公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楹

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箭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豸鳥獸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行無道。妖。姪喪禮殘廢廢義。賢士同志。而愚夫。輟僞迴心。姦。嗜盈室惡佔墳門。壙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懼苦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捉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虛而幽疑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遙遙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大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陰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乘茫思獲心開計。輕弄筆墨仰下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若李繁子而枝折葉大。謬唱而受鼻。此皆是上世之威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

佛用漏盡爲。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瓊璣並應。跡臨王城。冥疎。曉。總。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照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覆。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選。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輒。唱。老。佛一。乎。人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眞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遠。於。漢。表。南則。極。乎。空。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淨。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

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眞法莫移。正禮巨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眞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旣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旣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有。堂。莫。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有。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渺。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濁。佛。經。則。素。而。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眞。非。華。風。也。販。符。寶。錄。者。天。下。邪。俗。也。搏。頻。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眞。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迴。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

○義二意○ ○二二二○ ○而十(已)○ ○極爲一軌爲○ ○結一法○ ○羅二羅○ ○羅二招○ ○廣陵一宋○
敏一敏○ ○大二天○ ○玩二玩○ ○虛二實○ ○殷鑒二遠○ ○妍二研○ ○其二宮○ ○曉二遠○ ○
總二總○ ○細二細○ ○復二復○ ○惟二惟○ ○關二關○ ○平二平○ ○莊二孔○ ○則二則○ ○
子二子○ ○空二空○ ○坎二坎○ ○十二子○ ○[及]一[及]○ ○[不]一[不]○ ○耶二也○ ○(一)十事○
○二二二○ ○雲二雲○ ○眞二眞○ ○地二地○ ○道二道○

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爲興造無費。苦烈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見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謂。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王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玄嬰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舊服屬永棄。忤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抑亦於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淫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恣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兇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累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

尊冠冑。冠冑反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堯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祿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夷門夷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夷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祿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家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於穆不刊。記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龜。積欲斷其惡種故。今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無始而道被無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所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形。何愛凶狄而

○爲二爲○ ○見二沉○ ○十(一作訓)夾註○ ○于二於○ ○太二更○ ○友二與○ ○宗二宗○ ○桑二桑○ ○同二同○ ○理
十(而)○ ○爲二爲○ ○見二沉○ ○十(一作訓)夾註○ ○于二於○ ○太二更○ ○友二與○ ○宗二宗○ ○桑二桑○ ○同二同○ ○理
光○ ○生二之○ ○亡二亡○ ○識二識○ ○一二一○ ○二二二○ ○三三三○ ○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七七七○ ○八八八○ ○九九九○ ○十
○於二昭○ ○二二昭○ ○三三昭○ ○四四昭○ ○五五昭○ ○六六昭○ ○七七昭○ ○八八昭○ ○九九昭○ ○十
○二二昭○ ○三三昭○ ○四四昭○ ○五五昭○ ○六六昭○ ○七七昭○ ○八八昭○ ○九九昭○ ○十
○二二昭○ ○三三昭○ ○四四昭○ ○五五昭○ ○六六昭○ ○七七昭○ ○八八昭○ ○九九昭○ ○十

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孀孀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痛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病。凡夫之種若癩瘡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羈。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留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爲髮膚之戀。尙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順之情。還本政自一。甚非恩之薄所後。顧中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性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

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而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故無慚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懼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頌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稱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西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經負佛經流布。關輔誣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自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

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因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祈。蚊行。喙息咸受其賴。蠕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唐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彌奇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古王諸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掘陰私。行墳被髮。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善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

①廣二萬②下同③急二二④矣二哉⑤飲二飲⑥非二不⑦中二仲⑧必二女⑨受二愛⑩於二什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卽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調真。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尙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屠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髮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尙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噫。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胸懷澹爾無寄。

塵垢。無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櫓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投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錦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多口之爲。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卽是緣。無緣生。有緣卽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索。闔門而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己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則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爾。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

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寥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攪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① 剋二剋② ③ 高二高④ ⑤ 支二支⑥ ⑦ 且二且⑧ ⑨ 以二以⑩ ⑪ 皆二皆⑫ ⑬ 是二是⑭ ⑮ 無二無⑯ ⑰ 禮二禮⑱ ⑲ 慈二慈
⑳ 投二投㉑ ㉒ 談二談㉓ ㉔ 開二開㉕ ㉖ 顯二顯㉗ ㉘ 丈二丈㉙ ㉚ 義二義㉛ ㉜ 損二損㉝ ㉞ 二二二
㉟ 爾二爾㊱ ㊲ 室二室㊳ ㊴ 以二以㊵ ㊶ 存二存㊷ ㊸ 立二立㊹ ㊺ 寔二寔㊻ ㊼ 籍二籍㊽ ㊾ 未二未㊿ ㊽㊾㊿

弘明集卷第九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吳興沈

蕭深難范續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續神滅論 并二啓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吳興沈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

又所未說。聖非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

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論滯

來身。非夫天下之極處。何得而詳焉。故惑者

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

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

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

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

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

設化。將恐支離詭辯。義橫流。微叙繁絲。伊

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

以弘至典。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

用忘寢食。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

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觀。萬

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微。竊惟

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辯。故

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躍躍。尚賞清

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

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爲

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

焉。夫涉行本乎立信。明。明不欺。起必自行。

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信者。信者。信者。

故。五根以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

萬善自行。行善信立。由乎正解。正解何信。故立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信之本。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改。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大梁皇帝】一國

【吳興沈】七字二

【并沈序注】梁武帝八字

【聖非】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亦論】

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固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逸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子剋敵得俊。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神滅論問答者蓋本客主之辭也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機關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悟悟。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塞。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卽云神與

形均則是表裏俱動。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卽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固子。夢童子裸臥可吳入鄰。或則或理所不容。夢小區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也。或先覺未兆。呂蒙夢天。名其子曰廣。或假借象類。夢刀爲州之類是也。或卽事所無。夢舟。越人夢。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傳。漢文夢。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觀。觀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刀。名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

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各焉
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凋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各焉
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凋

詩二語 神滅論 問十九字 問十(也) 耶二邪 下同也 辯二辨 子二千 不二非 下同 卽二既 同十(之類) 之十(免) 問十(事) 問二昌 也 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
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
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為
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
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歎而生
者。必。歎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歎而生
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歎有漸
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
不以人識涼煖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
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
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
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
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
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
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
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
有異木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
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含一靈之精
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
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
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
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
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
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也。

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
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
賓。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牕映月。主人端
居中。靈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
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
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
不然。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

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
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
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離。以其所司不同。器
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
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
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
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
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
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
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
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
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
體。是以八彩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皇
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于之心。七竅並列。伯
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
區分。每為異品。非唯道革群生。乃亦形超
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
類仲尼。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
共故何耶。

答曰。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
類仲尼。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
共故何耶。

①耶二也 ②也 ③耶二邪 ④下同 ⑤夫二天 ⑥歎二歎 ⑦是二鮮 ⑧風二氣 ⑨之二知 ⑩應二因 ⑪唯二惟 ⑫以十知 ⑬以十知 ⑭以十知 ⑮以十知 ⑯以十知 ⑰以十知 ⑱以十知 ⑲以十知 ⑳以十知 ㉑以十知 ㉒以十知 ㉓以十知 ㉔以十知 ㉕以十知 ㉖以十知 ㉗以十知 ㉘以十知 ㉙以十知 ㉚以十知 ㉛以十知 ㉜以十知 ㉝以十知 ㉞以十知 ㉟以十知 ㊱以十知 ㊲以十知 ㊳以十知 ㊴以十知 ㊵以十知 ㊶以十知 ㊷以十知 ㊸以十知 ㊹以十知 ㊺以十知 ㊻以十知 ㊼以十知 ㊽以十知 ㊾以十知 ㊿以十知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具相理無有二，而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騶騶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蠱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鵠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鵠號鵠，鳳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

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髯，皋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開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差。容朱魯腹，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駘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雅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皆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騁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事，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賤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棄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究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共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墜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品獸，以人靈為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苟使彈財土木，以周急為美。若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信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不顧，祭祀廢而不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于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僮僕，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

非作
①直一其
②惑十也
③無二來
④凡十人
⑤責二責
⑥二二
⑦二二
⑧二二
⑨二二
⑩二二
⑪二二
⑫二二
⑬二二
⑭二二
⑮二二
⑯二二
⑰二二
⑱二二
⑲二二
⑳二二
㉑二二
㉒二二
㉓二二
㉔二二
㉕二二
㉖二二
㉗二二
㉘二二
㉙二二
㉚二二
㉛二二
㉜二二
㉝二二
㉞二二
㉟二二
㊱二二
㊲二二
㊳二二
㊴二二
㊵二二
㊶二二
㊷二二
㊸二二
㊹二二
㊺二二
㊻二二
㊼二二
㊽二二
㊾二二
㊿二二

遊胡蝶是眞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轡。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閭闔。郢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喪子而言曰。骨肉歸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己。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

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述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臣而爲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禮無神矣。而以禮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禮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中書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衡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續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

略成可思。 * 右詔答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蜚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之也。又云。以禮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禮之妄耶。難曰。蜚巨。蜚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蜚非虛也。虛非蜚也。今滅蜚而蜚不死。斬蜚而蜚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蜚巨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兩名。微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申延陵之言曰。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禮配

①返二四②③ ④無一⑤⑥ ⑦郭二郭⑧⑨ ⑩郭⑪ ⑫執一就⑬⑭ ⑮歸十(復)⑯⑰ ⑱上二上⑲⑳ ㉑神與二有神與㉒ ㉓(復)十誰 ㉔⑤ ㉕(天)一⑥ ㉖之十(人)⑦ ㉗周二用⑸ ㉘以二地⑹ ㉙欺安以二以欺安爲⑺ ㉚殺二試⑻下同 ㉛也二耶 ㉜郭⑤ ㉝郭⑥ ㉞斯二積⑦ ㉟(詔答)十具⑪ ㊱范中書⑫一⑬ ㊲論二論⑳ ㊳論十(曹思文)㊴ ㊵無十(不)㊶ ㊷虛二誰 ㊸* ㊹物二初㊺ ㊻也是二是也㊼ ㊽名十(以)㊾ ㊿即一①

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殺君也。卽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假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

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魯祖顓而宗。竟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誕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誕也。又許禮之配天。是指無以爲有也。宜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又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諸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弘明集卷第十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顯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連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盡瘡。茫空致誤呵。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於之毒。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念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誠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且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鑒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備。孝享之禮。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紆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誠昭遠。聖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倖和南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選。可以鑒跡。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最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尙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歷疑難。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寂照淵深。動鑒機切。數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揚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懷。范岫和南

范岫答
十字三答
(所)十答
初二切

①[禁]一①②③ ②父二文③ ④今二令⑤ ⑥形二刑⑦ ⑧(其)十餘⑨ ⑩(斯)十有⑪ ⑫夫二失⑬ ⑭惠二慧⑮ ⑯重十(首)⑰ ⑱(斯)十又⑲ ⑳(茲)十何㉑ ㉒(茲)化一⑳ ㉓[大梁...答]三十字一㉔ ㉕[大梁皇帝]一㉖ ㉗論十(梁武帝)㉘ ㉙辯二辨㉚ ㉛虎二填㉜ ㉝論二論㉞ ㉟惟二唯㊱ ㊲[莊嚴...師]七字一㊳ ㊴公王二王公㊵ ㊶書十(并公王朝貴六十二人答)㊷ ㊸(并六十二人答)梁釋法雲㊹ ㊺上二人㊻ ㊼莊二起㊽ ㊾南二南㊿ ㊿加十(弘)㊿ ㊿臨川前行宋元宮本俱有公王朝貴答五字。臨川王答二答。臨川王宏㊿ ㊿建安王答二答。建安王倖㊿ ㊿發二發㊿ ㊿微二微㊿ ㊿顯十(蕭)㊿ ㊿長沙王答二答。長沙王淵業㊿ ㊿尙書...答六字二[答。梁沈約]四字㊿ ㊿和南二呈㊿ ㊿[光祿...答]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玄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鑒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

弟子琛和南屏告伏見。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攝。自壞誦讀。藻井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田比理。公私前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贊洪謨。對揚精義。奉化開道。伏用竦忤。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

緄和南。辱告_四并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淵
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
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
道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
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
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
僿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
溯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
反淪。疑自息。_四弟子歸向。早深倍兼。忝悅。輒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丹陽王瑳答二答王瑳 ②陽二楊 ③其二蘇 ④中書令王志答二答王志 ⑤〔其〕一 ⑥承木二惠來 ⑦有
僕射裴昂答二答裴昂 ⑧寔二漢 ⑨〔衛尉…答〕六字二〔御調卿蕭眉答〕六字 ⑩〔答蕭眉〕三字 ⑪一 ⑫玄二款
⑬周二周 ⑭〔吏部…答〕七字二〔答徐勉〕三字 ⑮文義二義 ⑯趙二趙 ⑰仰許二許求 ⑱蒙二蒙 ⑲
班二班 ⑳〔太子…答〕七字二〔答陸采〕三字 ㉑果二果 ㉒如二如 ㉓惠二惠 ㉔按二按 ㉕
便漢爵以二使俗以洗 ㉖出十〔以用〕 ㉗生二王 ㉘〔敬恭…答〕七字二〔答趙琛〕三字 ㉙北二北 ㉚
贊二贊 ㉛謨二漢 ㉜開二開 ㉝棟二棟 ㉞〔二王…答〕七字二〔答王楊王斌〕五字 ㉟通二通 ㊱絳十〔頗首〕

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懷懷。竊謂神道寂。冥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草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抱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以兩諦八。解獨闕皇旨。九部三。明空無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弼。故使群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冥先。覺之教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覺性。照比。因蒙拔疑。網。雖復平尼之柔軟巧說。孔丘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觀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閣。藻靈龍於聖。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慚吝。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寒市爾心虛惛惛。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囑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叩答

猥。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群疑。天情獨照妙懸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微理弘。贊聖旨。方便二教同歸真俗。

一致豫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并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諸觀乃盡。於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惟呈。

五經博士賀揚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淺神凝鑒表。義絕庸情。皇上徽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保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峴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如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揚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答

辱告奉觀。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滄夏義淵交繁。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毫髮。兼通內外之演。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珮。洽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其中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能。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斯。彰。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發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

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悲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歡欣充遍身。識猥惠存昂荷容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和。簡願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東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祕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口萬。物紛紜則懸諸天。象。眾言。敬外則折乎聖。理。昭自古事蹟在茲。展。伏辱敬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幽至極。盡性。窮神惑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弘。徑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婉而。章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正水。豈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則承格誘沐。流歎擊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開標。

○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群疑。天情獨照妙懸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微理弘。贊聖旨。方便二教同歸真俗。

○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群疑。天情獨照妙懸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微理弘。贊聖旨。方便二教同歸真俗。

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律。徧理諸於尊善。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導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洽海之舟梁。玄告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攝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新盡火滅。小乘極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情。神滅之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惜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曆弟子馬元和南。

●公論郎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嚴廊遊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群下恢弘孝義。寂寥淵玄。妙理深極。自非克明。恂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理測宸衷。亦以義切臣子。含和飲懷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髮髯。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且爾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喪。許其有聖。便

應有神。神理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倕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輒亂旗幟。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鈞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永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食提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加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任倕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其裁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備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滑耶。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揚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尊爲尊。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家。見尙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

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當置弘理。而尙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誠洞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開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攝神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漢。使得豫沐清風。載歡載舞。無以自贊。戢銘兼深。彌共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觀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達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叢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窮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攝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異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

●尊一道德 二二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象法已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遠。使得豫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哉。明山賓和南

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尙書云。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左傳云。魅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敢見。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授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念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猥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共宜也。若斯之倫。遂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宜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

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邇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岐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於百家恢恢怪所迷良多。而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徒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遺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汚。弟子庾黔婁和南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析妙半字。含靈辭在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杆。或端然靜念心翳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其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臥未即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尋三世兩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散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覆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驚駘與騏驎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盡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

秘書郎張綱答

精神無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安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旨。爾來師心絕此疑想。復觀斯判。益破塵塗。非但閱觀於今。方結緣於後。徒知歸信聞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綱和南

五經博士陸璣答

璣白。逮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誠暗玄津。謹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宜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迷惑之徒尙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勅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憊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宜并舞。弟子陸璣呈

楊州別駕張綱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

○象二像○ ○已二也○ ○三一至○ ○通直一答○ 七字二○ ○答庚黔婁○ 四字○ ○兩一示○ ○五二太○ ○獻二獻○ ○歸二歸○ ○我二我○ ○天二方○ ○惟二惟○ ○張二張○ ○辯二辯○ ○遂十復○ ○辯二辯○ ○扇二扇○ ○數二數○ ○於二如○ ○惟二惟○ ○復二復○ ○從二從○ ○汚二汚○ ○太子一答○ 七字二○ ○答殷鈞○ 三字○ ○勅二答○ ○合二合○ ○綱二綱○ ○蒙二蒙○ ○(祕書)一答○ 六字二○ ○答張綱○ 三字○ ○道二道○ ○說二說○ ○旨二旨○ ○師二師○ ○望二望○ ○問二問○ ○方十欲○ ○(五經)一答○ 七字二○ ○答陸璣○ 三字○ ○昭二昭○ ○華二華○ ○然一○ ○(執)一○ ○建二建○ ○惟二惟○ ○楊州一答○

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靈所擊著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焉。桀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淫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載之以彰勸誡。萬一影像猶云深功。豈若佛教實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誡。所以爲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謗。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悲僧尼之絕。肆育。疾像塔之。豈宋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史司苦。禮之勞。有時而貶。惠琳承天蓋亦然耳。蕭。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嚙。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事并序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

真形於世。直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弟子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選得門自難。輒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芳範儀軌。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趙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靈鷲之宮。居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開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且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觀之哉。釋氏法教。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目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忠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詳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開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謬誤增覺。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惑之器。絕群望於泥洹之後。與罪垢於三會之先。獨徇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廣興權實。莫辯。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群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論。即事而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觀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應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目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開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開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耀。何急急於示現。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問季俗無證。驗以微誠。亦不謬大聖。恪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沈淪而溺生

①淫二深②崇一崇③史一文④誠二戒⑤功二切⑥如⑦功二切⑧蕭二類⑨牌二牌⑩疾二疾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死。先儒往哲粗有舊說。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常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獨非謂空陳。觀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救類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且生過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爲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所弘。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共。成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顯脫之恩。流義義苑。涉。驟書。納餘暇。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淺。弘。簡札。上。酬。略。懼。盛。落。追增懷悅。流汗。露。謹白。

李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開寄有餘。無取。瞻。鞠躬。證。誦。咸。足。屈。道。覽。復。往。況。彌。觀。淵。蹟。然。所。謂。像。法。垂。正。求。悟。理。範。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示。表。則。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格。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德。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類。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圖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攬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上垂納。奉獻弟子李森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覆若幽蘭。清若蕙風。貧道器非霜。類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踴疑。族。良由辭訥。旨滯。劇難。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能。絕。示。見。頓。漏。神。采。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意。十。號。哉。餘。障。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燭。燭。增。疑。正。向。且。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微。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蹟。前。疏。粗。述。至。聖。沈。浮。而。義。據。未。照。鮮。況。未。泯。謹。更。詳。究。其。弘。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悟。於。六。塵。潛。移。爲。吞。噓。之。主。相。續。爲。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惡。之。賓。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劫。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群。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不能豫。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累千慮。寄懷於塵。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選。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淵。達。逾。明。一。生。若。朝。露。辯。三。世。之。不。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僞。之。衢。植。德。松。邪。而。資。蔚。樹。福。灌。正。而。扶。疏。苦。節。競。長。於。寸。陰。潔。己。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榮。而。親。其。靈。變。哉。若。耳。眼。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與。夷。衡。佛。一。鉢。之。飯。居。得。斯。位。造。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問。吳。主。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淳。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親。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公。拂。

辯聰群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

○排二佛○

○說一符既○ ○[感]一○ ○常一符○ ○瞻一瞻○ ○弘一引○ ○成一福○ ○思一思○ ○聚一思○ ○納一思○ ○弘一弘○ ○廣一廣○ ○李前行明本有與道高法師書李森八字李十(森)○ ○垂示表則一不表○ ○口一○ ○敬一敬○ ○[共]一○ ○正一止○ ○國一國○ ○環一環○ ○志一志○ ○釋法明前行明本有若李交州書宋釋法明九字○ ○蓋一惠○ ○族一族○ ○榮一榮○ ○意一(於)○ ○榮一榮○ ○凡一(日)○ ○凡一凡○ ○詳一詞○ ○功一功○ ○不一不○ ○千一千○ ○精一精○ ○迷一迷○ ○榮一榮○ ○所一(不)○ ○或一或○ ○惑一惑○ ○夷一夷○ ○居一居○ ○無一有○ ○(靈)一○ ○朱一朱○ ○序一序○ ○朱一朱○

● 孔稚圭書并答

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罔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_也和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_也師正覺。不期一朝_也霍然大悟。悟之所導_也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事以聞復籍

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斷此。不出三界。斯則精純遠近實有慚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臺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極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予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覺。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覺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

四 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敦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滯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28蕭公答曰。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僞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四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曠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招道於山林。搜雷沈滯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雷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雷贊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雷可以守節爲辭。雷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雷誓道恒雷道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慚惶。無地自賡。恒等誠才質闕短。染法雷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雷幾毫之補。將有山嶽之

二末[㊦]，來[㊧]
[㊨]幾三橫[㊩]
 ㊪

①(尙)一①③ ②傲二於①③ ③目二自①④ ④(孔雅理一答)六字二〔答趙司徒書三首南齊孔雅理〕十二字通，但三首二字作夾註 ⑤(尙)二標①③ ⑥素二表①④ ⑦波二般①④ ⑧齊二齊①③ ⑨[答]一①③ ⑩故二顧①③ ⑪渠門二渠①③ ⑫遂注二遂①③ ⑬和 ⑭移①③ ⑮私①③ ⑯佃二依①③ ⑰盤二盤①③ ⑱奉二舉①③ ⑲(又)十事①③ ⑳極十(極)①③ ㉑還二還①③ ㉒大二太①③ ㉓子二子①③ ㉔竟二意①③ ㉕宋二不①③ ㉖心二之①③ ㉗宋二末①③ ㉘(又)十①③ ㉙(建路)一①③ ㉚(答符曰)二答符 ㉛中丞齊子良①③ ㉜(道經一主書)二十一字二〔與桓懷二公勸龍道書後秦主姚略〕十四字通 ㉝(姚主一公)八字一 ㉞沈謂二陳沈 ㉟白①③ ㊱耶一邪①③ ㊲下①③ ㊳贊一讚①③ ㊴(門)一①③ ㊵(答秦主書標道經道標)十來通 ㊶(道)一①③ ㊷(道)二道①③ ㊸(宋

桓玄書

遠法師答

二一〇二 弘明集卷第十二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

答僧嚴四道人

七五

四僧嚴重答

重点答

① 早二早② ③ 廬山一書④ 十七字⑤ ⑥ 奧達法師書晉桓玄⑦ 八字⑧ ⑨ 容十(而)⑩ ⑪ 二謂⑫ ⑬ 眞真一眞⑭ ⑮ 反二及⑯ ⑰ 達法師答二答荆南都書晉釋慧遠⑱ ⑲ 在二在⑳ ㉑ 帶二帶㉒ ㉓ 美二美㉔ ㉕ 則一① ㉖ 渾二混㉗ ㉘ 于二做㉙ ㉚ 云云① ㉛ 悉十(哉)① ㉜ 方二力㉝ ㉞ 俗嚴一答① 二十二字① ① 劉刺史史舉秀才書齊釋俗嚴① 十二字① ㉟ 容十(之)① ㊱ 二二二① ㊲ 銘二鳥① ㊳ 塗二途① ㊴ 帷二帷① ㊵ 石二石① ㊶ 烟二克① ㊷ 道人二法誦書齊劉君自① ㊸ 恨二恨① ㊹ 俗嚴重答二與劉刺史史舉釋嚴① ㊺ 咸二咸① ㊻ 郎二郎① ㊼ 矣十(矣所矣)① ㊽ 道二器① ㊾ 於二操① ㊿ 重答二答問達法師書劉君自① ㊿ 當二當① ㊿ 二二二① ㊿ 趣二趣①

●邵協政。思賢讚道曰。是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顏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緝繆芳
音驟肩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愧汗
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款。且巖之壯也。猶
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耋之年。
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首。人功。協佐
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
夫西園之抒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
驚足。以均驕驕。繫澤雉。以雙鸞。斯之不倫。
寧俟深察。昔子秦伏命。撫節公孫。預報知深。
亡身靡悔。今日過賞德。釋兩賢。正恨年
邁。岫巖命急。濠汜吞炭。倒戈永興。願隔臨紙。
惻愴罔諱。所陳幸收過春。不復翻覆。釋僧巖
王

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踳踳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群。恐沒鸞鸞之美。故率乃昂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徹照三枉。陋札再誨。苟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批。

清風肅從所尙。本圖既乖。裁還慚慙。劉君白答。

弘明集卷第十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13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答

鄒道子與禪師書論齋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四據食

義法師答范伯倫書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尙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

首并詔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玉事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者

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卜嗣之等

五答竹反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首

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應。沈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尙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學子作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三年四月五日。鑒齒稽首和南。承應真。

①郭二召(國) ②庚二从(庚) ③忍二銀(忍) ④麻二低(麻) ⑤僧嚴重宮二與劉刺史書釋僧嚴 ⑥慶二摩(慶) ⑦接二授(接) ⑧人
 二失(失) ⑨今二令(今) ⑩錫二輯(錫) ⑪知深亡二智伯湊(知) ⑫悔二侮(悔) ⑬梓二料(梓) ⑭趙二迺(趙) ⑮[品]一(品) ⑯君十
 (衛) ⑰卷亦十一二第十二一卷(卷) ⑱習醫商二附事日錄一(習) ⑲庚二汲(庚)* ⑳玄二公(玄) ㉑安二授(安) ㉒庚二庾(庚)
 其二相(庚) ㉓如二斯(如) ㉔斯二厲(斯) ㉕于作二即仙(于) ㉖(晉)十習(晉) ㉗八二入(八) ㉘勞二築(勞) ㉙開十(人)(開)
 眞二直(眞) ㉚指二指(眞) ㉛指二指(眞) ㉜葉二華(葉) ㉝二戈(葉) ㉞瘡十(俱)(瘡) ㉟呼二呼(呼)

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眞士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眞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日欣金色之瑞耳。遐無上之藏。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一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臨七寶之座。暫視明誓之燈。雨甘露於靈草。植梅檀於江湖。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庚蘭樂堂類序亦云。祐祖則皇帝雅好佛道手奏像像。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顯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博碩肥腍。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擢而陳。使明剖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籍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擢鎖。啓發俟於排憤。夫妙竄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覬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晉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革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

④婉成潛徙冥遠。⑤好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
 報應之⑥。⑦織⑧綱宿⑨昭仁萬⑩。昔弘信。既以漸
 漬習成。咨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
 永平之祀。物無⑪蟬獎。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
 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⑫通。諒理均而俱躡
 者。附會玄遠。孰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
 簡

與禪師書論齋食

鄭道可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卽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這儀爲斂衽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旣共制三服。行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旣末於用。又龜。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四諾食

43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川谷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以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慮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毳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諸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

二貽[㊦] 耶二邪[㊦] 下同
 其制二制其合[㊦] 行
 士(其)合[㊦] 次一[㊦]
 末二米合[㊦] 人書論道
 踞食二公論沙門踞食書[㊦]
 踞二據[㊦] 范伯倫二
 宋范恭[㊦] 合二檢[㊦]
 以二此合[㊦] 用二同
 合[㊦] 加二鞠合[㊦] 踞
 二據[㊦] 下 踞食之二據
 之食合[㊦] 鹿二游[㊦]
 中二裏[㊦] 像十(堂)
 合[㊦] 務二科合[㊦]

①首二道②③千二十④⑤並一普⑥⑦藏一談⑧⑨權一跟⑩⑪誓一誓⑫⑬植一植⑭⑮畫王書一與張新安⑯⑰得十
 (并張新安)⑱⑲(寄燕王)⑳㉑(明)一自㉒㉓授一授㉔㉕樹一樹㉖㉗訓一訓㉘㉙張新安答一答燕王論孔釋書
 新安⑳㉑涉二涉㉒㉓鍾一鍾㉔㉕覺一覺㉖㉗樹二類㉘㉙革二美㉚㉛微二微㉜㉝婉十(河)㉞㉟好二之㊱㊲師師書
 殿一殿㊳㊴樹二樹㊵㊶昭二昭㊷㊸苗一敗㊹㊺苗十(一作敗)㊻㊼鍾二鍾㊽㊾通二通㊿㊱㊲師師書
 認食一沙門論齋食書㊳㊴子次行宮本有文五十一字如下 與王司徒書諸人書當據食范伯倫 釋慧義答范重書 與道生悲觀二法師
 書范伯倫 論據食表并詔四首范伯倫 與禪師書鄭道子 異一乖㊽㊾中二中㊿乎二乎㊱㊲于二于㊳㊴于二于㊵㊶治

坐無時而偏。偏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諸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深淵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教。如來立戒。是盡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苟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元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與廢。貧道不得不。權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

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拂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共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顯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偃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浪焉莫逆。弟子之和。了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無匙筋。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慚。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

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法。

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于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勞弊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猥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簷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眇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耻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由。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適。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據。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理不可

〔釋慧義〕一 倫十〔諸檀越〕書十〔宋釋慧義等〕政二正 容二客 〔元〕一 者二諸 權二據 罪二息 隆二獲 答義公二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答曰〕一 〔乎〕一 區二諸 據二 了二子 救二故 范伯倫一 書十〔范泰〕觀二親 據二諸 下 〔之〕一 〔於〕一 說二戒 伐二代 論十〔沙門〕表十〔三首〕夾注 范伯倫二范泰 辭二詞 語二論 戒二誠 內二甘 問 已二凡 二 下 〔正〕一 〔不〕十測 林二床

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勢。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勤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雖其理難尙。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舉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應遵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請俟高尙。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折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儀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書

比獲來示。并諸所論。並未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轉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未焉。既懷玉而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中。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尊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中。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爾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快。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繫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

者書并桓玄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論。一代大事不可。命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令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君之事。一二令詳遠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運通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

○功二倍合○ ○難二權合○ ○太二大合○ ○忘二安合○ ○道二遇合○ ○是二之合○ ○桓重書二與王中令書桓玄○ ○苦十(○) ○自二在○ ○更十(有)合○ ○難十(王中令桓玄)合○ ○下二一合○ ○璞二璞合○ ○定二此合○ ○末二末合○ ○求二求合○ ○公重答二重答桓玄書王護○ ○爾二示合○ ○隱二蒙合○ ○桓二桓合○ ○廬山一書二二十四字一○ ○桓玄書一○ ○桓十(書桓玄)合○ ○命二令合○ ○近十(與)合○ ○之十(於)合○ ○二二令合○ ○道法師答二答桓玄書釋慧遠○ ○微二微合○ ○哉二故合○ ○沾二沾合○ ○則一合○

與同禮。隱居則宜高尙其跡。夫然故能採瀾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慕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而謂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

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難。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矜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則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過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

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情。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如來大法於茲浪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

恒太尉答并序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諒。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諒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恒楚許道人致禮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味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矣。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爾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

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中揖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爲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應。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味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教範之用耳。神理漸遷。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詔。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整讚。

十二月三日

○俗一旅○ ○今二今○ ○常二沽○ ○別二刺○ ○爾二厥○ ○則二恒○ ○恒太尉事十一字○ ○恒楚許道人二沙門○ ○詔十(并答往返五首)夾注○ ○(恒玄)○ ○十二月三日五字明本在侍中上而十二月前行明本有答恒玄詔下嗣之九字○ ○中二中○ ○何緣爾便宜奉詔○ ○(答恒玄詔下嗣之)十付○ ○被十(明)○ ○懷二懷○ ○欲二欲○ ○○

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議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遠遠略常均。臣聞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元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懸懸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汚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語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宜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達於此者。皆悉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連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難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溺。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澈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潤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今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衆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過寄爲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諸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誦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與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誦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憤懣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僞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今送至大府。以經高賢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

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諸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籍書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恥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灑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治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愛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已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

元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符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 京邑沙門等頓首白 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 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 故尼父素室顏氏流 豈不以道隆德盛 直往忘反者哉 貧道等雖人 凡行薄奉修三寶 愛自天至 信不待習 但日損功德 撫心增愧 賴聖主哲王 復躬弘其道 得使山居者 恥業 城傍者 閑通 緣皇澤 灑灑 朽幹蒙榮 然沙門之於世也 猶虛舟之寄大壑耳 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 四海之內 竟自無宅 邦亂則振錫孤遊 道治則欣然俱萃 所以自遠而至 良有以也 將振宏綱於季世 展誠心於百代 而頃頻被州符求 抄名籍 煎切甚急 未悟高旨 野人易懼 抱愛實深 遂使禪人失靜 勤士廢行 喪精絕氣 達旦不寐 索然不知何以自安 伏願明公 扇風於上位 待白足於其下 使懷道獲濟 有志俱全 則身已亡 體盡畢命 此矣 天聽殊邈 或未具簡 謹以上聞 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 天保寺釋道盛啓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 學天文者則戴冠 學地理者則履方 履楚莊周

諸哀公曰：蓋聞世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圖，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與世說四諦六度制，諸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玄遠習惑，經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鄉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都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詰二章

王該日月燭

奉法要

制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殺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

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敬，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齋日唯得專心觀講，讀法言，若不能行，當常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願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妬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於慈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凡衆生難離，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歡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患者，心懷忿恨，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味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撲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獨私欺罔，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哉而不忘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

○諸一○一○ ○弗二佛 ○玄二慧 ○必二每 ○榜一詩 ○木二末 ○卷第十二 ○結二結 ○都嘉
... 十八字一 ○諸二諸 ○四一月 ○制中書 ○見二現 ○二當 ○權二推 ○誠二成 ○
... 二二 ○各相二玄想 ○四心一 ○道二通 ○彼十利己 ○二二 ○外十物 ○得十
二二 ○全二念 ○四二二 ○狗 ○始二給 ○若二差 ○物二切 ○外十物 ○得十
(之) ○

是以學者務慎所習

五蓋。一曰貪婪。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癡。外發爲瞋。內結爲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愚。

經云。卒聞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六義。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載衆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員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禦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匪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格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

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覺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云。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覺。加以天覺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虛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山不防萌。謀始而匪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百億萬善。一惡生百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章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散齋禹與。吟謝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淫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等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覺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土乎己。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輶。輶每申近

以。數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殉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准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證。磨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連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胃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懷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贈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默而不報。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闔。地及門闔。蓋取其藏垢納污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

御二乘三 也一 員一四 必一每 乘一 必一安 說一 生十亦 教二 防二 收二 學二 延二 續二 教二 四二 推二 連二 至二 胃二 之二 校二

爾。察翁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蚋。喻容森其猶希。若翻囊之倒米。爲嘉富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昧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霄絕望舒。杳無耀靈。身造窄窄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鋒以積刃。劍林薔鋒而嘯精。陶銅汪洋以海涌。上鍾波沸而雷鳴。閔王傾閔卒。傍執銳。三劫一奮。百千累羅。煇煇利。噉煌煌火車。銳釘機槍。狡狗凝牙。淫徒焦痛。戮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罔不可列。縷千條。殊劇萬端。異漱道全。夕陽。造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繁蕩。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豐以被軀。念食苾芳以盈前。彼幽義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榮之燦燦。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拾陋世而上。濟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龔茲舊德日用。玉食。厭土不毛。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龜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

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術悠悠。闢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遺毛目於。而裘。宏範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不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時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喁喁群黎。耳目仰注。或發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昧之者希。析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燿。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道山澤。仁感虎兒。護公證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漸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冲。梓神風清。肅。一言發則藏。滯披。三番著則重。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邇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壘。何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鴻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龜物有靈。彥真。大居細君小爲

碩臣。羽族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重根根躁廢靜王。俱曰與聖各擅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采。祭嘯靈廚之芬芳。曜振旅之兇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不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淪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亦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餌朮。安期久視於松蘿。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固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未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氣。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諸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賤。當於玄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兀然寂泊玄圃有箴。宗鑽浮。養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鄙人其逝爲誰匠。樞設筌蹄乎淵荇。俟魚兔乎川林。僅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磨心。無逕陵倏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啓者胸曰。靈樞雖迅緣樞靡。

然二明 ㊦ ㊦
 氣二氛 ㊦ ㊦
 ㊦ 負二問 ㊦
 ㊦ 玄二素 ㊦
 ㊦ ㊦ [與] 一
 ㊦ ㊦ 元二
 机 ㊦ ㊦ ㊦ 我
 二養 ㊦ ㊦ ㊦
 胸二瞬 ㊦ ㊦

①翻一轉◎ ②測一側◎ ③雷一背◎ ④端一賭◎ ⑤凝一擬◎ ⑥同一起◎ ⑦列一裂◎ ⑧陽一揚◎ ⑨造一苦◎ ⑩風一風◎ ⑪區一另◎ ⑫寂一議◎ ⑬清一請◎ ⑭貞一貞◎ ⑮術一衍◎ ⑯期一開◎ ⑰恆一握◎ ⑱堪一翻◎ ⑲見一恩◎ ⑳物一均◎ ㉑隊一隊◎ ㉒後一陵◎ ㉓酒一逕◎ ㉔路一澄◎ ㉕漸一漱◎ ㉖特一持◎ ㉗片一梓◎ ㉘兩一另◎ ㉙香一晴◎ ㉚昭一照◎ ㉛遜一孫◎ ㉜畢一阜◎ ㉝虎一產◎ ㉞庚一鍊◎ ㉟道一道◎ ㊱俱一具◎ ㊲與一予◎ ㊳拒一禦◎ ㊴采一彩◎ ㊵羅十◎ ㊶恭一恭◎ ㊷恭一恭◎ ㊸化十◎ ㊹化十◎ ㊺駢一駢◎ ㊻仙一便◎ ㊼三一三◎ ㊽三一三◎ ㊾深一染◎ ㊿徒一徒◎ ㊿頑一頑◎

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灼電之末。託思右隨之中。知畏塗而驚。迷塵欲之致。戒。替遠勝而楚近。謂除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既客落於勁風。思反薄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凌智。崇慧。拔。神劍。揮戒。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翦刺。掃六賊於胸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心密。寄耳無。明。日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靡焉。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託。應以和光。常遊。居乎冥。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不可。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宜。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進。合茲人以。道。猶萬分而末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數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困。託狂簡而仰述。抗。燭之。烟。欲增離以。目。者歟。

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弘明集卷第十三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然道爽微太山文

釋智靜微太山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然道爽微太山文

嗟乎方外靈藏者。遐誕宕。衆妙淵玄。群奧無量。小成。不籍大言。橫。地。德。可。厚。于。何。不。有。驚。聽。洪。駭。駭。日。崇。皇。夏。典。載。其。掌。據。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鷖。而。標。大。而。視。鳥。王。與。魚。母。呼。乎。噫。嗟。奇。傑。之。事。積。難。勝。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綵。足。探。幽。而。體。異。何。近。嫌。於。制。玉。又。碩。譚。乎。火。織。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師。

沙門然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客班之境。恒。後。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填。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機。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潛。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循。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星。翔。翺。玄。關。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操。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生。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

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潛。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彫。匠。神。典。僞。立。神。形。本。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害。則。殺。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之。鼻。麟。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聖。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道。遙。雲。影。龍。翔。八。極。風。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俗。人。聽。成。妖。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衆。命。柱。害。中。年。祖。其。骨。肉。精。神。離。進。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比。之。謂。也。故。枕。中。誠。曰。含。氣。蠢。蠕。百。蟲。勿。嬰。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元。受。命。地。庭。有。形。衆。祖。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群。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諸。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其。非。神。也。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變。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進。退。詭。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魚。自。稱。將。軍。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貓。狸。野。獸。自。稱。將。軍。

明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塞○荒邊。衿威氣歸順。皆蒙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東身抽簪。同遊群僞。以道自懼。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特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僞慢之高幃。引無明之兇鬼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臨然。群情屬目。望重貴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君可○反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剋舉○十方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龍於一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袞袞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而轉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卽任非君○而誰。○夫○惠○尙○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卽古今○之○著○龜○。將軍之明誠。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宜○同○於○道○味○。

釋寶林田作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楚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囑靈之鑒。群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囑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統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軍並照。固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群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頽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

二 隨二通 ⑤ ⑥
 文二反 ⑦ ⑧ 類二
 類 ⑨ ⑩ 致思二
 思致 ⑪ ⑫ 管二
 匡 ⑬ ⑭ 撰二 憤
 ⑮ ⑯ 藉二 藉 ⑰
 ⑱〔作〕一 ⑲ ⑳
 之十〔地〕 ㉑ ㉒
 統二紘 ㉓ ㉔ 止
 二亡 ㉕ ㉖ 枕二
 悅 ㉗ ㉘ 傾二 頤
 ㉙ ㉚

① 離二陽 ☲ ② 正十(土) ☷ ③ 振二震 ☳* ④ 含二合 ☵ ⑤ 離二離 ☲ ⑥ 比二比 ☶ ⑦ 酸二三 ☴ ⑧ 資二資 ☲ ⑨ 界二界 ☲
 ⑩ 上二在 ☲ ⑪ 振二新 ☳ ⑫ 塗二茶 ☵ ⑬ 征二別 ☶ ⑭ 友二友 ☲ ⑮ 伏二伏 ☲ ⑯ 繼二繼 ☲ ⑰ 來 ☳ ⑱ 榮二榮 ☲
 ⑲ 離二離 ☲ ⑳ 修二修 ☳ ㉑ 滋二滋 ☵ ㉒ 征二往 ☶ ㉓ 邦二邦 ☲ ㉔ 天二天 ☲ ㉕ 樓二樓 ☲ ㉖ 蓋二蓋 ☲ ㉗ 蓋二蓋 ☲ ㉘ 蓋二蓋 ☲
 ㉙ 災二天 ☲ ㉚ 知二智 ☲ ㉛ 魏東二季來 ☳ 魏來 ☳ ㉜ 惟二惟 ☲ ㉝ 根十(一作能)來 ☲ ㉞ 兒二何 ☲ ㉟ 資二資 ☲
 ㊱ 惜二惜 ☲ ㊲ 反二改 ☲ ㊳ 日二日 ☲ ㊴ 法二法 ☲ ㊵ 方二方 ☲ ㊶ 波二波 ☲ ㊷ 平二平 ☲ ㊸ 鈴二鈴 ☲ ㊹ 而二而 ☲
 ㊺ 天二天 ☲ ㊻ 萬向二萬 ☲ ㊼ 無二無 ☲ ㊽ 之(一) ☲ ㊾ 宣二宣 ☲ ㊿ 於(於)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四十六 ☲ 四十七 ☲ 四十八 ☲ 四十九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十三 ☲ 五十四 ☲ 五十五 ☲ 五十六 ☲ 五十七 ☲ 五十八 ☲ 五十九 ☲ 六十 ☲ 六十一 ☲ 六十二 ☲ 六十三 ☲ 六十四 ☲ 六十五 ☲ 六十六 ☲ 六十七 ☲ 六十八 ☲ 六十九 ☲ 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十五 ☲ 七十六 ☲ 七十七 ☲ 七十八 ☲ 七十九 ☲ 八十 ☲ 八十一 ☲ 八十二 ☲ 八十三 ☲ 八十四 ☲ 八十五 ☲ 八十六 ☲ 八十七 ☲ 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 ☲ 九十一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 ☲ 九十五 ☲ 九十六 ☲ 九十七 ☲ 九十八 ☲ 九十九 ☲ 一百 ☲

釋僧祐

云

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

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

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河至乃圖像於西陽

①荒唐—長廣◎ ②論—集◎ ③〔釋俗結〕—勝◎ ④莊—三等觀◎ ⑤不二—弗◎ ⑥音—音◎ ⑦虛—極◎ ⑧無—十(無)◎ ⑨訓—二◎ ⑩知—智◎ ⑪事—是◎ ⑫獲—祇◎ ⑬地—所◎ ⑭〔而〕—一◎ ⑮皇—是◎ ⑯然—樂◎ ⑰時—十(可)◎ ⑱章—樂◎ ⑲用—二◎ ⑳展—祇◎ ㉑常—當◎ ㉒以—已◎ ㉓區—分◎ ㉔代—伐◎ ㉕〔於〕—一◎ ㉖臨—臨◎

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者域耀神通之跡。然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播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報悟乘一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

之于末。雖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誘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通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謗誦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買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已正。輕率鄙懷繼

①文十(故)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文十(故)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文十(故)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唐麟德元年^③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薄。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被辯。所以致移震。且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辟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洋之沈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敦經緯。立法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二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辯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祕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辟神機。若夫信解之來諒查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源三代。並惟寡學所繼。故得師心獨斷。集

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說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釋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實。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徒。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搆崔浩。禍福皎然。鄧騭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表。嘗以餘景。試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顧惟直筆。卽而述之。命族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搦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鈎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佛爲大聖凡俗牧歸
辯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狂智相陵
佛德篇第三 明聖德開濟不勞德

法義篇第四 實乘獨運攝度得共趣者心斯弘遠
 僧行篇第五 名僧三寶實劇一歸
 慈惻篇第六 在生所重厚身寶命
 誠功篇第七 情寄懲約縱則愆
 啓福篇第八 福號樂門日川斯貴
 滅罪篇第九 罪爲摧折起必快心
 統歸篇第十 奉正邪離道成德
 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
 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
 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
 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
 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
 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
 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
 於五岳。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
 各臣吏於機務。斯並衢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老
 異部之所統也。辯御乖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
 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
 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
 九居。倒情徙滯。祛除於七誠。致令惑網覆心。
 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効尤。務
 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
 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

①卷第一二序圖 ②(唐…沙門)十字=(唐終南山)四字圖 ③(西明寺…撰)九字=(終南山釋氏)五字圖④, (終南山釋道宣撰)七字圖
 ⑤(廣弘明集序)十字自來圖⑥ ⑦形=刑圖⑧ ⑨代=法圖 ⑩法=天=天之法圖 ⑪依=衣圖⑫ ⑬精=新圖⑭ ⑮而=十(心)圖 ⑯明註
 ⑰通上似道一字 ⑱而=十(方)圖, 而=方圖 ⑲新=革圖⑳ ㉑政=岐圖 ㉒贊=質圖⑳ ㉓徒=陵圖㉔ ㉕蒙=蒙圖㉖ ㉗拈=拈
 ㉘拒圖, 背圖㉙ ㉚涅=周圖㉛ ㉜精=澗圖㉝ ㉞采=彩圖㉟ ㊱迴=迴圖, 向圖㊲ ㊳試=試圖㊴ ㊵摩=摩圖㊶ ㊷灰=灰圖㊸ ㊹經=經
 ㊺振圖, 振圖㊻ ㊼明本無此目錄㊽ ㊾離=離圖㊿ ㊽離=離圖㊾ ㊿較=較圖㊽ ㊿達=是圖㊽ ㊿摩=摩圖㊿ ㊿二=二圖㊽ ㊿僑=僑圖㊽ ㊿驢=驢
 ㊿振圖㊽ ㊿樂=樂圖㊽ ㊿往=性圖㊽ ㊿詠歌=歌詠圖㊽ ㊿(廣弘明集歸正篇序)十序目圖㊽, (廣弘明集歸正篇序, 唐

附相從奔競。故有剋念作聖狂哲互稱。卽斯爲論未契端樞。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學三千。子夏蔑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治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今門學日盛。無國不仰其風。教義事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耆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衆委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尙自足。投誠。況有聖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大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既履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斥之云爾。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

梁弘明集歸正目錄

明僧紹正二教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語夷夏論 釋慧通廢夷夏論 釋僧敏戎華論 何尚之答宋文佛敎 譙王論孔釋敎并謝答 唐廣弘明集歸正篇總目 子書商太宰問孔子以佛爲聖人 老子符

子明以佛爲師 漢顯宗開佛化立本傳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敎 元魏孝明召釋老門人述宗 元魏書釋老志 南齊江淹遂古篇 北齊顏之推歸心篇 梁阮孝緒七錄序 北齊王邵齊志明佛敎 梁高祖捨事道詔 北齊宣帝廢道詔 隋釋彥琛通極論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子書中以佛爲師 出老子符子 漢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後漢郊祀本志 出范曄後漢書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出吳書 宋文集朝宰叙佛敎前集略 出高僧傳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 出魏書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一 列禦寇 一云吳太宰 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謫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爲老師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聞東遊。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陽云。卽天竺也。又陟崑崙之墟。卽香山也。老子迹沈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皆西升崑崙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中毒之國。俱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卽天毒也。浮圖所興。今聞之說曰。地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

一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曰。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闢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膝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謂。膝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膝曰。佛法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旃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萬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敎。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略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

①「二」②③④今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廣弘明集卷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隋著作王邵
高齊書述佛志

⑤魏清釋老⑥志

齊^⑦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紀義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爲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西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絨經於闐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

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誠神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治龜部。經無數劫。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獨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異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中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極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載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威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

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燒，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募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王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秦山，帝致書以繪素、毼罽、闌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遠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者，閼、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

①徒二徒㊟②[大唐一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氏)六字㊟㊟*,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八字㊟* ③明本無此目錄 ④收二牧㊟
 ⑤王二正㊟⑥大二天㊟⑦開二顯㊟⑧際二隆㊟音* ⑨劫漢二形祿㊟⑩慈二欲㊟⑪異二良㊟⑫[人]一㊟⑬聚
 二㊟⑭拯二拯㊟⑮號二師㊟⑯王二五㊟⑰[阿]一㊟⑱性十(議)㊟⑲先十(王)㊟⑳眞二梅㊟㉑聖二陸㊟

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倭濫毒仁。禍致窮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讎構。密悔前。實。烈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開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舉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股。辛。炮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訟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聚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隸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譜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歷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述。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臥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彌盛。稱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病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姦之偽。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龍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沙門曇曜。帝禮為師。請帝於京西之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

① 聖烈二德克 ② 子二千 ③ 辛十(立) ④ 刑十(設) ⑤ 治二降 ⑥ 逐十(逐) ⑦ 帝父二又帝 ⑧ 定二從 ⑨ ⑩ 二副 ⑪ 物二勿 ⑫ 城二城 ⑬ 奔二崩 ⑭ 魏北二北 ⑮ 逐政二反 ⑯ 烈二列 ⑰ 十(人) ⑱ ⑲ (聖) ⑳ 櫛比二於北

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殞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同巧密。爲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常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說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

祖。背痛相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卽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縞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循跡。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虞爲道。珍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賈。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卽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

世宗卽位。下詔曰。縹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淑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歸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之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敎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敎也。咸歸去邪累。潔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

①羅二羅②羅③羅④羅⑤羅⑥羅⑦羅⑧羅⑨羅⑩羅⑪羅⑫羅⑬羅⑭羅⑮羅⑯羅⑰羅⑱羅⑲羅⑳羅㉑羅㉒羅㉓羅㉔羅㉕羅㉖羅㉗羅㉘羅㉙羅㉚羅㉛羅㉜羅㉝羅㉞羅㉟羅㊱羅㊲羅㊳羅㊴羅㊵羅㊶羅㊷羅㊸羅㊹羅㊺羅㊻羅㊼羅㊽羅㊾羅㊿羅(姓)
一①採二采②采③采④采⑤采⑥采⑦采⑧采⑨采⑩采⑪采⑫采⑬采⑭采⑮采⑯采⑰采⑱采⑲采⑳采㉑采㉒采㉓采㉔采㉕采㉖采㉗采㉘采㉙采㉚采㉛采㉜采㉝采㉞采㉟采㊱采㊲采㊳采㊴采㊵采㊶采㊷采㊸采㊹采㊺采㊻采㊼采㊽采㊾采㊿采
二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三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四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五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六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七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八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九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十源①源②源③源④源⑤源⑥源⑦源⑧源⑨源⑩源⑪源⑫源⑬源⑭源⑮源⑯源⑰源⑱源⑲源⑳源㉑源㉒源㉓源㉔源㉕源㉖源㉗源㉘源㉙源㉚源㉛源㉜源㉝源㉞源㉟源㊱源㊲源㊳源㊴源㊵源㊶源㊷源㊸源㊹源㊺源㊻源㊼源㊽源㊾源㊿源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備作謙家。後謙之算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算累年。延算周體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解便決。謙歎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常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士上師李普文。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時得道爲牧士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之作誥云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群仙爲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
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
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
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
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
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
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
書。寄言於靈龜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
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
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
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
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
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
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
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
謹拜禮。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
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
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

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

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爲功。若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難達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眞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章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家族溫雅。遣與尚書崔暕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歷出名行。河東祁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殿上大夫。

●穎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魯新遭赫連虐。避地塞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尙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狼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

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都。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九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造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穎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燼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

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廣弘明集卷第三

●大唐山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歸心篇 北齊光

●錄顏之推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闢涿鹿。川兮女姁九子爲民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問兮。羿廋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鳥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露誠宣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北間

●功二工● ●君二元● ●歷一曆● ●穎一類● ●慈二欲● ●康二修● ●通二道● ●刺二刺● ●口二口● ●歌二高● ●使二使● ●(服)一(服) ●(齊書)一(齊書) ●志十(第九) ●(出齊書)細註 ●(隋)十者 ●(著作)一 ●(傳)一 ●(身)十(心) ●(順)二點 ●(遂)二 ●(當)一 ●(錄)二 ●(北)二 ●(序)細註 ●(侍中)一 ●(津)二 ●(練)二 ●(氏)二 ●(當)一 ●(錄)二 ●(北)二 ●(序)細註

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聲收司金閤兮。北極禹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沉兮。霄明燭光。荷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遊魂兮。迦羅維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理常渾兮。幽明詭。怪令智悟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甲子參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問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鐘。虞生花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東北邊兮。長臂兩面。亦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爲隣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若騰奔兮。西南烏弋及屬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濤兮。人跡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馬腦來雜陳兮。車渠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根兮。青白蓮花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陬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

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胸反舌一臂人兮。踉蹌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爲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選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爲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田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情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禮智信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宴饗刑罰，囚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

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惡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星。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縱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常石耶。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僭違。其間遲速疾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隨忽變爲石。地既渾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澤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割。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以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平。

[illegible]

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安。斗極所周。究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都衍亦有九州之說。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豎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誘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像差。節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偶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誑。則亦棄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悲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視凡猥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

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割落髮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備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優佚之國。則有自然。糧米無盡寶藏。安求田畝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不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貪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道以基。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

凡夫愚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

修德乎。亦是棄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華照。需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喪。帝吳興其父畫。結繩義隱。皇韻肇其文宇。自斯以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正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遠乎戰國。俗殊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竊正疾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歆等。鉅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欲遂總括群籍。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

①此二唯②卷一苑③卷二史④卷三比⑤卷四見⑥卷五二⑦卷六子⑧卷七出⑨卷八生⑩卷九簡⑪卷十問⑫卷十一隱⑬卷十二錄⑭卷十三二⑮卷十四一⑯卷十五一⑰卷十六一⑱卷十七一⑲卷十八一⑳卷十九一㉑卷二十一㉒卷二十一㉓卷二十二一㉔卷二十三一㉕卷二十四一㉖卷二十五一㉗卷二十六一㉘卷二十七一㉙卷二十八一㉚卷二十九一㉛卷三十

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朗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宋案有別。晉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承王儉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搜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暕撰其名錄。其尙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曉啓。誦覽已散。宵漏既分。綠帙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微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來王公播紳之館。苟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記至于術。技。今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感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拾之責。況總括群書。四

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制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應班嗣之賜書。徵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謬。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子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說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撮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技。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文志中經籍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于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

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傾世文詞。總謂之集。總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改爲陰陽。方。技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蓋六藝與數術。不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制。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書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以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尙矣。劉氏神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既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二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惟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開余已先著。輒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經。盡歸于順之書也。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
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
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一
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
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
二萬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
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一千一百一
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十五卷三千一十四
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
十四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卷
八卷傳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
卷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

二千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

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
百六卷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

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

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百八十八種八千二百
二十四卷總書二百三十三卷二百
六十三卷八百七十九卷圖書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

五千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

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二百六十八卷三萬七
千一百八十八卷總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八
七卷圖書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
五十四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
二千九百七十八種六千四百三十三
四卷總書七百八十八卷一百四十四卷圖書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四種九十六卷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卷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卷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卷一千五
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卷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卷一
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

十二卷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
種五十九卷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

十二種七十二卷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卷四千
七百一十一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卷四千五
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

六十七種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

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卷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十八卷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四卷二千二百

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卷

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

七卷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

一種二百八十九卷一千四百四十六

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卷二百五
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卷八
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

二十三卷一千六百四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
六種六十二卷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百種二千二百四十八
卷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卷六百三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卷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

五卷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卷二

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卷一十卷 縱

橫部二種二卷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

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

一種一卷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卷六

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卷二百

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一卷

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卷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

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卷六千四百九

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卷六百

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

五十一卷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

卷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錄 內篇五

①五二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二二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三三三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四四四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五五五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六六六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七七七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八八八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九九九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算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百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七錄一帙一卷 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湖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繡。雖蔬食有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須生人。參自探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晚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通。其人其遠。太中大夫殷雲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

廣弘明集卷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琬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備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

①(一)十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通二附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明本無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曆二歷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食永絕辛癯。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
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
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
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
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
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
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
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
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四句語絕百非。
應迹婆。還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
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遂乃
誤說國常。亦復潛輝鶴樹。闕王滅罪婆藪除
殃。若不逢過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
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業
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
醫歸還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
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
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
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
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
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
外。道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替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正是世間之善。不能
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

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
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
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
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
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
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輪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
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
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
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
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
除。燭火發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豪
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運之人景法
門而無倦。渴愛聳聳之士慕探蹟而知過。道
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
振微。滿月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
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
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
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
方逗藥示權顯因。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
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誠。幽顯靈祇皆蒙誘
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
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
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
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
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辟迷
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
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願天慈垂矜許
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
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
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邠張之士封門受錄。
遂安加穿鑿廣制齋儀。廢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
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
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
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
門衣雲蓋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墜。沙
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關貴賤移
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
脫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言曰。神
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
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術小
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
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欲瞰
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
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
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

○聖一盛○ ○勝一賦○ ○像一衆○ ○惑一欲○ ○婆一(示生淨教)○ ○尊一(道樹成光)○ ○忘一(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八字○
○達一示○ ○亦一且○ ○錫一值○ ○避一(生世)世中○ ○法一(之)○ ○(清)一○ ○(上武帝捨道法降并勃陵
王綸)十四字十○ ○上註中并勅二字作夾註。至一天監三年○ ○波一(假)○ ○收一(收)○ ○沐一(水)○ ○水○ ○然一(勞)○
○其一(實)○ ○會一(道)○ ○明註曰殺字疑訛 ○(至)一○ ○廢李老一齊高祖廢○ ○詔一(十四)○ ○(北齊一帝)八字
一○ ○廢一(藥)○ ○(高)一(帝)○ ○(也)一○ ○祝一(呪)○ ○查一(鉢)○ ○女一(人)○ ○命一(令)○ ○角一(折)○

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蓋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無一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麤糲是味。清虛焉在。罷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遊事。願勤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屍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愚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築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鴻瀉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

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滋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爲帝曰。檀越維利。察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反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隨沙門釋彥綜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眞俗兩端。孰能刊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知楚越。或語或默。良論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鴻振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醜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潛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越踐蔑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城。傲然尊處。許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而總集。歸根自。耘耘之物。存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養衣殊羊續之袍。繩床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濟然無爲。每而數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瀾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不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玉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菓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因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頻眉。瓦鉢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視。

上十(統) ① 揚二 ② 之二衣 ③ 謂二名 ④ 諸 ⑤ 〔處外定大〕一 ⑥ 定二爲 ⑦ 藥二解 ⑧ ⑨ 聖二胸 ⑩ 稱二
廿 ⑪ 〔周時〕一 ⑫ 急慢二急性 ⑬ 性急 ⑭ 高二寫 ⑮ 〔泰〕一 ⑯ 〔國〕一 ⑰ 爲二如 ⑱ 論十(十五)
⑳ 〔并叙〕細註 ㉑ 〔隨沙門〕一 ㉒ 隨二階 ㉓ 刊二刊 ㉔ 水二林 ㉕ 其二裏 ㉖ 振二震 ㉗ 三二二
㉘ 陵二夜 ㉙ 越踐二日 ㉚ 越踐二 ㉛ 許二詳 ㉜ 隨二階 ㉝ 而二以 ㉞ 紮二紮 ㉟ 宏二紮 ㊱ 而
二自 ㊲ 不二流 ㊳ 王二 ㊴ 總 ㊵ 嚴二 ㊶ 頻二 ㊷ 持十(無) ㊸ 振十(何) ㊹

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尙不知其厚。吾聞。堦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楹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辛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毘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有踰於鷲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曩吾師生也。坤形六勳。方行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後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肩間則白毫五尺。開萬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闕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

之辰。博望馳龍。聘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冲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羅尋眞。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闌。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甌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之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蒼閭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刊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驅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

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鑒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惜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摩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尙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嘗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慾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覺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如。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閭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蓬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鬢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棄於冠劍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姑若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旣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

①培二从台 ②枋二枋台 ③與二與台 ④驚二精台 ⑤契二僕台 ⑥一三餘台 ⑦則二好台 ⑧萬二記台 ⑨二論台 ⑩采二彩台
 ⑪射二射台 ⑫效二伐台 ⑬聞二聞台 ⑭家二家台 ⑮流二汴台 ⑯靡二靡台 ⑰河二河台 ⑱刊二刪台
 ⑲之二驅台 ⑳矣二天台 ㉑於二特台 ㉒維二護台 ㉓慾二欲台 ㉔太二大台 ㉕賢二髮台 ㉖何十(必絕)台
 ㉗賢二簪台

② 辨析

欲以寸管窺大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出豈非
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師
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
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
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
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
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
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
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
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傳史乎。況值秦
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
然有。或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
遂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饜貪則一毛
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形骸。
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旣剪我心自伏。衣惟壞
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纒而持想。六時而繫念。
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
手足。墨翟利物則不脩頂踵。殺身以成仁。餓
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群
書。況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
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間哉。扇。遂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
効淺祿微。唯勞諸走。功高無暇位極常懼危
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
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
誇華以飾非。護臍莢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箴。

柄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難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東修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慚未除。競獻名實利收多福。所以玉潔高利。掩日。聲於半天。續續飛亮。連雲被於宮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拾正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為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誠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一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遂四民之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己之堅藏。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與。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為道興供養。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答。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群類充滿。佛猶無憾於飢。犬。寧有惜於

人焉。是知輒用固以招愆。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之偏心。至如餓鬼。不觀川流。病人。不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王責躬。者受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慨之無感。事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鄉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渺。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與稟。聖源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龍犀。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窮。狂勃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遺。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惑醫風。請更量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膚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誠。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種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正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蠶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連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開。祇則三。陰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罔。誰信有廷尉。不遊俗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前泉之應。大江。漢石之威。羊公白王。郭巨黃金。鑿。宣之馬。珠降喻。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廿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吝。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宜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所之大理。子可情良才太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為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賈花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僧曰法師。毘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充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雁備禮。俱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烏殘。自死。耳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

大。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
尙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結阮七賢。興
情於斗石之量。勸華兩壺。盛德於鍾壺之
飲。管則藉此而談玄。子則因茲而斷獄。聞諸
往哲。未嘗不醉。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
清此先生之三藏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
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飲芝露。
敢爲生類罔。不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
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
四藏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
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
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
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尙避至親。邪行不仁
猶漸先達。然其男則纔離繯。美雙飛以求
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
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
類鸚鵡。勿將群小之制。婚敢非高尙之敦雅。
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哉範。
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
厲姪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
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
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顧彼邪風。嬰茲欲網。將
出六天之表。猶無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
可挾妻。擊。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床
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
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
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
吾聞生死去來本。同步蟻。顯晦上下無異循
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

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
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
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
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
豈禽獸。惟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
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己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
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孔猶覆醢。
況吾仁慈之隱側。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慚
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
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
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酩酊。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學之鐫不空。玄
石之眠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
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
而無。災。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誠。良以此
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
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
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
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
覺蠶蟻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
切。渴乏之情遂緩。自折道勝而肥。何嗟食短
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
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
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
膽喪。五色無主。既如踏虎。復似見龍。悅焉
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感物。

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
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
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
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
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廣弘明集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釋惑篇第一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誘人
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
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
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
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使
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
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
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
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闌二篇。名位周之史臣。
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
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
道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
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
寰海。蒙俗信度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
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四節。結土爲
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
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誇法僧矯俗而爲尊

①斗二升②美二美③成二惑④學二習⑤形十(此五)⑥同二方⑦今二今⑧眠二眠⑨災二災⑩誠二戒⑪渴乏二飢渴⑫叩二叩⑬謂二料⑭惟二惟⑮(大唐)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氏道宣撰)九字⑯(唐終南山釋氏)六字⑰謂二辨⑱第二二序⑲二十(之一)⑳諸二諸㉑蒙二蒙㉒度二度

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攻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謠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時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追然居異。抱樸論道。遼爾開權。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微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聞。託信爲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精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叢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龍。漢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縷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蔡鬼鸞。孝道之權。斯則乖人倫之典。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尊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與感。列代之替。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謹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日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靡費於財。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讖嫌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惟獵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殘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牟融辯惑 亡名正評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顏延之難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森難不現佛形論釋高 蕭子良釋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列王臣滯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帝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奕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并答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 唐沙門釋明概上立佛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并姚主釋疑論 及外問答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卷五

辯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祕書監孫盛安國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 難并解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極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仰嗜。愈聞耳目。可不哀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然可忍。無耳耳日可聞。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

①識二說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遠天心。於戎詔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尙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與忽。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教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於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黷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達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慾。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尙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其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尙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尙。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繫。所未能通者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匹夫。則驟然授禪。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誣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悅。

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悅與○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尙。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闕。身爲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虐。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鄒伯盜鄒。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季梓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視食噎而絕

○新二神○ ○虛達二道虛 ○忽二忽○ ○淳二淳○ ○日二日○ ○誤十(第三) ○[晉]一○ ○[天]一○ ○中十(而) ○ ○[而]一○ ○誠二誠○ ○不十(爲) ○ ○淳二淳○ ○知二知○ ○影二障○ ○又二或○ ○昭二昭○ ○投二神○ ○彼二彼○ ○導二道○ ○昌二昌○ ○[道經云]一○ ○象二像○ ○上二下○ ○智二知○ ○道二道○

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穀聖困蹟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

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

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

得。背。貨。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

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

必達也。不見善而無聞。潛龍之德。人不知而。

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

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

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

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

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

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

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

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

於所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

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

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

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效於六經。

矣。豈復有所愆之候。佐助於聘周乎。即莊周。

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至於虛誑誦。

怪。傲。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

奇詞也

聖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

妖

等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

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

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盛。

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少遊涉墳。素。

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

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

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

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稭子云。老子就涓。

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

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

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

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

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

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

下。坐觀周衰適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

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書休文

自天地權輿與民生攸始。遐哉渺邈無得而言。

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大虛之。

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窮。良以心慮。

事絕。及天地最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

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

也。我之所久莫過軒轅。而天地之在彼太。

虛。猶軒轅之在彼天地。解解之徒。惟謂赫。

胥爲遠。何其鎖鎖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

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

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荷未應。雖。

踐迹而弗覩。婆娑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

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

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五狄莫不超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

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

橫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

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

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

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道。蓋由。

斯法宜隱故也。炎吳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

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

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

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

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

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

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噉腹。

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

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

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

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

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肉食蠶衣皆須者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

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乎酣醬于酒。

○背一佩○ ○實一實○ ○何一可○ ○注一浪○ ○或問一詞也○ ○十七字○ ○王侯一通也○ ○八十九字○ ○莊老一老莊○ ○也十○ ○(次)○ ○(矣)一○ ○故一故○ ○者十○ ○(也)○ ○微一微○ ○素一素○ ○(至)一○ ○在二徒○ ○(第四)○ ○(休文)一○ ○四一四○ ○大二大○ ○類一類○ ○以二已○ ○(胡)一○ ○胡一胡○ ○(見)一○ ○救一救○ ○康一康○ ○訓一訓○ ○網一網○ ○(支)一○ ○(支)一○ ○(乎)一○ ○(千)一○ ○

姪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豕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剔。則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⑥鎮軍均聖論

⑥ 山民陶隱居 ⑦ 仰謫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寄狄。鞬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驪卵不得忘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

於雷內。止是四九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閩。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粳糧未播。殺事四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尙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共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謫洗。願具啓諸蔽。

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四方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乖。若有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皆無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辯。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頗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寓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

①〔華陽先生〕—①② ③〔鎮軍〕—①② ④〔山民〕—①② ⑤〔仰諒〕—①② ⑥〔胥生〕—① ⑦〔定
⑧〕—① ⑧〔止〕—①②③④⑤ ⑨〔山九十九州〕—① ⑩〔澆〕—①②③④ ⑪〔維十以〕—① ⑫〔叙〕—
①②③ ⑬〔歷二厝〕—①② ⑭〔惟二推三〕—① ⑮〔方〕—①②③ ⑯〔婦二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蓋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主之世。旣闔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夫子自以華禮與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莫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亦

④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所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⑤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⑥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歷法。何以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⑦惟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

而經像呖味張黨離將命大夏廿英遠屈安
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遙庭乃稍
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
未發非謂其意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
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
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
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
辜今之澆薄群生何辜假使斯法本以救濟
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

①或=惑 ②割割=割割 ③迷=迷迷 ④富=富
⑤富=富 ⑥富=富 ⑦富=富 ⑧富=富 ⑨富=富
⑩富=富 ⑪富=富 ⑫富=富 ⑬富=富 ⑭富=富
⑮富=富 ⑯富=富 ⑰富=富 ⑱富=富 ⑲富=富
⑳富=富 ㉑富=富 ㉒富=富 ㉓富=富 ㉔富=富
㉕富=富 ㉖富=富 ㉗富=富 ㉘富=富 ㉙富=富
㉚富=富 ㉛富=富 ㉜富=富 ㉝富=富 ㉞富=富
㉟富=富 ㊱富=富 ㊲富=富 ㊳富=富 ㊴富=富
㊵富=富 ㊶富=富 ㊷富=富 ㊸富=富 ㊹富=富
㊺富=富 ㊻富=富 ㊼富=富 ㊽富=富 ㊾富=富
㊿富=富

廣弘明集卷第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踴乎。若梗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怍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視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諸洗。願具啓諸藏。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有唐太史傳奕者。本宗李老翁忘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誦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應。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斯徒。皇隸有加惱辱。明非日醫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閑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傳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大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土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三。初則崇敬佛法恐有姪穢。故須沙汰務得往。持。二則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胸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四。是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胤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大武 周高祖 蔡謨 劉晔 陽衡之 荀濟 章仇子陀 劉惠琳 范縝 李緒 傳奕 減省除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穉穉之穢青田。榮華之繁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群之過與舍衛十濫之僞起毘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損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張網日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威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維海岳。藏疾之際滋章。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觀。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夫難親。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廷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通逃囚之改容。忘瑕納衆。群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遠多乃

①以二已②武③記二戒④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⑤終南山釋氏⑥唐終南山釋道宣集⑦辯二辯⑧(叙)十列
⑨部二部⑩部二部⑪法二法⑫持十(其)⑬是二一⑭故二觀⑮二二一⑯大二太⑰減二減
⑱[減省除減半之]一⑲[王文同]一⑳管二管㉑網二網㉒王二王㉓章二彰㉔大二失

邪而參清案。是知權道抑揚神機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王。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桓遷生。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二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懷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換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皇。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寶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寶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寶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寶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寶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寶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讒。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與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秦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

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掛刑網。亮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日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述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苟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間。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苦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道左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云反。并令引邑議回。謀遂誅。剪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寶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戀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宿忿。不思累劫之禍。而欲一時

之快。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答。徒爲舉斧終陷磨胸。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街之。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臘。後名燕。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拾翼繼或云珪。部落遼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燕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遠。而浩深信之。帝由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背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惟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譖幽殺。天子惡疾殃身方

①王二生②掛二挂③素本無二素本木④素本⑤道左二左道⑥傳二傳⑦云二云⑧議二議⑨反二反⑩或二或⑪之快二泄之⑫葉二葉⑬拾二什⑭推二唯⑮大二太⑯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辯一以業運冥味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顯陵嫉之。四以僧有難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和雖惑多。以難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尙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難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法正法穢穢。淫弊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答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不可

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虐官長也。判事雷同。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初九州。豈以一士受祿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

可也。是知清濁異途。俗通有。憲臺繩紃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監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共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閻君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若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騷。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諡明帝。見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剪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累布袍非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寶。校。便滅二教。更立通觀。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病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愈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勦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奔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幾了凶。則突爲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會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斯憫已深。祚促。移罔其宜矣。況復病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聞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諡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

○族一法。族二法。族三法。族四法。族五法。族六法。族七法。族八法。族九法。族十法。族十一法。族十二法。族十三法。族十四法。族十五法。族十六法。族十七法。族十八法。族十九法。族二十法。族二十一法。族二十二法。族二十三法。族二十四法。族二十五法。族二十六法。族二十七法。族二十八法。族二十九法。族三十法。族三十一法。族三十二法。族三十三法。族三十四法。族三十五法。族三十六法。族三十七法。族三十八法。族三十九法。族四十法。族四十一法。族四十二法。族四十三法。族四十四法。族四十五法。族四十六法。族四十七法。族四十八法。族四十九法。族五十法。族五十一法。族五十二法。族五十三法。族五十四法。族五十五法。族五十六法。族五十七法。族五十八法。族五十九法。族六十法。族六十一法。族六十二法。族六十三法。族六十四法。族六十五法。族六十六法。族六十七法。族六十八法。族六十九法。族七十法。族七十一法。族七十二法。族七十三法。族七十四法。族七十五法。族七十六法。族七十七法。族七十八法。族七十九法。族八十法。族八十一法。族八十二法。族八十三法。族八十四法。族八十五法。族八十六法。族八十七法。族八十八法。族八十九法。族九十法。族九十一法。族九十二法。族九十三法。族九十四法。族九十五法。族九十六法。族九十七法。族九十八法。族九十九法。族一百法。

○族一法。族二法。族三法。族四法。族五法。族六法。族七法。族八法。族九法。族十法。族十一法。族十二法。族十三法。族十四法。族十五法。族十六法。族十七法。族十八法。族十九法。族二十法。族二十一法。族二十二法。族二十三法。族二十四法。族二十五法。族二十六法。族二十七法。族二十八法。族二十九法。族三十法。族三十一法。族三十二法。族三十三法。族三十四法。族三十五法。族三十六法。族三十七法。族三十八法。族三十九法。族四十法。族四十一法。族四十二法。族四十三法。族四十四法。族四十五法。族四十六法。族四十七法。族四十八法。族四十九法。族五十法。族五十一法。族五十二法。族五十三法。族五十四法。族五十五法。族五十六法。族五十七法。族五十八法。族五十九法。族六十法。族六十一法。族六十二法。族六十三法。族六十四法。族六十五法。族六十六法。族六十七法。族六十八法。族六十九法。族七十法。族七十一法。族七十二法。族七十三法。族七十四法。族七十五法。族七十六法。族七十七法。族七十八法。族七十九法。族八十法。族八十一法。族八十二法。族八十三法。族八十四法。族八十五法。族八十六法。族八十七法。族八十八法。族八十九法。族九十法。族九十一法。族九十二法。族九十三法。族九十四法。族九十五法。族九十六法。族九十七法。族九十八法。族九十九法。族一百法。

有羌人高開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連載。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剝斷之虐。鞭撻峻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為高識之帝。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為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關問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駁宇。興隆教法深恩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為滅法則誣君罪。憫。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闕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弘弘護之規諫

乎。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其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奕為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聖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瞻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害。詩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干。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斌事乎。然則自付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繪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謬。尋釋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嶽之負犯。托沒卒歲。又可悲夫。六藝謬。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書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勅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敘表博議。謾曰。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書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為純臣。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惟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度生常保局米。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

水二水二 城二城二 之帝二帝之 曲干二典午 卜一十 關問一問 四一 間二 因 除二餘 平二失 五十後 朝一 營二 勝二占 享二 指二 並二普 六 月二年 日二自 度二庶 以 一

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屬情志
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
夏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
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
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瀛嶽。
○魏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
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竊立。日
礪獵猶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
未拘於夷夏也。蔡謨。錄固自守。宋曰通人
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
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窮神達理之叡聖
不限方維。故崑崙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
之地。而黃帝軒轅并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
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可知歸矣。且見機
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為政也。焚黃圖
誅龍逢。秦正之酷暴也。燒經坑儒士。時
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堯堯堯堯非曰桀功。
起予皇帝。未尊呂德。然累累盛行義須褒貶。
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惡。然
而並歸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
之說經也。蔡氏。遍隘何足可稱
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經
佛興行早晚得失
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晨。白馬朝來。法興
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
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
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華之下。法雲
○惠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
苦海。得砥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寶則馬

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潔志歸依。宜信
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斯國之重臣也。
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
謝葬于昭陵。為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
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固辭於公政可也。而
叙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顏延之。瑯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逸
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
學適拔為太祝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
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
奕叙之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
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
廷。退居里閭。子。為楊州刺史。乘軒還宅。
延之負杖避而讓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
遊野外。時。參以不參朝賢。亦顯論所不
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
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貶極
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
通佛二髻。不然。皆置言。高拔群英之所模楷
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
陸澄續法論
○八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為丹陽
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
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
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
重。達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遺未已。
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
待報聽造。觀斯奏狀仰止。奔競。非曰除滅。
斯寔作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內史。上

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
廣矣。而假絲繆術託以。外刑不容。內
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今宜中嚴
佛律神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
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例。使釋義誦人能
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
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
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會稽人。仕宋明。帝為中書。善
容止直性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素以此
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下殿。初無
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所居故第起湘
宮寺。製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蟻蟻。埽
瓦焚虫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
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
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
之遺寄。而爽謂為除障。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
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
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
上諫略云。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
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
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
諫如此。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姪僧遊於宮
內。悉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姪。百姓苦之
而上不覺。斯言姪蕩。何得安施。宮禁有限。防
禦有則。擅言姪縱筆妄陳據太史之任。
總清慎之機。專搆私憤。行輕毀。烏能食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三千○三千一○三千二○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三千九○四千○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四千四○四千五○四千六○四千七○四千八○四千九○五千○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五千四○五千五○五千六○五千七○五千八○五千九○六千○六千一○六千二○六千三○六千四○六千五○六千六○六千七○六千八○六千九○七千○七千一○七千二○七千三○七千四○七千五○七千六○七千七○七千八○七千九○八千○八千一○八千二○八千三○八千四○八千五○八千六○八千七○八千八○八千九○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九千四○九千五○九千六○九千七○九千八○九千九○一萬○一萬一○一萬二○一萬三○一萬四○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二萬○二萬一○二萬二○二萬三○二萬四○二萬五○二萬六○二萬七○二萬八○二萬九○三萬○三萬一○三萬二○三萬三○三萬四○三萬五○三萬六○三萬七○三萬八○三萬九○四萬○四萬一○四萬二○四萬三○四萬四○四萬五○四萬六○四萬七○四萬八○四萬九○五萬○五萬一○五萬二○五萬三○五萬四○五萬五○五萬六○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六萬一○六萬二○六萬三○六萬四○六萬五○六萬六○六萬七○六萬八○六萬九○七萬○七萬一○七萬二○七萬三○七萬四○七萬五○七萬六○七萬七○七萬八○七萬九○八萬○八萬一○八萬二○八萬三○八萬四○八萬五○八萬六○八萬七○八萬八○八萬九○九萬○九萬一○九萬二○九萬三○九萬四○九萬五○九萬六○九萬七○九萬八○九萬九○十萬○十萬一○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一萬○十一萬一○十一萬二○十一萬三○十一萬四○十一萬五○十一萬六○十一萬七○十一萬八○十一萬九○十二萬○十二萬一○十二萬二○十二萬三○十二萬四○十二萬五○十二萬六○十二萬七○十二萬八○十二萬九○十三萬○十三萬一○十三萬二○十三萬三○十三萬四○十三萬五○十三萬六○十三萬七○十三萬八○十三萬九○十四萬○十四萬一○十四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四○十四萬五○十四萬六○十四萬七○十四萬八○十四萬九○十五萬○十五萬一○十五萬二○十五萬三○十五萬四○十五萬五○十五萬六○十五萬七○十五萬八○十五萬九○十六萬○十六萬一○十六萬二○十六萬三○十六萬四○十六萬五○十六萬六○十六萬七○十六萬八○十六萬九○十七萬○十七萬一○十七萬二○十七萬三○十七萬四○十七萬五○十七萬六○十七萬七○十七萬八○十七萬九○十八萬○十八萬一○十八萬二○十八萬三○十八萬四○十八萬五○十八萬六○十八萬七○十八萬八○十八萬九○十九萬○十九萬一○十九萬二○十九萬三○十九萬四○十九萬五○十九萬六○十九萬七○十九萬八○十九萬九○二十萬○二十萬一○二十萬二○二十萬三○二十萬四○二十萬五○二十萬六○二十萬七○二十萬八○二十萬九○二十一萬○二十一萬一○二十一萬二○二十一萬三○二十一萬四○二十一萬五○二十一萬六○二十一萬七○二十一萬八○二十一萬九○二十二萬○二十二萬一○二十二萬二○二十二萬三○二十二萬四○二十二萬五○二十二萬六○二十二萬七○二十二萬八○二十二萬九○二十三萬○二十三萬一○二十三萬二○二十三萬三○二十三萬四○二十三萬五○二十三萬六○二十三萬七○二十三萬八○二十三萬九○二十四萬○二十四萬一○二十四萬二○二十四萬三○二十四萬四○二十四萬五○二十四萬六○二十四萬七○二十四萬八○二十四萬九○二十五萬○二十五萬一○二十五萬二○二十五萬三○二十五萬四○二十五萬五○二十五萬六○二十五萬七○二十五萬八○二十五萬九○二十六萬○二十六萬一○二十六萬二○二十六萬三○二十六萬四○二十六萬五○二十六萬六○二十六萬七○二十六萬八○二十六萬九○二十七萬○二十七萬一○二十七萬二○二十七萬三○二十七萬四○二十七萬五○二十七萬六○二十七萬七○二十七萬八○二十七萬九○二十八萬○二十八萬一○二十八萬二○二十八萬三○二十八萬四○二十八萬五○二十八萬六○二十八萬七○二十八萬八○二十八萬九○二十九萬○二十九萬一○二十九萬二○二十九萬三○二十九萬四○二十九萬五○二十九萬六○二十九萬七○二十九萬八○二十九萬九○三十萬○三十萬一○三十萬二○三十萬三○三十萬四○三十萬五○三十萬六○三十萬七○三十萬八○三十萬九○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一○三十一萬二○三十一萬三○三十一萬四○三十一萬五○三十一萬六○三十一萬七○三十一萬八○三十一萬九○三十二萬○三十二萬一○三十二萬二○三十二萬三○三十二萬四○三十二萬五○三十二萬六○三十二萬七○三十二萬八○三十二萬九○三十三萬○三十三萬一○三十三萬二○三十三萬三○三十三萬四○三十三萬五○三十三萬六○三十三萬七○三十三萬八○三十三萬九○三十四萬○三十四萬一○三十四萬二○三十四萬三○三十四萬四○三十四萬五○三十四萬六○三十四萬七○三十四萬八○三十四萬九○三十五萬○三十五萬一○三十五萬二○三十五萬三○三十五萬四○三十五萬五○三十五萬六○三十五萬七○三十五萬八○三十五萬九○三十六萬○三十六萬一○三十六萬二○三十六萬三○三十六萬四○三十六萬五○三十六萬六○三十六萬七○三十六萬八○三十六萬九○三十七萬○三十七萬一○三十七萬二○三十七萬三○三十七萬四○三十七萬五○三十七萬六○三十七萬七○三十七萬八○三十七萬九○三十八萬○三十八萬一○三十八萬二○三十八萬三○三十八萬四○三十八萬五○三十八萬六○三十八萬七○三十八萬八○三十八萬九○三十九萬○三十九萬一○三十九萬二○三十九萬三○三十九萬四○三十九萬五○三十九萬六○三十九萬七○三十九萬八○三十九萬九○四十萬○四十萬一○四十萬二○四十萬三○四十萬四○四十萬五○四十萬六○四十萬七○四十萬八○四十萬九○四十一萬○四十一萬一○四十一萬二○四十一萬三○四十一萬四○四十一萬五○四十一萬六○四十一萬七○四十一萬八○四十一萬九○四十二萬○四十二萬一○四十二萬二○四十二萬三○四十二萬四○四十二萬五○四十二萬六○四十二萬七○四十二萬八○四十二萬九○四十三萬○四十三萬一○四十三萬二○四十三萬三○四十三萬四○四十三萬五○四十三萬六○四十三萬七○四十三萬八○四十三萬九○四十四萬○四十四萬一○四十四萬二○四十四萬三○四十四萬四○四十四萬五○四十四萬六○四十四萬七○四十四萬八○四十四萬九○四十五萬○四十五萬一○四十五萬二○四十五萬三○四十五萬四○四十五萬五○四十五萬六○四十五萬七○四十五萬八○四十五萬九○四十六萬○四十六萬一○四十六萬二○四十六萬三○四十六萬四○四十六萬五○四十六萬六○四十六萬七○四十六萬八○四十六萬九○四十七萬○四十七萬一○四十七萬二○四十七萬三○四十七萬四○四十七萬五○四十七萬六○四十七萬七○四十七萬八○四十七萬九○四十八萬○四十八萬一○四十八萬二○四十八萬三○四十八萬四○四十八萬五○四十八萬六○四十八萬七○四十八萬八○四十八萬九○四十九萬○四十九萬一○四十九萬二○四十九萬三○四十九萬四○四十九萬五○四十九萬六○四十九萬七○四十九萬八○四十九萬九○五十萬○五十萬一○五十萬二○五十萬三○五十萬四○五十萬五○五十萬六○五十萬七○五十萬八○五十萬九○五十一萬○五十一萬一○五十一萬二○五十一萬三○五十一萬四○五十一萬五○五十一萬六○五十一萬七○五十一萬八○五十一萬九○五十二萬○五十二萬一○五十二萬二○五十二萬三○五十二萬四○五十二萬五○五十二萬六○五十二萬七○五十二萬八○五十二萬九○五十三萬○五十三萬一○五十三萬二○五十三萬三○五十三萬四○五十三萬五○五十三萬六○五十三萬七○五十三萬八○五十三萬九○五十四萬○五十四萬一○五十四萬二○五十四萬三○五十四萬四○五十四萬五○五十四萬六○五十四萬七○五十四萬八○五十四萬九○五十五萬○五十五萬一○五十五萬二○五十五萬三○五十五萬四○五十五萬五○五十五萬六○五十五萬七○五十五萬八○五十五萬九○五十六萬○五十六萬一○五十六萬二○五十六萬三○五十六萬四○五十六萬五○五十六萬六○五十六萬七○五十六萬八○五十六萬九○五十七萬○五十七萬一○五十七萬二○五十七萬三○五十七萬四○五十七萬五○五十七萬六○五十七萬七○五十七萬八○五十七萬九○五十八萬○五十八萬一○五十八萬二○五十八萬三○五十八萬四○五十八萬五○五十八萬六○五十八萬七○五十八萬八○五十八萬九○五十九萬○五十九萬一○五十九萬二○五十九萬三○五十九萬四○五十九萬五○五十九萬六○五十九萬七○五十九萬八○五十九萬九○六十萬○六十萬一○六十萬二○六十萬三○六十萬四○六十萬五○六十萬六○六十萬七○六十萬八○六十萬九○六十一萬○六十一萬一○六十一萬二○六十一萬三○六十一萬四○六十一萬五○六十一萬六○六十一萬七○六十一萬八○六十一萬九○六十二萬○六十二萬一○六十二萬二○六十二萬三○六十二萬四○六十二萬五○六十二萬六○六十二萬七○六十二萬八○六十二萬九○六十三萬○六十三萬一○六十三萬二○六十三萬三○六十三萬四○六十三萬五○六十三萬六○六十三萬七○六十三萬八○六十三萬九○六十四萬○六十四萬一○六十四萬二○六十四萬三○六十四萬四○六十四萬五○六十四萬六○六十四萬七○六十四萬八○六十四萬九○六十五萬○六十五萬一○六十五萬二○六十五萬三○六十五萬四○六十五萬五○六十五萬六○六十五萬七○六十五萬八○六十五萬九○六十六萬○六十六萬一○六十六萬二○六十六萬三○六十六萬四○六十六萬五○六十六萬六○六十六萬七○六十六萬八○六十六萬九○六十七萬○六十七萬一○六十七萬二○六十七萬三○六十七萬四○六十七萬五○六十七萬六○六十七萬七○六十七萬八○六十七萬九○六十八萬○六十八萬一○六十八萬二○六十八萬三○六十八萬四○六十八萬五○六十八萬六○六十八萬七○六十八萬八○六十八萬九○六十九萬○六十九萬一○六十九萬二○六十九萬三○六十九萬四○六十九萬五○六十九萬六○六十九萬七○六十九萬八○六十九萬九○七十萬○七十萬一○七十萬二○七十萬三○七十萬四○七十萬五○七十萬六○七十萬七○七十萬八○七十萬九○七十一萬○七十一萬一○七十一萬二○七十一萬三○七十一萬四○七十一萬五○七十一萬六○七十一萬七○七十一萬八○七十一萬九○七十二萬○七十二萬一○七十二萬二○七十二萬三○七十二萬四○七十二萬五○七十二萬六○七十二萬七○七十二萬八○七十二萬九○七十三萬○七十三萬一○七十三萬二○七十三萬三○七十三萬四○七十三萬五○七十三萬六○七十三萬七○七十三萬八○七十三萬九○七十四萬○七十四萬一○七十四萬二○七十四萬三○七十四萬四○七十四萬五○七十四萬六○七十四萬七○七十四萬八○七十四萬九○七十五萬○七十五萬一○七十五萬二○七十五萬三○七十五萬四○七十五萬五○七十五萬六○七十五萬七○七十五萬八○七十五萬九○七十六萬○七十六萬一○七十六萬二○七十六萬三○七十六萬四○七十六萬五○七十六萬六○七十六萬七○七十六萬八○七十六萬九○七十七萬○七十七萬一○七十七萬二○七十七萬三○七十七萬四○七十七萬五○七十七萬六○七十七萬七○七十七萬八○七十七萬九○七十八萬○七十八萬一○七十八萬二○七十八萬三○七十八萬四○七十八萬五○七十八萬六○七十八萬七○七十八萬八○七十八萬九○七十九萬○七十九萬一○七十九萬二○七十九萬三○七十九萬四○七十九萬五○七十九萬六○七十九萬七○七十九萬八○七十九萬九○八十萬○八十萬一○八十萬二○八十萬三○八十萬四○八十萬五○八十萬六○八十萬七○八十萬八○八十萬九○八十一萬○八十一萬一○八十一萬二○八十一萬三○八十一萬四○八十一萬五○八十一萬六○八十一萬七○八十一萬八○八十一萬九○八十二萬○八十二萬一○八十二萬二○八十二萬三○八十二萬四○八十二萬五○八十二萬六○八十二萬七○八十二萬八○八十二萬九○八十三萬○八十三萬一○八十三萬二○八十三萬三○八十三萬四○八十三萬五○八十三萬六○八十三萬七○八十三萬八○八十三萬九○八十四萬○八十四萬一○八十四萬二○八十四萬三○八十四萬四○八十四萬五○八十四萬六○八十四萬七○八十四萬八○八十四萬九○八十五萬○八十五萬一○八十五萬二○八十五萬三○八十五萬四○八十五萬五○八十五萬六○八十五萬七○八十五萬八○八十五萬九○八十六萬○八十六萬一○八十六萬二○八十六萬三○八十六萬四○八十六萬五○八十六萬六○八十六萬七○八十六萬八○八十六萬九○八十七萬○八十七萬一○八十七萬二○八十七萬三○八十七萬四○八十七萬五○八十七萬六○八十七萬七○八十七萬八○八十七萬九○八十八萬○八十八萬一○八十八萬二○八十八萬三○八十八萬四○八十八萬五○八十八萬六○八十八萬七○八十八萬八○八十八萬九○八十九萬○八十九萬一○八十九萬二○八十九萬三○八十九萬四○八十九萬五○八十九萬六○八十九萬七○八十九萬八○八十九萬九○九十萬○九十萬一○九十萬二○九十萬三○九十萬四○九十萬五○九十萬六○九十萬七○九十萬八○九十萬九○九十一萬○九十一萬一○九十一萬二○九十一萬三○九十一萬四○九十一萬五○九十一萬六○九十一萬七○九十一萬八○九十一萬九○九十二萬○九十二萬一○九十二萬二○九十二萬三○九十二萬四○九十二萬五○九十二萬六○九十二萬七○九十二萬八○九十二萬九○九十三萬○九十三萬一○九十三萬二○九十三萬三○九十三萬四○九十三萬五○九十三萬六○九十三萬七○九十三萬八○九十三萬九○九十四萬○九十四萬一○九十四萬二○九十四萬三○九十四萬四○九十四萬五○九十四萬六○九十四萬七○九十四萬八○九十四萬九○九十五萬○九十五萬一○九十五萬二○九十五萬三○九十五萬四○九十五萬五○九十五萬六○九十五萬七○九十五萬八○九十五萬九○九十六萬○九十六萬一○九十六萬二○九十六萬三○九十六萬四○九十六萬五○九十六萬六○九十六萬七○九十六萬八○九十六萬九○九十七萬○九十七萬一○九十七萬二○九十七萬三○九十七萬四○九十七萬五○九十七萬六○九十七萬七○九十七萬八○九十七萬九○九十八萬○九十八萬一○九十八萬二○九十八萬三○九十八萬四○九十八萬五○九十八萬六○九十八萬七○九十八萬八○九十八萬九○九十九萬○九十九萬一○九十九萬二○九十九萬三○九十九萬四○九十九萬五○九十九萬六○九十九萬七○九十九萬八○九十九萬九○一百萬○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零一萬○一百零一萬一○一百零一萬二○一百零一萬三○一百零一萬四○一百零一萬五○一百零一萬六○一百零一萬七○一百零一萬八○一百零一萬九○一百零二萬○一百零二萬一○一百零二萬二○一百零二萬三○一百零二萬四○一百零二萬五○一百零二萬六○一百零二萬七○一百零二萬八○一百零二萬九○一百零三萬○一百零三萬一○一百零三萬二○一百零三萬三○一百零三萬四○一百零三萬五○一百零三萬六○一百零三萬七○一百零三萬八○一百零三萬九○一百零四萬○一百零四萬一○一百零四萬二○一百零四萬三○一百零四萬四○一百零四萬五○一百零四萬六○一百零四萬七○一百零四萬八○一百零四萬九○一百零五萬○一百零五萬一○一百零五萬二○一百零五萬三○一百零五萬四○一百零五萬五○一百零五萬六○一百零五萬七○一百零五萬八○一百零五萬九○一百零六萬○一百零六萬一○一百零六萬二○一百零六萬三○一百零六萬四○一百零六萬五○一百零六萬六○一百零六萬七○一百零六萬八○一百零六萬九○一百零七萬○一百零七萬一○一百零七萬二○一百零七萬三○一百零七萬四○一百零七萬五○一百零七萬六○一百零七萬七○一百零七萬八○一百零七萬九○一百零八萬○一百零八萬一○一百零八萬二○一百零八萬三○一百零八萬四○一百零八萬五○一百零八萬六○一百零八萬七○一百零八萬八○一百零八萬九○一百零九萬○一百零九萬一○一百零九萬二○一百零九萬三○一百零九萬四○一百零九萬五○一百零九萬六○一百零九萬七○一百零九萬八○一百零九萬九○一百一十萬○一百一十萬一○一百一十萬二○一百一十萬三○一百一十萬四○一百一十萬五○一百一十萬六○一百一十萬七○一百一十萬八○一百一十萬九○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一十一萬一○一百一十一萬二○一百一十一萬三○一百一十一萬四○一百一十一萬五○一百一十一萬六○一百一十一萬七○一百一十一萬八○一百一十一萬九○一百一十二萬○一百一十二萬一○一百一十二萬二○一百一十二萬三○一百一十二萬四○一百一十二萬五○一百一十二萬六○一百一十二萬七○一百一十二萬八○一百一十二萬九○一百一十三萬○一百一十三萬一○一百一十三萬二○一百一十三萬三○一百一十三萬四○一百一十三萬五○一百一十三萬六○一百一十三萬七○一百一十三萬八○一百一十三萬九○一百一十四萬○一百一十四萬一○一百一十四萬二○一百一十四萬三○一百一十四萬四○一百一十四萬五○一百一十四萬六○一百一十四萬七○一百一十四萬八○一百一十四萬九○一百一十五萬○一百一十五萬一○一百一十五萬二○一百一十五萬三○一百一十五萬四○一百一十五萬五○一百一十五萬六○一百一十五萬七○一百一十五萬八○一百一十五萬九○一百一十六萬○一百一十六萬一○一百一十六萬二○一百一十六萬三○一百一十六萬四○一百一十六萬五○一百一十六萬六○一百一十六萬七○一百一十六萬八○一百一十六萬九○一百一十七萬○一百一十七萬一○一百一十七萬二○一百一十七萬三○一百一十七萬四○一百一十七萬五○一百一十七萬六○一百一十七萬七○一百一十七萬八○一百一十七萬九○一百一十八萬○一百一十八萬一○一百一十八萬二○一百一十八萬三○一百一十八萬四○一百一十八萬五○一百一十八萬六○一百一十八萬七○一百一十八萬八○一百一十八萬九○一百一十九萬○一百一十九萬一○一百一十九萬二○一百一十九萬三○一百一十九萬四○一百一十九萬五○一百一十九萬六○一百一十九萬七○一百一十九萬八○一百一十九萬九○一百二十萬○一百二十萬一○一百二十萬二○一百二十萬三○一百二十萬四○一百二十萬五○一百二十萬六○一百二十萬七○一百二十萬八○一百二十萬九○一百二十一萬○一百二十一萬一○一百二十一萬二○一百二十一萬三○一百二十一萬四○一百二十一萬五○一百二十一萬六○一百二十一萬七○一百二十一萬八○一百二十一萬九○一百二十二萬○一百二十二萬一○一百二十二萬二○一百二十二萬三○一百二十二萬四○一百二十二萬五○一百二十二萬六○一百二十二萬七○一百二十二萬八○一百二十二萬九○一百二十三萬○一百二十三萬一○一百二十三萬二○一百二十三萬三○一百二十三萬四○一百二十三萬五○一百二十三萬六○一百二十三萬七○一百二十三萬八○一百二十三萬九○一百二十四萬○一百二十四萬一○一百二十四萬二○一百二十四萬三○一百二十四萬四○一百二十四萬五○一百二十四萬六○一百二十四萬七○一百二十四萬八○一百二十四萬九○一百二十五萬○一百二十五萬一○一百二十五萬二○一百二十五萬三○一百二十五萬四○一百二十五萬五○一百二十五萬六○一百二十五萬七○一百二十五萬八○一百二十五萬九○一百二十六萬○一百二十六萬一○一百二十六萬二○一百二十六萬三○一百二十六萬四○一百二十六萬五○一百二十六萬六○一百二十六萬七○一百二十六萬八○一百二十六萬九○一百二十七萬○一百二十七萬一○一百二十七萬二○一百二十七萬三○一百二十七萬四○一百二十七萬五○一百二十七萬六○一百二十七萬七○一百二十七萬八○一百二十七萬九○一百二十八萬○一百二十八萬一○一百二十八萬二○一百二十八萬三○一百二十八萬四○一百二十八萬五○一百二十八萬六○一百二十八萬七○一百二十八萬八○一百二十八萬九○一百二十九萬○一百二十九萬一○一百二十九萬二○一百二十九萬三○一百二十九萬四○一百二十九萬五○一百二十九萬六○一百二十九萬七○一百二十九萬八○一百二十九萬九○一百三十萬○一百三十萬一○一百三十萬二○一百三十萬三○一百三十萬四○一百三十萬五○一百三十萬六○一百三十萬七○一百三十萬八○一百三十萬九○一百三十一萬○一百三十一萬一○一百三十一萬二○一百三十一萬三○一百三十一萬四○一百三十一萬五○一百三十一萬六○一百三十一萬七○一百三十一萬八○一百三十一萬九○一百三十二萬○一百三十二萬一○一百三十二萬二○一百三十二萬三○一百三十二萬四○一百三十二萬五○一百三十二萬六○一百三十二萬七○一百三十二萬八○一百三十二萬九○一百三十三萬○一百三十三萬一○一百三十三萬二○一百三十三萬三○一百三十三萬四○一百三十三萬五○一百三十三萬六○一百三十三萬七○一百三十三萬八○一百三十三萬九○一百三十四萬○一百三十四萬一○一百三十四萬二○一百三十四萬三○一百三十四萬四○一百三十四萬五○一百三十四萬六○一百三十四萬七○一百三十四萬八○一百三十四萬九○一百三十五萬○一百三十五萬一○一百三十五萬二○一百三十五萬三○一百三十五萬四○一百三十五萬五○一百三十五萬六○一百三十五萬七○一百三十五萬八○一百三十五萬九○一百三十六萬○一百三十六萬一○一百三十六萬二○一百三十六萬三○一百三十六萬四○一百三十六萬五○一百三十六萬六○一百三十六萬七○一百三十六萬八○一百三十六萬九○一百三十七萬○一百三十七萬一○一百三十七萬二○一百三十七萬三○一百三十七萬四○一百三十七萬五○一百三十七萬六○一百三十七萬七○一百三十七萬八○一百三十七萬九○一百三十八萬○一百三十八萬一○一百三十八萬二○一百三十八萬三○一百三十八萬四○一百三十八萬五○一百三十八萬六○一百三十八萬七○一百三十八萬八○一百三十八萬九○一百三十九萬○一百三十九萬一○一百三十九萬二○一百三十九萬三○一百三十九萬四○一百三十九萬五○一百三十九萬六○一百三十九萬七○一百三十九萬八○一百三十九萬九○一百四十萬○一百四十萬一○一百四十萬二○一百四十萬三○一百四十萬四○一百四十萬五○一百四十萬六○一百四十萬七○一百四十萬八○一百四十萬九○一百四十一萬○一百四十一萬一○一百四十一萬二○一百四十一萬三○一百四十一萬四○一百四十一萬五○一百四十一萬六○一百四十一萬七○一百四十一萬八○一百四十一萬九○一百四十二萬○一百四十二萬一○一百四十二萬二○一百四十二萬三○一百四十二萬四○一百四十二萬五○一百四十二萬六○一百四十二萬七○一百四十二萬八○一百四十二萬九○一百四十三萬○一百四十三萬一○一百四十三萬二○一百四十三萬三○一百四十三萬四○一百四十三萬五○一百四十三萬六○一百四十三萬七○一百四十三萬八○一百四十三萬九○一百四十四萬○一百四十四萬一○一百四十四萬二○一百四十四萬三○一百四十四萬四○一百四十四萬五○一百四十四萬六○一百四十四萬七○一百四十四萬八○一百四十四萬九○一百四十五萬○一百四十五萬一○一百四十五萬二○一百四十五萬三○一百四十五萬四○一百四十五萬五○一百四十五萬六○一百四十五萬七○一百四十五萬八○一百四十五萬九○一百四十六萬○一百四十六萬一○一百四十六萬二○一百四十六萬三○一百四十六萬四○一百四十六萬五○一百四十六萬六○一百四十六萬七○一百四十六萬八○一百四十六萬九○一百四十七萬○一百四十七萬一○一百四十七萬二○一百四十七萬三○一百四十七萬四○一百四十七萬五○一百四十七萬六○一百四十七萬七○一百四十七萬八○一百四十七萬九○一百四十八萬○一百四十八萬一○一百四十八萬二○一百四十八萬三○一百四十八萬四○一百四十八萬五○一百四十八萬六○一百四十八萬七○一百四十八萬八○一百四十八萬九○一百四十九萬○一百四十九萬一○一百四十九萬二○一百四十九萬三○一百四十九萬四○一百四十九萬五○一百四十九萬六○一百四十九萬七○一百四十九萬八○一百四十九萬九○一百五十萬○一百五十萬一○一百五十萬二○一百五十萬三○一百五十萬四○一百五十萬五○一百五十萬六○一百五十萬七○一百五十萬八○一百五十萬九○一百五十一萬○一百五十一萬一○一百五十一萬二○一百五十一萬三○一百五十一萬四○一百五十一萬五○一百五十一萬六○一百五十一萬七○一百五十一萬八○一百五十一萬九○一百五十二萬○一百五十二萬一○一百五十二萬二○一百五十二萬三○一百五十二萬四○一百五十二萬五○一百五十二萬六○一百五十二萬七○一百五十二萬八○一百五十二萬九○一百五十三萬○一百五十三萬一○一百五十三萬二○一百五十三萬三○一百五十三萬四○一百五十三萬五○一百五十三萬六○一百五十三萬七○一百五十三萬八○一百五十三萬九○一百五十四萬○一百五十四萬一○一百五十四萬二○一百五十四萬三○一百五十四萬四○一百五十四萬五○一百五十四萬六○一百五十四萬七○一百五十四萬八○一百五十四萬九○一百五十五萬○一百五十五萬一○一百五十五萬二○一百五十五萬三○一百五十五萬四○一百五十五萬五○一百五十五萬六○一百五十五萬七○一百五十五萬八○一百五十五萬九○一百五十六萬○一百五十六萬一○一百五十六萬二○一百五十六萬三○一百五十六萬四○一百五十六萬五○一百五十六萬六○一百五十六萬七○一百五十六萬八○一百五十六萬九○一百五十七萬○一百五十七萬一○一百五十七萬二○一百五十七萬三○一百五十七萬四○一百五十七萬五○一百五十七萬六○一百五十七萬七○一百五十七萬八○一百五十七萬九○一百五十八萬○一百五十八萬一○一百五十八萬二○一百五十八萬三○一百五十八萬四○一百五十八萬五○一百五十八萬六○一百五十八萬七○一百五十八萬八○一百五十八萬九○一百五十九萬○一百五十九萬一○一百五十九萬二○一百五十九萬三○一百五十九萬四○一百五十九萬五○一百五十九萬六○一百五十九萬七○一百五十九萬八○一百五十九萬九○一百六十萬○一百六十萬一○一百六十萬二○一百六十萬三○一百六十萬四○一百六十萬五○一百六十萬六○一百六十萬七○一百六十萬八○一百六十萬九○一百六十一萬○一百六十一萬一○一百六十一萬二○一百六十一萬三○一百六十一萬四○一百六十一萬五○一百六十一萬六○一百六十一萬七○一百六十一萬八○一百六十一萬九○一百六十二萬○一百六十二萬一○一百六十二萬二○一百六十二萬三○一百六十二萬四○一百六十二萬五○一百六十二萬六○一百六十二萬七○一百六十二萬八○一百六十二萬九○一百六十三萬○一百六十三萬一○一百六十三萬二○一百六十三萬三○一百六十三萬四○一百六十三萬五○一百六十三萬六○一百六十三萬七○一百六十三萬八○一百六十三萬九○一百六十四萬○一百六十四萬一○一百六十四萬二○一百六十四萬三○一百六十四萬四○一百六十四萬五○一百六十四萬六○一百六十四萬七○一百六十四萬八○一百六十四萬九○一百六十五萬○一百六十五萬一○一百六十五萬二○一百六十五萬三○一百六十五萬四○一百六十五萬五○一百六十五萬六○一百六十五萬七○一百六十五萬八○一百六十五萬九○一百六十六萬○一百六十六萬一○一百六十六萬二○一百六十六萬三○一百六十六萬四○一百六十六萬五○一百六十六萬六○一百六十六萬七○一百六十六萬八○一百六十六萬九○一百六十七萬○一百六十七萬一○一百六十七萬二○一百六十七萬三○一百六十七萬四○一百六十七萬五○一百六十七萬六○一百六十七萬七○一百六十七萬八○一百六十七萬九○一百六十八萬○一百六十八萬一○一百六十八萬二○一百六十八萬三○一百六十八萬四○一百六十八萬五○一百六十八萬六○一百六十八萬七○一百六十八萬八○一百六十八萬九○一百六十九萬○一百六十九萬一○一百六十九萬二○一百六十九萬三○一百六十九萬四○一百六十九萬五○一百六十九萬六○一百六十九萬七○一百六十九萬八○一百六十九萬九○一百七十萬○一百七十萬一○一百七十萬二○一百七十萬三○一百七十萬四○一百七十萬五○一百七十萬六○一百七十萬七○一百七十萬八○一百七十萬九○一百七十一萬○一百七十一萬一○一百七十一萬二○一百七十一萬三○一百七十一萬四○一百七十一萬五○一百七十一萬六○一百七十一萬七○一百七十一萬八○一百七十一萬九○一百七十二萬○一百七十二萬一○一百七十二萬二○一百七十二萬三○一百七十二萬四○一百七十二萬五○一百七十二萬六○一百七十二萬七○一百七十二萬八○一百七十二萬九○一百七十三萬○一百七十三萬一○一百七十三萬二○一百七十三萬三○一百七十三萬四○一百七十三萬五○一百七十三萬六○一百七十三萬七○一百七十三萬八○一百七十三萬九○一百七十四萬○一百七十四萬一○一百七十四萬二○一百七十四萬三○一百七十四萬四○一百七十四萬五○一百七十四萬六○一百七十四萬七○一百七十四萬八○一百七十四萬九○一百七十五萬○一百七十五萬一○一百七十五萬二○一百七十五萬三○一百七十五萬四○一百七十五萬五○一百七十五萬六○一百七十五萬七○一百七十五萬八○一百七十五萬九○一百七十六萬○一百七十六萬一○一百七十六萬二○一百七十六萬三○一百七十六萬四○一百七十六萬五○一百七十六萬六○一百七十六萬七○一百七十六萬八○一百七十六萬九○一百七十七萬○一百七十七萬一○一百七十七萬二○一百七十七萬三○一百七十七萬四○一百七十七萬五○一百七十七萬六○一百七十七萬七○一百七十七萬八○一百七十七萬九○一百七十八萬○一百七十八萬一○一百七十八萬二○一百七十八萬三○一百七十八萬四○一百七十八萬五○一百七十八萬六○一百七十八萬七○一百七十八萬八○一百七十八萬九○一百七十九萬○一百七十九萬一○一百七十九萬二○一百七十九萬三○一百七十九萬四○一百七十九萬五○一百七十九萬六○一百七十九萬七○一百七十九萬八○一百七十九萬九○一百八十萬○一百八十萬一○一百八十萬二○一百八十萬三○一百八十萬四○一百八十萬五○一百八十萬六○一百八十萬七○一百八十萬八○一百八十萬九○一百八十一萬○一百八十一萬一○一百八十一萬二○一百八十一萬三○一百八十一萬四○一百八十一萬五○一百八十一萬六○一百八十一萬七○一百八十一萬八○一百八十一萬九○一百八十二萬○一百八十二萬一○一百八十二萬二○一百八十二萬三○一百八十二萬四○一百八十二萬五○一百八十二萬六○一百八十二萬七○一百八十二萬八○一百八十二萬九○一百八十三萬○一百八十三萬一○一百八十三萬二○一百八十三萬三○一百八十三萬四○一百八十三萬五○一百八十三萬六○一百八十三萬七○一百八十三萬八○一百八十三萬九○一百八十四萬○一百八十四萬一○一百八十四萬二○一百八十四萬三○一百八十四萬四○一百八十四萬五○一百八十四萬六○一百八十四萬七○一百八十四萬八○一百八十四萬九○一百八十五萬○一百八十五萬一○一百八十五萬二○一百八十五萬三○一百八十五萬四○一百八十五萬五○一百八十五萬六○一百八十五萬七○一百八十五萬八○一百八十五萬九○一百八十六萬○一百八十六萬一○一百八十六萬二○一百八十六萬三○一百八十六萬四○一百八十六萬五○一百八十六萬六○一百八十六萬七○一百八十六萬八○一百八十六萬九○一百八十七萬○一百八十七萬一○一百八十七萬二○一百八十七萬三○一百八十七萬四○一百八十七萬五○一百八十七萬六○一百八十七萬七○一百八十七萬八○一百八十七萬九○一百八十八萬○一百八十八萬一○一百八十八萬二○一百八十八萬三○一百八十八萬四○一百八十八萬五○一百八十八萬六○一百八十八萬七○一百八十八萬八○一百八十八萬九○一百八十九萬○一百八十九萬一○一百八十九萬二○一百八十九萬三○一百八十九萬四○一百八十九萬五○一百八十九萬六○一百八十九萬七○一百八十九萬八○一百八十九萬九○一百九十萬○一百九十萬一○一百九十萬二○一百九十萬三○一百九十萬四○一百九十萬五○一百九十萬六○一百九十萬七○一百九十萬八○一百九十萬九○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一萬一○一百九十一萬二○一百九

君子恥聞亭曰柏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姪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勸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為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限。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十二。李陽。趙人。魏廷昌末為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為沙門。陽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實以鬼教誘毀佛法。陽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異學妄為毀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為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場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為疵謗矣。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仕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

詭譎。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譏訶。淫蕩。有尼有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瘦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為其配坐而已。詳書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陰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尙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淫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陽街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達虛其罪。故又廣引財事乞食。資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勅。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街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微於府。致使淨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仍曲士之沈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廣弘明集卷第七

大東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陀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簡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愠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吞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潔絕俗。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抗儒士。非開釋化。禮崩樂壞。未視浮

○奕二○(十二)一○(魏)十李○(流)二分○(紀)二解○(十三)一○(化)二上○(況)二說○(淫)二諸○
 亦二之○(忘)二亡○(忘)二志○(十四)一○(故)二啓○(食)二會○(勸)二勸○(勸)二勸○(廣)二析○
 俞二敘○(大)唐西明寺沙門唐終南山○(道)宣撰○(氏)○(道)宣撰○(道)宣撰○(叙)列○(來)四十七字一
 ○(琳)十○(范)微一高有文○(十五)二梁○(武)十○(帝)○(道)宣撰○(黃)二并○(道)宣撰○(若)二黃○
 散二○(抗)二坑○

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恒增貪競以害人。未顯厥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尙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人絹。謝安平百萬賊慨然改容。能仁捨四有。謠遣如涕唾。斯實錄也。沉復捨身受。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誠八微之毒蛇。衣蓋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

梟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饒與唐虞。稭秀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誡清濁兩分。全憫以昏兇。都掩諸髣髴。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慾蔬食。僧則祠林義窟。自行蠅黠足可投。卑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恆務。故魯之儒行惟孔一人。濫吹竊服時惟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灰灰而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而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踰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粒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自毫相中無量功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

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等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閻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
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
分辯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
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
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
姦侶。爲不迷惑者。斯是謬言。誠非所解。非避
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
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
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辭。又引涅槃。開王。皆父耆婆叙狀。佛以理

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
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
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_田必起
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_田追悔慚
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
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
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
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
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
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日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虜虜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塞，徵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姪。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僧

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僧比明
堂宗祏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懷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魯泉布買天堂五
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
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
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
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
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
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
稅也。十曰。法席聚會耶謀變遁。稱意贈金毀

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令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田掛旛蓋於長利。田徹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田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施則等東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陟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非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④和=都⑤凶⑥歸=帝⑦微=微⑧盞=鉢⑨偶=期⑩掩=征⑪慾=欲⑫卑=俾⑬豺=猋⑭路=遠⑮地=施⑯部=沛⑰辯=辨⑱齊=濟⑲[齊]一⑳引=云㉑必=心㉒道=渠㉓廣=黃㉔廣=夏㉕祐=祀㉖日十(口)㉗泉=吊㉘掛=挂㉙做=放㉚噴=噴
 ㉛祝=祝㉜

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應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寶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於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出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卽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磚瓦成日為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水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卽為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官僧輸課免丁當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減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減佛法
勸不平等等是減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楊都治城寺

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壽論云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途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汴國劉瓛而卓越不群在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當儆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何閭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云十(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社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應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寶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於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出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尙頌。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眞。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傳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代齊。不入周。仕通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矣。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齒壯之僧。嬖嬖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子。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達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末之有也。請依前條等。老子至聖。尙調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降。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然。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慾無爲。以事討論。釋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於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經之。以法懲効。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奕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上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述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諸僧福用。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升沈之義。天判。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自日升。如是是非。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塔。小寺百價。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盡用消胡氣。漢句之問。字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兇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禍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亮放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日。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緇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達犯。此是。餘則鄙罵惡類。斷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九明隱農安匠市鄙。處中國富民饒者。

①二十五第二十五唐②唐③泥二范④八入人⑤代二伐⑥仕二士⑦諒二涼⑧恐二欲⑨因二四⑩是十乃⑪非⑫或六二六或⑬大⑭又二入⑮二一⑯僧二增⑰用二田⑱是十乃⑲非⑳富十者㉑少十者㉒近二近㉓二二半㉔旅二依㉕二二滿㉖二二滿㉗二二滿㉘二二滿㉙二二滿㉚二二滿㉛二二滿㉜二二滿㉝二二滿㉞二二滿㉟二二滿㊱二二滿㊲二二滿㊳二二滿㊴二二滿㊵二二滿㊶二二滿㊷二二滿㊸二二滿㊹二二滿㊺二二滿

十明帝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

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

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賜諸州寺塔至九

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爾大直奏事怕殺

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

不合擊鍾又言佛法妖僞勸示蕭瑀瑀曰

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已來不

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

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

爲高誠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

寺者斯惘惘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託

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誣無

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

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

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

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

時鑾祀相仍即目義不濫聽弘爲此傳又可

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

哉淨識一從汚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詳與亡太平隨類詳焉

檢唐臨夏報記云云太史令傳奕自武德

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

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誼善後傅誼俱

受官仁鈞先亡薛誼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

泥人隨問誰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府憑

長命夢又在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問佛

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傳

奕生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

州作泥人矣長命且入殿庭見薛誼說所夢

蹟又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嘆歎之賦

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

人者謂泥塑中人也泥塑即地獄之別名矣

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

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廣弘明集卷第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魏太武 大集道俗

廢立二教議 周武 二教論 釋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濬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

尙在幼冲資政所出惟恃台輔時司徒崔浩

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

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

道援帝老還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

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

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

浩從焉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

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

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常與蓋

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

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

乃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

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

於武勇摧浩邪謀和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

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

識信爲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識記沙門之徒

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齊政化布

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

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

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

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

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

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

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是師之見敬

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是攝政或見危

遂密議於帝見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

及又兄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

可不猜耶帝初不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

祖云太子無事又問官官咸云太子仁孝

托見幽辱帝乃出兄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

信之便幽死是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

於朝廷也列時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

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

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

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

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隙大家宰普國公

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

①是②夢又③又夢④夢又⑤夢又⑥夢又⑦夢又⑧夢又⑨夢又⑩夢又⑪夢又⑫夢又⑬夢又⑭夢又⑮夢又⑯夢又⑰夢又⑱夢又⑲夢又⑳夢又㉑夢又㉒夢又㉓夢又㉔夢又㉕夢又㉖夢又㉗夢又㉘夢又㉙夢又㉚夢又㉛夢又㉜夢又㉝夢又㉞夢又㉟夢又㊱夢又㊲夢又㊳夢又㊴夢又㊵夢又㊶夢又㊷夢又㊸夢又㊹夢又㊺夢又㊻夢又㊼夢又㊽夢又㊾夢又㊿

召護入內。親白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讒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詔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稱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讖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寶謫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寶曆商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候得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懷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舛。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導。佛教後來朕意不立。會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辯其真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

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覽上論。以爲傷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焚燒。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教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疑。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

二教論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爲教主第三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典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明典真僞第十
教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二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糾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置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聲譽滋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

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墮摩尼於胎藏。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聖風。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彌劫。奚可偵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闢。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教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謾。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事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詰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者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所)一○ ○錄二錄○ ○辯二辨○ ○(至)一○ ○初二○ ○論十(十二篇)夾注○ ○(沙門)一○ ○(歸宗)一○ ○七十
四字一○ ○典二異○ ○底二道○ ○指二指○ ○故二慈○ ○昇二升○ ○(之)一○ ○純二淳○ ○儒十(家)
○

易曰。先王以明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敎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請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攢繁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

辯善惡之昇沈。暨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通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虛。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

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敎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敎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敎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敎。此蓋悠悠之所未。未暨其本矣。敎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敎之所詮。敎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敎寧得異。案不期魚蹄不爲鬼。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還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宜尼又所未言。可謂膽之似。審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互繁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誠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覺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狃犬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較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問曰。先生溘濁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僕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陰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貶。是子長之論。疑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甚弊。傷道所過極。刑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繁於儒道。儒道既繁。聖敎不興。何王莽之尙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問。老子之敎。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

①更一度 ②請二論 ③惟二唯 ④下同 ⑤說二益 ⑥辯二辨 ⑦惠二慧 ⑧則十(使) ⑨班二班 ⑩儒二儒 ⑪世二世 ⑫三十一 ⑬世二大 ⑭世二形 ⑮擬二擬

仙異涅槃第五

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衰哉不知。繕續前成。生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寡慾優在得於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緒續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悟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

孔老非佛第七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中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

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證明。其然否者。昔商軍大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學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地中四
懸如天地。異過褒嶽。

郭景純注云。卽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斑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認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竊起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還數聞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時又修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蜩角之論未足以概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之徵取其徵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惟四藏瞻博二諦並陳

①仙=先 ②籍=藉 ③* ④伏=头 ⑤〔哉〕=一 ⑥寂=曠 ⑦慾=欲 ⑧答十(口) ⑨旨=指 ⑩技=伎
 ⑪* ⑫中=王 ⑬滿=他 ⑭論=澤 ⑮〔難〕=一 ⑯必=心 ⑰必有二不 ⑱泥=溺 ⑲典=與 ⑳明二
 名 ㉑〔者〕=一 ㉒大=太 ㉓識=聞 ㉔〔又問…知〕上九字一 ㉕善十(因) ㉖大=太 ㉗聖十(人) ㉘
 ㉙日十(丘) ㉚升二界 ㉛府二符 ㉜直二今 ㉝一又 ㉞班二班 ㉟說=詔 ㊱嘉二哲

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經云。服法。老氏之心。黃巾。張氏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

答曰。聖道虛寂。應無方。無方之應。返彼群品。器量有淺深。威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砂大略有二。

八相威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義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後為大蛇所噓。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楊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

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夷信向之。朝廷不能討。

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降。閣閣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還舊。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張魯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

革未聞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雖凡。意便與世。貧者遺之。至死不復。貧利無遠莫過此。又其方術。獨不許。乃有扣頭為天鼓。明神為醮。泉馬屎為寶。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末。為縣令所害。子衡奔出。無所。畏負前議之譏。乃假設神方。以表靈化之迹。生靈足信。石難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石。米山。此其共也。

或令氣釋罪 安世黃書。見續編。乃開命門。抱真人。服死。生逆。其共也。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流漢末。孫恩求仙。或章書伐德。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狂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傳。太極章。右佩是吾。指日則停。或制民輸課。經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禮社。或言軍將吏兵。都無敢戒之義。

或苦妄度厄 蓋廣濟者。事起服。或王公。朝省。去打。與。或輕作凶佞 造黃神。就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持殺鬼。人。觀。世情。不。除。陰。謀。懷。凶。邪。之。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事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開猷。詎希方

①葉服一禁服 ②迦一第 ③振一衆 ④品一器 ⑤征一正 ⑥義一機 ⑦〔稱〕一 ⑧為一結 ⑨斗一升 ⑩氏一民 ⑪〔之〕一 ⑫進一迎 ⑬學十〔屍〕 ⑭民十〔之〕 ⑮英十〔過〕 ⑯兒一吹 ⑰龍一週 ⑱京一廣 ⑲伐二代 ⑳席一席 ㉑絲一彩 ㉒戒一誠 ㉓片一攝 ㉔柳一 ㉕〔有〕一 ㉖朝一則 ㉗帆一取 ㉘事一普

駕三張符錄。詭託老言招探謁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麗。施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惟貶鄙者。

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與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錄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厭名言。超絕有無。迴瞻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為彼。九州遠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嶽。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豫經。論之始。

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說惑生民敗傷王教。異俗擾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三兩經實談為真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禁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答。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掘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鳥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難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張魯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徵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洗洗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經數萬字。數十周。智

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量。八音部秩其數無邊。十二該之聲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髮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堅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羣。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

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經習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髮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堅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羣。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髮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堅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羣。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

錄一錄二錄三錄四錄五錄六錄七錄八錄九錄十錄十一錄十二錄十三錄十四錄十五錄十六錄十七錄十八錄十九錄二十錄二十一錄二十二錄二十三錄二十四錄二十五錄二十六錄二十七錄二十八錄二十九錄三十錄三十一錄三十二錄三十三錄三十四錄三十五錄三十六錄三十七錄三十八錄三十九錄四十錄四十一錄四十二錄四十三錄四十四錄四十五錄四十六錄四十七錄四十八錄四十九錄五十錄五十一錄五十二錄五十三錄五十四錄五十五錄五十六錄五十七錄五十八錄五十九錄六十錄六十一錄六十二錄六十三錄六十四錄六十五錄六十六錄六十七錄六十八錄六十九錄七十錄七十一錄七十二錄七十三錄七十四錄七十五錄七十六錄七十七錄七十八錄七十九錄八十錄八十一錄八十二錄八十三錄八十四錄八十五錄八十六錄八十七錄八十八錄八十九錄九十錄九十一錄九十二錄九十三錄九十四錄九十五錄九十六錄九十七錄九十八錄九十九錄一百

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
之所不知信矣。吾嘗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
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鈞弋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
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天分十二野極
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遠過去，辯略未
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明，演大哀之洪
慈，上極聖人下及螻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
也。若乃道包異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
徒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之旨，存有
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迴照，莊王因親夜
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晉莊
公七年歲次甲午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
年也。莊王別傳曰：主遂即易常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也。
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
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前云出胎
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安
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曆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
共蓋來忠用佛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
日也。又依什法師年記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
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
王十年歲次甲午成佛。莊王十五年歲次甲申滅度。至今
一千五百五年。良謂達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
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賸東近道暢
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燿登人斯草
假，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
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
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
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剝落，而
削髮毀容事在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
嗜慾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

界。豈留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
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
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
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
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
國士，惟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
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
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識介之惡，歷劫不
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
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
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
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
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
積善必有余慶，積惡必有余殃。而商臣肆惡
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
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強，斯皆善惡無徵
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躋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
報者，天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
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
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
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貴罰。三報之
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
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
前報已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
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
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訓於往昔，今之

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
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爲穆，名實之差
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
曰：難業故難受。如歌利王之刑，屢提，現被露
露，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
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
爲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
緣發善業，多殺而致得，或有善緣發惡業，多
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
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
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
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
也。稻因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
成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
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
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
招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微通人，向味
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
生，斷見也。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
也。苦樂皆天所爲，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
得。無因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
報，迭代而兩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
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
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山
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虛
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又廣博之
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
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
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

①約代一鈞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約代一鈞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也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信經希詳軒。語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情。人無正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

於是童子慨然而怒曰。僕聞釋典冲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遠。豈器象所該。故染瀆風流者。脫形格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嚴鄭等述。忽榮譽去嗜。愆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滅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貲。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殉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軍。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觀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視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麟介之物。不達阜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深物我斯貫。辯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所寂。故般若曰。色卽薩婆若。薩婆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

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勝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敷。雷淳風遐被。振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嘉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魁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孺疾。回也困。而舉世推爲。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指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嚴節。蓋髮膚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嚮。而沙門視之如糞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探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定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觀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獨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醴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

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喟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茅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匹。觀真宰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覩。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遠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醴醴總括九流。信與駭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廣弘明集卷第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五

笑道論其文廣抄

臣等啓。奉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達宗則意悟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已。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

①諸二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諸二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諸二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諸二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禁怪力背衰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役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儉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擾攘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宜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一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謹啓。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府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年號差舛二。元爲天人三。結士爲人四。五佛並出五。五練生尸六。觀音侍老七。佛西法陰八。笑道論卷中

日經不同九。崑崙飛浮十。法道立官十一。稱南無佛十二。鳥跡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日月普集十五。大上尊貴十六。五穀命鑿十七。老子所佛十八。勅使撰錄十九。事邪求道二十。邪氣亂政二十一。誠木枯死二十二。笑道論卷下

北方禮始二十三。害親求道二十四。延年符二十五。精與劫齊二十六。隨劫生死二十七。服丹金色二十八。改佛爲道二十九。儉佛因果三十。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五億重天三十二。出入威儀三十三。道士奉佛三十四。道士合氣三十五。諸子道書三十六。造立天地一

一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嘉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髮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提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煮而不熱。老君大曠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豹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真要父母。

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共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懸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二年號差舛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郭叔子。既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九
①二二〇三 ②(謹啓大) ③(笑道六) ④二百三十八字 ⑤元二氣 ⑥(胡) ⑦(王) ⑧(二) ⑨(一) ⑩(十) ⑪(十) ⑫(十) ⑬(十) ⑭(十) ⑮(十) ⑯(十) ⑰(十) ⑱(十) ⑲(十) ⑳(十) ㉑(十) ㉒(十) ㉓(十) ㉔(十) ㉕(十) ㉖(十) ㉗(十) ㉘(十) ㉙(十) ㉚(十) ㉛(十) ㉜(十) ㉝(十) ㉞(十) ㉟(十) ㊱(十) ㊲(十) ㊳(十) ㊴(十) ㊵(十) ㊶(十) ㊷(十) ㊸(十) ㊹(十) ㊺(十) ㊻(十) ㊼(十) ㊽(十) ㊾(十) ㊿(十)

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已怪尋。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

又案靈寶罪目根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元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昇天惡者入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黜。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

四結土爲人者。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眞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於

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愴秦夷羌五
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眞之氣而得爲人也
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元始

聖五明五佛並興者。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闕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

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老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曰。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彌寶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

度之靈化生李雷氏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椹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

①已怪二前②令二今③伏二欠④〔三〕一⑤元二氣⑥者二三⑦宮十(明)⑧玉二王⑨宇二宇⑩大二天⑪根二報⑫元二交⑬以二何⑭乎二悉⑮本二才⑯動二勤⑰〔四〕一⑱者二四⑲太二大⑳〔五明〕一㉑興者二出五㉒誦二請㉓〔妻〕一㉔老二者㉕〔乃〕十化㉖氏十(女)

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

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

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尹喜推老

子爲師也。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

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佛。推

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

冰經皆言。老子化闢寶身自爲佛。廣說品憤

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即秦

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

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惟我爲尊。三界

皆苦何可樂者。尋闢寶一國乃有五佛俱出。

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闢寶者。三

老子之妻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

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

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

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

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惟二卷

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今。但

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

可。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稱誠有

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

佛惑之其矣。如父爲道士。豈以道人子爲道

而更生矣

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大水三宮九府九宮

一百二十贊。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

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

尺繪。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

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

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

後穿塚而出也。耳目所知。何爲靈驗是已來。

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

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塚。亦有穴開焉。非道

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

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

布。或似服肥通身被之。儉佛僧袈裟法

服之相。其服黃帳。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加

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

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

重推前。天真阜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

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

蜀記云。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

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

日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

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

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陽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

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

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

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

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

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

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

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

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

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也。佛會持

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

人獨坐。以女人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所

制也

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

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

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

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

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

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

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

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

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陽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

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

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

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

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

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

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

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

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

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也。佛會持

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

人獨坐。以女人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所

制也

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

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

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

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

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

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

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

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

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紆紆。全無指的。又云。道

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

此形骸。而與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

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

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啻可妄乎

⑨九字前行宋本元本俱有笑道論卷中五字，明本有目徑不同九五字，〔九日月周經者〕一論 ⑩四一西一合 ⑪肅一令一合 ⑫崑十〔崑〕
 合* ⑬各二角一合 ⑭〔十〕一論 ⑮者二十論 ⑯億十〔萬萬〕一合 ⑰大二太一合 ⑱所中一合，火一合 ⑲駭一駭一合 ⑳〔十一〕一論
 ㉑天宮一立論 ㉒者二十一論 ㉓花一包一合 ㉔支一狀一合 ㉕罔一罔一合 ㉖〔十二〕一論 ㉗者二十二論 ㉘老十〔子〕一
 年十〔教〕一合 ㉙十二一合 ㉚胡一梵一合* ㉛〔十三〕一論 ㉜者二十三論 ㉝核一從一合 ㉞森一樓一合 ㉟〔十四〕一論 ㊱
 者三十四論 ㊲以十〔道〕一合 ㊳午二千合，千論 ㊴〔一〕一論 ㊵〔佛〕一合 ㊶號一鶴一合 ㊷〔是〕一論 ㊸〔之〕一論

遺尋耶。不知壽是。何長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普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普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災。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千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尙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不來者。理其然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烟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

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嘉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尊

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

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爲列命之鑿者。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來天生五穀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列命之鑿。吳五穀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列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化作彌寶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

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請。啓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

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以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蛇噴。而注曰。日昇天。漢書。劉安伏鐵。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而入。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勸聖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勸聖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聖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懷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賜地

時當還。懷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賜地

何長十(壽)①何長長河②③(十五)一(壽)④者二十五⑤災二文⑥崑二昆⑦一萬⑧今十(所)⑨其二在⑩(十六)一⑪大二太⑫者二十六⑬玉三王⑭義二義⑮帝十(天帝)⑯作十(立)⑰大二太⑱重二重⑲(十七)一⑳爲列命之鑿者二命鑿十七⑳古十(之)㉑古十(世)㉒老二老㉓(之)一㉔二二㉕太清二入太清之㉖斗二升之㉗章斗之㉘耳二也㉙(十八)一㉚者二十八㉛老十(子)㉜請啓二啓請㉝崑十(收)㉞行二修㉟陵十(被)㊱而注二注而㊲劉二鄧㊳入十(者)㊴使二便㊵(十九)一㊶勸十(使)㊷遣使者二十九㊸落二洛㊹

顯

臣笑曰。案釋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道。釋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勅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勅佛爲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踴地而瞋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昇。大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誡符錄。置五嶽位設酒。脯再拜。

臣笑曰。觀身大誠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

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電。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交兵。都無戒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良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亂政者。化胡經佛與胡城。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効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尙尙。背本趣末。辭言迂蕩。不合妙法。飾影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

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

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顛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天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以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兩血山崩。饑荒荐集。更有榮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覺乃庸疎。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爲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是。此通。則可笑殺人。

二十二。樹木開誠。枯死而復生者。老子百八十戒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

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惡憎者。癩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有玄女。身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五十五合。友吞。臣笑曰。三元大誠云。天尊說十誠。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誠云。不得懷惡心。聞誠生。誘得罪。今樹木無情。不虛獲罪。起誘。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

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赤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驅驅泥中懸頭著挂。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淫同笑。又案漢姪好。帝疑其誑。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誑。如其無知。誑之何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尙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服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二十三。起禮北方爲始者。依十誠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

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量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誠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二十四。害親求道者。老子消水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

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

王三三 二十以酒脯 一 者二十 昇升 大天 誠二成 錄二錄 十(云) 何十(佛經) 吏 戒二誠 良二第 天二失 二十 者二十一 十(云) 何十(佛經) 辭言二言辭 理二理 以二已 格二格 二十二樹木開誠二戒木 道士(命)十九字 誠二衣 玄二赤 身二足 五十二十五 生誘不信生誘皆 亦二誠 誠二誠 淫二淫 誑二誑 二字前行宋本元本俱有笑道論卷下五字 二十三起禮北方爲始者 北方禮始二十三 不十(從) 大二太 二十四 者二十四

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實。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准的。

三十儉佛。經因果者。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另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闕質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

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差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真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冲天飲水證道。開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

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曰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日並注見在。

臣笑曰。修靜宋明時人。太始七年因勅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脈。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出。

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

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

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真爲一元。

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

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

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

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

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

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平。

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

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

起。愕然大怪。

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士執

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

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難木。長九

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

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

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勿自顧。

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

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灌鉢。野

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帔法。長三丈

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

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

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

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

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

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曇

花。願燒梅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

①實一實實 ②藏二藏 ③(三十)一 ④(經)一 ⑤者二三十 ⑥衆二衆 ⑦真二聖 ⑧列二列 ⑨天十(或三十三天) ⑩大二太 ⑪(三十一)一 ⑫者二三十一 ⑬一三二 ⑭在二在 ⑮則十(帝) ⑯以書二書 ⑰二升 ⑱(三十二)一 ⑲五二千 ⑳者二三十二 ㉑(三十三)一 ㉒儀式二威儀 ㉓況二節 ㉔續二續 ㉕二二 ㉖針二孟 ㉗(三十四)一 ㉘者二三十四 ㉙胡十(經) ㉚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誠云。道學當念。遊大流景宮禮佛。

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生死大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殷太

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爲聖也。化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并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氣法。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爾展得度世。不嫌。姑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

教夫易婦惟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臣笑曰。道士所上經曰。陸修靜日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日中本無諸子。今乃剩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己之有善。虛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

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句踐。君臣因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味乎。又蓋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稱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厭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誑乎。又說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數論見本止有二十四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論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廣弘明集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觀詔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詔事

釋惠遠

周祖巡難請開佛法事

任道林

周祖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

王明廣

①誠二戒②大十(梵)③[玄]一④古二故⑤李二李⑥齊二齊⑦以二已⑧(三十五)一⑨法二三十五⑩日二口⑪凡二二⑫始二如⑬詳二詳⑭(三十六)一⑮(爲)一⑯者二三⑰(證)一⑱並十(不)⑲黃二泉⑳月二臣㉑刺二樂㉒班二班㉓變十(化而自免乎)㉔史二史㉕愛二投㉖(稱)一㉗誼十(之)㉘(誼)㉙[說]一㉚未二未㉛辯二辨㉜[周祖廣]五十四字一㉝詔十(十)㉞* ㉟廢二廢㊱事十(十一)㊲惠二慧㊳事十(十二)㊴事十(十三)㊵明廣二廣明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觀觀

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會議攸同咸遵釋教。帝頃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間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苞空有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遽遠。淳離模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藏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嶠。守頑陋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彭亨諂諂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翦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遺。帝曰。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思熱也。云云。

周祖平齊僧叙廢立抗拒事

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

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敷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勸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開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

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閻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疏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名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滅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湯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瘡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

①周祖... ②十七字... ③(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先並廢二氏今更興道法)十九字... ④內十(外)⑤⑥卷二包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罰無薩僧用開佛法。不久帝崩。國運移。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問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勅勸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開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方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

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意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微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哲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慈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

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廢。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

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遠要行。儼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己。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護利。拾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除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

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與。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崇儒戰遂至滅身。句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

①文二左②(周高)③十一字二④(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⑤十二字⑥事十(十二)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垂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遠。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閑。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懷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閉有。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通。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燕雀離翔。詎羨

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遠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小。是則小小大異於同。大大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然。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常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皇不言成軌。木石有無。任得存。雁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

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廣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郗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己大爲利益。仍設食訖。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許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詔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與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懇。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共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於其日。殿殿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各銓一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

①止二正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理注。汪冲深莫測。道宗潔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官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神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拔讀。掌禮上士託。跋行恭泰等。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懷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崇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廣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至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願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豈言全不。扶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訓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訓。雖則庸。臣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舜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尙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遠。詔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降。唐虞豈爲業於僧坊。玄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教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耕。蓋爲代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其交報之祐。故會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共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財物。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

國。諸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寺稱平延。爲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嫁。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詭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語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北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驅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母。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巨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死。豈勝不言。昔唐虞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理推冥運。察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奈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逼害。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攘災。事多非一。更謝餘

汪冲深莫測。道宗潔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官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神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拔讀。掌禮上士託。跋行恭泰等。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懷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崇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廣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至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願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豈言全不。扶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訓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訓。雖則庸。臣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舜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尙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遠。詔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降。唐虞豈爲業於僧坊。玄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教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耕。蓋爲代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其交報之祐。故會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共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財物。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

國。諸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寺稱平延。爲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嫁。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詭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語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北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驅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母。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巨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死。豈勝不言。昔唐虞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理推冥運。察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奈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逼害。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攘災。事多非一。更謝餘

雖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遍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資抑作。民或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詔。拜求社樹何惡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撒作橋屏之牆。繡像幡經。用。充膿血之服。天下口日饑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尙或匡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降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磨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忍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偉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主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微。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重古人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道法。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謀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

商鄙恪。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法亂群之馬。放牛豎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儉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寶。醜辭出。自僞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出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當言。已往難追。遼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可從。乞尋改。格

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冠已服。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未見盾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群。庶民不。麇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園之事。舉目盡見。麇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治。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切樹。豈當盡。机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爲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陞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懽懽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爲不顧。若迴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向背。銓。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婬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怨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至。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

①苞二包②元二大③開二開④撒二撒⑤充二衣⑥云二清⑦受二吳⑧師二師⑨重古人二
人重古⑩山二嶺⑪怪二怪⑫教述二教⑬祇二祇⑭出二在⑮志二志⑯格二格⑰是二
道⑱列二烈⑲民二氏⑳寸二水㉑道二道㉒如二克㉓服二復㉔乎二乎㉕三二三㉖
機二機⑳云二松㉑机二机㉒途二途㉓至二至

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妾。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當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華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開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非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而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環。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遙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平杏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遵。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作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遐結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龜墜構。四戶八窓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

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浩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用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慚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士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煩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之上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慘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二月廿七日。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澤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

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澤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歷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爲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澤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

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謂賴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

廣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尙臣下匡救

朕以開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卽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

① 賣二聲 ② 由二消 ③ 還二聲 ④ 途二聲 ⑤ 煩二聲 ⑥ 處二使 ⑦ 業二聲 ⑧ (二月廿七日)一創 ⑨ 澤二譯 ⑩ 拓故二託拔 ⑪ 中二忠 ⑫ 得二時 ⑬ [千載一佛]十六字一書 ⑭ 答十(目) ⑮ 託二拓 ⑯ 猶十(假) (以) ⑰ 監二聲

不說。便有覆聖之愆。以此按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爽一人所能謗語。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前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閭封藁。與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弄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并款。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序六條。德既塞。羅仁象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鑿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關如方圓寡用。念傳弄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尋虛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奏告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庶顯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

一陽一陰 一振一蹙 一重一輕 一榮一落 一政一威 一心十(百姓) 一測一問 一叙一序 一紀一絕 行
 一有 一化一施 一披一被 一有不一 一偶一求 一恨一恨 一見一現 一生一出 一解一難 一以
 一已 一立一豎 一之報一 一無一心 一方十(列子云) 一吳一商 一時十(政) 一皇一王
 一濟一 一執一 一離一 一如一如 一仲一 一啓十(武德五年正月)

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

者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誣而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猶稽。大言不及。梅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對曰。夫出家者

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道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

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常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坐。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云。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曰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公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徵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鄒思遠願為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

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邊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按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

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無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二(一) 三(二) 四(三) 五(四) 六(五) 七(六) 八(七) 九(八) 十(九) 十一(十) 十二(十一) 十三(十二) 十四(十三) 十五(十四) 十六(十五) 十七(十六) 十八(十七) 十九(十八) 二十(十九) 二十一(二十) 二十二(二十一) 二十三(二十二) 二十四(二十三) 二十五(二十四) 二十六(二十五) 二十七(二十六) 二十八(二十七) 二十九(二十八) 三十(二十九) 三十一(三十) 三十二(三十一) 三十三(三十二) 三十四(三十三) 三十五(三十四) 三十六(三十五) 三十七(三十六) 三十八(三十七) 三十九(三十八) 四十(三十九) 四十一(四十) 四十二(四十一) 四十三(四十二) 四十四(四十三) 四十五(四十四) 四十六(四十五) 四十七(四十六) 四十八(四十七) 四十九(四十八) 五十(四十九) 五十一(五十) 五十二(五十一) 五十三(五十二) 五十四(五十三) 五十五(五十四) 五十六(五十五) 五十七(五十六) 五十八(五十七) 五十九(五十八) 六十(五十九) 六十一(六十) 六十二(六十一) 六十三(六十二) 六十四(六十三) 六十五(六十四) 六十六(六十五) 六十七(六十六) 六十八(六十七) 六十九(六十八) 七十(六十九) 七十一(七十) 七十二(七十一) 七十三(七十二) 七十四(七十三) 七十五(七十四) 七十六(七十五) 七十七(七十六) 七十八(七十七) 七十九(七十八) 八十(七十九) 八十一(八十) 八十二(八十一) 八十三(八十二) 八十四(八十三) 八十五(八十四) 八十六(八十五) 八十七(八十六) 八十八(八十七) 八十九(八十八) 九十(八十九) 九十一(九十) 九十二(九十一) 九十三(九十二) 九十四(九十三) 九十五(九十四) 九十六(九十五) 九十七(九十六) 九十八(九十七) 九十九(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一百一(一百) 一百二(一百一) 一百三(一百二) 一百四(一百三) 一百五(一百四) 一百六(一百五) 一百七(一百六) 一百八(一百七) 一百九(一百八) 二百(一百九) 二百一(二百) 二百二(二百一) 二百三(二百二) 二百四(二百三) 二百五(二百四) 二百六(二百五) 二百七(二百六) 二百八(二百七) 二百九(二百八) 三百(二百九) 三百一(三百) 三百二(三百一) 三百三(三百二) 三百四(三百三) 三百五(三百四) 三百六(三百五) 三百七(三百六) 三百八(三百七) 三百九(三百八) 四百(三百九) 四百一(四百) 四百二(四百一) 四百三(四百二) 四百四(四百三) 四百五(四百四) 四百六(四百五) 四百七(四百六) 四百八(四百七) 四百九(四百八) 五百(四百九) 五百一(五百) 五百二(五百一) 五百三(五百二) 五百四(五百三) 五百五(五百四) 五百六(五百五) 五百七(五百六) 五百八(五百七) 五百九(五百八) 六百(五百九) 六百一(六百) 六百二(六百一) 六百三(六百二) 六百四(六百三) 六百五(六百四) 六百六(六百五) 六百七(六百六) 六百八(六百七) 六百九(六百八) 七百(六百九) 七百一(七百) 七百二(七百一) 七百三(七百二) 七百四(七百三) 七百五(七百四) 七百六(七百五) 七百七(七百六) 七百八(七百七) 七百九(七百八) 八百(七百九) 八百一(八百) 八百二(八百一) 八百三(八百二) 八百四(八百三) 八百五(八百四) 八百六(八百五) 八百七(八百六) 八百八(八百七) 八百九(八百八) 九百(八百九) 九百一(九百) 九百二(九百一) 九百三(九百二) 九百四(九百三) 九百五(九百四) 九百六(九百五) 九百七(九百六) 九百八(九百七) 九百九(九百八) 一千(九百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一千二) 一千四(一千三) 一千五(一千四) 一千六(一千五) 一千七(一千六) 一千八(一千七) 一千九(一千八) 二千(一千九) 二千一(二千) 二千二(二千一) 二千三(二千二) 二千四(二千三) 二千五(二千四) 二千六(二千五) 二千七(二千六) 二千八(二千七) 二千九(二千八) 三千(二千九) 三千一(三千) 三千二(三千一) 三千三(三千二) 三千四(三千三) 三千五(三千四) 三千六(三千五) 三千七(三千六) 三千八(三千七) 三千九(三千八) 四千(三千九) 四千一(四千) 四千二(四千一) 四千三(四千二) 四千四(四千三) 四千五(四千四) 四千六(四千五) 四千七(四千六) 四千八(四千七) 四千九(四千八) 五千(四千九) 五千一(五千) 五千二(五千一) 五千三(五千二) 五千四(五千三) 五千五(五千四) 五千六(五千五) 五千七(五千六) 五千八(五千七) 五千九(五千八) 六千(五千九) 六千一(六千) 六千二(六千一) 六千三(六千二) 六千四(六千三) 六千五(六千四) 六千六(六千五) 六千七(六千六) 六千八(六千七) 六千九(六千八) 七千(六千九) 七千一(七千) 七千二(七千一) 七千三(七千二) 七千四(七千三) 七千五(七千四) 七千六(七千五) 七千七(七千六) 七千八(七千七) 七千九(七千八) 八千(七千九) 八千一(八千) 八千二(八千一) 八千三(八千二) 八千四(八千三) 八千五(八千四) 八千六(八千五) 八千七(八千六) 八千八(八千七) 八千九(八千八) 九千(八千九) 九千一(九千) 九千二(九千一) 九千三(九千二) 九千四(九千三) 九千五(九千四) 九千六(九千五) 九千七(九千六) 九千八(九千七) 九千九(九千八) 一千(九千九) 一千一(一千) 一千二(一千一) 一千三(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年。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使事泥。今猶毛躁。人面而獸心。土身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奔云。庖犧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奔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奔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奔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奔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廢省。一答廢省僧尼事者。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誦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與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述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實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技量。取捨難辯。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津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

來有。龜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往來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誤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對曰。案史記歷帝王檢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胸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陋。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物。感威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闍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慈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

○水二泉井○ ○由十(口)○ ○二二三○ ○聚十(也)○ ○右錄前十字一○ ○奔云者二百五十八字一○ ○註二凡○ ○瓦二凡○ ○一十五二十九○ ○進十(者)○ ○益十(入家破家入國破國)○ ○光二先○ ○味二味○ ○貞二貞○ ○身十(住持三寶)○ ○世十(資益國家)○ ○(一特毀寺給民草堂安像)十字二○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甚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遺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四十九字○ ○來二已○ ○往二經○ ○(一答毀寺者)二十三字二○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使事泥五今猶毛躁人面而獸心上桑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五十二字○ ○帝十(記)○ ○記○ ○謂二托○ ○居之二之居○ ○計二赴○ ○已二之○ ○東二來○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十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

嘉命，論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武則

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

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

王時無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徒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滅周後始

孝文王武一年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二十四年

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四卒無年世

之紀，陶公並云：秦是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

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

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

殺扶蘇，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 非嫡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 非嫡

漢初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

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

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

十七罪，後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

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靈帝三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

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

祠，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鳥白鹿，嘉瑞備臻

兆民胥慶，垂鴻恩，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淵，泉

之澤，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慚周夏，汝

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

隱居云：自魏阜初元年至肅清之末，凡二百

八十二歲

佛來，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

王立，一百一十口為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

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之，

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陶公年記

奕云：西域胡，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

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

百三十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孤胡國兵

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

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

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

足得人心，寧不備豫之哉？對曰：檢漢書西

域傳云：且末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

域胡國，計去長安不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

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

僧，但乘狂鬼入心，外與邪說，虛引往事，假謗

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

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

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

之妙苑，住般若之真容，不可以言象求，不可

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

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親丈

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化，無

常儀，尋釋迦之壁，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

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按普曜本行等經

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

歲四月八日，乘梅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

下降中天竺國迦毘羅城剎利王種淨飯大王

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四年甲午四月八

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毘羅波羅樹下，從摩耶

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

經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

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

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

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

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二百

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

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閭浮提，我此

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

烈一列 王時無 滅 年 武 秦 穆 公 始 霸 二十四年 秦權周政 竹書云 自秦仲之前 四卒無年世 之紀 陶公並云 秦是寡君不依德政 次第不 在五運之限 縱年長遠終非帝王 以短為長 指虛為實 有何意見 秦時北築長城 備胡 僞 殺扶蘇 立二世 陳勝蟻聚作亂 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 高祖第四子 非嫡 武帝 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 非嫡 漢初凶奴入塞 烽火照甘泉宮 南越不賓 乃 習水戰 孝景時 吳楚七國皆反 昭帝崩 立兄 子昌邑王 即位二十七日 凡有一千一百二 十七罪 後光廢之 後立宣帝 此時無佛 何為 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 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荷生誣托誑惑君王，請勸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

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脩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其多，何以不說，但論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魯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禁爲本。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類相似。後漢皇甫謐傳云：鎮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

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禍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

南鄉反漢而亡蜀出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公旗學仙而誅家出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出晉書，魏華叛夫出魏書，張陵棄婦出魏書，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傳，左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爲逆亂者，略引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世充

季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

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攸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究竟之，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遠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闢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而俱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適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鸞嶺，則火宅銷，扇慧風於難峰，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荷生誣托誑惑君王，請勸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

○錄二漢書 ○漢二馬 ○家十(焉) ○論二龍 ○結二鶴 ○斗二升 ○鳥二馬 ○馬二公 ○家二宗 ○(其)十來 ○(五)十世 ○(王)十世 ○(現)二見 ○(類)一 ○(期)一 ○(收)二 ○(修)二 ○(亡)二 ○(指)二 ○(黃)二 ○(俱)二 ○(未)二 ○(也)一 ○(果)二 ○(外)二

主上欽明弗容讒譖。縱共三失。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霧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傅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概忝在繡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劍心。未以爲痛。抽刀斷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概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海。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

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謂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摸託佛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眞當僞詎誠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觀縷。但傳弄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櫛梳與俗既同。既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

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箇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麵之素。供唯茅弱之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蟻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不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鷄豚。祭醮要求酒脯。齋膾醢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按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難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霸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題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粒。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勸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

①然+（後）㊶ ②失=至㊶ ③日=口㊶ ④忤=忤㊶ ⑤反=橫㊶ ⑥仿=倣㊶ ⑦詛=匪㊶ ⑧梳=梳㊶ ⑨慈=欲
 ㊶ ⑩洵=狗㊶ ⑪餉=餉㊶ ⑫滑=生㊶ ⑬合=含㊶ ⑭資=賁㊶ ⑮朝=闇㊶ ⑯（以）=㊶ ⑰烈=克㊶
 ⑱采=木㊶ ⑲〔者交〕=㊶

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悖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罔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滄恩旋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瞻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輿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尙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

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緝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闢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道。又身歿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按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尙存。毀之立見惡報。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廟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卽患陰瘡。苦毒難堪。太史古之云。犯大神。通諸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荆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驅逼軍

概開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假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龜。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華必開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既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筭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刻感。僧會稽請。并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碣石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辰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法。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判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廬所依憑。便生妖詐。卽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查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同胡塚。豈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視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結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層。貯其壯麗。致使

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驅逼軍

○序二勃○ ○[市]一○ ○謀二誤○ ○十(者)○ ○像二象○ ○下二千○ ○福二修福○ ○修相○ ○既二而○ ○權二妄○ ○判二別○ ○中二仲○ ○結二書○ ○探二梁○ ○位二力○ ○德二痛○ ○誠二戒○ ○在二禍○

人。撞擊龜門破術尊像。俄而雲霧開地風塵
●張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
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等被誅滅。
此事並如宋宣徽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
示諸未悟曉其心。日耳。如概愚見釋迦應世
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
而存之。李老棄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全
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滅省寺塔則民安國治
概聞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落天地不自
虛也。辯離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土
逸於驅使之。土。但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
道宜室思政明堂。樞務分司治方授職。八。凱
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又國家。●迦寧社稷
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
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
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
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
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
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
祇為微禍福須慎。而突兇。作專肆狂言。聖朝
明察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碑石以稱君。累土成
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厄求請。微有威
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爾靈相
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與
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
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浪無帝王豈應敬事。

威靈歟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
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
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
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
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
●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
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
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
喜一所在於威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
●斂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逆。覺弗作。

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
自爾迄今。群魔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
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
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
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
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
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
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
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
年。道士袁粲。妖言惑衆。行禁步圖。官軍收
掩。卒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
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廣溪館。自稱得聖
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
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遮。遂便姦淫。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
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胡。綿州道
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

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
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
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
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
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
妖邪。去大業末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
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
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
幽闔。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
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噫氣小聲。詐說
禍福。遂令正直。極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
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
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
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並道士
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號飾。衣巾。多料祭
●樂。信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黨前
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
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
咽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
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概緝尋圖史博究古
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
略出五三。以為鑒識。●希垂照覽。宜節除之。如
概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
張陵雜穢之法。糾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
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
不飢。

概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服二張台●●日耳二耳日●●心二北台●●全二會●●治十(者)台●●落二機台●●自二息台●●土二上上●●土二任台●●
但二役台●●訓二懷台●●趙二克台●●厄二危台●●漢二機台●●達二達台●●(在)一(一)台●●稅十(求)台●●希二
河二何台●●稱二號台●●片二族台●●漢二漢台●●心二向台●●專二專台●●衣二元台●●梁二雙台●●希二
顯台●●賊二賊台●●

處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有施死後無報。愚問之甚。奚可與言。眼見春時種種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特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祿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饑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概所見。贈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概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萬三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還。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千衆落威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感斯荼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皇帝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

亡。帝學亦無正嗣。治不滿暮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己。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弑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常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概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生。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脩長。故淮南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概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

①處一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爾時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事興文藝還闢。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退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與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

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戚。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爲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敦。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及多人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詰明據。奚可致疑。竊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間攝摩騰。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羅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投置。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慚憤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百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判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繫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託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磨磨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嚼芻芥爲美食。如概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風壤不濫。鷄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概聞其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悟。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

爾時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事興文藝還闢。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退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與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達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民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述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親。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小

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戚。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爲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敦。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及多人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詰明據。奚可致疑。竊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間攝摩騰。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羅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投置。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慚憤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百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判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繫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託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磨磨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嚼芻芥爲美食。如概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風壤不濫。鷄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概聞其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悟。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內一喻曰

老君通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虛景裕藏說韋處玄等集解五千

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

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

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

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非皇。不

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

玄妙及中台朱翽玉札等經并出寒記云。老

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

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

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

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實實。信矯妄

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

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

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

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聘景實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身。使吾

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

患有身欲求無備。未免顛白與世不殊。若言

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擬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龍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萬數故曰三千。二過

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族經

曰。慈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

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

邑若生地爲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

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

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木無

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

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

事爲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拒海五

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

居東。迦維末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爲屬賓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職處小臣。泰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

非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

閻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

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

論云。杜史在朝本非諸贊。出周入秦爲尹言

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

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

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鶴爲舜理官。因遂氏

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

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

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

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

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

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

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

年。猶猶龜鶴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

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

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

之本爲一時教。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

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

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

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人皆資徒衆。豈

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

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

周劣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萃

雨從。千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

①玉二王②春一③有二貴④李二直⑤史二後⑥木二昇⑦拒二巨⑧無二見⑨〔六〕一⑩胡二梵⑪撰二撰⑫大二太⑬勸二觀⑭千二于

① 趣葉二老稿(通) ② 生三川(白) ③ 史二史(白) ④ 洲一側(通) ⑤ (其)一(白) ⑥ 紳一傳(通) ⑦ 挺一挺(白) ⑧ 光一美(白) ⑨ 容一孟(白) ⑩ 文二文(通) ⑪ (之)一(通) ⑫ (老)一(通) ⑬ 秋二秋(通) ⑭ 且二且(通) ⑮ 雁三雁(通) ⑯ 也二已(通)

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還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運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右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蒙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爾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滑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彈戈操輪。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述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二十八梵。顯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

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俛瑞。微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浪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滛滛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風氣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高華與培塿殊峻。演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陽不_拘拘_拘。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金趙木故。以庚為妻。乾乾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周帝。復在東方。至如_禮禮。若南北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東西_列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遠陽盛。優劣自見。之謂歟。內德位有高卑三。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閭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義。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頗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漱隘之陋居。浮渭據遷。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磨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當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外適化華夷異四。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輕薄之小臣。匹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內化緣有廣狹。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襄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①內十喻答外十異 ②十喻篇下 ③外十 ④以二或 ⑤也十(右從生有勝劣)夾註 ⑥內從生有勝劣 ⑦一 ⑧二 ⑨三 ⑩四 ⑪五 ⑫六 ⑬七 ⑭八 ⑮九 ⑯十 ⑰十一 ⑱十二 ⑲十三 ⑳十四 ㉑十五 ㉒十六 ㉓十七 ㉔十八 ㉕十九 ㉖二十 ㉗二十一 ㉘二十二 ㉙二十三 ㉚二十四 ㉛二十五 ㉜二十六 ㉝二十七 ㉞二十八 ㉟二十九 ㊱三十 ㊲三十一 ㊳三十二 ㊴三十三 ㊵三十四 ㊶三十五 ㊷三十六 ㊸三十七 ㊹三十八 ㊺三十九 ㊻四十 ㊼四十一 ㊽四十二 ㊾四十三 ㊿四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無老氏所制。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邪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臚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釋迦云長生今口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晉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亦稱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者。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

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當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說說耳。誠哉斯言。可爲嘆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疑爾爾。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水。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鍾馗無大椿之久。蜉蝣寧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爭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迦降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遺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詰難磨。磨不及舌。誠不虛也。後折愚夫術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選。玄虛非丈尺

所辯。方劫遠而無窮。豈知蛇穴求仙翻共天世。○晚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鶴共騰翼偶高馳驚與驪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還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常殊世。所以西望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頒命於雙林。燒極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還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贊哉。前折邪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橋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多少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

○制二製○ ○(盈)一○ ○也十(右化緣有廣夾)夾註○ ○(外稟生天壽異五)一○ ○(二)一○ ○也十(右稟生天壽異)夾註○ ○(內壽天有延促五)一○ ○以二謂○ ○大二太○ ○反二及○ ○銓二證○ ○象二像○ ○鍾二終○ ○也十(右壽天有延促)夾註○ ○(外從生前後異六)一○ ○也十(右從生前後異)夾註○ ○(內化迹有先後)一○ ○也十(右化迹有先後)夾註○ ○(外還神返寂異七)一○ ○也十(右還神返寂異)夾註○ ○(內還謝有顯晦)一○ ○也十(右還謝有顯晦)夾註○ ○(外賢聖相好異八)一○ ○也十(右賢聖相好異)夾註○ ○(內相好有多少)一○ ○也十(右相好有多少)夾註○

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麒麟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後鄭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唇花口之麗。萬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經云。非色非性勝諸相。一曰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成。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一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慈梵志見而與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供斷。舊以顯異。曹植相論云。如斷。舊也。豈陽文與酸蔑比麗。五。髮與。隨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非伏掛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上元來。持者備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二十四。釋訓。經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異也。袈裟左。袂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倚支之服。秀髮露頂狗頭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論曰。玉璫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

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羅難坐。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確齒噉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刻船待。錮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論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瓊仁譏於匹婦。大孝存乎不。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子助祭弗哭。子桑死。子貢巾。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相。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貴聖王之至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己。親。且道尙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道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營聖。豈不謬哉。爾

道之劣十也

九篇篇下 答九迷論

-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 教爲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尙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尙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佛業有誘聖意。得。求心資。實事外言。非。詭妄。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遂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論曰。夫淳。義麗天。曠。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聳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跡。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歸莫能鑄其忿。亦情性之外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馬侵野人之首。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野人。遂怒乃還。馬。野人乃悅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①萬二②口一百③集二④供一⑤類⑥舊二⑦樞⑧供二⑨類⑩樞⑪舊二⑫樞⑬樞⑭樞⑮樞⑯樞⑰樞⑱樞⑲樞⑳樞㉑樞㉒樞㉓樞㉔樞㉕樞㉖樞㉗樞㉘樞㉙樞㉚樞㉛樞㉜樞㉝樞㉞樞㉟樞㊱樞㊲樞㊳樞㊴樞㊵樞㊶樞㊷樞㊸樞㊹樞㊺樞㊻樞㊼樞㊽樞㊾樞㊿樞
①龍二②龍二③龍二④龍二⑤龍二⑥龍二⑦龍二⑧龍二⑨龍二⑩龍二⑪龍二⑫龍二⑬龍二⑭龍二⑮龍二⑯龍二⑰龍二⑱龍二⑲龍二⑳龍二㉑龍二㉒龍二㉓龍二㉔龍二㉕龍二㉖龍二㉗龍二㉘龍二㉙龍二㉚龍二㉛龍二㉜龍二㉝龍二㉞龍二㉟龍二㊱龍二㊲龍二㊳龍二㊴龍二㊵龍二㊶龍二㊷龍二㊸龍二㊹龍二㊺龍二㊻龍二㊼龍二㊽龍二㊾龍二㊿龍
①萬二②口一百③集二④供一⑤類⑥舊二⑦樞⑧供二⑨類⑩樞⑪舊二⑫樞⑬樞⑭樞⑮樞⑯樞⑰樞⑱樞⑲樞⑳樞㉑樞㉒樞㉓樞㉔樞㉕樞㉖樞㉗樞㉘樞㉙樞㉚樞㉛樞㉜樞㉝樞㉞樞㉟樞㊱樞㊲樞㊳樞㊴樞㊵樞㊶樞㊷樞㊸樞㊹樞㊺樞㊻樞㊼樞㊽樞㊾樞㊿樞
①龍二②龍二③龍二④龍二⑤龍二⑥龍二⑦龍二⑧龍二⑨龍二⑩龍二⑪龍二⑫龍二⑬龍二⑭龍二⑮龍二⑯龍二⑰龍二⑱龍二⑲龍二⑳龍二㉑龍二㉒龍二㉓龍二㉔龍二㉕龍二㉖龍二㉗龍二㉘龍二㉙龍二㉚龍二㉛龍二㉜龍二㉝龍二㉞龍二㉟龍二㊱龍二㊲龍二㊳龍二㊴龍二㊵龍二㊶龍二㊷龍二㊸龍二㊹龍二㊺龍二㊻龍二㊼龍二㊽龍二㊾龍二㊿龍
①萬二②口一百③集二④供一⑤類⑥舊二⑦樞⑧供二⑨類⑩樞⑪舊二⑫樞⑬樞⑭樞⑮樞⑯樞⑰樞⑱樞⑲樞⑳樞㉑樞㉒樞㉓樞㉔樞㉕樞㉖樞㉗樞㉘樞㉙樞㉚樞㉛樞㉜樞㉝樞㉞樞㉟樞㊱樞㊲樞㊳樞㊴樞㊵樞㊶樞㊷樞㊸樞㊹樞㊺樞㊻樞㊼樞㊽樞㊾樞㊿樞
①龍二②龍二③龍二④龍二⑤龍二⑥龍二⑦龍二⑧龍二⑨龍二⑩龍二⑪龍二⑫龍二⑬龍二⑭龍二⑮龍二⑯龍二⑰龍二⑱龍二⑲龍二⑳龍二㉑龍二㉒龍二㉓龍二㉔龍二㉕龍二㉖龍二㉗龍二㉘龍二㉙龍二㉚龍二㉛龍二㉜龍二㉝龍二㉞龍二㉟龍二㊱龍二㊲龍二㊳龍二㊴龍二㊵龍二㊶龍二㊷龍二㊸龍二㊹龍二㊺龍二㊻龍二㊼龍二㊽龍二㊾龍二㊿龍

閔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宜^①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翟鑿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悖逆。跼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釋曰。禮云。子冠父親雖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也。斯則門門出梟。鏡之^⑤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轍。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眞。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⑥ 内威儀器服指三

內篇曰夫玄聖經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采壞色簡易適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禮云執者相缺缺便於運役。論語云。稅裘長短有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擢棄聲色遶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山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愼惡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慙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眞取究

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

言慕道而心不染眞，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
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屐闕地理之明。著南
鄭反漢之巾，把公族誅家之笏，飾道是禍宋
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
黠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
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蠅蠅有烏鼠
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旨三四也。
正法念經云：譬如蠅蠅，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若然，蒼蠅妄子，謂有慈愛，不殺蠅蠅也。南。王侯調則謂
出家。亦猶蠅蠅之出人**也**。

出不家毀髮(13)亦猶(14)王蠋之課人則(15)也(16)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繭。故垂衣裳存稼穡。立典稷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矣。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杼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藥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槃湖於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田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妖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田旨也。未見服

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_二妖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_二鹿皮而_二構地。玄都鬼卒。拾橫輅而_二偶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慚零容之作。倦。自春自磨餽在其中。勞形_二忧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

陳分列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祕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鼻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財恨之種。無禮無義。家

生鼻ハナ鏡之兒明矣。

思九洞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隄圜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梓橈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曹敬通論云。仙人者暫探獲之。見上卷。

致有獫狻蜃蛤之論。

組
⑤
鹿
二

(內威儀器服指三)一(圖) ⑦采=彩(圖) ⑧
 儀器服)夾註(圖) ⑨廣=席(圖) ⑩(也)一(圖)
 =人(圖) ⑪旨=指(圖) ⑫殊=天(圖) ⑬
 ⑭云=之(圖) ⑮忌=忘(圖) ⑯克

⑩ 謀 = 算 ⑪ 疑 = 疑 ⑫ 也 + (右減) ⑬ 荷指四一 ⑭ 荷共 = 其荷 ⑮ 妖 ⑯ 容 = 容 ⑰ 誰 = 誰 ⑱ 別 = 一

⑤ 世(右延造像塔)夾註團 ⑥ 字三
⑦ 祖也(左), 祖也(右), 祖也 ⑧ 俯=依⑨
⑩ 僕=搜⑪ 振=震⑫ 〔內〕
⑬ 族(宋)⑭ 稱=藉⑮ 偶=耦
⑯ 金(金) ⑰ 金(金)

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儼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居然可修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言探佛家經論。或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修心則依坐禪而望龍爲思神之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瑤瓊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覺法師書云。去朝耳聞音聲。晨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聖皆尊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有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窺國有仙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白髮。當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封疆。臨窺王久無太子。其妃莫那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爲浮圖。前漢哀帝時。秦皇使月氏國太子口昆於塞。所以浮圖經漢之初。六十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皇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女國傳。爲明成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身身作佛。方有傳與漢源相之稱也。但晉書去此蓋里。已浮圖無後身作佛。未之聞也。漢使老爲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詰其說甚多。檢袁宏漢記。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曰朝廷傳譯者多。豈可牽浮圖證。指鹿爲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剃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彈曰。女以禁約妻房而爲聖者。玄都玄觀也。既學長生。女恒對親視姦事。皆須養兒。但養耳之宗人人取嫁報復。豈管世希妻。故有男子。但求官之兩名。師師制師之別號。或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帶內養兒。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經微撰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事濁濁。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檢漢官儀云。皇帝始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樂衡齊魏之前。唯以狐盧成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游論及杜氏國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洋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惠衣食。樂隆降靜。亦爲此無勞充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

愆疵而樂著紐械。家無喪禍而念居縵絰。昏
 戀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
 令^水胡人立廟。漢^田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
 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
 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爲剪剃。世不能知其迷
 九也

⑬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箴曰：大厦爲衆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共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尙無改於百王。如離孟副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卽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眞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惡若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眞而捨僞。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吳主問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傳而誅之。爲惡於隱處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亦維儒俗之格言。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珪殺用崔浩。浩曰。後亦維儒俗之格言。遂減佛法。悉像貌。經圖。還俗。曇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內門。者白。曰。魏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曰。竊自取佩刀。又如前所。乃內劍於虎鬪。虎鬪眼伏。曰。竊乃試置天師側。則虎鳴吼欲噬。衆乃知佛化濟高貴老所不及。延道林登晉主之床。秦地道安榮始上席謝之。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贊坐。高僧傳云。石虎號燈爲大和上。衣以錦綉。稱上殿。勸王公等扶異之。皆道降極尊德。週萬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

①宋=彩②第=翌③邪=耶④並=新⑤汝=法⑥也+ (右異方向制) ⑦寔=罔⑧記=紀⑨投=噴⑩悖=勃⑪[之]—宋, 之=李⑫官=宮⑬靜=置⑭紀=嗣⑮問=聞⑯成=登⑰梁=宋⑱士=士⑲[內老身非佛指九]—⑳潔=潔㉑(其)十流㉒拔=拔㉓—㉔始=如㉕—

擒勝損躬。崔皓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皓。正欲。殺後身。後身。乃誣崔皓。一入。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

偽殃身。皆驗之於耳。日。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謫也如彼。夫顏闕遇於孔門。漂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浮詐之先。非

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床與。際無類質。達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

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拘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婆濟捨家入道。呂

焦棄儒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謠譏聞人。善詛善罵。古

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祈自負。盜秦

室也。則旬旬灰獄。背負水滙。出道士孫氏法。實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誼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

門鍾磬。集衆營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

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

骨如葬。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常有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情。而有微。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

陰。剖折形有。六升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誠

子弟。爾不能知其旨九也。

有考古通人。與古衡君子。觀李卿詳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滯。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雷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親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雖色心

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其轉復難於但。道家偽說。無述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

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尙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語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

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

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脈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得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茫。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

也 四 也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敷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辭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宜舉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潘籬之卉。或觸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⑥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興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丘土梟

七惑譏毀鬚髮

八惑^⑧泥種事[※]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無佛民^⑨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尙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營之子夷埜。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焚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境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觀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禍。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匹夫之自愛。尙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己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儲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尙參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聞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

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視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愼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聖媼嫉之。禍心不弘。忠愼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共五矣。請辯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尙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徧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己接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觀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

① 辯=辨 ② 示下同 ③ 辭=詞 ④ 齊=皆 ⑤ 齊=皆 ⑥ 齊=皆 ⑦ 齊=皆 ⑧ 齊=皆 ⑨ 齊=皆 ⑩ 齊=皆 ⑪ 齊=皆 ⑫ 齊=皆 ⑬ 齊=皆 ⑭ 齊=皆 ⑮ 齊=皆 ⑯ 齊=皆 ⑰ 齊=皆 ⑱ 齊=皆 ⑲ 齊=皆 ⑳ 齊=皆 ㉑ 齊=皆 ㉒ 齊=皆 ㉓ 齊=皆 ㉔ 齊=皆 ㉕ 齊=皆 ㉖ 齊=皆 ㉗ 齊=皆 ㉘ 齊=皆 ㉙ 齊=皆 ㉚ 齊=皆 ㉛ 齊=皆 ㉜ 齊=皆 ㉝ 齊=皆 ㉞ 齊=皆 ㉟ 齊=皆 ㊱ 齊=皆 ㊲ 齊=皆 ㊳ 齊=皆 ㊴ 齊=皆 ㊵ 齊=皆 ㊶ 齊=皆 ㊷ 齊=皆 ㊸ 齊=皆 ㊹ 齊=皆 ㊺ 齊=皆 ㊻ 齊=皆 ㊼ 齊=皆 ㊽ 齊=皆 ㊾ 齊=皆 ㊿ 齊=皆

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職。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有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古。因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蠶蠶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檣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嫩蓂蓂長。飯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蓂蓂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

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

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日觀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做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同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止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貓。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魘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魘魅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魘魅之堂塔。入魘魅之徒衆。又有幸輔冠蓋人倫。徇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棄教而歸依。皆居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氏之先。殺字武仲。高才領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按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奉天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連。而查查。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翻以高翔。宜轉各而爲禍。何罔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遂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

①道二觀②矣十(右局佛出西胡)夾註③計二帶④宋二末⑤診二誦⑥橋二層⑦通教二載通⑧版二條⑨⑩乎十(右辯周孔不言)夾註⑪做二放⑫相二景⑬哉十(右辯毀佛譽道)夾註⑭如二女⑮法二教諸⑯(家)一⑰動二效⑱湖二萬⑲也十(右辯比妖魅)夾註

五三凶險一二關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鉤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鏡之黨。搆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惡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爲信于妙法。不苟靈於沙門。至於耘穡。以植嘉苗。蕭瑟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傳云。道人土鼻驢驘四色。皆是貧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食。何名貧逆。若云貧苦。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與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鳥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鷹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驘。毀大慈之善衆。燒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頓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護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概而訶毀傷。雷同而顛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尙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政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淫而生。是以便事淫。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纖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榮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與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尙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範。罪惡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榮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達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常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皇。經。獵獵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

①鏡二流也 ②二一第也 ③以二已也 ④橫二旅也 ⑤矣十(右)有昔有反信)夾註 ⑥(所深願矣)一 ⑦二一第也 ⑧二一第也 ⑨二一第也 ⑩二一第也 ⑪二一第也 ⑫二一第也 ⑬二一第也 ⑭二一第也 ⑮二一第也 ⑯二一第也 ⑰二一第也 ⑱二一第也 ⑲二一第也 ⑳二一第也 ㉑二一第也 ㉒二一第也 ㉓二一第也 ㉔二一第也 ㉕二一第也 ㉖二一第也 ㉗二一第也 ㉘二一第也 ㉙二一第也 ㉚二一第也 ㉛二一第也 ㉜二一第也 ㉝二一第也 ㉞二一第也 ㉟二一第也 ㊱二一第也 ㊲二一第也 ㊳二一第也 ㊴二一第也 ㊵二一第也 ㊶二一第也 ㊷二一第也 ㊸二一第也 ㊹二一第也 ㊺二一第也 ㊻二一第也 ㊼二一第也 ㊽二一第也 ㊾二一第也 ㊿二一第也

內德論通命^⑧篇第二

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視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四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五于萬古。辯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疲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饒。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感報定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六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兼答。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疾。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纓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蜜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各際當誅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七道。趙主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八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

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雷屯。及若云。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云業障好僧。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孽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貳。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共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鏘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鄭文輕己。

①誨一誨會 ②佚一迭會 ③計一迷睡 ④洪一逆會 ⑤戒一誠會 ⑥矣十(右辯無佛民和)夾詁睡 ⑦(內德論)一詞 ⑧(篇第)一編
 ⑨去一有會 ⑩陵一絳會 ⑪歿一亡會 ⑫降一墜會 ⑬歿一大國* ⑭套一李會 ⑮惟一唯會 ⑯于—於會 ⑰面
 十(也)會 ⑱望一懷會* ⑲那—衙會 ⑳於十(命)案會 ㉑詳一陳會, 疎會 ㉒造—置會 ㉓無—而睡 ㉔陵一絳會
 ⑳也—迭會 ㉖六—立會* ㉗就—朕會* ㉘貳—貳會, 二會 ㉙堤—陲會 ㉚刃—刀會 ㉛兇—凶會 ㉜匪—昆
 會 ㉝推—推會 ㉞成—成會

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禍。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曰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山仕季。無悲伯寮之譏。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則己戒人。以易乾乾之志。樂天知命。獨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鳥有觀。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輒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觀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四朝

種而夕稔。莠稂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實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怕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讎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者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而飢死。何處而加之福。贈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先祖。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勝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禍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開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

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尙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匹潢污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按。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慚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其實矣。至如再疾顏。疾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葵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千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錫。值。般輪之揮斧。此則草木。歟。命者也。若篠簞比質於松柏。蔥若同氣於蘭芷

而十(異)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番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度四生之繫臂。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達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若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水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過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樛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病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美歡。愛壽者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

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禀。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匹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繭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暗藏奚殊。皆含血而。苞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癩。稟何靈而獨質。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因疾命。胞胎受疾。嬰孩。意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胃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末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祟。鵲除痾。河東郭璞。護郡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讀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利。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而不能令年之不盡。鵲鵲輩他不能使其親不殘。

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獨。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殞。則聖醫爲一棺之士。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中。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匍匐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驚。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遂妄心而現之誠草。若瞿日視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稚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聞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閭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讀。競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

① 廣二相 ② 廣二相 ③ 廣二相 ④ 廣二相 ⑤ 廣二相 ⑥ 廣二相 ⑦ 廣二相 ⑧ 廣二相 ⑨ 廣二相 ⑩ 廣二相 ⑪ 廣二相 ⑫ 廣二相 ⑬ 廣二相 ⑭ 廣二相 ⑮ 廣二相 ⑯ 廣二相 ⑰ 廣二相 ⑱ 廣二相 ⑲ 廣二相 ⑳ 廣二相 ㉑ 廣二相 ㉒ 廣二相 ㉓ 廣二相 ㉔ 廣二相 ㉕ 廣二相 ㉖ 廣二相 ㉗ 廣二相 ㉘ 廣二相 ㉙ 廣二相 ㉚ 廣二相 ㉛ 廣二相 ㉜ 廣二相 ㉝ 廣二相 ㉞ 廣二相 ㉟ 廣二相 ㊱ 廣二相 ㊲ 廣二相 ㊳ 廣二相 ㊴ 廣二相 ㊵ 廣二相 ㊶ 廣二相 ㊷ 廣二相 ㊸ 廣二相 ㊹ 廣二相 ㊺ 廣二相 ㊻ 廣二相 ㊼ 廣二相 ㊽ 廣二相 ㊾ 廣二相 ㊿ 廣二相

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或特宜於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固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制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誠。故曰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

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曰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述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總目 卷十五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釋慧遠佛影銘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并勸答

晉代已來佛像感應相

梁高祖出育王舍利詔

梁晉安王菩提樹頌并跋

梁簡文唱導佛德文十首

梁簡文謝佛事啓十首

梁沈約佛刹塔像諸銘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并瑞應表謝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晉沙門支道林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法銘讚 宋侍中謝靈運

佛記序 梁沈約

佛像瑞集 唐終南山釋氏

出育王舍利詔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樹頌 梁晉安王蕭綱

唱導文 蕭綱在蕃作

歸佛發願誓文 梁王僧孺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

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

胃以不承。藉乃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

白淨之浩然。生自右脇。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

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嗣區外。俄而高

逝。周覽郊野。四關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勵

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

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

皇儲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擬龍章之盛

飾。賀窮嚴之徒褐。資送之儔自岸而反矣。

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班荆匡居。摧心

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解運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

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矚秀。洞四觀而

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

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

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

①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② 晉沙門支道林 ③ 佛影銘 ④ 晉沙門釋慧遠 ⑤ 佛法銘讚 ⑥ 宋侍中謝靈運 ⑦ 佛記序 ⑧ 梁沈約 ⑨ 佛像瑞集 ⑩ 唐終南山釋氏 ⑪ 出育王舍利詔 ⑫ 梁高祖武皇帝 ⑬ 菩提樹頌 ⑭ 梁晉安王蕭綱 ⑮ 唱導文 ⑯ 蕭綱在蕃作 ⑰ 歸佛發願誓文 ⑱ 梁王僧孺 ⑲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⑳ 晉支道林 ㉑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 ㉒ 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 ㉓ 胃以不承。藉乃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 ㉔ 白淨之浩然。生自右脇。弱而能言。諒天爵 ㉕ 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 ㉖ 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嗣區外。俄而高 ㉗ 逝。周覽郊野。四關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勵 ㉘ 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 ㉙ 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 ㉚ 皇儲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擬龍章之盛 ㉛ 飾。賀窮嚴之徒褐。資送之儔自岸而反矣。 ㉜ 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班荆匡居。摧心 ㉝ 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解運 ㉞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 ㉟ 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矚秀。洞四觀而 ㊱ 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 ㊲ 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

一九六

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旣立而廣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微傳。偉。准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儼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勸。員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播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旣青而青藍。還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擢。屬八億以語極。置墳。素以興典。撮道行之三。無。絡聘周以會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于陽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采冲雷。漢於周唐。頗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談也。年逾。從心浪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覺之性。三。果殄悴。齡若川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溷津並。遺。六度與崩岑俱。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悴。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雖靈凡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洎旣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

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邇廬三傳。明
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徵作。化融竺乾。交
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堂
洪模。揭秀員靈。峻誕崑崙。景靈哀太清。
大田象罕類。乃員其明。玄音希扣。文以八
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
冥。望之震輿。卽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隋
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卽煙滅。騰亦龍
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絃作。獨運陶
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旣弘。雙翰惟
典。充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羅履。寔之令
善。今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往。豈伊弘
闡。日月眞明。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暖來已
歸。遺風六令。佇芳赤畿。象罔不存。誰與悟
機。鏡心垂翰。庶覩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憑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申諸奇麗。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迥遶迥遶。路隘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誓言無量壽。國無王制。斑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

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擗。制非人匠。苑圃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澗藪逝。禽群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林。玉樹自啗於簫管。冥霄寶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被薰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霑清。覺父囑子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衛。五度遇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平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聲。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混。三達玄夷。辟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神化。恬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闢。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誦誦。藏往纂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峨峨。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鮑蔚晨霞。神堤迴互。九源會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

通方金塢啓阿景修朝日鮑嘉晨霞神塢
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

⑤① 賢二限 ⑤② 微二贅 ⑤③ 蒞二蒞 ⑤④ 覺父二
 ⑤⑤ 學文 ⑤⑥ 學父 ⑤⑦ 予二兮 ⑤⑧ 末二味 ⑤⑨ 泰二泰
 ⑤⑩ 智二和 ⑤⑪ 遲迂二遲于 ⑤⑫ 闕二開
 ⑤⑬ 知二矩 ⑤⑭ 提二提

①取一免㊟ ②佛一拂㊟ ③微一薇㊟ ④淮一唯㊟ ⑤黃中—中黃㊟ ⑥凌—陵㊟ ⑦采—彩㊟* ⑧妙—沙㊟ ⑨大—太㊟
⑩勛員—卽圓㊟ ⑪祥—詳㊟ ⑫綱—綱㊟ ⑬捷—健㊟ ⑭素—索㊟ ⑮漠—漢㊟ ⑯從—縱㊟ ⑰充—統㊟
⑱果—界㊟ ⑲悴—粹㊟ ⑳道—遁㊟ ㉑雖—雖㊟ ㉒凡—風㊟ ㉓期—斯㊟* ㉔洪—橫㊟ ㉕漢—漢㊟ ㉖以—頁㊟
㉗衰—賈㊟ ㉘大—太㊟ ㉙象—像㊟ ㉚以—四㊟ ㉛扣—和㊟ ㉜衷—哀㊟，表㊟ ㉝環—環㊟ ㉞緄—絀㊟
㉟令—可㊟ ㊱佳—性㊟ ㊲貞—貞㊟ ㊳芳—方㊟ ㊴乖—乘㊟ ㊵常—常㊟ ㊶宜—英㊟ ㊷累—根㊟
㊸申—伸㊟ ㊹紀—記㊟ ㊺鴻—通㊟ ㊻庚—班㊟ ㊼固—固㊟ ㊽萬—萬㊟ ㊾昌—昌㊟ ㊿自暗—自黑㊟

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
洽。蘭蕙助。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
香散。靈鷲掃英。瓊林。暗。八言文成。琅瑤
沈。榮。芙蕖。陽。流。澄。其。潔。樂。播。其。香。潛。爽
冥。華。載。揚。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
風。化。妙。兼。于。長。萬。軌。一。變。同。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
夢遊方。忽悅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
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邁。日擊洞兼忘。
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
登幽閑。彌勒承神策。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
五。龍飛兜率天。法鼓振玄宮。逸響亮三千。
晃晃凝素姿。結跏踞芳蓮。寥朗高懷興。八
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渺詠重玄。啓
紺紵七七紀。應運位中璫。挺此四八姿。映蔚
花林園。覽靈玄輪奏。三摠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
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悟我氣平。恬動豈形
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頤頤傲四英。忘
期遇濡音。靈寂讀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
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振綱發童蒙。外見還
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

因花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卽色
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
空悟。豁爾自靈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
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所情。靈臺玄
心運。寥寥音氣清。庵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音閑菩薩讚

*音閑齊吾我。造理因兩虛。虛兩似得妙。
閤象反入龜。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
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胸菩薩讚

有受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
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
還靈梯。有無無所勝。不胸冥玄和。栖神不二
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
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果
覺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
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
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
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
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俗。統體
稱月光。心爲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
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華遊方。丘
巖積陳痼。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
盡場。戩翼栖高岫。凌風振奇芳。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那伽羅國。南山古仙石室
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
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
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
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過。以之希心。則
開徹靡期。於是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虛
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
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
不以其所感。慈不以其所緣。宴懷自得。
曄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熙。有情同
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由彼。妙
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
勢。窮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
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岡終而會其成。理玄
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
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其。

○二真○
○二珍○
○二無○

○兩二而○ ○教二執○ ○聲二響○ ○與二興○ ○得二消○ ○皆二諸○ ○潔二潔○ ○華二華○ ○揚二哲○
○萬二過○ ○諸二諸○ ○忽二忽○ ○加二加○ ○冥二冥○ ○聲二聲○ ○好二行○
○瑞二瑞○ ○(在)十三○ ○不二入○ ○法二法○ ○法二法○ ○不二入○ ○果二界○
○進二進○ ○首二首○ ○虛二虛○ ○同二同○ ○受二受○ ○問二問○ ○果二界○
○皆二皆○ ○振二振○ ○(萬)十○ ○銘十(并序)○ ○(晉沙門釋慧遠)一○ ○(沙門)一○ ○記十(也)○
○開二開○ ○過二過○ ○微二微○ ○寢二寢○ ○食二食○ ○思二思○ ○以十(方唯)○ ○(其所)一○

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胃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登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條翼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耀。其體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印神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宵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開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泥日。幾將千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滅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接類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聖家心以標位。乃遠模元匠像。夫所像。感來

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神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掩映。爰暨茲邦。思對淵匠。靖意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并序

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繫細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峭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彪潤。摹擬遺像。寄託青采。豈唯象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兼道人。遠宣旨命。余制銘。以无刊刻。古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述。事經祖謝永春。罔已。輒磨竭劣。薄以諾心。許微猷祕。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效果必報。援筆興言情。百其慨。

佛讚

范光祿命作

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通使輪轉。苦根連連。連連未已。輪轉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靈臺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沈。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

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際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問。金好冥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還則。曠若有概。敬因遣。疏鑿峻峯。周流步。窺窺窺房。激波映。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采淡浮色。詳視沈覺。若滅若無。在羣在學。山北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視。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振錫。

范特進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末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分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書。送佛讚

也二他台 二真十(德) 二月一阿台 二指二摩台 二已二以台 二授二授台 二離二離台 二皆二符台 二宗二榮台 二而二之台 二之主台 二之室台 二大方二方寸台 二福二移台 二時二若台 二轉二銀台 二革二革台 二千二千台 二彩二彩台 二大二大台 二拖二造台 二邦二隆台 二(宋)十謝台 二燭二弘台 二離二銀台 二彰二彰台 二暖二暖台 二制二製台 二古二石台 二臂二臂台 二百二道台 二僊二僊台 二輪轉二輪轉台 二暖二暖台 二離二離台 二欄二欄台 二詳二詳台 二深二深台 二振二振台 二范光祿命作二宋范泰 二范特進二與謝侍中 二特進二光祿 二送佛讚二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診。此春更甚憂。慮。古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間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

歡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既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義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題在所住山南。

南檐臨湖北戶背巖。以此息心常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特進祇。復像。讚。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若人仰宗。發性遺虛。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鑒允三車。翻乘一道。

無量壽頌。和從弟惠連。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頻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贊讚八首。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夢不結核。數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目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執視婆娑。寧當非亦縣。

影響合。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味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特。

浮雲。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山有所。

電。驟驟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數遲速。慎勿留空念。橫使神理惡。廢已。

道易字。忘情長之福。佛記程序。沈約。梁高祖勅撰并勅啓。序合三首。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屑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覺。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瀝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獲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①此二疾②此二比③片二故④開二潤⑤歡二款⑥微二微⑦題二提⑧耶二邪⑨讚十(三首并序)⑩廢二發⑪序十(并勅啓三首)⑫[來梁]首十三字一⑬并十(令)⑭以不二不以⑮起二超⑯惟二唯⑰吳二吳⑱[吳]一⑲乘二非⑳并二辯㉑白二因⑳日

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垂而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窮業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磨名僧。問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禮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冒名氏。本國俗緣散折。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辯靈怪。偶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捷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盼。響。偏富延澤以西。光景麗。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聖塗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觀內形窮。尺捷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愍。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

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惑。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緇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到既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探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開。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幸幸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違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園內。近對小誠。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姬初。前漢已來。相從間出。劉向按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并佛像經。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曰。與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壇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見命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勅令僧智瑛。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詔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玉。今見存益州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閬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塔三層并刹。佛

內二卷第十七卷(佛德篇第三之二,列塔像神瑞迹并序)十卷 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一卷五十二卷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卷五十七卷五十八卷五十九卷六十卷六十一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四卷六十五卷六十六卷六十七卷六十八卷六十九卷七十卷七十一卷七十二卷七十三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卷八十三卷八十四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八卷八十九卷九十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九十五卷九十六卷九十七卷九十八卷九十九卷一百卷

殿。餘但樑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朗育王寺。今廢。惟有遺基。上以舍覆四。廊廡。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足住爲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有育王塔。

甘肅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王。名爲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度而織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問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開迎至都天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在。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荊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楊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僧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跌。載順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跌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摸寫殷矣。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士於地者。後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迴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脚石現一足相。

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龜。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振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勸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河行至番禾東北。望神御谷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像出。長三丈許。惟無其首。登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湖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景。莫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武。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七年。勅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且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斷掘四邊。乃是鐵。礪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拗舉。忽然下流。還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勅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爲顯濟寺。

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龜。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振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勸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基二其(之) 以二已(之) 廟二神(之) 東二南(之) 塔二堆(之) 聖十(之) 在二存(之) 臥二跌(之) 矣十 真身在 廬山(之) 後十(人) 河二河(之) 神御谷二印谷(之) 川十(者) 像出長三丈許 六字二 像長一丈八尺形州瑞殿 十二字 貞二模(之) 七二一(之) 咸二顯(之) 間二阿(之) 象二像(之)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黑二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黑鍍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鑄倣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_田舍別佛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歡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澁。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_田語。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穀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說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輕重皆赦除之。

_田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

①千二於圖 ②犯二改宋圖 ③漢二洪圖 ④統二綜圖 ⑤庚二以圖 ⑥上二去圖 ⑦〔寺〕一合圖 ⑧凌二陵合圖* ⑨里二步合圖
 以二以合圖 ⑩咄十(唐武德初於秦皇寺重被焚燒金色宛然正亮無毀)合圖 ⑪(拜)十見合圖(向)十見圖 ⑫川二州圖 ⑬亦二迹合圖
 ⑭聞二常圖 ⑮二二一合圖 ⑯鳥二鳥合圖* ⑰云二口合圖 ⑱鐵二度合圖 ⑲進二進圖 ⑳做二效合圖 ㉑〔已前一心〕五千七
 百二十五字一合圖 ㉒〔出古…之〕二百六十七字(大別一聲)百七十四字圖 ㉓〔又牙像語〕一合圖 ㉔〔樂高祖〕一合圖 ㉕〔舍利佛二
 佛舍利合圖 ㉖三結圖 ㉗〔牙像語 梁武帝〕十大結

立。波若長宜。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訶起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經茲四苦。人思勸力昭彼三。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義。飡風抱嗽吹唇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惟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梅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誠所以通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資仁。熒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令章訓高。俾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貴煥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

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聞守奉仁宮儲欽德。同慶璧煥若皇瓊。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盤石。所以威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咸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鏡凝深情岳峙洪福。克隆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遷。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率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垂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導正本。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泛波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樞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瑣玉床猶念解脫。影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浪浪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橫抽劍鏑。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刹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蟬蟬。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二鼠攢

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絃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到。一心遍禮

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固圍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繁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巨蟻。類服鳩之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續轉死自溫。渭橋日飽麟桑無餓。打塞三途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榜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尊。禮佛發願文十餘。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虛虛通固略筆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繁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婆娑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群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極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游並運。玄風與八挺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觀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蛇蹶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

①文十(在落作)②[梁簡文]③一④勸二鐵明⑤義二道⑥王二王⑦⑧起二單⑨量十(壽)⑩雅二萬⑪現二見⑫劫⑬四二四⑭王二王⑮宜二宜⑯洛二洛⑰頤十(心)⑱深十(身)⑲情二清⑳洪福⑰一⑱十二土⑲波二波⑳傍二傍㉑寔二威㉒到二到㉓頭二頂㉔盛二盛㉕城二城㉖葉二執㉗途二途㉘二壞㉙二壞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佛十(唱導)㊲[十餘言]㊳一㊴病二府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不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輝。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粹。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論。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倖於礪礪。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乘珪襲袞之貴。坐槐融棠之尊。猶應共惜東轍俱各西轡。悟蕉盧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街。信乘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寂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禮。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問。令。望。道均於旦。德貫右戚義諸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常葉英芬。莫不玉振蘭搖金鏘桂綈。觀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殿。辭富雲臺。彬彬聲響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敬禮。云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明。永鍾清社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

上。入朝則譽先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鏘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威椒闥。必以前籍勝因宿稟嘉數。況重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影履微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振。采。鐫。闕。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開。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并。宿。世。之。所。記。願。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綈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含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大揚鷹。窮鄉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

理味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憐悔禮佛文
王氏同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候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誠竊猶綿蒙。其莫辯導此愚根。尙竊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有長驚。惑水迴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濫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扶。栽。吐。西。曉。已。仄。曉。閨。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眞。金。之。愈。鑒。美。玉。之。載。琢。是。用。求。積。已。故。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鍵。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

王氏同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候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誠竊猶綿蒙。其莫辯導此愚根。尙竊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有長驚。惑水迴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濫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扶。栽。吐。西。曉。已。仄。曉。閨。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眞。金。之。愈。鑒。美。玉。之。載。琢。是。用。求。積。已。故。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鍵。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

○愈二逾○ ○包二句○ ○問二問○ ○清二情○ ○深二深○ ○太二太○ ○(歸命敬)十禮○ ○觀一觀○ ○殿辭二詞○ ○
生詞○ ○(敬)一○ ○(歸命)十敬○ ○先二光○ ○夫二夫○ ○尾二尾○ ○微二微○ ○開二開○ ○別二別○ ○贊二
讚○ ○計用二計用○ ○作二作○ ○王氏同前二王氏同前○ ○辯二辯○ ○根二根○ ○相二相○ ○論二論○ ○扶二
扶○ ○持二持○ ○持二持○ ○建二建○

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棟蓼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桓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轂。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卷十四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
蘊理備於涌泉故牙床白鐵無因不觀金瓶
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
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
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任因物無
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亦書賤
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唯往代之爲珍難遇
者乃如來真形舍利昭景寶瓶淨光德水
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
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施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
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
將表不勝喜林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花
心符不盡而微均滯濕陋甚隆空輕以塵
脚伏啓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願聖奉宣勅旨以金銅苦行佛
并佛跡供養具等資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
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
解逢過祛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修飾欄
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昌四

辯尚不宜心輕毫簡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
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曲資恩參臣即
爾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
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勅旨曲垂逮問
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昭澄
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礙明陪恩寶函
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昇淨
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昇臨寶梯
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
戴不勝謹啓

謝勅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勅旨垂資銅一
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盤是稱極陽
之珍寶亦昆吾之瑤操潔無變九布見奇
寒暑得宜六律咸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
塔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兩谷聆其詠歌臨瀟
瀟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
稱天酒辭林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
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勅旨曲垂勞問
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
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昇淨土風積水厚
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

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
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
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
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建非差龍海大
龜持泥未足爲盛驚驚引繩方斯取劣仰瞻
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泣不任銘
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即日與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
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
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
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臣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
裁欲運力即便堅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
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爲恨耳越勅

謝勅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詔奉宣勅旨以臣明法會垂
資錢二十萬白檀香陸機香各十斤黃紙
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
龜芳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
纓斑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度長出四流假辭敬祖尙慚難述借辯君卿
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勅資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勅旨資臣柏刹
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資金
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普

十六十八 大唐西明寺 唐終南山 沙門 釋道宣 撰 佛德篇 第三 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 卷十四 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 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 臣聞八國同祈 事高於法本 七區皆 蘊理備於涌泉 故牙床白鐵無因不觀 金瓶 寶函有緣斯出 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 運 大權於宇內 三有均夢 則臨之以慧日 百藥 同枯則潤之以慈雨 動寂非已行任因物無 能名矣 臣何得而稱焉 故以昭光亦書 賤 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 唯往代之爲珍 難遇 者乃如來真形舍利 昭景寶瓶淨光德水 如觀鉤鎖似見龍珠 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 斯希有 天人頂戴遐邇歸心 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 施巨萬金檀豐十藏 寶陳河府泉 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 羅漢引繩高塔 將表不勝喜林 謹上錢一百萬 雖誠等散花 心符不盡 而微均滯濕陋甚隆空 輕以塵 脚伏啓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願聖奉宣勅旨以金銅苦行佛 并佛跡供養具等資使供養 伏以六年道樹 超出四魔 千輻足輪德圓萬善 故能聞見悟 解逢過祛塵 天聽恩隆曲垂獎被 謹修飾欄 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 伏待昭降千昌四 辯尚不宜心輕毫簡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 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曲資恩參臣即 爾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 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勂旨曲垂逮問 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昭澄 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礙明陪恩寶函 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昇淨 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昇臨寶梯 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 戴不勝謹啓 謝勅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勅旨垂資銅一 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盤是稱極陽 之珍寶亦昆吾之瑤操潔無變九布見奇 寒暑得宜六律咸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 塔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兩谷聆其詠歌臨瀟 瀟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 稱天酒辭林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 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勅旨曲垂勞問 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 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昇淨土風積水厚 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 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 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 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 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建非差龍海大 龜持泥未足爲盛驚驚引繩方斯取劣仰瞻 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泣不任銘 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即日與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 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 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 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臣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 裁欲運力即便堅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 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爲恨耳越勅 謝勅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詔奉宣勂旨以臣明法會垂 資錢二十萬白檀香陸機香各十斤黃紙 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 龜芳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 纓斑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度長出四流假辭敬祖尙慚難述借辯君卿 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勅資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勂旨資臣柏刹 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資金 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普

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繫佛帳。與香
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
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
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集會。雖盲聵老
病。莫不匍匐而至。沙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
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
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
引經文種種方便。詞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
涕零如雨。大眾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
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
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
庶共。逮昔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
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
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
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
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
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
切眾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
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
眾生。發露無始以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
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諸曲。煩
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
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
前。發露懺悔。承佛慈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
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眾既聞。是
言。悲甚喜甚。愧甚懼甚。銘其心刻其骨。投財
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生
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間長幼。華夷咸發
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
函。大眾闕遠。填。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
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
如雷。天地為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之。
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日益
而無窮矣。
皇帝以起塔之日。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
面執。而面立。迎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
七人。廣蓋香華。讚頌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
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
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
萬。萬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
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
及。昇階。凡數三遍。當。一。皇帝見一異
僧。易髮覆轡。以語左右曰。驚動他置爾去
已。重數之。易髮覆轡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
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
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
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為雙樹
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
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環
圖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盡變為青色。明

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
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
於是戶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
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
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仙降集。
以赤繩量地。鐵櫃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
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
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
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
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
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雲飛散。如天華。著人衣
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
雨。明日與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
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
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
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
及舍利與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
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
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
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
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
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
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與登

○建二見○ ○以二已○ ○陰二開○ ○奉二林○ ○悲二情○ ○日二四○ ○瑞二拜○ ○萬二宇○ ○昇二升○ ○照二利○ ○
(英)十驚○ ○瑞二瑞○ ○瑞二瑞○ ○像二象○ ○千二十○ ○白二口○ ○

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遶浮圖。共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奈多花。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重思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花幢幡寶蓋遍覆州城。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匹。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

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寫得陳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零雨金華。其二花形如大蝶。色似青瑠璃。翾翔不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無風而一時內向。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兎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亳州於閑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函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秦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開。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來至

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岳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即華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牟州於五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歟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朗照。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邵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悉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

○散一○ ○二一○ ○太二大 ○九二來 ○舍利十(舍利) ○寺十(僧) ○二花二花之狀 ○不二而 ○二二三 ○開一開 ○二二 ○盤二盤 ○來二來 ○盤二盤 ○特一時 ○八二十 ○治一治

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

華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⑤箇。甚大歡欣。瀛州

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①叙二字②〔恒州…州〕百八字二〔恒州，冀州，冀州，觀州，魏州，秦州，兗州，曹州，晉州，杞州，徐州，鄆州，安州，州，豫州，利州，丹，衛州，洛州，毛州，冀州，宋州，懷州，汴州，洛州，衛州，許州，魏州，濟州，楚州，宮州，營州，杭州，潭州，瀘州，洪州，德州，鄆州，江州，蘭州，慈州，廉州，雍州，泉州，萊州，壽州，顯州，梁州，貝州，順州，滑州，齊州，信州，陝州〕百八字③〔恒州…州〕百八字④⑤烙二蜂⑥馬二測⑦斗二升⑧箇二顆⑨〔輪〕一⑩治二泄⑪膝二股⑫其二且⑬且⑭秦二秦⑮女二枚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龜板外光明。狀如金華色。六日申時。漆龜板上。化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龜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龜板後紫羅。雙蓮華。影。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龜內板上。有婆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龜內板上。有石基文。甲後漆龜板外。大婆羅樹及僧執香。鉢等。形容金像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鉢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二字。并有仙人。麒麟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繞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瞻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投陀僧淨道。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群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打利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繞舍利。繞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意號呶。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華趺坐。又以二菩薩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鑿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衡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①化二及②雙一樹③影二形④一爐白⑤麒麟二麒麟⑥馬二馬⑦一麟⑧淨二淨⑨尺二丈⑩落二落
燒二閉⑪投二頭⑫然十木⑬巡二巡⑭打二治⑮觀二觀⑯良二重⑰此二比⑱落二落

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堰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望怪其色白。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華。目驗芬芳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兩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勅使沙門靈璨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十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宮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輝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榮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照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

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忠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即得差拾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垂。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駁。又類瑪瑙潤澤。豐滋耀光似瑠璃。至四月二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雲霧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常者衆。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

飲齊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荆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鐘聲及以讚善。大鳥群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常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焰。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折解。用爲石函。抗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潭州舍利江島迎送。潯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德州舍利至彼覺者能行。大鳥旋塔。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廣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鐘烟氣。又類蓮華黃白色。天雨寶屑。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荻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而來。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銀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欄落上。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邊梁枋。衆僧觀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枇杷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遠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婆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闕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矧動群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模將去。去者。或上輿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明。光光色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

光內見花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石函變異。八婆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金華。與雲成輪相。自然幡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

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

通寺善法寺蘭業寺並見光明。雅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

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菓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

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同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鵲。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

從東南轡起。俄爾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章範大都督楊晏及官民等。並同觀。闕。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

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問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

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婆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其嶠縣令鄭乾意。同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

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虔意以杉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婆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

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

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章範初

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

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

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而向南。一銀

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唇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婆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

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

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章範初

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

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

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而向南。一銀

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唇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

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

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

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幡蓋。及

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次向上至於

日所即遠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

外周匝。次第以雲爲輪。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幡蓋。亦有見幡

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
行復。可益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
天罰人楚。百難備。繼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
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
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
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
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
曰。善哉子之問也。更選有言。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善。尤者。自
足乎一世之問。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
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
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
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
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有
粹。夏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商
臣極惡。令胤。則呂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
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
吏。七世。罪惡。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
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善惡。海惡
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
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梯
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
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
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
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
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
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

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
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
開其大。隱。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
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
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
為失道之人。議讓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
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
臾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
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
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
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
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
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
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
顯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經
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
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
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
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
釋。思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
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
共讀君論。亦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
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
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
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
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觀
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
者也。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
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
情於理。任而非營。為忘懷。閑味直置而已。
邪。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
莫檢。苟非冥廣。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
非坐忘。事至必戚。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
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
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又勸教
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
盡。故或者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
車。獨靈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
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足於仁
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顯蘊
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
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
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
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
仁。不沒其身。誠會以偕有後魯國。則分命所
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
之君子。知通。地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
都。宛以靈。深莫救。朱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
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
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自微。不期存
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八極水鏡

①可二何②③ ④二聖⑤ ⑥在二比⑦ ⑧二欲⑨ ⑩二開⑪ ⑫二說⑬ ⑭二克⑮ ⑯二丁⑰ ⑱二教⑲ ⑳二唯㉑
①(風)十聖②③ ④精二詳⑤ ⑥而二如⑦ ⑧山二田⑨ ⑩二陳⑪ ⑫修二簡⑬ ⑭二廣⑮ ⑯二皆⑰ ⑱(遠法)答
四字二(答)處十書。釋慧遠八字② ③思二思④ ⑤亦二並⑥ ⑦以二子⑧ ⑨在二存⑩ ⑪那二耶⑫下同 ⑬具二
升④ ⑤二二⑥ ⑦自十(守)⑧ ⑨二二⑩ ⑪地二否⑫下同 ⑬二二⑭ ⑮二二⑯下同 ⑰以二已⑱ ⑲(八)一

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危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垂叙多年聊以代勸。

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遠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問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辟謬。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答周居士難

戴安公

問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來難辭。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誠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已。

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爲無理可喻也。若令己而外。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其空設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摺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拘。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遠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累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福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魏宛以靈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圯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靈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魏宛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

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遠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己兆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而未日。聊以盡敘。

周居士書

見重。仲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若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

①書下明本有戴安二字* ②問一問③申一仲④(釋疑一難)八字二(答周居士難釋疑論)八字⑤(戴安公)一節⑥并十(送)⑦實一實⑧數一難⑨(答曰)十六⑩通一造⑪設十(教)⑫相一抑⑬之足⑭割一郭⑮祐一祐⑯難一難⑰微一微⑱之之⑲議一當⑳周居士一答戴安士㉑書下明本有周道祖三字㉒仲一申㉓同二

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請。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擯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常案牘必觀展。冀親承音旨。蓋社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璣機。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兩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

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鵠也。群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誠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歸物。我將我。是膺天祐。由獲三品寶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能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尙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

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鵠之就斃。味登鼎。鼎之獲免。無取贖。故鵠殺於人。猶虫死於燕。鵠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罪。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也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綱。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嘉許。仲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覽。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煩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

①遠法師=與戴處士書 ②書下明本有釋遠三字 ③蓋=益 ④根=即 ⑤端機=旋機 ⑥執=報 ⑦家=考 ⑧田=因 ⑨廣=也 ⑩也=豫 ⑪承天=衡陽書 ⑫辯=辨 ⑬下回 ⑭(音均)= ⑮發=廢 ⑯廢發=廢廣 ⑰邑廢 ⑱殺=致 ⑲鈞=約 ⑳成=誠 ㉑嘉許=來許 ㉒(與諸道人)+辯宗論 ㉓(諸道一答)八字= ㉔方=不 ㉕

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
際。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寥微妙不容階級。積學
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
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各取。然其離
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
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
意。遲有所悟。

法島問。敬覽清論。明宗極微而一悟頓了。
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
悠悠者以迷惑累。絕欲本乎見理。累由
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
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思於茲顯矣。若涉
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劫
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
俗反理不相闕。故因權以道之。權雖是假旨
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
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
劫無爲空。勸期果有如皎日。

最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
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
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學建言何
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
化地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
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
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
漸悟。漸悟雖可至味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
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

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
同其川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一。應吉甫
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曷三
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
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則鑒作
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
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
漸悟之選。案歸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眞。三
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
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遷接至粗之
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禮教
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
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答歸歷然。何
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
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
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
悟耶。初答。夫果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
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
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
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
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
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
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
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
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
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
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
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
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合無耶。若許其
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眞哉。今
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臣諫
莊王之曰。物除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
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
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爲悟
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
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
然向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
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眞知同異
初答
與眞知異
麟再問
以何爲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
恒共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
故永爲眞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
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
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
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
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人照之分。則是闇信聖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
闇信。但教有可出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
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
有日進之功。

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不
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聊借
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隨靈運四曰。一悟理。質
以經語。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輩
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理
屏高難四。辭微理析。莫不精究。遠覽彌日。欣若
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釋來問。且以

①之=久②忘=安③忘=忘④梓=姑⑤離=離⑥離=歎⑦為=與⑧遇=思⑨江=集⑩蹶=獻⑪王
 衛軍問=問謝永嘉王叔師⑫轉=一⑬川=石⑭東⑮為=何⑯又=後⑰問=并書謝靈運⑱政=正*
 可十(無)⑲向=向⑳推=推㉑木=木㉒自=自㉓辭微=詞微

示懷耳。海嶠迴披叙無期。臨白增懷。容歎良深。謝靈運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當爾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其面。盡脫有磨言。更白而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時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廣衍諸義。圖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我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籍篋中忽得前所條。未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當言笑。

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

亦是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許意。子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迹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名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答。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因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目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

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眾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道所寄。況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塵。復容此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同。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殊像承。是皇后道。囑所建。禮觀之日。永慕罔極。伏惟威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

【王衛軍書】六字二【重答謝永嘉書王弘】七字【超一起】①【十(身)】②【耳】③【竺道生答王衛軍書】④【嵩二】⑤【後秦主】⑥【姚興】⑦【平二評】⑧【表二表】⑨【表二表】⑩【或二我】⑪【復二後】⑫【宋二宋】⑬【請二請】⑭【計法師】⑮【什法師答】⑯【什法師答】⑰【什法師答】⑱【什法師答】⑲【什法師答】⑳【什法師答】㉑【什法師答】㉒【什法師答】㉓【什法師答】㉔【什法師答】㉕【什法師答】㉖【什法師答】㉗【什法師答】㉘【什法師答】㉙【什法師答】㉚【什法師答】㉛【什法師答】㉜【什法師答】㉝【什法師答】㉞【什法師答】㉟【什法師答】㊱【什法師答】㊲【什法師答】㊳【什法師答】㊴【什法師答】㊵【什法師答】㊶【什法師答】㊷【什法師答】㊸【什法師答】㊹【什法師答】㊺【什法師答】㊻【什法師答】㊼【什法師答】㊽【什法師答】㊾【什法師答】㊿【什法師答】

思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踴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辭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既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平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卽真兩冥。有不卽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諸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極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

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龜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回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細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閻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故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乃足邊見之所在。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

福凡聖無*汗。二苟無。汗道何所益。由臣聞味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群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諸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野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共授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宗。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問。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若意以爲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

○臣言前行明本有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九字 ○辭二詞三* ○簡二問三 ○[臣言]一 ○該筆二疑該三 ○[臣言]一 ○下二於 ○* ○五二真 ○○難上...方三三一字 ○○筆二筆 ○○開道二開導 ○○開導 ○○[難通...空]八字一 ○○夫二大 ○○辟二津 ○○若一 ○○[山臣一悟]六字二 ○○[難未悟由臣問]六字 ○○姚興答二答安成侯姚嵩後秦主姚興 ○○府二府 ○○大二人天 ○○宗二當 ○○爲二謂 ○

生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既不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空則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高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啟。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深。實越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霓。慨實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悟案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含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語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彙輅。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縹緲紛其駉駉。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同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言演說。各隨類解。蠅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諸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往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觀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鷁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澹濯之方時雨。寧有分同。同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濤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遂極亂其橫堅。施腐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庸論。一言易失。驪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惡修。惡定成於緣起。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重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緒剎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境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惡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美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愚惑罔息。至乃道回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共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獨獲。如或鑒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二教論已。有戒解但未見者。謂有李遠問舍人者。會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震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微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影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

○著十(終)○生十(死)○通達二運延○通○(安成一表)六字二(重上後秦主姚興長姚嵩)十字○心十(口)○載二(成)○
○載二(成)○得表前明本有重答安成姚嵩七字○諸二(旨)○析二(折)○(沙門)一○先二(大)○心二(豪)○
○載二(成)○載二(成)○誠二(誠)○云二(口)○論二(論)○疑二(疑)○(廣析疑論釋法琳)十有○
○(影)一○

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矜與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利臨雲。或役見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實以合成。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開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霧委。此又照被象譯。輝映纖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外散。一事始末。舛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異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龜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辭情。靈樞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股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繁。歸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聖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皆充供具。珍臺

綺樹。施佛及僧。振玄音於六。霄。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贊其祥緣。踐二氣而業。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自縊。以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崇華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翻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無取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靈交河之外。又非斷等所能算也。逮。于祇樹希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電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陰雲。雖字流附響。萬輪同。趣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擬正解於神念。若夫方等之靈。遂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祕藏之被東國者。靡不。必集。皆繕以寶緘。文以麗篆。凝光瓊筍。炫采瑤。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末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塵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霄。辟法門於千載。濟濟平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

聖益益緒法。昭。哲遺。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騰龍藏。義益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帳。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徇采。正水與。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蓬瑞。誕聖王宮。駐采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果妙成空。坦昭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慮煩。襟。棲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七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蓮。藻。殿。張。帷。盛。邸。聚。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滴。芳。藹。雲。迴。祕。理。探。微。玄。貺。悠。逸。宗。條。既。舉。昭。功。允。就。論。堂。卷。坐。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威。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踰。地。之。符。已。遠。片。言。入。道。事。難。於。道。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似。累。燭。為。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資。敷。奧。籍。振。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殷。含。呂。魄。故。上。日。廿。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履。相。趣。仰。惟。先。后。稟。靈。賦。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岳。化。汾。陰。早。棄。蘭。宮。風。達。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

○采二彩○下同 ○城二利 ○照二昭 ○殊二殊 ○辨二辨 ○沈約一○一 ○池二地 ○振二震 ○下同 ○若二竹 ○贊二讚 ○以二已 ○字二字 ○雲二雲 ○(南)十齊 ○探二探 ○于二於 ○下 ○貳二貳 ○雲二雲 ○應二應 ○二二 ○沖二沖 ○必二必 ○主二主 ○茲二茲 ○氣二氣 ○氣二氣 ○哲二哲 ○昨二昨 ○析二析 ○徇二徇 ○連二連 ○(南)齊十寬 ○一二一 ○昭二昭 ○慮二慮 ○七二七 ○士二士 ○脫二脫 ○(竟陵一首)八字一 ○思二思 ○片二片 ○集二集 ○黃二黃 ○股二股 ○趣二趣 ○欲二欲 ○

與荊州隱士劉此書

②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爲雷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誦典籍不復修綜。非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勸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癖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醜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清以忤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歇以明道。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陽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審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擢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風養閑。常矜長慕。出概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輒門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

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蕒。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滄。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鵷翻。有心儀萃。高臨愛海。比策禪衢。沾濛射之冥遊。屈祇鶩之法侶。闢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有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隆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璣家習禮讓。樵蘇田以時。郊林全鬱。罌網有節。鱗羽倍翔。至於貫山絕澗。環帶畿畎。宮田沃野。瓦望無疆。信可以招往隱。偷栖集勝寺。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老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過。迂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陵瑒之口具。王元長之辭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昇書曰。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申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霓。背俗居幽。寓歡林澍。養志南荆。可與卜寶爭價。韜光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寥。冥悟。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誓將燭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嶠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邈冥交。曉曙。講得寫析深。衿。辨明幽旨。

迹生藏之中談。究異俗之歸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問問道之次。具爲敷請。此爾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間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綯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旨曰。○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聞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恙。雁所○禁。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綦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數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蒞山阿。虛館川渚。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疑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凌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登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地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櫺戶。有異香氣空中警警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詡曰：道○德博聞曰文。○可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迺謚曰文。

【齊文宣公】一國劉北乃至日百三十九字明本作細註凡在於劉札書下
 【與】一○
 ○瘳=麻痺
 ○醢=滴酒
 ○驚=警覺
 ○蕙=情
 ○忤=悟
 ○陽=伴
 ○開=開通
 ○皆=標
 ○軌=式
 ○門=閣
 ○以=必
 ○省=層
 ○治=治
 ○啓=啓
 ○迂=還
 ○陵=凌
 ○辭=詞
 ○王又
 ○竊=到
 ○曰=一
 ○女=份
 ○中=仲
 ○莫=梵
 ○莫=漢
 ○黃=述
 ○諸=時
 ○辨=辯
 ○君二弟
 ○滌=非
 ○第=悠
 ○又使一日十六字
 ○楚竟陵王致書劉琨之庾杲之十二字
 ○話=語
 ○策=策
 ○蔡=榮
 ○閭=闕
 ○凌=陵
 ○故=固
 ○內乃至至二百七十字明本作細註
 ○遂=移
 ○德=懷
 ○可=何

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京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視千。刃之一。思萬頃之涓滴。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并勅 梁皇太子綱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遙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衛。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倅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展建極。切雲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開法音。伏希躬降。降容施甘露。油然慧雲。沛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錡山之上。傳巖之下。西都鳳凰岐陽鬱鬱。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楨。伏待於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戰。謹啓。

臣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輔

辰有隙。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肝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車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啓請御講并勅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雷敢上聞。願垂法雨。天降靈遠。未蒙降。預均藥水。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菰。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尙與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陛之仁。方留衛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懇誠注仰。伏希允

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測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臣等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

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煩煩經。討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榮食者衆。衆敷附相繼。實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勸。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二之

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書屬夕陽。如履霜刃。以朽

索駁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龍靈。頻于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宴。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葉街有歸命之虜。泰。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勸勞日

戾。猶以時多。禹敷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群司聲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謂。學儉得參軍之。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於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臣等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鑑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設三

索駁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越勅。

①本二木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三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標目下明本有梁簡文帝四字* ①啓請御講 ②請御講啓* ③敢二最遠 ④省重前行明本有重答御請啓勅。梁武帝九字 ⑤等十
(章)⑥ ⑦計二計 ⑧二二武 ⑨(請)十道 ⑩代二又 ⑪度二道 ⑫請二請 ⑬省汝前行明本有又答御請啓勅。梁武帝九字 ⑭(之)一 ⑮低二蓋

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衆優婆塞衆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藻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主安拘越。荒服遠夷。延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保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指述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儼禮。裁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萬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復放光。起右。掖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瞻。故知現此而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華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

臣纂錄時事。凡厥諸諫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開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申往復。終是一問畢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附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思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如撒燭。弛氣結舌無人不。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關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語然後諸疑。或諸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諸竟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卑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七。而諸益之衆。唱唱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

皇太子奉獻玉繒。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龜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帳座今爲下床。傍無侍衛顧無

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味且坐朝日肝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儲蓄。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爲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已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響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蓄。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日。既非遇燠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有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忘。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輒負擔馳逐。家禽野獸彈四生之品無不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

○(案)一○ ○官一冠○ ○主一王○ ○延一列○ ○保一寶○ ○測一照○ ○裁一裁○ ○萬一已○ ○獲一朕○ ○贈一贈○ ○開一開○ ○注一彩○ ○四一開○ ○便一乃○ ○鳴一鳴○ ○顯一顯○ ○官一官○ ○便一不○ ○莫一若○ ○僅一僅○ ○務一務○ ○著一著○ ○月一二月○ ○媛一媛○ ○忘一忘○ ○權一權○

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財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道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爲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顯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答問。

一帙合錄十三 第一日二月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論義 中寺僧懷 治城寺

法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

綽 外國僧 伽陀 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意情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

說。雖盛兩端終終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

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

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

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

平等。故能導群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成

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

機。七辯不能宣其寶。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

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

道者識途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

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

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極經論未

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

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

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

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

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共

云金剛般若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

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

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

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

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

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

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

光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

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

三。假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

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

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

有文質。爲是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前注大

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叙小

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

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

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

前謂僧叙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

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叙所言小

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爲據。故知

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

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叙序三

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叙序。止讚道

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

雖十萬。倍之者行。行疑然。後無生。道足然

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

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

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

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

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

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

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

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

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

不然。釋論言。須菩提問法華經中說。聲聞人

皆當作佛。是故今問。是畢定不畢定。是則聞

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

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

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

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

日。乃至婆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

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

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

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

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譬。此是始

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

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

實相。空無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

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

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

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

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

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

可戲論。豈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

宜聞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

僧曼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

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

①道二卷②爲二與③凡立一問八字一④一帙一五⑤五十七字二⑥發般若經題論義義樂都講法處⑦十二字⑧合二合⑨治二治⑩意二意⑪(僧)十伽⑫說二說⑬說二說⑭說二說⑮說二說⑯說二說⑰說二說⑱說二說⑲說二說⑳說二說㉑說二說㉒說二說㉓說二說㉔說二說㉕說二說㉖說二說㉗說二說㉘說二說㉙說二說㉚說二說㉛說二說㉜說二說㉝說二說㉞說二說㉟說二說㊱說二說㊲說二說㊳說二說㊴說二說㊵說二說㊶說二說㊷說二說㊸說二說㊹說二說㊺說二說㊻說二說㊼說二說㊽說二說㊾說二說㊿說二說

大海而同味。衆芳雜。綵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法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群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振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玄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平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沼。變鐵網爲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楹截鑿。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椽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櫺而蔽景。虹拖蜺垂。承臺繞橋。蓮抽井倒。冒宇臨窓。彤彤寶塔。旣等法華之座。峨峨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甃。傍暉金薄之埽。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滴之地下。層臺累架。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暖。雕樓之內。蟬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鶴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閣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以闔。故銅欄三丈。追嚙井幹。玉樓十二。遙馳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惛利照國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蠻。飄颻。吁哉其不可狀。鏘鏘。肝肝。璫璫。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壁日揚精。景雲麗色。熏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茅簌。迴。武。咬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空乘空。鈞陳翼駕。超光躡

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鼉鼓。驍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攸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四張羽。豈假鳴鳥之射。湛湛奔奔。麟麟四奔奔。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顰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感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四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四苞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四不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祕法。宣婆娑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四三千七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四幸幸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四辨才。智慧如身子。躍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亦髀。咸符四渴瓶之思。並沾四染氈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罄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雲霓耀煌華綬葺茸。弱四謂含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四距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熊羆吐色珠火非儔。隨踵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汾陰

陋其晦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
 昔法華初唱。毫照普臨。般若律宣。通身盡笑。
 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
 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
 虛。弘懷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
 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勸。攝受四生。
 皇太子臣綱。視瞻東廂。親承大法。以爲西巡。
 東狩。贊頌以興。柴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
 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爲
 頌曰
 玉牒悠長。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
 丘命瑱。姬水開潢。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
 天辟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
 教義。製造衣裳。九韶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
 婉。擊石鏘鏘。廣脩壁水。洞啓膠庠。輕輶微
 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宣。廣內斯藏。芸香馥
 鬱。綠字摘章。文功旣被。武跡斯彰。題雕臆
 鏤。舌紫文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
 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
 截。化普龍鄉。西臨月窟。東漸扶桑。卑宮類
 禹。解網如湯。衡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
 卷。諫鼓其鏘。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
 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慧光。液池下
 澗。高梧集鳳。赤田熊旦。擾。素雉朝翔。觀玉
 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盛唐。終非運
 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鑿徐
 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軔。綠驥騰驤。虎文駐
 蹕。龍驤啓行。闌干玉馬。照耀天狼。玄鹿映
 日。翠鳳降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霆

①綵=彩◎ ②振=震◎ ③同 ④陽=曛◎ ⑤第=第◎ ⑥暖=煖◎ ⑦糖=透◎ ⑧調=櫛◎ ⑨驪=騷◎
 ◎動◎ ⑩選=列◎ ⑪校=較◎ ⑫鉤=勾◎ ⑬裝=皺◎ ⑭莽=莽◎ ⑮披=比◎ ⑯包=包◎ *
 ◎不=二◎ ⑰棟=棟◎ ⑱三=二◎ ⑲莘=莘◎ ⑳辨=辯◎ ㉑清=寫◎ * ㉒思=恩◎ ㉓染=碎◎
 ◎紹=約◎ ⑳貌◎ ㉔距=順◎ ㉕熊=雄◎ ㉖紫=青◎ ㉗妙=好◎ ㉘臨=林◎ ㉙勸=催◎ ㉚贊=讚◎
 ◎下◎ ㉛黃=黃◎ ㉜壁=壁◎ ㉝微=微◎ ㉞簡=蔭◎ ㉟摘=摘◎ ㊱鷁=鷁◎ * ㊲熊=熊◎ ㊳擾=
 ①風◎ ②輝=輝◎ ③蘭=蘭◎ ④暗=暗◎

掃參差煌煌。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塔廟。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造感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豪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西中郎將普安王。綱

綱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裁喧。風心競夢。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伏惟殿下。體高玄。蹟發道春。禁牢絕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甘之才。並命應王之匹。探微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能。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綱輕生多幸。屬此休世。緣附衣襟。得備馨香。而黏蠟末。拔迷象不。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講頌。頌一首。文情綺發。思闊影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誠汗。謹啓

皇太子令答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艷。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群。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章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而乃悉。此不盡言。統。答

玄圃園講頌并序

西中郎將普安王。上

竊以。寶山峻極。胎足未覩。慧海遙波。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杳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

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智。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曜祥。丹陵鴻電。功端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漏無底。化行。滄河鏡。綠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鴻潤。儲君德彰。妙像。體教春瓊。視膳閑。是遊心法。提。擗管。摘章。既姬。婦。錦。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恩德。周。頌。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發。情。遊。彼岸。理。慨。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犀。霜。浮。玉。瑤。茲。園。還。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頌於瓊音。樹。歲。華。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網。明。籍。殊。龍。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是。與。藻。林。獨。瑩。心靈。敢。作。頌。口

皇儀就口。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觀觀蕩蕩。萬代一君。一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二芳園環。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浮

清。重閣相漢。日映金雲。風搖銀草。其。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接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芋。四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琅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尋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寂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精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湘東王釋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室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牀容解。生文章之外。雖覺智。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幾居。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維。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辰。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轅。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北。戎。采。宜。生。之。劍。樂。彰

① 蒙二名② 下同 ③ 綱二綱④ 綱十(皇帝問太子有表并見所製大法綱調義) ⑤ 綱二綱⑥ 綱二綱⑦ 綱二綱⑧ 綱二綱⑨ 綱二綱⑩ 綱二綱⑪ 綱二綱⑫ 綱二綱⑬ 綱二綱⑭ 綱二綱⑮ 綱二綱⑯ 綱二綱⑰ 綱二綱⑱ 綱二綱⑲ 綱二綱⑳ 綱二綱㉑ 綱二綱㉒ 綱二綱㉓ 綱二綱㉔ 綱二綱㉕ 綱二綱㉖ 綱二綱㉗ 綱二綱㉘ 綱二綱㉙ 綱二綱㉚ 綱二綱㉛ 綱二綱㉜ 綱二綱㉝ 綱二綱㉞ 綱二綱㉟ 綱二綱㊱ 綱二綱㊲ 綱二綱㊳ 綱二綱㊴ 綱二綱㊵ 綱二綱㊶ 綱二綱㊷ 綱二綱㊸ 綱二綱㊹ 綱二綱㊺ 綱二綱㊻ 綱二綱㊼ 綱二綱㊽ 綱二綱㊾ 綱二綱㊿ 綱二綱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鄉*鄉王規年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字
孝穆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
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儵年四十五字國
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鄉*鄉王穆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噤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湛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
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
師卿
中散大夫瑯*瑯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擣年六十四字士續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
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環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祕書丞前中舍人南鄉*鄉王許年二十五字
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鄉*鄉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① 戴=戴 ② 袋=袋 ③ 章=彰 ④ 開=開 ⑤ 冲=冲 ⑥ 郊=交 ⑦ 精=精 ⑧ 策=策 ⑨ 淳=淪 ⑩
 派=派 ⑪ 濟=沈 ⑫ 后=後 ⑬ 駢=駢 ⑭ 奕=易 ⑮ 基=基 ⑯ 辯=辯 ⑰ 森=威 ⑱
 問=問 ⑲ 主=主 ⑳ 儲=諸 ㉑ 鍾=鐘 ㉒ 微=微 ㉓ 歷=歷 ㉔ 交=交 ㉕ 紫=紫
 二=二 ㉖ 續=續 ㉗ 指=指 ㉘ 陪=陪 ㉙ 璵=璵 ㉚ 撰=撰 ㉛ 刊=刊 ㉜ 岳=岳 ㉝ 云=云 ㉞ 祿=祿
 ① 宮=宮 ② 那=那 ③ 術=術 ④ 十=十 ⑤ 轄=轄 ⑥ 撰=撰 ⑦ 精=精 ⑧ 祿=祿

向矣夫世代而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易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前後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善華無以問也。余幼好彫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僂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叙佛緣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金光明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起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振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游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擎。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滌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瘦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觀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

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意。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還。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領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輪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香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①前後二復②余二子③昔二當④勝同二同⑤叙佛緣起一⑥京師西明寺一唐⑦錄一定⑧當一昔⑨各一名⑩代十代⑪擊二齊⑫勝二聖⑬東一盡⑭海二寫⑮隨二推⑯京師一則八字⑰以二已⑱隨二諸⑲揚二揚⑳衍二所

留思綸閣。遂以匠物之餘親迂容。指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銘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蒲名載惕中襟。伏以聖旨難降玄津淨涉。空思側管。嗟混沌之未開。寔賴叶閑。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獎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拳想林之英蕤。綴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瞻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苞匭。況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龍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藹。孰忘薦奉。加以成貨有循。明規在屬。方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瞻東瀛之沃洽。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差相屬。凡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諒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雙明染淨之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叙。各錄多日。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鑒千門之列敞。修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偷而磊落。春並經錦。諒非工而彬布。寔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伊其不棄。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覺洲。故餘美難極。旣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聖鑒削蒙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旨。迄今麟

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難。庶可以振釋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閒息心之勝蹟。備多聞之靈囿。伏願醞蘭上味。永沃震衷。般若明珠。長輝容握。斯文不墜。眞宗與日月俱懸。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禪林妙記後集總目凡十章

一眞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卽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 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曰夫六爻爻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闢史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鑠氷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祕。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較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眞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鷄子於慈室。衣寶與鬚珠雙至。化溢而稱焉。泊偕雨微。周佩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纖積穢。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眞源。卒

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非宜。緇徒允允。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齊誦音。喝咽都句。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名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凝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儀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記。所以舉文固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荀。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歸祐上之弘明。共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粵以

④大唐麟德三年歲在攝提律。⑤惟⑥沾洗⑦三月十日。纂集斯舉。庶使緝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釋之以知微觀之而覩蹟。與環景而齊照。將⑧琬穹而共久。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一

④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④梁昭明太子答雲⑤法師請講書三首 并啓 答

昭明謝勸齋水犀如意啓 昭明太子解一諦義章 南湖寺釋慧超論諸二諦義 往反 六番

晉安王綱諸二諦義旨 往反 五番 招提寺釋

①特二特合 ②詮二珍合 ③冲二中合 ④成二咸合 ⑤貨二貨合 ⑥循二條合 ⑦四二肆合 ⑧郎二琅合 ⑨逮二逮合
 ⑩章二章合 ⑪叙二敔合 ⑫廢二廢合 ⑬列二例合 ⑭錦二錦合 ⑮警二警合 ⑯拈二拈合 ⑰於二于合
 ⑱振二震合 ⑲寂二神合 ⑳禪林一葉四十九字一連 ㉑朝義一顯十九字二李臨二字連 ㉒自二泊合 ㉓亦二而合
 ㉔(11)+藥合 ㉕理二統合 ㉖別二別合 ㉗喝二喝合 ㉘就二聚合 ㉙大二有合 ㉚世二維合 ㉛清二站合 ㉜一二五合
 ㉝醜二丑合 ㉞旋二旋合 ㉟二十二十三動 ㊱一一四動 ㊲大唐西明寺沙門二大唐西明寺 ㊳唐終南山 ㊴明
 本無此目錄 ㊵法一音

慧瑛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栖玄寺釋曇岳諸

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郎王規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靈根寺釋僧遷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羅平

候蕭正立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衡山候蕭

恭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諸

二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諸二

諦義往反四番 吳平王世子蕭勵諸二諦

義旨往反四番 宋熙寺釋慧令諸二

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諸二諦

義旨往反四番 與皇寺釋法宜諸二諦義

往反三番 程鄉候蕭祇諸二諦義旨往反

光宅寺釋法雲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靈根寺

釋慧令諸二諦義往反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

諸二諦義往反三番 莊嚴寺釋僧晏諸二諦

義往反四番 宣武寺釋法龍諸二諦義往反

建業寺釋僧慈諸二諦義往反三番 光宅寺

釋敬脫諸二諦義往反五番 昭明太子令旨

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瑛諸法身義

往反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莊嚴寺釋僧晏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宣武寺

釋法龍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諸

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諸法身義

往反五番 謝勸齋制主書看講啓 謝勸問解講

啓 謝勸齋制主書看講啓 謝勸問解講

齋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

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

教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

答雲法師詩問講書 梁昭明太子統

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

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

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

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

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鈞深致遠。多所未悉。爲

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

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真象。良所未喻。

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

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

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

而長。無成業。遂之盪吹聖明。而誠慚無退者。

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答旨。未許群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

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

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吝。伏願弘弘不替。曲

允三請。殷勤謹啓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爲利具如

前言。甘露之開。彌漸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

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

和南

謝勸齋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勸左右。伯佛掌。奉宜勸旨。垂齋

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采方

斯非貴。珊瑚挺質。此未珍雕。制既成先。被

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

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墜。

王式碩儒。折騰駒之。辯飾寶刀。子桓愿

其大齋。羣牛輕拂。張敬慚其舊儀。殊恩特降

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

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

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

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

斯道。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

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

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日。若以

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

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

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出真而生。正可

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

異法。能爲雜問。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

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

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

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

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

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

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

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

立世名。諸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

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

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

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

體

南湖寺慧超諸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

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常與真一體。爲

當有異。今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

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①院二侯堂下同 ②(也)一③④⑤ ⑥五二四⑦ ⑧(上昭明太子序釋法雲)十釋⑨ ⑩(答雲法師書梁昭明太子)十一重⑫ ⑬二⑭ ⑮ ⑯二⑰ ⑱ ⑲二⑳ ㉑ ㉒二⑳ ㉓ ㉔二⑳ ㉕ ㉖二⑳ ㉗ ㉘二⑳ ㉙ ㉚二⑳ ㉛ ㉜二⑳ ㉝ ㉞二⑳ ㉟ ㊱二⑳ ㊲ ㊳二⑳ ㊴ ㊵二⑳ ㊶ ㊷二⑳ ㊸ ㊹二⑳ ㊺ ㊻二⑳ ㊼ ㊽二⑳ ㊾ ㊿二⑳

真卽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諸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諸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見。又諸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准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諸。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諸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晋安王蕭綱諸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仁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卽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諸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卽俗知真。卽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諸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旨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實體自虛玄。又諸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諸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

有一真不成二諦。令旨答。體恒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觀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諸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旨答曰。凡夫。人於無。攝有。聖人卽有。辨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諸。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旨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諸。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以茲成二。又諸。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棲玄寺曇宗諸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旨答曰。聖人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諸。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令旨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諸。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令旨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諸。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諸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卽之義。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又諸。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旨答。更不相出名

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諸。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諸。體既相卽寧不觀真。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觀俗。觀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還諸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嘆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令旨答曰。卽此體真。不得言嘆。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嘆。又諸。無勝我者既得稱讚嘆。我體卽真。何故非嘆。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我體卽真亦是我真。故非讚嘆。又諸。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旨答。不僞眞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嘆。又諸。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卽是讚嘆。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諸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諸。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諸。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旨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又諸。若是橫見不應有有。若必有生。名何橫見。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諸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諸。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諸。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

爲義又諸。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諸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無相。俗是有相。相無相殊。何得同體。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又諸。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諸。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諸。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諸曰。第一義諦共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諸。直言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復。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味。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諸。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諸。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勸諸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諸。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

諸無相。何不寄言辨相。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玄。又諸。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相。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諸。未審此寄言辨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旨答。無名而說名不。全當理。又諸。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旨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諸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中相即。爲當義中相即。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諸。義既不相。體云何即。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觀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諸。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旨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諸。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旨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大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諸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令旨答曰。得是實真。又諸。菩薩會真之時爲忘俗忘真不。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諸。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道故謂實真。又諸。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俗猶見非俗。又諸。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旨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諸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

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旨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諸。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又諸。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諸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旨答曰。正是形待。又諸。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諸。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而不名第一。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諸。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旨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諸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諸。有智之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諸。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又諸。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旨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諸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旨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又諸。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旨答。是虛妄之有。又

與皇寺法宣諸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

●相二有● ●位二包● ●復二複● ●圖二動● ●全二合● 令 ● 大二何● ●得二待●

諸爲常見妄。爲常見有。令旨答。見於妄有。又諸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諸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旨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諸曰。凡夫之惑。爲常見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旨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諸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旨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又諸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俗應非惑。令旨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維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晏諸曰。三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俗解。令旨答。可名相似解。又諸未審相似爲真爲俗。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又諸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諸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龍諸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一不。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諸。未審就凡聖兩見得

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一體之殊。又諸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諸。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旨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懸諸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爲常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旨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諸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諸曰。未審聖人見真。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旨答曰。漸見。又諸。無相虛懷。一見此。現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令旨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諸。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旨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諸。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見。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又諸。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旨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

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日。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即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爲無所。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諸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令旨答。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諸。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諸。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旨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諸。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旨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諸。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令旨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廣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諸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諸。既爲萬行所得。豈言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旨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諸。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

建嚴寺僧晏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旨答。亦得寄名。慧眼所見。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旨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龍諍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旨答曰。通而爲論本迹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諍。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諍。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旨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何實果。又諍。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諍。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旨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巖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是爲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垂應以不。令旨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旨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謝勅齊君講啓。

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群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惻天文徒觀玉府。慚棟爰并寢興無寔。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啓

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 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謏齒。反降教習之恩。允宜尙學。翻荷證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惠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玉王生挫。辨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兩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資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閣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帙。合日百一卷。寒鄉觀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驚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遠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域之教。網羅異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竊田槃孟屏黜臣素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聞

謝勅資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帙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聞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乘雲集。四辨言而未極。八聲聞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

①名+(相)②③ ④藏二滅⑤ ⑥在二存⑦ ⑧乖二乘⑨ ⑩答+(口)⑪ ⑫枕二軌⑬ ⑭爲+(物)⑮ ⑯〔梁昭明皇太子〕一⑰
 ⑱ ⑲漢二訓⑳ ㉑竹二齊㉒ ㉓〔則〕一㉔ ㉕惠二誥㉖ ㉗工二其㉘ ㉙閨二閣㉚ ㉛待二侍㉜ ㉝〔樂孟〕孟津㉞
 ㉟素二索㊱ ㊲〔謝開〕一㊳ ㊴〔三乘〕一㊵

無憾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書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中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仰承比往開善聽講。綴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露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率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閱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頗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慨鷺山。微密祕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業晨飛。況思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賞。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增省。携手登臨。兼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惟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由承。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疑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以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慚。染。墨。況。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未波餘。希時灑拂。但。曉。遠。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定。意。謹。白。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

清言兼紙文。宋巨麗。獄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抑。下。官。智。智。識。開。學。淺。人。凡。遂。得。攤。卷。據。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思。淵。深。微。情。廣。奧。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辨。既。陳。闊。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通。而。梵。響。復。弘。雖。昔。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瓊。筵。長。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鸞。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施。榻。博。望。乍。折。角。而。解。寶。璽。于。時。謬。齒。未。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額。天。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爲。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騁。粉。粉。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覽。波。餘。尋。讀。戰。戰。遵。俯。仰。慚。惡。庶。爲。恩。詭。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慚。鼻。鼻。歸。庸。非。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垂。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闕。聞。末。品。徒。自。刺。責。終。開。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郵。備。餐。令。德。仰。承。觀。獨。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賒。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歎。唯。冀。音。旨。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法義篇第四之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衆生佛不相異義南齊沈約 六道相續作佛

◎義比約 因緣義比約 形神義比約 神

◎不滅義比約 難范續神滅義比約 因緣

◎無性聖論 陳沙門真觀自朱世卿 北齊

◎三部一切經願文魏收 周藏經願文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隋楊 三藏聖教序并表請

◎宗文 述三藏聖教序并謝答 述註般若

◎經序唐楷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司元大 與

◎翻經諸僧書并答 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

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

①書二卷②晉安王二梁簡文帝③晉安王④席二廣⑤參二編⑥況十(兄慧)⑦今二合⑧政二正⑨波二教⑩沈二河⑪增二傍⑫惟二維⑬山二制⑭廣二疾⑮以二已⑯染二淨⑰星二顯⑱定二食⑲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書⑳十廣㉑(答王心要書梁蕭映十廣㉒思二思⑳通二述㉓賦二賦㉔客二客㉕二二五㉖此目錄明本無㉗論十(二字)㉘[并一論]㉙七字㉚法自然論宋世卿)八字㉛(唐)十太㉜(述)一㉝七十(即高宗)㉞沈休文二沈約

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口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

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盡，善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威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起，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舍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最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辯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會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細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澆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

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難援，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天則壽不可無天，天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能較然有辯，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兼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難范續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

①善一美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處非神矣。刀則惟刀。是利。非刀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爲兩。則飲飲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與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在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若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

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假尸。永年不朽。則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愕。若夫二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尙餘質於維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術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骸。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骸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骸。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骸。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尙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遷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惡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達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五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親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與隆之性。陳賞罰而不侯。邵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

此是... 刀二刀... 形一... 利二利... 與二爲... 在二在... 身二神... 形二身... 神... 則此... 與八字... 負二負... 子二於... 形十(以)... 則二明... 因緣... 百六字... 性法... 顯然... 二千百四十一字... (并)十序... (沙門)一... 成二與... 是二氏... 降二降... 將二將...

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囿矢遐曠。今承[○]旨旨渙然蒙啓。譬猶疎蜀伏戶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惡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宰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和諧。千科滿日。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翻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遊。適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痼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

①[馬]—①② ③豈=疑④* ⑤駭=駭⑥ ⑦駭=駭⑧ ⑨太=大⑩ ⑪旨=咨⑫ ⑬安=忘⑭ ⑮來=乳⑯ ⑰解=通⑱ ⑲近⑳ ㉑河=內⑳ ㉒三=山㉓ ㉔否=發=發㉕ ㉖寃=漢㉗ ㉘[亦]—①② ㉙洩=復㉚ ㉛參=累㉜ ㉝矢=失㉞ ㉟音旨=德㊱ ㊲位=主㊳ ㊴翔=翼㊵ ㊶荒上=若土㊷

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虛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何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甍。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邵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諸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聘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爲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于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

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榘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掩。況復漆園傲吏。悅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尙論因果。則事同牽牛。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順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水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勳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出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會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散復與惡乎前世。故致此頑闇。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響。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替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勳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告逆。羅睺則譴誅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當今食。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問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

不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倏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屏雅慶力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須覆。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再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尙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共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覆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蒿子泥。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斬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則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樂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若智○智若○ ○制○製○ ○者○者○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當○當○ ○二○二○ ○悅○悅○ ○忽○忽○ ○亦○亦○ ○(川)○(川)○ ○取○取○ ○取○取○ ○起○起○ ○威○威○ ○煩○煩○ ○二○二○ ○祀○祀○ ○之○之○ ○永○永○ ○早○早○ ○示○示○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

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

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懇懇屢請，余亦僥倖相答，

但自省庸陋，未中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

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

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

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運無從，

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以凡

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評論強生分別，所

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眼病見華，空曾無

樹，但爲引接近情，祛其惑微，示因果略顯

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理。若達乎正理悟

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

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

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

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

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縹緲

丘，四微中緇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

刻石之文，綠檢黃緇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

來祕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

四諦之法，尼園八經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

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庚子，奉爲云云。奉造

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

議希有，短偈長行，背背銀函，玄文玉匣，凌

陽創業，止觀仙宇，闢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

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

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徒闕寶，

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

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

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則慧日法雲道場，

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

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

少，斟酌付授，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

長存法本，遂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

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

當教，寧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

底，天龍盡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

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微淨

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

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恕己深恩，思

即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

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願爾非誠，誠愧

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

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

區橫相負荷，但慶遷宿，植生長王宮，謁毗盧

庭，最存遠大，出受齋寄，每用祇謁，非唯禮樂

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隆，無容

棄稷卨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

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

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

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

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喻，喻爲方，既異，甜冷苦

熱以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羸枝

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

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

歸，一致百慮，內外和融，義同混舍，何處有學

毘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殿，鑿

反貽毀於羸賈，象足至底，翻取請於蜂房，心

登上果

登上果

登上果

同劍戟誅誅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渡群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申。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出然。通達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道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惟希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二十一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開大猷。蠲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奘。尙重請經題序啓。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庶想皆識其

端。明陰洞陽。啓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微雖隱不惑形潛莫觀。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邇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訓誨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師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貞德。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淨。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遁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

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鸞臺。瞻仰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德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華露方得法共華。蓮出淨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勅齋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藏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璽降寶。金輪御天。聖師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毘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崑崙。經途萬里。枯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鸞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誠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鴻瓶之敏。所譯經論。紙舛尤多。

①漢二度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二②三③四④五⑤六⑥七⑦八⑧九⑨十⑩十一⑪十二⑫十三⑬十四⑭十五⑮十六⑯十七⑰十八⑱十九⑲二十⑳二十一㉑二十二㉒二十三㉓二十四㉔二十五㉕二十六㉖二十七㉗二十八㉘二十九㉙三十㉚三十一㉛三十二㉜三十三㉝三十四㉞三十五㉟三十六㊱三十七㊲三十八㊳三十九㊴四十㊵四十一㊶四十二㊷四十三㊸四十四㊹四十五㊺四十六㊻四十七㊼四十八㊽四十九㊾五十

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滿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等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範也。綜括宏遠。旨趣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鸞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甌流楚說之侶。遂使阿耨達水通神句之八川。普闍崛山接高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塵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

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枝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韻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因述幽巖。栖思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類聚經旨。領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一儀之同。伏見御製衆經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慙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諸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虛遷。然則達磨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輻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通以徇無涯。隨處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願川廣初。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

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遷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瞻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疾。理究連還。與生入室研機。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罄竭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鸞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逐。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劣。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闢。籍甚當世。想此玄宗。爵爲稱首。歲惟闡茂。始創懷油。月曜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共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親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酒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皆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羅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徒築於綿區。

①受二授②勅答謝③答謝經序啓勅。唐太宗文皇帝④開二開⑤皇太子臣治述二述三藏聖教序⑥聖記三藏經序二唐高宗皇帝⑦序十(唐高宗皇帝)細註⑧聖一真⑨聖二述⑩聖三述⑪聖四述⑫聖五述⑬聖六述⑭聖七述⑮聖八述⑯聖九述⑰聖十述⑱聖十一述⑲聖十二述⑳聖十三述㉑聖十四述㉒聖十五述㉓聖十六述㉔聖十七述㉕聖十八述㉖聖十九述㉗聖二十述㉘聖二十一述㉙聖二十二述㉚聖二十三述㉛聖二十四述㉜聖二十五述㉝聖二十六述㉞聖二十七述㉟聖二十八述㊱聖二十九述㊲聖三十述㊳聖三十一述㊴聖三十二述㊵聖三十三述㊶聖三十四述㊷聖三十五述㊸聖三十六述㊹聖三十七述㊺聖三十八述㊻聖三十九述㊼聖四十述㊽聖四十一述㊾聖四十二述㊿聖四十三述

寶臺移構於中壤麟萃羽集者咸徇其法云
 襄霧廓法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
 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
 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
 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含婆提江
 南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陪
 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
 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
 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答詞析義頗亦殊途
 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
 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
 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陪
 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
 洽聞耽味茲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蹟咸助異
 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憚德
 鏡玄流道資素著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
 詰多門尋務勞止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
 爰據諸家而為集註開題科節同銘斯部勒
 成三卷號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
 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千
 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
 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
 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探金口妙義掩二
 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
 芬驚嶺宇輒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沈晦未悟 同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軌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達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神輝
 能仁普鑒 凝虛研幾 契誠大道
 孰收毀謗 謬謬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於惻惻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發雙樹微言既
 暢至理亦弘利士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沾焉蘇
 之曰焉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定為濫
 觴符號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
 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離淨同澄
 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
 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鈔錄明有終未離
 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證於疑寂猶執玄
 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籍空
 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號發
 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向降魔制諸外道自
 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
 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
 威不伏若使望風靡靡難含膠而能闡弘
 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
 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辭辨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

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
 園問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宣
 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
 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
 並是探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
 聽焉渴飲瓶皆望望滋潤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
 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
 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
 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定助上玄運用賢僧闡
 法實神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
 敢以黃葉為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泥
 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末法初踐玄理
 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契法師頭陀法
 界遠達迦維日整道樹金流仍觀七處八會
 毘城鷲嶺身入彼鄉婆羅寶階目驗虛實至
 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
 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
 悉皆質之彼師毘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毘
 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
 明轉多羅亦割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
 輻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
 之四名振目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
 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
 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
 佛於冥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
 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其器既
 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
 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

①法二卷②此二近③義一家④畢一異⑤義⑥二道⑦口二石⑧書十(序)⑨(并偽)細註⑩大常博士
 十二唐⑪歸敬偈⑫請二願⑬取二同⑭庶二一⑮蘇二蘇⑯唐二唐⑰善才二波⑱善財⑲漢二漢
 鈴二鈴⑳漢二漢㉑建立一㉒於十(涅槃)㉓正二以㉔辨二辯㉕善才二波㉖善財㉗漢二漢
 ㉘瓶二水㉙蓋二蓋㉚過二近㉛目二目㉜疑二疑㉝名十(在)㉞振二振㉟稱二稱

蹴踘非驢所堪。猶綃服盡與白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必芻悉曇亦優婆塞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諸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遣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宜

譯經釋明落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 <small>○</small> 蓋 <small>○</small>
抑重爲輕	照日米散	投珠水清
顯 <small>○</small> 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舉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哲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川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
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
海滔天。邪山漚日。封人我者。願墜其何已。特
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鬪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
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
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
稱矣。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

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歲夜阻之瑞。漢通霄夢之徵。騰蘭烟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類綱者接武。維絕細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鴻以贈五乘。悲去聖之途遠。惘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擊錫尋波討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之。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累造未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因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明。其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繚繞。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聲應扣鑿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吾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颺於辯固。摘光華於翰林。驪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

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
象戲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卿。方
今蔑如也。既而翺翔群略。綽有餘功。而能
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
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己穿鑿。比決諸疏指
斥求非。讀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
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
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
能言非。言非不非。言不是。言是不是。是是
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
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
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
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
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證生七
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
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
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達倒順之前
後。又採郢匠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援
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
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
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
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
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呂公所
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
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
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

①如二知②③ ④志二慈⑤⑥ ⑦以所二所以⑧⑨ ⑩博士柳宣⑪師博士書并領⑫⑬ ⑭〔譯經一⑮⑯〕 ⑰〔還道領一⑱⑲〕 ⑳沍二置⑲㉑
 ㉒九二無㉓ ㉔其十〔雅〕㉕㉖ ㉗驛二陸㉘㉙ ㉚有二宵㉛㉜ ㉝矣二焉㉞㉟ ㊱湛二誰㊲㊳ ㊴武二岸㊵㊶ ㊷賴二組㊸㊹ ㊺許二徇
 ㊻㊼ ㊽擊二擊㊾㊿ ㋀波洪計二計本㋁㋂ ㋃環二環㋄㋅ ㋆之二也㋇㋈ ㋉〔訪京中道之一〕㋊ ㋋相十〔則〕㋌以之爲法
 ㋍二以法爲心㋎㋏ ㋐明二相㋑㋒ ㋓清二環㋔㋕ ㋖曉二曉㋗㋘ ㋙祐二定㋚㋛ ㋜覽二覽㋝㋞ ㋟錄二言㋠㋡
 ㋢二倍㋣㋤ ㋥下二下㋦㋧ ㋨〔以〕一㋩㋪ ㋫授二授㋬㋭ ㋮支二忘㋯㋰ ㋱一拯二拯一㋲㋳ ㋴唯二推㋵㋶
 ㋷轉二轉㋸㋹

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頤。故使衆難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燧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辭。憫憫其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怵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綱。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萬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鑾茲大齋。餘則察舉。背烹鮮之格言。收羅咎失。搥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廢漬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議。或與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諫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冰爲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尙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并答 桓玄又書論敬議并王令釋慧遠與桓玄書論不敬并答 桓楚僞詔沙門不須敬并答五首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與桓玄書明沙汰事并答支道林與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罷食范伯倫書論罷食 范伯倫表論罷食并答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并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標二法

師罷道詔并答 羅什與後秦主書論恒標罷道事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并答 釋僧嚴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啓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并序 後秦釋僧肇羅什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并序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敬法師誄 南齊釋慧林釋玄遠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處義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并答 梁簡文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與南周顯書 梁劉孝標與學法師書 梁王曼穎與皎法師書并答 梁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吊震兄李敬肅書 梁劉之遴吊京正亡書 金華山志 梁劉之遴與徐僕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胎書仙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琛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并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今上令議沙門敬三大詔并自官殿議及啓狀等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四初卷三十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子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宵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誠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既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導幽顯。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誠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日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通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障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俗。養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歸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遠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

出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緝維頌風。超外妙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遽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愍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戚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答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觀滄流。井蛙無小。大明融明。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即曠。道洽無方。仁被禽鳥。味者靡遺。識者彌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乘之彌堅。擺落塵羈。振花靈淵。遶遶清雅。蕭蕭貞韻。汪汪其冲。覆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千刀。虛以應物。無來不順。汎遊弘化。振舉揚輝。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拙。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類網。閑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入肆誼引。閑遠易一。華粉難泯。公乃慨然。中覩潛軫。卜居川巖。構室林巖。擢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無微不盡。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迴轍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蕭爾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疎。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師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矜期。時來問津。湛湛無窮。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更新。聖逝言絕。賢表義垂。翳翳末運。玄化將頽。濟矣夫子。道俗歸懷。庶辜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繆。驪淹信宿。閑安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與名辰。汎觴撥菊。梨柚薦甘。蒲荷為歡。賦詩詠言。怡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履於瞻。填悲哭。嗚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口。味者或應。橫為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違冥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恨為自失。寄懷空素。微風載述。嗚呼哀哉。

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謫。故乃奮迅神儀。雲形平俗。統承洪緒。為時城暫。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類

網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蟻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而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威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快桑融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數重振。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白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觀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闕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細逸。通仙潛凝。應真沖淡。叢叢九流。足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愜。恬沖靜默。抱此玄

卷二十二 誄 摩羅什法師

○(其)十此○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其)三十二○ ○(其)三十三○ ○(其)三十四○ ○(其)三十五○ ○(其)三十六○ ○(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 ○(其)三十九○ ○(其)四十○ ○(其)四十一○ ○(其)四十二○ ○(其)四十三○ ○(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 ○(其)四十六○ ○(其)四十七○ ○(其)四十八○ ○(其)四十九○ ○(其)五十○ ○(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 ○(其)五十三○ ○(其)五十四○ ○(其)五十五○ ○(其)五十六○ ○(其)五十七○ ○(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 ○(其)六十○ ○(其)六十一○ ○(其)六十二○ ○(其)六十三○ ○(其)六十四○ ○(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 ○(其)六十七○ ○(其)六十八○ ○(其)六十九○ ○(其)七十○ ○(其)七十一○ ○(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 ○(其)七十四○ ○(其)七十五○ ○(其)七十六○ ○(其)七十七○ ○(其)七十八○ ○(其)七十九○ ○(其)八十○ ○(其)八十一○ ○(其)八十二○ ○(其)八十三○ ○(其)八十四○ ○(其)八十五○ ○(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 ○(其)八十八○ ○(其)八十九○ ○(其)九十○ ○(其)九十一○ ○(其)九十二○ ○(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 ○(其)九十五○ ○(其)九十六○ ○(其)九十七○ ○(其)九十八○ ○(其)九十九○ ○(其)一百○

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响。聘周之申名教。秀弱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群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穴。遯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哀幾。嗚呼哀哉。

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素彫。成此芳純。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丁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憤。有識欽承。厥是鉤贖。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瘡痍無歸。迴轅改軫。斐夷名。疏。闕揚事表。何獲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微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誨言。道誠在斯。群聽咸。種。不獨抵峙。諸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誠協貞誠。見誨浮誼。默陰去大。弭此騰口。增柄或英。覺逸簞藪。通思泉源。無礙川阜。庶乘。閑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頹。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孰在隱淪。各從淤沂。憂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睨神氣之煥烟。念庠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側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溷滅。庶或同歸。中天可

略情念可追。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晏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一己不患其蹟。而終莫相。我若成。誠淪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應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擇。期出命之所限者。日所親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於鬢髮。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句涉潮。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印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與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週。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隋。武。金。陰。促。促。節。物。迫。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積。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制。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世。別。矣。旅。舟。南。適。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鑪。鐘。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美。豈。望。人。期。願。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勞。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歎。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澗。湖。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愜。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滯。近。滯。蕩。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

莫。謂。微。集。何。緣。晚。節。雖。覺。遠。見。參。尋。至。止。阻。閤。音。塵。殆。絕。值。暑。邁。疾。未。旬。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止。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期。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授。懷。援。筆。其。辭。曰。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親。爰。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麝。風。調。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綸。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華。綺。靡。酒。酣。調。促。意。妍。服。修。朝。迫。景。曠。夕。息。星。徒。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增。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餐。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限。在。理。莫。規。試。數。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群。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美。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翼。永。息。幽。嶺。捨。華。製。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湛。吝。既。弗。結。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開。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遂。終。然。理。是。梁。鴻。携。妻。荷。篠。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殆。見。法。師。獨。絕。神。理。形。跡。易。盡。然。諸。難。判。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

○銷二消○ ○疏二述○ ○離二商○ ○照二昭○ ○子二子○ ○每二海○ ○橘二播○ ○諸○ ○連類二連類○ ○執二執○
○熱○ ○論二倫○ ○血二氣○ ○道二道○ ○辨二辨○ ○款二款○ ○惠二慧○ ○嘉二嘉○ ○且二且○
○具○ ○陪二陪○ ○誠二誠○ ○止二正○ ○芬二芬○ ○天二天○ ○香二香○ ○白二白○ ○羅二羅○ ○閱二閱○
○照○ ○期二期○ ○陶二陶○ ○東二東○ ○林二林○ ○此二此○ ○醜二醜○ ○拾二拾○ ○長二長○
○離十(北)○

魂魄氣隨之。延陵已丁。齋蠅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洞。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屬嶺嶽。事。事。地。地。閑。尋微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折。軼舒軸卷。藏拔紙箋。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歎。事異意遠。承疾懷灼。聞凶。滿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寄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釋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流沫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勸舍衛之風。廬山之曜。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遠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類綱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牖。鑒不出戶。粃糠雖御。獨爲長楚。朗朗高堂。蕭蕭法庭。既既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聲震其資。總角味道。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析微辯疑。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降。弘道讚揚。彌虛彌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非來行宇。靈寺奚立。舊望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屬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輝。三光凝晰。衆龍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懷。單葛上柳。示同斂骸。人天感悼。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蕩。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除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懷歸筌。今子門徒。實同斯難。長掃廬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霧巖峯。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遠。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邪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停環。導兼車以出魏。懸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每宜書風流照爛。故已。跋子感詠。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若邪。廬山年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剝形。就道忘家。入法。

時沙門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登孔湖。首太。羊臨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自翔華胤。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肆業華右。遂扣。塗萬里。屢遊兩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沈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樹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員矣。徵士戴顒。秀調宜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入外。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隕。風雲既盡。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聞。嗚呼哀哉。乃爲作誄曰。

在尚尚王。歌風伊洛。逸路翔。高軒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靈源承風。遙途震。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旋學尚幼。年盈數始。令德既軒。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蓬矣哲人。獨肆玄寶。總想七覺。飛案八道。三江多靜。湛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跡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烟。前驅群有。首路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即。沙漠纖寒。長風負雪。投袂承霜。攬裾寒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舄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胸地既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 ○故○異○代○同○ ○輝○德○合○理○ ○妙○故○殊○方○ ○齊○致○ ○釋○公○振○玄○風○於○關○右○ ○法○師○嗣○流○沫○于○江○左○ ○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 ○爾○乃○懷○仁○ ○山○林○隱○居○ ○求○志○ ○於○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 ○同○法○風○ ○栖○遲○道○門○ ○可○謂○五○百○之○季○仰○ ○勸○舍○衛○之○風○ ○廬○山○之○曜○ ○傳○靈○鷲○之○旨○ ○洋○洋○乎○未○曾○聞○也○ ○予○志○學○之○年○ ○希○門○人○之○末○ ○惜○哉○誠○願○弗○遂○ ○永○遠○此○世○ ○春○秋○八○十○有○四○ ○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 ○薨○ ○年○踰○縱○心○ ○功○遂○身○亡○ ○有○始○斯○終○ ○千○載○垂○光○ ○嗚○呼○哀○哉○ ○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 ○道○風○允○被○ ○大○法○將○盡○ ○類○綱○是○寄○ ○體○靜○息○動○ ○懷○真○整○僞○ ○事○師○以○孝○ ○養○徒○以○義○ ○仰○弘○如○來○ ○宣○揚○法○雨○ ○俯○授○法○師○ ○威○儀○允○舉○ ○學○不○闕○牖○ ○鑒○不○出○戶○ ○粃○糠○雖○御○ ○獨○爲○長○楚○ ○朗○朗○高○堂○ ○蕭○蕭○法○庭○ ○既○既○既○靜○ ○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 ○優○遊○儀○形○ ○廣○運○慈○悲○ ○饒○益○衆○生○ ○堂○堂○其○器○ ○聲○震○其○資○ ○總○角○味○道○ ○辭○親○隨○師○ ○供○養○三○寶○ ○析○微○辯○疑○ ○盛○化○濟○濟○ ○仁○德○怡○怡○ ○於○焉○問○道○ ○四○海○承○風○ ○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 ○令○聲○續○振○ ○五○濁○暫○降○ ○弘○道○讚○揚○ ○彌○虛○彌○冲○ ○十○六○王○子○ ○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 ○年○未○志○學○ ○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 ○如○彼○瓊○瑤○ ○既○磨○既○琢○ ○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 ○非○來○行○宇○ ○靈○寺○奚○立○ ○舊○望○研○機○ ○新○學○時○習○ ○公○之○屬○之○ ○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 ○宗○望○交○泰○ ○乃○延○禪○衆○ ○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 ○可○久○可○大○ ○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 ○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 ○日○月○沈○輝○ ○三○光○凝○晰○ ○衆○龍○摧○柯○ ○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 ○微○風○永○滅○ ○嗚○呼○哀○哉○ ○生○盡○冲○素○ ○死○增○傷○懷○ ○單○葛○上○柳○ ○示○同○斂○骸○ ○人○天○感○悼○ ○帝○釋○慟○懷○ ○習○習○遺○風○ ○依○依○餘○蕩○ ○悲○夫○法○師○ ○終○然○是○栖○ ○室○無○停○響○ ○除○有○廣○蹊○ ○嗚○呼○哀○哉○ ○端○木○喪○尼○ ○哀○直○六○年○ ○仰○慕○洙○泗○ ○俯○懷○歸○筌○ ○今○子○門○徒○ ○實○同○斯○難○ ○長○掃○廬○房○ ○夕○泣○空○山○ ○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 ○風○嘯○竹○柏○ ○雲○霧○巖○峯○ ○川○壑○如○丘○ ○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 ○志○願○歸○依○ ○山○川○路○遠○ ○心○往○形○違○ ○終○銜○恨○ ○宿○緣○輕○微○ ○安○養○有○寄○ ○閻○浮○無○希○ ○嗚○呼○哀○哉○ ○若○邪○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 ○致○用○生○外○ ○道○自○我○懷○抱○以○歡○ ○故○晦○寶○停○環○ ○導○兼○車○以○出○魏○ ○懸○逸○雲○緒○ ○豈○增○軒○以○入○衛○ ○是○以○士○之○傲○俗○ ○尚○孤○其○道○ ○幽○居○之○民○ ○無○悶○高○獨○ ○吾○每○宜○書○風○流○照○爛○ ○故○已○跋○子○感○詠○ ○身○心○不○足○ ○若○乃○冲○獨○之○韻○ ○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 ○早○志○能○遠○ ○初○憩○若○邪○ ○廬○山○年○始○勝○髮○ ○緬○邈○之○志○ ○直○已○千○里○ ○乃○求○剝○形○ ○就○道○忘○家○ ○入○法○ ○時○沙○門○慧○遠○ ○雖○高○其○甚○高○ ○以○其○尚○幼○ ○未○之○許○也○ ○遂○乃○登○孔○湖○ ○首○太○羊○臨○虛○ ○投○地○之○險○ ○以○身○易○志○ ○法○師○乃○奇○而○納○焉○ ○自○翔○華○胤○ ○業○集○素○履○ ○勁○露○未○嚴○ ○先○風○苦○節○ ○同○學○不○勝○其○勞○ ○若○人○不○改○其○操○ ○于○時○經○藏○始○東○ ○肆○業○華○右○ ○遂○扣○塗○萬○里○ ○屢○遊○兩○洛○ ○定○慧○相○曉○ ○致○用○日○微○ ○羅○什○既○亡○ ○遠○公○沈○世○ ○乃○還○迹○塞○門○ ○屏○居○窮○岫○ ○其○不○出○意○若○ ○邪○山○之○者○ ○於○茲○二○十○餘○年○矣○ ○余○叔○謝○病○歸○身○ ○惟○風○停○想○ ○法○師○乘○感○來○遊○ ○積○席○談○晏○ ○清○樹○竟○言○ ○不○別○而○別○ ○故○已○默○語○交○達○ ○而○動○靜○虛○員○矣○ ○徵○士○戴○顒○ ○秀○調○宜○簡○ ○神○居○共○逸○ ○風○理○交○融○ ○乃○倚○岫○成○軒○ ○停○林○啓○館○ ○即○此○入○外○ ○因○心○會○友○ ○西○河○方○浪○ ○東○山○已○隕○ ○風○雲○既○盡○ ○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 ○淚○合○無○聞○ ○嗚○呼○哀○哉○ ○乃○爲○作○誄○曰○ ○在○尚○尚○王○ ○歌○風○伊○洛○ ○逸○路○翔○ ○高○軒○鳴○鶴○ ○靈○源○世○流○ ○幽○人○代○作○ ○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 ○結○靈○源○承○風○ ○遙○途○震○ ○緯○玉○則○溫○ ○經○金○斯○振○ ○旋○學○尚○幼○ ○年○盈○數○始○ ○令○德○既○軒○ ○其○秀○唯○起○ ○鋒○穎○萬○代○ ○風○標○千○里○ ○情○愛○相○輕○ ○家○國○如○草○ ○蓬○矣○哲○人○ ○獨○肆○玄○寶○ ○總○想○七○覺○ ○飛○案○八○道○ ○三○江○多○靜○ ○湛○勝○廬○山○ ○地○去○萬○物○ ○軌○跡○停○玄○ ○遼○遼○清○慧○ ○結○宇○承○烟○ ○前○驅○群○有○ ○首○路○人○天○ ○吾○生○製○融○ ○集○彼○清○風○ ○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 ○白○日○春○上○ ○素○月○秋○中○ ○方○寸○無○底○ ○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 ○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 ○神○道○領○袖○ ○若○人○對○響○ ○承○車○即○ ○沙○漠○纖○寒○ ○長○風○負○雪○ ○投○袂○承○霜○ ○攬○裾○寒○節○ ○誰○斯○問○津○ ○悠○焉○在○哲○ ○莊○舄○老○帶○ ○孔○思○周○情○ ○百○時○如○一○ ○京○載○獨○開○ ○胸○地○既

滿。顧惟精魄。移此無生。懷居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壤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逸遁。昔還爾心。東巖解迹。削景若邪。早帳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草。澹渚含波。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執髮。早識清衿。迄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微追歡。身素孤天。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樹東山。明月途靜。白雲路閑。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涼峻。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弦喪弄。三醴誰酬。嗚呼哀哉。山泉同能。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獲將思。旅雁聲時。廣開性品。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_{於新}長思以_反歎悲。諒_反縱橫於言表。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諱井序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玄運右臥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隸邦右族。寓于憐憐。幼稟端明。仁利之性。長樹弘懿。沖閑之德。真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

纏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而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瞻飲結敬。而宏量遠奧。不以貴賤舛其願阿。夷整淵深。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綸像末。崇振類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微。愈悟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外京頃誠內諸。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言。迺作諱曰。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闕撰人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愆蓋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難光。朽宅燔仆。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算其有歲。三轉廓遶。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白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瑕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萌情遠。齡年植節。草歲從師。承規檢敬。肅範儀威。采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祕源。開窮理望。前隱用照。往疑斯鏡。匠伏功倍。思高業盛。爰泊中歲。綽與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衛若夷。權開似微。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輟渣赴。嗚呼哀哉。拾遺於寒。蓄無停日。財以施單。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悟茂。

貨。撫迷諒情。憑微請要。莫不成亨。險路恒遠。開引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雲變豈恆。將運淨域。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巫。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勇勤。誓拯群。嗚呼哀哉。合既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昂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溢。揆崇塵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拾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春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① 葉 ② 成 ③ 然 ④ 必 ⑤ 來 ⑥ 忍 ⑦ 二 ⑧ 二 ⑨ 二 ⑩ 二 ⑪ 二 ⑫ 二 ⑬ 二 ⑭ 二 ⑮ 二 ⑯ 二 ⑰ 二 ⑱ 二 ⑲ 二 ⑳ 二 ㉑ 二 ㉒ 二 ㉓ 二 ㉔ 二 ㉕ 二 ㉖ 二 ㉗ 二 ㉘ 二 ㉙ 二 ㉚ 二 ㉛ 二 ㉜ 二 ㉝ 二 ㉞ 二 ㉟ 二 ㊱ 二 ㊲ 二 ㊳ 二 ㊴ 二 ㊵ 二 ㊶ 二 ㊷ 二 ㊸ 二 ㊹ 二 ㊺ 二 ㊻ 二 ㊼ 二 ㊽ 二 ㊾ 二 ㊿ 二

① 顯 ② 顯 ③ 顯 ④ 顯 ⑤ 顯 ⑥ 顯 ⑦ 顯 ⑧ 顯 ⑨ 顯 ⑩ 顯 ⑪ 顯 ⑫ 顯 ⑬ 顯 ⑭ 顯 ⑮ 顯 ⑯ 顯 ⑰ 顯 ⑱ 顯 ⑲ 顯 ⑳ 顯 ㉑ 顯 ㉒ 顯 ㉓ 顯 ㉔ 顯 ㉕ 顯 ㉖ 顯 ㉗ 顯 ㉘ 顯 ㉙ 顯 ㉚ 顯 ㉛ 顯 ㉜ 顯 ㉝ 顯 ㉞ 顯 ㉟ 顯 ㊱ 顯 ㊲ 顯 ㊳ 顯 ㊴ 顯 ㊵ 顯 ㊶ 顯 ㊷ 顯 ㊸ 顯 ㊹ 顯 ㊺ 顯 ㊻ 顯 ㊼ 顯 ㊽ 顯 ㊾ 顯 ㊿ 顯

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諸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有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末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埤。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尙爾思德。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才還。又於南園就顯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甕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于今。顯律師又令上約諸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還背更無親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龜造像無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而莊黃染成。悉自然有婆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觀。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哇羅。一云。毘

毘哇羅。所著袈裟。色如桑葉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尼僧。並相敬敦。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闍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諸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闍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果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器杓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會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閉。即便閉戶還床。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達和極。爲錦薦。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達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諸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遽。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達和。數日中亦殊。綿輟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日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

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床。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苦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達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遶。誦明。呌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閉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輟。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爲理。不異世間軍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

○觸○觸○ ○有二進○ ○多十(有)○ ○滿○ ○斯二則○ ○子二子○ ○大二太○ ○今二念○ ○二二畢○ ○莊二
裝○ 莊○ ○黃二黃○ ○伽羅二羅○ ○法二法○ ○言二言○ ○其二其○ ○見二(微)○ ○千二千○ ○始二
如○ 始二此○ ○畢二畢○ ○(疑果是)十畢○ ○門二門○ ○橫二橫○ ○便二更○ ○(爲)一○ ○光
二二○ ○其二其○ ○日二不○ ○(清)十涼○ ○(軍)一○

懷今路次荒僻青酒豈遙 愴然念德又增厥
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匹以供追福。又可爲
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微綜玄範
神猷足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
解之義。歲施帛八百匹。准四輩之。況。隨
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定依力命。施食之因
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秋常月而施。所以遠
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厲道意
耳

*帝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真遠。道識淳虛。英
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
彭方聲。懸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
辰。唱諸鹿苑。作匠京繙。延賞贊。候矣死魔
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施
帛三百匹。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
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則
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
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
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
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
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
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
念慮所難遣。雖有禁。止之旨。事難卒從。譬
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

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歷久而獲至。非
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
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
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
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
東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萌。榮
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
此蓋是遺累之筌。歸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
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
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
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
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
衆。非。惟持中者少。乃有饕餮甘腴。厨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
口。進蔬藪之具。延頸嚙類。固不能甘。既非
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往昔。不得自營。非資四
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
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律曷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
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
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
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
白淨王子。轉輸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
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堅自營口腹
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像行乞之。乞丐
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
請召。則行乞之法。於此永。此法既。豈則

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
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
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以此求道道共
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并啓

北齊文宣帝

開朕聞專精九液。鶴鍊玄州之境。苦心六歲
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
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
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
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
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
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典掘
豈得爲。鯨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禁。驛之。變
控象爲虛。灑洛寢夜光之說。是非之契。朕實
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
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
取乏。欲擇其正道。獨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
二則無惑群品。且積競絲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
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
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
祕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
道。大呖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
之說。海東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燕齊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
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

①此二比②三一所③四二器④之⑤(復)⑥一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貴。王充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未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汝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嬌軀。波密瀝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旋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鳥。儀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陽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璽。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主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悼。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澤。福履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旋京。榮便巾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塵積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二歲積始。終慕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獲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親接。歲月推流。臨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寄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歡欣頂戴。難為罄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雖絳人之未高。同股宗之遐壽。且耳長。真已過項。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美景仰之至。典居在念。寤寐懷懷。弟子限此樊籠。追茲纓瑣。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志。案置形迹。唯願敬易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中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顯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聞。妙香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傳此義。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開諸行李。高談微德。迷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會星昏。吳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湖之流。且候歸雁。晨晨暮暮。羈離獨。神影影。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傍若無人。孝然擊臥永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驚經。困翔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共天眞。曼荷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屠志。雕蟲。漢思內流。英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梁王曼卿

百時經六代。自塵

24 咬法師答

無常。賢弟震法師

與震兄李敬肅書

22
同
上
作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田箴文而
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
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以來。昭
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
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田篋。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田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磨心傳
錄。每見一田分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
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
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
榷條流。意旨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誤陋拙。本
以自備疎遠。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
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劬。披覽餘暇。
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
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懼。今以所著
田於田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
釋君白

長往法言永絕惋惜。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西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矜抱豁然與物無近。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惜。何可引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詵室爲誌序。恐鮑想悉未能究盡。已得而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白誌石爲慶。并呼師修之。鐫刻亦常。不久可就。言增恣然投筆懷慙。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①折二通②③(并答)一④ ⑤油二編⑥ ⑦析二槩⑧ ⑨問二問⑩ ⑪拾二法⑫ ⑬商擢二商推⑭ ⑮問二開⑯ ⑰王季二秀
⑱約二潔⑲(緊)⑳ ㉑(下)十市㉒ ㉓映二姿㉔ ㉕誠二成㉖ ㉗設法師答二答王晏頌書,梁釋君白㉘ ㉙族二風㉚ ㉛
二策㉜ ㉝答二降㉞ ㉟分二介㊱ ㊲貨二誥㊳ ㊴世二恒㊵ ㊶震十(法師)㊷ ㊸(同上作)一㊹* ㊺拾二擢㊻ ㊼想
三州㊽ ㊾白三㊿ ㋀有二召㋁

八月二十日之遷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頽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因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四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尙。頓悟雖由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此。舟航遇其棟梁。守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執紼。遊接五十餘年。未降知顧。相期法侶。至平苦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愧愴。倍不自勝。未由瞻執申。世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咽。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巒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淫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紜。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足毛。衣疥痛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

濡露露。顯顯。閑逸。每思濯清澗。息椒丘。將寐永懷。其來尙矣。蜩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塊鬱。若其群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蓋。則春青冬綠。迴溪洑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草率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潤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淫澤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嶺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以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谿。嶺崎嶇。隱隱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路過險隘。魚貫而昇。路側有絕澗。閭闔嚱豁。俯窺木杪。焦原石已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隱。脈予之貫字實在此焉。所居三面臨山。周遠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瀄。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涵涌成音。潛潛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吸無絕。汲。照漱。息。瓶。區。楓。樞。椅。櫺。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絲。菓。楓。白。帶。抽。紫。莖。橘。檳。榔。薺。薺。柑。風。鳴。籟。垂。條。櫺。戶。布。葉。房。櫺。中。谷。澗。濱。花。藥。擗。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韻。櫻。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寶。露。芙。蕖。紅。華。照。水。皇。蘇。標。葉。從。風。

憑軒永眺。獨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漑。地體抗。羣山。筋抽節。金鑰重於素。壁。五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痼還年。駐色。不藉提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翺翺翔鳥。風胎雨。鷖。綠翼紅毛。素羽翠。肅肅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同池。旅食鷄鶩。若遇。焉日。伺辰響。類鍾鼓。鳴。候。曙。曙。象。琴。瑟。玄。猿。薄。霧。清。轉。飛。猶。乘。煙。水。吟。嘈。囀。囀。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蹕管籥。鞀。鞀。笙。笛。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瞻。仁。智。所。居。故。領。德。名。僧。振錫雲華。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滋定水。至於靈鑪。夜。法。鼓。且。聞。予。跼。展。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飲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蘭樹。隱隱。暖林。簞。飛。觀。烈。錢。玲。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次。祈。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雲。時。中。澗。影。影。刻。削。刻。類。人。工。躍。流。湍。瀉。濟。涌。洑。咽。雷。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蕭。蕭。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薈。潤。肥。腴。鄭。白。決。滌。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雁。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巒木末
○魚潛淵下窟穴
○淫沙豈好異哉
○蓋性其然也
○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
○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踳駁
○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閨
○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
○焉足毛衣疥痛在其間哉
○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
○望絕高蓋青組
○且霑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巒木末
○魚潛淵下窟穴
○淫沙豈好異哉
○蓋性其然也
○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
○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踳駁
○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閨
○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
○焉足毛衣疥痛在其間哉
○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
○望絕高蓋青組
○且霑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偕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類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巖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足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倪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轉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共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葦籬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像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

連肩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水淵濤義峰山。堅。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額。韓之清行。頃年說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每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懷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菓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峰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雨散。便流死溝渠。遂有赴浚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無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申鉤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驅。儼復尙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

法。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饑。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衽則雙肘皆現。觀蓬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誠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壁之讐。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義。比肩炎吳。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瑤塔斯成。頗無憂國主。明揚以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畝。許嚴生之高尚。愚謂註預今者。免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違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宜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瑤。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餽酒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

① 櫻一勝(元) ② 翠一華(金) ③ 波一敏(金) ④ 莞一藻(元) ⑤ 則十(於) ⑥ 順十(於) ⑦ 初一初(金) ⑧ 醴清醴一繁(醴) ⑨ 濟清濟一
 ⑩ [有]一 ⑪ 爵一酌 ⑫ 誰一誰(金) ⑬ 挹一挹(金) ⑭ 抗一抗(金) ⑮ 挖一挖 ⑯ 贊一贊(金) ⑰ 蕩一蕩(金) ⑱ [陳真真觀]一 ⑲ 泉一
 永(金) ⑳ 凡一結(金) ㉑ 法一淨 ㉒ 誰一清(金) ㉓ 蔭一蔭(金) ㉔ 名一芳 ㉕ 濤一濤(金) ㉖ 辨一辨(金) ㉗ 剪一剪(金) ㉘ 兩一
 而 ㉙ 波一波(金) ㉚ 駟一駟(金) ㉛ 成一成(金) ㉜ 拒一拒(金) ㉝ 牛一牛(金) ㉞ 仲 ㉟ 芳一芳(金) ㊱ 菊一菊(金) ㊲ 沮一沮(金) ㊳ 敏一敏(金)*
 ㊴ 雙一雙(金) ㊵ 蒼一蒼(金) ㊶ 止一止(金) ㊷ 班一班(金) ㊸ 牛一牛(金) ㊹ 辛一辛(金) ㊺ 曉一曉(金) ㊻ 道一道(金) ㊼ 濟一濟(金)

施邊荒人附。無待升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復無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探賸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獨務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乘親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儒。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庶得仙人范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龍梵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譬聞法師從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辭。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孰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類臥龍。還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風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親。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斷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

作之勞。口食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獨摩之衣。朝無踐履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城自燒朱門。理然致敬。夜禁書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介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常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獄。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觀以生心。朝觀尊儀。恭披寶軸。利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滯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遠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閱有者得如此。貪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聰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攜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業。不以為德。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關。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瞻仰。法師今必退轉。

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楊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眉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事。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遠。寧容其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類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總緒。則共氣共心。一過過。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議。必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忌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嬖。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群凶。緊。波若之幢。天魔自歎。若此

○月二月 ○計二計 ○唯二推 ○氣二勇 ○而二一 ○一二一 ○打二杆 ○教二波 ○德二帳 ○留二第 ○遠求
二振求 二求榮 ○顧二供 ○城二城 ○斗二井 ○的二灼 ○二二痛 ○二二滴 ○二二附 ○二二類
○聰二聰 ○識二識 ○二二味果 ○業二果 ○製二製 ○交十(者) ○二二手 ○二二開 ○二二類
○二二班 ○二二遇 ○二二豆 ○二二則 ○惜二錯 ○知二智 ○二二波 ○二二般

釋蠱積

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

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藏達貽書與仙城禪師命禪

師座下

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
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
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田粟與人，不以飢貧易
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且夕栖栖，日讀
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容施。微其發趣，
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
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
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棄奪，自
加磨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
上。置不恆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
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和傳
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
幾。寺舍烈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
其間。動梵鳴鍾，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
免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
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
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
地給民，豈能富國。染不顧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
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
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龜
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魔。衆
龜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龜細之行。
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
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
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懷之愆，伏增戰

竊以渭清澤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闔里儒童聞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牛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播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墨賦七嶺法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璣公著論袁策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京雜云之密行種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龜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靡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峰景行瞻卽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潞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則開三達既念鼠蟻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飮頗

①寄=義②義=義③(大)+祖④(周)+梓⑤白口=日月⑥焚=歸家⑦一一下⑧決=快⑨淵=回⑩
 ⑪敬=嘆⑫樂=樂⑬未=木⑭廣=滿⑮式=惑⑯烈=列⑰染=深⑱迴=危,「還」⑲
 染龍=衆龍⑳(衆)+之㉑懷=忤㉒(菩薩一下)十九字=《菩薩戒弟子越過胎前戒命師座下并答》十七字⑳胎
 仙梵慈命師師古普戒座下一字㉓振=振㉔忍=包㉕壁=壁㉖哀=哀㉗殷=賢㉘種=腫㉙
 鈴=標㉚壁=壁㉛

絕章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撰百家。及乎
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採龍門而梯會稽。
賦鶴鵠而咏鸚鵡。若求其一介。亦勞髣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
真如。一日鄧城訊修醜館。屈膝情欣係。機遇
同。進履未盡開襟遽。飄忽尋望。拂衣世網
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潦九轉用
遺幽憂。漸。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
廢從師。深淵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
乍調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
珍清軌。室邇人遐彌珍。禁帶。餘辭殘簡。念
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達順
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
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
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
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
權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
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
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
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
而文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
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抱以奇文。
長卿惠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誠望苦空志排
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款牽絲與
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

啟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屏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
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
鏡難清心塵易墮。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伴
撒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
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
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迺夜
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三子。華戶
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
所歎。騰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鷄
足。至於林樹秋葉會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
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
蘭清音如玉。誠復益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
雖謝天池未嘗歸北漠之說。而事同泥井慚
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
結期。明且。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
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
化。情深悲恨不能自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
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
精悟。靈臺神。當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
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
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
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
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
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謂緇林儔爲
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
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

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
亦酸感一人。師杖錫瓶承訓導。升堂入
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勵。往矣奈何。
無常奈何。疾癘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遣
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僧行篇第五之三

①福田論 隋沙門釋彥琬 問出家損益詔
②井田 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③令道士在僧前詔 井田 唐太宗 議沙門
敬三大詔 井田 今上皇帝
④福田論 隋東都洛陽賓上林園翻
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琬

⑤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
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
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琬
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
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
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
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

⑥錄 ⑦沙 ⑧井 ⑨井 ⑩井 ⑪井 ⑫井 ⑬井 ⑭井 ⑮井 ⑯井 ⑰井 ⑱井 ⑲井 ⑳井 ㉑井 ㉒井 ㉓井 ㉔井 ㉕井 ㉖井 ㉗井 ㉘井 ㉙井 ㉚井 ㉛井 ㉜井 ㉝井 ㉞井 ㉟井 ㊱井 ㊲井 ㊳井 ㊴井 ㊵井 ㊶井 ㊷井 ㊸井 ㊹井 ㊺井 ㊻井 ㊼井 ㊽井 ㊾井 ㊿井

①採二探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瞻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下逮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障之欲折。悼滅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列。查深後學。披覽難見文章。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德妙智。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尊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卑同。位本末。非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惟此至極。寢聲滅影。謹護林之運。刻楮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同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群。住持是寄。

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東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同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道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順。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御以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優婆塞。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奪。況是君臨。固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

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於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龜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尚滅餘慶。僧不拜俗。俗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自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惟存。仰福爲尊。僧尙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叙。是謂第一。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縱虧戒學。尙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攝。染衣之日。帝釋遙歡。妓女聊。按無漏。遂滿。醉人暫剪。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

○敬二俗○ ○列二例○ ○惟二唯○ ○輕一○ ○小一○ ○師以二師○ ○別二刺○ ○辨二辨○ ○莊二○ ○德二○ ○益二益○ ○減二減○ ○如二知○ ○第一一○ ○無二不○ ○引凡二弘○ ○弘乃○ ○披二被○

儀服是^①因。多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
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
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
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
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
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佛
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造施僧。衣見織金
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
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
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臥疾之
意不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新學頂禮
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
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
和上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
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
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
三惠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
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
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若
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
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
盆。身葬藏而觀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概明
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遠聖言幽密。局執一邊
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
之柱史久。案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
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鬼詐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尙過焉。似高攀十
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伴之

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
同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用岳。國容盛典書契美
談。神聖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
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
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
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
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
雖祕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縉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
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蒸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
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許非不孝之罪。
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
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
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
利利而稱尊。結縵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
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威。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
順民御同提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
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
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
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靈
勢極龍虎威降。慶必賴兼。犯使怒及。出言布
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驕張。但恐有損
冥功無資。威業易易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
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
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

②包內外。所論祭典尙有迷惑。周易云。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味隱神
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奉常
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眞佛已潛
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乖陟幽神。李葉凡夫
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剔剪臧掌檀會。
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攝其俗役。纔
觸王綱。卽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
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誠。宋氏舊
制其風不遠。惟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
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
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
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
有靈和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
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
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關於六識。
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
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
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
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
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
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
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
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
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
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官自不瞻睹。託
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
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
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

①因=同德 ②多=妙 ③有=其 ④有值實=值其眞 ⑤和上=和尙 ⑥時=驚 ⑦惠=慧 ⑧自=不 ⑨身=子
⑩奉=掌 ⑪伴=儔 ⑫計=計 ⑬結=結 ⑭犯=共 ⑮禮=禮 ⑯威=威 ⑰茂=場 ⑱也=也
⑲本=太 ⑳同=同 ㉑涉=涉 ㉒開=開 ㉓此=此

歸戒之囚。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惟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微。備例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淵訛。竊服飾詐之徒。叨伴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歸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瞻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姑皇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會開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實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實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四年。于時東國謀欲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尙書令何充尙書謝廣等。議不合拜。往還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尙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遽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王等良以道在

則貴。不以人爲輕重。如魏文之賦于木。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諫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議滅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二道夏蜀是也。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寶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剝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法一染 報二因 若十山 周二故 過二喝 成二威 西明寺一首 二十一字 諸宰輔錄 諸錄 狀一十 一 若神重之 皇十始 開二關 誰二洛 召二名 建 十 還二反 書一 事二之 事之也 無十時 盛二其 處一 佛二勃 刑二形 諸二蕭 心惑二其心或 夜二殘 錄二錄

代。故使事理乖常。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山之位。雖信毀交賀。殊各推移。斯自人有靈。隆據道會。無與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天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歷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之禮。又吳天上帝。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其祐。顯微祥瑞難奢。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縈。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焰。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歸。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輪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塞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謗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跪俗人即不信。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

佛說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

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官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其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之美。但以三寶。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未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以及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文。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

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難。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約等議一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文大夫孔志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轡。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容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

司元議一首
胥宵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冶之侶同遊。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還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毘耶。闡慈悲之偈。氣浮

①作二行②〔今〕一③④家二處⑤⑥通二道⑦⑧揚十〔議〕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司戎議次一首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二八七

① 環二音 ② 尤十(誦義) ③ 齋二齊 ④ 還二迅 ⑤ 諭二喻 ⑥ 爲二而 ⑦ 以二知 ⑧ 刑二形 ⑨ 關二問 ⑩ 爲二道 ⑪ 章二車 ⑫ 以二一 ⑬ 更二度 ⑭ 數二數 ⑮ 林二浩 ⑯ 方二力 ⑰ 離二雜 ⑱ 衣二服 ⑲ 抹二箇

之謂。是則所尊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
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
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
爲異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獨狗而尊像。不
以獨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
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
門橫服於己。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
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
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
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廢法之慮。與
其墜之易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
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
詣而爲利矣。泊乎日光上照皇運恢宗。海接
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開無疆之業。別
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源道豈獨今。此爲
其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侯。定水玄波
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
帝昔尙。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
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
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
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
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共誠。搔首捫心慙
肝。滌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泰苑永轉
法輪。一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世則
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
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容想傍求。則誰
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當言。以兩教爲無。則
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

有。則筆削於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
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應
心。然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
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
處程言筆中竊吹。將魯聲響而齊俗。與韓視
而均曳。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
以八風迴扇。萬緒咸真其音。兩曜昇暉。千形
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棄輪
涓驛露。而視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誠
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敎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
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
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
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
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
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尙其事不屈王
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
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議
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儒尙開
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
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
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
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
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溟

擊之蘊東流。鸞羽驪霞。影耀王京而凝衆妙。
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
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果。神道神教茲焉有
徵。坦闕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高僧佛
流弊違經非俗謂之意。原夫在三之敬六四位。峻
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莊固極之談。本立
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定王化之始。乃天
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
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
貫。身爲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縹緲奉
佛。致敬若父。眇契玄波。帝。佛法乃靈外之尊。
而令屈折。不編還類。人。此乃。且夫戒錄總高。
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邇頓遺恭於屈
膝。王。王。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寔居者
良以宗教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
誠哉是言。可。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
齊寵辱。惠我不爲足。損己詎稱非。自當浪若
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天尊
而雅拜。應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真。沙門。
道俗懸隔拜違佛敎。其顯經文。而言敬未
乖。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口成玄。
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
符隣照之規。伯陽護白飯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
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權道之一時。其義
文命入釋俗而解案。不可例準士以爲稽。稽。又三極之
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哀。釋。釋。釋。
相敬。正。以教義不乖故耳。非。若以袈裟異乎龍輔。
是約本末而言。何妄演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輔。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遜清規振俗神
化。勝。勝。戒行精勤。漢採桐鸞梵清霄鶴。錦
旌微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禮。自餘

①(宜)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於」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百字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惟一唯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以)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脫商榷群義。沈研幽蹟。然筆穎之風。高尙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共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共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賜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尙之風。入主猶有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囂威嚴。伏增戰越。謹言。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令合上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開化。玄風西運。憑

至誠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宜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造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足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禱。祈禱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輕。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維塵俗之悲。紫氣西陳。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盛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修無眞。弘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定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懷佛教其

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懇注。莫敢披陳。情用慙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逢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望。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此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無穢皇風。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①母十(之)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京邑)一首②(上沙門應不拜親表程士顥等)十二字③(成)誠④(西明寺)一首
⑤(直東)父母⑥(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親無益釋道宣等)十七字⑦(宿)一⑧(被)一⑨(國)二⑩(沙門靜邁)一
⑪(大莊)一首⑫(上請不拜父母表威秀等)十一字⑬(云)一⑭(成)誠⑮(僧)二⑯(威秀等)一
⑰(玉華宮)一首⑱(上拜親有損表靜邁等)十字⑲(沙門靜邁)一
⑳(開)言㉑(惟)二

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薊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遇密八音。期於三載。修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顧沒杆。沈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獨言之辯。輕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實在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隆。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而違聖旨。可謂放子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顯展旋彌增阻越。謹言。

然兩兼則唐虞。永執乃舊。臣升威衛於乙科。與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著素餐。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琛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晨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誥。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禮遇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相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

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謁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剪鬚然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簪寶尊先冠。降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訓。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羣稱則天。不崩頤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羣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楚墨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靈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異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願搜尋。探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障於佛日。罄燭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察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支二朕台 茲二燕台 期二其台 修二簡台 沈二坑台 論二論 襄州一首 二十五字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釋崇拔 十三字 沙門崇拔言 一 拔二伏 作二勃 子十 爲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釋道宣 十論 顯二說 大二太 訪二訪 養二養 諸二諸 谷二谷 日一 飲二選 諸二諸 怒二飲 傳二傳 別二刺 期一 期二問 汗二汗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云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琛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瞻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尙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機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耳明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廣弘明集慈濟篇序卷第二十六

①大唐西明寺②沙門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原命之力由來所重。故養蠶懷生唱唱。啗類。莫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卽事可觀。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者恕己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慾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屠畢方丈爲常。窮形戮於都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風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膠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爲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詰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開沈侯之極誠。醞釀屠宰。見梁帝之駭心懲。觀其勸助之文。統其懇勸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凡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際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現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

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齊沈休文 與何胤書論止殺梁周顒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梁武帝 誠殺家訓北齊
斷酒肉文梁武帝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誠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天。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爲甚。嗜染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申明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嘗命天生事均理一。蠶繭繭蠅。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鮑。肉食同有其緣。桑妾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鵠犬豕。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違。甘滋於口。又非易望。封而爲言。非有優劣。宜菜麻果菜事等。義同懷柔。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綰續。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治。仁被群生。理無偏漏。拯匱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

①此明本之文 cf. P. 283 ②此明本之文 cf. P. 289 ③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 ④《大唐…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八字 ⑤《沙門…》一重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㐀 㐁 㐂 㐃 㐄 㐅 㐆 㐇 㐈 㐉 㐊 㐋 㐌 㐍 㐎 㐏 㐐 㐑 㐒 㐓 㐔 㐕 㐖 㐗 㐘 㐙 㐚 㐛 㐜 㐝 㐞 㐟 㐠 㐡 㐢 㐣 㐤 㐥 㐦 㐧 㐨 㐩 㐪 㐫 㐬 㐭 㐮 㐯 㐰 㐱 㐲 㐳 㐴 㐵 㐶 㐷 㐸 㐹 㐺 㐻 㐼 㐽 㐾 㐿 㑀 㑁 㑂 㑃 㑄 㑅 㑆 㑇 㑈 㑉 㑊 㑋 㑌 㑍 㑎 㑏 㑐 㑑 㑒 㑓 㑔 㑕 㑖 㑗 㑘 㑙 㑚 㑛 㑜 㑝 㑞 㑟 㑠 㑡 㑢 㑣 㑤 㑥 㑦 㑧 㑨 㑩 㑪 㑫 㑬 㑭 㑮 㑯 㑰 㑱 㑲 㑳 㑴 㑵 㑶 㑷 㑸 㑹 㑺 㑻 㑼 㑽 㑾 㑿 㒀 㒁 㒂 㒃 㒄 㒅 㒆 㒇 㒈 㒉 㒊 㒋 㒌 㒍 㒎 㒏 㒐 㒑 㒒 㒓 㒔 㒕 㒖 㒗 㒘 㒙 㒚 㒛 㒜 㒝 㒞 㒟 㒠 㒡 㒢 㒣 㒤 㒥 㒦 㒧 㒨 㒩 㒪 㒫 㒬 㒭 㒮 㒯 㒰 㒱 㒲 㒳 㒴 㒵 㒶 㒷 㒸 㒹 㒺 㒻 㒼 㒽 㒾 㒿 㓀 㓁 㓂 㓃 㓄 㓅 㓆 㓇 㓈 㓉 㓊 㓋 㓌 㓍 㓎 㓏 㓐 㓑 㓒 㓓 㓔 㓕 㓖 㓗 㓘 㓙 㓚 㓛 㓜 㓝 㓞 㓟 㓠 㓡 㓢 㓣 㓤 㓥 㓦 㓧 㓨 㓩 㓪 㓫 㓬 㓭 㓮 㓯 㓰 㓱 㓲 㓳 㓴 㓵 㓶 㓷 㓸 㓹 㓺 㓻 㓼 㓽 㓾 㓿 㔀 㔁 㔂 㔃 㔄 㔅 㔆 㔇 㔈 㔉 㔊 㔋 㔌 㔍 㔎 㔏 㔐 㔑 㔒 㔓 㔔 㔕 㔖 㔗 㔘 㔙 㔚 㔛 㔜 㔝 㔞 㔟 㔠 㔡 㔢 㔣 㔤 㔥 㔦 㔧 㔨 㔩 㔪 㔫 㔬 㔭 㔮 㔯 㔰 㔱 㔲 㔳 㔴 㔵 㔶 㔷 㔸 㔹 㔺 㔻 㔼 㔽 㔾 㔿 㕀 㕁 㕂 㕃 㕄 㕅 㕆 㕇 㕈 㕉 㕊 㕋 㕌 㕍 㕎 㕏 㕐 㕑 㕒 㕓 㕔 㕕 㕖 㕗 㕘 㕙 㕚 㕛 㕜 㕝 㕞 㕟 㕠 㕡 㕢 㕣 㕤 㕥 㕦 㕧 㕨 㕩 㕪 㕫 㕬 㕭 㕮 㕯 㕰 㕱 㕲 㕳 㕴 㕵 㕶 㕷 㕸 㕹 㕺 㕻 㕼 㕽 㕾 㕿 㖀 㖁 㖂 㖃 㖄 㖅 㖆 㖇 㖈 㖉 㖊 㖋 㖌 㖍 㖎 㖏 㖐 㖑 㖒 㖓 㖔 㖕 㖖 㖗 㖘 㖙 㖚 㖛 㖜 㖝 㖞 㖟 㖠 㖡 㖢 㖣 㖤 㖥 㖦 㖧 㖨 㖩 㖪 㖫 㖬 㖭 㖮 㖯 㖰 㖱 㖲 㖳 㖴 㖵 㖶 㖷 㖸 㖹 㖺 㖻 㖼 㖽 㖾 㖿 㗀 㗁 㗂 㗃 㗄 㗅 㗆 㗇 㗈 㗉 㗊 㗋 㗌 㗍 㗎 㗏 㗐 㗑 㗒 㗓 㗔 㗕 㗖 㗗 㗘 㗙 㗚 㗛 㗜 㗝 㗞 㗟 㗠 㗡 㗢 㗣 㗤 㗥 㗦 㗧 㗨 㗩 㗪 㗫 㗬 㗭 㗮 㗯 㗰 㗱 㗲 㗳 㗴 㗵 㗶 㗷 㗸 㗹 㗺 㗻 㗼 㗽 㗾 㗿 㘀 㘁 㘂 㘃 㘄 㘅 㘆 㘇 㘈 㘉 㘊 㘋 㘌 㘍 㘎 㘏 㘐 㘑 㘒 㘓 㘔 㘕 㘖 㘗 㘘 㘙 㘚 㘛 㘜 㘝 㘞 㘟 㘠 㘡 㘢 㘣 㘤 㘥 㘦 㘧 㘨 㘩 㘪 㘫 㘬 㘭 㘮 㘯 㘰 㘱 㘲 㘳 㘴 㘵 㘶 㘷 㘸 㘹 㘺 㘻 㘼 㘽 㘾 㘿 㙀 㙁 㙂 㙃 㙄 㙅 㙆 㙇 㙈 㙉 㙊 㙋 㙌 㙍 㙎 㙏 㙐 㙑 㙒 㙓 㙔 㙕 㙖 㙗 㙘 㙙 㙚 㙛 㙜 㙝 㙞 㙟 㙠 㙡 㙢 㙣 㙤 㙥 㙦 㙧 㙨 㙩 㙪 㙫 㙬 㙭 㙮 㙯 㙰 㙱 㙲 㙳 㙴 㙵 㙶 㙷 㙸 㙹 㙺 㙻 㙼 㙽 㙾 㙿 㚀 㚁 㚂 㚃 㚄 㚅 㚆 㚇 㚈 㚉 㚊 㚋 㚌 㚍 㚎 㚏 㚐 㚑 㚒 㚓 㚔 㚕 㚖 㚗 㚘 㚙 㚚 㚛 㚜 㚝 㚞 㚟 㚠 㚡 㚢 㚣 㚤 㚥 㚦 㚧 㚨 㚩 㚪 㚫 㚬 㚭 㚮 㚯 㚰 㚱 㚲 㚳 㚴 㚵 㚶 㚷 㚸 㚹 㚺 㚻 㚼 㚽 㚾 㚿 㞀 㞁 㞂 㞃 㞄 㞅 㞆 㞇 㞈 㞉 㞊 㞋 㞌 㞍 㞎 㞏 㞐 㞑 㞒 㞓 㞔 㞕 㞖 㞗 㞘 㞙 㞚 㞛 㞜 㞝 㞞 㞟 㞠 㞡 㞢 㞣 㞤 㞥 㞦 㞧 㞨 㞩 㞪 㞫 㞬 㞭 㞮 㞯 㞰 㞱 㞲 㞳 㞴 㞵 㞶 㞷 㞸 㞹 㞺 㞻 㞼 㞽 㞾 㞿 㟀 㟁 㟂 㟃 㟄 㟅 㟆 㟇 㟈 㟉 㟊 㟋 㟌 㟍 㟎 㟏 㟐 㟑 㟒 㟓 㟔 㟕 㟖 㟗 㟘 㟙 㟚 㟛 㟜 㟝 㟞 㟟 㟠 㟡 㟢 㟣 㟤 㟥 㟦 㟧 㟨 㟩 㟪 㟫 㟬 㟭 㟮 㟯 㟰 㟱 㟲 㟳 㟴 㟵 㟶 㟷 㟸 㟹 㟺 㟻 㟼 㟽 㟾 㟿 㠀 㠁 㠂 㠃 㠄 㠅 㠆 㠇 㠈 㠉 㠊 㠋 㠌 㠍 㠎 㠏 㠐 㠑 㠒 㠓 㠔 㠕 㠖 㠗 㠘 㠙 㠚 㠛 㠜 㠝 㠞 㠟 㠠 㠡 㠢 㠣 㠤 㠥 㠦 㠧 㠨 㠩 㠪 㠫 㠬 㠭 㠮 㠯 㠰 㠱 㠲 㠳 㠴 㠵 㠶 㠷 㠸 㠹 㠺 㠻 㠼 㠽 㠾 㠿 㡀 㡁 㡂 㡃

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諸國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時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奉答，事自依前。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欲蠶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為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無不待牲，捨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禱祭，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麋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誠殺調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聲。

江陵劉氏以賣鰻為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鰻。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資欲購。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撥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謂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羊幣利，屏除形像，鋪設床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羊解經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忽陰因爾成病。十餘年死。

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截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詎呼而終。

江陵高僧，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途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

梁高祖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迴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言：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酒肉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果，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達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親所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直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①齊光祿 ②齊光祿 ③齊光祿 ④齊光祿 ⑤齊光祿 ⑥齊光祿 ⑦齊光祿 ⑧齊光祿 ⑨齊光祿 ⑩齊光祿 ⑪齊光祿 ⑫齊光祿 ⑬齊光祿 ⑭齊光祿 ⑮齊光祿 ⑯齊光祿 ⑰齊光祿 ⑱齊光祿 ⑲齊光祿 ⑳齊光祿 ㉑齊光祿 ㉒齊光祿 ㉓齊光祿 ㉔齊光祿 ㉕齊光祿 ㉖齊光祿 ㉗齊光祿 ㉘齊光祿 ㉙齊光祿 ㉚齊光祿 ㉛齊光祿 ㉜齊光祿 ㉝齊光祿 ㉞齊光祿 ㉟齊光祿 ㊱齊光祿 ㊲齊光祿 ㊳齊光祿 ㊴齊光祿 ㊵齊光祿 ㊶齊光祿 ㊷齊光祿 ㊸齊光祿 ㊹齊光祿 ㊺齊光祿 ㊻齊光祿 ㊼齊光祿 ㊽齊光祿 ㊾齊光祿 ㊿齊光祿

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

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

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萬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以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怨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

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礙。一理中障礙。二事中障礙。何者是理中障礙。以業因緣自生障礙。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礙。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礙。如是之事。又宜深心對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食毒亦如是。曠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③上教。若以^④殺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勸諸廟祀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

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請法師當見此意。

○弟子蕭衍。父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
○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
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
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勸使
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
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
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
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
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
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
衆鳴鑼撻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
俗策使。唯取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
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
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
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
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
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
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
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
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
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
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
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
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
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
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若

①果十(但苦)②③例二列④⑤以二已⑥*⑦旅行二直⑧⑨(心)一⑩⑪毒十(本)⑫⑬(其二)十弟子⑭⑮上二止⑯⑰殺
 十(生)⑱⑲起二觀⑳㉑(其三)十弟子㉒㉓寺十(三)㉔㉕復十(有)㉖㉗被二披㉘㉙賊盜二盜戒㉚㉛盜賊㉜
 ㉝賊二賊㉞㉟取二取㊱㊲孝二忘㊳㊴書二書㊵㊶[以]一㊷

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提闍婆王。阿修羅王。迦。塞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入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剎心擲地以示。僧與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淫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業。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塞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是後論說。宣意如此。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

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城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闍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勸。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弱。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惡子想。如俱非惡。受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應惡血腥。甚於不能蔬食者。應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惡。以爲善惡。就善惡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於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榮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性。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

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欲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共魔相。燒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憊。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憊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憊。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熱。內心魔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憊。若心力決正。蔬食若節。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寺官三百六十八人。宿德二十五人。義學五百七十四人。導師三十九人。右牒衆僧合一千六人。寺官三百六十九人。義學六十八人。導師五人。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并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

①建二乾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宣二宣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用二四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十三日。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爲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爲都講。唱大涅槃經四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與親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著聞寺道遠。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勸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其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

僧道。律中無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當日講。恒作如此說。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

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當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

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

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

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

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

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

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常開許。

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

問見殺亦可不見。問殺亦可不問。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問因緣亦不假疑。

唯遇殺者疑。

問以錢買魚肉是疑。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

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悖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

問爲自死詔作死。爲殺。詔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

問法師既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域。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

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

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

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

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

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

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

◎ 卷第三十終 ◎ 卷第三十一 慈濟篇第六之二首 (叙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十二 ◎ 昇二升 ◎ 斷十 (酒) ◎ 末二末 ◎ 常二 ◎ 非疑二不 ◎ 詔二詔 ◎ (是) 一 ◎

者說

問既爲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數。

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

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

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

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解正齊此。

問法師既是大律師。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

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坐。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

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辯不復奉答。

制問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

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牽經。

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

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

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毘尼與毘曇。毘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毘曇。毘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毘尼。不言無此義。

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

問律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退。只可爲寺中沙彌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正自極此。

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

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

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律佛律。

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

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毘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

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律師盡講大

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諸。講律師親達此教。外書所云。自謙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帝法寵奉答。開機門稱爲素。開機門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開機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懺悔至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諸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懺。悔。

問若懺悔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警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懺悔。後人有懺悔。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爾但先道懺悔痛打前人。而道我懺悔汝我打汝。我懺悔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懺悔。其既知懺悔。故知差。不懺者。

問先道懺悔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懺悔。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懺悔。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直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誠文。者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懺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共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

①金二今②(答)十食③正二止④涅槃經方斷二涅槃經方斷肉經⑤方斷肉涅槃經⑥斷十(肉)⑦講二經⑧(悔)一⑨云二去⑩差二差⑪直二直⑫誠二成⑬

罪。以爲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爲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

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終無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龍無復答。

法龍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勅始興寺。景猷昇高座。讀楞伽央掘魔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此品今月十三日法師解說今二十。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爲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食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蘇熟蘇胡麻油等。及諸衣服僑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

尼。建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食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醜陋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髮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瘧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誣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衆生殺受取。肉魚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實善革履。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勸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磚礫碼瑙。瑠璃真珠。珊瑚琥珀。玉珂貝種。種種菓蔬。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種植栽。蟲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撈蒲團。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污。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飲食爲云何。惟願無上尊。哀愍爲演說。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爲福善。惟願爲我說。食不食罪福。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爲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所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爲種種稀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

琉璃磚礫碼瑙瑠璃真珠珊瑚琥珀玉珂貝種種種菓蔬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種植栽蟲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撈蒲團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污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①此品今月十三日法師解說今二十。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爲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食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蘇熟蘇胡麻油等。及諸衣服僑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建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食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醜陋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髮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瘧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誣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衆生殺受取。肉魚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實善革履。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勸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磚礫碼瑙。瑠璃真珠。珊瑚琥珀。玉珂貝種。種種菓蔬。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種植栽。蟲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撈蒲團。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污。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故不應食肉。驢騾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梅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

皆下行人。所以不同尼。撻者語有所含。若無麻紆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紆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

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出。

其晚又勅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鴞鳩鵲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驢鹿雉兔充滿野澤。亦不_レ嘗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炳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勅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蝕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積茅。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善。心惡律儀卽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共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卽時亦爾。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四誠功篇序四第二十七卷

16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遷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

自成無理。知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遠。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章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荷序。第復資其糧。特為經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卸事同撫。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關。懷勞之深未常頌歌。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網疏。

與梁朝士書

援律師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樞。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稽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網更輕。凡情僥倖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為頓乖理制。幸屬明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探習毘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誠國有憲章。桂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并答

釋慧津

*慧津和南竊聞導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塵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

寄人弘。德不孤立。儻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佩靈臺坐安隆濕。便是名臨分外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闢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宜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重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鈴握錘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津一團分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鐘言。慚散粉。同斯曲木空厠直蘭。類此薪段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雲滴之珠。華嶽崑崙。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風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還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事。致使虧容。講筵益成廢及言悲。艱事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懇結。行遣祇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答

慧津

信來枉告良用。然。余學慚。技接人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闢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英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過。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嚴論部。任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

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洞。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妙矣。煎水求冰未足為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謁禪師所受菩薩戒。文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執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開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濤聲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機遠迎。每虛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誠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既受戒已。便舉法名。諸帝為總持菩薩也。帝頂受已。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江一浮 謝一郭 反一及 科一利 斯一兼 試一成 并答 慧一惠 則十 天一雨 令一於 分一介 粉一粉 兼一兼 集一集 替一替 瑗律師答 答淨律師書釋曇瑗 撫一枝 中十 未一每 病一病 瑗律師答 文十 希一希 立一立 並一並 和上一和 雲云二字宮本作夾註 天台一傳 二十一字

文多不載備所撰續高僧傳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舉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緒情動之力。竊開輪王與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開於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鑒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而揚七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明。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帙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叙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

之用開靈府。陳平。隨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子藏部。後進學寡識味。前修曾不拔尋。任情抑斷號曰僞經。相從相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精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者。並號阿毘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或味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贊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誠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門

皇覺辨德門第一

南齊文宣公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殊教異軌分衢殊途。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

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備。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雖照水發溢群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逕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悼川上之不迫。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餐化制愛辭榮。豈得不懷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慙有形。等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書丞王融

累寶實味朱。狂斯濫哲。舛運揚鑠。分源競柅。麗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徒總。理向空寂。不有明心。誰驅聖轍。開物歸信門。第二

①(終有...氏)七十一(釋道安)三字②③氏十(道安)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終有...氏)七十一(釋道安)三字②③氏十(道安)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終有...氏)七十一(釋道安)三字②③氏十(道安)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眞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

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禪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

次懺意業。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哀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能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豁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答。利

①悟二識心，悟道 ②悟二之德 ③惟二惟德 ④下同 ⑤使二賦德 ⑥惟二漢 ⑦穿二牢 ⑧王二王 ⑨維二維 ⑩歸信
 ⑪一頭口 ⑫經二酒 ⑬辨二辨 ⑭述二述 ⑮散二散 ⑯以二以 ⑰凌二凌 ⑱一燒，燒
 ⑲三欲 ⑳第三漢 ㉑第三漢 ㉒三漢門頭一頭口

衰畢倚。榮辱茲繼。燕驪匪繼。周錯徒鑄。惡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威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漸愧制。取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瞰。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須行。緣此因故。惟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靈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

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憚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住。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醪。晦黑滋生。昏闇競欲。貌薄魂浮。身甘意觸。靈察攝根。情爽衛足。蟲草或虞人。何不昂。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為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其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與厭高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迫。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抱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水。食熱如火。飲多如渴。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鎖。起立如懸。下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

震裂。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者。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柱。惟賴膏油。膏油既盡。盡光。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性。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扶。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思。切身心。煩愁。求生。不若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為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攜。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蕪不實。星髮皤肌。憐光惕日。二塵潛言。十惡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卽化翻靈。從緣墜質。嘯臍有譏。嗟然何汨。剋責身心門*第六

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

風二風二 固二同二 方二萬二 悟二善二 清淨六根門頌二頌目 紫二紫二 清二清二 何二知二 止二 辛二 山二烈二 根二相二 復二大二 該二體二 幽二冥二 冥二冥二 生老病死門頌二頌目 二二 二二 二二

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剝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

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

經云。讀人之善不言己美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

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

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爲言也

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

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

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爲內。乖此爲

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

是則爲內。乖此爲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

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

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剝責。當知求進是假

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衛足而

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

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

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

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

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

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

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

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

求進必損我傷物。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

知剝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

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剝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剝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願咨小智。徒以太康。

豈無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亦照螢光。

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第七

剝責之情猶味。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

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慙。何謂檢校。

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

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剎一念一念一頃。

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三寶四諦

幾心念苦空無常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忍辱精進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慈濟五道

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

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歡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烈。復須輕絳廣室風扇牙簞。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輕軟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香充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膳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慚。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乖違內慙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雅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卽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淫。我既愚癡不能制革。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既愚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後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呵詰四大門頌

退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與居愛習。矧矧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迴不希。玄壙何泣。

出家順善門 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共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貴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觀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乍聞詰諍之言。乃足驚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遺。而能辭親。妻子是恩。染難奪。而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澁。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捨離。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觀。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悉自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嬌偶。而已冢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繞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深身洛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逕閑清。風飄弗響。雲轍徒驚。嘯傲焉虛。脫落何營。長須有結。永實無生。

在家從惡門 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乖謬。所以爾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諛諂。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歎。若欲眞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吝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稍習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無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慳吝不知禮節

淫欲不擇禽獸

黷退不避親族

加以僞慢放逸。貢高。數恨。誣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惟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

●雅一難● ●分二病● ●阿詰四大門頌一頌日● ●希一獸● ●讀一說● ●義一● ●淺一● ●是● ●廿十(張)● ●侍二侍● ●出家生善門頌二頌日● ●從二途● ●信二臣● ●答二各●

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少後苦無邊。如蠶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無常。如佛爲愚癡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著。牽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亂。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厭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恒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惡門頌

在磨則礪。玉生雖堅。維居必徒。豈曰能賢。

水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僧十纏。玆焉遂往。憂畏方延。

◎沈冥地獄門第十

萬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惟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

親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屬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共事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庸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鼻。四萬山句。鐵城四圍表裏火徹。銅狗黑蛇咆哮。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落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惡殺害貪婪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誦諭。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苦之。何由得出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早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

故行人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陽雖四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淵而寒漸。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尙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凡愚善惡難糅。何能免點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信。則剪落納衣瓶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不得自忘。

已去慣閑得空閑	已離俗愛無繫緣
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染著得無礙
已棄飾好厭華侈	已離妻子無纏縛
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絕聲色滅貪求
已披弘誓忍辱鎧	已向八正趣道門
	已服解脫涅槃衣

◎頌二頌◎ ◎在家男女惡門頌二頌◎ ◎在二行◎ ◎卷第三十二終◎ ◎卷第三十三戒功篇第七之二首。標號同異如前卷◎ ◎一十(蕭子良)◎ ◎用二生◎ ◎早二草◎ ◎波二彼◎ ◎地獄門頌二頌◎ ◎密二密◎ ◎已出...定)七字一

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意捨堂

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

佛見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慾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亡自在。塊然獨立。捨五。離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爲泥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爲假。竊服阜門上。濫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鵠文終好野。實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變驅馳者。已矣歇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結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隨。隨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腐壤。塵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

爲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

瞋起。是爲欲不瞋。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校計。馳求萬方。以利榮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天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榮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肴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親注。或爲疾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親朋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刹。隨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若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獨。四氏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萬

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頓此顛倒。總驗刺身。即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

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本。

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歡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嗟。噫。時常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變改。髮白而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艷。故知此色。本自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時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醇酒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造愛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天命。破家亡國。受苦無量。

若謂朋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携。無復行意。

若謂姪妹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

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響。而愚夫
繼繼以爲勝適。是五惑也

智人榮利是自滅之。證。書云。割情在於速
達。而愚夫不計議害取貴。是六惑也

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
欲。而愚夫爲之沈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
惑

是以智人當勤自勉。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
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

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惶惶。見持戒
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檢心
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且夕緣
理致患勸息

見榮疎人。致患瘦弱。勸勸肥美

見坐禪者。致患勸臥。開語引進便稱本情。懈
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其朝聞夕死。如救
頭然。何有情。懶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
有志

斷疑惑門頌

生塗非一理。誠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
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
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
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
累。又開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

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罪障。故又云。默如鐵
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
也。淫。繫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
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
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
慚愧順清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爲綱
要

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
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今成法
身。當以正法爲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
詔常懷憂惕。既爲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兇強
。凌蔑貴賤。既乖諄子上失令名。深爲可愧

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
虧。而終貧煎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
。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爲可愧

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
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

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爲可愧

第五慚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
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無功。一生空過
無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

第六慚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安
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
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惰。深是可恥

第七慚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爲本。形骸資
待衣食爲先。所以諸俗爲道興福。供給資緣
故隆正業。而或不全失於敬重。亦可深愧

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見佛因緣。令具梵
行大經。昌示。而我開諫反以爲讐。背違三歸
禮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爲愧

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
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
難弄不獲純淨內心。自自疚。深可慚愧

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祇。我本發心誓
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懈。而我。變缺情志
不恒。惟知負恩但增慚愧

慚愧門頌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隨水上。潤
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王共
以勢。輪軌相爲通。報德愆前雅。酬言愛餘風。
遐途每多外。顧省能無忭

極大慚愧門第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爲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
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
曰。心苟無瑕。何恤無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
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
應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支派不可縷
悉。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無不攝也。夫
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己。而
於萬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凌之。無慚
之甚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敘述

若見直心行慚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
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見行
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
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
不能贊勉欲其不行。見榮蔬一食者。自不行
故勸令退敗。見行伏心人應慚愧法。乃勸不
行乖八正道

見學問誦經人。自無此行不使彼作。見閑遠

○繼二繫○人十(以)○證二竺○(月)十生○斷二根○斷疑惑門頌二頌曰○榮十(經)○今二令○
○*○凌二陵○國十(士)○恥二愧○或二惑○昌二唱○夜二疾○營二慈○慚愧門頌
二頌曰○路二隨○支二枝○贊二讚○

禮非者。自懶惰故。嫉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

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爲高。

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典色。誹訕往還。儀容傲似。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諸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法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達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脇臥。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

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勢亂極深。所須繒繡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食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慚愧門頌

冬狐理豐。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誠還自欺。手容蠶草日。平生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

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獎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如梅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備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黑。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升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惡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美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糧思味。其於飢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寒。形骸勞悴。終日顛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

若有衣裘服。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羞。連凡重案。又有。葵菴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飲食。

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賤賤。不齒錄。塗炭溝渠。坐臥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憐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當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煙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強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栴檀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蘭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彫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大楚信無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爲共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垂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爲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憐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當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煙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強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栴檀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蘭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彫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大楚信無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爲共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垂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爲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說二說

法一

極大慚愧門頌

手二華

平生二生

全二同

葵二梨

菜二菜

善友勸獎門頌

課二課

大二失

無二元

勸二風

經二無

依三寶者

信必能用有。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

誠逆順。經云。信爲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

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無此信。心志浮虛歸

戒不得。是以發足立信爲先。何謂三歸。謂佛

法僧。此三可重故名爲寶。何謂爲佛。自覺覺

彼無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爲法。能軌能

正滅諸淫繁清淨無相也。何謂爲僧。能和和

衆無學功德自他滅處也。何謂爲歸。可還可

向也。何謂爲寶。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

天遠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

理惟一統。照無不周。照周等覺謂之佛寶。體

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

體一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

此生死招與利樂。是故一切無不歸焉。

此之七戒所防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

顯。得捨如是之罪障。餐聽若斯之勝法。豈得

不踴躍歡喜。嗟林自慶者乎。

經云。八難離度。一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

難。四邊地難。五長壽天難。六難得人身。身難

得。四難得。信邪倒見。不信三寶。肆意輕侮。此

佛言。佛前佛後是爲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

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

也。

佛言。見佛爲難。我今頂禮佛所。設像。功用

等倫也。佛言。聞法爲難。我今備得聞也。

佛言。出家爲難。我今且隨衆也。

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爲難。我今一心無敢二

見。敬法愛法以法爲師。經中偈言。

惟念過去世。供養爲輕微。蒙報歷遐劫。餘福

值天師。淨慧斷生死。癡愛銷無遺。佛恩流無

窮。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

氣。任元造。啓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

爲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

言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曾以慶。盈德貳過

儻知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

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

共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

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爲礙。既

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婆

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

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

爲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

萬劫。所以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

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

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爲希有。他方淨土

戒門頌二頌曰。卷三十三終。卷三十四成功論第七之三首。一十(蕭子良)。

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勸勸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辯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穢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憐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入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搗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

大忍門頌
崑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
居德非重，潔已愚俗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
習，容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
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兇曠不御，繁羈密
⑤ 匣儻能禁。遺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
幽尋。

緣境無礙門^{*}第二十三

即無礙所致。縛卽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無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無礙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覩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爲苦。何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與人馬不動。一累礙也。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

今欲養身。非衣食屋宅。則無所憑託。三累礙也。

今欲養命。非粳糯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
待。四果礙也。

今欲修集一慧。髣像無向。五果礙也。

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

今欲徹視十方。障礙滿目。七累礙也。

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

今欲披文誦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

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十累礙也。

凡此累礙。其事無量。聖人所以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爲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己而得無礙。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

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然津津有味。惟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

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勸勵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無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強梁之時。一旦臥床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勵。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礙門頌

悅象忽物終不名。龍舉鸞集竟誰辨。絕智
亡身孰爲礙。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
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壁石無間恣出沒。
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鶻泉流。現迹依
方迅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轅慕舜宜自
勉。

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無礙。善惡二途凡聖苦樂。明了審諦。斯言備矣。惟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爲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法智已。以無疲倦心爲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虛淺多迷。每一修善法。退而皇擾。念念之間。百變乖舛。自非堅勸之以努力。疑之以剛幹。則勇銳驕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無明怨賊鬪戰。

①耕一自耕 ②海一海 ③大忍門頭二頭日 ④崑一育 ⑤春 ⑥份一自 ⑦容二等 ⑧榮 ⑨咒一光 ⑩頭二頭
 ⑪西二柳 ⑫渠二寶 ⑬以一 ⑭無忍門頭二頭日 ⑮忽二德 ⑯辨二辯 ⑰亡二云 ⑱泉二退

亦不異世間勅敵。和御世間則須金鉞。壯其氣。鼓鍾。擊其忿。懣懣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命無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櫓。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楯。精進督忘情。題勤課不及。發行登歡喜。稅駕頓法雲。種智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死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擔山吐火雷電回繞。欲以開惑之旅。退金剛之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辨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鞭自室內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爲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樂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塗切己力無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後者。位心極行惟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定。天廡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沈法雲遐布。非夫前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俊。擊鍾聲告。召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沿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敏。談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爲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峰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經經像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

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

通達無礙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

博。聖道弘濟邈難求。通明洞燭煥發景深凝。廣潤湛淵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終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沈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綱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丁德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福田。德馨。捷。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剝落之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與施主爲警。隨。與骨肉爲瘡。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道歸衣。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紲。封。付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俗良田。令與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累。表作範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榮。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無學。猶嬰。苦報。身謝無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爲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

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

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敬禮寶頭盧闍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佛子羅。候羅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剎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三千界內現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爲善知識。伏除煩惱得

出諸有

僧門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操。妙理至言。惟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誠還流。撫俗瞻。凡厭生老。絕滅情嗜。斷歡怡。縱落豪華。棄影。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測以龍雲。豈曰高。灌足江漢。更慚皓

勸請僧進門第二十八

勸請者。懇懇之至意也。由發懇懇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懇懇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峰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經經像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通達無礙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峰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經經像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通達無礙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

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阿羅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惟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衆生。人天二乘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群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眞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殷勤心。是故稽首禮。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宇宙盡八遠德。業遂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前灼欲火思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鑣。

隨喜萬善門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與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後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諸衆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德慈和及愛敬。廉貞清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聲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窮寒者。疾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燃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爲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坊。床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今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語。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攝文弘憲則。機謀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沖閑。高論窮微契神奧。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賞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啓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

隨有微福迴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爲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得無時不厭。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塗炭等。無量諸邪見。今皆爲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開化衆妙福。迴向以施群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衆。聞聲即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苦空非常想。亦迴施群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如是衆一切。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物行衆善。如是等三善。一切衆德本。亦迴施諸群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眞妙境。若迴向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街虛名。三墨紛紜殊不

會。七儒委博曾未并。吉凶拘忌。遇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相生。咄嗟失道。爾迴駕。河彼流水。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通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塵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姪邪醜惡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蟲癩。閻鉤。傲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怨歎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萬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萬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

願一切衆生。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功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

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

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最上勝味。

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姪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饑渴寒水之觸。饑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病寒熱風霜蚊蛇蚤虱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

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

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道。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輝兮聞歲時。寶樹飄兮露甘口。清露搏甘永以提。喜聞流采常爲玩。無待殷鼎方丈苑。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歎願長不渝。習苦座勞從此捍。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卷第二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威靈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誠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和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同屬於天主。道則虛通無滯。據行

不無明味。味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容。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誠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垂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誠形有之非我。與住持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與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該日燭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諸帝與太山朗法師書并答 與林法師書 晉王治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捨身願疏 沈休文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依諸

經中行懺悔願文 梁高祖 千僧會願文 沈約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八關齋

制序 梁簡文 爲人造寺疏 梁簡文 謝勸齋 梁簡文 啓三首 梁簡文 爲諸寺作檀越願疏

梁簡文 設無礙福會教 梁簡文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 與琰法師書 二首 梁簡文 與劉智藏

書 梁簡文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印閣梨書 梁簡文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與長沙王別

書 梁王筠 答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北齊武帝 帝以三臺爲寺詔 魏收 周明帝立陟岵陟

陟 帝以三臺爲寺詔 魏收 周明帝立陟岵陟

①起一②起一③起一④起一⑤起一⑥起一⑦起一⑧起一⑨起一⑩起一⑪起一⑫起一⑬起一⑭起一⑮起一⑯起一⑰起一⑱起一⑲起一⑳起一㉑起一㉒起一㉓起一㉔起一㉕起一㉖起一㉗起一㉘起一㉙起一㉚起一㉛起一㉜起一㉝起一㉞起一㉟起一㊱起一㊲起一㊳起一㊴起一㊵起一㊶起一㊷起一㊸起一㊹起一㊺起一㊻起一㊼起一㊽起一㊾起一㊿起一

帖二寺詔 北齊遼陽山寺願文 唐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煬帝行道度人

天下勅 唐太宗於行陳所立七寺詔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

道詔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唐太宗捨舊宅為寺詔 唐

太宗斷賣佛像勅 唐太宗為穆后追福手疏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與暹律

師等書 唐太宗造興聖寺詔 北代魏天子招拔珪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承沙聖靈 要須經略已命元戎 上人德同海岳 神算遐長 冀助威

謀克寧荒服 今遣使者 送素二十端 白氍毹十領 銀針二枚 到願納受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承微德光時 飛聲東嶽 靈海廣淹 有生蒙潤 大人起世 善翼匡

時 輒申經略 懸景妙算 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 元皇龍飛 遂息江表 舊京淪沒 神州傾蕩

蒼生荼毒 寄在左衽 每一念至 嗟悼 朕心長驅魏趙 掃平燕伐 今龍旗方興 剋復伊洛 思

與和上同養群生 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 今遣使者 送五色珠像一 明光錦五十匹 象

牙策五領 金針五枚 到願納受 晉僧朗頓首頓首 夫至人無隱 德生為聖 非

德非聖 何敢有喻 夫曰出家 栖息塵表 慕靜山林 心希玄寂 靈迹難述 形累而已 奉被

詔命 慰及應 否大晉重基 先承孝治 惠同天

地覆養無邊 願開大乘 仰揚道味 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大聖膺期 靈權超逸 蔭蓋十方 化融無外 若山海之養群生 等天

地之育萬物 養存生死 澄神寂妙 朕以虛薄生與聖會 而隔萬機 不獲登駕 今遣使人安

車相請 庶冀靈光 迴蓋京邑 今并送紫金數斤 供鑲形像 綉綾三十匹 奴子二人 可備

洒掃 至人無遠 幸望納受 想必玄鑒見朕意焉 僧朗頓首頓首 如來永世 道風湛淪 泰在出

家 栖心山嶺 精誠微薄 未能弘匠 不悟陛下遠問山川 詔命懸懸 實感恩旨 氣力虛微 未

堪跋涉 願廣開法輪 願保天祥 僧朗頓首頓首 蒙重惠賜 即為施設 福力之功 無不蒙賴

貧道才劣 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澄神靈緒 慈蔭百國

凡在含生 孰不蒙潤 朕承藉纂統 方夏事膺 昔蜀不恭 魏武含慨 今二賊不平 朕豈獲安

又元戎興 征掃暴 亂至人通靈 隨權指化 願兵不血刃 四海混伏 委心歸誠 久敬何已

今遣使者 送官絹百匹 袈裟三領 綿五十斤 幸為祝願 僧朗頓首頓首 能人御世 英規遐邇 光敷

道化 融濟四海 貧道忝服道味 習教山林 豈惟詔旨 諸及國難 王者膺期 統有六合 大

能并小 自是常倫 若葵藿之傾太陽 飛步之

宗麟鳳 皇澤融群生 繫仰 陛下高明 何思不服 貧道窮林 蒙賜過分 僧朗頓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遺家多難 災禍屢臻 昔在建熙 王室西越 賴武王中興 神武御世

大啓東夏 拯拔區域 遐邇蒙蘇 天下幸甚 天未忘災 武王即晏 永康之始 西傾東瀆 京華

主上播越 每思靈闕 屏營飲淚 朕以無德 生在亂兵 遺民未幾 繼承天祿 幸和上大恩 神

祇蓋護 使者送絹百匹 并假東齊王奉高山往二縣封給 書不盡意 稱朕心焉 僧朗頓首頓首 陛下龍飛統御百國 天地融溢 皇

澤載賴 善達高鑒 惠濟黔首 蕩平之期 何憂不一 陛下信向三寶 思旨殊隆 貧道習定

味靜深山 豈臨此位 且願民戶興造靈利 所崇像福 冥報有歸 僧朗頓首頓首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 勲神履道 飛聲映世 休問遠振 常無已已 朕京西夏 思濟大猷 今

關未平 事唯左右 已命元戎 寧伊洛 冀因斯會 東封巡省 憑靈仗威 須見指授 今遣

使者 送金浮圖三級 經一部 寶毫一區 庶望玄鑒 照朕意焉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僧朗 法興 師承

治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神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明喻以微之。故夫始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旨。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微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諸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謹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追百司戰。諱歷劫多幸。風世善緣。忝生王家。明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且啓。欣聞聖之安。寢。城扉早闢。訪膳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遠足頂禮。百神。徽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私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

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士。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降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歡。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周。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慈展。預此慈善。又昔爲積苦。饑鬼受罪。寄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靈。翻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獲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是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憤。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肅肅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斯首同有其分。離多其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器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簡委餘襲。冬夜既蒙。累繭而積有。藏。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共。願已甚。方諸宴室。所適是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願日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贖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歲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勞。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計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捐。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忠苦。刀俎非切。剝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卽事爲難。故。開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實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閑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卽朝至。至。明。日。排遣俗累。同善來。分留上德。品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

埃壤。而嗜欲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
假照弟子樹因曠劫暫報茲生託景中瑞聯
華日采玉組風紆蕃慶早建蘭池紫燕之乘
擾於外閑。舖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
源承滯情路未昭。誠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
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寒風露時外。是
以數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
一十八種。當令經術夙理府給時順。萬社雲
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
永。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儘日
承休。儲妃閣騰祥之符。阜支廣惟祺之祥。
敬飾恭崇嚴置寶帳。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局
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順和招對靈
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行禮如文第六無其文於
下海華篇中有梁陳
帝依經禮顯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
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
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
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遂遠。溺喪忘歸。區區
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
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
心自側臨踐非譬者也。至聖誕寂。無迹可尋。
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
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
往復遘罹痼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
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慈重
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
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

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共一。仰
遇主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
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
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消毫應證來業。無巨
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
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
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
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
竊聞涅槃經云。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
淨九孔常流。凡夫愚入常行味著。愚癡難剎
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爲道也。捨
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
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
漢。聲色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
憂苦。故知出思愛羶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
願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
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根。削造閻
惑。心修習。波若。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
殊之辯。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
如來座。結繩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
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真
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
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
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

又願今日現前幽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
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
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禮一拜

八關齋制序

梁簡文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焰
自非誠達冥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
慈根於未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
筵蕭姑高宇閑遠。香吐六鉢煙浮五色。門
窗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
恭。類倚於爲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祛
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
如左
睡眠等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
契。一
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
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
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
鄰座睡眠私和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
五
維那不動聽察有犯制者。不卽糾舉爲衆座
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六
擎香鑪聽經三契。白黑維那更相糾察。若有
阿隱罰禮二十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贊者。罰禮十拜八
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爲人作造寺疏
梁簡文
鄂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
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

○承一彩○ ○承一承○ 何○ ○承一彩○ ○分一介○ ○安一校○ ○(篇音一)是○三十七字○ ○文十(沈休文) ○
○途一途○ ○淵一淵○ ○山一山○ ○(既)一○ ○文十(帝) ○波一較○ ○殊一殊○ ○被一被○ ○現一見
○(附背禮一拜) ○(梁簡文) ○ ○靖一靜○ ○月一自○ ○諸一對○ ○(六)一○ ○(六)十自○ ○
其一其○

謝勅賚納製錢啓

謝賚袞箋啓

謝勅賚裂裳啓

廣益明集卷第二十六

請爲諸寺檀越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肅綸

答湘東王書

與琰法師書

*
梁簡文

① 滄 = 滄 ② 宿 = 宿 ③ 捨 = 一 ④ 擎 = 擎 ⑤ 權 = 出 ⑥ 白 = 統 ⑦ 啓 = 十 (三片) ⑧ 謝 資 裴 裴 啓 = 又 ⑨ 更 = 使 ⑩ 田 = 四 ⑪ 恩 = 恩 ⑫ 朱 = 榮 ⑬ 朱 = 朱 ⑭ 泰 = 一 ⑮ 謝 就 裴 裴 裴 啓 = 又 ⑯ 直 = 眞 ⑰ (請 同 一 啓) 七十六字一 ⑱ [請] = 一 ⑲ (順) + 統 ⑳ 沐 = 末 ㉑ 校 = 只 ㉒ 諸 = 蠶 ㉓ 引 = 弘 ㉔ 嗜 = 者 ㉕ 紛 = 騎
 ㉖ 防 = 防 ㉗ 西 = 栖 ㉘ 文 = (帝) ㉙ 部 = 召 ㉚ 客 = 客 ㉛ 期 = 朝 ㉜ 漢 = 漢 ㉝ 資 = (二片)
 ㉞ 勳 特 = 德 待 ㉟ 際 = 際 ㊱ 思 = 和 ㊲ 片 = 冷 ㊳ 旌 = 旌 ㊴ (又) 十止來

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道之裏恒有語對卷
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情帥頻述方寸。不知
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
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
聞之善諱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
幼年經聞剃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
那事同花水。今一段西下特著本心。訪理質疑
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聞泐無
地。數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
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
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
必冀非爽。指違承問。佇有還書。綱白和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釋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過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其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薪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事云適。日似青緄雲浮紅藥。清臺旋重北宮非淹。想禪悅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眼。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遷朔。周黨傳芳於大原。或有品鑑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壑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尙想驅臺。睽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

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假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蓬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詠之床。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山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畝存。抑亦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派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黃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永桂
齊質自接采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廣
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北葵
遊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
言皆爲實事音容滿日言笑在耳宿草既陳
椒糲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
深甘此葢食至於歲時芣苢筐篚每見請求凡
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斬而後與用爲歡
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
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筐焉興想淚
下不禁指遺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
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在舊彌當楚切痛
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與印閣梨書

17 劉之遴

大慈稽首和南。大慈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往。五內屠鑊。自咎自悼。萬歎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緊想諸佛及本師。至平壽盡。凡夫癡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

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必當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絕。大憲和南。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靈結幽明
備嬰荼蓼，攀援崩踊，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
腸寸斷，號天叫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
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事，以申罔極之痛，少
寄追慕之誠。籌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會，
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群生，其福不淺。仰
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苞空有，
照通真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
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
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爲善
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
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
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
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鯁，言無言無
次。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 梁王筠

鈞頓首頓首。高秋凄爽。體中何如。願比勝
雪約。承人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
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縱金飛旆。
泛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爲盛德。未有選
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
翹心贊歎。無以罄說。僕風疾增瘳。寔虞蓬
門。不獲執離。彌深傾慕。願敬曷白。告不次。

王筠頓首頓首

答雲法師書

* 梁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答。劉太僕思効
啓。義窮深遠。語策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踴躍。
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
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紉馬。事極震
雷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
迹閭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
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
劍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雕塋之盛。
金輪啓路。物視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
鷲。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
劍之說。日磬解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兔徑。
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殷勤。曲和誘喻。豈直淨
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群生之暗室。弟子世傳
正見。幼觀真言。但惑網所禁。塵勞自結。微因
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
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
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
和南。

遼陽山寺願文

③ 盧思道

齊興二十有三載。臨字又安。列聖重光百神
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云鑄江海無
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
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
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既
開。宵翹咸遂其所。壞凝休氣落暮榮光。玄扈
遺符翠嬌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瑤
協律南園迎神。衣魚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

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

○尉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辰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居門飽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蠅蚋。網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峯羅群玉。鸞頭之狀非美。○鮪列三珠。鷄足之形可陋。洞穴循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尚在律。職方具禮。旋駕西還。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歷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皇。成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群后。一言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臨姜水。社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雷雨曜令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宮鳥紀。未可匹其光大。像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脣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岡磐石。以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隆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牧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勿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平萬國。常陽負展。深存庇庇。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儉不遺造。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備。溫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日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樑宇。規模宏博。有司過實。匠人濫巧。萌庶勞止。靡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爲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剪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願茲修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絡。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糾忠貞以成務。感靈微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應寶祚。永惟家祉。仰祇先志。尙竦玄門。思展奉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恪。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怪備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願使靈心。附靈輿神物奔會。眞覺惟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詔

制詔。孝感通神。瞻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

*洞。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配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非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同。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問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平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察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變鄧飲馬漢濱。彼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騎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放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共心腹。於是鳴鼓執鉞。假道北隣。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紫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尙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冥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輸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千戈

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尙矣。其襄陽隨州江陵普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群兇鼎沸。鄴城之地。寔爲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內。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噬。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無遺燼。手時朕在廊廟。任當朝宰。德漸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己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又聞雷祖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惑。思建福用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長。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鯨鯢之觀。化爲微妙之臺。龍蛇之野。永作頤梨之鏡。無邊有性。盡入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隋煬帝行道德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振動波旬之

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置於香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蠲滌蠲動。預稟誠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已。忘彼我於胸襟。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猶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暫收登陲。曾無寧歲。其有桀犬。愚惑嬰此湯羅。銜蠶義憤。終于提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藉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繼水炭。慨然疚懷。用忘典義。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因徒。限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破薛舉。於麟州立昭仁寺。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①錄二錄②保③同二同④二二三⑤安陳二陳安⑥練二練⑦放二放⑧祀二祀⑨北二北⑩降二降⑪東二東⑫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⑬是二實⑭惡二惡⑮德二德⑯祖二祖⑰隋煬帝行道德人天下勅⑱聖十(僧)⑲應二應⑳張二張㉑廣二廣㉒破薛舉於麟州立昭仁寺㉓宋二宋㉔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㉕大二人㉖肉二肉㉗放二放㉘像二像㉙破薛乃至氣德九十五字明本作夾註㉚宋二聖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邙州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鄆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秦於洛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鐵之端。凡所傷殞難用勝紀。雖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育羣生。慕頌憐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覩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彫毀。

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業。無間年之幼長。其往因滅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賄賂。或鑽磨焚指駭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其已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值。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暹律事師等書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願託於。惓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接煙霞。創聖果仍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

褚亮

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導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鸞鷟之群。法師等學洞經典。舉宜真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達人屈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輝居遙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洛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不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增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中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爲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而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與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敬以絹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大周二教鍾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鍾一口。治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炫神器。

○唐太宗○破劉武周○破王世充○破竇建德○破劉黑秦○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鐵之端○凡所傷殞難用勝紀○雖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育羣生○慕頌憐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覩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彫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業○無間年之幼長○其往因滅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賄賂○或鑽磨焚指駭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唐太宗斷賣佛像勅○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其已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值○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日內使盡○與暹律事師等書○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願託於○惓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接煙霞○創聖果仍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導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鸞鷟之群○法師等學洞經典○舉宜真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達人屈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輝居遙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造興聖寺詔○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洛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不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增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中凱風之思○主者施行○爲太穆皇后追福願文○文帝手疏○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而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與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敬以絹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大周二教鍾銘○皇帝製○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鍾一口○治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炫神器○

鏡高堂一念雜靜。走丸索上。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驚驚無已。所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聖稱弗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闡幽之妙典。故一遇恆神。陵伽尙罕餘習。上資天帝。淮南猶有誤辭。亦有才曰際湔調。惟高俗猶足坐。齊晉君立前齊主。況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賓頭下步庶無厭咎。著達棄車方思景慕。幽顯大衆咸爲證明。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以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算。證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群勸品。事允庖厨。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對蒼燭。旦月隨年。囑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天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剽撲。却數追念。種禁定蕃。遠憶相問難。或詳盡。又暑月寢臥。蚊虻嚼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殪。略盈萬計。手因忿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事卒歡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

爲善皆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壞人家養。弱性蒙心隨喜。贊悅受分吞賊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志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細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非。洪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挑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牢未易洗。灌志有慘舒性所同稟。遷怒過直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記。終朝紛擾薄暮不休。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剋已追自悔責。收還前愆洗滌念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與此愧戒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被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造。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續今誠要之感達。

江總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

① 經二聲○ ② 中二鼻○ ③ 食二合○ ④ 縣二腭○ ⑤ 當二齊○ ⑥ 失二出○ ⑦ 欽二服○ 欽善法一服法○ ⑧ 凌二陵○
 ⑨ 閑二閑○ ⑩ 開二開○ ⑪ 照二照○ ⑫ 廣二廣○ ⑬ 微二微○ ⑭ [同上]一○ ⑮ 記二記○ ⑯ 辛二生○
 ⑰ 惟二推○ ⑱ 惟二推○ ⑲ 下同 ⑳ 咍二咍○ ㉑ 咍二咍○ ㉒ 用二用○ ㉓ 分二分○ ㉔ 事二事○ ㉕ 若二若○ ㉖ 藝二藝○
 ㉗ 損二損○ ㉘ 達二達○ ㉙ 第二第○ ㉚ 聖二聖○ ㉛ 湛志有二湛志○ ㉜ 直二直○ ㉝ 記二記○ ㉞ 念二念○
 (若)十不○ ㉟ 藝二藝○ ㊱ (疎)十疎○ ㊲ (隋)一○ ㊳ 江總文二陳江總○

德僧。皇帝某。諱菩薩。容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曜波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廣慈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帝維靡。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草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器具甚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鑿駭龍章。翠張玉机。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峻峭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種而同遊。素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驚動。厚土恒懼。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烝民。樹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居萬乘。而申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賊。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蒼然。汾水之上。八駿。波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千錢如千物。仰囑三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龍玉幹之威。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歡。玉鑾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播紳並列。願塵勞與雲。翳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懷懷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變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願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獄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惠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誠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身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共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造之又造之。不能得

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已行法。方欲以家形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鸞嶺凝神。瓶寫總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鑪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微應。止見夜明。漢帝威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闕其無取。山海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總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刹土而響應。眞人間出法寶。傳通。思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婁首那來遊。臣領。慧解深妙。願潤聖凡。奉持勝天王般若

①〔請〕一〇 ②張一經 ③教一至 ④雲一連 ⑤波委一沃若 ⑥經一涉 ⑦高祖二武帝 ⑧盧二諸 ⑨主二正 ⑩機二然 ⑪〔梁武帝〕一〇 ⑫法二派 ⑬身二才 ⑭形二刑 ⑮伶二情 ⑯眞二實 ⑰得二行 ⑱德二通 ⑲德二通

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幽燭。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而一啓。智慧寶法。泊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與隆期於聖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動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崙不愛身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利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作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真語。悉爲妙法。理無二極。趣必同歸。但因業因心。冥冥類之識。隨見隨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現髮中眞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師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庶。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如千僧如千日法華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復聲聞。無邊衆生皆爲菩薩。總持性相同到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作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應。本無變易之法。故知眞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曰法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殺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懺若干僧如千日金光

明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爲衣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顯維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萬。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紫微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自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爲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虞。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匝。塗香末香。莊嚴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訃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眞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陳文帝

①力進二精進力②趣一起③分有二位分④法一⑤帶一衣⑥現二見⑦法二⑧法二⑨法二⑩法二⑪法二⑫法二⑬法二⑭法二⑮法二⑯法二⑰法二⑱法二⑲法二⑳法二㉑法二㉒法二㉓法二㉔法二㉕法二㉖法二㉗法二㉘法二㉙法二㉚法二㉛法二㉜法二㉝法二㉞法二㉟法二㊱法二㊲法二㊳法二㊴法二㊵法二㊶法二㊷法二㊸法二㊹法二㊺法二㊻法二㊼法二㊽法二㊾法二㊿法二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祕密。至如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怙惡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冀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利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來。禮陀羅尼神呪。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礙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測。至如婆薮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

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真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肝食夙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本。熱炎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繫牙。見生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如

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惡陵之勢萬端。虞殺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可收寡方庶績未艾。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藥師齋懺。現前大眾至心

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與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明。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計。陸遂香然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婆羅齋懺文

*陳文帝

尋夫眞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計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現。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千百年無餘之幾已及。照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婆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日。茲辰。弟子有緣閻浮屬當重任。感群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傳。驅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百僧一夕婆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如(一)一(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七)四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四十九)五十(五十)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五十八(五十八)五十九(五十九)六十(六十)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八)六十九(六十九)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六)七十七(七十七)七十八(七十八)七十九(七十九)八十(八十)八十一(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三)八十四(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五)八十六(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七)八十八(八十八)八十九(八十九)九十(九十)九十一(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四)九十五(九十五)九十六(九十六)九十七(九十七)九十八(九十八)九十九(九十九)一百(一百)

●陳文帝爲皇太后大捨寶位

竊觀雅誥典義。皇王與在子之。禮經令典。聖人揚罪己之說。故亡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計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城妻子。飽饒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又庶績未熙。御朽履水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含靈共溺。垂璫憑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守貞辰。翻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日不顯。奉爲七廟聖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變略。六帖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璣。寶飾莊嚴。給川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火鑪。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與暹律師等書疏 唐太宗捨舊宅爲寺詔

唐太宗爲穆后追福手疏 周武帝二教錄 銘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第二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視。如不陳列。煩聲何寄。故次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萬。初初。梵王天主。聲聞菩薩。咸資倡贊。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摺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用塵博觀。

●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

●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鹿苑賦 魏李順大乘賦 梁仙城釋慧命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爲論 伐魔詔并書檄文并魔答 奏平心露布 唐沙門行友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堅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力應勅。梅蟲兒茹。法珍僉靈。韻惡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誠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籍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懷懷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還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猛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孽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顯胃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堅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聯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通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舫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

●陳文帝一位十一字 ①總二忘 ②五二不 ③拾一 ④傳一 ⑤二十八三三六 ⑥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⑦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⑧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⑨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⑩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⑪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⑫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⑬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⑭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⑮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⑯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⑰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⑱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⑲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⑳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㉑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㉒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㉓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㉔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㉕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㉖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㉗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㉘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㉙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㉚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㉛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㉜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㉝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㉞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㉟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㊱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㊲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㊳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㊴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㊵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㊶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㊷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㊸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㊹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㊺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㊻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㊼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㊽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㊾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㊿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展臨朝。是旒四海。味且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哀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筋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啖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群臣。肴膳按常。菜食未習。體過黃羸。朝中。斑斑始有知者。謝。膳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剝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今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嬖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瘳。問上省師劉澄之。姚善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善提含

笑搖頭云。唯善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善提處丸。服之病遂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隙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昏。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驕。日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視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蝶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等。或亂情而惑慮。亦留耳而縈心。至如香氣靜起。觸鼻發識。腕晚追隨。隨氣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峨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屯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墮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染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汚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象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上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水。志皎潔其如雪。在。纒。累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思愛而長違。願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梁高祖 注 太常卿劉之遴 注 文多不載
詩一賦 二清 三味 四班 五班 六班 七班 八班 九班 十班 十一班 十二班 十三班 十四班 十五班 十六班 十七班 十八班 十九班 二十班 二十一班 二十二班 二十三班 二十四班 二十五班 二十六班 二十七班 二十八班 二十九班 三十班 三十一班 三十二班 三十三班 三十四班 三十五班 三十六班 三十七班 三十八班 三十九班 四十班 四十一班 四十二班 四十三班 四十四班 四十五班 四十六班 四十七班 四十八班 四十九班 五十班 五十一班 五十二班 五十三班 五十四班 五十五班 五十六班 五十七班 五十八班 五十九班 六十班 六十一班 六十二班 六十三班 六十四班 六十五班 六十六班 六十七班 六十八班 六十九班 七十班 七十一班 七十二班 七十三班 七十四班 七十五班 七十六班 七十七班 七十八班 七十九班 八十班 八十一班 八十二班 八十三班 八十四班 八十五班 八十六班 八十七班 八十八班 八十九班 九十班 九十一班 九十二班 九十三班 九十四班 九十五班 九十六班 九十七班 九十八班 九十九班 一百班

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判變。致闕晨昏。江途遠夏。家無指信。髮號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違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許獨行。續有北門。疥癩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通逃。多聚姦俠。大猾兇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源。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微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沿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消塵。今日爲天下主

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永嘉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遂追遠之心。不能遺夢我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難香。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朝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雖蛟於蛟。觀雖鵬於北溟。俱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羈羆。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煖燠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居以永念。觸指膺而自傷。徒升結而靡瞻。空陟岵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涕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吳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坐而縈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寒哀其似嘔。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

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兼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水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眳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燕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翔翺。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絲。亦見白而爲黃。憂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鶴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屠之日。碑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檢之以投。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募。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歿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陳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日。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尙爾。

○列二制○ ○隨二陪○ ○許二說○ ○門二問○ ○庭二廷○ ○縣二際○ ○次二緣○ ○政二正○ ○常二掌○ ○夜二淫○ ○可二有○ ○道二造○ ○中二衷○ ○眉二桴○ ○俱二彼○ ○對二樹○ ○開二開○ ○坐二立○ ○更二復○ ○通二道○ ○檢二拾○ ○

壯柿奈爭環。枳樹列植而爲數懸。鈎欄草而徘徊。林檎伴於萍實。甘棠擬於帝臺。紅莓襲輿車。李胡頰。綠椹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團春就群。幾批把梨豆。惟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之青菱。禦疾風而彌艷。中殿霜而不摧。既蒼鬱之梧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簞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陰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愁蟬咽於南囿。寒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雁時嘯以騰聲。寒雁鳴鳴而夜響。鵲鷦咽嘶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申其遊曠。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怪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於閭闔。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囑。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出林。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其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旦軒之迢遞。屬廣廡之踟躕。差繡樞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閣於峻岐。登步櫺於絕頂。既中天而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恬曠。階蕭蕭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窓木末。浮柱山

叢。引含光之澄月。納日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迥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誠生煙於岫裏。阿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超遙於原野。心放曠於廣庭。夜悠悠而何其。露穠穠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幽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寢。適高枕而星闌。

鹿苑賦 高允

啓重基於剡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流。扇仁風以遐被。鍾姬文而築苑。范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教。追鹿野之在昔。與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存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卽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上。緇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隱對。執道場之塗。迴。嘆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達。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作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興

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塏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吞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容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惠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諸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各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結雲之上升。美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大上之尊號。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觀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語。悟二乾之重陰。審明離之並燭。下寧濟於兆民。上翹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著。

大乘賦并序 李顯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累末。九層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能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宜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冥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

○社二社○ ○崇二崇○ ○華二華○ ○陰二陰○ ○慈二慈○ ○羅二羅○ ○安二安○ ○信二信○ ○中二中○ ○圓二圓○ ○波二波○ ○林二林○ ○會二會○ ○通二通○ ○廣二廣○ ○其二其○ ○儀二儀○ ○枝二枝○ ○安二安○ ○而二而○ ○十二十○ ○十二十○ ○上二上○ ○流二流○ ○也二也○ ○祐二祐○ ○務二務○ ○載二載○ ○有二有○ ○誠二誠○ ○鍊二鍊○ ○上二上○ ○述二述○ ○眞二眞○ ○與二與○ ○因二因○ ○抗二抗○ ○惠二惠○ ○清二清○ ○香二香○ ○升二升○ ○大二大○ ○維二維○ ○君二君○ ○冲二冲○ ○(誠)二(誠)○ ○家二家○ ○最二最○

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寄於宇宙之中。而心
苞乎二象之外。日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
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歎
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烈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
欲疑兮。餐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
波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場兮。遊總持之
苑林。定禪思於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抵
羅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
兮。剗貪垢而絕淫。如泡沫之暫結兮。焉巧
風之足欽。成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勳以迄
今。收薩云之空義兮。運十力而魔禽開
止觀之光焰兮。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
牆兮。同影響之難尋。

詳玄賦

仙城山釋慧命

惟一宜之淵壖。嗟萬相之繁雜。異俗異而體
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藉經論
之垂芳。罄塵庸之小織。請興言於大方。何群
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
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
談祕密於慈氏。歎習冥於伯陽。湛一虛而致
極。總萬有以爲綱。雖卽事而易迷。亦至近而
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
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遍告之
能。三轉窮微之力。莫不停八。梵於寂泊之
門。輟四辯於悟懷之域。尋其源。極乎無
際。眇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以
之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空有而聞寂。括
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

挺萬類之殊形。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屢以聯綿。二智五眼。障而隔。渾_※升沈而共繫。派違順以分岐。體無非而不足。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不隔於環_田釧。等積水不憚於連漪。故令名用。誼難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於心境。人

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隣虛含大千之界。剎那總三田世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眠而能醒。豈惑誠以知之。觀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田貼。則瞻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田生之似虐。嗟五熱之非昏。握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田理音之常韻。觀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田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旣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苦七覺而逾昏。染六田欲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旣法是而情非。忽覺伶俚而獨往。久逃遁而亡歸。埋田積寶於窮舍。瘞明珠於弊衣。抱一異而不誠。縈萬惱以獻歎。嗟余田生於季俗。惑已纏而命局。藉五部之流田輝。

蒙四依之瞻錄。陟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
*欲。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筍而改曲。涉曠海
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詮論於封想。息是
非於妄情。創田數緣於有覺。終寂慮於無生。
顯真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造於始
行。暗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
可平。田辭曰。昏雲聚還散。心河濁更清。性
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
毛之見輕。爲山託於始質。庶崑崙之可成。

玄圃園詩賦

蕭子雲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
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輪
囷之氣吐烟。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
載爲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
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
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文
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纈。靡青綏於
翠翹。纏納那而垂藻。筵和鳴以承簫。載錫其
光。令問兮望。察情愴帳。讓齒虞庠。性與天
道。言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翱翔。義華洛
水文麗清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
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明。故授神荊於
文呂。寄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
而影響。聞填填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
之軌既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牒。
削蒸栗之簡。採羅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
篋。所以一昔不已。而待規重短疊者矣。惟至
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閑閑。彼奈園與杏壇
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

(形)十(示) ①苞=包(示) ②二(一) ③波=波(示) ④幾=滿(示) ⑤如=危(示) ⑥成=或(示) ⑦云=雲(示) ⑧力=萬(示), 方
 ⑨禽=擒(示) ⑩仙=城(示) ⑪同=周(示) ⑫育=青(示) ⑬禍=告(示) ⑭竊=任(示) ⑮迷=正(示) ⑯罪=轉(示)
 ⑰之=茲(示) ⑱漢=橫(示) ⑲劍=珊(示) ⑳世=奈(示) ㉑貽=泣(示) ㉒生=正(示) ㉓昏=喧(示) ㉔理=一(示) ㉕起=起
 註① ㉖欲=慾(示) ㉗俗=族(示) ㉘積實=寶藏(示) ㉙排=匿(示) ㉚生於李作惡已經而一既已處於搭晚且又悲乎(示) ㉛輝=輝
 耀(示) ㉜漆=步(示) ㉝敘=敘(示) ㉞(辟口)= ㉟聚十(面)(示) ㊱濁十(面)(示) ㊲天=大(示) ㊳問=問(示) ㊴讀=讀
 疑(示) ㊵聞=聞(示) ㊶羅=羅(示) ㊷問=問(示)

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爲心。情研圖機而盡識。言超超而出象。理灑灑而踰繁類。吳兩嫺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理豈能逮。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歌玉式。世旣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軼。陪雲樓之軼。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29 釋真觀

形容憔悴衣裳藍縷。旣闌田園復無商估。等碎繒之屢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冉冉而行至。歲忽忽而將闌。床空帳冷。覆薄眠單。絕子孫於後胤。罷寶從而來歡。欲以斯而爲道。亦何得道之量難。余乃忻然而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之嬌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鯢而論大。燭火與日月而爭光。無異螻蟻之比。

① 賓 = 賓 ② 客 = 容 ③ 飲 = 飲 ④ 飲 = 飲 ⑤ 飲 = 飲 ⑥ 飲 = 飲 ⑦ 飲 = 飲 ⑧ 飲 = 飲 ⑨ 飲 = 飲 ⑩ 飲 = 飲 ⑪ 飲 = 飲 ⑫ 飲 = 飲 ⑬ 飲 = 飲 ⑭ 飲 = 飲 ⑮ 飲 = 飲 ⑯ 飲 = 飲 ⑰ 飲 = 飲 ⑱ 飲 = 飲 ⑲ 飲 = 飲 ⑳ 飲 = 飲 ㉑ 飲 = 飲 ㉒ 飲 = 飲 ㉓ 飲 = 飲 ㉔ 飲 = 飲 ㉕ 飲 = 飲 ㉖ 飲 = 飲 ㉗ 飲 = 飲 ㉘ 飲 = 飲 ㉙ 飲 = 飲 ㉚ 飲 = 飲 ㉛ 飲 = 飲 ㉜ 飲 = 飲 ㉝ 飲 = 飲 ㉞ 飲 = 飲 ㉟ 飲 = 飲 ㊱ 飲 = 飲 ㊲ 飲 = 飲 ㊳ 飲 = 飲 ㊴ 飲 = 飲 ㊵ 飲 = 飲 ㊶ 飲 = 飲 ㊷ 飲 = 飲 ㊸ 飲 = 飲 ㊹ 飲 = 飲 ㊺ 飲 = 飲 ㊻ 飲 = 飲 ㊼ 飲 = 飲 ㊽ 飲 = 飲 ㊾ 飲 = 飲 ㊿ 飲 = 飲

昨夜眠中意識潛遁。類莊生之視蝴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僞。亦心事而冥同。爾乃見一奇賓。傲岸驚人。無名無姓。如鬼如神。姿容閑雅。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語屈誇陳。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而不亂善。清濁異流。昇沈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典。六賊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駕。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來何辨。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法仰。每軫題詠。忽觀光儀。良有嘉慶。欲申謬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倏紅電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驥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攜金。入閨中而撫石。或復合樽促坐。傳觴舉白。重之以笑歌。申之以燔炙。至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無雙。心爲義窟。身是智囊。影金往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桂戶蘭房。烈燕姬而滿側。奏秦女而盈堂。聞弦管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之生之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栖栖獨處。傍無笑語。剃髮除鬚。違親背主。

鵬翼。鰥。鰥。之。匹。崑。崑。爾。既。昏。眠。於。生。死。亦
耽。耽。於。玄。黃。唯。知。酣。酒。嗜。欲。峻。宇。彫。牆。豈。識
多。財。之。被。害。寧。信。懷。璧。而。為。殃。佳。味。爽。口。美
食。爛。腸。貪。姪。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理
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欣。歡。暫。有。憂。畏。延
長。且。世。間。紛。攘。竟。無。閑。賞。萬。苦。競。來。百。憂
爭。往。妻。子。翻。為。桎。梏。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
弊。囂。囂。王。事。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富
貴。實。如。山。響。然。自。沈。淪。倒。惑。恒。懷。慘。毒。不。孝
不。慈。無。道。無。德。胸。中。衿。懷。戾。心。府。藏。賊。自。大
嬌。奢。志。能。苛。剋。不。行。仁。義。誰。論。典。則。無。趣
殺。傷。非。理。貪。武。見。利。爭。往。臨。財。苟。得。失。位
失。名。亡。家。亡。國。命。繩。澆。斷。身。城。倒。匍。繫。墜。其
頭。鬼。穿。其。肋。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
銜。悲。誰。謂。惻。爾。乃。刀。林。擁。犂。劍。嶺。嘆。峨。嶻。嶻。飛

①官一春⑤ ②夫二天⑥* ③離二商⑤ ④巽二辰⑤ ⑤震二甘⑤ ⑥女一枝⑤ ⑦海二通⑥ ⑧雀二祖⑤ ⑨客二容⑥ ⑩
 反二統⑥ ⑪賢實政二鵠鳴⑥ ⑫鵠鳴⑥ ⑬鵠鳴⑥ ⑭壁二壁⑥ ⑮戲二高⑥ ⑯虞⑥ ⑰蓀二莖⑥ ⑱飲欣二面⑥
 ⑲孤二病⑥ ⑳陀二藥⑥ ㉑參二粉⑥ ㉒旗二旗⑥ ㉓仗二文⑥ ㉔振二震⑥ ㉕敗敗二肢肢⑥ ㉖肢肢⑥
 ㉗勝勝二皇皇⑥ ㉘旅二枝⑥ ㉙凡二凡⑥ ㉚機二幾⑥ ㉛吳二夷⑥ ㉜歌二一⑥ ㉝陷二釋⑥ ㉞翻二
 胡⑥ ㉟不二無⑥ ㊱辨二辯⑥ ㊲申二伸⑥* ㊳紅二虹⑥ ㊴攢金二操⑥ ㊵博二博⑥ ㊶笑二嘆⑥ ㊷影二
 昭⑥ ㊸往二仕⑥ ㊹烈二列⑥ ㊺奏二湊⑥ ㊻絃二絃⑥ ㊼屋二白⑥ ㊽而二之⑥ ㊾柯一⑥ ㊿忻二听⑥

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爲榮。實縉紳之所鄙。先生攸爾。而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尙。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爲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闡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無遷。長祛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爲業。故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通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惡然而有慚德。遂巡而退。

伐魔詔并序 元魏懿法師
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 露布文

伐魔詔并序 元魏懿法師

遇值今國都法師尙在金剛波若寺講勝寶經。輒以呈示。得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觀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重薦法師。更無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爲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爲患深。輒更起伐魔詔慰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文頗繁重。冀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爲次。合爲一卷。

伐魔詔

門下僞魔通誅于茲曠劫。魔時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邇。浸潤有漸。無宜自寬以救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拯撲。勿使蒼生懷予復之歎。主者皆下時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左

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齒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禪悅之名餽。冀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

平蕩。輒依分處。呈言宿習謹重中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義和迭駕。官者尙迷其光。雷霆震響。聲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癩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殫。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軀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構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擘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胸襟。掛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壘陵波拯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憐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此欲海。而使天魔承釐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陰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動往沒。幕府因機。傑起英略超群。緯文經武體其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總括群邪羅結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巨綱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

①伐二魔 ②而一 ③故二欲 ④著二樂 ⑤明本無此目錄 ⑥王二主 ⑦諸布二教 ⑧元魏懿法師 ⑨符十 ⑩氏自 ⑪文二又 ⑫伐魔詔 ⑬極二極 ⑭奉伐魔詔 ⑮左二右 ⑯千二子 ⑰二 ⑱二今 ⑲二今 ⑳二今 ㉑二今 ㉒二今 ㉓二今 ㉔二今 ㉕二今 ㉖二今 ㉗二今 ㉘二今 ㉙二今 ㉚二今 ㉛二今 ㉜二今 ㉝二今 ㉞二今 ㉟二今 ㊱二今 ㊲二今 ㊳二今 ㊴二今 ㊵二今 ㊶二今 ㊷二今 ㊸二今 ㊹二今 ㊺二今 ㊻二今 ㊼二今 ㊽二今 ㊾二今 ㊿二今

恩守惑。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特見林以遊思。耽六欲之穢靡。翫邪迷以娛性。建僑慢之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弄神器。盜竊天宮。抗拒日月。恐不異舉手欲障三光。培土。擬壘。於四海。打鼓與雷爭音。把火共電競騰。雖擬心虛。標事難就矣。然將軍殖德玄津。原承彌遠。臨華。瞭然群下矚目。望貴之甚易登。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俱顯。取名獲安。曉日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歟。大師剋舉萬方。矯電。手提法蠡。齊撫悲劍。道柯輝耀於前驅。靈鼓振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傾覆。海浪飛波。則原陸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寢語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報檄於高座大將軍南閻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尙書安法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暫接。尋覽句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高矣。承將軍肅心豁達密行淵玄。襟帶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千尋真心萬仞。諒疾風之勁草也。亂世之忠臣也。冀道遇則隣。彼我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周室既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及良善。應期鵲起達時豹變。有之自古。豈止今日。惟蒼生疊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奄然登

將軍絲竹公。領宮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剪。次命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領肥美之卒。爲面門都督。^⑤守滄溟之口。吞噬無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瓦解。五軍前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罄無不宜。朕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自空箱。發淵泉之智。動山岳之威。承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旅。徵兵士卒。擊刀結陣。排空塞^⑥。迴煙飛霧集。莫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真際。高風駭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抒簞。一心既沒。還源彌遠。六愛已然。宅火

①桓桓一浩浩②③道一導④⑤杓一標⑥⑦常一常⑧娘一嫗⑨弄一井⑩⑪沽一抱⑫⑬〔提〕一自⑭⑮於二南
 ⑯⑰城一值⑱⑲請二聘⑳㊱一壹㊲歸二歸㊳㊴快⑵⑶謝二誅⑷⑸方二萬⑹⑺電二電⑻⑼嫗二嫗⑽⑾限
 二限⑿⑿發⑿⑿昔⑿⑿王二己⑿⑿早二蚤⑿⑿齊二打⑿⑿姓二免⑿⑿踏二踏⑿⑿影二孤⑿⑿
 ⑿⑿匡二匡⑿⑿倭⑿⑿鞞二鞞⑿⑿勝二芬⑿⑿日二日⑿⑿首十〔頓首〕⑿⑿型二型⑿⑿代二將⑿⑿〔代〕一
 ⑿⑿指二指⑿⑿伶一伶⑿⑿忽二忽⑿⑿虧二虧⑿⑿守二守⑿⑿帥二帥⑿⑿週二週

逾盛。縱橫剪掠腹背難討。六奇三略先蘊胸襟。百步千。榮本無橫陣。遂雲消霧卷。吾道與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勅無廉驍騎虎踞貪山。性濫將軍龍蟠怪海。瞻恤之士水陸無寄。

勅繁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應騎馬觀伉儷之。兵愛水暫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性將軍已從焚溺勅咆。勃校尉弓劍隨身。燭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剷跡。勅正勤御史且停監察。

隨眠武侯安撫朝獻。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煙歇滅。

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尉列陣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勅我見行高鎮陀那之嶺。惑山萬。刃疑戎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觀身實相。中如羊角。緣家安業密若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祿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兀。然如醉。斯則率土之寶。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英雄。乘機發立成國宗廟。朕俛仰即位臨軒御宇。奉承王業。握圖受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駭跌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無二車書已一。方扇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解釋甲冑與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離鄉舉臂。良可憐也。良可恥也。盜斯率卒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反府。即將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代邸龍飛。朕

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雲湧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縷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司馬臣戒。

平忿將軍蕩惡侯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

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調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行言謹案。臣聞。治靜泰平。兇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九圍。遇死魔於福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賊於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閻越。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宗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稟質昏。猜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惠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闔闔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姦。千子貳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素。又波旬。習小道。頗有才辯。恆諫飾非。

好是。興。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虛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柄。遇惡則泄惡中區。負險重關。觀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乘權門。或含忿威。乘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等。憍慢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詭宜。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纓。智人棄之而渴飲。畜卒俟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號躬身。假署六

算。飢兵。妬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糾結一方。異類群聚。咀兵三界。僞署行臺。有生。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三塗。在生。道。命。處。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應。世。以。先。馳。三。毒。起。起。挾。群。有。而。長。道。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枉。正。陷。罪。黎。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己。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剪撲。不爾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悉。敬。信。單。駕。羊。車。轉。軍。

○於二干○ ○廣二廣○ ○勃二勃○ ○制二制○ ○心二以○ ○以二以○ ○刀二切○ ○家二家○ ○然二然
○馬二馬○ ○發二發○ ○因二因○ ○無二無○ ○統二統○ ○二二三○ ○抄二抄○ ○都二都○ ○(世)十○ ○
○陳二陳○ ○游二游○ ○新二新○ ○調二調○ ○[行言謹案]一○ ○言二言○ ○臣十(等)○ ○文二文○ ○
○二二二○ ○廣二廣○ ○猜二猜○ ○惠二惠○ ○政二政○ ○志二志○ ○既二既○ ○美二美○ ○
○池二池○ ○等二等○ ○開二開○ ○府二府○ ○妬二妬○ ○攝二攝○ ○阻二阻○ ○死二死○ ○
○二二二○ ○二二二○ ○原二原○ ○力二力○ ○率二率○ ○不二不○ ○丁二丁○ ○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

化城。深修斬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說。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斬。冀蕩除五陰。式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彌漫廣深難際。又值旋風傾勃。電激瀉。澎湃浪揚。海神。竟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沈。夜叉守塗羅刹。據津。流誓流誓覆沒善財。其欲溯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湊。大築城壘。壁立。險。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攝思。四果。怯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誡。規。望。進。擊。驟。度。能。愈。日。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橋。附。令。抱。蹋。橫。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派。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勸。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固。守。狂。癡。之。徑。將。師。離。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衆。遑。近。不。得。競。進。乃。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儼。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咒。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最。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殷。勤。專。令。文。德。以。來。不。許。戰。爭。而。

致幕府受詔之初。依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魔僞張猶敢亡逆節。雖遣貝多曉喻。都無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皆未。決。辰。大。弘。淨。土。資。無。畏。以。殷。身。衆。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婆。婆。十。號。一。宜。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惠。劍。一。揮。則。群。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蹙。集。守。穴。到。不。到。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晉。旨。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域。元。凶。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歎。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例。授。以。遠。號。私。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惠。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誤。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閑。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謨。慰。勸。諫。諍。辭。不。獲。免。默。許。所。奏。爾。乃。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福。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儲。於。初。請。故。緣。行。錄。勳。則。陳。如。先。封。眞。師。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邑。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萬。國。於。鷲。岳。華。荒。剋。錄。異。士。勇。出。

於是啓寶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黎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聚溪。據。林。水。宜。揚。皇。澤。依。恒。說。逸。召。集。未。賓。仁。風。匪。寧。道。光。超。照。四。面。光。通。化。流。無。別。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岳。無。礙。之。智。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天。地。清。明。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祇。不。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之。哲。應。感。而。至。工。人。率。簞。食。於。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內。外。剋。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束。訓。主。上。至。心。群。僚。深。敬。稟。承。神。規。殄。茲。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剋。威。也。冀。憑。此。一。勳。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霍隆代興信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三。登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徒僞見。賀刺憤於自然之原。結賊安根。御形色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睿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說。僞魔乘間充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昨。換。慾。天。狼。戾。愛。地。毒。被。邊。荒。虐。流。菲。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齒。參。玄。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驅驟於寶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惟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群生沈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龜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逃百道截羅網。繫不久。且令五道皆清。寰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號。爲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罔見徒悉皆原放。若爲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慾山。挾藏姦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烝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墮提一人不在赦青。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刑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改教暫加。福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乘瑞靈津。振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振聲俗。至乃列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質禽。委

命降獸。捨塵劫之危。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閭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撒脫深宮。滅饕餮河。去寶冠於苦林。賀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群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聲。四生絕沈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尙有愆。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侍中臣薩陀波崙。黃門臣師子吼。黃門臣舍利弗。黃門臣須菩提。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使大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普國公殷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梗。五住遊魂。令誠因共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

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助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遂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橫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爲毒。屏之任。引戲論爲權。輕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

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斯墮炭。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

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旬。擊鳴鐘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譬蠅蚋之拒輪。等蜂蠆之含毒。乃遣僞恒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子弟。特無賴之胸衿。據守乾城。與臣抗敵。又遣僞自性大都督迦毘羅仙。僞執此大將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

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宮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永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毘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羸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便安養。僞議大夫鄧謙。懷逸群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婆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國趙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開淨大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藪槃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

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梁武帝述三教詩 梁昭明開善寺法會詩
梁簡文望同泰寺浮圖詩并和五百首 簡文
詠五陰識文 梁劉孝綽百論捨罪福詩
梁簡文蒙華林園戒詩 梁昭明講乞賦三十韻詩 梁簡文預懺直疏詩并和 梁簡
文出興業寺講詩 梁元帝和五明集詩
梁昭明鐘山解講諸人和詩 梁皇太子
八關夜述遊四城門詩并和 梁簡文遊光
宅寺詩 梁簡文被幽述志詩四首 梁沈
隱侯臨終遺上表 宋謝靈運臨終詩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陳何處士遊山寺
并雜詩四首 陳姚察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陳尚書令江總遊攝山寺詩并和四十首
陳江令遊武窟山寺詩并和 北齊盧思道
從駕大慈照寺詩并序 陳張君祖雜詩三百
并贊和 周沙門釋亡名五苦詩六首 隋楊
帝遊方山靈巖寺詩并和 隋煬帝升樓望
春燈詩并和 隋著作王冑述淨名詩 隋
薛道衡入鳳林寺詩 唐文帝暮冬過寺一詩
唐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二首 今上遊

詠八日詩三首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緣瀾頽龍首。漉藥翳流冷。美英蕢育紳。絕傾柯獻朝榮。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瓶。

①爲二爲四〇〇〇 ②朔一龍〇〇 ③郢一邱〇〇〇 ④二十九二十八〇 ⑤十+(之三)〇〇 ⑥卷十(第)〇〇〇 ⑦十+(九)〇〇 ⑧《大唐…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了道宣撰》九字〇〇〇《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八字〇〇〇《唐終南山釋氏》六字〇〇〇 ⑨明本此目錄無 ⑩詩十(并述懷)〇〇〇〇
⑪《并佛菩薩讚》一〇〇〇 ⑫詩十(并佛菩薩讚)〇〇〇〇 ⑬章十(齊王融何女寺聯滿遊戲園共七韻應司徒徵一首)〇〇〇〇 ⑭武十(帝)
〇〇〇〇 ⑮《等》一〇〇〇〇 ⑯《榮》十簡〇〇〇〇 ⑰文支〇〇〇〇 ⑱《梁簡子詩》十字〇〇〇《梁簡子》一十字〇〇〇〇 ⑲和十(五古)
〇〇〇〇 ⑳錢一鍾〇〇〇〇 ㉑表十(陳沈炯遊天中寺詩一首，應令陳沈炯同庾肩吾周處上弘慈遊明慶寺一首，陪楊希裕舟登陸亦慧日
道場下邳去壇境樂一首)五十二字〇〇〇〇 ㉒十七〇〇〇〇 ㉓武二虎〇〇〇〇 ㉔贊二濟〇〇〇〇 ㉕《唐文…首》九字一〇〇〇〇 ㉖《梁

肩棲南嶠濯足。虧流瀾。採練銜神。疏。高吟
漱芳醴。頡頏登神梧。蕭蕭。椅明。眇眇資
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
戢翼令人劬

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遂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濶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憎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遊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嬈非雅弦。恢心委形度。疊疊隨化遷。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微。品物緝榮熙。生塗
連愜悅。既喪大澄真。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
子。揮戈^田任神往。苟能嗣沖音。攝生猶指掌。
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明。邁度推卷舒。忘懷
附罔象。交樂盈胸^田於神會。流俯仰。大同羅
萬殊。蔚若充句綢。寄旅海^田驅鄉委。化同天
壤。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輓。岡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雲岑竦太荒。落落英丘布。迴壑佇蘭泉。秀嶺攢嘉樹。蔚蒼微游獵。崢嶸絕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羣太素。自強敏天行。弱志欲無去。玉質陵風霜。淒淒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承蠅累危丸。累十亦凝注。懸心無氣地。妙研革龜慮。冥懷

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留泯
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28 詠山居

五岳^①磐神基。四瀆^②涌蕩津。動求^③目方智。默守標^④靜仁。苟不寡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其巖下。金聲^⑤漱^⑥嶺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⑦道螭^⑧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⑨伐。分非首陽^⑩眞。長嘯歸林^⑪嶺。蕭條任陶^⑫均。

念佛三昧詩集序

38 廬山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_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_恭閑守_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_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闢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互相圍。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_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_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_所至。而聞見行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_靈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割昏俗之重迷。若以匹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

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類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尚。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與九淵緣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四言

四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味微。識以照疵。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浪彼三觀。亡此豪餘。其一空漠河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其二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興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其三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豪功。在深在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薩陀波_闍倫_提_婆羅_漢譯
密哉達人。功玄羣葉。龍濟九澤。文明未接。逕通其會。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一合^① (三)十^② 寶^③ 聖十^④ (聖)
 元^⑤ 至二^⑥ 聖^⑦ 根二^⑧ 相^⑨
 詣二^⑩ 諸^⑪ 佛^⑫ 濟十^⑬ (物)^⑭
 緣二^⑮ 流^⑯ 流^⑰ 味十^⑱ (詩)
 言^⑲ 一首^⑳ 耶^㉑ 二^㉒ 晉^㉓
 二^㉔ 枝^㉕ 兩^㉖ 亡^㉗ 云^㉘ 忘
 此二^㉙ 自^㉚ 蒙二^㉛ 毫^㉜ *
 (其)一^㉝ 空^㉞ 漢^㉟ 二^㊱ 漢^㊲
 悠十^㊳ (一作游)^㊴ (其)二^㊵ 一^㊶
 寶二^㊷ 安^㊸ (其)三^㊹ 一^㊺ 之
 慧二^㊻ 乏^㊼ 二^㊽ 二^㊾ 不^㊿ 極十
 (其)四^㊽ 倫二^㊾ 倫二^㊿ 毫^㊽ * 波
 較^㊽ 聲二^㊾ 韻^㊿

南坡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囓。一隨柯已微。當年信長訣。諸葛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妍容一旦罷。孤燈行自設。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已殊。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設。王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愛思空相結。李鏡

北坡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愛繞心塵。於茲排四纏。去矣求三泯。下下學背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泡雲滅。中

第二賦韻東坡門病

空獨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色。終當悲九泉。王已無山草。沈痾竟誰憐。復悲淪苦海。何由果淨天。諸葛

南坡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淥池邊。今如白花樹。還悲明鏡前。下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邊。清澗不復樂。蓬鬢豈還妍。徐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率。玉匣方委襯。金臺不復延。中挽聲隨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

逐四緣君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力。振錫遠乘煙。李鏡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壽。無論延促年。孔

第三東坡門病

纏痾纏百年。自傷無五福。長。案盡饑蛇。不值仙人鹿。下習染迷畫瓶。臥起求栖宿。羅襦豈再歡。臨岐方土木。中

南坡門老

少年愛綺綺。衰暮慚羅縠。徒傷歲冉冉。陳詩非郁郁。王鶴髮辭軒冕。貽背烹葵菽。松柏稍相依。歡愛幾時睦。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園。一沒松柏下。春光徒候旦。孔結根素因假。枝葉綠骨肉。自應蟻蟻驅。值此風刀逐。諸葛

北坡門沙門

俗質厭纏絲。因田抽善轂。長披忍辱鏡。去此繼羅服。徐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沈首。金鉗未挑目。君

第四東坡門病

紫紩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犬馬病。責育罷驅馳。李鏡

已無九轉術。復闕萬金奇。不若授鹽草。唯夢蓮花池。君

南坡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孔已傷萬事盡。復念九門枝。乘軒意何在。獨鏡坐如斯。中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誰復知。下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萬祀藏珠應。千年罷玉羈。徐

北坡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歡。方除五欲累。長辭三雅厄。王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彌。沒身竟靡託。單孟詎待賢。諸葛

應令

正月八日然燈
萬樹交無極。華雲衣數重。絨竹能爲象。縛狀巧成龍。落灰然葉盛。垂油濕畫竿。天宮儼若見。燈王願可逢。簡文遊光宅

應令

陪遊入舊壘。雲氣鬱青葱。紫陌垂清柳。輕槐拂惠風。八泉光綺樹。四柱暖臨空。翠網隨煙碧。丹華共日紅。方欣大雲薄。慈波流淨宮。梁簡文於幽繁中。援筆自序云

已殊二殊用①王十(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四幾時陸二時諸諸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心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梁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仲野綠氣方韶。短葉生喬樹。疎華發早條。

遠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頌名則未僚。願藉連河朔。庶影慧燈照。一知衣內寶。方悲慈地饒。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厭俗賞。奈苑囑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華。雖悟危藤鼠。終悲在饑蛇。

別才法師於湘還鄂北三首

乘孟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狹。西浮郢路遙。離亭華已散。別戍鳥新嬌。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敬謝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處之阿。買山節高世。乘杯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康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閣且辭榮。禪龜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華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懸朝講。山翁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驚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響。狎獸繞禪床。摘菊山無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發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徽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大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廬道現。鱗羽効異山澤薦社。華裔率從幽顯咸映。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且棲志寶冥凝神空寂。俯隨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慾界於危城。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藏物正位儼天。道冠郡陵業踰華嶽。慧宇朝起四生符其寸合。慈燈夜慈。九服照其餘光。乃瞻參墟。寶惟唐舊山川周衛崇嚴嚴迴。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國成國。既而景曜西陸氣中。商巖振野白露戒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聖華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駐輦。朝萬靈以案節。熊羆欣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遊茲淨域。並悅驚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酒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所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皇朝文辭市陳男祝。王谷蟲篆機營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榻高可映。畫棋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棚宿露凝。旌門曙光轉。登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虛薄叨恩紀。微軀竊自凌。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五苦詩

周沙門釋亡名

生苦

可患身為患。生時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覺千年名。

老苦

少時欣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豔。白髮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勝簪。廿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床枕上。迴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滅。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口。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陵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壠向應空。惟當松柏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爲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咽不能辭。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塚。和次似魚鱗。茂陵誰辭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

陳姚察遇見靈寶西書明慶寺碑詩。覽之怡然憶此寺。仍用舊韻述。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華

之之之 河二阿 衣二依 悲慈二漸 漸一作悲慈 鏡二遠 遠 何處士二來莊 集原作陳從事何處士 今從詩記 十三字 北二此 三首 鳥二馬 馬 二思 二林 二林 二表 二長 一作表 二節 二即 二度 二波 二延 二建 二井 十序 二考 二孝 二大 二太 二符 二府 二登 二登 二就 二拜 二聖 二惟 二嚴 二嚴 二成 二城 二成 二城 二呂 二宮 二威 二威 二華 二華 二就 二拜 二時 二將 二肌 二肌 二陵 二陵 二動 二動 二附 二家 二家 二精 二精 二十二 二十二

●讀繞紫蓮。霞暉間影。雲氣合爐煙。迥松
高偃蓋。瀑水細分泉。含風萬嶺響。雲露百
華鮮。宿昔尋真趣。結友而留連。山庭。步露
塵。澗流瀟瀟。因斯事重習。便得息繁緣。何
言雲雨懷。懷此恨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
流旋

詠懷詩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微懷恬無欲。坐可栖王侯。門
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觸。斯乃
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清吟表
離俗。百齡荷未起。昨反亦非促。義騰望舒
映。囊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憶電往速。區
區雖非黨。兼忘混瑛玉。怪神罔義穢。要在
夷心曲

●靈騰起。情浪。飛雲騰逆鱗。苟攬南陽秀
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近
佇時無違。誰與拂流塵。眇情寄極眇。蕭條
獨邀神。相忘東溟裏。何隔西潮津。我崇道
無廢。長謠想義人

●遙遙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遭動委浪迹。遇
籍恬夷性。附卷從老話。揮翰與莊詠。遐眺
獨細想。肅神騰塵正。時無喜惠偶。絕韻將誰
聽。習子茂芳標。有欣微音令。類教凌霜
雪。葩熙三春盛。拂朗期霄翔。豈與桑榆競。
我混不材姿。遺情忘彫映。雖非釋陽椅。聊以
●敲淵鑒

贈沙門竺法顯三首

沙門竺法顯遠還西出。作詩以贈。因亦嘲之。
省其二經。聊爲之讚

襟帶華陽岳。絕雲枕飛峯。峭壁溜靈泉。秀
嶺森青松。懸巖廓峰嶸。幽谷正寥廓。丹崖
栖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清神氣。綿眇矯
妙蹤。止觀著無無。還淨滯空。外物豈大悲
獨往非玄同。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利。應方恢權化。兆
類蒙慈悅。冥冥積塵。永在巖底閑。廢聰
無通。遺形不洞滅。明哉如來降。豁矣啓
潛穴。幽精淪朽壤。孰若阿維黎。遙謝歸玄峙。
何爲自矜潔

●遙遙度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
秀閭浮境。并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潤滋甘
泉液。崖蔚芳芝穎。翹翹美化倫。眇眇凌
嚴正。肅拱望妙覺。呼吸歸齡永。苟能夷冲
心。所憩靡不靜。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
勉尋大乘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
體善權。私呵。晞光景。豈識真迹端。恢恢道
明玄。解發至神歡。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
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
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
滅。始自無從生。借問導氣倫。安測泥洹靈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
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盡美。
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更僧淵答

眞朴運既判。萬象森已形。精靈感冥會。變化
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彌綸始無名。捨本而逐
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
觀均有無。蟬蛻豁朗明。逍遙衆妙津。栖凝於
玄冥。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所成。
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彌。百億
同一像。靈和陶煙煥。會之有妙長。大慈濟
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沙彌衆。榮榮萬心仰。
誰不欣大乘。兆定於玄冥。三法雖成林。居士
亦有黨。不見虬與龍。瀾鱗凌霄上。冲心超
遠寄。浪懷逸獨往。衆妙常所歸。維摩余所
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形勢。悠悠誠滿域。所
遣在廢想

●更僧淵答

遙望華陽嶺。紫雲籠三辰。瓊巖朗壁室。玉
潤瀾靈津。丹谷挺樛樹。季頤奮暉新。融隱衡
天籟。逸響互相因。鸞鳳翔迴儀。虬龍灑飛鱗。
中有冲漢士。耽道玩妙均。高尚擬玄寂。萬物

●詩二首 ①假一廣 ②瀑水二水瀑 ③步露二出雲 ④詩十(三首) ⑤廣二廣 ⑥廣二廣 ⑦清二清 ⑧詩二
●廣二廣 ⑨廣二廣 ⑩廣二廣 ⑪廣二廣 ⑫廣二廣 ⑬廣二廣 ⑭廣二廣 ⑮廣二廣 ⑯廣二廣 ⑰廣二廣 ⑱廣二廣 ⑲廣二廣 ⑳廣二廣 ㉑廣二廣 ㉒廣二廣 ㉓廣二廣 ㉔廣二廣 ㉕廣二廣 ㉖廣二廣 ㉗廣二廣 ㉘廣二廣 ㉙廣二廣 ㉚廣二廣 ㉛廣二廣 ㉜廣二廣 ㉝廣二廣 ㉞廣二廣 ㉟廣二廣 ㊱廣二廣 ㊲廣二廣 ㊳廣二廣 ㊴廣二廣 ㊵廣二廣 ㊶廣二廣 ㊷廣二廣 ㊸廣二廣 ㊹廣二廣 ㊺廣二廣 ㊻廣二廣 ㊼廣二廣 ㊽廣二廣 ㊾廣二廣 ㊿廣二廣

窺深淵。千尋仰絕壁。^①傍嶺竹參差。綠崖
藤繫。歷。行行極幽邃。去去逾空寂。晷值息
心侶。喬枝方挂錫。圍遶悉旃檀。純良豈。砂
礫妙法誠無比。深經解。怨敵。心歎卽頂禮。
道存仍目擊。慧。力幸已逢。疑網於焉析。豈
直祛煩惱。方期拯沈溺。

帝謁大慈恩寺一首并和。唐今上

日宮開。百仞。月殿聳千尋。華蓋飛。圓影。幡
紅曳曲陰。^②霞綺遙。瓊帳。叢珠細網林。寥
廓煙雲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綠。神
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希
慈澤。恩光重更深。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①傍=旁②歷=歷③砂=沙④怨=怨⑤力=刀⑥帝謁大慈恩寺一首=遊大慈恩寺詩⑦和十(一作太宗)⑧
唐今上一⑨百=萬⑩萬一作百⑪圓=圓⑫瓊一作圓⑬紅=紅⑭霞綺=綺霞⑮瓊帳=綺霞⑯環=環
⑰大慈恩寺沙門和⑱和慈恩寺沙門⑲紅=彩⑳三=四

唐龍朔元年於京
師西明寺實錄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浴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卽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眞僞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眞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棘。吸風露而曰仙。祖形體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饑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闕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

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閭中陳茲聖景度人
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
也。嗟嗟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褻異議
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
何達其上賢。⑤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
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
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
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
⑥迴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
邪辯⑦通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尙啓虛
盈⑧十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
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
交論寔繁故商⑨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⑩蕪
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
甲乙下四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②⑥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士等請

求角試事一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爲佛立塔寺因問

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附

晉孫盛老子疑詰反①訓附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故述其由

事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治致
太平事四

太平事四

③魏明帝登極召④沙門道士劉論叙佛道

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奉老

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

祇事

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

又六。頃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

群臣。此何爲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

陳思王辯道論事第三〕十字^{④⑤⑥⑦}，〔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十二字^{④⑤}〔晉孫…附〕十字二〔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十六字^{④⑤⑥⑦}，〔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十五字^{④⑤} ① 附說二結第五^{④⑤⑥}，結事第五^{④⑤} ② 元魏…三〕十八字二〔後魏太武重道毀佛感應事第六〕十五字^{④⑤⑥⑦⑧}，〔元魏郭正豐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十五字^{④⑤} ③ 〔宋太…四〕十九字二〔宋文帝集群臣論佛理致太平第七〕十四字^{④⑤⑥⑦⑧} ④ 〔群臣…四〕十一字二〔與群臣論佛事七〕七字^{④⑤} ⑤ 〔魏明…五〕十九字二〔梁高祖下勅捨奉老子事第八〕十二字^{④⑤⑥⑦⑧} ⑥ 〔沙門…五〕十三字二〔佛道對論叙先後事八〕九字^{④⑤} ⑦ 〔梁高…六〕十九字二〔魏明帝石佛道二宗論先後事第九〕十四字^{④⑤⑥⑦⑧}，〔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九字^{④⑤} ⑧ 〔北齊…七〕十五字二〔齊高祖文宣帝下勅廢道事第十〕十三字^{④⑤⑥⑦⑧}，〔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十一字^{④⑤} ⑨ 〔後漢…一〕二十二字二〔後漢陸法道士表請召事第十一〕十三字^{④⑤} ⑩ 〔漢顯宗孝明皇帝愍夢金人乃遣使奉佛法還洛陽賜道士角神力信護信爲立寺度人〕十漢字^{④⑤} ⑪ 〔傳〕十問^{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集》一①⑤ ②衡十(寶錄)③⑤ ④《唐龍一錄》十三字⑤《唐釋道宣撰》五字⑥⑦⑧《唐釋道宣法》五字⑨ ⑩樊龍一龍樊⑪⑫正
二宸⑬⑭玄一懸⑮⑯祖一祖⑰⑱體一散⑲⑳靈一其⑲⑳十二 ㉑ ㉒路二教⑳㉓精二集㉔㉕樊二將㉖㉗
陸二相㉘㉙檀二機㉚㉛闕二陟㉜㉝苑二別㉞㉟迴二通㊱㊲迴二通㊳㊴卜二卜㊵㊶雅二機㊷㊸藥
二無㊹《燕》①甲乙下四上中下三②衡十(寶錄)③甲乙一第一④唐西明寺釋氏一唐釋道宣撰⑤*
《後漢》一⑥二十一⑦《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十三字⑧⑨《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十二字⑩《前魏》二⑪二十
二字⑫《魏時吳王立寺問三教優劣事第二》十四字⑬⑭⑮《魏時吳王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十五字⑯《魏陳一前魏》十⑰《魏

竺有得道者。號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像儀。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迦攝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白王不易。今陛下道遠義德過堯舜。竊承陛下乘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大虛符呪無不綜練。

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嚙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齋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壇。沈香為炬。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火取驗。欲使開示群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慙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懷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便默。

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子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歡。歡未會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宮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未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晉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因問三教優劣事。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術。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江表。初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

〔也〕一〇一 〔郎將秦景〕一〇二 〔等〕一〇三 〔其〕一〇四 〔將〕一〇五 〔迦攝稱摩騰〕一〇六 〔倫志存〕一〇七 〔論志在〕一〇八 〔使〕一〇九 〔爲〕一〇一〇 〔或一千年〕一〇一一 〔之〕一〇一二 〔經〕一〇一三 〔虛無〕一〇一四 〔古〕一〇一五 〔士〕一〇一六 〔道〕一〇一七 〔與〕一〇一八 〔辨〕一〇一九 〔得〕一〇二〇 〔口〕一〇二一 〔山〕一〇二二 〔善〕一〇二三 〔十〕一〇二四 〔作〕一〇二五 〔初〕一〇二六 〔錄〕一〇二七 〔三〕一〇二八 〔風中〕一〇二九 〔神〕一〇三〇 〔德〕一〇三一 〔感〕一〇三二 〔法〕一〇三三 〔業〕一〇三四 〔又〕一〇三五 〔八〕一〇三六 〔陰〕一〇三七 〔未〕一〇三八 〔來〕一〇三九 〔與〕一〇四〇 〔始〕一〇四一 〔國〕一〇四二 〔門〕一〇四三 〔前〕一〇四四 〔崇〕一〇四五 〔重〕一〇四六 〔釋〕一〇四七 〔佛〕一〇四八 〔立〕一〇四九 〔塔〕一〇五〇 〔寺〕一〇五一 〔因〕一〇五二 〔問〕一〇五三 〔爲〕一〇五四 〔佛〕一〇五五 〔造〕一〇五六 〔塔〕一〇五七 〔因〕一〇五八 〔李〕一〇五九 〔孔〕一〇六〇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而頗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諡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麗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製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仙錄。姦妄多奇。終歸歸飾。許其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頃獲閑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

①起=越②③(坤)一④⑤⑥感=感⑦⑧⑨凌=陵⑩⑪⑫多=年⑬⑭⑮君=丘⑯⑰⑱造=比⑲⑳此=言㉑㉒論十(第三)
 ㉓㉔(事第三)㉕㉖傳=陳㉗㉘空=宇㉙㉚[哉]一⑻㉛愆=飲㉜㉝下=中㉞㉟[耳]一⑼㊱竭=橘㊲
 ㊳可不二不可㊴㊵哀=哀㊶㊷省=少㊸㊹起=次㊺㊻伴=揚㊼㊽逝=滄㊾㊿君十(者)㋀㋁至=万㋂
 ㋃能=順㋄㋅接=切㋆㋇詭=識㋈㋉(之)十言㋊㋋[之]一㋌㋍(其)十律㋎㋏[牛哀…也]二十一字㋐
 ㋑貶二顧㋒㋓然二紆㋔㋕魚二漁㋖㋗侍二侍㋘㋙慕二茅㋚㋛製二制㋜㋝搜二揀㋞㋟多奇二奇妖㋠
 ㋡就二就㋢非二井㋣㋤十(第四)㋥㋦(事第四)㋧後申二復仲㋨㋩術二術㋪垂二知㋫大一一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位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匹夫則駭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誣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又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尙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仁宜絕。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

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鳥鵲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楷擊殺根毀版。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親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難屯於殺聖困蹟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聞。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覺。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

懸天。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智。綏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侯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微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又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名士綽之。後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爲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今。遂以美道訓傳本并晉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輒勅納之。祕閣以貽子後。潛襲父爵參驃騎將軍。諸議參軍。見於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

○道二卷○ ○書二卷○ ○道經云一○ ○(編)一○ ○(孫)一○ ○(絕)一○ ○仁二人○ ○誅二未詳○ ○實二
百○ ○年二今○ ○說二訓○ ○(見)一○ ○(之)一○ ○處二居○ ○叔末二叔○ ○(於)十而○ ○橫二橫○ ○貞貞二
貞貞○ ○正十(耶)○ ○妖二妖○ ○有說云即二○ ○後二子○ ○(以)十爲○ ○爲十(歟)○ ○春二陽○ ○
○說二試○ ○作二將○ ○歷二○ ○晉陽二陽○ ○春○ ○論二論○ ○亦二與○ ○博十(位)○ ○
十(喜)○ ○

也則不云學。占語曰。生知之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遠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裔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着開闢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續別構講堂。禮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護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禮敬。爲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與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暭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僞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諸佛經。而投井中。密欲加滅。時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爲摸楷。所扶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肅乃軍逼掠境。微高東還。既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譏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難枉苦。何

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肅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謬枉疑太子。肅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譴。肅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暭先得寵於肅。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君事不早除。必爲巨害。肅納之。即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果。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速。理恒滅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崔皓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

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謙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某。始其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逾鮮白。世號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肅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餚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肅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禮足下。悔其曩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肅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痼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肅惟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聞之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宜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肅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

古二故 口云 之 位二謂 適二建 班二別 中二小 聖二 廟十(行及 泰展) 故述其由事三之相故述其由第六 感應之事第六 濟益二拯濟 續二粉 室二堂 二與 爲二佐 皓有... 持二投 神二所 告二九 昭二照 者城二城 世 正二士 皓二 述二建 之 二二 香二散 便二更 盛衰二 皓二氏 法二 二代 事二 之 二二 香二散 便二更 盛衰二 皓二氏 法二 一 後二從 心二牙 無少長坑之二罷令還俗 選二選 慧二惠 道二 末二入

雲漢高談自誇誇術。道術仍又明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鑄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手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法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騰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繡師衣。蓋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祝。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日驗誠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麤難是味清虛焉在。置脯斯甜慈惠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違事。顯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

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傳。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矣。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意慢爲奴所害。詳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解窮。詳築壇於南郊。釐過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鴻而度。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盈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問錢帝曰。檀越羅刹始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法。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而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詳託駝來。便引見一老僧非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口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焉。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

髮髯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善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愼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唐西明寺釋氏

-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論事
-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與佛事
-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 隋兩帝事宗佛理崇受歸戒事

- 事十(十一)周廢
- 事十一(十二)周廢
- 事十二(十三)周廢
- 事十三(十四)周廢
- 事十四(十五)周廢
- 事十五(十六)周廢
- 事十六(十七)周廢
- 事十七(十八)周廢
- 事十八(十九)周廢
- 事十九(二十)周廢
- 事二十(二十一)周廢
- 事二十一(二十二)周廢
- 事二十二(二十三)周廢
- 事二十三(二十四)周廢
- 事二十四(二十五)周廢
- 事二十五(二十六)周廢
- 事二十六(二十七)周廢
- 事二十七(二十八)周廢
- 事二十八(二十九)周廢
- 事二十九(三十)周廢
- 事三十(三十一)周廢
- 事三十一(三十二)周廢
- 事三十二(三十三)周廢
- 事三十三(三十四)周廢
- 事三十四(三十五)周廢
- 事三十五(三十六)周廢
- 事三十六(三十七)周廢
- 事三十七(三十八)周廢
- 事三十八(三十九)周廢
- 事三十九(四十)周廢
- 事四十(四十一)周廢
- 事四十一(四十二)周廢
- 事四十二(四十三)周廢
- 事四十三(四十四)周廢
- 事四十四(四十五)周廢
- 事四十五(四十六)周廢
- 事四十六(四十七)周廢
- 事四十七(四十八)周廢
- 事四十八(四十九)周廢
- 事四十九(五十)周廢
- 事五十(五十一)周廢
- 事五十一(五十二)周廢
- 事五十二(五十三)周廢
- 事五十三(五十四)周廢
- 事五十四(五十五)周廢
- 事五十五(五十六)周廢
- 事五十六(五十七)周廢
- 事五十七(五十八)周廢
- 事五十八(五十九)周廢
- 事五十九(六十)周廢
- 事六十(六十一)周廢
- 事六十一(六十二)周廢
- 事六十二(六十三)周廢
- 事六十三(六十四)周廢
- 事六十四(六十五)周廢
- 事六十五(六十六)周廢
- 事六十六(六十七)周廢
- 事六十七(六十八)周廢
- 事六十八(六十九)周廢
- 事六十九(七十)周廢
- 事七十(七十一)周廢
- 事七十一(七十二)周廢
- 事七十二(七十三)周廢
- 事七十三(七十四)周廢
- 事七十四(七十五)周廢
- 事七十五(七十六)周廢
- 事七十六(七十七)周廢
- 事七十七(七十八)周廢
- 事七十八(七十九)周廢
- 事七十九(八十)周廢
- 事八十(八十一)周廢
- 事八十一(八十二)周廢
- 事八十二(八十三)周廢
- 事八十三(八十四)周廢
- 事八十四(八十五)周廢
- 事八十五(八十六)周廢
- 事八十六(八十七)周廢
- 事八十七(八十八)周廢
- 事八十八(八十九)周廢
- 事八十九(九十)周廢
- 事九十(九十一)周廢
- 事九十一(九十二)周廢
- 事九十二(九十三)周廢
- 事九十三(九十四)周廢
- 事九十四(九十五)周廢
- 事九十五(九十六)周廢
- 事九十六(九十七)周廢
- 事九十七(九十八)周廢
- 事九十八(九十九)周廢
- 事九十九(一百)周廢

〔談〕一(一) 〔其〕十(二) 〔口〕一(三) 〔具〕一(四) 〔往〕二(五) 〔佛〕一(六) 〔何〕十(七) 〔許〕一(八) 〔末〕坐(九) 〔行〕十(十) 〔上〕十(十一) 〔統〕一(十二) 〔可〕扶(十三) 〔扶〕與(十四) 〔法〕一(十五) 〔云〕一(十六) 〔已〕以(十七) 〔羅〕一(十八) 〔甜〕一(十九) 〔承〕一(二十) 〔承〕一(二十一) 〔代〕一(二十二) 〔說〕一(二十三) 〔法〕一(二十四) 〔州〕十(二十五) 〔問〕一(二十六) 〔功〕一(二十七) 〔官〕二(二十八) 〔託〕一(二十九) 〔承〕一(三十) 〔今〕二(三十一) 〔今〕一(三十二) 〔此〕一(三十三) 〔佛〕一(三十四) 〔號〕一(三十五) 〔其〕一(三十六) 〔書〕一(三十七) 〔事〕一(三十八) 〔古〕一(三十九) 〔今〕一(四十) 〔實〕一(四十一) 〔中〕一(四十二) 〔集〕一(四十三) 〔十〕一(四十四) 〔乙〕一(四十五) 〔周〕一(四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
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識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錄。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思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寶誦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又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共相祖醢。帝納其言。欲親視經過貶最佛失。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爲僧讚明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摧。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道道士。卽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萬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徑。仁王辯

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謾。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語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談。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合九流爭用。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像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案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沈。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述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離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何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

不齊。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晷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狃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味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實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云。季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蛇所囑。弟子等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巾造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音。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和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難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觀。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爲醴泉。馬屎爲靈藥。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鵲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鱗所噓。子衡奔山。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鵲。鵲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猿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云開命門。挖真人三五七九天地網。士女潤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逕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乎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暈。擬鬼千里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輪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

八或解除基門者。左道餘氣也。基門解除。春

秋二分祭龍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驅轆轤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填填使熱。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候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頃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按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

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顯果寺僧。勸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勸以世之濫述。

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誡。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尋老子意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

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

耳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宜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惡。次有講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溺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佐。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請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鍾煮兩宗。

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

耳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宜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惡。次有講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溺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佐。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請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鍾煮兩宗。

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

耳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宜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惡。次有講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溺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佐。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請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鍾煮兩宗。

①達二唯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書)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事司自

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快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謫入南山錫谷。自剖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帝大集僧徒問以興廢。遠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遠播。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造像表心。佛經廣敷。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以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勅遵之。其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聞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諛譖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悲遠法師。聲名光價。乃白惟曰。佛

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開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還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

冬夏隨緣。修造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其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名。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割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歸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瘴氣內蒸。身疥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隕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無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帖寺。置菩薩僧。用開佛法。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尙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問。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庫倉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周高祖巡郡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開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而立。謂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營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意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微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

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尙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垂太祖。內潤靈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戈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除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通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尙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微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戈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不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唐紂特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羌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武王誅紂。奏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道。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剔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資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諸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

上士二事 特二持 上主二主上 林二林 安撫二撫安 又二人 原二原 拔彼二特 拔二 到二則 時二我 忽二勿 此二此 大二一 外二內 內二外 點二點 孝二孝 惱二惱 文二文 理二理 化二他 法二法 非二不孝 大二大 光二光 法二佛 崇二崇 惠二惠 和二和 實二實 波二波 智二智

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授記。無謝證果。爵錄交獲天堂。何行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塑。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削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茫茫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尙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廣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

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視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靈顯。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與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察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按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使信結從唱。而和。乘生是非。諍討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爲移。真衆聲惑。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異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庸庸。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要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慕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固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

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答。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達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尙。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察姦。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

○授二受○ ○適二通○ ○千二于○ ○俗二美○ ○民二恨○ ○或二惑○ ○無十○ ○天二無○ ○正二止○
○俗十○ ○世十○ ○興十○ ○一十○ ○計二揚○ ○法二力○ ○有二復○ ○時二載○ ○
○在二存○ ○移二修○ ○世二精○ ○文二味○ ○慈二微○ ○可二得○ ○且二宜○ ○善十○ ○
○之二而○ ○善十○ ○萌二前○ ○肌二肉○ ○處二家○

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_○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護_○親覽。小內史臨_○經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_○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_○叱寇臣_○審_○覆。高祖諱_○邕。卽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_○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_○毓。三年崩。諡明帝。立弟魯國公。卽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譏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彌所_○繹懷。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_○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譏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資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禮位子衍。改元大象。資號天_○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

①亦=常◎ ②拔=伎◎ ③虛=言◎ ④通=適◎ ⑤[者]=◎ ⑥以害=害於◎ ⑦汚=藹◎ ⑧[小]=◎ ⑨[大]=
 合◎ ⑩同異=異同◎ ⑪同=異◎ ⑫異=可同◎ ⑬撥=播◎ ⑭京=風◎ ⑮言十(而)◎ ⑯忠=信◎
 林=林◎ ⑰恣=寢◎ ⑱胡=誦◎ ⑲本=奉◎ ⑳弘=和◎ ㉑法=佛◎ ㉒勸=服◎ ㉓恰=發◎ ㉔視
 =視◎ ㉕經=經◎ ㉖士託=事托◎ ㉗叱=吐◎ ㉘覆=覆◎ ㉙莖=腐◎ ㉚破=敏◎ ㉛經敏=經敏◎
 ㉜齊高=高齊◎ ㉝元明=明元◎

後進未廣。安能博諳。想有識者。顧此懷諸。

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輒廢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遙。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會當加智。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卽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書。愛問。慰勉。委曲。遺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忌辰。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緣。情款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敬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與言。絕於徵召。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唐西明寺釋氏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三

第二十(四) 四二二(四) 五二二(一) 六二二(一) 七二二(一) 八二二(一) 九二二(一) 十二二(一) 十一二(一) 十二(一) 十三(一) 十四(一) 十五(一) 十六(一) 十七(一) 十八(一) 十九(一) 二十(一) 二十一(一) 二十二(一) 二十三(一) 二十四(一) 二十五(一) 二十六(一) 二十七(一) 二十八(一) 二十九(一) 三十(一) 三十一(一) 三十二(一) 三十三(一) 三十四(一) 三十五(一) 三十六(一) 三十七(一) 三十八(一) 三十九(一) 四十(一) 四十一(一) 四十二(一) 四十三(一) 四十四(一) 四十五(一) 四十六(一) 四十七(一) 四十八(一) 四十九(一) 五十(一) 五十一(一) 五十二(一) 五十三(一) 五十四(一) 五十五(一) 五十六(一) 五十七(一) 五十八(一) 五十九(一) 六十(一) 六十一(一) 六十二(一) 六十三(一) 六十四(一) 六十五(一) 六十六(一) 六十七(一) 六十八(一) 六十九(一) 七十(一) 七十一(一) 七十二(一) 七十三(一) 七十四(一) 七十五(一) 七十六(一) 七十七(一) 七十八(一) 七十九(一) 八十(一) 八十一(一) 八十二(一) 八十三(一) 八十四(一) 八十五(一) 八十六(一) 八十七(一) 八十八(一) 八十九(一) 九十(一) 九十一(一) 九十二(一) 九十三(一) 九十四(一) 九十五(一) 九十六(一) 九十七(一) 九十八(一) 九十九(一) 一百(一)

①大崇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④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⑤五
辛中舍著齊物論譚淨琳二師抗辯事
六
* 太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⑦七
* 太宗幸弘福寺手製願文并叙佛道後
先⑧八
*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
事⑨九
* 太宗詔獎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
數事⑩十
*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
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等。至於道觀無間於俗。武

①廣十(四) ②法一(一) ③事十(第十六) ④作十(郎) ⑤門一(開) ⑥成二(感) ⑦切二(初) ⑧目前二(目) ⑨許二(作) ⑩邸二(府) ⑪崇二(宗) ⑫加二(稱) ⑬愛二(後) ⑭道二(道) ⑮在二(存) ⑯敬二(重) ⑰錄二(錄) ⑱所一(一) ⑲古今一(一) ⑳衡十(實錄) ㉑乙二(第) ㉒衡十(實錄) ㉓丙二(第) ㉔大(一) ㉕利益二(有何利益法師奉對) ㉖事一(二) ㉗事十七(七) ㉘事十七(七) ㉙高祖二(二) ㉚十六(二) ㉛武(武) ㉜高祖幸國學問僧道能生佛事 第十八(十五) ㉝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十八(十八) ㉞著論三(三) ㉟十字二(等) ㊱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以 抗事十九(十九) ㊲法十(十) ㊳事三二(十九) ㊴大(太) ㊵宗十(下) ㊶等上諫事四(四) ㊷等上表請校勘

淨類入宮闈抗論無撓。殿下曰。屬其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筭事也。淨本趙郡房氏。卽隋國子博士徵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

論標放乘時撰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賾沈隱。開皇末厯觀化帝京。優柔教義而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雖校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群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千皇運。爲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舍毘曇大毘摩羅論等。咸爲著疏。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川諸要亦續疏述令成誦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實宰伯成欽僕射玄齡无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案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述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蕤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痒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固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問。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

二一〇四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內

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己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答前。失人代。即日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含辛諱齊物論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含辛諱。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倖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義輟。理跨聯環。幽難効以縱橫。談藻紛其駢駢。非夫哲士誰其益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敬。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同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一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觀空談。答曰。誠

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臺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足相替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子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惠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惠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曰。續。截。鶴。庸。詎真如。羣化蜂。何居弱。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惠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差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土。淪。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味。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轂。聖。賢。固。其。若。此。而。泥。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緯。安。能。妙。契。玄。極。歟。究。幽。微。貧。道。辯。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蕝。蕝。如。或。鑒。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微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匿。其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鵠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一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刻而方。妍。乘。因。趣。果。籍。惠。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翼。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駭。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日。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鄒。超。王。謐。劉。瑒。謝。容。等。並。江。左。英。

①淨分二今淨②失人二人共③太子中含辛諱④辛中含著⑤〔法〕一⑥六二十二⑦在二存⑧演二衍⑨大二⑩智二知⑪則問一⑫則一⑬〔必〕一⑭於二平⑮符二也⑯〔明〕一⑰宅二家⑱小大二大小⑲妍二妍⑳足一定㉑謂二非於㉒子二即㉓虛二謬㉔誠二誠㉕受二受㉖傳二傳㉗〔至〕一㉘數二數㉙從二徒㉚〔李〕一㉛〔更〕十廣㉜四二門㉝既二即㉞上二上㉟〔至〕一㊱數二數㊲從二徒㊳〔李〕一㊴〔更〕十廣㊵四二門㊶既二即㊷上二上㊸〔至〕一㊹數二數㊺從二徒㊻〔李〕一㊼〔更〕十廣㊽四二門㊾既二即㊿上二上

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成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字內並遊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景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誘誦。皇宗罪當。謂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親減年齒。使御史韋榮。將軍于伯儉并寺省州縣官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聲發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答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朕毀我祖廟。謗謫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太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

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誦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能無傷不。琳外纏極楷內泊刑期。冰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胸懷頓亡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俊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定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濟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勅治書侍御史章懷瓘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願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勅。

徒於益都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構扇御史章懷瓘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淫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違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織在慮。斯原不殄至教。貳虧請實嚴科以懲淫侈。有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晚。可謂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事第八。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出候候遠闕。勅召大德五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覺覺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墜地何所居身。歲月不居炎涼兩改。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當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出候候遠闕。勅召大德五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覺覺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墜地何所居身。歲月不居炎涼兩改。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當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

○(其)十字○ ○七二二三○ ○於二字○ ○兩二貳○ ○謂二四○ ○有二在○ ○華二夜○ ○答二受○ ○是二○ ○葉二○ ○風二尾○ ○鹿二已○ ○君二名○ ○周二廟○ ○[先不自我]一○ ○刑二形○ ○于二於○ ○(云)一○ ○二十餘列一○ ○對三十餘列○ ○對三十餘列○ ○(汝)一○ ○音十(者)○ ○赦二放○ ○(所)一○ ○水火○ ○役二毒○ ○治二詔○ ○承二開○ ○座二陳○ ○(大)十唐○ ○[今]一○ ○[可謂]一○ ○十一字一○ ○文帝二太宗○ ○事第八二第二十四○ ○謂二開○ ○泣二淚○ ○茲日二粉骨○ ○萬二方○ ○於二依○

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裴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繼續承_○梵學富警_○顯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_○遂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_○於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_○後_○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唐西明寺釋氏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一
條

上以冬雪未降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秦與道士李榮對
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
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頤宅難莊易義一條

○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
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
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
以釋宗爲令族。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
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滄漭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
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頓
陷。顧斯陳迹不無懷悼。致有黃巾被責絨
默。當時後出論場昌言我勝。未登席者隨
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
浮詞。

①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
 內論義。時會隱法師暨五蘊義。神泰法師立
 九斷知義。道士黃顯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
 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卒無
 歸。次下勅。遣道士暨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
 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惟掩映
 軒義。亦乃牢籠周漢云云。又嘆仰佛化。觀濟
 黎元。文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云。道生萬

義事第二十九^④^⑤著，帝以冬旱
內立齋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二十九^⑥
內^⑦，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
於彼論義事第三十^⑧^⑨，帝幸東
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事三十^⑩，
上在東都召洛邑僧靜樂與
道士李榮對論第三十一^⑪^⑫，
帝在東都召洛邑僧靜樂與道士李
榮對論第三十一^⑬，上在西京蓬萊
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⑭
^⑮，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
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⑯，又在
司成宮范義類宅肆莊易義第三十三^⑰
^⑱，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
質談論第三十三^⑲。^⑳今上二帝國
曆一一二七^㉑^㉒。夏二^㉓
曆^㉔元二^㉕二^㉖。云二^㉗
曆^㉘元二^㉙二^㉚。云二^㉛
曆^㉜元二^㉝二^㉞。云二^㉟
曆^㊱元二^㊲二^㊳。云二^㊴
曆^㊵元二^㊶二^㊷。云二^㊸
曆^㊹元二^㊺二^㊻。云二^㊼
曆^㊽元二^㊾二^㊿。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㊀
曆^㊁元二^㊂二^㊃。云二^㊄
曆^㊅元二^㊆二^㊇。云二^㊈
曆^㊉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㊱元二^㊲二^㊳。云二^㊴
曆^㊵元二^㊶二^㊷。云二^㊸
曆^㊹元二^㊺二^㊻。云二^㊼
曆^㊽元二^㊾二^㊿。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㊀
曆^㊁元二^㊂二^㊃。云二^㊄
曆^㊅元二^㊆二^㊇。云二^㊈
曆^㊉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㊱元二^㊲二^㊳。云二^㊴
曆^㊵元二^㊶二^㊷。云二^㊸
曆^㊹元二^㊺二^㊻。云二^㊼
曆^㊽元二^㊾二^㊿。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曆[㋭]元二[㋮]二[㋯]。云二[㋰]

①步二步②同夫二失③〔諸〕一④未二未⑤昔二古⑥未伽二未伽*⑦昔十〔云〕⑧談二談⑨〔西〕
 十天會⑩唐二此⑪唯二惟⑫柁二罰⑬亦一⑭皆十〔凡〕⑮〔道〕一⑯初二物味⑰〔西〕十赴⑱願二欲⑲〔遂〕一⑳後二彼㉑不分卷⑳〔片〕十永㉒典二軌㉓今二并㉔陷二隱㉕無二逆㉖〔有〕一㉗後二彼㉘昌二唱㉙集古②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終③集古④佛道論
 衡實錄卷第四首⑤撰號同異如首卷，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議名理事第二十七⑥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議名理事二十七⑦，上
 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議義事第二十八⑧，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二十八⑨，上以冬雪未降內齋祀召佛道二宗論

方還尋卽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寂爲於無爲。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微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地成運安邇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煩瞻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堅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沈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婆娑卽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慈慈燈於暗室。浮悲軀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說未可爲依。勅云。好。更遣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法師昇座。暨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礙義耶。答

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達無礙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答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尙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陵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叙。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髮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門厭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我髮髮爲好。何不剔眉。立曰。何爲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爲角髮不角髮。榮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因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卽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

勅使報榮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衰趙盾卽其遠祖。隨宣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隨祕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

居住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卽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茶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貴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道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藉甚曜逸京果。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微延。永徵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既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閣瑩。潔齊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臨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僧倫。既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爲送云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願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阿疎允副遺塵。頻告獎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月內。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諛諂。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聲倫。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雪祈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始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卽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褒云。承師能論義。請

①寂二宗②③採二采④⑤上二登⑥⑦惠二慧⑧⑨宗承二承宗⑩⑪惟二唯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立)十微②③陵二凌④⑤親二相⑥⑦相二事⑧⑨孤二姑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存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事第四

顯慶五年。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壁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褒即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褒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

吳名臣綜望之胤也。而天體高邁。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

●續云。山黎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問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涓陰播蕩。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髮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湧。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願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開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毘曇

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人我鏗然。默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

魂。破膽失路。迷歸。褒乃誨以謗法之害。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周偉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能使客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晨止日。下光問德。宰輔傾城。道勝賤賞。中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藉甚。彌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勅對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闡明堂。以待賢。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惠日。理域中之闕。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寶主。但靜泰編學

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

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秦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過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過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詰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託。儼竊佛教。妄圖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谷。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提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

●味銜。或道青鳥。吻嚙。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典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漢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

●米二宗台 上二帝 又二入 往二於 四二三十 車二上 二宗二 非二 破二 明 二采二 二羅二 二今二 二帝 二有二 二合 二勅二 二我二 二道二 二對二 二論二 二城二 二口二 二惠二 二以二 二道二 二竟二 二失二 二源二 二提二 二味二 二山二 二鳥二 二並二 二見二

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卽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卽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獸角受化尙戴黃巾。旣漸佛風。不披繡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過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養蠶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鄧俚爲樞機。將委巷爲雅論。古人請尙方馬劍。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子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言。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爾今稱我。親承嚴。辰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憚。惶。我未發汝剩揚。靜泰云。李榮烏黢。何異蝘蝓。先師米賊。汝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盧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廬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頭。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

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腰長。卽貌而述。屢申蛇項。並覺蛇腰。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笑。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其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惇之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靈衰。榮爲蜀郡詞人。一何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靈衰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嫺曲。自謂成章。烏韻。左言用閑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爲自屬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爲王。汝過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尙。何物緣。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恐子自弊於杜鄧。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緣。精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榮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賂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獄圍身。或牛糞塗體。或

繫以圓潤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未亡。街巷之徒。置罔網之紀。加又扣頭搏頰。衝板纏緋。三點九閤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慚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田基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癢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痹。帝令人扶之。榮於階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專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屈。聲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采。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特其管見。親預微延。屢遭勅敵。仍參

①生二上②③謀二斯④⑤謀二擲⑥⑦林二谷⑧⑨樹二上⑩⑪固二因⑫西⑬采二旅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別勅垂顧。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泰觀事多不錄。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曰。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凡聖分思。不思。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卽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

③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勅放道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勅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

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之道爲本。餘者爲末。難。自然之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難曰。道爲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遺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子纔遇季咸。恍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魂迷。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憑神算。亦苦將必水銷。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答。大道無形。難。有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難。無形得

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即是道。何得言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爲道。象外卽無道。無道說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萬法。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卽是道。亦可知母能生子。子應卽是母。又前言。道爲萬法祖。白遼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得爲物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嘲之曰。既非得意何爲杜默。已倒穀皮答吞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爲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答。道爲物祖。象非物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卽道形。答。大道無形。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日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眼爲施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答。靈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稱善。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傾。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

①許二食②③使二使④⑤大慈恩寺沙門一帝在西京蓮華宮令僧誦⑥六三三十二⑦納十不納⑧[處說思]一⑨[無
 二]一⑩[三年…別]四十九字⑪放二教⑫止二上⑬孝二孝⑭然二云⑮[之]一⑯異
 二思⑰短二知⑱銷二消⑲大二天⑳銷前二銷首㉑(雲)十聲

無令隨其國中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此。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問昇玄經曰。道玄不可以言象證。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啓題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證。即當云可證。如實不可證。當云不可證。何得向云不可證。今復言可證。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筌蹄於理信亦迷。又更爲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證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影正。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證。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止是此處死滅。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悟。證之虛宗。絕忠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重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鳥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不惜吾我。麥日問玄黃。何爲以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堅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證。可使以言證。玄理證是不可證。如何得言證。答。曉悟物情

假以言證。玄亦可證。難。玄體不可證。假言以證玄。玄遂可證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證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證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證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證。又汝玄理不可證。玄理亦可證。空雖不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證。非證不得證。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禪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鳬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榮曰。死灰其虛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

仍嘲之曰。朽木猶應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杜柳異支策。榮柳非樹。梧柳閉口。臨柳柄。真似濫吹等。榮患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柳著。如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柳著。來年亦與榮柳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柳豈有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皆知。道士著柳。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柳。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柳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慚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情爽氣。何勞眼日。勵聲。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怒力加餐飯。辯曰。衆僧本來齋潔。故當食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齋。何爲語飯。當論時。榮曰。蠶爾荆蠻。詎堪爲敵。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榮。頭上遂裹木皮。末席辯嘲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已高逝。燕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能盡記。每嘲。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序
昔昆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嚴玄微於道肆。談

○日二月○ ○紀二夜○ ○卷二榮○ ○玄一○ ○止二止○ ○游二游○ ○鳥二鳥○ ○言一○ ○如二妙○ ○本二未○ ○第一榮○ ○經二經○ ○經二罪○ ○二二加○ ○榮李二榮○ ○力二刀○ ○齊二齊○ ○經二經○ ○序二第三十三○

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修淨業。家遷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滿。常若秋峯含露，霜松引麝。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徽年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並經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賓獎，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言枝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謔。尚想連環沈吟千祀，略題梗概爲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丁

唐西明寺釋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誘遍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離檻離著。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向。恭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常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顧斯言。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真稟自凡庸。隸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彌勤。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總於無邊。豈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瑟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降。叩齒而排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斯厚夜。大徹明離。裂久却之障纒。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弘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弘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

①欽=飲②元③防=榜④會⑤考=者⑥函⑦若=共⑧會⑨木=末⑩丑=丑⑪元⑫因=符⑬異=不⑭異⑮案⑯古=胡
⑰木=宋⑱旅=旅⑲秋=利⑳[年]-自㉑餘裕=有餘㉒挹=抱㉓枝=雅㉔衡+貨

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明識。所以開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遠古之濫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障。伏願恩隆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假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構。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驅除。惟聖於焉體鏡。排三有而超挺。聞乎五藏之經。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爲。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無替喧涼。用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忽廁朝班。弘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真雖隸處黃冠。心存玄化。討尋邪誥。佛爲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擬。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爲法王。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焉有之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遺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毀佛。脩多三藏。

莫述於李宗。後學奔竟。亞述於法王。前修奉法志。隆於羽化。是用丹誠舉述。元討於仙經。栖心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妄立。并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此而致譏。變徐寄茲而取喪。是用憑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典。西升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大觀。情事全非所錄。況復朱門玉柱之液靈薪。穢土俗之情高。蕪老君之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染於元陽。如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無礙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十一面觀音菩薩二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生火聚。群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渝。是使致敬勵勤。奉持難絕。用斯上善通被下元。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於來際。貽諸末葉。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尊則。佛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匿。所以敬寫經像。傳奉未聞。開

萬古之繫根。樹百王之逸軌。欲使一乘令駕。總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誠。該幽明而翊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循環。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請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聘華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迷。馬遷演於流沙。尹喜變而垂迹。未若釋氏大聖。混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真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道。日隆現未。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蓋以老氏之教。不出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廣陋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禮佛於鶴鳴。隱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等。効尤詳。覈昇玄無宜永執。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雖黃老。心染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敬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

眞所造夫爲道日損義有存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醜靈寶三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亦符。莫通於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眞。靜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於大千。萬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眞不惟鄙俚。奉佩遺笈。造像書經。流通兆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眞聞道本虛通。義非摧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同門英秀。咸尙佛宗。叔代暗識諸生。雷奔輕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遂生此見。未曰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從拜佛。陶寇兩傑。攝敬釋宗。詳于梁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擇木而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之非朽。故辯泉具造像書經。敬勸願言陳于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夫以一實之道。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叙甜。未至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之別。聖亦升沈之儀。老君柱史之員。立教非爲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沿古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眞乘。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誠情。願解大道。發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重校序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丹本大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宋本則同。丹本始終迥異者何耶。今進退校校。宋本錯亂失第三卷。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則傍引道士郭行眞拾遺歸佛之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第三卷。凡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運寫十條之事。是高祖太宗時事也。然則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依丹本。以高祖太宗時事。爲第三卷。高宗時事。爲第四卷。而正焉。其郭行眞拾遺歸佛之文。并附于尾云。守其序

No. 2105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西漢天竺國事

大唐西華觀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曰。臣聞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

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爲然。即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爲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衆經。二人爲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優填王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即令圖畫模寫如法供養。即是漢地佛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毘羅衛藍毘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

①(一)卷①(一)②(大)③(一)④(西華觀寺)⑤(一)⑥(釋)⑦(一)⑧(書)⑨(一)⑩(自安)⑪(龍泉)⑫(時)⑬(外)⑭(一)⑮(遇)⑯(十)⑰(見)⑱(佛)⑲(二)⑳(三)⑳(寶)㉑(十)㉒(國)㉓(大)㉔(二)㉕(大)㉖(三)

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常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人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日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義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

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同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傳多羅答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案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即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脩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
勅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士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己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胡師比校。今至尊意悟使有所歸。爾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

靈寶真文一部 太上靈寶玉訣一部 空洞靈章一部 中玄步虛章一部 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 自然五稱一部 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 智惠上品戒一部 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 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 法科罪福一部 明真科齋儀一部 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 滅度五練生屍一部 度自然處儀一部 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 三元誠品一部 太極左公神仙本起內傳一部 服御五牙立成一部 朝夕朝儀一部 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岳雲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吸靈寶文一部 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 步虛文一部 神仙藥法一部 戶解品一部 上天符錄勅禁一部 合八十四卷 并茅成子一部 許成子一部 列

四成子一部 惠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褚善信。以爲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

○(或)十(法) ○(或)十(佛) ○(或)十(胡) ○(或)十(王) ○(或)十(等) ○(或)十(仙)
○(或)十(天) ○(或)十(大) ○(或)十(雲) ○(或)十(太) ○(或)十(成) ○(或)十(揚)

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令翻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付。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嶽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在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即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

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爲尊自然之父者。今日西域所將來。是脩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棄公之龍也。

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云何圖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

帝曰。摩騰法師曾爲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爲無相無主。無宗。獨寂空無自然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慧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設涅槃。是何句義。帝曰。涅槃無爲淡泊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哉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

行善本。成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帝曰。卿若爲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即得勅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啓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剋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

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爲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思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即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

①無虛二虛無②③無十(上無)④⑤尊二道⑥⑦說二託⑧⑨行二術⑩⑪也一⑫⑬諸二信⑭⑮問十(日)⑯⑰此二比⑱⑲即一既⑳㉑啓二信㉒㉓緇二滿

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問道士。

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爲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共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爲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爲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爲師尊。求還空滅絕。有無。五者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爲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爲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水仙以爲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

帝曰。此八種道。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即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一。或教

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來。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以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爲世所上。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臥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佛號生焉。

帝曰。弟子蒙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預擲持痒。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弟子爵位封王。帝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寧敢自在。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

說。所在教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惠。何足消伏。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入城。勅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勅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已時。齋訖。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如栴檀沈水等香木積。遠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上尊天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行之不捨。今爲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觀瞻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真僞。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慚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爾時太傅張衍語緒信曰。卿今拘試。無一効驗。即

事一以爲(離) 有十(離) 爲十(仙) 惠一惠(法) 正十(法) 此十(執) 之十(所) 來十(世) 帝二帝 以二口 爾通 伐一技 上二尚 大十(仙) 佛二仙 蒙十(法) 持二持 第二帝 帝十(令) 到二州 教二家 三三四 西十(百) 上(一) 尊天二天尊 行之二道 對二辨 二(二) 二二角

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

緒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

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虛妄乎。張衍曰。太

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今說有言教

者。即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通無氏族

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

自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

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

之號。此是仙。覺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

含靈。卿亦可歸真棄。虛妄必須尊學。若不奉

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不。信

亦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是

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

爲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

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爲次。至

於茅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逍遙塵

外。亦是黃老之次。卿。何慕焉。獨專於靈寶

也。緒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

神之方。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

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衍曰。大之制小。使共

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境判決自由。若

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較亦復如是。今日

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狩之文。世絕謬

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偽。二則不誤將來。緒信

默然不答。與南。山道士費叔才自憐憫而死

爾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

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

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

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

未曾有也。爾時法師。即於大衆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丘無嵩嶽嶸

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上曰。諸大德欲有所問者。

前出共論。爾時嵩嶽道士呂惠通對曰。吾

等諸人。不覺德力輒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

絕世難知。又逢大士神變奇特。無比天樂垂

音。以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道有歸

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

明帝即從坐起。禮法師足。白法師曰。弟子常

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正教東流傳之初

始。願師大慈開。縱曉示。法師受請默然如

許

帝勅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坐。大衆聞遙

數百餘重。各各靜然

爾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歎佛功

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三寶歎述善法。

即爲大衆說人天地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

毘曇法。或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

法。或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生希

有心。爾時司空楊。成侯劉善峻白法師曰。大

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同量。非我凡夫所能

度也。我等欲憑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

出自法師。弟子比來常爲真假相亂。無慧能

辯得蒙法鏡垂照。始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

有道士官人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

子自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舍

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哉。帝之功

德不可思議

爾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嶽諸山觀

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南嶽觀道

士褚善信費叔才在會身死。南嶽觀道士六

十八人殯埋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

已上楊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帝

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七

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婦女阿潘等一百

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

帝共大臣并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頭

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種種伎樂。比至正月

三十日。法服瓶鉢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

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

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較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傳法記一卷

漢桓帝建和三年已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

山

流

和

利

安

成

城

成

安

成

城

成

安

成

城

成

安

成

城

成

安

成

城

成

安

成

城

識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以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

爾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談最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吏。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丙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

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已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入。據此。則年。月

日懸殊不同。鄙夫一何聞說。輒言佛爲侍者。豈不高舉爲谷小乃謬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亦應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卽金花捧足。坐卽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僞爲効。右有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夕觀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化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歲。更以爲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既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之以神變。顯之以法藥。若能此者如風在草。色正日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胡俗。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同時。特爲侍者。此亦誤之太甚。深可悼焉。仁者既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周穆王。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放應覽見。不能爲君一人對衆更說。姜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得過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眞是仁者不識。同於管輅覽不弘廣。何得輒誇孔子於佛。適

無一言記。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何假卜乎。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法王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若掌中。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爾時明帝卽遣中書省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就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祖瑩等。就觀取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尙書郎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琛太府李憲衛尉卿許百桃吏部尙書邢穆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姜斌所說。帝卽遣中書郎邢子才黃門侍郎楊寬等尙觀重搜諸房。搜訖盡無此書。帝曰。姜斌道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爾時廷尉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多福。勅令論議開暢鳳獸。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沽案會。今陛下從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不當天意。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

①以二已②加二加③笑二斌④(佛)十光⑤史二史⑥支⑦陵二陵⑧入據二入化胡⑨入化胡⑩通⑪道⑫(則)一⑬月日二代⑭岸二斯⑮谷二答⑯小二比⑰有二第⑱[夕觀]一⑲化二華⑳何一行㉑藥十(授之)㉒(顯之)㉓色二危㉔用二能㉕胡二皮㉖同時一作周時㉗(興)十條㉘(當)十周㉙王十(時)㉚道二通㉛真二直㉜不議同於二議同㉝如志二而識㉞之法二諸法中㉟上首二良導㊱若二如㊲者二策㊳其二封㊴尙書二書侍郎魏收㊵執二持㊶說㊷取二收㊸取十(經)㊹府二傳㊺[十]一㊻(笑)十六㊼昔十(侍)㊽道二一㊾從二微

北更築一塔。孝武加爲三層。故寺有兩塔。西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士將雅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攬翻其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貯清水燔香。呪曰。王丹陽酷不信法。世尊威靈顯有以申示。應聲光明煥然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身不復誣謗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懼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在困窮。運臻斯濫。原情察理。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其有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傾仰。士女雲霞。覆布冠蓋雲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地。但有斷基三層并剎佛殿。餘則榛木荒叢。非人涉足。是古基而已。類有大蟲。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血汚塔者。尋被打撲。號叫驚人。今去永安坊張侯橋七八里。余不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

①揚一揚②城一城③訓一訓④走飛一飛⑤[聲]一[聲]⑥諧一諧⑦[二]一[二]⑧[東]一[東]⑨琳一琳⑩無一無
 ⑪屑一[屑]⑫荷一何⑬干二千⑭旋一旋⑮從一從⑯[津]一[津]⑰寢一寢⑱[與共]一[與共]⑲[設]一[設]
 ⑳地一基㉑七八一前㉒背一背

目看天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毆之狀。推慟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曾得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行處法師等百餘僧。爲衆說法。裴尙官比丘尼等數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評絹直四千疋。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仍在內云。

六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爲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迴牆匝。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云。

七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八洛都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疑卽迦葉摩騰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

九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爲縣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泉犂犂也。然塔未詳。十甘州刪丹塔者。今名爲縣。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堆者。俗傳

Estoy

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爲姑臧塔也。

十一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爽塏南望迥敞。示是古基村落希遠。

十二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雁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逐獯豸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爲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十三益州郭下福祿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鑿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真。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說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早涉年。官人所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祿。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擊鐵。料起。以賊髀內中。其人被。押唱呼。寺僧爲射。料起。方得脫出。

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

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燄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

十四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衆寺。本名大石。基本緣路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益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又。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貌之。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說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鬧。雷震。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

十五鄧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當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十步。南北亦爾。塔

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湧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灰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圍。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僞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汚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礮磬浪極恬靜。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此塔光明殊異矣。

十六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

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湧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灰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圍。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僞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汚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礮磬浪極恬靜。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此塔光明殊異矣。

①〔十一〕—① ②示二不③亦④ ⑤〔十二〕—① ⑥〔十三〕—① ⑦名二石⑧ ⑨二二⑩ ⑪官二宮⑫ ⑬二斗⑭ ⑮押二壓⑯ ⑰二達⑱ ⑲二教⑳ ㉑〔十四〕—① ㉒相二想㉓ ㉔〔續〕—① ㉕〔十五〕—① ㉖〔後〕—① ㉗〔莊〕十殿㉘ ㉙林二謀㉚ ㉛此二北㉜ ㉝北㉞ ㉟〔十六〕—① ㊱修二陵㊲

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委莫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育王。足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無蹤跡。但有空名。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唯西開路。其構編石從水底上。蓮花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如鄧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二十維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寶。如上所列。有王子之諸塔沈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滄州長河。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塔。靈像亦爾。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

比屬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為虛誕。故知謗者虛焉。豈有人造妖說。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諸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齊州臨邑縣東有觀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幸擲出。終不可脫。亦勢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

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枕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

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閣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承者。隋時來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味谷東隅佛法晚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

會答云。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有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存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剎谷崖有懸石。文狀倒剎。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仍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龜。昔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洞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從洞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

潤皆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額之號非是虛立。像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輓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委莫真虛 有刺史疑僧濫飾 乃使人傍掘其下 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 本號育王 足僧所住 唐初已來僧散寺空 尼請居之 余往問塔 全無蹤跡 但有空名 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 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 見有僧住 中有小塔 古今相傳 此是本塔 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黃塔者 在縣西北三十里 本名舍利寺 今為尼住 其塔見在 三邊有水 唯西開路 其構編石從水底上 蓮花彌滿於三面 其水澄深 人皆怯入 傳云 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 如鄧州者 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二十維明神州山澤所藏 珍異神寶 如上所列 有王子之諸塔沈隱未形 其徒不一 如後列之 滄州長河 中塔稱育王 名非虛立 豈唯骨塔 靈像亦爾 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 比屬山近復出佛 愚俗謗為虛誕 故知謗者虛焉 豈有人造妖說 山中藏三丈石佛 特是諸謗者坎井 焉知九海之天池哉 齊州臨邑縣東有觀塔 云是誌公所營 四面石獸 石獸迅殺可畏 周滅法時 令人百 幸擲出 終不可脫 亦勢有損 今在彼云 高麗遼東城傍塔者 古老傳云 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 次至此城 見五色雲覆地即往 雲中有僧執錫住立 既至便滅 遠看還見 傍有土塔三重 上如覆釜 不知是何 更往覓僧 唯有荒草 掘深一丈得枕并履 又掘得銘上有梵書 侍臣識之云是佛塔 王委曲問 答曰 漢國有之 彼名蒲圖 王因生信 起木塔七重 後佛法始至 具知始末 今更損高本塔朽壞 斯則育王所統一閣浮洲處處立塔 不足可怪 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 距會稽萬餘里 有會承者 隋時來此學 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 武德之末猶在 京邑貞觀五年方還本國 會問 彼國味谷東隅佛法晚至 未知已前育王及不 會答云 文字不言無以承據 驗其事迹則是所歸 何者 有人開發土地 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 故知素存也 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 有穴在寺 近有道士素知有藏 來就守寺神乞 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 依言即入 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 莫測其邊 寺僧通知無敢侵者 雍州渭南縣南山倒剎谷崖有懸石 文狀倒剎 因以名焉 谷有巖像於仍面 亦號像谷 古老傳云 昔有梵僧來云 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龜 昔七佛曾來此谷說法 洞內有瞻蔔華 常所供養 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 至谷聞香 莫知何所深訝 香從洞內沙出 即撥沙看 形似茅根裹甲沙土 然極芬馥 就水抖擻洗之 一潤皆香 將返龍池佛堂中 合堂皆香極深美 山下俗人時見此山 或如佛塔 或全如佛面 挺出空際 故像額之號非是虛立 像去嘉美谷甚近 即姚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 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 大高嶺俗號檀臺山 上有古塔甚宏壯 面方四十三尺 上有一層 輓塔四面開戶 石門高七尺餘 廣五尺餘 傍有破輓無數 古老傳云 昔周文王於此遊獵 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 喚下不來 王遣往捉 將至不見 還看仍在 乃勸掘所立處 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 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 左近村墟常聞鐘聲 龍朔元年 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 聞之便往 又聞鐘聲慷慨古述 將事修理 恨無泉貝 懷惑猶豫 貴又感祥云 護塔善神曰 可即經始不勞疑慮 又感異僧曰 我是南方淨土菩薩 行化至此 云 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 勿辭勞倦 功用必成 惟須年作不事華修 三層便止 貴聞此告親事經營 塔側古窰三十餘所 猶有熟輓填滿 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 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 自宋修前鐘聲時至 即令營構依時發聲 三下長打如今僧事 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 周保定年塔崩 塔初成時南望見渭 又云 置塔經四百餘年崩 計周保定 至開皇元年 得二十年 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年 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 則塔是後漢時所造 後周無證 文者前周大遠 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 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 長數十丈 廣不及尺 下望無底 晉咸康年中 庾亮為江州 登山過梁 見老公殊偉 夏屋崇峻 玉堂眩目 靈塔高竦 莫測是何修葺 久之終非人宅 乃拜謝而返 唐貞觀二十一年 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 人往看之 乃見金銅佛頭出 如是日日漸出 經三夕方盡 長六寸許 是立佛

道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余至彼問焚所由。僧云。大業末歲群盜互。陣寺在。三層臺西葛屢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復皆滿。於中穢污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穢穢狼藉。寺僧無力可用屏除。忽然火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劍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開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收。擁俘虜將百萬入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日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爲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肅。通餘並被驅。當時側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屢山上立大慈寺。圻三層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爲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絕矣。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爲本。容光或隨緣隱。遺景有可承真。故將事拘尸。從於俗化。入金剛定。碎此金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精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罕被東夏。而齒牙髮骨時聞視聽。昔育王土中之塔。略顯於前。而偏感。別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泊

唐。無時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假琢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往傳。及以現祥。故依縉序。庶有披者。誠釋門之骨。經萬載之後。難可慶沒矣。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嶽觀諸道士等。請求。以燒經神變爲驗。及經從火化。隱沒莫陳。費才。自。憾於衆前。張衍啓悟於時俗。于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踰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花。散佛僧上。又聞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幡利頭。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碎劫火不。權乃使力士者。擊之。隨。隨。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乃騰光上。踊作大蓮花。權大發信。乃爲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諫。皓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廢。而人。會曰。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寬假。庶降神効。皓與期三日。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或懼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欺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曰。此如來金剛之骨。貴獲。擊以百鈞之杵。終莫毀也。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在。沙門面歎。祇速死耳。乃置之鐵碓。以金鎚擊之。金鐵並。陷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服。革心。應化。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爲沙門名法。願。每欲還俗。笑曰。是沙石耳。何足何貴。父投之水。五色三匝。光高數尺。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尙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晃左右行三匝。後沙門法恒看之。遙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耀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遂感動遠近信心云。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貨。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爲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

①碎二風 ②(在)一 ③都二第 ④積二復 ⑤手二乎 ⑥誅二誅 ⑦迥二迥 ⑧圻二圻 ⑨振二震 ⑩金二金 ⑪初二初 ⑫(別)一 ⑬(便)一 ⑭(便)一 ⑮(便)一 ⑯(便)一 ⑰(便)一 ⑱(便)一 ⑲(便)一 ⑳(便)一 ㉑(便)一 ㉒(便)一 ㉓(便)一 ㉔(便)一 ㉕(便)一 ㉖(便)一 ㉗(便)一 ㉘(便)一 ㉙(便)一 ㉚(便)一 ㉛(便)一 ㉜(便)一 ㉝(便)一 ㉞(便)一 ㉟(便)一 ㊱(便)一 ㊲(便)一 ㊳(便)一 ㊴(便)一 ㊵(便)一 ㊶(便)一 ㊷(便)一 ㊸(便)一 ㊹(便)一 ㊺(便)一 ㊻(便)一 ㊼(便)一 ㊽(便)一 ㊾(便)一 ㊿(便)一

釋義：興元年。有林邑人。背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達。隨廣州刺史。刀達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達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達欲模長千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導。何故恪耶。明報聽摸。既成。達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土。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覆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句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吏沙門咸見不同。王捧

宋元嘉九年，尋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閃爍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焰屬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
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
疑方解覺及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
下有紫光。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
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
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云。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今觀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栖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爾。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爲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

并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蓮華淨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遽露盤。赫若冶焰。一旬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與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今使現在未來。俱爲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爲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刺。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其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帝以起塔之日。左京大興殿。西執筵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贍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矣。

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透舊石。非界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五色氣。

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天花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塵。入雨日出。光

達於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棲巖寺立塔。地震山吼。如鐘鼓聲。又放

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黃昏雲至。乃日照。將

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

定州恒嶽寺立塔。異公來施布。負。上忽失

之。舊無水忽有水。來前後非一

和州大慈寺立塔。陰雲將下日出。入函。雲復

合。後雨天花前後非一

鄧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設二千

人供。萬餘人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鬼來興所。初陰雲將下

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洽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

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度五江。風波皆不

起。又放光獲紫芝

蘇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一。空樂

聞人。并吼。二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週逆風。四乞順水。岸上

白雲闊二丈。直至其所。三匝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計。夾

輿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氣像

交州禪衆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掩已便

暗

送海內五十三州。庶三陰六道俱免蓋縛。稟

識含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

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無雲雨天花。遍

石。城。如。此。者。二

作。函。洪。州。白。項。烏

德。州。雙。行。大

基。內。冀。州。惠。自。雙

紫。光。冀。州。者。即。損

相。等。莒。州。三。現。光。基。得

野。鹿。來。聽。江。州。地。出

金。銀。貝。州。宋。州。井。苦。變。甘。放。光

花。相。佛。像。濟。州。氣。鍾。有。出。空。兗。州。壽。州。信。州

等。相。佛。像。濟。州。氣。鍾。有。出。空。兗。州。壽。州。信。州

①天二四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物區宇而群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跡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歷表隋唐或感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於錄而辯集之

- 東漢領陽畫釋迦像緣一
-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二
-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三
-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四
- 東晉楊郡金像出渚緣五
-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六
-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七
-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八
-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九
-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十
-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十一
-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十二
-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十三
-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十四
- 北涼河南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 宋荊州壁畫像漆却現緣二十二
- 宋江陵小金像誓志緣二十三
- 宋湘州桐廬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 梁荊州優填王梅檀像緣二十八
-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
-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 周宜州北山鐵石像緣三十四
-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形像緣三十八
-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 唐蒲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 唐蒲州相恩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 唐蒲州靈龜寺佛跡緣四十四
-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 唐蒲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 唐蒲州鄠縣金像出澧緣四十七
-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 唐靈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初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一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江南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園廁令執屏等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便遍祀神祇卒無應効妓女中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漸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

三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泥濘口漁者率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遊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雲寺帛尼及信佛者數

①神州十(塔寺)②中二第③釋十(氏)④自法前行明本有第二靈像垂降凡五十緣十字⑤今二令⑥感二陶⑦(更編)十餘⑧於錄二依緣⑨東漢前行元本有第二靈像垂降六字此日錄明本配置各本文記數前行而各記數上並有第字⑩小二支江⑪世一⑫七十(劉縣石像附)細註⑬(劉縣石像附)一⑭廣二廣⑮份二代⑯(初)一⑰(號)一⑱(云)⑲(二)⑳(二)㉑(二)㉒(二)㉓(二)㉔(二)㉕(二)㉖(二)㉗(二)㉘(二)㉙(二)㉚(二)㉛(二)㉜(二)㉝(二)㉞(二)㉟(二)㊱(二)㊲(二)㊳(二)㊴(二)㊵(二)㊶(二)㊷(二)㊸(二)㊹(二)㊺(二)㊻(二)㊼(二)㊽(二)㊾(二)㊿(二)

人至濱口。稽首。延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辭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可動。復重啓請。款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庭上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淵來自西域。稱經。記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觀者。除積劫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立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見高僧傳及今京邑咸陽長公主開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起模方欲顯相云。

④四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原傾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姓李。冀人。西遊東返。與湛意兩僧俱入東岳。卜西北巖以爲終焉之地。常有雲霧。土俗咸異。其禪感聲振殊國。端居卒業。于時天下無主英雄負隅。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吳國賢翁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隔常開鳥雀莫踐。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隋改爲神通道場。今仍立雷寺。

⑤五東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僧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銅光跡並缺。惟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俚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

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侯侯世於海上見銅蓮花跌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惟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僧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俚引至寺。五僧見像歎歎涕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遠僧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探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佛佛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其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跡方具。此像花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唯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凡官寺沙門慧遠欲求摹寫。寺主僧尙恐損金色。語遠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遠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模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派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閭越皆平。沙

門慧曉長于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

重閣故使漢畫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九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爲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暹否而涉訛謠。顯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爾。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掛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而縛西還。如所表焉。隋高祖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右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大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輒略今見在圖寫殷矣。余撫採衆傳記。合成此錄。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

⑥六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聲振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莅襄陽。登覽福門。其像夜出西遊。萬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駭迎接還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沂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謂子雲書。天下稱最。碑見

①延二迎②學二集③鼻④推二非⑤計二共⑥款二翻⑦延二延⑧淵二淵⑨記二說⑩云二出⑪高⑫一⑬等⑭四⑮一⑯應二應⑰今二今⑱開十⑲馬⑳寺十㉑云㉒五㉓一㉔浦十㉕內㉖揚二楊㉗侯二侯㉘保二保㉙理二像㉚遠二何㉛元年十㉜以於㉝于二於㉞佛㉟一㊱唯二唯㊲凡二凡㊳國二國㊴下二千㊵置二置㊶西二西㊷掛二挂㊸仍二仍㊹乃二乃㊺立本二立本㊻衆二衆㊼衆二衆㊽世二世㊾焉十㊿云㊽六㊾萬二方

在。逮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主。乘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將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憤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勇。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墮然落地。失。音直視四肢不舉。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無虛記云。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履之石人繫取之。今見存焉。初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廣。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爲士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殺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富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計。枉殺。苛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妻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妻鳩捨。乃有心擬造像。不知何模樣。遂夢見婆羅門。僧指畫其相。并訪古老。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冶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

雲布雨花如李通一寺內。富妻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花等相。今見在。即今永泰寺改名萬壽寺也七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勸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其尋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引邁利沙恒先諸船。不久遂達洛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陲。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競迎引。鑿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峻。以永和二年。拾宅爲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誰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征。誦講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愛不垂降乎。及聞荆城像至。欣感交懷。口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禮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於

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胸處。文現於外。有屬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刺入寺禮像。歎明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勸年月悉符同焉。便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與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棘。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悠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邊駭。長幼悲泣。像爲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幽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所應。問出何經。答曰。出無量壽經。悠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胃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胃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徽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岳密禮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擇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州。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建主書。何思遠齋

○乘二康 ○將殿二被髮 ○通二區 ○縣 ○音二齊 ○存二在 ○使二俠 ○荷二阿 ○從二捨 ○僧二像 ○延二近 ○(即今也)十一字二(寺云)二字 ○(七)一 ○合二合 ○船二其 ○合二合 ○(可)十 ○以 ○二無 ○始二加 ○經二諸 ○(便)一 ○執二 ○盛二(也) ○悠二攸 ○遠二區 ○佛佛)一 ○(除)十不信 ○川二云 ○鑿二監 ○州二陝 ○建二

香花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且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繼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相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未嘗有。留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作中與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勅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廡。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隋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轉移。此像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內禮懺。感。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詧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緒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彼運材木在荆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

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沈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檠檠。井無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栴。中有寶帳花。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榮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忠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僞梁蕭銑。鳳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充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彊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乃拾黃金更鑄瑞像。禁輿幡花莊嚴。衆具備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營中得一舍利。有光失之。

八東晉周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內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

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往。牽排不動。馳往。周記。以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已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觀。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姥。齋請賣之。貴價極少。說是前像。方欲展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云。

九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達以中古製像。略皆朴質。其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斷威容。參異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有如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鄒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親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佛。佛。佛。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十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一丈六尺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鑄鑄。既成將移。夜中穴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

①川二步②留二在③築一廟④〇〔宜〕一⑤〔壽〕二⑥彼二被⑦初⑧徑二經⑨之十(云)⑩〔八〕一⑪〔之〕一⑫〔之〕一⑬〔之〕一⑭〔之〕一⑮〔之〕一⑯〔之〕一⑰〔之〕一⑱〔之〕一⑲〔之〕一⑳〔之〕一㉑〔之〕一㉒〔之〕一㉓〔之〕一㉔〔之〕一㉕〔之〕一㉖〔之〕一㉗〔之〕一㉘〔之〕一㉙〔之〕一㉚〔之〕一㉛〔之〕一㉜〔之〕一㉝〔之〕一㉞〔之〕一㉟〔之〕一㊱〔之〕一㊲〔之〕一㊳〔之〕一㊴〔之〕一㊵〔之〕一㊶〔之〕一㊷〔之〕一㊸〔之〕一㊹〔之〕一㊺〔之〕一㊻〔之〕一㊼〔之〕一㊽〔之〕一㊾〔之〕一㊿〔之〕一

○十一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侍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叉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十二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噴。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經漢聖人血也。當時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卽捨宅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涌。奄入船中。卽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派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帶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

四十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衡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

海濱光。因以白佩。倪遺葬之。俄見一金像
陵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
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旣統此州。學
鬼王制獄。怨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
水清生青蓮花。王心感悟卽日毀獄。造八萬
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

因惱未能深信因果。既見此嘉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初在輿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更足以事力輻輳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其曰。偶偶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佳。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董道冲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寺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者。乃炙之。僧曰。徒受炙死屍穢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見申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墓。于時天氣清明。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雷四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

十四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鄧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訶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入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常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

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卽遷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澗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鋪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白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頃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製。改爲感通道場。今仍在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云*

④十五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云。

①解二製②眉二眉③〔十一〕一④〔盤〕一⑤〔十二〕一⑥〔見〕十爲⑦辨二辨⑧蘭二蘭⑨大二太⑩〔十三〕一⑪衡二行⑫學二教⑬怨二恐⑭熾二滅⑮愾二愾⑯此嘉二嘉此⑰瑞十(像)⑱(後)十更⑲白二開⑳〔品〕一㉑惟二唯㉒衆僧二僧來㉓〔者〕一㉔〔行〕一㉕然二穀⑹遠十(法師)㉗屯黑二墨屯⑹四一㉙風二颶㉚舊十(衆)㉛〔十四〕一㉜開二門㉝大二太㉞詞二何㉟詞二何㊱有二三㊲〔治〕十涼州㊳餘二許㊴簾二簾㊵下同㊶項二頂㊷〔十五〕一㊸云二久

固。古來帝宮終逢燬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阿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喝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塗地。觀其行不入。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十六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與國攻。抱空大敗。與國遂死。於佛。佛氏遜悲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楊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慄。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佛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惡不至。初重法議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各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愆。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而發云。

十七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應至棟式之因燒

香拂拭床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在。

十八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為業。每燒田塹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鋤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云。

十九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牧寺尼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沙門。於先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映一林。以告餘人。並云不見。後寺主法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尺許。

二十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花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一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跌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之。

二十一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戌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蓋草不然。遂披而覓鷹。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跌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奉之云。

二十二宋元嘉中。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衛陽文王代。鎮廢為明齋。悉加泥治。乾輒墮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心謂

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微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二十三宋元嘉中。江陵雷枝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鄰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雁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郎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二十四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桮棹。製以為像。既就無光。營案甚勤。而卒無可獲。遇凡思之。如睡見沙門納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能木不堪。唯縣後何家桐屑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敬叔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

二十五齊建元中。番禺昆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尼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鈎石之重。像既出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恒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

①土二上② ③納二精④ ⑤此十(云)⑥ ⑦(十六)一⑧ ⑨抱二於⑩ ⑪(佛)一⑫ ⑬佛二弗⑭ ⑮二而⑯ ⑰愆二當⑱ ⑲(十七)一⑳ ㉑存十(云)㉒ ㉓(十八)一㉔ ㉕(十九)一㉖ ㉗教二收㉘ ㉙(初)十沙門㉚ ㉛計十(云)㉜ ㉝(二十一)一㉞ ㉟衛二行㊱ ㊲(二十二)一㊳ ㊴(二十三)一㊵ ㊶(二十四)一㊷ ㊸(二十五)一㊹ ㊺(二十六)一㊻ ㊼(二十七)一㊽ ㊾(二十八)一㊿ ㊽(二十九)一 ㊾(三十)一 ㊿(三十一)一 ㊽(三十二)一 ㊾(三十三)一 ㊿(三十四)一 ㊽(三十五)一 ㊾(三十六)一 ㊿(三十七)一 ㊽(三十八)一 ㊾(三十九)一 ㊿(四十)一 ㊽(四十一)一 ㊾(四十二)一 ㊿(四十三)一 ㊽(四十四)一 ㊾(四十五)一 ㊿(四十六)一 ㊽(四十七)一 ㊾(四十八)一 ㊿(四十九)一 ㊽(五十)一 ㊾(五十一)一 ㊿(五十二)一 ㊽(五十三)一 ㊾(五十四)一 ㊿(五十五)一 ㊽(五十六)一 ㊾(五十七)一 ㊿(五十八)一 ㊽(五十九)一 ㊾(六十)一 ㊿(六十一)一 ㊽(六十二)一 ㊾(六十三)一 ㊿(六十四)一 ㊽(六十五)一 ㊾(六十六)一 ㊿(六十七)一 ㊽(六十八)一 ㊾(六十九)一 ㊿(七十)一 ㊽(七十一)一 ㊾(七十二)一 ㊿(七十三)一 ㊽(七十四)一 ㊾(七十五)一 ㊿(七十六)一 ㊽(七十七)一 ㊾(七十八)一 ㊿(七十九)一 ㊽(八十)一 ㊾(八十一)一 ㊿(八十二)一 ㊽(八十三)一 ㊾(八十四)一 ㊿(八十五)一 ㊽(八十六)一 ㊾(八十七)一 ㊿(八十八)一 ㊽(八十九)一 ㊾(九十)一 ㊿(九十一)一 ㊽(九十二)一 ㊾(九十三)一 ㊿(九十四)一 ㊽(九十五)一 ㊾(九十六)一 ㊿(九十七)一 ㊽(九十八)一 ㊾(九十九)一 ㊿(一百)一

四一十七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在幼稚。於交陟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潤寺琰書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卽馳迎還。其夕南潤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像暉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夫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泐此微覲。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臨儀像。瑞驗之發多矣。自是興經云。銘刻圖續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眞。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顯著。亦或當年群生因

中天正像_不可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
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
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
眞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
是也。竊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難
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
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逢諸猛
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
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竊_不背負像下置其
前。僧起禮像。竊等禮僧。僧授澡水令飲。並
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毘羅
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
見神。曉共圖之。至天_水鑒十年四月五日。竊
等達于_水揚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迎還太
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絳是弓刀稍等。並

今存焉。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爲幽栖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構小草室。空

①【二十六】一〇 ②右一女〇 ③流二流〇 ④之二共〇 ⑤悉二盡〇 忘〇 ⑥【流】一〇 ⑦遍二流〇 ⑧【魏】十〇 ⑨惟一羅〇 ⑩有
 十〇云〇 ⑪【二十七】一〇 ⑫昔十〇年〇 ⑬昨二輝〇 ⑭【三】一〇 ⑮自起二是自〇 ⑯劉二鄧〇 ⑰楚二實〇 ⑱塵二坐〇
 ⑲舒二朝〇 ⑳緒二辨〇 ㉑日二日〇 ㉒【叶其…】十二字二〔不盡其本餘如冥祥記一部十卷具云〕十五字〇〔不盡其本餘如冥
 祥記部十卷具云〕十四字〇 ㉓【二十八】一〇 ㉔【高】十粗〇 ㉕往十〇見〇 ㉖今二令〇 ㉗可十〇將遠〇方〇 ㉘【登】十背
 〇 ㉙【倍】一〇 ㉚日二云〇 ㉛由二中〇 ㉜國十〇云〇 ㉝【二十九】一〇 ㉞刺道二奉勅〇 ㉟意二意〇 ㊱云十〇銅〇
 【銅】一〇 ㊲育二有〇 ㊳空中聞天樂二聞天樂空中〇 ㊴【之】一〇 ㊵引二建〇 ㊶像十〇有〇 ㊷意二意〇 ㊸先二光〇

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刻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制碑於像所備之。

三十梁。世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陽石六時無缺。足踏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翦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婿杜龕典衛宮門。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為鏹。先令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鑊佛項椎擊始舉。二像一時迴顧。所遺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瘡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架。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陸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日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辟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言已少時。依佛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世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轉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

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

三十二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遣輜轡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璣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遶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工怪焉。競往看視。須臾大雨橫注。雷電掣擊。煙弱鴟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歎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三十三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榮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見有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而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掘舉之不動。經夜自翻。且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暫難累圍之。須臾

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十五年有盜幡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逃。像今見在云。

三十四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意欲殄滅。天下聞之。有冥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山上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臥石。狀如像形。便斷掘之。乃是鐵礦。不可鑿。故其形。體高三丈許。欲加摩。榮幸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付人以掘。舉之。其像欹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特立。衆以為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辟佛。日將融。乃改為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為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構斯迹。又改為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鑿。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嘗往禮事。嫌非華飾。乃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坊州。陰暗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歎云。

三十五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微應在昔。不復其今。不佛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乃出。如前莊飾。以為聖像。號盧舍那佛。每年祈禱。以為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演出。沾污懷中。金縷刺起。洩流有光。拭之無痕。望還如洩。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洩還連出。塗漫懷中。方圓一尺初

三十一(一) 三十二(一) 三十三(一) 三十四(一) 三十五(一) 三十六(一) 三十七(一) 三十八(一) 三十九(一) 四十(一) 四十一(一) 四十二(一) 四十三(一) 四十四(一) 四十五(一) 四十六(一) 四十七(一) 四十八(一) 四十九(一) 五十(一) 五十一(一) 五十二(一) 五十三(一) 五十四(一) 五十五(一) 五十六(一) 五十七(一) 五十八(一) 五十九(一) 六十(一) 六十一(一) 六十二(一) 六十三(一) 六十四(一) 六十五(一) 六十六(一) 六十七(一) 六十八(一) 六十九(一) 七十(一) 七十一(一) 七十二(一) 七十三(一) 七十四(一) 七十五(一) 七十六(一) 七十七(一) 七十八(一) 七十九(一) 八十(一) 八十一(一) 八十二(一) 八十三(一) 八十四(一) 八十五(一) 八十六(一) 八十七(一) 八十八(一) 八十九(一) 九十(一) 九十一(一) 九十二(一) 九十三(一) 九十四(一) 九十五(一) 九十六(一) 九十七(一) 九十八(一) 九十九(一) 一百(一)

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漢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胤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感應。

三十六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顯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炎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數起。移南一步棟梁。擢下。像得全形。四面觀瓦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跌下有銘。大衆咸駭。數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樞斷。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握手求脫不得。云云。

三十七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

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三十八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像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武。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記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視。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余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衆僧列坐。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塗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塗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追入內宮供養云。

三十九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塊。上有鳥形銘云。擬鑄四面佛。因鑄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澗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問。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云。

四十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郝辯。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乃今見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金玉。華東鐵礦像相似。不可治斷。

四十一唐蜀川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至。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絕。貞觀十年。有僧法藏。以乞爲心。不謹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曾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夜返還寺。重門皆閉。

四十二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慶。內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四十三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十月。忽於寺側泉內出蓮花形。

○注一汎○ (水)十深○ (三十六)一○ 正二止○ (炎)一○ 盛十(佛殿被焚)○ 利二則○ 夾二甲○ 內二上○ 云二去○ (三十七)一○ 上二下○ 洛二雅○ 方二又○ 純十(云)○ (三十八)一○ 像二形○ 記二日○ 五二更○ 觀二觀○ 依二何○ 進二迎○ (三十九)一○ 後主二主後○ (四十)一○ 乃二至○ 見二見○ 金二今○ 漢二漢○ 新十(云)○ (四十一)一○ 至二現○ 十年二末○ 乞二至○ 神二神○ 足二藏○ 閉十(云)○ (四十二)一○ 一二臺○ 復二復○ 之十(云)○ (四十三)一○ 思一○ 二二三○ 教二教○ 十(繞本)○

紅色鬚臺具足。大如三尺而合擎出。如涕入水成花舟。挾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名之。一云涪州亦有此寺。本貧賤。由是感施。至今常當。昔南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花出不足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

○四十四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龜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許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興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花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爲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概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達。切意獲尋。其僧誦法花經。戒行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度視乃見奇迹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靈龜廟。取其異。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栗園爲寺。卽今古堂尚存云。

四十五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旱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二尺。相去五里。刺史以充。

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花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勸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晝夜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四十六唐永徽年。雍州藍田縣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田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北湖更修別院。大石橫礙甚爲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寸。今在山寺云。其年益州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衆衆移入光明。今見在。

四四十七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跣上銘云。秦建元二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曰。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像。摸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尙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閤室。放光自照。今因見在村中云云。四四十八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

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卽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煩三夕，如

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都，左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像大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覩端，故是障源。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爾。

四十九唐龍朔元年，下勅令會昌寺僧會曠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俗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日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薄石疊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入馬犬迹，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於下谷。山南號清涼峰，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而下，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宇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花園三頃許，異花間發，足媚人目。寔神仙之宅也。屢有僧現數忽難尋，聖迹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朔二年，又令曠往并吏力財帛，往修理故寺。曠與五臺縣丞并將從二十餘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多感，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徒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推不已。又聞異香，氤氳屢至，道俗咸感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

① 祇一壽 ② 天子一壽 ③ 井一井 ④ 志十(云) ⑤ [四十四]一 ⑥ [許]一 ⑦ 在十一 ⑧ 此一北 ⑨ 內一內 ⑩ [四十五]一 ⑪ 二二三 ⑫ 五十(百) ⑬ 夜一 ⑭ 州十(云) ⑮ [四十六]一 ⑯ [縣]一 ⑰ 谷田一田谷 ⑱ [妨]一 ⑲ 維一維 ⑳ 波十(石) ㉑ 面一 ㉒ 寸一尺 ㉓ 在十(云) ㉔ [四十七]一 ㉕ [二十]一 ㉖ 摸一摸 ㉗ (其)十 ㉘ [見]一 ㉙ [四十八]一 ㉚ 仰一仰 ㉛ 像十(之所) ㉜ 源一厚 ㉝ 云一 ㉞ 云一 ㉟ [四十九]一 ㊱ 會一 ㊲ 大一大 ㊳ 太一 ㊴ 商一南 ㊵ 昭一昭 ㊶ 忽一然 ㊷ [上]一 ㊸ 薩一薩 ㊹ 下 ㊺ 多一每

東上奔來極急。隨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為悵悵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鍾聲香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即恒岳也。西北脚即恒天也。中有佛光山仙花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廣如別記。

五十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討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云云。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沈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現華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寶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鑒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平聖寺

西城黑峰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

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

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

望萬尋。上關尺許。每苦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鑿路絕。猷乃別思異枝。夜宿梁東。

便聞四寺聲聲。經頃唱。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

雖爾不息晨夕。愧恨。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不正。因即得度。

遂見棟宇宏壯。圓塔壞奇。神僧敘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

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

聞之造焉。望崖仰揖。今有往者。雲迷其道。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

海。一月餘日。遂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觀。僧

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

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

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

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

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

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

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

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

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

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

於即依言。但聞颶颶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

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

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

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逢萊道人。書喚我

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

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收。太初

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

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

貢導之極地也。衆罕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

塔。或如層樓。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

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

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充滿。今

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鑄石文曰。晉太

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

所略無定指。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

名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

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

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①天十(池)②聖十(云)③(五十)④神州十(塔寺)⑤下二第上⑥序曰前行明本有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初明聖寺。大明瑞經。後列神僧二十一。⑦住二人⑧鍾二鐘⑨同⑩初明前行元本有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九字。〔初明...〕百二十一。二〔聖寺第一凡一十二寺〕九字。⑪秦二秦⑫〔子〕一⑬古二古⑭聖二聖⑮(元)十年⑯道十(也)⑰石口此二此石口⑱袋二袋⑲眼二紡⑳帆十(花)㉑即二是

高齊初有異僧。毘鄰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歎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羈眉爲飲。患痢。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適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迴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卽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處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鐮。斫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鐮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踏我秋苗。舉鐮趨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爾上山。乞虫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臺造日修竹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欄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臾。便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

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卽禮拜十數。和上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霄。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上不敢爲礙。待明爲語。報。曰。和上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郡中臨別。和上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別。懷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峰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道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聲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共吠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眈眈。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夫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蜀北嶺南。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聚禪師講會。各各堅義。大有後生聰俊。難開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云云。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驢。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爲。曰。今取經函。僧曰。洋在寺。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卽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帝崩。

● 非所一不合 ① 歷一應 ② 新一廣 ③ 和上二和尚 ④ 下同 ⑤ 便一 ⑥ 日一白 ⑦ 之十(云) ⑧ 且一且 ⑨ 且一且 ⑩ 且一且 ⑪ 且一且 ⑫ 且一且 ⑬ 且一且 ⑭ 且一且 ⑮ 且一且 ⑯ 且一且 ⑰ 且一且 ⑱ 且一且 ⑲ 且一且 ⑳ 且一且 ㉑ 且一且 ㉒ 且一且 ㉓ 且一且 ㉔ 且一且 ㉕ 且一且 ㉖ 且一且 ㉗ 且一且 ㉘ 且一且 ㉙ 且一且 ㉚ 且一且 ㉛ 且一且 ㉜ 且一且 ㉝ 且一且 ㉞ 且一且 ㉟ 且一且 ㊱ 且一且 ㊲ 且一且 ㊳ 且一且 ㊴ 且一且 ㊵ 且一且 ㊶ 且一且 ㊷ 且一且 ㊸ 且一且 ㊹ 且一且 ㊺ 且一且 ㊻ 且一且 ㊼ 且一且 ㊽ 且一且 ㊾ 且一且 ㊿ 且一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馬迹宛然。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會昌寺僧會曉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威。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見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在。南有花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開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峯岫俗號花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遠達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峯山龍猛菩薩。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為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

留。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遍歷龜像無不真金。所有經阿充物庫。方知三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蹶中條。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蹶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眾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峰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迴山隙。止獲五窟其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探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靈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戌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戌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

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一大虫。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偵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十五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潤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為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潤。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自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當令家人在近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鐘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又終南折谷內樓閣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宿為攀援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為荷樵。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岸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途經。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樓閣寺。問云。大德不是樓閣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蹟

○在二年○ ○空二雲○ ○皮二處○ ○聯二聖○ ○字二等○ ○能二勝○ ○郎一○ ○白二日○ ○裂二以○ ○賦一○ ○登二發○ ○城一○ ○波二波○ ○跋○ ○踐○ ○汁一○ ○防二訪○ ○至二去○ ○梁州道十○ ○物二人○ ○女十(人)○ ○可二向○ ○得十(得)○ ○令二食○ ○在二左○ ○常一○ ○可一○ ○又一○ ○終南十(山)○ ○向寺一○ ○此一○ ○便十(即)○ ○見一○

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花
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
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
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
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
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
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
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
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疾而
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花
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諸天童子爲
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床前久之乃去。又見
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厨食。今
墮圓則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
免斯累也。明爲說法。傾解方隱。後山精來惱
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
矣。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
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
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
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
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
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
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所之
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
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
歡。歡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
歡。

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頂上有
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
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
弟子爲屋壓。頭陷入內。琳爲祈請。夜見兩

*胡僧拔出其頭。且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
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
尺。衆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
邃谷中。衡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亂。讀誦法
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實誌謂梁武

曰。北方衡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
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
初果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爲常業。初
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白鹿山。感一童子
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
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土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
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者六根不壞也。
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花者。聞遠誦

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
以事奏聞。乃石函藏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餘。奏乞
入山修道。勅許之。乃齋花嚴晝夜讀誦禮
懺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髮鬚生得丈夫
相。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

後晉恒曰。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
困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
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

上土牆。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
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音經。二俱

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
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
訖勘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

恨恨。特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
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
言。初誦觀音。別友別所燒香祝願。然後乃

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
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
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
淨衣澡沐自爲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
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加

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也。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
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

先。本邑連比十鄉。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
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
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

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
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
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卽禮一拜。道像連座
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

也十(云) 慧二惠 乃二通 疾二病 矣十(云) 又十永明 昔一 勇一募 有二右 通一
一 爲一 像一 句二 底十(矣) 齊二 太二大 遂二還 錢十(云) 五二
王 加十(見) 刑二形 修二服 是二一 記十(云) 第十三 下村中二下林寺
僧二俱 恨二恨 返十(云) 釋十(僧) 也二云 時一 又有 那二方 米二朱

合衆禮壇。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齋麪六斗。擬爲月。調乃經三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王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嘆。不已。貞觀十六年。沒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遠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花爲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固疾將終。告友人慧師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吾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料史呵誓者。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衆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遇彼士抗禪師極杖。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手時任遷蜀。令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映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爲。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陷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囉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黃。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裏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憐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塵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年。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微禪師。曾行過顯者在穴中。微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懇勤。有其餘者。一起一落。然

香薰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指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兩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焚之。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勝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迎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將給之。富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瘳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跌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身有花。總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緘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鑄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銅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

住十(云) 訓一料 王二天 沒二終 所十(云) 因二因 本二奉 又二雍州長安縣界 今二餘 達十(云) 令一 文二言 任二什 人一 黃二演 灰二炭 經一 日二白 合二金 然一 觀二觀 親二 妻二妻 十十(一) 矣十(云) 其二甚 隋一 焚之 一 迎十(延) 在十(云) 富二富 以二似 自二日 存二在 委十(云)

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汚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因此四周。施欄柵不許人畜往踐。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禮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能。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遂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至晚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無敢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蘇。少時還終。口如吞物。遍身腫赤。有苦楚相。經日方醒云。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四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鑿念善誦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薰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

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信。由汝為我轉經然燈功德。蒙放暫歸。便向大眾陳悔。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有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又告素玉。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懷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復蘇。家人良賤初如常遇。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設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白云不忘故

附

神僧感通錄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無常准經云。云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一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冒精靈。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為謗誹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感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嗟何已。尋沒與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阻六萬之修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住萬邦。鄰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證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峰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

①[施]一① ②却二知② ③舉二與③ ④終一絕④ ⑤通二通⑤ ⑥薰二辛⑥ ⑦[蒙]一⑦ ⑧悔二散⑧ ⑨通二卷⑨ ⑩[得]一⑩ ⑪遇十(患)⑪ ⑫[設]一⑫ ⑬卷第三上終⑬ ⑭卷第三下首⑭ ⑮撰號同異如首卷⑮ ⑯感通錄二第三凡三十人⑯ ⑰導二道⑰ ⑱現二見⑱ ⑲約二明⑲ ⑳二二三⑳ ㉑統二流㉑ ㉒世二三十八㉒ ㉓阿二闍㉓ ㉔調㉔ ㉕誘二訓㉕ ㉖慈二威㉖ ㉗吁二呼㉗ ㉘夜二滅㉘ ㉙無二燕㉙ ㉚聖二生㉚ ㉛版二拒㉛ ㉜王二正㉜ ㉝喝二罵㉝

衣。然後涅槃。又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髮。按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資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寶頭盧羅漢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萬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爲利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鍾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捷陀勒 抵世常 閻公則 膝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 僧 桓溫 尼 杜願 僧 廬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問 求那跋摩 命兩尼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可具歷。故總出之
宣驗記 幽明錄 冥祥傳 僧史 三寶記 高僧傳 名僧傳 續高僧傳 徵應傳 搜神錄 旌異記 冥報記 內典博要 法寶聯璧 述異記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睡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眞得汝矣。便申頸

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爲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眠。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爲郡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浚湮。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同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汚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匹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伸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咽三契。爲除。蟒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口。蒙爲輿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爲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潯陽蛇頭蛇尾村是也。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爲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闕。妄被打死云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葉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眞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

晉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城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頭。人間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誠諸僧服章華修不以佛法爲志。見洛宮曰。初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云云。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者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賈客。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最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尙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臥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還除三垢則此爲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尙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云。沙門健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

①萬二十②[安世...誌]百九十九字一③行一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本有釋慧達下 ②度十(之)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都二宮②惟二難③三三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武帝]一②[帝]一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二②二③二④二⑤二⑥二⑦二⑧二⑨二⑩二⑪二⑫二⑬二⑭二⑮二⑯二⑰二⑱二⑲二⑳二㉑二㉒二㉓二㉔二㉕二㉖二㉗二㉘二㉙二㉚二㉛二㉜二㉝二㉞二㉟二㊱二㊲二㊳二㊴二㊵二㊶二㊷二㊸二㊹二㊺二㊻二㊼二㊽二㊾二㊿

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鴉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石。卒遂興復，以勸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擊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矣。勸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而還寺。也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閻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讚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閻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沒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燈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罔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

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云。西晉末，竺法進關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沙。梓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

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害。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吾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

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還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比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爲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馬中掛一篋，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劍，將可上下而不屈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遙禮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窓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禮曰：自願罪重，如何臨願。僧曰：君殊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攜西北天際，重霄既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千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滅。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

立二之台 營二錢 也一云 時二時 網二網 龍二頭 律二律 關二關 惟二唯 事二事 華二華 龍二龍 傳十(云) 合二合 應二應 開二開 四二四 揚二揚 梓二梓 滅二滅 恒(恒)十日 減二減 省二省 拒二拒 澄二澄 言十(者) 及二及 及二及 證二證 廣二廣 揚二揚 將二將 羅什十(之) 水二火

寺中云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與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云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垢汚神色鄙陋。自衆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齋解。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願充曰。何俟勞精進耶。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其愧恨。稽顙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溫訝而私視見尼裸形。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溫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溫以情問尼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辭不測所之云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濟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施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寧。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陵虛

直上蹶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常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反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下於東嶽金輿谷。起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爲神通寺云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毛。遂取財寶以施貧。後渡江住越城寺。忽邀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縛之。頻傾三杯。神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卽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并舞而過。因號。杯渡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初中江南卒。羅什聞渡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云

沙門道固。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月。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求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花皆萎。唯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傷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匹許。繞屍而西南去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邊。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四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問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用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經。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章朗孔默皆迎敬異云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鯁。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含果。

人十(項) 鄧二低 陵二凌 月二自 追共二共道 森二藤 形二刑 陵二凌 九十二八十 也十(云) 反二返 焉二爲 下二一 祖二祖 遊二輪 渡二度 下二同 鳩二鳩 家二家 卒十(云) 就十(之) 永十(嘉) 祠二祠 花二一 跋二跋 偶二偶 月二日 問二問 求十(禪) 其頭二一 暴二異

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床前曰。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踰履。踐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惠遠。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

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貌秀舉。一堂異之。異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朗也。

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誤犯者衆。聞誌有異。長四鎖于圓戶。誌任之。會無憂患。召獄吏曰。門外兩與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獲。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自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亦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擊杖。懸鏡剪刀。無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禮禮之。時亢旱。誌自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經。即令法雲法師講之。當夜雷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妄也。侯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臥於空野

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落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子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書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廟中以自沈隱。且從爾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爾也。以從爾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佛像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率者不一。每年正月與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述。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

○彼二被○ ○[所]一○ ○久乃二飲○ ○末十(年)○ ○世二云云○ ○世十(云)○ ○相二見○ ○(疑之)十四○ ○慧二惠○ ○法二往○ ○九十(云)○ ○[時]一○ ○改十(云)○ ○遠二達○ ○苦二異○ ○問二問○ ○進十(云)○ ○二二像○ ○二兒○ ○與字元本空內 ○[來]一○ ○也十(云云)○ ○刑二形○ ○誤二訛○ ○四二同○ ○白二目○ ○亦一○ ○延二近○ ○禮二化○ ○[當夜]一○ ○從二縱○ ○指二指○ ○野十(云)○ ○慈二并○ ○亦二向○ ○讀二贊○ ○念二念○ ○士二士○ ○二二昔○ ○惠二慧○

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刺繫以蠶繭。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和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礪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薩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且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尙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予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南山北鄠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風氣之疾。兼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泣露靈感沈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疏頗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百卷內具顯之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No. 2107

道宣律師感通錄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宣律師感天侍傳

余曾見晉太常寺寶撰搜神錄述。晉故中牟令蘇韶。有才識。感冥中卒。乃畫見形於其家。諸親故知友聞之並同集。飲噉言笑不異於

人。或有問者。中牟在生。多諸賦述。言出難尋。諸叙詞曰。運精氣兮離故形。神渺渺兮爽玄冥。歸北帝兮造鄠京。崇壙鬱兮廓崢嶸。叔鳳闕兮詞帝庭。邇下商兮室顏生。親大聖兮頌梁成。希吳季兮英嬰明。抗清論兮風英英。敷花藻兮文繁榮。庶攬身兮登崑崙。受福祚兮享千齡。餘多不盡錄。初見其詞若存若亡。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嚴等三十餘經。逮于即目上有斯事。生緣有幸。近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人。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續高僧傳。廣弘明集。裨助聖化。幽靈隨喜。無不贊悅。至於律部。抄錄疏儀。無足與二。但於斷輕重物。少有疎失。斯非逾抑。惟譯者如何。以王貴衣同於白衣俗服。相從非重。乃至毳氍同法相量者亦在輕收。且王著貴衣。同比丘之三衣也。價直十萬者。故曰貴衣。用以施僧。可同輕限。白衣外道之服。斯本出家者絕之。三衣惟佛制。名著者定得解脫。故白衣俗服佛嚴制斷。若有亡者並在重收。至於毳氍三衣相量同三衣也。邊方開皮臥具。亦是三衣。條葉在外。柔毛在內。寒酷之國。佛開爲道必至布鄉。還非輕限。可改前述。宜從後悟。如來在日。尙有後制廢前。何況於今。不存迷悟之事也。余問所從來。有一天來禮敬。叙喧涼已曰。弟子姓王。名瑤。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鄴。孫主即來許之。合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主手執銅瓶寫銅槃內。舍利所衝擊即破裂。乃至火燒鎚試

俱不能損。闕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諸允。今並在天上。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天章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州之佛法。有闕靜陵危之事。無不躬往知喻。令附和南大欲即至。前事擁隔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散不久復有來云。姓羅氏。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又一天來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章將軍下。諸天以貪欲醉。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毘尼。章將軍重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州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點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屬。並令守護。不使魔燒。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誠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惑而護之。若見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法。尙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章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酒逸奔赴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章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毘尼。並坐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

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海水石往往現多。謂其靈而敬之。願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而便諸語。且泛文相。以理括之。未曾博觀。不可以語也。余少樂多聞。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搜神研神。冥祥冥報。旌異述異。志怪錄幽。會經閱之。故非疑慮。況佛希人之說。心進勇銳之文。護助形神。守持城塔。事出前聞。非爲徒說。後諸緣叙並依出而疏之。初問佛事。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踊出。答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驚頭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與易。諸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顯船所沒。初取像人。見諸像將還。至今海神岸上遊行。謂是山芝遂殺之。因爾神嘆覆役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多寶佛舊在鷺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郫州。過三千餘里。方達西河。河大闊。或百里五百里。中山洲亦有古寺經像。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塚。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其地西去雋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云云。

至晉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隨除終不可平。後見坼開。復怪其爾。乃掘深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中。其體骨肘脛悉龐大。數倍過今人。卽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也。今時命

促形小固其常然。初出之時。素與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擲方便。須臾得出。周滅法。暫隱還興。重更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原。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爲多寶佛。名多寶寺也。余問。多寶佛書出於三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答曰。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州四面千有餘州。莊嚴閣浮一萬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譯者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士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君。是周代六國同時隸文。則合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之事乎。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謠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之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云。弟子周穆王時。初生在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用暫現。所問高四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人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汚此像。神

瞋令公染患。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數。覺問侍臣由余答云。臣讀古書。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神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深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神擊棄之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余答云。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造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余答曰。昔穆王造寺。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造之。臣今老年。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因之名樓。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文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返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跡。述答云。在秦都城南二

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卽其地也。又云。在沙河
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又問。沙河青山是
何語。答云。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
南而出。遂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
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
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章卿說之。請其臺處
依本置寺。遂奏周王。菩提寺西當陽佛首。卽
三會寺佛也。釋迦如來度迦葉後。十二年中
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
大夏。佛告彼云。有古塔可返初事。王問何方。
佛答。在鄯京之東南也。西天竺有別傳。去歲
長年師子國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聞斯勝
迹。跣行至此。尋清涼山。國家供送。今夏在彼
所願應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
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
菩薩。婆娑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云。
文殊諸佛之元師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
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薄。聖智多在清涼。
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往往有人到。不得不
信。

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
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在。南有花園。可二頃
許。四時發彩。人莫究之。或云。漢明所立。又
云。魏孝文帝。互說不同。如何。答云。俱是二帝
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
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
塔。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
山形像似靈鷲名大孚。孚信也。帝信佛理。立
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

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豈惟五臺。今終
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爲住佛
法。處處有之。人有供設。必須預請。七日已
前。在靜室內。安置壇座。燒香列疏。閉戶祈
求。無不感應。至時來赴。凡聖難知。若不爾
者。緣請既多。希來至飯。今時有作寶頭盧
聖僧像立房供養。亦是一途。然須別地空座
前置碗鉢。至僧食時。令大僧爲受。不得僧家
槃楮設之。以凡聖雖殊。俱不觸僧食器。至俗
家則俗所說。若不前置靜室等者。止可諸餘
聖衆或可降臨。以三天下同。一供養隨緣別
赴。此寶頭盧難一遭遇。

又問。今涼州西番^若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
耶。答曰。迦葉佛時。有利資菩薩。見此山人不
信業報。以殺害爲事。于時住處有數萬家。無
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伽藍。大梵天王手
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此像如眞
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尊猶不
信受。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落欲
下壓之。菩薩伴佈。勸化諸人。便歛迴心信敬
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有街巷花如種
植。瑞自此方攝化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
令造七寺。南北一百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亘
谷。處處僧坊佛堂。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
出家。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
人等。現業力大。昔造惡業。當世輕受。不入
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
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
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

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而漂殺之。無
一子遺。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
空中。寺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
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禮山示其像者。前身
元是利資菩薩。身首別處更有別緣。

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就扶南
所得如何。答非羅什也。斯乃宋孝武征扶南
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
優婁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
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上重高三
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作檀像處。玄奘師傳
云。高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符八尺。
六齋日常放光。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
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樹。第三金。第四玉。第
五銅像。凡夫今止在下重四重閉。石窟映徹
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羅漢。生母在
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木檀像。令母
供養。母終生楊州。出家住新興寺。獲悟三果。
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
母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往曇
無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得
云什師背負而來耶。
余問什法師。代所翻之經。至今若斯受持
轉盛何耶。答云。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
人皆俊。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
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
又問。俗中常論以淪陷戒檢爲言。答此不須
相評。非悠悠者所議。羅什師今位階三賢。所
在通化。然其譯經。刪補繁闕。隨機而作。故大

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自出經後。至誠讀誦。無有替廢。冥祥感降。歷代彌新。以此證量。深會聖旨。又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又問坊州顯際寺山出古像者。何代所立。答云。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出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有一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其本名。以為寺額。

余問。今玉華宮南檀臺山。有瓶塔。面別三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旁有碎甃。又有三十餘窠。輒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云。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勅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都長安數夢。此山佛現在甃塔。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黜去耶。後進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醉落馬。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甃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作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好莊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如趙後。寺有三十二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二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見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寺鐘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貞觀年中。玉華北慈烏川山。常見鹿集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丈許。

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梅檀像者。云是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至梁。今京師又有。何者是本。答云。大明是其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簿寶物。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法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賂道。使人遠得。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言。往定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剋檀。將往恭旨。當時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舊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今加布漆。乃與壯年相符。故殊絕異於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剝除漆布。具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觀靈儀。合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跡殊異。蒙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明者何。答云。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懼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還齡。常住此山。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時處蜀主故至正月處處然燈。以供養佛寺。

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答云。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僧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力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以上。此神本

曾為迦葉佛兄。後為弟子。復佛恰感。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乞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迷。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育王所作。其神見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事現付南海循州北山與寧縣界靈龜寺。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感之。便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神。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不匪由焉。事現付

又問。見今泌州北山石窟中山。常有光明者何。答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第二子。造迦葉佛像。

又問。渭州終南縣山。有佛面山七佛湖者。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大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絲覺在谷內住。又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塔者。隨處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有舍利。山神廢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經今四十年。常有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育王造。下有舍利。入地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

益州三塔。大石。今名武擔。今名雒縣。今名寶興。並有神異。如別傳。

又問：楊都長干塔，是育王者非？答云：是昔劉薩何感。今往楊州上越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探掘獲，如今傳所明。余問：若爾已有長干，便爲佛刹，不答非刹于也。是地之名，名隴爲干，塔逼長隴之側，書不云乎？包括干越干，越名隴也。臨海鄞縣塔者，亦是育王造，是賢劫初佛中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鰻鱗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所踏處也。從地踊出，爲開俗福也。昔周時，此土大人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問：若爾周穆已後，諸王遂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現？答云：靈塔爲於前緣，多寶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廟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經塔。

今衡岳南可五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三二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卽得川，南有谷北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震山谷，左則多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花捧之，以石龜覆與地平，塔東屋上具有碑記，篆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

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云云，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

又問：此土常傳，佛是殷時周昭魯莊等，互說不同，如何定指？答曰：皆有所由，弟子夏桀時生，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見，並登地已上，唯有化身，普被三千大千世界，故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法報，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又問：今諸瑞像，多云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遠，難得其實。答云：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好異佛，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昔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非山玉華，荆州長沙楊都高，慳及今崇敬，並是其像，或書光跡，人罕識者，育王令諸神鬼所在，將往開悟佛法，今諸像面，莫匪女形，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末，五胡大起，兵戈殺害，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由見在，所殺無辜，殘酷枉濫，故諸神鬼，携以鎮之，令此冤魂，得生善念，周滅佛法，神亦從之，隋祖截隆，佛還重起云云。

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威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貞觀已來，兩度出現，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陝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來，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云云。又問：幽冥所

感俗中常有，疑以神與形朽，而猶重來，如記傳中，或經七日，百日至三年者，識來形起，如生不殊，如經中云：錄其精神，在彼王所，五三七日何也？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爲主，主雖前往，而餘神守護，不足怪也，敢問余云：師言受戒，一戒幾神，余答云：見五戒中，一戒五神，未知大戒如何？答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神，若毀一重戒，唯一神去，則二百五十神恒隨戒者。

荷穢，綿州巴西縣人，得第二果，客遊新繁村中，教學，其人不食酒肉，村人多信外道，與食，其人不食，村人遂打，其人能書，村人從乞，不相禮遇，遂卽懊惱，因發誓願，於村北草中仰臥，以筆向空書之，村人怪問，答云：我書經本，遣天看讀，不許人見，上界諸天，將中天紙向下承筆，遂寫得金剛般若經一卷，經于七日方始得了，諸天於上，造作寶蓋覆之，地遂無草，放牛小兒，避雨多於其下，村中怪其衣燥，答云：我於荷先生寫經處避雨，村人因此遂卽信敬，今於其處，以木爲欄，不許侵行，每至齋日，村人於中法會云云，鼓山竹林寺，名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像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卽今見有二千聖僧，遠寺左側，見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餘云云，已後論諸律相，問余云：師本在梁朝，已爲稱首，大有著述，論名人皆聞之，建初定林，咸其所住，及生見慈，算少有慢情，亦大有決律相，故今生人間，今之所解，百不存一，然有所注記抄儀。

並是曾聞除習。計師報命。已終過一年矣。今則以傳錄業餘慈力所熏。天人扶助。故日復一日。師豈不知。去年已來無降損日。但枯喪耳。如枯樹朽車。無由更壯。余問。若爾意欲更讀藏經抄錄要行。見事可得遂不。答云。師前讀經大龜。但究與律相符者。至於優柔文義。過非深細。必欲重讀。隨分亦應得耳。無奈報命。久終生處。復欲師到常勸不願早生在。人有弘律教。幸願悉之。又曰。所製章服儀。靈神咸喜。自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情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為慈悲之服。全不然故也。師獨拔此意。答曰。余讀智度論。見佛著庵布僧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見蠶衣。由此興念。著新章服儀。通瞻古今。成教融會。臥具三衣且凡情瑣細。因尤重。身服所接莫匪損生。焉肯捐捨著於法服。又法服所擬本顯慈仁之心。非仁無以拔濟。濟必由慈而獲。故佛心者大慈也。殺生而行慈。未見其可。故沈隱侯之著論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年六十者容氣已衰。內假縫襦。外存大布。所以大布之服。通於富貴貧賤也。今猶通行於王臣。古法不改。俗有老少之殊。故致降殺之異。道無損害之理。少長咸一法衣。是慈化焉。通損害也云云。

又曰。三衣破緣而縫。江表咸然。此何不爾。余曰。四分無文。故絕三縫。答十誦有文。何得不以此制。有以不可不行云云。

又大衣重作。師比行之。然於上葉之下。乃三重也。豈得然耶。即問其所作。便執衣以示之。

此葉之下。乃三重也。此葉相者。表於稻田之。臆也。以割裁衣段。就裏刺之。去葉橫表。已後此則條內表田畝葉。上表葉相。豈不然也。今則通以布緇。一非割裁。二又多重。既非本制。非無著著之失。然猶令革之者。止從得失為論。

又問余云。坐具兩重。斯成本制。截後更接。但是一邊一頭意者。接在四面。通皆周緣如何。余云。今信成教。不徒設也。律云。於本制外。廣長更增半磔手。據文止是一廣一長。不云四周之廣長也。在事非無不便。猶勝跋闔之蹤。便默然。又問余云。今見比丘行者。以坐具置左肩上。情不忍可。何者資下之物。如何在左肩上。弟子俗人未廣知律。師可說之。樂聞斯要。余云。坐具在肩。斯成教也。舍利弗初起祇桓。外道雲踊。須達往命舍利弗。乃具修威儀。以尼師檀置左肩上。庠序入大衆中。至高座取而敷之。又諸律論。多處有文。比丘食已出定已。尼師檀在左肩上。又入林坐禪。具三衣。右角在左肩。坐具安上。又加蓋袋於上。故善見云。蓋袋貫左肩。青色分明。豈古人之行也。今則三衣下置左肘。坐具藏于內臂。乃論方坐。若語並在左體。蓋袋絡左膊。下垂左膝。時代訛變。遂失本原。余見古之瑞像。今此方見制者。莫不衣搭於左肩。然後取衣角。共左臂內衣角屈而捉之。恐出二角。如羊耳之相。則俯同此律。亦是聖人楷模焉。有行則收束左臂。坐則放縱左臂。未見正文所許。終是放逸威儀。

又坐具之制。本為護於身衣及僧臥具也。其中表裏俱淨。不同此土之僧。故經中乞食已還本處收衣鉢。方始洗足而坐。至於革屣拭割。網系如而手焉。故身衣俱淨。無有不淨之者。此土衆僧。身之臭穢。焉可以言。左右便利。曾不潔除。內外衣裳。曾何滑潔。三衣少備。獨倚尤多。人見尚有厭之。其腥臊而聞義。當悲其忍辱。據此成文。今在肩上。觀事止可藏於臂中。如有依法沙門不行惡習。內外俱淨。形服可觀。豈得背佛誠言。不順左肩之法。故十誦鼻奈耶等。三衣之鉤紐也。前去緣四指施鉤。後八指施紐。以右角挑左肩。上紐紐於前鉤。今則一倍反之。豈是教文所許。但以凡僧識想。憑准正教。及以見緣如前差違。賜垂箴誨。諸非人等。咸皆默然。

次後復有一天人來云。弟子黃瓊。致敬已云。向述坐具。殊有可觀。憑准經論。無差違者。然終始不備。故重却論。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製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方王臣。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左臂異俗。頻輒比丘威儀度物。爾時法服猶未搭肩。後度諸衆。徒侶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人所愛。由是佛制衣角左肩。後為風飄。聽以重物鎮上。比丘不達佛意。自造鎮衣之物。種種莊嚴。諸俗譏論。比丘以事白佛。佛言。我前聽安重物。即是尼師檀。餘者不合。後王舍城外道名達摩多。稱一切智。所著衣服。並皆鮮白。日易一衣。日三十浴。所食皆以香薪香炭作之。所住皆以香材。塗泥皆以香汁。

園林皆植香樹。所種花藥皆是香者。流泉池水皆聚生頭香。內中水爲香潔。雖帝釋歡喜之園。未能加也。世尊爾時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執持衣鉢。坐具在肩。有諸外道語達多言。今瞿曇沙門入城乞食。可往言論降從大師。時達摩多領徒衆。披一領氈價直千兩紫磨黃金。將至佛所。時大梵王請佛上天。外道來唯見比丘。便問比丘。肩片布持作何用。答曰。擬將坐之。又問。汝所被衣名何等耶。答云。忍辱鎧也。

又問。何名忍辱鎧。答曰。即此爲三寶之相。上制天魔。下降外道。達摩云。此衣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爲瞿曇教汝。爲是汝自爲之。時比丘咸皆默然。外道云。瞿曇教汝。此法不足可尊。云何自稱一切智人。若汝自爲之。師何不復教汝耶。比丘食訖還僧坊中。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於後比丘披著袈裟。多不齊整。諸離車子譏言。無有威儀。所披衣服狀如姪女。猶如象鼻。因此始制上安鉤紐。今以衣角連于左臂。置於左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前引舍利弗事。此方前開不見後制。義須綸繇。往者難鳴之詩。聖壺掌漏刻之官。齊無道官失其守。諸侯朝頓倒衣裳。詩人刺之。可不鏡哉。書云。冠雖賤不可以居下。屨雖貴不可以居上。此言雖貴不可以上。此言雖小可以況大。古人或詢諸芻蕘。伏願仁慈。不以人微廢教也。余備聞雅論。前後憲章。斯則一化之所宗。承三藏之弘微也。如或鏗

執頓拒。未聞何殊。結集未開八事之緣。不遵上座重結之相也。縱無此示情。或廣之五分律中。餘方不爲清淨者。雖制不行。據此可依准的。況復天人賜降。周統制閑。恨知之晚也。然於現教事等云篇仰以信之。亦同飲光之罰。懽喜也。如是云云。

又云。元制坐具之意。用表塔基之相。僧服袈裟在上。以喻法身之塔。塔基既無偏邪。坐具寧容縱廢。使四周具帖。不違磔手之文。但以翻譯語略。但云。各增半磔。十宗而論。即是四周之義。又問。比丘西域僧來。多縫衣葉者。答曰。此佛滅後將二百年。北天竺僧與外道同住。外道嫉之。密以利刃內衣葉中。同往王所。外道告王。沙門釋子內藏刀刃。將欲害王。因即檢獲。由是普誅一國比丘。時有耶舍羅漢。令諸比丘權且縫合。爲絕命難。此乃北方因事。權且立制。非佛所開。今有南方比丘。皆亦縫合。有無識者。亦學縫之。

又今日戒壇之興。佛所重也。祇桓一寺。頓結三壇。兩居佛院。惟佛所登。爲集諸佛登壇。而論僧尼結戒也。僧院一壇。爲受具者。莊嚴別窟。如須彌座。神景石柱守護不虧。下至水際。經劫無沒。北天竺。見有石壇相狀。弘律師今何緣特立壇相。天人幽顯莫不贊悅。余答云。曾見僧傳南林戒壇。意便重之。故仰則也。彼云。豈惟一所。今重幽求。南方大有。初昔宋求那跋摩。於蔡州立壇。晉竺法護於瓦官寺立壇。晉支道林於石城汾各立一壇。晉支法存於若耶溪謝敷隱處立壇。竺道一於洞庭

山立壇。竺道生於吳中虎丘山立壇。宋智嚴於上定林立壇。宋慧觀於石梁寺立壇。齊僧敷於無湖立壇。梁法超於南湖立壇。梁僧祐於上雲居山立壇。善愛敬四處立壇。今荊州四層刹基。長沙刹基。大明寺前湖中。並是戒壇。今以事斷。江右淪州已下。迄于江淮之南。通計戒壇。總有三百餘所。山東河北關內劍南。戒壇事不絕。使江表佛法今四五百年。會不廢退。由戒壇也。戒爲法之初。元本立而不可傾也。自北河之左右。曾不開名。由此佛法三被誅殄。又江漢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人依外根。故使情智聰敏。形心勇銳也。遂能詳度佛教。深有所依。無所疑慮。不可忘廢也。中原兩河。晉氏南渡之後。分爲一十六國。以武猛相陵。佛法三除。並是北狄之亂也。本非文地。隨心即斷。曾未大觀。豈不然乎。故戒壇之舉。住持之式。相也。衆僧說戒受戒。咸往登之事。訖。東迴左轉南出而返也。余曰。經中咸言。右旋右繞右脇等相。今云。左邊如何。答云。天常法爾。人乃右也。故日月星辰皆左行也。天氣風轉。遂從西沒。不見月之始生也。初在西方漸漸而東。亦從西沒漸上東迴也。西沒風轉也。地上臺草生必左旋。此天常也。今有西從日月之轉人謀也。佛亦從之左轉者。此方不爲清淨也。故如來右脇而臥。首北面西。觀本生地佛法久流之方也。制諸比丘悉右脇臥。因從請出祇桓圖相。遂取紙畫分齊一一諸院。述其源流如別。可有數紙。不久復有天來云。姓姚

氏云云

弟子天人。自有姓字。語同天竺。師既不詢。還述本音。不久復有天來云。姓荷氏。云弟子本相人也。往以夏殷多難。將居家入白鹿山。山素有時支佛住云云。

最後一朝。章將軍至。致敬相問。不殊恒禮。云弟子常見師。師在安豐坊。初述廣弘明集。割斷邪正。開段明顯。於前者甚適幽旨。常欲相尋。但爲三天下中佛僧事大。開訟與兵攻伐不已。弟子職當守護。勸喻和詞。無暫時停。所以令前諸使者共師言議。今暫得來。不得久住。師今須解佛法衰昧。天竺諸國不及此方。此雖犯戎。大途慚愧。內雖陵犯。外猶慎護。故使諸天見其一番忘其百非。若見造過。咸皆流涕。悉加守護。不令魔子所見。侵惱云云。余問。欲界主者。豈非魔耶。以下諸天。皆非屬耶。答云。魔若行惡。四天帝釋。皆所不從。若下二天。行諸善法。魔及魔女。無如之何。此方僧勝。於大小乘。曾無二見。悉皆奉之。西土不爾。諸小乘人。獲大乘經。則投火中。小僧賣於北狄。老者奪其命根。不可言述。今菩提大寺。寺主威猛。象有八萬。僧戶數千萬。王征不得。遠塔之下。日有金帛。收已自納。厨內生魚。頭積成大聚。羊腔懸之。劇於屠肆。然亦守護。不令惡鬼害之。

問曰。可無善神龍王。何因縱其造罪。答曰。血食之神。咸來嚮衛。諸受佛語者。守護太乘寺僧。余曰。常見此國。以殺戮爲功。每願若死生龍鬼中。有大勢力。令其不殺。如何此神還復

縱殺者。答曰。並是衆生惡業所致。魚羊還債。此是常理。余曰。還債之業。誠是可嘉。然彼殺噉。無不由惑。惑是貪癡。貪癡之惑。結在惡道。如何諸神。故縱造也。答曰。亦是業定。諸佛尙不能除。況諸神者。生此國中。正念既失。便縱其殺。余曰。先有此願。脫生失念。隨彼如何。自非觀行明白。在泥不滑。方可行此。如何如何。又問。彌天釋道安。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傳虛。何爲河東寺上有驢。峴山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上。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閭閻郡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道宣律師感通錄

此一卷書。藏所無。然而可洪音疏云。出貞元目錄。勸經。惠澄上座傳來寄帙。故在此函。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龜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辰。題尊。玉宇之中。班履。漂裾。光佐躊躇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龍霞之後。乘韻控鯉之英。竇。慈輿姿茹丹。齒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修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假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鬘之響。繁豈弛。紐。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埋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動。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泊乎星渚。禪照日夢飛光。東徒休屠之像。西漸屬寶之化。高人響係。數妙說於銀兩。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蓋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緇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曜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

八雲而橫厲。希風輻輳。啓鶴苑於神農。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微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與頌於英寮。雖算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悚上人神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聲珍翹而拂漢。既。治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矯節。素侶挹其微望。固以偶述乘杯。俾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真之實。叫鳳閣而莫遂。叩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緝旨含錦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客業寡才疎。名無樂淺。坐烟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尙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蟻輕光。匪助弄義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擢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彥保纂錄

故事篇第一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質褒挫相傾。亟染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爲竊道。俱沿舊貫焉

奏 晉尙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

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

事書一首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答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

王者意書一首 并遠答往反二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成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尙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參輔朝

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

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

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初

奏

尙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尙書關中侯臣懷守。尙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干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變。

●(唐)十太●客二容●玉二王●班二班●源二影●止二上●慈二欲●紐二柄●緒二福●銀二環●昭二期●真二寶●裝二英●拾二持●與二興●道二道●開二閉●刃二低●治二者●叫二叫●叩二叩●客二容●(唐)十弘●(上)一●(不)十座●干二于

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敬請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庚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小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教互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嗣。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卽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諸所懷道費。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謹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若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

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厥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宜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謬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自已。雖欲奉調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容所未遣。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所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微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途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保。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世二代

世二代

①謂二議②堯一老③五二正④疑二宜⑤唯二能⑥令二今⑦昭二昭⑧限二限⑨虞二直⑩
世二代⑪于二於⑫指二旨⑬所二非⑭道二哉⑮敬二故

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龜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述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答曰。軍尊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愼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

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教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教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覺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王謐重答桓玄

○象二條○ ○容二者○ ○鍵二健○ ○異二異○ ○地二德○ ○大二人○ ○福二和○ ○乏二之○ ○焉二道○

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愈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遠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勢。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最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嚴高論。不容間然。

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拜揖。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述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廢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聖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諸俟高當。

桓玄三難主謚并序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未瑩。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

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濫上耳。

王謚三答桓玄

三答。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神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爲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遠。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濫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在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夫。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遠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

○合二教○ ○云二立○ ○津二律○ ○無二難○ ○于二於○ ○矣二也○ ○在二存○ ○繼二難○ ○向二尚○ ○無二元
○最二最○ ○期二斯○ ○戰二排○ ○太二大○ ○于二於○ ○當二亮○ ○常○ ○序二書○ ○主二王
○言二言○ ○足二下○ ○未二末○ ○神二仲○ ○至二主○ ○主二王○ ○爲二爲○ ○難二難○ ○難二難
○惜二路○ ○喻二二○ ○今二今○

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師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需其惠而廢其敬。此禮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禮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遠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體。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處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霽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貪者哉。禮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難。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

襟者揭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猶所未安。禮越奇韻擬於弱年。風流適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吝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論。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得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邁。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故事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篇第一下

弘福寺沙門釋彥纂錄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卞蘭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序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

○符一蔣○ ○山二自○ ○令二今○ ○與二報○ ○疾一食○ ○月二育○ ○從一夏○ ○各一格○ ○遇二思○ ○想二相○
 ○上十(卷)○ ○(唐)十弘○ ○一首二字宋元宮三本俱作註○ ○此細註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下同○ ○廢二廢○ ○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成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鑒之待晨露。蓋是中共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俸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諸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以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睦以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尊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勸。此皆卽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範圍。聲色爲遊觀。沈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屨。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

禮。需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宜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資。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遷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遷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失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

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樞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諸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爲大。而未嘗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爲功。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需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

○石二不○ ○家二處○ ○伴二伴○ ○因二因○ ○沈二融○ 取○ ○以此二此以○ ○默二教○ ○稅二道○ ○官二宜
○服二併○ ○治二治○ ○越二越○ ○化二物○ ○求二體○ ○異十(異)○ ○抗二尤○ ○

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靡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卽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卽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

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據。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氣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竊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在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生爲彼徒

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龜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太玄。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氣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畢叢。失其流統。故幽與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

○理一廓○ ○全二此○ ○開二文○ ○具二真○ ○爲二謂○ ○檢二按○ ○至二主○ ○全二今○ ○令○ ○(若)十生○ ○(苦)一○ ○耶二邪○ ○卦二封○ ○太二大○ ○二二持○ ○或二成○ ○巧二功○

世應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執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則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靈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祿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

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提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尙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蠅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靈以開。躍爲功。息心以淨舉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并桓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愛遠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

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得殉其美。顯味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功。自斯以還蓋是斂龜之用耳。神理細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遠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所愚淺所遠。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邁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遠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天=反○ ○聖=聖○ ○則=則○ ○通=通○ ○蓋=蓋○ ○職=職○ ○得=得○ ○此細註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 ○細二化○ ○也○ ○一○ ○得=得○ ○虛=虛○ ○所=所○ ○以=以○ ○已=已○ ○二=二○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尙荷於隋侯。魚猶藏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共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特宜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救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爲凌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多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露麻類齋預率寶。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魚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是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證。縱虧戒學尙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陷。染衣之日帝釋遠。懼。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人暫剪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卽成一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威歎辯才。新

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暫變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貴。沙彌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與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足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舊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難。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瀛而。擲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概明王之制乎。況復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礎。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魯之司冠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魏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尙。迫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老之僞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達正法。衣裘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闢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動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

論云二應四 猶二獨 新二析 微二微 善二益 執二正 也十 (竊見郊禋總祭惟存仰福爲尊僧尙鄒斯不 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及斯義學乖後更爲鼓)三十六字 情一權 權一權 息二自 然十(後) 實二實 之三一 別二則 和上二和尚 是二是 謙一謙 擲二擲 四二返 王二主 乎二悉 冠二冠 迫二迫 老二老 談二談

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爲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諸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亦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提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降。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宜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雖庸暗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所謂祭典尙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神終入臣佐。眞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視閑逸相學。剗剪職掌。壇命。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獨其俗役。繞觸王綱即墜民實。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

加聽。探。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靈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還謝。生旨自不瞻視。託想追於舊蹤。傾心慨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常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抑彼亦乖眞。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違同之可怪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

何王執理終竟不屈。而使佛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輩望重當年。向無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爲之。宋孝武晚年。風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藉人弘者歟。綜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

余綿鐘前哲垂文。足爲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元勳。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遠公孤潔。不濫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荼。拒諫淫刑。詳諸雅詈。王儉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故事下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弘福寺沙門釋彥懷募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聖上情敦

○後二彼○ ○圖二昇○ ○政一正○ ○長久二久長○ ○自二僕○ ○記二諸○ ○利二別○ ○增二擅○ ○禮二祀○ ○探二采○ ○特二時○ ○何二諸○ ○體二禮○ ○而二然○ ○汗二汚○ ○愈二愈○ ○輔二博○ ○濟二繼○ ○諸二諸○ ○士二去○ ○(等)一○ ○(聖朝)一○ ○(上)一○

ਭਾਗ

慮。所以千冒陳欺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

提治。是則遠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域。正像更

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

塵擾之深。惟知慚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興

宮禁。榮國氏。知僧

等諸門教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惟聖之風。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易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微。備列前經。聞于親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衣而信毀。報果

兩分。背此緒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爲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渾之有際。宗途既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同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誰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濁染人涉調訛。竊服飾詐之徒。叨伴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

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聰。垂

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

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

懷竊議。夫人當斯道寄。況復體茲正善。崇

建爲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

成。濟在緣。輒用諸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

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

深悚息謹啓。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

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

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

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

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

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

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哀帝

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

于時漢境稍行齊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

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

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

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

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

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

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

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

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四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

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

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亮

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尙書

令何充尙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

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

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尙書令桓謙

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

以形屈爲禮。述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

國之君莫不降禮如晉王等比丘事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爲輕重如魏文之執于本等大法東流。爲

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

平者乎。玄又致書盧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

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

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是。及安

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拜

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

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

行備見魏牧良史。唯大武眞君七年聽讒

滅法。經於五載威厲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

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

趙夏周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弗弗據

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儼像背上令僧

體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形刻

①俗十(等)②知二加③惟一唯④誠二議⑤濟二深⑥夏二月氏⑦謂二有⑧于二於⑨洛二微⑩初二與⑪土二土⑫子二子⑬牧二牧⑭大二太⑮(也)一⑯弗弗二佛⑰勃勃⑱形二刑

①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質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竄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爰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尙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縶。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焰。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

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霜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个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泚襲經第六卷云。出家^⑨人不禮敬在家人。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
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⑤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卽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

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皆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全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也。

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

者。煥然善相。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焚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著奪也。申不獲其國。大丘補曰。爭競曰。奪。日

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著天。斥者鬼神。是

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

迹列聖齊規。眞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
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

稱小道尙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

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

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

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叉。

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

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

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

大半左肅楊督餉慶曰棘令言別立議未
可輒承司體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
義文印易穀雅。今董衣所司上下區以判之。

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叉大夫孔志約等

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尙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宸衷。道法難虧。還留容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微之誠。懼不悞允。追深戰惕。謹

議
司元太常伯寶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一
首
○宵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處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昆耶。開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雁之間。發生在虛。能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繼繼樹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會故

爲允。謹議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等
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爲經百代攸

綱。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軌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翻騰逸鶴。促椿遼齒。無爲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是基神聲。濃化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特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爲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翼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馨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翫藝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靈象不事王侯。大禮充切。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罷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故人不爲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戒照。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

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實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遠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出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制。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輪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

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實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遠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出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制。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輪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

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會故

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

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

○義二敬○ ○榮二策○ ○度二波○ ○非二求○ ○故二神○ ○骨二肉○ ○倫二論○ ○崇二義○ ○修二道○ ○少二太○ ○代二成○ ○齋二食○ ○論二陰○ ○政二政○ ○切二切○ ○肅二肅○ ○互二互○ ○蓮二蓮○ ○出二出○ ○象二象○ ○王二天○ ○經二更○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柔等議狀一首

司成守官葉范義類等議狀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首

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恩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丞王方則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一首

首

中御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沖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無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探其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賈無以究其理。但釋老二氏。擬大

聖之姿。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無之教。門開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忘則苦海長流。故去髣髴而就桑門。釋素衣而紐緇服。冀登彼岸出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道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位之位無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爲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竊以。著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機。碧落垂訓。趣真境而揚言。德總四天。擬教殊乎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統。屈身河上。玄功共卽事已乖。是知繼服黃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萬象。執慧刀而割煩惱。棄有欲而習無爲。存歿仰其舟航。動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賾所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淨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元。蕩乎大乎。固無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教。令依俗禮。繪言既降。誰不曰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之理。流宕忘歸。伏惟陛下。愛敬降於百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爲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異俗之路。限茲兩教。亂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髮膚爲立孝之始。敬忠所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宵冥難測。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與彼法徒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參。摺紳於下拜。則笄總而長跪。愚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降禮。且同巢許之流。有益勳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爲善。既奉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餐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盡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色養爲孝。不以棄親爲疑。神道經久。此而莫止。尋其要旨。亦有勸化。故詭服無點章。毀形不傷教義。超爾出塵之表。分然不羈之賓。沖而無特。巖爾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資冥。若存若亡。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音庚息談。與共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錫趨劍珮之容。捧饌端簪笏之禮。縹素並列。敬施雙行。斯則袈裟毳金翅之威。鉢盂呪龍之術。其爲教也。安所施乎。遜等預忝朝簪。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戰懼。謹議

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①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尙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無爲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趨承訓典。共爲教也。裨濟實多。歷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爲宗。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爲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毋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君。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爲善不同。道有凌虛。佛無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尙學徒。無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爲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闕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霽芻蕘。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謹議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廠等議狀一首

一首

僧尼

「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愚謂未可。」一此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衆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爲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

⑦爲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遣教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
女^⑨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豈當俎豆之禮。申恩方所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眞如何必屈腰。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爲宜。謹議。

司馬成館守官葉范義鵬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守宜業范義類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雞嶺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楚網等經。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儒業者。尙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爲祖。臣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爲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冀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家裡宜隔俗。忽違朝拜誠所驚疑。用人廢法。愚臣爲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鎔。今同俗跪

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參賢館。沐恩既重。敢罄諛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滿
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真氣西遊。挹道
希風。綿區浹域。聖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
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綉路衢。凡此憑
奉。庶爲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爲主。佛以拯物爲宗。然含生者以爲津梁。有形者將爲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鷲嶺感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遇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緇服纔罷。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子而裔。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眞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因。遂其高尚。況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震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爲允。謹議。

○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

臣聞輪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父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涅槃。涅槃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父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花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瓊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怪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爾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

臣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

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爲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庶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其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爲忠爲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寔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顧虧臣子之敬。本乎教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抑爲通允。然則道樞遠曠。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庇白馬而栖禪。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而利涉無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處殊致。顯味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爲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堤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

靈鷲之風。不革前規。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渙下覃俯令。群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蕘。用捨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摘祥。警龍德於皇胄。蹈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創跡毘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勵壤。貫青曦而闡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群靈。十地閑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寶。佩玄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牽於王制。儀備背纓。冠法符箓。便是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誠宜時咨故實。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毗心。但燭燦螢翻。豈增華於日月。塵露露委。希緇美於山河。冒進芻言。輕陳輿頌。詞疎理慙。汗驚神悚。謹議。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無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在經文。臣以爲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敬非緣拜。既殊道俗。無

嫌傲誕以臣愚見。不拜爲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崇敬斯弘。至若。皇鑒所宗。靈光華於萬祀。漢室惟啓。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制無掛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爲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申其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

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躋。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其拜禮。無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福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憍曇彌。莫供養我。當

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可棄。請總除廢。豈容存之。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太宗文皇帝。聖智則無所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爲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遠棄晉宋邊鄙之法。則萬古不怪。道俗心安矣

一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親沒則追思遺迹者。皆稟。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則存之無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來。況今聖主示爲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來。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

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感。遂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開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遵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譬由敬泥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親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無託。覺伐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爲定。謹議

駁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竊以。瀨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頗爲改創。恐乖聽囑。且復縑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沈類俗。俯仰隨時。恐驚嶺

之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沖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爲髮落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無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固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龍犀。既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案典三歸。馳法尙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陟。且道之爲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聖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繼睿想方弘。損益冒進。獨詞伏增戰汗。謹議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勸善。宜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風載假。法雲收族。黃冠緇服。心跡不俱。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僉議。但絕胤髮頂形之重也。擊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脂。方可寘之。刑禮輕陳。獨管伏深

戰懼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一首

釋旨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罔象。義軌無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真氣麗闔。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沖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典午當塗。因循下替。是知越玄門者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髮緇裳。忽輕肥之美。變冠黃服。蔑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弛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祕說絕敬君親。綿古洎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以銜威。咸命。所以禮棄謙恭。況乎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怨會於樂範。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爽彝章。議建獨微。敢申管見。瞻對疎謬。悚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詔。勵釋侶於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帝國詞志。款款勤則勤矣。而宜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無間然。方今以大法爲己任。

思正其傾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思仲尼云。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股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有乖。而咸得事要。然細經典。疇咨故實。理例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筆麗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潔。其事明覈。則左驍衛舉其綱領矣。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贊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微。不有明哲。慧口誰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隕綱。譽寄宜公。聖恩斯匡。衆議誦說。宏謨謬謬。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鴻筆。王生顯議。文質并途。忠貞齊懿。惟茲盛德。謀無不臧。一時風素。千載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弘福寺沙門釋彥懷纂錄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尙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機玄微。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治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

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司平太常伯閣立本等議狀一首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瑑等議狀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司駁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

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正等議狀一

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胃等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章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敬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化之風西被白虹沈化

混繁之蘊東流轡羽驪鬘影玉京而凝衆妙

津慈照寂啓金闕而融至道義冠冠空有理洞

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神教茲焉有

徵坦躋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佛法

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維罔極之談本立然

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

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

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夫法固乃同貫

身爲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

敬君父契玄波彈曰：佛法乃靈外之尊帝天爲城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道恭於屈膝彈曰：王

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彈曰：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者良以宗我既同

惠我不爲是損已詎稱非彈曰：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者良以宗我既同

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彈曰：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者良以宗我既同

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者良以宗我既同

披緇道俗懸隔

拜道儒教其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且伯陽終訓於

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姬周身先往史爲首明王

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備宗之一流彈曰：非則君親

於親親通貴賤而俱禮動乃約其尊極不制禮於卑微彈曰：非則君親

宜一其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

本何疑哉彈曰：釋家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敬義不殊若

以袈裟異乎龍繡穀巾殊於驚弁服既戎矣

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

遜清規振俗神化勝釋戒行精勤藻糝桐鸞

梵清霄鶴錦旌微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舊獨

共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

取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其牙楊手彈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

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

勵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

靜一訛弊彈曰：以垂宗爲要則謂守法爲

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

天鑒玄覽體容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寔中

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

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治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照仁濟物崇

義爲心乃瞻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不

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尙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亂蒙求慮修靡學背真混俗

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彈曰：夫稱沙門

以直體其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彈曰：夫稱沙門

以直體其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

太二 同二 仁十 能二 令二 典二 九思 思大 將二 將二 兼二 二 北二 冠二 義二 謂二 錄二 云二 雅二 綠二 指二 成二 爲二 當二 耳二 書二 示二 以二 已二 德二 象二 照二 不二 其二 抗二

道不足忠孝之跡顯虧李斯風。未為盡善。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而佛不令拜俗也。首掛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地禮。三尊之重君最為先。五教所崇父居其首。人倫之綱紀。臣子之歸宗。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其陵遲之後同。藉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鄉鄰盡編為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李老翁孫克成宏構。緇黃代俗。提寶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彌重。帝王國母無上最尊。稽首虔誠無妨悟道。至真之理猶日勤修。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旨。取貴於柔謙。釋教為宗。有存於汲引。雖復遇九仙而飛迹。標致弗爽於同塵。超十地而遊神。修行豈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比乾嚴而有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無違。斯邁萬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踐。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頓損。茲禮唯捐。實高之法。莫修資敬之儀。事如司敬。虛辱弊風。實差彝典。但勸誘之規。雖則多躅。等歸利物。寧展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躋衆妙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境。事如左戎衛長史李義範等。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為通理。謹竭愚誠。庶會宏謨。深懼不當。退用慚惕。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田能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而佛不令拜俗也。首掛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誠之法謙下是先。既達苦空理。捐人我。不傲之來自持。真況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伏之儀事無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共衣。誠使然。止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為尊重。且像法末教。委以國王。示以尊卑。未爽一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竊以曩皇至曠。金人靡兆於龜文。軒后輶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泊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喜翹誠。覩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灑慈潤於大千。滄泊凝真。冲寂弘於萬內。雖復遠標天構。氣淑無為。體均具相。功深濟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端尹。資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主。潔其己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移孝行而修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子。假或恭敬被於群品。據理尚有可通。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端尹。請准明詔。致拜為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止等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中護。是以紫氣真容。玄微西被。黃金闕相。妙旨東流。仙侶幸幸。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冠陰陽。道包真俗。恩霑動植。荷荷亨育之慈。澤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迂誕。事如右金吾衛長史。既捐真典。便虧四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懷。今云庶寮允懷。何其謬歟。抑亦垂範將來。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軫。證理誠則同歸。事如右春坊中護。莫不粉澤仁義。舟與恭儉。然後克開微猷。以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共敬。借使行超物表。道備人師。豈可長擡於顧復之親。抗手於宸扆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柱鼓瑟。正以君親。抗手為重。君父尊嚴。申拜為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總名。況在君親。莫大而有棄於嚴肅。泊乎關浮紫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覆載之恩。棄而不答。事如左春坊中護。貴賤之禮。指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爰拘於禮。爰軫聖慮。詢及芻蕘。輕陳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中護。是以紫氣真容。玄微西被。黃金闕相。妙旨東流。仙侶幸幸。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冠陰陽。道包真俗。恩霑動植。荷荷亨育之慈。澤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迂誕。事如右金吾衛長史。既捐真典。便虧四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懷。今云庶寮允懷。何其謬歟。抑亦垂範將來。謹議

高商 道一 稽一 最取 捐一 修一 衛十 左戎 在我 四指 能一 也一 誠一 在在 如一 未一 今一 止一 冠一 太一 使一 擡一 手一 左一 九思 二一 復一 外內 二內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古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

經五千之教。詎載誇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

已高視王侯。我慢爲心長掛父母事。

二二〇八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左清道衛長史蔣眞胃等議狀一首

瀨井微言。一篇極於爲谷。崛園隱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臣等竊以共之憂謂友國承付氏之命臣等竊以共之憂謂友國承付氏之命

*
尤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難酬於法。雖曰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爲

彈曰昔漢帝降禮於廢膝。吳主屈節於康會。趙邦澄上寵
戀錦衣。秦日道安榮參共。斯並德迴萬葉。道隆極望。

屈是庶事謙約無失冲撝靜思此言其義見

至若譚經則波頗玄奘義則僧辯法常。習禪則曇遷因慧

可。其僧尼道士女道士。於君皇后皇太子及

四六九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叉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①經議僧尼道士女^②官等拜君親等事

一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尙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導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之旨。敢罄塵襟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阻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遷宮。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田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估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粉綸相半。朕商

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卽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
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道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尙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顙威嚴。伏增戰越。謹言。六月二十一日上。

直東臺憑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

并上佛道先後事

道（22）士（23）僧尼（24）諸（25）依（26）舊（27）僧（28）尼（29）在（30）前（31）十（32）一（33）年（34）因（35）今（36）

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① 蘇二標 ② 官二冠 ③ ④ [一] ⑤ 大二太 ⑥ 蘇二新 ⑦ ⑧ [一] ⑨ 以二是 ⑩ 紐二綱 ⑪ ⑫ 二標 ⑬ 上二止 ⑭ [前] ⑮ 具二似 ⑯ 津二律 ⑰ 掖二確 ⑱ 疎二疎 ⑲ 由二區 ⑳ 主二王
 ㉑ 道二海 ㉒ 成二賦 ㉓ 抗二尤 ㉔ (一) ㉕ 十道 ㉖ 合上二同上 ㉗ ㉘ (一) ㉙ 十倍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

至。誠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宜於雅道。

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

豈得逐人事而異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

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

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在杜漸。遠開趣道之

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

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

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

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

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曰無爲

之妙。陛下道風攸開。釋教載陳。每至齋日。

皆令祈禱。祈禱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

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

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

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輕。

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

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

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

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

難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

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

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

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

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啓

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

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

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

教甚遠。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

題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

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

之甚。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八月十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拜父

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

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咸皆敬

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

望。精虔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營。僧等忝在

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

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無穢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

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

仍并物。況挺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

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

在僧有越戒之警。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

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

概。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

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

植福莫先自然。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

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應麟展旆。伏增戰越。

謹言

八月二十一日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父母有

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

子。刑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

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隆高。乃折

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刑章之革不殊。致使

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

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忘哉。至如臣服。君

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

八音其於三載修于心敬。其來尙矣。若令反

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顯沒枉坑輪迴未

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

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

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

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八月二十五日

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

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

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

遵資養之重。近奉

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

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

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尙之迹。不勃佛

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

其福受拜。仍獲共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極

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應麟

①雅二正②日二思③何一④用二周⑤龍二漢⑥一十梵⑦一十順⑧一十⑨令一⑩植二說⑪上二⑫刑二形⑬惟二以⑭使二便⑮坑輪二坑論⑯沈論⑰家二蒙

辰旋彌增阻越謹言

十月二十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威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辱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極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永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策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尙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達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遠。速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贊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遺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靈詔。恭承明命。式并且歌。願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暗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惟神禹。疏茲法流。沙門不應拜俗總論。釋彥偉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

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無以累其生。長擅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秋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馨通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截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考代策。資尊先冠。冠降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訓。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屆頤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羣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捶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其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霽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靈氣。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願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威淪。障於佛

日。罄燭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思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共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察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無讓矣。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講拜下。

No. 2109

破邪論卷上

大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
襄陽法琳法師集序 虞祕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邈。豈繩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崖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寶冥者乎。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琳法師者。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空群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擢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閑內明之功。固能智周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

①十二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件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大)②(大)③(大)④(大)⑤(大)⑥(大)⑦(大)⑧(大)⑨(大)⑩(大)⑪(大)⑫(大)⑬(大)⑭(大)⑮(大)⑯(大)⑰(大)⑱(大)⑲(大)⑳(大)㉑(大)㉒(大)㉓(大)㉔(大)㉕(大)㉖(大)㉗(大)㉘(大)㉙(大)㉚(大)㉛(大)㉜(大)㉝(大)㉞(大)㉟(大)㊱(大)㊲(大)㊳(大)㊴(大)㊵(大)㊶(大)㊷(大)㊸(大)㊹(大)㊺(大)㊻(大)㊼(大)㊽(大)㊾(大)㊿(大)
①(大)②(大)③(大)④(大)⑤(大)⑥(大)⑦(大)⑧(大)⑨(大)⑩(大)⑪(大)⑫(大)⑬(大)⑭(大)⑮(大)⑯(大)⑰(大)⑱(大)⑲(大)⑳(大)㉑(大)㉒(大)㉓(大)㉔(大)㉕(大)㉖(大)㉗(大)㉘(大)㉙(大)㉚(大)㉛(大)㉜(大)㉝(大)㉞(大)㉟(大)㊱(大)㊲(大)㊳(大)㊴(大)㊵(大)㊶(大)㊷(大)㊸(大)㊹(大)㊺(大)㊻(大)㊼(大)㊽(大)㊾(大)㊿(大)
①(大)②(大)③(大)④(大)⑤(大)⑥(大)⑦(大)⑧(大)⑨(大)⑩(大)⑪(大)⑫(大)⑬(大)⑭(大)⑮(大)⑯(大)⑰(大)⑱(大)⑲(大)⑳(大)㉑(大)㉒(大)㉓(大)㉔(大)㉕(大)㉖(大)㉗(大)㉘(大)㉙(大)㉚(大)㉛(大)㉜(大)㉝(大)㉞(大)㉟(大)㊱(大)㊲(大)㊳(大)㊴(大)㊵(大)㊶(大)㊷(大)㊸(大)㊹(大)㊺(大)㊻(大)㊼(大)㊽(大)㊾(大)㊿(大)

倒說妖胡浪語疑曰胡神還惡之 曲頰吐歌聽

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過者寧不失香仰而唾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造生天之業種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撞華夏之鴻鐘集善僧之偽衆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疑曰鮑肆之必知喪本

貪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

舍利之塚疑曰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

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疑曰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

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疑曰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彫

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

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

人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

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親之愚愛修十善之仁歲月不除姦僞踰甚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

餘君但聞郊祀上帝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

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輟租避役

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天子趙元叔長揖同典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

姓無事爲饑饉之民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信臣之詞者乎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國家終須伏劍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左謹言疑曰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太史令

臣傅奕上奏

上奏王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開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

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

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

顯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

江之路七童有平鼎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

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

轉輸繁頭會箕歛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

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

苦其倒懸萬國因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

教凌夷聖上與弔俗之心順昊天之神爰舉

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

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

國叙人倫功蓋補天神俾立極降雲雨而生

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

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

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轅義近

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

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

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

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

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

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

末乃罔冒闕廷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

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

人意思是惑弄朝野然陛下順天順時提圖授

錄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

夷兇靜亂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

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

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

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

恨爽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

此行非案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

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

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

目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

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

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

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立

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

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

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

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

人王之助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

吳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

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也尋

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苞造化非二

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

○苦十(越)○ ○像一象○ ○發二廣○ ○疑二疑○ ○在二在○ ○屯二屯○ ○人一人○ ○開一○ ○行二十○ ○喻二
○治一治○ ○見一見○ ○朝一朝○ ○十三字(上)一字○ ○王十(論)○ ○民二人○ ○明二明○ ○結二結
○朝一朝○ ○六二六○ ○(朝)一(朝)○ ○不二不○ ○實一實○ ○人一人○ ○亂二亂○ ○雙二雙
○日一力○ ○立一立○ ○不二不○ ○可十(得)○ ○(佛)十○ ○夜二夜○ ○(列子)一○ ○

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問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議。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監。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顯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歎。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序六條。德既襄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醴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象形。朝

野美質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因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婉凡僇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虛赫。肯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概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武德五年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弘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僱驅生漢。供給死胡。何期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達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個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得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榮紉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

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寶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還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處。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以晚泥洹一何早。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西域人也。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

○(正)一○ ○(問)二對○ ○(泉)三王○ ○(前)十(智)不○ ○(蓋)二蓋○ ○(夫)二夫○ ○(問)二問○ ○(短)二短○ ○(積)一○ ○(善)二善○ ○(五)二四○ ○(正)二九○ ○(何)期大甚可謂一○ ○(有)二友○ ○(其)十(之)○ ○(大)二本○ ○(尼)一○ ○(遊)二遊○ ○(湯)二湯○ ○(應)二應○ ○(舊)本一○ ○(早)十四字一○ ○(度)二渡○ ○(兩)手二禮拜○ ○(子)弟二弟子○ ○(微)二微○ ○(時)一○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荀羅精龜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綴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東來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雞門西。其經旨不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戒。斷殺盜淫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

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之十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昭魯莊之世。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如小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燒。每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漢法本內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優填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互相命云。至尊乘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因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盡己之所能。共上一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諸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德從生。無上。無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

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神。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託同似漢。臣等思付。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偽。勅遣尙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諸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太上玉訣。崑崙靈寶昇玄步虛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經。稱諸天內音等經合一百三卷。華岳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上品戒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說極太虛自然滅度五練生屍度自然券儀合八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誠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成朝夕朝禮儀九十五卷。霍山天目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荀羅精龜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綴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東來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雞門西○其經旨不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戒○斷殺盜淫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

山五臺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及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屍解品上天符錄勅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六十九卷。置之西境。茅成子許成子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惠子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有二百三十五卷。置之中境。饌食奠祀百。神置之東境。明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外道西。置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即以紫荻和栴檀沈水香。積遠西境經教上帝泣啓告曰。臣等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靈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謹依三五步剛之法敢以質經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真偽。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無一可驗。諸道士等大生慚愧。爾時太傅張衡語諸信曰。卿今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稽信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在衆自憾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力。涌身高飛行臥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觀悅。歎未曾有。法蘭法師於大衆中即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光 池無巨

海納 丘非岳嶽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法師數百餘重。法師復出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讚述佛法。或說人天地獄因緣。或說小乘阿毘曇。或說大乘摩訶衍。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空陽城侯劉善岐官人民庶及婦女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下民張子尚等二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家。京都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種種伎樂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 明帝得夢 第二卷 明帝立寺功德 第三卷 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 明帝稱揚 第五卷 廣通流

案玄通記云。後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

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云

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

吳書曰。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答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有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嘆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吳主問僧書。令都卿侯關澤曰。漢明帝已來。凡有幾年。關澤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五年。吳主曰。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關澤對曰。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換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關澤對曰。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呂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衛。放暢山谷。縱大

漢法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合十二宮山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崔皓邪佞毀除佛像。陛下所患必由此來。
皓後果伏誅。備加五刑。豈非積惡受殃可
懲之甚。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
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光顯不可
具陳。興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及大祖已下
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
萬斤。太和元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迦無文記。法師對曰。仁者誠同管見。闕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下乎。法師對曰。唯佛是衆事之王。四生上首。達一切衆生前。

也盡善也⑤ ⑥ 鼎一與⑤ ⑦ 像二
⑧ ⑨ 因廢一遂除⑩ ⑪ 像二
⑫ ⑬ [太和一寺]十七字一
⑭ 史一史⑮ ⑯ [所說]一⑰
⑱ 止二只⑲ ⑳ 餘二言㉑
㉒ 人十(又)㉓ ㉔ 流二

思遠寺。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女官。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爾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前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當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

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筮卦也。明帝卽遣侍中尙書令元叉宣勅。語道士云。姜斌論無宗。臣問斌。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學官人議之。太尉丹陽王肅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尙書刑辯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餘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

② 皓 = 浩 ② ③ 皓 = 浩 ② ④ 皓 = 浩 ② ⑤ 皓 = 浩 ② ⑥ 皓 = 浩 ② ⑦ 皓 = 浩 ② ⑧ 皓 = 浩 ② ⑨ 皓 = 浩 ② ⑩ 皓 = 浩 ② ⑪ 皓 = 浩 ② ⑫ 皓 = 浩 ② ⑬ 皓 = 浩 ② ⑭ 皓 = 浩 ② ⑮ 皓 = 浩 ② ⑯ 皓 = 浩 ② ⑰ 皓 = 浩 ② ⑱ 皓 = 浩 ② ⑲ 皓 = 浩 ② ⑳ 皓 = 浩 ② ㉑ 皓 = 浩 ② ㉒ 皓 = 浩 ② ㉓ 皓 = 浩 ② ㉔ 皓 = 浩 ② ㉕ 皓 = 浩 ② ㉖ 皓 = 浩 ② ㉗ 皓 = 浩 ② ㉘ 皓 = 浩 ② ㉙ 皓 = 浩 ② ㉚ 皓 = 浩 ② ㉛ 皓 = 浩 ② ㉜ 皓 = 浩 ② ㉝ 皓 = 浩 ② ㉞ 皓 = 浩 ② ㉟ 皓 = 浩 ② ㊱ 皓 = 浩 ② ㊲ 皓 = 浩 ② ㊳ 皓 = 浩 ② ㊴ 皓 = 浩 ② ㊵ 皓 = 浩 ② ㊶ 皓 = 浩 ② ㊷ 皓 = 浩 ② ㊸ 皓 = 浩 ② ㊹ 皓 = 浩 ② ㊺ 皓 = 浩 ② ㊻ 皓 = 浩 ② ㊼ 皓 = 浩 ② ㊽ 皓 = 浩 ② ㊾ 皓 = 浩 ② ㊿ 皓 = 浩 ②

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郢都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史。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景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法範報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

止。配徙馬邑。自興光之後。京內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以鷹師曹爲報德寺。考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通流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略計僧尼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所。時世隆平。人民豐樂。僧尼甚衆。會無逆人。洎永嘉南遷。迄于陳世。三百許年。像教東興。未之盛也。出好名德。利益倍多。光讚時君。罔有凶黨。

心○念○ ②治○二○化○ ③[比]○一○ ④乃○二○化○
念○ ⑤行○一○足○ ⑥脚○一○足○ ⑦[若]○一○ ⑧
⑨此○来○二○於○斯○ ⑩恶○受○或○可○整○之○甚○二○不○解○
天下○一○ ⑪官○一○冠○ ⑫(第)○十○在○
○ ⑬晚○十○(也)○ ⑭旨○十○(宜○下○肅○义)○
乃○止○二○魂○死○ ⑮昌○十○(太○和○元○年○於○方○山○之○)

皓不肯從。謙之謂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於後太武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云。

喜兩道。此則年月懸殊。所說不同。無乃謬乎。姜斌曰。若佛生常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論(論) 凡十(有) 所十(自) 有佛(法未) 之盛(也) 尼二(徒) 二(于) 二(於) 二(未) 二(去) 二(兩) 二(新) 二(黨) 二(者)

①志二
[卅]一
法
章 22
29 究二
35 苦諫

破邪論卷下

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

○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等年代難知。故尙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云。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漸漸顯。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爲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

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等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侯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記。滅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珍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答帝王無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

黑武乙治四年祖庚治七年祖乙治十一年又對曰。湯仁不
 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甚有仁德。爾
 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共年轉
 促。尙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
 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塚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
 用其子。既稱忠樸之世。爾時無佛。何爲遽起
 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傳
 王治五年傾王治六年匡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
 治七年靜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年哀王治三月
 思王治五月

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對曰。何故。應驥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盛聖明。如尙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五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桀十一年。夏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諡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軾問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弟思王外殺之。思王治五月。小弟考王。隗復殺之三王共治一年。此出楊盼史目。陶公年紀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十年。滅周。稱王在位五載。孝文王式一襄王楚三始皇政七十年。煬帝子嬰四十。又對曰。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仲之前本無年。世世紀。陶公並云。秦是篡君。

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八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王之俊殺恩王
立治二
立治二
此一
出楊芳史
日陶公年紀宋
元明宮四本俱
作來往年
十注
王正
政二
父一
周十
顯秦
仲世
之君
二居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
非帝王。以短爲長。指屈爲實。有何意見。秦
時北山築備。胡僞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
聚作亂。關東漢時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
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

漢高祖在位^{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高祖第四子^{嫡非}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嫡非}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年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十九年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一年隱居云
自魏黃初元年至肅齊之末凡二百八十

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園。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鳥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垂洎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滌泉之澤。八方欽化。萬國欽風。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不慚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年。長安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苑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三十五人。孤密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

其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

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日南末小。苑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過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叛。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與邪說。廬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人家破家人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大府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

四八四

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建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燬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房等。一十八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房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也。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編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以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一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檢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蔥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秦漢。以蔥嶺多雪。故號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驗矣。雖遭秦世焚除。

①築十(長城)◎ ②胡十(人)◎ ③正二世◎ ④(隱居…久)四十二字一◎ ⑤十(二)◎ ⑥滑磅礪二汨磅礪◎ ⑦漏二滿◎ ⑧(八方…風)八字一◎ ⑨長十(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四十三字◎ ⑩苑二宛◎ ⑪二二三◎ ⑫湖二胡◎ ⑬備預二預備◎ ⑭末十(國)◎ ⑮(出俗高士)一◎ ⑯某依漢東都二依後漢◎ ⑰(第)一◎ ⑱他二三十九◎ ⑲歲四二◎ ⑳時二符◎ ㉑(賴)一◎ ㉒網十(等)◎ ㉓(後)一◎ ㉔建二王王起◎ ㉕末十(之)◎ ㉖十二二一◎ ㉗隱二論◎ ㉘行二術◎ ㉙(日)一◎ ㉚房二防◎ ㉛蓋十(是)◎ ㉜佛法二經佛◎ ㉝一二七◎ ㉞春二秦◎ ㉟論二盜◎

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詎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與行聖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并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阜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爲紀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戒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四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八閭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六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
唱譯衆經目錄四卷譯一十四部三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 晉人
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部 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三十卷 元魏期
城郡守楊安衡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衆經目錄四百七十七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譯七十部 齊常侍庾頡譯一部 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 梁人袁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
帝撰法集記二百卷 梁記室虞孝敬內要一部 隋人洋
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
宋臨川康王義慶撰宣驗記一部又撰廣明錄一部 太原王琰
撰冥祥記一部 魏瑯王王褒撰史記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
部齊著作裴斐子野撰高僧傳淮南劉俊撰益部寺記 晉

保螢輝欲張蚊翼。何殊朝菌之知晦朔。螻蛄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信乎。請付朝官博通君子。檢內外典籍。明邪見人謬妄之罪。若言佛法來漢無益世者。

對曰。案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相衛削跡。陳蔡絕糧。避桓魋之殺。慚喪狗之呼。雖應聘諸侯。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爲逆亂滋甚。篡弑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世。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

①非徒應說一依②非徒應說一③官二方④良可情二實可悲⑤(十)十五⑥(今)一⑦益二歲三⑧灰二
 炭⑨人二玄⑩興行二當與⑪勝二平⑫正二之⑬行二衡⑭我二梵⑮[一]一⑯久二
 二又⑰涼二義⑱非二井⑲儲二感⑳見二現㉑(矣)一㉒點污二汚點㉓(六)一㉔穀十
 (經)⑵涼二義⑶街二街⑷[口]一⑸[一]一⑹齊十(人)⑺哀二表⑻(撰)一⑼慶
 二慶⑽紀二記⑾裴二裴⑿[日]一⒀傷十(一部)自⒁(作)一⑒宗二諸二宋二章⑓傳十
 (者)⑔右二古⑕朋二明⑖信二⑗若二若⑘相二至⑙陳蔡二在陳⑚順二歷⑛之

言或與通川之歎然復遜辭於季氏傷風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石而不陳彈也一答寺多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詭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住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團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必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鵝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

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四室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魯者初名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說以治病遺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幽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

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黃褐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孫恩習仙而敗晉書道有醮祭因而禍宋在事宋于吉行禁始以危吳事在公國旗學仙而誅家書在華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魏華叛夫在陽國志張陵妻婦事在子登背父衛叔去兄仙傳右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臭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妄談吉凶森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曲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八歲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十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初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頗有二百七十六萬餘歲耶勸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雞子盤古在其中經九萬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安齊祕書楊玠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總而言之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五年校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修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犧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世年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教但欲攸叙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遠隔鄉之志刪經養象肆闢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之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過拔於三代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

○說二說○ ○於一○ ○此而論二而論之○ ○也一矣○ ○石二否○ ○涼二京○ ○密二靈○ ○孝文二文半○ ○
○錄二錄○ ○爲十都○ ○旗二期期○ ○室家二家室○ ○者二道○ ○者二有○ ○說二言○ ○故二此○ ○
○萬○ ○土二七○ ○旗二期期○ ○陽十春○ ○上二一○ ○上十破國破家○ ○初二目○ ○
○年王世二王○ ○密二靈○ ○密二靈○ ○劉一○ ○月二因○ ○歲十父子君臣立忠立孝○ ○
○第二第○ ○在二生○ ○權二義○ ○義二德○ ○世年二世○ ○莊周二則莊○ ○
○上二世○ ○反二返○ ○及二反○ ○云二日○ ○過二週○ ○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且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足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山缺於片石。比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爲怪而使廢之。

譯經沙門第一二十人 義解沙門第二九十人

神異沙門第三二十人 習禪沙門第四二十三人

明律沙門第五三十人 遺身沙門第六十一人

誦經沙門第七二十二人 興福沙門第八十四人

經師沙門第九十一人 唱導沙門第十十人

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或汎濞洪波皆能委命弘經亡形殉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襟或通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禁行清高則氷霜彌潔樹興福善則冥衛可祈諷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藏四含功用遽廣方等般若取信尤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葱河由跬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也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號爲西域大神或稱爲浮閭之主所以摩騰挾策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學鉤深神監奧遠及遊中土備悉方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影寂嚴觀恒

二一〇九 破邪論卷下

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攝濟萬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曰眞實。二謂權應。眞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僊生哀吳。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爲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法體不還。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也。世說云。魯人尙不貴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或者問曰。豈其然耶。請

喻斯旨論者對曰。子不聞乎。夫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萬善枝條難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渴愛所燒。妄想攀緣身心放逸。激五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黑闇崖下無明波底。長夜睡眠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詎知迷亂之色。昏昏永劫役役偷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惡友。咆嘯狂象放恣心猿。起六十二之見山。汎九十八之使海。耽湎行廁戀著毒瓶。扇八魔風吹三毒火。縱六入賊盜五陰城。不憂二鼠之危。恒興四蛇之怒。信其牛羊之眼。發其烏鵲之兒。於是立我慢幢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誇金儒墨之談。反表爲裏。顛裳爲衣。敗俗傷真。問朋亂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呵罵風雨。與鬼神爲讎隙。與骨肉爲怨憎。自矜自高。不仁不孝。恃

其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蠅蛆之甘臭。鸚鵡之嗜腐鼠。以毒爲美。深可畏哉。庸慮將來之辜。不愁地獄之報。嗟乎肆一言之禍。招萬劫之殃。致使沈滯幽塗。淪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磨磨爐燒鑊煮。餐灰食火。噉雪吞冰。處處焦然。心心苦楚。百骸九竅。撩亂刀鋒。五臟四肢。紛披劍鋸。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況復捨身受身。常墮三塗。從獄至獄。不離三塗。大聖觀已興悲。至人爲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帶影。可不慎歟。可不慎歟。詔云。棄父母之髮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

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答法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刹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厭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袈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雪是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後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共風者潔己而修善。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報。雖形闕奉親而內

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遠。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卽大唐帝業。慈被百靈。聖種洪基。惠流千祀。不敢輒以愚意輕測天心。謹課庸詞。略申管見。庶黷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No. 2110

辯正論序

穎川陳子良撰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混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爲色。無心卽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雲騰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宣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

①林一照②③奕矣輕舉一動足飛去④⑤雍雍歌歌阻因妙樂謠謠証勞⑥⑦緣興一京⑧十八字⑨花綴碧璫暫踣於地府琅枝
 ⑩蕩失彩於天津⑪十八字⑫⑬云一曰⑭⑮或一恣⑯⑰皆一指⑱⑲之見一見之⑳㉑之使二使之㉒瓶一領㉓㉔鏡二
 ㉕企一企㉖企一企㉗企一企㉘敗一破㉙問一問㉚陵一凌㉛嬋一帶㉜集一銀㉝塗一陰㉞
 ㉟磨一磨㊱依一緣㊲要一紫㊳至一入㊴帶一係㊵服章一章服㊶門一問㊷答一答
 ㊸象一象㊹族一遊㊺云一曰㊻是二此㊼道一真㊽破邪論卷下二條㊾潁川一東宮學士
 ㊿廣一廣㊿非一無㊿職一職㊿流一江

移荆湘。皎潔之性。彌彰。祥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遒華。郁郁間緝錦之文。飄飄聲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濠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

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辯正論卷第一

唐沙門釋法琳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下 十代奉佛篇第五

李師資篇第四 十喻篇第五卷第六

九箴篇第六 氣爲道本篇第七 信毀

交報篇第八 卷第九 品藻衆書篇第九

出道偽謬篇第十 卷第十 歷世相承篇

第十一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古學通人曰。蓋聞氣象變

通莫過乎陰陽。堪填覆燾莫過乎天地。尋夫

五運未形本無人物。易曰。有太初。有太素。

有太極。爲五運也。氣象未形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

初。氣形之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

謂之太極。轉變五氣故稱五運。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

太易之名有五種也。爾三才既立乃敘尊卑。云。太

時也。未有五種也。爾三才既立乃敘尊卑。云。太

極太素太一。一名別其理一也。易經通卦云。太極是生兩

儀。言氣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以人多之謂之三

才。易卦序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自然之化已

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聖王上下之別也。自然之化已

興。無爲之風。廣被河圖洛書。天地初立。有太

九翼。以木德王。無所施爲。自然向化。爾三才既立。有太

樂雲車出谷口。分九州長天下。兄弟九人。依山川地勢分

爲九域。各居一州。帝系譜云。天皇治各一萬八千歲。地

皇凡一百五十世治天下。合五萬四千歲。次五熊氏。皇伯

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凡一百八十

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四十年。即靈威仰等五

神是也。次有神農氏。駕六龍。顓臾四海外。寒暑均以布人

民通風雨。凡十世各治九百歲。次有四姓。次有不終一世

次有七十二姓。次有三姓。或乘飛牛飛鹿。始教民穴處。

食鳥獸肉。衣皮毛衣。次有巢氏。解龍麟。乘風虎。橋木爲巢。

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次燧人氏。教民鑄鐵。出火。變生

爲熟。以避腥臊之屬。鑄作金刃而民大悅。此凡六紀有

九十三代。一千二百八十九世。合一十一萬一千八百

四十三年。自天化。次則蛇軀牛首之聖。帝庖犧氏。姓風。

蛇身人首。有聖德。婦人夜夢感皇生。其世有五百九十九

歲。始序制作。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麟鳳之禮。受龍

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圖。在位合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年。炎

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德。即以火德王。有七世

合五百。珠衡日角之皇。六藝論云。軒皇姓公孫。二十五

年也。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

凡十世。合治一千七百一十二年。夢受帝璽。遂與天老巡

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圖於牧馬小童。拜廣成子人於崑崙

山。帝王世紀云。三皇之世。合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也。

始畫八卦而重八純。河圖括地象曰。伏羲氏仰觀象於

通神明之德。幽神農氏。設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

重八卦爲六十四焉。設有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

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鳥。教政漁以濟俗。作

耒耜以資民。六藝論云。帝農氏爲耒耜。以教以漁。取犧

種五穀。故號爲神農氏。立市。神農所鑄器服。牛乘

馬。營宮室。垂衣裳。爲杵臼。置舟楫。模鳥跡以

造文字。因化通而裁禮樂。並黃帝時也。六藝論云。

造書字。大略造甲子。兼首造算數。皆成造。曆法造。造

方。鬼。中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與律。造禮也。造

皇凡一百五十世治天下。合五萬四千歲。次五熊氏。皇伯

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凡一百八十

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四十年。即靈威仰等五

神是也。次有神農氏。駕六龍。顓臾四海外。寒暑均以布人

民通風雨。凡十世各治九百歲。次有四姓。次有不終一世

次有七十二姓。次有三姓。或乘飛牛飛鹿。始教民穴處。

食鳥獸肉。衣皮毛衣。次有巢氏。解龍麟。乘風虎。橋木爲巢。

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次燧人氏。教民鑄鐵。出火。變生

爲熟。以避腥臊之屬。鑄作金刃而民大悅。此凡六紀有

九十三代。一千二百八十九世。合一十一萬一千八百

四十三年。自天化。次則蛇軀牛首之聖。帝庖犧氏。姓風。

蛇身人首。有聖德。婦人夜夢感皇生。其世有五百九十九

歲。始序制作。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麟鳳之禮。受龍

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圖。在位合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年。炎

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德。即以火德王。有七世

合五百。珠衡日角之皇。六藝論云。軒皇姓公孫。二十五

年也。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

凡十世。合治一千七百一十二年。夢受帝璽。遂與天老巡

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圖於牧馬小童。拜廣成子人於崑崙

山。帝王世紀云。三皇之世。合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也。

始畫八卦而重八純。河圖括地象曰。伏羲氏仰觀象於

通神明之德。幽神農氏。設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

重八卦爲六十四焉。設有雲官而陳鳥紀。六藝論

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鳥。教政漁以濟俗。作

耒耜以資民。六藝論云。帝農氏爲耒耜。以教以漁。取犧

種五穀。故號爲神農氏。立市。神農所鑄器服。牛乘

馬。營宮室。垂衣裳。爲杵臼。置舟楫。模鳥跡以

造文字。因化通而裁禮樂。並黃帝時也。六藝論云。

造書字。大略造甲子。兼首造算數。皆成造。曆法造。造

方。鬼。中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與律。造禮也。造

時謹身節用，施政閭門之內，流思僕隸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道之教也，言萬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然而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叙道則爲始爲母，談教則有微有妙。是以元始拱默於金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遣二真以導俗，命五老以披圖。履幽而明抱一，而貞寂魄乎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無爲之化，行不言之教。布黃庭紫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錄。玄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雲明鏡之華，八練神丹之彩。足以還年却老，足以羽駕長生。遊閭苑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閭闔，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射之阿，思微嶠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晦明。佛之教也，天矣哉！牢籠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灼雲臺，吞八維方質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旁薄而造陰陽，鑪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眇眇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孰詳其化。不皦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群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愛河而揮八棹。現希有事，豈獨羅羅樹園，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陀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槃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總納百川，濬東溟之在地。網羅萬象，逾北極之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儒墨交競。誠固推之於真際，反之於玄源。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真際也者，則權實斯泯。大宜究竟之

①危一航②如一胡③僵不拔木二拔樹僵不④死二老⑤名一⑥木金二金木⑦措一措⑧身二背⑨右二古
 ⑩古二善⑪萌二盲⑫言⑬弘二雅⑭虎二米⑮然二執⑯令二今⑰嶮二怕⑱雲二雲⑲歲
 二堂⑳箇二箇㉑砂砂二砂砂㉒壁二壁㉓綱二綱

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部者。推邪立正。釋滯開。曠之義府也。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澆淳。直路難登。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探藥。爭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傳燈菩薩。折彼邪論。申此正經。鯨鯢既剪。五翳所以云亡。芬綵廓清。三光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繼墨曰經。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也。呵梨曰。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游延以深了實諦。創乾度之文。諸聖以富治名理。繼漢沙之說。次則成實毘曇。鋒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法矩。龍樹統其機源。百論破外以簡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詣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也。言注解者。就文現義。述而不作之備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生肇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灑落。立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山仰止。實開。曠滯者也。言章疏者。舉綱提綱。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所以備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競擢談柄。至於憑數大品。愛亮涅槃。集鏡昆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續俎矣。言傳記者。釋門記事之盡也。如斑馬述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袁宏之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傾學之奇才。忠孝片善。播史臣之芳翰。況三達易隱

八。戒難思。卓朗擢其嘉聲。法開播其清辯。帛祖既方諸稽阮。支遁亦匹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遞世遊方之錄。十科尊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王垂軌為息苦輪。既病有萬殊。故藥非一准。致使廉盈天府。偏積龍宮。香象八萬。負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靡遍。況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視而未詳。八恒觀而不測。豈儒道名法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寡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戒之說。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勵己之誤。未為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圓。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昔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感傷不殺曰仁。防害不姪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用無暫替。故云常也。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迂。非不憚然。太為瀟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嶽。在處為五方。在人為五藏。在物為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所爾而笑。沈吟久之。徐而諭曰。世云。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論其大較。案沈氏均聖論云。炎吳之初。純應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慈惠存救。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是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

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子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感濟五濁。宜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今粗為陳其本。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因未伽而說五戒。為迦王而說十善。為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脫。肅敬容儀。則冥祇欣幸。微慶允洽者矣。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為五戒也。戒者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為良藥。大恐怖中戒為守護。死關冥中戒為明燈。三惡道中戒為橋梁。生死海中戒為大船也。夫不殺者。如負天。踏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儀。永陸山空。胎卵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八萬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別至於顯顯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萬均。何有枉害忠貞。濫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髮趙同。死大厲。擄膺。卓卓。積怨魂之悲。秦坑肆無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之詠徒哀。次則列國。瀾川從禽。夢澤張羅。宜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低。煙隨草而疎密。奔電之鷹爭舉。追風之馬競前。猿猱以虛驚。雁看弓而迫墜。洞胸達腋之痛。解。腹陷腦之酸。奚獨喪蟬池空。遂

①家二蒙②收二取③簡二開④諸二旨⑤注二註⑥集二焦⑦班二班⑧戒二我⑨法二法⑩值二⑪點二點⑫恒二恒⑬法二法⑭炳二炳⑮得二吳⑯斯二聽⑰免二勉⑱竟二實⑲子⑳因二由㉑生死二五抽㉒諸二諸㉓神一㉔被二被㉕持二持㉖年二老㉗歷二頭

使士狙林盡加以垂絲曲渚下鉤深潭獲朱鯉於河淵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含四氣同歸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肉山樹炫炮烙極鱗羽之命盡創黎之群驢染指之醜無如朱之醜供何曾之盛饌備婁護之珍羞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歎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長者睡感天花見金光救蟻沙彌冥延促算見慈惠爰致金剛之體終為長壽之因護法因緣得金剛體不殺果報為長壽因此則永斷宿嫌共德一也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不容梁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才遺之貨賸餘有絕本之貧遂使布被莫充焉袍奚擬長者慚寄口之累精民羞屠販之勞豈止犯菜偷魚竊瓜私東兼以盜僧還物用常住財惡求多求以利生利曾無愧邑都不介懷何獨帶累見前信亦殃咎後世智度論云一切眾生衣食以自活若奪若劫取是名劫奪命大聖慈愍制戒遏之其德一也言不邪淫者收德滅身姪辜為甚所以姪妃亡夏姪后喪殿褒姒之仆降周麗姬之傾皂晉神仙遭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罪之根是曰搆殃之本近乖梵世遠障菩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言不飲者酒為亂本亦稱狂藥通與三毒之愆備造六根之覺裸露形體咆哮言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稱既机或哭或歌殷王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以敗德成都築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體頽頽其如泥心昏昏

其似夜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等八萬四千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能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言不妄者口是禍媒舌稱闢本能為伐身之斧厥號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索居唇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令稿木舒華褒貶由其一言生死出共三寸友于因之以水火室家為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小愆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鼻之誠周廟書銅人之銘福無以加其德五也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無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終是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

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現非五戒之護防其來過五教彰彰為罪言殺盜等事發覺現狀者官始禁正而成罪也五戒口動成辜書但息其一刑經乃遮其三報謂現報生息後報息一刑免一時之現罪遮三報斷三世之來殃亦如六宗七廟之義三寶四郊之禮時月朔望之奠吉凶慶弔之羞禮王制云庶人薦蕘以卵薦麥以魚薦黍以豚薦稻以雁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醯栗饗宗廟角握皆謂有故而私殺也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斷之談未為極慈之訓

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為政閉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殺不斷殺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貧窮短命矣

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書防口下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萬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群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曰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妬危身之害內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淫姪者無義不飲酒曰禮禮主心火之位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太熱萬物發狂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為妄語亂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盜曰智智主腎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萬物收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盜盜者無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禦四域惡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恃喻經云安持淨戒馬巧捉堅縛勒身被精進

①上亡②無十(也)③法二笑④精二緣⑤[經]一⑥言二高⑦五二六⑧[等]一⑨現二見⑩橫二將
 ⑪教二戒⑫正二政⑬刑二形⑭(以)十角⑮私二行⑯惜二惜⑰形二刑⑱轉二座⑲慈二慈

鑑乃脫魔王賊。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思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使守護六根。如視逸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淫戒。以淫欲故。共相欺奪。因制殺戒。以求欲故。妄語詭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興。其來已久。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牢籠三世。含育群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魔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爲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四害。無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盜淫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爲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亦不貪。味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特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必至誠。柔軟忠信。

言常饒益教化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瞋惡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思悔。知恩報恩。心無慳惜。樂作福德。當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珠之綺服。質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步香園而容與。坐間一劫。瞬頃千年。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旂檀之氣。育王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猪一切皆齋云云。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謂歲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起六行成六德。譬喻經云。天帝釋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輪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圍填。光明洞達。絕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中自下。八斛明珠。光焰如日。能除熱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空而降。純肉無骨。具滿女姿。腹圓不現。耳軟而垂。容態閑美。六十四變。暖毛青緻。髮澤不亂。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水中涌出。寶馬八萬。白象六牙。四大天王。提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導前。四兵從後云云。

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璽二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云。所謂珠光列後。玉女羅前。風生霧縠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煩惱。悉皆惡衆生中。見者歡喜。譬喻經云。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得五種福。少病。身安。少婦。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者。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八出。故稱八王。此日最爲言歲終事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臣四鎮司。命司錄。開羅所司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齋。六齋日。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疏善。女神疏惡。先前一日夜半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髮不差。如來大悲。爲拔彼苦。勸修齋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也無違。勿爲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土之濱。皆歸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尙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導周顒。率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鄒超王謐等。或號絕倫。或稱獨步。略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竊謂釋氏之化。無所不可。何者。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萬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

○伏二杖○ ○經二流○ ○米二末○ ○脉二根○ ○土二土度○ ○度二度○ ○解二解○ ○腹二腹○ ○提二提○ ○服二服○ ○列二烈○
○者二者○ ○土二土度○ ○演二演○ ○民二民○ ○純二純○ ○導二導○ ○士二士○ ○千二千○

辯正論卷第二

⑨唐沙門釋法琳撰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曰金錄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留太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留求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

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之捷。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誡。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稽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真氣自然。燒香花華神儀爵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寶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婆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本無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備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爲國家建三錄之齋。撫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爾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釋_聖爰武發疾癘。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錄。皆置五嶽位設酒脯_聖再拜。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_聖竈祠社。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將軍吏兵

之事。又見上元金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總真。中元總仙。下元總神。常清朝向本命週心。禮三十迴。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迴。手摩額案兩肩後。拭兩目。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錄。用上金玉兩素絲五兩。食米五升。薪五束。或用金人金銀金龍金魚銀人銀銀銀筒銀橋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叛人高齊。又傾金玉賄諸貴遊。託以構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不言。其徒爾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近承修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修靜叛梁所由。叙入齊被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勵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著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明時。修無爲而崇上德。進則動鸞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①字二定②震二振③天十王土④交二大⑤也一⑥機二機⑦終二經⑧德十(定之不來業報無差)⑨
 ⑩唐一⑪釋一⑫一⑬大二太⑭求二永⑮機二機⑯花二散⑰菱二隔⑱錄二錄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肩後試兩)一㉡升二斗㉢或二式㉣至二到㉤爾二是㉥如二以
 ㉦近二延㉧昔二升㉨落二悲

等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無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總判凡有九流。一儒流。二道流。道無別教。總在九流之內。據此而言。無別立教。何以故。無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爲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爲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爲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爲道家主。並是三張以下僞經。妄說天尊上爲道主。既其無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爲教主。尚書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爲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經是出世。故得稱教。主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爲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無風。云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一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流。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

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爲養神無事安民。謂無所施爲。無所造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爲大道。無別天尊住在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之氣。亦無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姓波閼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云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爲宗。虛無爲本。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無爲者。道之極也。虛無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爲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爲身。生在何許。名之爲道。通玄。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

又靈寶自然經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無極大道。無上至真。玄居虛無。自然極虛無之上。上無復天下。無復地。故曰無上至真。大道雖虛無。而能生一。爲萬物之本也。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無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爲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

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爲本。道不得爲本。自然爲常。道不得爲常。若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無常。若自然爲本。道爲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爲本。天爲迹。天道俱無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無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無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自然。不自然。是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無常。可得無常。非有常無無常。何得令常異無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無常。常法尚無。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無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爲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成仙耳。故袁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妬善疾惡爲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罪以攝內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寇。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同張禹漫行章句。苟求潤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茅山道士陶隱

○以二已○ ○主一○ ○天一○ ○判二判三 ○未二木○ ○通二若○ ○太二太○ ○不二無○ ○亦二迹○ ○自○
十然○ ○無一○ ○無十常○ ○婦二婦○ ○君居二子在○ ○事二應○

居撰醴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嶽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魂神所營醴法。備列珍奇。班綬綵多用蒸魚鹿脯黃白蜜棗清酒雜吳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曉將軍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具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總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魂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鉤陳之內。爲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爲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承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尙書周禮。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冇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圓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禮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禮。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盛行於世。龜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僞儒莫過於此。依周禮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書爵曰醮。三吏九流亦無道士。爲國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當請道神微喚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夭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敢不先之。尙書金縢篇云。立三壇。因大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且多材多壽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墜天寶命。公歸乃內册於金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鬼神必尊人命所屬。周公豈敢不先求請子細推勘虛謬可知也。若

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不云獲罪於道。案五千金解節中經序云。令喜辟穀。斷米爲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噉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殺馬爲誓。道稱無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泥洹府解道可道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微無欲妙。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淵兮似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綿綿若存等。道者謂泥洹。君名者謂脾。母者謂丹田。泥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胎主。常飲甘露。食驅驢之脯。其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峙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泥洹。其妙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血。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又玄者。謂左右曰。衆妙門者。謂人死無氣。氣絕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淵兮者。謂口也。口有華池。嗽唾而咽之。言津。約滿口中。一行。行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萬物之宗者。謂口飲食萬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鼻謂口鼻爲門。神氣於中出入爲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綿綿爲天窓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總以三元甲子爲第一。所明旨趣大

都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縮精之祕爲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爲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爲河漢。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爲罪本。黃庭云。上有黃庭。下有開元。此能開兩扉。幽閉夾之高幾鏡。丹田之中精氣凝。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土服之衣。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照常閉之。玄經氣受精神。忽念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土。衣衣。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土。子能守之。可無。呼吸。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谷。長生。要助房中急。常在土房神。積精所致事。本一。抱。精。玉。和。子。仙。人。道。士。非。有。開。命。門。常。能。行。之。可。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日。旨帝奇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鑑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外不察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倖死數日。目陷虫出。

①東=東 ②班=辨 ③大=太 ④天=太 ⑤司=貝 ⑥云=聞 ⑦告=召 ⑧沃=沃 ⑨大=太 ⑩騰=騰
 ⑪[東]=一 ⑫殺=弑 ⑬名十(無名萬物始有名) ⑭淵=深 ⑮藤=滕 ⑯財=齊 ⑰爾=爾 ⑱[口]=一
 ⑲約二為 ⑳流 ㉑[第]=一 ㉒開=開 ㉓虛=虛 ㉔牝=牝 ㉕士二上 ㉖衣二朱 ㉗[念]=一
 ㉘蒙=常 ㉙絡=絡 ㉚羔=志 ㉛門二間 ㉜王二玉 ㉝明十(特) ㉞本一二一本 ㉟[矣]=一 ㊱辨=辨

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蜚虫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變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孫養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雖入海爲鵠。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雲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隨離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降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儔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焉。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云。五千金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之萬遍。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衣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

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通人口。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彥。孰不因師。侯之所崇。世號總持開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饒腹。奇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絨脣。儒絲五車。釋該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觀。綺藻蘭言。稟平天骨。神情機警。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邇所詳究。請爲吾子函。文論之。於是共造祇園頂禮。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開士運不請之心。縱無礙之辯。顧而說曰。尋太古無爲其民。朴素。宋崇仁義不尙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革。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便隱。頗競聲色。兼好畋漁。遂威隱者。容成爲說五千金也。明道德之純。序無爲之治。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驅。收獵。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去泰。其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富貴榮華。言此三者須去之。處。中和行無爲。則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情。近爲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根。尋黃帝之

時。垂衣裳宮室。尙聲尚色。以政以漁。人主驕奢下民勞役。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崢嶸問道。詎曾脫躡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儒生曰。夫五千金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和。貴虛靜以守真。軌至言以崇本。其文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棄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在於己。而究萬物之幽。情存聖人之風。是以班固楊雄尙不營毀子長。或以先於六經。冠於儒首。叔皮君山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知道之微。可爲百王不刊之誠矣。而開士抑爲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吾聞爲可爲於可爲之世。則天下同爲是爲可爲也。今示子以爲明可爲者。可以不爲矣。夫五色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無聲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聾等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厭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無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觀身不淨乎。去煩亂令心虛。愛精血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強。氣散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強也。提其鏡。黜思也。解其紛。不聞也。但是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物嫌。蓋爲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也。和其光。不亂人也。同其塵。不自別也。直是揚波瀾泥以避患。

○卒二本○ ○復十有○ ○振二震○ ○語二格○ ○屈二偏○ ○文二○ ○照二昭○ ○便二更○ ○勝二龍○ ○閉十
(者)○ ○說二健○ ○禮二○ ○執二抗○ ○先二尊○ ○經十(或以)○ ○淨二○ ○廣二開○

* 梁中宗孝元皇帝 體聖多能入微靈悟。造天居天宮
二寺。召高名高行千僧。自講法

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

四十二人二

千七百餘人

梁孝宣皇帝

寺望等

右後梁二帝治在江陵三十五年。寺有一百八所。

一百八十八 山寺有古溪廬溪溪移船前山
 菲山等並佛事殿廳堂宇雕奇觀卽發

心見便忘返。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

膺寶曆以君臨赴會昌而司牧。身長八尺。

長三尺。旋毛覆耳。垂手過膝。以大顯力康濟群生。以大莊嚴戡剪多難。永言沛邑思報。

地恩。願使譙都同斯嘉慶。永定二年於楊州。

造興皇天居等四寺。皆肅其雕。盛文。紛華。

三階肅而宛轉。千柱赫以玲瓏。長表列於康

衢。高門臨於馳道。美音精舍未或可儔。善德

仁祠。詎能爲比。寫一切經二十二藏。造金銅

等身像一百尊。彫像僧尼七千人。僧徒並寺

陳世祖文皇帝紹隆三寶弘化五乘盛澤比

於慈雲。大明方於慧日。美譽形于四海。仁心

十所。寫一切經五十藏。度僧尼三千人。
質於三靈。刁斗無虞。于戈戴戢。修治故寺六

*陳高宗孝宣皇帝執玉版而導中麾乘金輪

利 便
19
二

⑨判二
二零〇
四改

13 玲二

⑥ 焚 = 火 + 𤇀

卷二

本爲祭
⑤ ⑥
求(求)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對雅 16 原

● 尙文
= 主命
第二章

始 ⇒
5 莊 =
24

成二
至

溪二死
23 上:

樞二
三 四
唯

二復
惟二

33 接

●金十
論)三
東)一(

④*

〔宋〕—
* 12
四

③ 一 明

也]—
①〔梁〕
②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⑨
● ⑩
● ⑪
● ⑫
● ⑬
● ⑭
● ⑮
● ⑯
● ⑰
● ⑱
● ⑲
● ⑳
● ㉑
● ㉒
● ㉓
● ㉔
● ㉕
● ㉖
● ㉗
● ㉘
● ㉙
● ㉚
● ㉛
● ㉜
● ㉝
● ㉞
● ㉟
● ㊱
● ㊲
● ㊳
● ㊴
● ㊵
● ㊶
● ㊷
● ㊸
● ㊹
● ㊺
● ㊻
● ㊼
● ㊽
● ㊾
● ㊿

齊}—
像二像

① 兼
② 〔
等身

①合=合②修十(眷)③候二怪④[是]一⑤像花=花像⑥銅華⑦誠一觀⑧惑一惑⑨達=遠⑩刺二製⑪
 身二神⑫克二剋⑬鑄二鑄⑭燕二現⑮倭二海⑯與二與⑰混二混⑱崖二涯⑲諾二諾⑳
 賺二賺㉑大二太㉒通二通㉓閑二閑㉔[宋]一國*㉕制二製㉖[侯]一②㉗活二活㉘[齊]一國*㉙冠二
 頁③㉚[右]一③㉛[右二公]一元④㉜是二實⑤㉝左十(氏)⑥(民)⑦㉞[有]一②*㉟花二包㊱浮二中㊲施二
 光㊳請二精㊴憐㊵[梁]一①㊶次頁(梁侍中·留心)七十六字⑦(梁東陽·有)三百十九字⑧㊷[將]一①㊸特
 二持⑨㊹益二益㊺姦二姦㊻[梁]一國*㊼勸二勸㊽鑄二鑄

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帝諡神光照室。和氣充庭。仁孝純然。岐嶷顯著。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於百姓。恒思濟益。以太后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願德高僧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小務於。賜給常調。史官無諱國惡。手不釋卷。覽之便講。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善談莊老。尤敦釋義。才藻富贍。文章百篇。悠然遠邁。不以世務妨道。而幼承洪緒。早著敬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遊拱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明稽古。叶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文章。然而盡聖窮神。繼天紹曆。奉為先皇。於大覺寺修葺堂宇。雕施隆厚。供給豐華。影塔經臺。粲然備舉。上標金刹。下列銀櫺。雁翼臨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法侶排肩。朝步蓮池。暮栖香閣。風流慧苑。梵響禪林。召三百許僧。六時不墜。所度僧尼一萬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皇帝諡於武乾殿為諸僧朝

臣講維摩經。喜怒不形。雅愛經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容貌。德格陰陽。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樂以旌俊達。於三河六郡之地。涇渭瀕澗之區。造普通大定等四寺。供養三學千僧。

魏肅宗孝明皇帝諡得一居貞。體二隣極。

總三乘以馳騁。臨四衢而閑步。仍於鄴下造

大覺寺。窈窕曲房。參差複殿。風颺出其戶。闥雲霞起於簷櫺。見珍木之相續。視芳草其如。積須達金地。差得相方。迦蘭竹園。猶難比擬。

魏敬宗孝莊皇帝諡本諡一風神秀邁姿貌

環偉素履忠貞。夙稱民望。造五精舍。刻萬石像。西魏武皇帝諡善窮數術。兼閑武藝。纂登真之要旨。欽出世之玄猷。永熙元年於長安造陟岵寺。供養二百名僧。四時講誦。略無棄日。

魏文皇帝諡立德立仁。允文允武。常行信

捨。每運慈悲。大統元年造般若寺。拯濟孤老。供給病僧。口誦法花。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室。供養無輟。檀忍不窮。魏孝靖皇帝

見

右魏廢帝王瑞遠叶冥符。慶集壽丘神照若水。九圍仁被四海威加。繼三皇之茂緒。纂五帝之徽蹤。高祖以藏聖御天。徙京定鼎。世宗以觀明承業。廓寧區夏。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業。式觀乾象。俯協人謀。遠邁古式。深知時事。考龜襲古。還宅漳滏。再昌寶曆。剋樹洪基。聖德重光。暨於九葉而受終。文祖運鍾靖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

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安治西。旁各上下三十餘里。鑄石置龜。遍羅佛像。計非可盡。莊嚴弘觀。今見在焉。雖屢遭法滅。斯龜不壞。其王公貴室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

百姓造寺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萬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諡降就日之靈。垂望雲

之慶。河圖負圖字。驗帝錄之禎符。海外占風。知中國之有聖。九牧來貢。百神咸秩。貴道尚德。藏用顯仁。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故大人之所鑒。至如弘通象法。莊嚴金地。機來深淺。並赴泥洹之門。土隨淨穢。皆等琉璃之色。至如折伏憍慢。殊丹水之戰。厭離纏縛。異昭華之禮。所以樹酌能仁。碎波旬之衆。憲章覺者。輕輪王之尊。固是大權應物。弘誓利生者也。天保之始。請稠禪師。受菩薩戒。於是又斷肉禁酒。放捨鷹鷄。去官漁網。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勸民齋戒。諸官闔及六坊公私葷菜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許入。大起寺塔。度僧尼滿於諸州。又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常布髮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所度僧尼八千餘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齊肅宗孝昭皇帝諡襲樞電之微。繼星虹

之慶。光被四表。叶順三辰。體道居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情寄玄門。奈國法輪。尼園廣說。四諦八因。捷之旨。五乘十行之詮。香山巨力。且日難勝。表裏皮書。猶云未備。隨世間之行業。應祥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青首紫綰。

百姓造寺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萬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①六+(口)②周給二周治③惡二品④後二後⑤(月)+見⑥(傍)+視⑦草十(之茂茂)⑧(積)一⑨慈二攸⑩(一本諡似)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表金盤捧雲表之露。寶鐸搖天上之風。又以
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興國寺。京師造大興
善寺。大啓靈塔。廣置天宮。像設憑虛。梅梁架
迴。壁璫曜彩。玉題含暉。畫棋承雲。丹楹捧
日。風和寶鐸。雨潤珠簾。林開七覺之花。池漾
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
許人。四事供養。開皇五年。爰請大德經法師。
受菩薩戒。因放獄囚。仍下詔曰。朕夙膺多祉。
嗣恭寶命。方欲歸依。種覺敦崇勝果。以今月
二十三日。請經法師於大興善殿。受菩薩戒。
然菩薩之教。以解脫爲先。戒行之本。以慈悲
爲始。今因同幽。閉有慟于懷。自流罪已下悉
可原放。計天下輕囚預得放者。二萬四千九
百餘人。其死罪蒙降者。三千七百餘人。含齒
戴髮。相趨舞踊。門門受福。人人稱慶。意欲革
此蒙心。明茲慧日。有生之類。同知遷善也。其
年勅云。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
付囑。自今以後。訖朕一世。每月常請二十七僧。
隨番上下。經師四人大德三人。於大興善殿
讀一切經。雖目覽萬機。而耳。食法味。每夜
行道。皇后及宮人親聽讀經。若有疑處。問三
大德。又於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寺。前
後各一十二院。四周閭舍一千餘間。供養三百
許僧。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五州。皆造
大興國寺。於仁壽宮造三善寺。爲獻皇后造
東禪定寺。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
咸可獎勵。詔訓垂範。山谷閑遠。令靈輟異。幽
隱所好。仙聖攸居。學道之人。趣向者廣。石泉
栖息。巖數去來。形骸所待。有須資給。共五嶽

及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莊。仁
壽元年。文帝獻后及宮人等。咸感舍利普放
光明。祐護試之。宛然無損。於四十州各造寶
塔。光曜顯發。神變殊常。具如王勸所紀。自開
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萬
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
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六卷。修治故
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檀香夾紵牙
石像等。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
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許軀。宮內
常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色珠璣五彩畫
旛等。不可稱計。二十四年。營造功德。弘羊莫
能紀。諫首無以。知

變。又於道場設無遮大會。度清信士女百二
十人。奉爲文帝敬造金銅釋迦坐像一軀。
通光跌七尺二寸。未及莊嚴。而頂凝紺翠。體
耀紫金。放大光明。照映堂宇。既感通於嘉瑞。
勅諸州郡各圖寫焉。又於并州造弘善寺。傍
龍山作彌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揚州造慧
日道場。京師造清禪寺。日嚴寺。香臺寺。又捨
九宮爲九寺。於秦陵莊陵二所。並各造寺。平
陳之後。於揚州裝補故經。并寫新本。合六百
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萬
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萬一千軀。
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所度僧尼一萬
六千二百人

百餘人。其死罪蒙降者。三千七百餘人。含齒
戴髮。相趨舞踊。門門受福。人人稱慶。意欲革
此蒙心。明茲慧日。有生之類。同知遷善也。其
年勅云。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
付囑。自今以後。訖朕一世。每月常請二十七僧。
隨番上下。經師四人大德三人。於大興善殿
讀一切經。雖目覽萬機。而耳。食法味。每夜
行道。皇后及宮人親聽讀經。若有疑處。問三
大德。又於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寺。前
後各一十二院。四周閭舍一千餘間。供養三百
許僧。始龍潛之日。所經行處四十五州。皆造
大興國寺。於仁壽宮造三善寺。爲獻皇后造
東禪定寺。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
咸可獎勵。詔訓垂範。山谷閑遠。令靈輟異。幽
隱所好。仙聖攸居。學道之人。趣向者廣。石泉
栖息。巖數去來。形骸所待。有須資給。共五嶽

隋煬帝。諱。嗣膺下武。承大業。至德光被於
億兆。神化覃洽於黎元。占風候雨之鄉。梯山
請朔。蟠木流沙之地。汎海輪蹄。外洞九流。內
窮三藏。究真如之妙理。殫造化之幽源。體物
超前。緣情冠古。每以鼎湖之駕。遽矣寧追。長
陵之魂。悠然茲永。乃率興淨業。標樹福田。大
業元年。爲文皇帝造西禪定寺。並式規大壯
備。准宏模。起如意之臺。列神通之室。仁祠切
漢。靈雷利千霄。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龍從三
層之雲格。懸自響之鐘。布護千葉之蓮。捧飛
來之座。危吞琅瑯之殿。陵奪魯恭之空。盡
世珍奇。具諸文物。又於高陽造隆聖寺。碑文
祕書。郎虞世南撰。爾乃儼香閣以遠臨。暖花
臺之相踞。金波夜上。徘徊壁璫之側。玉繩曉
映的。麗珠網之間。澹虛白於房帷。生風雲於
軒牖。靈龜禪室。像設化城。涌塔寶臺。極圖神

右隋書。六茹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
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
人。譯經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國佛
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禪瑞重啓。煬帝嗣
膺寶曆。興建彌多。自昔在善。即立四道場。釋
老雙標。內外資給。爰至登極。更廣搜揚。一藝
惠於有生。三微居於別館。四事供養。二千餘
人。年別諸諱。普建大齋。各度僧尼。永充常式。
大業末歲。妖寇勃生。雖郊畿多虞。干戈競接。
而隆敬盡一終始。無虧。昆。贊佛理。勸諸銘。禡
辯正論卷第三

○隋二書○ ○二額○ ○六+(四)○ ○以一○ ○閉二附○ ○以二已○ ○下+(轉經)○ ○日二○ ○本二榮○ ○造一○
○靈二虛○ ○半二揚○ ○知二加○ ○定二之○ ○二二利○ ○格十(像)○ ○危二色○ ○路二拒○ ○州一○
○普二諸○ ○六茹二錄如○ ○贊二讚○

唯章小祀	焉聞大方	未弘三教
但諷九章	膺期撥亂	粵我聖唐
明達因果	端拱文昌	化侔十號
仁深百王	律中仲月	時登少陽
下憐蠹蟲	上答蒼蒼	式陳金闕
爰開道場	日宮照曜	星臺焜煌
空懸珠影	焰動輪光	雲披玉宇
煙散名香	供疑飛下	聲含鳳鏘
麒麟表瑞	甘露呈祥	功隨劫遠
德共天長	恩沾有際	澤被無疆
命同元始	體類金剛	鴻基永永
降福穰穰		

大唐山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
 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芒。姚墟構重華之
 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臚之形。日角
 月懸之兆。河日海口之異。豐上雷鏡下之奇。
 聰聖玄覽。知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厥
 天授其體。自然龍潛。之初德。綸天下。屬
 隋氏。世季寓內分崩。火燎崑崙。水飛滄海。王
 世充拔扃於鞏洛。竇建德趣起於冀定。唐弼
 薛舉。既蟻聚於三秦。黑闥武周。亦鴟張於六
 郡。皆爲逐鹿之意。各開潛號之儀。擁無賴
 之子弟。率烏合之徒衆。縱牛羊之力。發水草
 之田。河右已來龍蛇等競。中原之地玉石俱
 焚。遂使地表天垂。競有來蘇之歎。上京要
 服。人興杼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
 之命。用若勵之重。救蹈冰之危。以夕惕之
 深。赴倒懸之急。備行九伐。總統六軍。上臨之
 以日旗月旗。下布之以天陣地陣。鼓聲震野

51

我大唐皇帝。曩積四弘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成康。仁。靈上玄力作大。道。慶雲垂彩。金鏡含七曜之輝。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之氣。素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王庭。穿胸。儋耳之會。共獻琛於魏闕。加以留心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非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何追。爰勅上官式募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軀。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攝仙藻。彈諸神變。六。文難。咨五色相宜。寫滿月於雙針。託修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越燕絨。紛綸含七映之光。布。護列九華之綵。日輪吐焰。滿。周客之絲。連日凝輝。發秦姬之。綫。楊侯百里之珠。慚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蓋陸離。看疑。踊出。雲衣搖曳。望似飛來。何但。思極迴腸。抑亦巧窮玄妙。以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元啓候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金膏。陳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具足。六因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碎而寶曆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輕迴頌云

於鑠上帝 天策我君 乃神乃聖
允武允文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顧符輝煥 美氣氤氳 光宅天下
攸序彝倫 體道迴向 式建福田
針裁赤果 縷制青蓮 文含綺爛
彩翬霞然 華疑迴發 蓋似空懸
方諸。跡地 邁彼騰天 歲在提格
時旅青陽 奉還徵命 爰崇道場

十科星聚 八座霞張 風迴雅梵
殿傳名香 鴻基盛業 永永無疆

主上。每以聽覽餘暇。遊息藝林。討孔。壁之謨。披石經之訓。規百王之往事。考三教之指歸。而謂。語未涉於空。事終淪於有。詳夫性靈真要。可以持心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矣。嘗言法藥有意流通。爰有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本利王種。姓利。帝名波羅。顯迦羅。密多羅。唐言作明。知識。遠聞唐國弘闡大乘。故涉葱河。來遊聖世。以貞觀元年大呂之月。躬齋梵本。達乎上京。昔高宗治典。傳巖人夢。今我皇道盛。德星現野。法師識度通敏。器宇冲遠。五百願供。結集之文。八萬條多。所詮之理。自法蘭赴漢。僧會遊吳。傳譯和尋。而有所未喻者。法師皆委其。由末究其異同。假令內部諸計外人別執。莫不吞若胸中。說猶指掌。至於承華論席。肅成解。義。特蒙悅可。簡在帝心。其。年孟春有詔。波羅三藏等。可就勝光伽藍。翻譯般若燈大莊嚴二論。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邦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左庶子唐事杜正倫等。奉勅。鑒定。頒德。一十九人。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男。蕭瑒。為勅使。檢校百司。供給四事。豐厚。琳。又預充執筆。迴為序曰。般若燈論。梵本有六千餘偈。摩伽陀國種姓大士。婆毘。薛迦。善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

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在不離。無住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實相。得無生忍。為報佛恩。開演中論。付法藏云。其人於像法中。然正法炬。折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頹斯人今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令覺中論。凡五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即一人也。此菩薩多聞總持。智深志固。以本願力。不捨群生。住修羅宮。待見彌勒。屬以去聖時遠。衆論紛然。致令雪山探藥。多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誠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翻起異端。乃。續述龍樹。偈文。為茲般若燈論。其為論也。詞斥內外。贊揚真俗。窮無生理。究實和源。照無不寂。寄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蓋方廣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者。便息百城之遊。永無五失之謬。論凡二十七品。為十五卷。若內人立義。皆標人名。無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立義。亦標人名。無名者。例稱外人。縛解品已。前慧曠執筆。觀業品已後。法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定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奏聞。勅令所司各寫十部。散付諸寺。任其流通。既。隨輪王十善化世。國內諸市。悉斷屠行。普禁民間。不許宰殺。江南之地。立案取魚。三十餘州。觸處皆爾。必須破堰。然乃取之。所取者。比鄧林之一枝。枉死者。過恒沙之億數。又降慈造。悉廢除之。又屬歲阜。時和海內豐稔。又度僧尼三千人。諸州散配。既而德動上玄。威通至聖。七

○二勸○ ○道二造○ ○僧二證○ ○文二放○ ○香二踏○ ○護二護○ ○周客二賓客○ ○哀安○ ○錢二接○ ○福二滿○
○思極二極思○ ○輕二輕○ ○允武允文二允武允文○ ○迴二迴○ ○壁二壁○ ○規二規○ ○計二理○ ○利二利○
○密二密○ ○冲二冲○ ○由二由○ ○我二我○ ○(四)十年○ ○如幻二如幻○ ○機二機○ ○贊二贊○ ○便二便○
○(上)十奏○ ○任二普○

難俱殄七福備臻。恩洽九垓之表。咸加八極之外。其年孟冬。見奴王頡利等。並率其臣子。攜其部落。輻輳趨前。後繼踵。延望闕庭。傾國而至。謁天門而請命。就夷邸以餐和。不煩衛霍之師。自窮巢穴。詎假軒轅之衆。席卷通逃。漢南無難虜之憂。塞北罷強胡之寇。馬岸龍堆之域。既沐唐風。交河清海之濱。咸爲聖土。康哉康哉。其歎於茲日。無爲無事。同慶於今晨。統天立極之功。獨高前古。奉佛崇善。

坊備諸輪奐。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王鳥垂輝。金鋪曜彩。長廊中宿反宇干霄。浮柱繡栴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肅其並架。磬升青之短。磬磬磬之環奇。妙極天仙。思窮神鬼。金盤承露。比玉樹於甘泉。寶鏤和風。狀瓊林於安養。疎鐘夜徹。梵梵朝楊。韻合魚山。響符龍木。靈異之所栖託。定慧之所依憑。了義息心。於是乎在。

魏大丞相渤海王

神氣精靈。天姿秀異。德備文武。藝兼禮樂。珪璋社稷之器。廊廟柱石之才。實有王佐之風。咸稱靜亂之託。至於歸心服道。獨超名輩。不恪象馬。無愛珠璣。於定國寺興建寶塔。

魏侍中。大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魏廣陽忠武王。魏司徒廣陽王。魏廣陽文獻王。魏相國高王。魏汝南王。魏宜都王。

右七王。並敬信居懷敦崇爲業。或文或武。匡國匡家。叶柱石之風。有廊廟之德。知空雲之遽變。誠屢氣之非常。同悟己身等歸磨滅。乃迴心佛理。共遵聖化。咸受八戒。俱持六齋。造寺度僧。設會崇善。

魏上黨王穆。魏常山王驚。右二王。穆性和厚。美形貌。容貌魁傑。腰帶十圍。立性方雅。少言清慎。常息名聞。雖當炎暑。不解衣冠。官至侍中。大司馬。

魏淮陽王尉。魏河東王。魏東陽王。不。魏淮南王。他。

尉。苟不他並容貌壯偉。大耳秀眉。四十年中三長月六守齋。持戒無替。於時誦維摩經。造法王寺。年耆望重。負杖來朝。然不又聲氣高朗。博記國事。問無不知。及享宴之際。恒居坐。每與王公學士大德名僧。研味佛理。抗音大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者所知。魏秦王翰。

魏司徒北海王詳

或親自本枝。或地居外戚。總政本之要。當神州之重。並感圓珠。慕勵已心。式光朝政。敷宣治道。而虛襟佛理。崇信法橋。造像書經。立塔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

魏彭城王勰

聲盡心力。保護世宗。內外指擗。至于登立。法門大啓。佛事廣興。修造伽藍。創建靈塔。

魏濟南王文若

風流寬雅。姿制閑裕。吐發深美。辭色淹和。時人爲之頌曰。三公楚楚。琳瑯。未若濟南。備買方。至於口誦金言。心期淨王持。齋菜食。謹法敬僧。無以加也。

魏安豐王延明

並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經一部。皆五香厨。四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曜臺宇。衆皆共觀。倍更發心。

魏琅邪王肅

○冬兒二夏句 ○之樂一 ○務二機 ○治二落 ○增二官 ○濟二秋 ○濟二機 ○大二太 ○(又)十爲 ○
○開二開 ○郡二和 ○徐二餘 ○與二機 ○泉二泉 ○王二玉 ○漢二機 ○卷第四終 ○
五十代奉佛第二下首 ○魏十(光氏) ○(元氏) ○魏十 ○官二官 ○荀二荀 ○他十(造法王寺) ○
○(端)十坐 ○地二他 ○巴十(克) ○貝二貝 ○經一 ○(皆)一 ○

意。每讀衆經讚揚玄旨。末年精。到經字放光。口誦法華。時感舍利。

*魏衛尉卿許伯桃

有長仁之風。弘莫逆之道。崇奉正法。無替於時。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雲白奏之才。錦繡世其文章。金王慚其曜映。崇重妙法。愛樂大乘。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造祇園寺。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涉漢已來。肇有豐國。因侯而氏。遂號陳焉。造祇園等。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髮彥欽仰佛教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司徒琅邪王儼。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大都督錄尚書事廣平王。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大司馬清河王。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左僕射廣寧王。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尚書令錄。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都督并州太忠正長安公晉昌王唐邕。造衆義莊嚴大寧國寺。鑄彌勒金像一軀。星氣程符。徽神効祉。屬此昌年。挺茲上德。光事五君。龍加八命。出陪黃屋。入履青蒲。拾遺補闕。獻可替不。軍制之經。兵符

之祕。國之利寶。不可示人。心符攸歸。尸掌切密。重以刺舉。結服督察。全趙。杖節中威。下車布惠。豪右兼并。望風霜而斂手。單弱擠墜。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耳指掌。衣食盈而知榮辱。禮樂覃而識忠孝。旗亭絕奇貨之貨。園上有哀矜之識。約比食魚。清俸酌水。參堦長吏。畏之若神明。農墾黎民。仰之如日月。加以良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法。調伏諸根。聞必修行。見便隨喜。爲國乃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莊嚴寺。擬大壯模。乾象測圭。表度几筵。背陰面陽。啓寒含燠。月宮日殿。晝夜齊光。奈苑遙臺。春秋異態。名僧題武淨信連衡。令月嘉辰。爭稱禮拜。又於陽平造大寧國寺。寶刹上浮。精廬遶秀。梁裁文杏。柱用栴檀。輔藻相暉。朱綠交映。又鑄彌勒金像一軀。合光七尺。白石丈八像二軀。并一切經三千餘卷。修治故像一萬許軀。

*齊尚書令高肇。造開居。齊太尉彭樂。厚

*齊司徒潘相。齊司空司馬子如。齊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識懷溫敏。風儀適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備閑禮樂。總攝羣倫。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暉。才膺佐命。龍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左僕射燕。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太尉彭樂。厚

*齊司空司馬子如。齊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識懷溫敏。風儀適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備閑禮樂。總攝羣倫。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暉。才膺佐命。龍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左僕射燕。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太尉彭樂。厚

*齊司空司馬子如。齊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識懷溫敏。風儀適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備閑禮樂。總攝羣倫。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暉。才膺佐命。龍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左僕射燕。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齊侍中斛。勳業崇美。特進超倫。

殿起立僧坊。禪室鍾臺靡不精麗。講堂門屋咸悉高華。

盧舍那夾紵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異。靈應殊常。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造寶勝寺降靈川嶽。稟和純粹。山庭反宇。冥符佐旗之德。龜文河日。天挺命世之姿。孝表率由。忠爲令則。溫恭寬裕之性。簡文遠大之才。治國隆家之道。匡世濟時之略。睿察有周。捨之氣肅肅懷管仲之風。十亂無以加。三傑莫能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而迴向法本。崇奉釋門。捨其第居。傾竭堂宇。仍充金地。卽構寶坊。月殿金人。蓮臺華蓋。種種嚴麗。事光新。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顯造信寂寺及積善尼寺。器局和允。識慮優長。禮綜夏殷。樂窮韶武。百官氏族之諱。九州土地之宜。憲章經國之圖。訓世字民之術。朝政之事。知無不爲。其位彌高。其心彌下。皇隋建極。實有殊功。而善達世間。早知幻化。存心出要。篤志香城。至於七覺花臺。三寶寶殿。瑠璃梵宇。礪礪禪窟。奈苑祇園。竹林檀閣。遊者忘返。一一留人。凡其名僧海內大德。慧崇禪師。道彥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起伽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禪院。五衆雲聚。三學星羅。道俗歸依。莫斯盛也。又造積善尼寺。頗亦嚴華。

志識優遠。風骨陵霜。參務治基。早知禁衛。用心匪懈。奉法無親。捨其第居。充斯淨域。靡恪資產。常建福田。玉質金相。英聲遠振。

下十
①高二尙
②其十
③其十
④其十
⑤其十
⑥其十
⑦其十
⑧其十
⑨其十
⑩其十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州刺史觀王楊雄造歸依寺。平暴靜難之才。禦侮運籌之策。爪牙之用。既顯。鷹揚之力。遂宣。光國光家。可大可久。股肱攸屬。文獻具瞻。至信法言。汲引無倦。與福造寺恒建檀那。奕葉公侯。傳家台鼎。識空鑒有。服道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下。

*隋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抗造勝法寺。三輔良家。五陵貴冑。洪源後於姬水。層巒鬱于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鼎鼐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繼其繁根。雖在俗塵。志存出要。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造光明寺。胖土開家。俾侯建國。少懷伊霍之志。長叶廉蘭之風。唐舉知其相泰。郭賀稱其輔漢。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吞流。照同懸鏡。英俊天挺。穎拔自然。至於推斥九流。咀嚼三古。拒衛鑄而不竭。運蒼海而無窮。方朔虞延。恥諸魁岸。魯匡朝錯。斯智囊。郁都美其爲文。桓桓壯其用武。殫諸之力。獎理之功。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開獎法門。俸祿所資。並營淨業。揆赤霄而與象殿。陵倒景而起鍾臺。七寶之堂。九層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端。布滿名花。綿疊吉鳥。善能留目。甚暢遊情。播美關中。傳名海內。

下十
①高二尙
②其十
③其十
④其十
⑤其十
⑥其十
⑦其十
⑧其十
⑨其十
⑩其十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虞慶則造冲雲寺。奕葉衣纓。朝廷杞梓。志識詳幹。器宇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總繁倫之要。偏知帷策之機。而篤信居懷。片善必記。與福建寺所在行檀。大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造觀音寺。卓犖不群。骨梗無華。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閭閻。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駟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備修善事。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武威造濟法寺。美關中。傳名海內。

下十
①高二尙
②其十
③其十
④其十
⑤其十
⑥其十
⑦其十
⑧其十
⑨其十
⑩其十

*隋上柱國武肅公竇毅造雲華寺。幼稱令譽。長號通人。家有賜書。門標衛戟。供奉四帝。終始一心。義重龍文。財輕蟬翼。折獄動哀矜之念。臨下盡寬和之仁。而護持三寶。體達五家。造寺建齋。以爲常業。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造會善寺。卓犖不群。骨梗無華。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閭閻。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駟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備修善事。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武威造濟法寺。美關中。傳名海內。

下十
①高二尙
②其十
③其十
④其十
⑤其十
⑥其十
⑦其十
⑧其十
⑨其十
⑩其十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虞慶則造冲雲寺。奕葉衣纓。朝廷杞梓。志識詳幹。器宇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總繁倫之要。偏知帷策之機。而篤信居懷。片善必記。與福建寺所在行檀。大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造觀音寺。卓犖不群。骨梗無華。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閭閻。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駟馬。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備修善事。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武威造濟法寺。美關中。傳名海內。

下十
①高二尙
②其十
③其十
④其十
⑤其十
⑥其十
⑦其十
⑧其十
⑨其十
⑩其十

師等所記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仕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五月壬午乃西渡關。至開皇五年。得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爲周師者。卽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者。卽是敬王癸丑之檢歲三皇以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武世始有元號。彼稱上皇無極等。並爲妄說。全無依據。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可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爲文具報。于時引周穆傳。蓋穆王別傳也。以對。使人與姚長謙所引無異。劉向列仙傳曰。聃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佛後隔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伯陽父云。周將亡矣。別有老人。非老子也。案梁元帝解莊老云。老子以景王初終莊生以景王末卒。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時。亦在景王十年。景寅之歲。爲尹說經。亦於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的可知矣。子云。清濁之年爲國師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原夫清濁始兆而陰陽未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尙渾。兩儀尙渾則三才莫形。是以窮窮冥冥不可名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唯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闢開。驗知天地構精男女化生。義之與老。其是人耶。必在二儀之內。不越三才之中。焉得道聽途說以自欺乎。又言。方朔亦聃之身。彌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歲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云亡

大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抱朴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唯一老聃爲師。亦經多朝皆一義皇爲主。既有多政。必賴多君。信可一師但皇匡一治耳。如其歷代並是。新周之言出何承。據葛仙公序云。是無識道士假生神異。其然儒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爲浮圖。此則老之與佛一時人也。何爲浪談前後。以矯俗乎。開士喻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應變無方。事同山響不疾而速。豈隔華夷。井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空生喜怒。是以虛已應物者。必有千變之容。狹情適事者。豈知萬殊之妙。案西域傳云。老子至闕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新本改云。泥。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言不親。早一何早。泥。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言不親。所以稱聖安。魏略西域傳云。隨觀國王無子。因在浮圖。其妃其夢白象而孕。及太子生。亦從右脅而出。自然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其形相似佛。以祖浮圖得見。故名太子爲浮圖也。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似老子。帝欲民爲浮圖。近世黃巾見其頭白。故號沙律。謂此老子。而能安隱遊歷天下。前漢哀帝時。哀帝與道經相出入也。其王合太子口授浮圖經。還漢浮圖所載。略與道經相出入也。京市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闕賓國王疑老子妖魅。以火焚之。然不死。王知神人。舉國悔過。老子云。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奉教者爲沙門也。佛若先無老聃。豈知變身爲佛。良以闕賓來信佛。老氏因推佛以化之。非起尹聃始有佛也。隨後射楊葉從駕至竹林宮。經過樓觀見老聃。壁上畫作老子化胡闕賓國人。劉勰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爲道士。何故乃爲沙門。將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力小不能化胡。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于時道士無言以對也。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品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

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沙門昂造字法祖。每與蔡澄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誹邪正。浮屢屈焉。既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誹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殊有所歸。故惠果載。劉勰云。清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闕賓王請首切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魏世姜斌道士。妄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子定王時生。破邪論中備引斯證。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里。今古扶風始平。漆園吏親學聃道。雖可宋魯邦異。出世時間。所說之文足堪依信。靡往天竺灼然不疑。皇甫士安斥其說說明彼謬談。叙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傳。豈可謂乎。佛先道後爾無惑也。

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聃之聖胤也。開無爲之化。弘道德之篇。考曹子以業六經。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九區。懲惡勸善咸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邇肅。光宅富內。于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夾鍾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預禮筵。奉口勅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篇

○記二成○ ○三三四○ ○漢二成○ ○以二已○ ○子二於○ ○二二官○ ○父二又○ ○景二甲○ ○之○一○ ○之○星○ ○長○
情二真○ ○大二本○ ○匡二臣○ ○在二祖○ ○故○一○ ○胡二一○ ○也○ ○〔浮〕一○ ○說二深○ ○妄二之○ ○望○
○矢二失○ ○快○ ○〔傳〕一○ ○于二於○

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論道者，局於教也。今當爲子略明斯致。夫妙色無形，理融真際。大音無說，體寂虛宗。不可測之於言象，不可尋之於視聽。三際推而靡得，二諦格而莫知。冲性弗遷，孰能令有。至功罔墜，孰能令無。然則內外湛於百非，稱謂淪於四句。鑒乎無形之形，應周法界。無說之說，化洽情源。故能運大悲以鼓之，開大慈以攝之。於是著弊垢衣，現生五濁，隱真實智，權駕三車。考夫一米支身，本爲摧伏外道。六年樹下，但欲斥破邪師。如行經苦行品云：諸外道等，或一日食，或七日食，或一食，或七日一食，或食牛羊麋，或食藕根菜板，或當翅一腳，或當掌兩臂，或四枝拄地，或五熱炙身，自鐵自鑿，或間轉上，臥友土中，事諸天神以求解脫。善薩觀其邪求，乃行可畏極苦之行。住寂靜心，一坐不動。如是六年，日別正食一粒，日食。或食粳米一小豆，大豆綠豆亦六，大小麥等。日唯一粒。冀得支持以活於身。身雖羸瘦，喘息甚弱。全無氣力，手足不隨。如八九十衰行老公。佛時說偈。善薩既至，連尼柯，以淨淨心岸邊坐。爲諸求道不負。故終行大苦化微邪也。慙苦行之徒勞。傷自餓之無益。想念外道無益。然後食九轉乳。取史云：是時慈生付主二女。開天所告，即集于中。搗取好乳，展轉相飲，至十五牛乳。勝於一分好便米，爲於著蠶煮上乳糜。當煮糜時，現種種相。或現萬字之相，或現帝釋梵王之形。其乳沸涌上至牛多羅樹，一多羅樹，已還下無有一滴離於彼臂落餘處者。於二月二十三日晨朝之時，受二牛乳一鉢，乳白糜。食已，身體平復如本。受吉祥草坐著證三菩提。是時也。六師眷屬莫不頂鬚捉髮。證三菩提。是時也。六師眷屬莫不頂鬚捉髮。頂上鬚也。千子魔王竝共歸心降伏。爾時欲界共千子，及三邪女鬼神兵衆八億。或見齊中千眼，頂後其千口，口中雷震，手出電光。或船繞左腰，或龍繞右脇。種種神變，來傾善寶。放大光明，明現希有。邪鋒颯焉落，落相。魔王眷屬並善心一時悟明首。邪慧刀赫以舒光。其汲引也如此。其威神也如彼。子所言道教之道，爲彼道耶。問是九十五種道，以不爲。

異彼乎十五也若同彼者。卽二天三仙之徒。徒出前
有摩羅首羅韋韋等二天。迦是羅優樓迦勒沙婆等三
仙。行邪三寶以化世間。如來出世爲弟子。枝末餘者
提婆等魔後破。見智度論及百論 九十五種之裔。富蘭那等是汝
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若異彼者。卽佛弟
子。何得謬云。求我道故方得成佛。潘誕之言
罪莫大矣。妄奏軒陛輕觸天威。理合推繩其
罪一也。昧日朝廷疑誤信心。變正爲邪。其罪
二也。以無上大師求域中小道。違彼經教。其
罪三也。長未來之謗。顯黨見在之邪朋。自
誤誤人。其罪四也。既負謫聖之愆。必入無間
之獄。塵劫受苦。其罪五也。且震旦之與天竺。
猶寔海之比隣洲。聘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
前出。計其相去。三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
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句虛
驗實足可知也。年紀云。老子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度函谷關西入秦地。魏書云。聘與尹喜。敬王之世同出散關。至開皇五年乙巳之歲。得一千三十七載矣。 儒生諸曰。靈
寶等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勸劫洞虛之
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能生於佛。不言
周時之老聃也。爲定是耶。願聞其說。聞士喻
曰。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
漢景帝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
丹陽全以興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駁道。云夫至明者。
非對暗之明也。故不可言至。靜者非對動之靜也。故不可
道復。仰尋求道經之首唱。道言者。姓氏爲誰。復復道何
誰言也。道若有口卽具五陰。所成居在三才之內。不免無
常。卒拘分統案六書七籍三傳九流。雖爲經
國典謨。莫不師宗於周易也。易云。五運相生
漸分清濁。兩儀既闢。爰判陰陽。禮運云。太一
爲陰。陽。變而爲四時。所以乾元資始。坤道資生。三光著

象于天。乾之道也。萬物稟形于地。坤之道也。
乾鑿度云。乾以象天。坤以法地。離
系云日月麗於天。百穀屬於地。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③三畫而成卦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也者。理也。通也和
也同也。言陰陽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
物生焉。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和
地同則群萌而類動也。禮月令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萬物萌動也。
鼓之雷霆陽動也。潤之風雨陰隨也。故知不
有天地道何從生。不有陰陽道何由靈。豈得
造化之前道已先出。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
與陰陽。搜神契云。聖不過天地。神不過陰陽。夫天地者於事可明。陰
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
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昔車胤解道德云。在
人爲之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
者由也。言得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
故謂之道。是以孝爲德本。成曰。道功德彰
自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就外
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也。成之熟之
德之至也。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
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子所言道。寧異是乎。
若異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
褐髮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
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
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
之談耳。案山經云。天下名山有五。三千七百七十一所。經緯
五萬四千五百里。崑崙最高大。其上有十國。蓋
神仙所居。有金城石壁樓閣樹寶葉金花。日月三光列
于其下。雲彩羽輪鳳駕龍軒玉女仙童不可勝數。次則
海中三山蓬萊方丈瑤興公名山賦云。涉海則有力蓬萊
登峯則有四明天台。爾雅稱山只論五嶽。玉京既是上

①冲二冲②(或)十一③枝二枝④别二則⑤正二止⑥上⑦隨二遂⑧連二尼連⑨故欲二實故⑩(行)大...
 也⑪七字一⑫(也)一元⑬史二又⑭搭二整⑮相十(成現「輻輪」)⑯慶二慶⑰[也]一⑱齊二齊⑲
 ⑳頂二頂㉑說右二整左㉒音十(也)㉓以二已㉔末二末㉕階二階㉖類二類㉗三二二㉘二二四㉙
 ㉚天二入㉛(帝以)一㉜政二政㉝九二七㉞復道二道復㉟拘二指㊱禮二禮㊲[而]一㊳時十(也)㊴
 ㊵元二九㊶地十(也)㊷[日]一①三二六②人二已③德二心④言二道⑤是二得⑥有二得
 ㊸既十(無)㊹(虛)十談

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千申之歲。是為壽之風。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注老君初生周代。既過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植胸群胡大叫。

胡大叫。

內七喻曰。注老君生於賴鄉。賴鄉於槐里。詳乎秦。矢之。傳乎漢明之。祕在開張之害。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伏弔。焉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伏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謠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注老君頭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口角月。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睛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注老君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形。睛五把。參。口角月。此中國聖人之相。美眉方口。雙柱。參。口角月。此中國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唇。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疎耳。

鬚髮蒼黑。色厚唇長耳。其狀如是。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垂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盤。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胸上萬字足輪千紫。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十種。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注老君發數。數。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悉。威儀。遠。外國。內九喻曰。注老君是俗人。官房末品。衣冠。伏。自奉朝。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與。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曰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皇帝之遇。是。人九真之靈。又降。帝。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會。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做。伯。陽。呢。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注老君。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釋迦。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聘。聘曰。若有至

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聘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聘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內從生有勝劣。一。立教有淺深。二。德位有高卑。三。化緣有廣狹。四。壽夭有延促。五。還謝有顯晦。七。威儀有同異。九。法門有頓漸。十。答十異序。

夫椒蘭鮑肆。習久玩其先入。陽文教治窮愛緣其曲情。故咸池玉英。墨翟有非聲之論。淳皇散后。田巴有毀聖之談。蓋其揆也。況乃麟麋異質。魯俗均其容。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聊感之變。頓至於此。況悠悠者乎。仲卿所以陳釋老優劣。余憫而傷之。備於後論矣。答一一牒件。上文如是。

外從生左右異。一。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腸胎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內從生有勝劣。李氏之母。明。賴。鄉。平。氏。老。子。來。而。託。降。神。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家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

①載二載②史二史③天二天④伏二伏⑤為二為⑥秦二秦⑦天二天⑧非二非⑨請二請⑩形二形
⑪二二⑫二二⑬二二⑭二二⑮二二⑯二二⑰二二⑱二二⑲二二⑳二二㉑二二
⑳卷第五終㉑第六終㉒撰波同異如前卷㉓卷第六首㉔卷第七首㉕十歲篇第五之餘㉖十內㉗餘字次末本有內
九歲篇第六六字㉘內㉙一㉚認數明本在目錄頭下准之㉛答十是百十三字㉜一㉝一㉞一㉟一㊱一㊲一
神三十二字㊳一㊴家二家

左乎。史記云：爾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椹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舊唐書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謬辭，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堂，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述也。則行滿三祇，相四有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禪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專學，是知勝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三
老訓一守愚，遺形滅智，始謂於無爲，釋教通周則修，衆世備舉，後言於妙覺。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浪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緇繩無名。

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頂，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氛氲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爲陽爲父，位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皆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京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義，大禹所出，仁汎之德，賴虞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漸陸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太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薄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椹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信，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吏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四僭號之小^四匠，四我天王，^四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五
老爲九服，皆虛化主，說五千教章，釋爲三界，遍知法王，開八萬妙藏。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五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五史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釋迦降神^五羅維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五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專學，是知勝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三
老訓一守愚，遺形滅智，始謂於無爲，釋教通周則修，衆世備舉，後言於妙覺。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浪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緇繩無名。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嵩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巳酉爲陰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巳酉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

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義，大禹所出，仁汎之德，賴虞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漸陸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太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薄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椹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①首十(相)②耳二聯③(而)一④(皆)是諸辭⑤(一)一⑥(影)一⑦(老訓)妙覺⑧十字一⑨(釋)二⑩(四)一⑪(局)二⑫(十)與⑬(三)一⑭(又)二乃⑮(北)二比⑯(已)二以⑰(伏)二服⑱(史)二史⑲(信)二廣⑳(二)二⑳(之)一㉑(老爲)妙藏㉒二十六字一㉓(我)二我㉔(羅)二維㉕(文)二又

能紀其纖芥。都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
。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
窺牕切。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
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
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
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

一滅不能再生。注彈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
在何郡縣。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
也

內壽天有延促。老史記云。周太史儋二百三十餘年。
釋法華云。受五百萬億阿僧祇微塵
數劫也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
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

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
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
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信。
唯秦失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晉華

子錄回子。傳豫子。太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
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色先生等。並是老子
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
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

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
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
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

耳。誠哉斯言。可為永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
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

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
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
所未詮。巖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
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
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
固信。終始無大椿之久。好螭空龜。鵲之年。
爾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
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乖陳久遠。此之眇邈
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
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
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
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
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
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
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嗣不及否。
誠不虛也。前折邪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
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
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

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遷。玄虛非丈尺可辨。
方劫遠而未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蛇
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翽共鵬翼。偶高馳。驚
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還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若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
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

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
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栴焚屍還同胡
法。氣盡神謝會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還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
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矢
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
測。何其替哉。前折邪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
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

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
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
紅爪。顯神工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
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
湖望返。嶠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靈
空樹。注皇覽云。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在扶
風也。爾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
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
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
可匹我聖人用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
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
龍龜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隨四乳之君。
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麒麟之一毛。禹耳
齊肩。乃崑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疑
後教正夫法
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出乎應物。
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將花

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將花

○紀一紀○ ○通一○ ○[有]一○ ○[五]一○ ○環一○ ○凡一其○ ○也一乎也○ ○乎○ ○[老史...也]三十一字一○ ○
[以]一○ ○[矢]一○ ○[傳]一○ ○[太]一○ ○[色]一○ ○[正]一○ ○[雲]一○ ○[六]一○ ○[邪]一○ ○[物]一○ ○[思]一○ ○
[辨]一○ ○[經]一○ ○[七]一○ ○[就]一○ ○[就]一○ ○[終]一○ ○[終]一○ ○[工]一○ ○[功]一○ ○[於]一○ ○[十]一○ ○[八]一○ ○
一○ ○[卷]一○ ○[卷]一○ ○[精]一○ ○[人]一○ ○[相]一○ ○[氣]一○ ○[花]一○ ○

日之灑萬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遽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梵鬘聲功德也。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干。而標奇。蒙俱斷菑以顯異。注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菑也。

豈陽文與譏蔑比麗。孟娶與儻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⑤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屣。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注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刺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口人情亦無典據也。釋訓袈裟左。鉉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跡狐跡。非預人倫。是戎狄之風也。豈獨用鉉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內威儀有同異。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蕪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

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而時人美棠棣之花。況蔣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

也。故使衣象褕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鬪冠雀弁反拘自縛。齷齪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翠船待釣。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讎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讓於匹婦。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孔子助祭弗讓。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能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親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親。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卽道。等含氣於己親。行善止之心。等普濟之意。且道尙清

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競遺親文更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
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丙九箴篇第六
答外九迷論

周世無機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教爲治本五

忠孝廉達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尙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尙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慈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注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曰：咎也。求心責實事。外言乖妄詭譎。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

內箴曰。夫淳○礪○麗○天○。○礪○更○莫○鑒○其○色○。○震○
霆○駭○地○。○響○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
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人○。○賜○辯○
莫○能○獨○其○忿○。○亦○情○性○之○殊○也○。○注○莊○子○云○。○孔○子○
見○盜○跖○。○盜○跖○返○責○孔○子○。○孔○子○懼○遂○巡○而○退○。○劉○
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

婆。儉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蚌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龜。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鵬鼓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登之辯。護滄海之廣狹。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旨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樂無恭復形于國。

注曰。禮云子冠父親離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斯則門門出鼻。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在髮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曰污染乃萬質同歸。縑衣爲衆。綵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未

有執勞。者。也。缺缺便於運役。論語云。幾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擢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正顏下色。感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屐闕地理之明。著南鄉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呈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烏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旨三也。

注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繭。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

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維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梁溺務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爲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

厭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紙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勲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貧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耕。地玄都鬼卒。捨橫帳而偶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慚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餘在其中。勞形休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

○(城)十塚○ ○暢二賜○ ○勃二作○ ○箕二誤○ ○樂二處○ ○注十(彈)○ ○鏡二鏡○ ○在二侯○ ○(三)一○
○汚染二泥沮○ ○絲二采○ ○道二尊○ ○家二像○ ○宋二示○ ○(注)十論○ ○詳二詳○ ○(正)一○ ○(教)十○
○社二種○ ○維二註○ ○(四)一○ ○務二竹○ ○要賜二賜○ ○(爲)一○ ○被二被○ ○(天)二○ ○(經)二○
○官二冠○ ○貧二負○ ○精二精○ ○例二精○ ○飲二股○

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鼻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觀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鼻鏡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忘九淵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墮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猿猴猿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雖入海化爲蛤。燕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誠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誠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

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經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句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退本。故云。道高者尙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尙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譏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珍。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感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屏。漸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煙續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儲

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淫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教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誠思。嫉鼻鏡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靈深於鼻鏡。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與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胤政淫刑而壽短。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樂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談詰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情哉。吾子。自胎伊。感。良足歎矣。昏若夜遊。附旨五也。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由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恩。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損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注曰。觀夫土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靈周空乏之事。故有。穢穢。穢穢。穢穢。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練唯。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彫裝之妙。且神不享非

①溺=尿 ②尿=尿 ③觀=勸 ④生=出 ⑤辨=辯 ⑥植=想 ⑦始=給 ⑧鑒=鑑 ⑨期=斯 ⑩服=復 ⑪句吻=荷吻 ⑫荷吻=荷吻 ⑬促運=運促 ⑭(五)=一 ⑮力十=惡龍 ⑯績=積 ⑰榮=實 ⑱思=思 ⑲威=威 ⑳先=元 ㉑刑=形 ㉒件=件 ㉓(注)=說 ㉔部=付 ㉕大=太 ㉖敢=致 ㉗感=感 ㉘(其)=十 ㉙注十(彈)=注二彈 ㉚暨=暨 ㉛穢=穢 ㉜病=疾 ㉝末=末 ㉞[也]=一

潛形。雖隱實事同。豈妍異矣。冥焉不知。爾旨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緒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故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答。歸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誠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潛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此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軋三十六部清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世經。世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頭。頭木。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敷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誠將冥山等。聞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

論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噴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錄。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罪。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淪於九流。誠體輪迴。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誦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士。忠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剪鼻。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局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緣騰絳額。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曰。瓊瓊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僅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居然可修。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像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精思之號也。上清尤高。師未離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

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琰瓊抄。文。冲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是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探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冲和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著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辭。辭直筆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是甫謚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注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貍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賄。臨貍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渡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

① 靈=靈 ② 經=經 ③ (天竺)=天竺 ④ 正=正 ⑤ (八)=八 ⑥ 離=離 ⑦ (為)=為 ⑧ 軌=軌 ⑨ (主)=主 ⑩ 火=火 ⑪ (月)=月 ⑫ 論=論 ⑬ 制=制 ⑭ 惑=惑 ⑮ 住本=住本 ⑯ 設=設 ⑰ 濟=濟 ⑱ 說=說 ⑲ 冲=冲 ⑳ 度=度 ㉑ 居=居 ㉒ 法=法 ㉓ 法法=法法 ㉔ 經=經 ㉕ 記事=記事 ㉖ 記事=記事 ㉗ 記事=記事 ㉘ 記事=記事 ㉙ 記事=記事 ㉚ 記事=記事 ㉛ 記事=記事 ㉜ 記事=記事 ㉝ 記事=記事 ㉞ 記事=記事 ㉟ 記事=記事 ㊱ 記事=記事 ㊲ 記事=記事 ㊳ 記事=記事 ㊴ 記事=記事 ㊵ 記事=記事 ㊶ 記事=記事 ㊷ 記事=記事 ㊸ 記事=記事 ㊹ 記事=記事 ㊺ 記事=記事 ㊻ 記事=記事 ㊼ 記事=記事 ㊽ 記事=記事 ㊾ 記事=記事 ㊿ 記事=記事

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誣號聞人善阻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錄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秦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出道士孫氏法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淪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育九也。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超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

地者物之根也。根生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霧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於。但道家僞說爲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尙書禹貢已來方陳州縣。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於縣。漢高祖已來以縣屬郡。典諸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脈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爲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元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

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吵莽之中其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於顧歡。諸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

卷第六 終 卷第七 終 卷第八 終 卷第九 終 卷第十 終 卷第十一 終 卷第十二 終 卷第十三 終 卷第十四 終 卷第十五 終 卷第十六 終 卷第十七 終 卷第十八 終 卷第十九 終 卷第二十 終 卷第二十一 終 卷第二十二 終 卷第二十三 終 卷第二十四 終 卷第二十五 終 卷第二十六 終 卷第二十七 終 卷第二十八 終 卷第二十九 終 卷第三十 終 卷第三十一 終 卷第三十二 終 卷第三十三 終 卷第三十四 終 卷第三十五 終 卷第三十六 終 卷第三十七 終 卷第三十八 終 卷第三十九 終 卷第四十 終 卷第四十一 終 卷第四十二 終 卷第四十三 終 卷第四十四 終 卷第四十五 終 卷第四十六 終 卷第四十七 終 卷第四十八 終 卷第四十九 終 卷第五十 終 卷第五十一 終 卷第五十二 終 卷第五十三 終 卷第五十四 終 卷第五十五 終 卷第五十六 終 卷第五十七 終 卷第五十八 終 卷第五十九 終 卷第六十 終 卷第六十一 終 卷第六十二 終 卷第六十三 終 卷第六十四 終 卷第六十五 終 卷第六十六 終 卷第六十七 終 卷第六十八 終 卷第六十九 終 卷第七十 終 卷第七十一 終 卷第七十二 終 卷第七十三 終 卷第七十四 終 卷第七十五 終 卷第七十六 終 卷第七十七 終 卷第七十八 終 卷第七十九 終 卷第八十 終 卷第八十一 終 卷第八十二 終 卷第八十三 終 卷第八十四 終 卷第八十五 終 卷第八十六 終 卷第八十七 終 卷第八十八 終 卷第八十九 終 卷第九十 終 卷第九十一 終 卷第九十二 終 卷第九十三 終 卷第九十四 終 卷第九十五 終 卷第九十六 終 卷第九十七 終 卷第九十八 終 卷第九十九 終 卷第一百 終

者云。寫作好姘婦。朝生夕死。若用爲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猪羊身。屠夫債人解。逃者作。能驚蛇身。兩舌者作蜈蚣。鴿鷄。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抵板者爲驢驘馬牛魚鼈之屬。大屋下有地戶北向一戶。曰向。呼從北戶出入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中瓦屋安居快樂。若非時不作惡行。不見天道亦不受罪。名曰鬼城。手戔得出爲人。父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爲地獄。中斯謫者不挾苦痛。還歸家。一代家爲解調。皆在此城中。男女五六十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桑耶頭啼哭。秦問東。天道地獄道相去幾里。曰天道地獄道門相對密行而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刺無邪故相使爲水官都察。不爾與地獄中人無異。秦問人死何者爲樂。主者言。唯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爲樂耳。父又奉神時罪過山積。今奉法其過得除不。曰皆除。主者召都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來。便開讀國祀年紀之籍。有餘算三十年。橫爲惡見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爲祖父母及祖父度者。當刊報語。王坦後在都忽見師來。王便驚云。禍決定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日月命過。罪福皆不虛。事若影響。懷慮但當勤修道德以濟濟神明。五級未就臨耳。先與君要放來相詰。言訖而不見耳。

二第。懸婦
蕭作訓令也。王坦懷疑契死爲驗。續搜神記云沙門竺法虔者。光興

比口。中郎將王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相應之事。茫昧難明。未審有無。便共爲要。若先無當其神有。及罪刑決斷。明未審有無。便共爲要。若先無當其神有。及罪

刑決斷。衆陽高年已五十。爲殺人收鎖項地牢。我罪重甘心受死。何由可免。同案勸之。因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求念觀音不簡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佛圖。拾身作奴供養榮僧。旬月用心銷鎖自解。監司驚怪語高荷云。佛神憐汝祈應不死。隨刑之日舉刀未下。刀折反斷奪得原免。出宣監。

記也及續搜神記。一鵝將鸞得夢形全。宋吳郡太守瑛

邵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陳事辛殺。僞元初爲平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歡之。以爲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不可計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篤信過人。後更富。郭銓現身令輿法集。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百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只顯形於女婢劉疑之。曰僕讀事未了。努力爲作四十年會法集齊。乃俞文汎海不畏洪波可得免。忽然不見。出宣監記。

俞文汎海於南海直風。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出宣監記也。文和得蘇傾誠奉佛傳浪靜。於是獲安。出宣監記也。文和得蘇傾誠奉

佛沙門乞者。輒結誡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莊老。

後因病死。兄聞稱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即奉佛。出宣驗記。張連被囚放至意修齋。張連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事念觀音。願赦自脫。因逢獲免。終身齋戒。出家弘傳焉。吳興盡

燒經堂如故。元嘉中吳興郭內僧失火燒數百家。獨志唯有經卷。車舍餘然不燬。時以爲神也。出宣蒲城失火精舍不然。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火失火不可救。唯精舍不燒。

建康別記
復唐祠。出吳郡市中刑囚免戮。吳郡人沈英被繫盧

觀世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赦。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神力。及有像項上。乃有三刀痕。因奏獲免。出宣驗記。廟神奉絹卽離蟒身。梁外兵尚書劉瑒嘗詣塔寺記云。沙門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陰持入經是其所出也。往豫章至宮亭湖。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出家作道人。好行布施。不持戒。今在此爲吾草湖神。周圍千里。拉吾所統。百姓貢獻珍玩無數。是我先身損已之報。若能持戒祈應生天。以毀禁故墮此神中。師是同學。今得相見。悲欣可言。壽盡良夕。而體形長大。不欲於此捨命。穢汚湖水。當從山西空澤之中。此身滅後。營建地獄。我有籍一千匹。函中并雜諸書。可爲我立塔營建地獄。使我過世得生善處。深中以相結託。世高聞此。泣立流涕。便語神曰。何不現形面共言對。神曰。設我之罪形甚醜陋。見必驚怖。世高曰。但暫現身。吾不懼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六臂蛇。至世高膝邊。淚如雨下。不知其尾長短所在。俄而入於床後。世高於是收取精物。悉內船中。群衆俱而退。宗伯一時輿議進路。神復曳身登于山頂。遙望發去。衆人舉手然後乃散。俄忽之間便還漂寧。由彼境以起。還東寺。神即移度山西過命。頭尾相去四十餘里。今見希陽郡村是也。世高還都。以廟中餘物於瓦官寺起塔三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蒙師作福已離蟒身。又見宣驗記也。

車母燃燈不期兒至。車母者遺宋陳王青泥之難。爲佛佛所得。在賊害至。其母得先來奉佛。卽燃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虔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得叛還。七月七夜行獨自南走。值凶天降。不知西夏。進見有七段火光。眾火面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

自後想到舉行禮 吏部孔瓊 由放生而脫苦 吏部
孔瓊出宣諭記 秦不信佛 因與消泰四月八日至五言寺共
放生憐悔死後數句託夢與兄子云吾本不信佛因與范
泰放生秦一善力今得脫苦罪報願決定不差汝
當順心爲補助若無善可以脫苦也出壇別傳卷也 汝
道
士史俊因灌像而能行 史俊者學識率道而慢
足事耳每見尊像恒輕詈之後因病制藥種種祈禱都無
効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廟中灌像廟第一可試造
觀音像後以病愈如言灌像像成步
見觀音像後出宣諭後詳等記 陳範之妻連光曜
座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
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
尺高座上出 張導之母吐焰陳盤 張導母王氏素
宣諭其祥等記 日尊食感得舍利光出口 僕射鄉鮮威幽齡續 字
輝映食聲出宣諭記也 道也 書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
命也可六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鮮
因本法遂覺長年 尙書劉式至念像歸 彭城劉式之
出宣諭記也 無故失去不知所至式之夙夜思之嘗自責至念冥通經
百日後其像忽然自見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信復
傾心出 遺民精思勸篤珠顏耀彩於眉間 劉遺
宣諭記 城人少爲儒生喪親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山西林間
多病不以妻子爲心終途往來精思禪業半年中見眉
間相漸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
圖畫見一道人奉明珠因遂病瘳出宣諭記也 吳王
圍寺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 孫皓時有王正辯上事
利胡神皓便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圍寺欲行誅廢之事謂
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無靈黑衣一日同
命僧或疑死或逃于外會乃清齋期七日現神變以
銅鉢盛水置庭中中食畢而曦光曜耀忽聞庭鉢盞然有

①逃一沃○ ②鵠一鷓○ ③令二今○ ④南二兩○ ⑤變二音○ ⑥天二大○ ⑦手二丁○ ⑧〔一〕一乏○ ⑨五二王○ ⑩(泰)十佛○
 ⑪又十(問)○ ⑫〔視〕一○ ⑬第一弟○ ⑭比二北○ ⑮〔中〕一食○ ⑯王二坦○ ⑰而不見耳一忽然不見矣○ ⑱衆二衆○
 ⑲十一一○ ⑳刀折又斷一再折○ ㉑〔也〕一○ ㉒記十(也)○ ㉓先二志○ ㉔也十(出言驗理)○ ㉕形二刑○ ㉖就
 ㉗二覆○ ㉘(家)十口○ ㉙十十(九)○ ㉚免十(言訖)○ ㉛(黑)十風○ ㉜惠二謀○ ㉝〔法〕一○ ㉞病二疾○ ㉟放二繁○
 ㊱當一嘗○ ㊲車二草○ ㊳反二及○ ㊴自一向○ ㊵皇二榮○ ㊶不復二復不○ ㊷見二現○ ㊸晉二撰○ ㊹(後)四十
 往○ ㊺宮二耗○ ㊻師是師不是否○ ㊼男二貝○ ㊽宗二客○ ㊾東十(林)○ ㊿二○ ㊽中十(為飯)○ ㊾天十

對諸姪女以爲戲樂。在後魏時陰雲忽降。疾風吹雨。其熱不可堪任。自被遣戍苦寒求死。名醫上藥治而無效。太史占曰：「一婢女。先奉佛法。內有所知。凡所記述。往其家中。」奏云：「陛下求佛圖未。請問。佛大神耶。女曰：「天上天下。尊榮過佛。陛下前所得像。猶在側傍。需救供養。願必立應。」時以諸姪。即具香湯。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頭祈過一心求哀。當疾痛止。應即隨消。即於康僧會請受五戒。起大木柵。寺俱建。

朱恭國殺尼而墮廁 廁未有惡人。朱恭。每以殺美僧也。一夜過院而走。不知出處。遂墮廁而溺。背猶負物。用搜廁錄。

董禮劫僧而弑 董禮常以盜僧爲業。得財於家。盛命資客。忽有牛狂。自外而入。於坐。觸驚。載而命死。出案後記。

平業融像而眼盲 梁人平業。善弓馬。爲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融銅爲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至年五十。妻子致其並亡。唯業一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以致餓死。出案後記。

日鎮惡盜鍾而舌縮 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爲時人所嫉。輕慢佛法。見僧必罵。後以教學爲業。時有鹿野寺僧法滿。寄銅鍾一口於其寺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舊。經年重病而舌舉。縮口不得言。既知自責。乃持資財謝鍾。

祖深獻書而著白巖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帝一十八條事。請廢郡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某神唾之。遂著白巖。雖悔不迭。出冤錄記。

元嵩上法而忠熱風 隋元嵩。發身著熱風。素欲誹。向羊羈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教誨。須臾。客爲疾先行。至客。一臂入口。便下腹內。還作羈解諸楚號。縣令醒而驚發。梁時爲方復說。周作羊羈而死。

令寄在寺。住民將牛酒 神令。便以牛繫剎柱。解佛像。布設法座。於佛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飽。醉便臥。舊下。投機即覺。懸洋。爬搔。體。因。爾成癩。十年方死。出顯氏家也。

部曲生男。自然無手。朝請噉炙。如劍入身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軍餒。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所得盜者。輒截手脗。凡截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秦朝諸家。其家修。非手殺生。則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便見牛來。觸。如被刀刺。叫呼而死。梁人沐髮。頂上雞聲。梁世有人常出顯氏家。部曲也。

沐。云使晏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簪子。隨終
 樂中但聞啾啾數下。尋見驚。出桓氏家。語
 羹兒頭似鰓。江陵劉氏以實解羹爲樂。後生一兒。與
 真是鰓。白頸已下方爲人身。出桓氏家。觀夫信毀之迹。是由影之附形。谷之傳聲
 也。耳聞之與目驗。可略而言。曷哉吾子。幸能
 自免。儒生曰。察師誠旨。則善惡孱然信毀
 交報。竊見顏回德行反值。厥年盜跖凶狂翻
 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家。三張奉道而滅族。
 行善得禍作惡無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開
 士喻曰。顏生知十。子夏起子。示隅不反實
 恥也。然一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
 窮源。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苦
 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見。樂有樂報。或
 餘福未盡。惡不卽加。或宿愆尙在。善緣便發。
 加灰覆火。豈得稱無。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
 夫善惡有歸。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
 卽可以爲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卽
 謂丘說必虛。且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吳不信
 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萬石船。無得以蓬
 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也。顏氏誠其子曰。
 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
 能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
 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

①高唱月二歌唱日②距二距③渾二連④戰二⑤彩充國賊三采无盈婦敬⑥光二大⑦詳二羅⑧名二⑨二二
 ⑩又錄二錄與永鍾⑪記十也⑫仆二什鍾⑬備二智⑭擢一⑮歷二形⑯關二用⑰烈二⑱沙
 二誠⑲鄉二流⑳皓二清鍾㉑修十也㉒渾二渾㉓二二㉔須十夜㉕新二辛㉖造十降㉗
 士七鍾㉘隊二鑿㉙咸二談鍾㉚月二②㉛怍二使鍾㉜雙十身㉝渾二原㉞明二蓄㉟壯二壯㊱嫁
 女先奉佛法內有所知富人常敬信佛爺承帝之靈㊲記二語㊳佛二市㊴殺二殺㊵錄十也㊶死
 十㊷案二案㊸法二策㊹委二法㊺郡十守㊻據二據㊼固二固㊽幸十㊾內二於㊿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爲其勤苦。既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己之神爽而不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聞厥趣。則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寶牕。門枕危峰。簷臨碧湖。忘憂長樂。既。蘊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歲暮覆井之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掛懸蘿。臥石似床。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懸前。松風將鶴唳俱哀。春鳥共。鶯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遜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簦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共辭曰。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掛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厨。

閱孔壁之遺經。觀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恒抱沈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雖甚攀天。萬卷百家。香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己何者最。益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言。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確奉報德。青。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來鳥。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探以成書。而無書不覺。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誠敬。事兼木雁。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會無典則。及離連紀。號栗陸肇。興。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項遞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質。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秦篇籍。漢棄。鴻漢事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塚。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祚鳩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

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匡曰。武力所以闡聖。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殷。充車兼兩架。歲屋溢。董京遷徙。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時簡參相素人。又取爲騰。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帙。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于尊卑。三傳詳乎七地。戰國叙於權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逮防氏七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通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鐵。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床上鋪床。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沈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遍該。但絃韋莫偶。蘭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關。假儒春秋之言。

○道二○述二○書二○注二○權二○優二○名二○並二○文二○行二○網二○
二○典十(諸)二○及二紀乃(乃)二○紀二則(則)二○與二名(名)二○(文)十(十)二○派二民二○素二本二○按二
二○而亦二亦而二○亦凡二○諫二諫二○七二天二○辨二辨二○
二○似二調二○

彌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尙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爾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充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柏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茶蓼而纏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迴上聖。鼓及下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鈞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舉也。究也。畜也。爾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雜記云。畜者爲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違於時。是名爲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非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

義無違犯。舉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愍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愍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養。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平季周。長於末俗。觀孝悌之云絕。慨禮樂之已闕。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鈞命決云。百王率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桂陽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也。川阜無貴。孝感神明。功伴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指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昆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遠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花散花之別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

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趨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之經典。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椰池之八味。鄒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已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卽是菩提。假令疎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宇。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智。毫毫及之。略聽法音。恍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七

辯正論卷第八

出道僞謬篇第十

唐沙門釋法琳撰

靈文分散謬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改佛經爲道經謬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未出言出謬 道士合氣謬 叙天尊

及化跡謬 諸子爲道書謬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闡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鳳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僞。頓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

①源一原②孝一者③汗一洋④游一由⑤辯一禮⑥者一(養也)⑦慈一敬⑧王一正⑨指一旨⑩(請)一
⑪與一(喻如出必由戶濟越待身自信會來吳法蘭社漢)⑫智一五⑬七一八⑭八一九⑮(唐)一⑯(釋)一
⑰(東宮學士陳子良註)十撰⑱(偷)十改⑲(謬)一

具足示之金剛。共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琉璃爲地也。三十二天輔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摩般若
改法華經

③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儉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彌多羅尼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四宣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

法華經。有一乘二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爲七善。云何數之。

阿吒單國。阿隸國。反真國。阿盤吒國。赤眉國。阿剛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聯佛家三十五聖名歸命師子吼真人取寶勝菩薩名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菩薩名各各互跪合掌

如法懺悔。三三合爲一改三三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與佛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頓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互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互跪。悉令迴向一切供養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歸命無教也

歸命方等真經歸命無教也歸命四維上下虛空法

界得道聖衆降命應教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十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	自然成真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元始真
聖尊在大衆	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花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 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爲過去尊。改佛道爲真道。改真金像爲元始真。改深法義爲化迷強。王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定志經言。法師爲度十戒五。戒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世爲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一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爲喻。備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真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一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地放光天人雲集。何爲書策不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爲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爲其僞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爲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號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旋行於佛僧。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改云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改云無偏改云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法改云悉無穢疵改云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者勇猛精進改云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具足。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獄攝意奉戒改云四十願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爲道本。在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

東方香林刹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草。遍滿十方刹。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探擷。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答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爲之。乃是羅什姦妄。與弟子僧祿改我道家靈寶

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準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向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游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已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梅檀園邊。住持國界冥潤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己。慎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爲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嘆。衆共詳焉

王二正 〇(又云)十至 〇(戒)一 〇(子)一 〇(賊)一 〇(途)一 〇(七)一 〇(元)一 〇(旋)一 〇(佛)一
云二佛法作 〇佛法二道法 〇佛道二道法 〇經十(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 〇這二道 〇(口)一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諸得道

大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數衆。亦有一與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住。所以考何。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升。十升者。十住處階級而往。從歡喜至法雲。和好具足現身金剛。於是。大王小王聞天尊說法。即得四果。又案度

身品云。尼乾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中大度王民。號曰沙門。案文始傳云。老子在闕闕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飛天

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爲師。又云。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又靈寶智慧罪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爲防

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通亦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

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或

有吸氣以沖天。或飲水而證道。或閉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萬六千。或云。八十一。或

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

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件其目。未識此天爲同爲別。爲重爲輕。爲高爲下。爲虛爲實。修何業行而能升陟。服食何草而得往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宋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

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

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宮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餽飯牛

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

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

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

號祭酒。聚合醜徒。類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喚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

弓之子必善爲箕。良治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

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禮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

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好在前列失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

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

真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弄辰度度世。不嫌婚世可度。陰陽

①大二人②興二舉③住二任④(十)一⑤往二姑⑥大二天武通⑦(說)一⑧養天二天人⑨品二經⑩修十(之
道)⑪(或)一⑫太二大⑬重二繼⑭安二實⑮以二已⑯飯二飲⑰鶴二載⑱(所)一⑲治二
治⑳(必)十能㉑(五)一㉒應下宋本元本俱空白。明本有○印㉓好二姑㉔玉二玉㉕婚二姑*

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先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祕爲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若災厄皆除。號爲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爲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許叙天尊及化述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號皆自然應化。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無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無極。自相矛盾。僞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爲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爲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爲是神力所不周。爲當夏民劣下推化縱其劣也。不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即是無靈。但構虛談還成詭論。比來商人行往審使經過其所未詳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

師慢法傲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融真際。蕭蕭遊智河。一入大乘海。軌量千劫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

佛爲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群品。沉愛本來均。諸子爲道書謬。

檢玄都觀經。自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百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千四百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彭祖撰。神仙傳一部十卷。抱朴子撰。列仙傳一部十卷。劉向撰。夷夏論一部五卷。道士撰。莊子一部十七卷。莊子所出。抱朴子一部二十卷。葛洪撰。廣成子一部四卷。商洛公撰。尹文子一部二卷。劉向撰。淮南子一部二十卷。淮南王撰。文子一部十一卷。文子所撰。列子一部八卷。列子所撰。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葛洪撰。崔文子經一部七卷。崔文子撰。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鬼谷子撰。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人等說。治練五石一部八卷。怪異志一部十二卷。與利宅舍法一部五卷。治病經一卷。說陰陽經一卷。日月明鏡經一卷。

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彭祖記經一卷 養性經一卷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爲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著龜序經一卷 導引圖一部一卷 河圖文一部九卷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鄒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十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怪。何者。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爲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惡人知之。己若有善惡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有何醜惡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爲道書者。民中

諸子悉須追入。已不。案陶。朱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囚於吳。堂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為柱史。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爾者。知幽王為犬戎所殺。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玄都。館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無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為日已是大偽。今玄都錄復是偽中之偽。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釋老形服異。道家節日。鍾幡不同。器名不同。不合行城。依法朝拜。請立經目。玄都東華非觀。

梁武帝拾遺語文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一曰序致。二曰列名。三曰釋名。四曰辯色。五曰氣數。六曰里數。七曰重數。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曰多少。十一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龜細。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岳。二十一問答。總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訖無上大

羅備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上。本無金剛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案道家玄妙內篇。大真科九天生神章。渾成圖。無上真人傳。五岳神仙圖。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衆經。讚誦諸天內音。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並無金剛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鳥鸞鵲鸞鵲赤鳥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之內。亦無金剛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今道士改金剛名天闕者。案曹氏太一。式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陰陽開闢之節。以達旋璣迴行之度。通六甲屈申之微。探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爲月。神月建之氣以爲辰。名天闕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萬物強固。柯葉以定。實堅剛故曰天闕。諸書並云天闕是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剛力士神呪經。有密迹力士三萬億者。悉是浪語。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蟲三百六十。鳳為其

上。毛蟲三百六十。麟為其上。甲蟲三百六十。龍為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無所不述。自漢已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若言道家先來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經有五色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麒麟成經本。無天尊形像及金剛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靜張賓等偽經所說。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卽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乘師子。不坐蓮花。釋老形服異。如來有紅爪紺髮果唇花目萬字千輪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唇疎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衰。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無形但是元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爲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已二以○ ○朱十公○ ○是二一○ ○空二室○ ○能變化二行父術變化而○ ○愛二授○ ○界二役○ ○子十爲方朔者○ ○
○附二觀○ ○見二一○ ○密二靈○ ○梁武帝拾遺語文○ ○省二層○ ○大二太○ ○左仙公傳○ ○大二太○ ○
○放二飲○ ○度人經○ ○一○ ○麒麟二異○ ○式二戒○ ○微二靈○ ○虫二蟲○ ○蟲二虫○ ○成二
盛○ ○贊二讚○ ○皆二真○ ○校二授○ ○

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流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并注疑偽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演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瑟詳三年不言。改淫繁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內見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尙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事發者既爾。不發者有之。請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詳檢內外經史。判定是非。立日為記。以息邪偽。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楷學。永絕迷妄。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四見論云。三界之外。次四民。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信者生北真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四行者。堪為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帝天。為下民種也。釋名云。都者觀也。言華夏之地帝王所居。萬邦歸漢。處華物麗謂之陸海。有所觀觀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容曰館。集賢曰觀。如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為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爾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為觀。便是降尊就卑。以觀

代宮。復是退大作小。且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為道觀。理不可也。名既不正。法亦是邪。何得以卑觀之名廢仙宮之號。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梁武帝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蕭衍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必須詮。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標空。察理。淵玄。微妙。就義立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摩瑠述於天中。標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含識而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四句。論絕百非。應迹婆娑。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此土根情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樹園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後。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耽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反。今捨舊歸。歸還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入諸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蕭衍和南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菩提心。于時黑白二萬人亦同發心受持。

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為化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經教成實。論說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少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善。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陳爽

尙書都功德主顧

尙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啓

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臣綸啓。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聖子。有頂微妙色身的。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鐮。收淫繁之實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五時四諦。利益之方無盡。並永清日盛。霧露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曠底。出世成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聲馨之士。慕探幽蹟而知迴。道樹

○(女都東華非觀)太玄是都。東華是宮。○(此)十(乎)○(梁武帝帝捨道勅文。邵陵王捨老子受菩薩戒文。法琳與秦國公書)二十六字十梁○(而)一○(但)以十此○(比)十正○(一)二二○(子)二於○(持)十(梵成)○(禁戒)○(隔)二華○(正)十(故)○(少)二弱○(善)二信○(啓)十(不)○(五)時四○(四)諸五○(水)二水○(成)二真○(諸)二諸○

始乎迦維。德音盛於京恪。恒星不現。周鑒振

微。滿月圓。委漢威。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

華。洛。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

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帝菩薩應

天御物。負辰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群生。故能隨

方。運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

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誠。幽顯靈祇。皆蒙誘

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趨動

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其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

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

道。堅持政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

甘果。而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

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

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

許。謹序

天監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

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啓

勅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殖勝因。宜加勇猛

也

天監四年三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

孝恭宣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

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

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緘口以終身。既德

愧內充。鬱慚外滿。匪唯孤負。悲遠。實亦帶累

道安。是以舉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

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

更入罽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

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

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

風之悲。愈切。居生。坎壤。稟命連遭。空詠七

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

膏肓。風纏腰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

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萬卷

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

竭邪源。今重修辯正。頗為經書。備史籍靡

充。雖罄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

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

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

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

理文昌。德鏡播紳。疊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

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

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

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難書。及晉

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

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

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

以傅子。調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

最在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

人見賞。破邪不逢君子。誰肯為珍。比者海

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

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

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竝將迴向耳。請

公為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①現二見②洛二俗③故一啓④詳一衆⑤方二根⑥謂二訓⑦而二翻⑧此處一字明本缺⑨三二四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進既信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五百。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爲食頃。則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煨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離不開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沙門復禮曰。法花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而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衆。燈明之事。但取在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窄能達觀。故身子觀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被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爲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因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爲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惑曰。釋

迦利見元是化身。婆娑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穢國之靈鎮。法花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爲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婆娑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婆娑矣。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婆娑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數。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實。不見履緒者必疑堅永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淫弊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殺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

其出家也。閻王害父因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辯惑曰。耆闍信廣隨鷲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之中。而有漏背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微視。若不見則無者。耆闍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暉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紛而有據。豈寂寞而無聞。故知君子或默已昭彰而感通。中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靈之伍。懷愚混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脣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

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

○五○一○千○ ○謂○爲○ ○則○此○此○則○ ○穢○一○伏○ ○小○二○千○ ○花○十○(經)○ ○(真)○一○ ○諸○二○諸○ ○(者)○矣○一○ ○○蓋○二○化○ ○○惑○二○或○ ○○人○二○乘○ ○○二○三○ ○○國○二○土○ ○○火○二○災○ ○○淫○二○染○ ○○迷○二○迷○ ○○(及)○一○ ○○(其)○一○ ○○又○二○吳○ ○○明○而○明○ ○○朕○二○朕○ ○○已○二○以○ ○○凌○二○陵○

況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福於小功而背誕。具行三逆知昨非而迴向。迴向生於正解。而解生而罪可滅。背誕與於邪見。邪見與而福自亡。福亡永劫而沈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良工和木名醫。磨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此為是問乎。為非問乎。必以為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達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與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為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幾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為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願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闍王害佛。尚為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為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誘者應輕。今乃重者為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無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為化哉。

若以善星為真者。何不同之。昆季昇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懷之。忍其入獄。豈慈悲也。但孫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晏之上。懼墮野之鬼神。伏闍王之醉象。何為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誘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誘則壞見而壞見斯斷善根。迺受闍提之號。所以詞罵調達唯曰癡人。題曰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

又問。善星為真為化者。凡化之為理。必當以混真為妙。真之為事。自然以似化為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饌固其停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為最後之說。迦葉

載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穢濁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為化。豈無為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誓而誑得魚。遍習諸禪。為山而已止。贊同石鼠之為技。若飛鳥之能言。雖

闍門人還如伯繚。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鋪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尙招螢火之譏。智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往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玉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為解。庸詎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上智也。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測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陀之等者。中人也。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困而學之。乃成羅漢。誘因誘果。人斯下矣。能作闍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嫩田上土。誰可使焦種生芽。有淅淅淒淒。不能遺枯條布葉。豈可問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泊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闍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闍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荆棘之田。寧忘後種。知現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大之。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

又問。善星為真為化者。凡化之為理。必當以混真為妙。真之為事。自然以似化為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饌固其停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為最後之說。迦葉

載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穢濁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為化。豈無為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誓而誑得魚。遍習諸禪。為山而已止。贊同石鼠之為技。若飛鳥之能言。雖

已止贊。同石鼠之為技。若飛鳥之能言。雖

○譯二藏 ○直十(者)合 ○西二正合 ○福十(自)合 ○日一合 ○廣一占 ○幾二幾合 ○第十(子)合 ○若以一合 ○另二雙合 ○(地)十賦合 ○(上)一合 ○重輕二輕重合 ○正一合 ○殊二殊合 ○其十(林)合 ○截二再合 ○斯二則合 ○謂二五合 ○和二順合 ○技二伎合 ○無二為合 ○詎二巨合 ○(爲)一合 ○因二因合 ○乃一合 ○(能)一合 ○充二望合 ○現二見合 ○之六二六之合

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與衆物。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爲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無終。營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漫。三界難以歸根。然而業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職。黍稷盈囷。農夫失時。茨棘遍野。借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望不稂不莠。如坻如京。探薪茹於水中。塞芙蓉於木末。未也。或曰。善爲福始。惡是罪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聞命矣。何迺頻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福。仍蒙福。末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未受。後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經時即熟焉。大猶穠樸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

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勸今。隨者野無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隨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隨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冀以象而申意。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爲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伎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尙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未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滅。阿闍雖現見惡人。而往修善業。不滅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尙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無心則我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爲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毘富羅山遊行射獵。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勸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憐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爲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遍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爲益。任之則爲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爲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爲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潛。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成已進於道。何顧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

①昇一隆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後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足一長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在辨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群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拾執著爲優。則涅槃爲半。揚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爲優。則涅槃以大空爲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爲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寶參差。無谷不能以攻。響。群物絡繹。無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爲之感。鏡谷爲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聞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慮平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卽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爲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花之

爲旨也。弘三點之奧。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爲致也。此並大乘之祕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爲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肩隨病而授藥。班樞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尊釋。成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卽得其足。十事功德。夫以分流設險。海。君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愈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與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機爲之

最。載馳廣陸。車騎爲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錦芳櫓。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時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則舟楫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卽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卽割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過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十門辯惑論卷下

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則此滅非虛。何爲續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竹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續子梵志。滿十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果。吾所聞也。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爲義。涅槃以至寂

①在辨 ②若二 ③取一 ④成二 ⑤若二 ⑥善二 ⑦若二 ⑧善二 ⑨功一 ⑩川十 ⑪則一 ⑫則二 ⑬則三 ⑭則四 ⑮則五 ⑯則六 ⑰則七 ⑱則八 ⑲則九 ⑳則十 ㉑則十一 ㉒則十二 ㉓則十三 ㉔則十四 ㉕則十五 ㉖則十六 ㉗則十七 ㉘則十八 ㉙則十九 ㉚則二十 ㉛則二十一 ㉜則二十二 ㉝則二十三 ㉞則二十四 ㉟則二十五 ㊱則二十六 ㊲則二十七 ㊳則二十八 ㊴則二十九 ㊵則三十 ㊶則三十一 ㊷則三十二 ㊸則三十三 ㊹則三十四 ㊺則三十五 ㊻則三十六 ㊼則三十七 ㊽則三十八 ㊾則三十九 ㊿則四十

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廢。是則眞爲寂靜化是留權遷。鶴林之事不無犢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眞化之不一。未明眞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迺定化體之權遷。異眞身之寂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卽法也。化身卽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曰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觀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有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會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卽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消。

①既=即㊟ ②[兮]—一㊟ ③宵=宵㊟ ④辯=辨㊟ ⑤畫=畫㊟ ⑥惑=或㊟ ⑦義故=義欲㊟ ⑧現=見㊟ ⑨錄
二錄㊟ ⑩則現=即見㊟ ⑪則見㊟ ⑫幼=初㊟ ⑬采=練㊟ ⑭離=推㊟ ⑮日=旦㊟ ⑯是=見㊟ ⑰[水]—一㊟
[真]—一㊟ ⑱身之寶之三㊟

坤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先生學富達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鐘待扣。敢迴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先生迴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子焉進坐。吾爲子論之。夫道之爲教。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爲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之內耳目所泊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述簡牘所紀。輪囷所傳。咸見之矣。當爲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鈎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爲天。氣之濁重者下凝爲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沌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以明。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迺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

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啻合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其三才俱稟形而生。此迺爲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能生天地哉。請究斯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公子慨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憤。以愚不了。尙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案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部秩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有。靈寶於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靈寶木之下。處三清之上。總九仙之長。朝會百靈。階級萬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若無影響。何能致此。兩靈高聽。希暫釋疑。先生莞爾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重爲夫子揚。播而論之。子察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爲虛謬之說。綴細可驗。軸素難誣。教異外方。跡殊中。考之史。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皇帝少昊之代。顓頊帝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後。周武秦漢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卓甫諸帝王紀。章羅洞紀。楊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祀顯著。大無不錄。細無不載。禮讓戰爭之帝。純澆步驟之皇。神祇變現之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魚龍鱗兒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怪。鬼妖魘魅。莫不咸備。書之。何

獨天尊不詳其事。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逮自人皇年代。綿遠五姓。爲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六代。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文字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史官立焉。歷然可觀。備諸方策。天尊之義。聞爾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何所疑焉。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辭。藻雪心靈。清滌耳目。自可鎔聲屏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再顯高聽。有愧迺心。請更詳之。冀申積晦。案道家教跡。義旨甚多。法門名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迺包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牘。具有表章。豈全虛也。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爲子備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主本曰。憑虛。教跡足成。烏有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部。咸是僞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書。僞中生僞。銀函瑤格。虛內構虛。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牘之說。亦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撫實足爲虛妄。且道家經教

①[形]一②③(萬)十④⑤[何虛妄乎]一⑥[子諦聽...之]十一字一⑦析二折⑧議二議⑨[者]一⑩[當爲...之]十一
 二字一⑪大二太⑫兩二二⑬成二爲⑭論二論⑮以二已⑯且二且⑰合二可⑱生二先⑲
 人二久⑳庶二幸㉑云二文㉒下同㉓雲二雲㉔謂二謂㉕[大]一㉖據二據㉗[傳]二傳㉘二二二㉙
 珠二基㉚當二當㉛策二明㉜二二二㉝二二二㉞二二二㉟二二二㊱二二二㊲二二二
 楊二陽㊳二二二㊴二二二㊵二二二㊶二二二㊷二二二㊸二二二㊹二二二㊺二二二
 二二二㊻二二二㊼二二二㊽二二二㊾二二二㊿二二二
 二二二㊿二二二

但諸天之上成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成彼果。咸無土地之質。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偽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甄正論卷上

甄正論卷中

*大馬寺僧玄巖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威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斂竄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尙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輪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簿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尙書史策以。示將來。況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牘。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

之天者。且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聰。二遍盲者目明。三遍暗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爲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尙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暗跛之疾。亦無塚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胸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

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此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尙質。醜俗未萌。人無嬌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堯舜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欲還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僞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僞。後之靜信復豈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案道經云。樂靜信宿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同僞。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本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派其流。易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爲佛經說釋迦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誠智。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

識智。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

○誤一悟 ○其一有 ○飲一飲 ○澄清一清 ○揮一揮 ○一博 ○策一册 ○(示)一 ○一七二 ○
○(有)一 ○且一但 ○一羅一羅 ○(上)一 ○示一爾 ○也一矣 ○(天)一 ○疾一病 ○上天一天上 ○已
○一店 ○一息一馬 ○(以)一 ○死生一生死 ○(云)一 ○云一文 ○一復一復 ○一五一五 ○一信一信 ○
○(當)一 ○應報一報應 ○淡一淡 ○(返)一 ○非一非 ○復一復 ○一五一五 ○一信一信 ○一果一果 ○一智一智 ○
○一信 ○一公一公 ○本一初 ○始立一立 ○信一論 ○果一果 ○一果一果 ○一果一果 ○一果一果 ○

子春。子春者殷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商書周書何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拘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薛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蕤英葉於喬木。殊為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穿之弊。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偽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據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為真。此則功俸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為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其載。豈亦僞乎。案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誡禹曰。事畢可祕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共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吳

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齋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闔閭有赤鳥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應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之虛也。言何詰歟。

先生於是怡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雷。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染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其子論靈寶。經。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證經。亦可指火為水。況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為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之妙。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勸為老子之符。冀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宜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其國。此乃

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定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其陳出塞之說。備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為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為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誠剛守雌挫銳解紛行慈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問道於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終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攝衣學道。故遂尊曰

(本真如之) (師) (一)

①[之]一②[因]一③[官]一④[商]一⑤[子]一⑥[紀]一⑦[聖]一⑧[薛]一⑨[弄]一⑩[許]一⑪[漢]一⑫[過]一⑬[討]一⑭[謂]一⑮[馬]一⑯[有]一⑰[十]一⑱[也]一⑲[之]一⑳[之]一㉑[之]一㉒[之]一㉓[之]一㉔[之]一㉕[之]一㉖[之]一㉗[之]一㉘[之]一㉙[之]一㉚[之]一㉛[之]一㉜[之]一㉝[之]一㉞[之]一㉟[之]一㊱[之]一㊲[之]一㊳[之]一㊴[之]一㊵[之]一㊶[之]一㊷[之]一㊸[之]一㊹[之]一㊺[之]一㊻[之]一㊼[之]一㊽[之]一㊾[之]一㊿[之]一

事未遠典跡是傳經 傳辭文同諸篇蓋

有齷齪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

二十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之]—
—
—
—
—

①〔之〕—① ②子十(之)③ ④〔可〕—④ ⑤佛二劫⑥ ⑦劫十(數之)⑧ ⑨〔劫賊〕—⑨ ⑩名二石⑪ ⑫〔此〕—⑫ ⑬綱二綱⑭ ⑮數二放
 ⑯說十(然則說)⑰ ⑱據二據⑲ ⑳齊二齊⑳ ㉑嚴二嚴㉒ ㉓詮二說㉔ ㉕稿十(佛經)㉖ ㉗以二已㉘ ㉙事二俟
 ㉚結二神㉛ ㉜官二官㉝ ㉞杖紱二文系㉟ ㊱在二在㊲ ㊳〔殊〕—① ㊴神貨二崇神㊵ ㊶唐二唐㊷ ㊸〔元〕—②* ㊹元
 二也㊺ ㊻〔日〕—③ ㊼下二中㊽ ㊾計二算㊿ ①〔之日〕—③ ②架二駕㊿ ㊽據㊿ ㊾說使是實二假使非虛㊿
 ㊿福二禍㊿ ㊿益二益㊿ ㊿原二免㊿ ㊿悔—① ㊿悟十(也)㊿ ㊿益十(也)㊿ ㊿〔釋〕十(支)㊿ ㊿〔先生〕—④ ㊿恩二恩
 ㊿物二照㊿ ㊿照㊿ ㊿照㊿ ㊿露二露㊿ ㊿剛二剛㊿ ㊿〔漢〕—④ ㊿銷二消㊿ ㊿〔穿〕—④ ㊿詮二論㊿ ㊿〔莫能〕—帝

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策再拜而謝。曰。朕以不德。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一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微。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僞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四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往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神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踰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所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成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

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僞。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真之雲。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冠冕月帔。霞裾霓裳。日驗可知。豈總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鶩。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造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塵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矣。總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起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龍文浮閣。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云。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末。元無戴。斑駁之冠。被黃彩之幘。立

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綿貫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練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彼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僞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壇場。爲服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僞造靈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裙。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還奉。後悟非是。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敏過人。身爲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

絕二一
○(帝)○
○(是)○
○(觀)○
○(容)○
○(一)○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十○日○ ○(書)○一○ ○(千)○二○千○ ○(至)○誠○一○誠○至○ ○(微)○一○微○ ○(影)○二○迹○ ○(焉)○二○平○ ○(令)○今○今○ ○(無)○不○眠○ ○(成)○悉○書○
○(三)○十○百○ ○(帝)○一○ ○(往)○十○(東)○宮○ ○(尚)○一○漢○ ○(神)○二○神○ ○(並)○二○具○ ○(比)○北○ ○(不)○言○二○余○無○
○(烈)○二○列○ ○(立)○十○案○ ○(始)○一○括○ ○(萬)○乘○一○ ○(王)○一○ ○(以)○二○日○ ○(三)○二○二○ ○(六)○二○八○ ○(案)○一○
○(合)○二○全○ ○(經)○二○爲○二○ ○(返)○真○二○返○ ○(言)○二○詮○ ○(天)○十○教○ ○(是)○二○星○ ○(楊)○二○袖○ ○(理)○治○
○(文)○二○款○ ○(息)○智○二○止○息○ ○(因)○二○逐○ ○(道)○二○後○ ○(真)○如○二○如○來○ ○(班)○二○班○ ○(被)○二○
○(披)○二○ ○(彩)○二○彩○ ○(練)○二○練○ ○(俗)○二○表○ ○(書)○十○(於)○ ○(問)○二○問○ ○(境)○二○境○ ○(服)○一○ ○(第)○二○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錄者其數甚多。不何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錄。受

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瓊。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詎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僞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儉罪福，搆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卽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心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僞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爲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者爲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

武十(帝) ② 尙二上 ③ ④ 日一 ⑤ 今二令 ⑥ 亥二名 ⑦ 得十(之) ⑧ 得二問 ⑨ 爲十(子) ⑩ 官二冠 ⑪ * ⑫ 其誰二唯 ⑬ 受二愛 ⑭ 還二遂 ⑮ ⑯ 十 ⑰ 畫二畫 ⑱ 次二次 ⑲ 人十(女人) ⑳ 性二唯 ㉑ 染愛二嗜欲 ㉒ 於一 ㉓ 差二皆 ㉔ 其事二此法 ㉕ 娶妻二妻娶 ㉖ 信十(尼) ㉗ 景二不 ㉘ 謀二禁 ㉙ 取二娶 ㉚ 所二阿 ㉛ [宗] ① ② 竟二表 ③ ④ 七二七 ⑤ ⑥ 日一 ⑦ 還二輝 ⑧ 於二在 ⑨ 后二君 ⑩ 妃二奴 ⑪ [成佛] ⑫ 史二史 ⑬ 干二于 ⑭ 東十(平) ⑮ 列二別 ⑯ 舉十(於) ⑰ 龍二誰 ⑱ 杜二免 ⑲ 等十(所) ⑳ 善二差 ㉑ 理二治 ㉒ 又十(有) ㉓ 浴二沐 ㉔ 至十(經) ㉕ 羣二教 ㉖ 者二入 ㉗ 與二駕 ㉘ * ㉙ 十(者)

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上稱之爲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尙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慚。塞訥木賜仰宜尼之崇仰，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傳搖九萬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肝衡之士。揚眉抵掌之寶，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鷄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雖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_⑤斯異，義意迥殊。非唯_⑥魚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_⑦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靈謨。洎乎_⑧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_⑨，友于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_⑩以寧亂，修禋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

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田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胸達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與而姦詐起。符璽著而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田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遠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田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田于定國之寬田刑。孫叔傲之陰德。斷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田身田遭受田嗣同田於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宜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命田胡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田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①**黃帝述**②**其濫觴。老聃嗣其**③**馳緼。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④**。障。全生遠害，無爲寂怕。恬憺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鑣各騖，派一**⑤**無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⑥**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誡剛，忘知息。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⑦**代遺榮，巖棲谷飲。

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女。服九一金丹。昇鼎湖。飛龍白日登天。群臣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焉有。夫葬者藏也。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厝。指魂靈藏祕骸骨。庶免曝露之患。皇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雲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尙蔽弟甘棠思德。留樹況黃帝登九五之位。處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仙。故勝羸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卽合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爲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欲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卽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其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

①土=出 ②塞=塞 ③陋+耶 ④容=容 ⑤傳=持 ⑥扶=扶 ⑦昇擊=升 ⑧暖=扶 ⑨肝=肝 ⑩揚=揚
 ⑪二=二 ⑫馬=鳥 ⑬說=義 ⑭何=所 ⑮斯=雅 ⑯互=旨 ⑰誤=文 ⑱姬+文 ⑲孔+
 (宜) ⑳女子之別=朋友之別 ㉑形=趙 ㉒以=而 ㉓導=導 ㉔整=整 ㉕効=郊 ㉖仁=人 ㉗慶=
 災 ㉘報=祥 ㉙子=子 ㉚刑=形 ㉛鄭=卸 ㉜福=福 ㉝[尋]= ㉞身=方 ㉟造+(身) ㊱嗣=似
 ㊲[於]= ㊳胡=瓜 ㊴報=相 ㊵明=命 ㊶黃=皇 ㊷其=云 ㊸施=施 ㊹絕=絕 ㊺唯=唯
 ㊻無=元 ㊼源= ㊽京=黃 ㊾代=伐 ㊿導=導 ①養+(生) ②二=三 ③九=九 ④唯=唯

同。此是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以忘身。非是爲他祈福。宜尼潔齋以饗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諺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卽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鮑忘臭。沈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迷之弊。朝聞夕死有愜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將來。使夫倒蹟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

①但=但 ②狀=象 ③[可見]— ④[因]— ⑤[陰陽]— ⑥[明道…也]六字— ⑦[即此]— ⑧涯=宜 ⑨悟=悟
 ⑩泊=怕 ⑪越=日 ⑫閑=閒 ⑬[進]— ⑭紛擾=忿怒 ⑮燕=清 ⑯忠=忠 ⑰縶=絕 ⑱後=下
 ⑲杜=壯 ⑳支=次 ㉑肢=雁 ㉒復=遺 ㉓變=實 ㉔[人]— ㉕[之心]— ㉖一生=人
 ㉗與=乾 ㉘足=閉 ㉙是=見 ㉚休=沐 ㉛忘=安 ㉜落=柳 ㉝因+(以)— ㉞[何處我哉]—
 ㉟自=日 ㊱黃=皇 ㊲[此詠]— ㊳之=也 ㊴之=其 ㊵枝=伎 ㊶與=乞 ㊷[此]— ㊸[自]— ㊹太=泰
 ㊺[答]— ㊻[之]— ㊼錄=錄 ㊽號=修 ㊾日=之 ㊿儉=淪 請選二教道 自=因 ㊿[大]—

洎乎地味如飴。地皮孔甘。林藤流芳香。稻

天九天旋嵐蕩乎三禪。旋嵐風名蕩盡也。災至迴淨天也。

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冉求意謂問造立之前也。答云天

者。但默昭而已矣。夫登泰山而小魯。泰山魯

登泰山而小天下。況有高於泰山者乎。泰山

登之可以望天下也。知天下之不大也。誠不虛矣。古

況更高者。故四海九州如卷末之附焉。機

者黃帝帝鴻。夢遊華胥氏之國。有國名華

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齊中。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其國無師長。自然而智。無惡

死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憎。

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

都無所畏忌。此皆華胥國。泊黃帝寢寤。怡然有

得。夢中神遊。及。吾考思其國。若北爵之天下

也。即北俱盧洲也。立世阿毘曇云。彼國無師。自然衣

食。定壽千歲。不嫁。女亦不娶。若有欲心。諸

彼。女若見男。則到別處。曼珠沙樹。即便覆蔽。欲

即成。若不覆蔽。知是親屬。即不敢犯。生兒不乳。故四

道。行人以指口嚙之。七日成人。無憎無。居九

愛任運而化也。神清者其所夢。但此北洲也。居九

之外。人間在瀛海之中。居須彌北面。非天老力牧

太山稽所知也。三人皆黃。帝鴻氏齊心服形。

求養身理物之道。故神所遊焉。非北洲則不

如所夢也。故吾教小聖。謂中。前劫後劫各

八萬。見聞二千界。耳聞二千界事。天中聖能

知三千。謂考。大覺則既矣。既無所不見。日月

星辰麗乎中虛。虛明也。中。日月無興亡。常在

運轉四世界。爲須。星辰無虧盈。一晝一夜。照四

大洲。日月長照二洲。且如南洲。日出東南。正午北洲黃

昏。西洲半夜也。南洲日午。東洲黃昏。北洲半夜而

論所明也。分春秋分也。至。日五十一由旬。月五

十由旬。星巨一由旬。微則一俱盧舍。由旬。

善那。此云應聖王。一日應行之程。或三十里或四十。俱盧

舍。此云一牛地。二里也。小乘一由旬。十六里也。微小

也。下面諸乎火珠水珠。諸用也。火珠日也。而在水之

年星限如雨。魯莊七年四月。在宋之都限石數五

左傳。魯公六年正月。限。蓋忽焉祥異矣。儒說東

石于宋五。蓋皆云是星限也。蓋忽焉祥異矣。儒說東

南海之外。南子。大荒之中。甘泉之間。有義和

國。有女名羲和。生於十日常浴日於甘泉

堯之世十日並出。命羿射之。聖古射。九禽斃于

地。日中之。至德之萌。日月若合璧。五星如連

珠。五星。至德也。太白也。辰也。群星從東而

西。日月遠天而京。聖星與天盤右轉。從東南而西

吳畫八卦。氏也。通神明爲書契。代結繩。女媧

補天立極。共工顛覆。爲帝。共工頭觸不周

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

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露於。揚

珠云。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滅無所志也。其

三皇之事。若有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

王之事。或隱或顯。周。夫如揚子之辨。則

吾從何質焉。實信。仲尼云。五帝用說。三王用

度。言遠則但由言說。邇則修法度。事既已往。

而知。虛實無實。三王近。中國以天下之峻極者。會

古依其法度。或當否也。中國以天下之峻極者。會

莫大於崑崙之丘焉。崑崙山者。按山海經云。河水

上有五方之寶。下有五色之波。非大人靈仙

莫往莫來。故黃帝登之南望而旋。軒。穆王護

乃自彼降。巍乎窮造化之力矣。此崑崙。而釋

氏特以須彌聞其大也。其山出海八萬由

旬。崇峯相均四寶所成。崇高也。廣也。四寶。東黃

金。南映琉璃。西白銀。北。其下四方有層級。彼最上者有四天

王宮室焉。下有聖首。持。爲帝釋之外蕃。作捍于

修羅。迹盧之頂方乎八萬。其平如砥

其路如繩。砥。帝釋所都之地。方各八天

朝于中宮。是曰三十三天焉。須彌山四面各有八

釋所居。諸天朝之。共有三。海。多地居天

蓋四天王之所都邑也。故若方丈蓬萊。居海

行也。年長貌美。光碧紫翠。以爲房閣。其務仙

道者。咸神仙遊樂之鄉也。願言羽翼而棲息

之。其天帝釋股肱輔衛。有嚴有翼。統彼諸天

照目下土。御千輪殿。網以珠網。煥乎其間

有所顯焉。故群黎畢福。死生遐促。吉凶期會

其欲不見于珠中。不可得矣。罪福之事。事皆

以。上流有罪。天執其罰。故云天命。下民之罪

天假其罰。天生蒸民。於善者福亦如之矣。而君

子稱禍福顯乎天命。言簡在帝心也。又曰。吉

凶不借。言乾道正也。故神農后稷在人

周。言簡在帝心也。故神農后稷在人

百穀以勸民。代天之養也。皋陶。甫刑。王以

刑。言簡在帝心也。故神農后稷在人

成湯周發。成湯伐桀。代天之討也。傳說。殷高宗

伯。代天之治也。其或享用五福。二日。日

五日。考終壽也。威用六極。一日。四。二日。三

六日。非聖人莫能見。繫倫之象也。倫理也。大梵

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此道之三釋教極至也。自鳥獸芻土遠而必懲。

如有用釋教者。使人居乎漏盡。如有用老教者。

使民至於中和。如有用孔教者。使民登乎仁壽。

是以大聖生于盛王。謂周昭。五天之人。千乘之邑。

百乘之君。階于聖智者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君。

階于聖智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國皆崇奉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以佛生之世。

藏大龜氏則大海業姓。事畢詣于雙林道場。

受如來之願命也。事畢詣于雙林道場。即俱尸

提河。末命七寶床上。北首而臥。於靜夜中寂

然無聲。正遍知月隱于大涅槃山。佛身命月。萬

覺號慟。泉填岳墜。照星驟墮。諸河返流。阿

難心沒憂海。羅睺羅但觀無常。有學無學。皆

然悠逝。諸天稱曰。苦哉其婆羅林。梵云婆羅

樹也。四雙八隻合爲二樹。垂條下掩。離離皓

素如白鶴色。以是謂之鶴樹也。勁葉含霜凌

冬不凋。故謂之堅固林也。初大聖將復乎無

爲則未。發毘舍離至于南河岸上。履大方石。

顧阿難曰。此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

留之跡也。毘舍離國在恒河南中天竺界七百里。

故今石上有佛雙趾。長尺有咫。廣三之一

寸也。下有千輻輪相。指端萬字。花文及瓶魚

等。光爛爛焉。至今石上。自古邪徒毀而還復原

茲聖人寄跡以表教。教存而跡不亡。觀者泣

其依然則長想之懷有在矣。周之二月今十

二月也。周朝十一月建子之月爲歲首。十五日

之晦也。西國於一月三十日內。分前十五日爲白

曆象會耳。古者三代之正有所取捨。夏后氏

尙黑建寅爲正。夏禹姓。名文命。以天賜玄圭之瑞。

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號人正。祭社。旗

旗衣服皆尚黑。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以平且爲朝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汝心匪舌之咎。昔既以毀。今蓋以讚。不也。斷之何補焉。遂乃制論千部。或宗或釋。翊贊于五乘也。天親菩薩北天竺。留學沙彌國人。兄弟三人。俱有部出家。兄無著。先悟大乘。常往兜率講。勸化。天親在後。先造小乘論五百部。廣非大乘。後因無著之化。悟大乘。乃却造五百部大乘論。廣贊大乘。故號。秦正世。秦始真。姓高。名正。字祖龍。秦襄王之子。收六國秦萬里長城。令方士人海往。有十八沙門自西域至。十八人也。彼暴嬴方有事于天下。不遑大道。遠及不及。醜我有德獄沙門於重垣。爲力士神奮威擊垣。始皇服禮謝。遣人却反西國。夫秦之於吾道也。如石不濡於水。焉膏肯之門。不足以發藥其在此也。秦方無道。不相投也。晉景公有疾。求醫于秦。夢疾化爲二童子。曰。彼良臣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胃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至曰。不可爲也。今秦暴惡不。雖當時沙門不見申於秦而鞠之亦頗得其由矣。遇而又禁之。蓋以秦暴而不納於善。亦夫人人心險易。問于山川。爾後所來實幸。失利房等先嘗之。不求之不至也。嘗也。以失利房等先試來。秦雖不納。後來三藏漢幸此事而知之。故若無秦。使人求請。不至於此也。永平七年辛卯。甲子。今作辛卯誤。顯宗夢金人顯宗。謂後漢第二主明帝。項佩日光。在殿庭而飛。乃宵衣俟旦。有光明。遂坐以待明。召群臣以問。傳殺對曰。是佛神也。時王選傳殺等奏。周昭王西國佛生。一千餘年後。秦漢流此。傳蔡愔秦景將命求諸夢人往西國求之也。及大月氏。與攝摩騰竺法蘭遇焉。漢名摩騰。一姓竺名法蘭也。彼二士宿藹遐遊。濟俗之志。獲秦蔡而合矣。秦蔡等見二三漢國。十年甲午。本作丁卯。漢使至自西域。二沙門入于洛。時後漢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

有寺于洛城。三藏初至。館于鴻臚寺。以白馬馱經而來。衆謂。爲像於南宮清涼臺及關陽門顯節陵上也。皆於此等。其經始命翻譯以四十二章載其首一卷。號四十二章經。藏于蘭臺石室。俟可開者。聞焉於穆。藏于蘭臺石室。漢書蘭閣也。夫聖教之於時。其可順也不可強也。順則溥物。溥者。明之代。強則疵物。疵者。病也。故推引之道。非至智不能見之矣。人亦有言曰。夫永平何世。漢明何德。蓋元淳漸澆。仁義漸廢。道德與五經將墜于地。自永平時。道德既薄。文而慈運遠構。釋教彌布。使此方黷先所習者。忻新所聞。佛法於漢新教。改往習新而行之也。革達從勸三訓。萃舉以光被天下也。三教集舉而化世也。故吾道焉將不可舉。雖千年參辰背焉。吾教爲化導之本。若與世未展星必不。將可舉雖萬里風馬通焉。其或可舉。行相合也。風馬謂牝牡相逐也。齊桓伐楚。楚子云。至於風馬牛不相及也。是以漢詔降于天。聖日出于東方。漢書也。謂秦景帝至月。燭生靈於重垣。示大覺於昭回。群品光華。天地燭。夫假一宵之夢。樹風聲於萬古。如帝莊者。天下實有君矣。漢明一夢。金人西來。教法始立。風範。聖教終爲萬古之規。宣心茂猷。光啓有漢。如王傅秦蔡。漢室實有臣矣。茂猷。獻國圖開明漢祚。謂王通。爲法王之遺徒。遺徒。宣心。盛于祠秩。思必揭其美。秦大陳于享祀也。故禮曰。法施於生民。死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難。則祀之。而炎氏

與二三臣。楊金仙之教。適未聞之俗。使人以惘惘之誠。惘惘。知罪福所歸。厭有涯之形。尙滅心之理。漢明與二三臣。初道開佛。使迷惘之恢焉。玄化之功。遂乎仁祠。而世不崇其寢昭其奠禮。雖古之云闕而今亦未得也。恢。恢。恢。廟明其享。贊於古之云闕。今亦未得。不崇其寢。以功。雖恢。始。涓涓乎。涓涓。漢水初出。只可益於一鬴。佛也。魏流束薪。如流於東。迄今我唐。其風寢廣。自漢佛法初至。至今。鞠搜衆部。鞠。八千餘卷。今來梵僧翻譯未已。其間齊梁之世。二肅之家。南齊肅。或。梁武帝。學優詞洽。多乎製撰。如竟陵王子良。鈔集衆經。別爲七十部。二百五十九卷。齊竟陵王以部。雖當時自意不欲外傳。而後世寫之。編諸正錄。梁太子綱。文帝。撰法寶聯璧二百卷。沙門僧祐。梁弘明集。僧晏。丘虎。蕭昂。往禮之高臥不起。人歸爲梁代素王寶唱。梁武帝撰經律異相五十卷。藏明傳。咸皆縷述。頗多條目。後葉或有廢通莊而遵岐路者也。通莊。大路。謂正經也。岐。小路。群集也。時太學江泌女。梁朝年。始八歲。自永元元年。至天監四年。永元。南齊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自己卯至乙酉。計七年。靜坐閉目。自然誦出三十卷。今藏內有題目。而無經文。議者以爲天授之也。夫何區別。其真僞哉。大乘以一法。謂實相也。實相。謂小乘三焉。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然有乖乎此者。則不爲吾教也。其有無累凡淺。如七佛神呪。普賢證明。法華度量。天地八陽。延壽命等經。乖於衆典。失聖言之體。存乎疑僞。非所論也。並存疑。其或質

濁繁細如陰持入道地等經雖不雅奧且非虧謬驗之重

致令中人已下上聞而行之中人如存。若亡下士侮而笑之。阿附曲演
非妖則妄。鄭聲亂雅魚目欺珠。是以道則有

假有之有謂之似有其法本無依緣而有性空
之空謂之眞空眞性之上非四相了然無得故也故悟士立眞於

譯不可廢也。然得禽雖一目之網。而藉萬目資乎一目。出苦雖一門之法。而兼萬法資乎

仕古終卷後漸添成十一卷 夷夏三桓十一星大
迷皆道門非 釋則有滅惑甄鑒笑道論等 破並在弘明集

俗相違爲二法不同故也合真俗於不二也俗

一門雖以一目獲義不可唯開於一目故演而伸之
雖以一法契機不可唯演於一法

邪辯正法琳撰紛然陵駕既悖而往亦悖而

照赫然玄會。未嘗有一事當情者也。夫如是簡易之理于何不著。久大之業于何不備。

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
兆。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

繩以曲爲直也相酬如響答。糅糅雜也以編簡也。閱以緄騰聖人之旨元。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雖僧
順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雖僧
氏云云。去少無下。於吾我。阿僧祇。此云無量也。

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表。剖析其窈眇之

域統一世之教以爲三時。謂有教即阿含等是空教

前云返法身無外於菩提智。自十信初發心至世第一末名初僧祇。從見道至第七地末名第二僧祇。從第八地至解脫道名第三僧祇。此三祇外方得成佛。不亦遠乎。

故漁師九十日題營如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

即八部般若不空不有教此方以五時辯
若等是

例一則四諦謂苦集滅道四二則般若謂八部般三

然法身之理。本來混融。迷悟雖殊。而非外得者也。故萬象語其真。以空爲

其餘哉。兩夏二聖之經。宣父居百氏。如北辰之於懸象矣。孔孝爲北辰。諸子爲衆星。而孔老之外。猶有

則淨名思益等謂維摩等論四法華會二歸一五涅槃中道教

既空假一質二際無得。非中道如何。空是性。假是相。不相不相。

象聖之格言。楊朱惠施虛無之流也。出莊子。墨翟
韓非濟世之流也。出史記。司馬遷。子長。漢武
其間馬遷修史。

或有不謂之不然今存乎古也時教

者二邊也。二邊無得故契中道也。是以觀象之生也不
有自體。待彼衆緣生。既待緣則象本無矣。萬象之法

時人。爲太史繼父。先黃老而後六經。六經春秋。遺記。毛詩。尙

眞俗互依有無相顯故曰符符契也

之象以空含於象待象以顯顯既在象則空

次道德三於吾宗爲三教所謂儒道筆揚日月於不

昭機之士是有也昭機之士是有也 冥機之士是冥機之士是
其無也冥機之士是有也 相反爲道冥機之士是

爲象矣。象外無空矣。無爲之空含有爲之象。將顯無爲必仗有爲。有爲則顯無爲。譬諸水月緣會則見。孰得謂之空。

朽。至於廢興取捨。皆繫於時也。或取或捨。或廢或興。皆繫於時。

真未了。如隻輪騁衢奇翰戾天偕何得也。奇單
各執爲道。車本雙輪方轉。鳥以兩翼而飛。今於眞且重
輪翼也。

也。形虛無在。孰得謂之有也。月本在天。影流于水。誰言其空。

也。其有後世作者。或謂朋友。或謂父子。或謂
或詞雖富贍。其理疎曠。或務華去實。漏失也。好史策
事雖備。而才力不足也。者於實事多失。

俗若不圓通。如隻輪之車。單翼之鳥也。偕齊也。但道
之不弘爲物所宗。箴其攸濟。箴無也。攸所也。若不弘正俗之道。欲爲物

無之用。是謂至矣。是以聖人方了其體用。清辯云。有爲如

尚玄否黃知之者患居浮促。孰能與死者交。
論既知偏執之非。而所患浮世短促。不知者誠誦在
論雖能與前代之人交。論是非者矣。

之宗匠。必無所成也。濟成也。故以真俗兩門爲道之樞總。吹萬有於一指。靜群動於絕踪。蕩蕩焉真可入。

幻化。無爲如空花也。集註前云。有幻之法猶如空花。本非有故。無爲之法猶若

心播流無極。不了之徒。但知持誦在心。布流無盡而已。然儒教以朝祀

不二法門之夷路也。攝萬有而入於一指趣。寂衆慮而泯其形兆。於所對則了然無可。可會。與丹青之謂真。

巾而假有。离手巾外都無皂角。猶有爲之法仗衆緣而假有。离衆緣外假法元無。則是以前而無也。空花

喪戎爲國之鄉紉禮之事。喪謂弔贈葬臨之儀。戎謂

此則入不二之門也。何具會極排情之詞。與起微涉動之謂俗。未必以造至極之境。便爲之真。涉有作之相。便謂之俗。豈期然乎。

本無蓋以無而似有。無而似有。湛乎真際。眞性本無不起猶若空花。爲焉有爲作依。所以似有了此似有本無。卽是湛然真際也。有而適無。

釋老之教理在虛玄迹參權實

真也者性空也謂眞性之理俗也者假有也謂依他幻有也

復歸無物皆以有爲假有之法緣散歸元卽本無物也叩兩喻以表法則

心虛故不逆於萬物無彼我而萬物亦與我玄順浩然之性無往不合且夫水火物

之害也水能潤物火能焚而鱗育於泉水生於火如魚火中之彼豈假御水火之術乎

但性合於燥濕氣同於寒燠故相容而不相違相生而不相害誠則全也水火能全於物

有道者而德全於萬類乎故大士以此心學目之曰禪禪者靜慮也此定能止寂心慮也

境不足以遷情目之曰定此云正定定者專一也其有以身即佛屏除像設居大聖之位者

誠愚悖虐已者也如金剛苟誠之以水火事得多其幸而免哉若投之於火下誠惑其游

言不理其實行附驥而求直路難已矣如實引也夫為道之人知心行心使心三者審諸已

然後語其所至知心謂了其真妄行心謂滅其愛憎使心謂變其垢淨心淨則世

流方欲似知於餘則闕何求自謂焉今之禪如山泉金剛等妖妄者多矣故大悲無窮

窮也如維摩詰大悲無窮所修智行不障礙也經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等法華始可謂永盡矣衡岳天台

三德已上三法相須而成謂之三德亦曰圓伊之龍樹也嘉祥權實雙行成乎悲智兩足

大慧故樂生大智故樂斷也若依如人兩足也蓋得之於華嚴也性之旨也苦提達磨致思無為無

思無慮得之於性空以樂天鑑而近世不知空不離假廢有求空異端於是作矣以真事

何然廢俗者知假不離空廢法須知事則達我之所為不謂俗也身處俗而能達我

不離假則照我之不為不謂之真也居真者知真故大聖存三界為無生一乘滅三界為

無生大乘乃即俗盡真偏圓於此優劣矣大乘以偏執自勝經曰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

常修淨土教化諸群生雖知有相是空是謂行中道也如是鎔金鑄素執謂之有果跌冥目

執謂之空於有作而了有作之相其能體達行於非道通會佛道者始可與言

其極能體達其非道而能通會佛彼孤陋者謂之何哉迷望有之徒有智保者謹於名節挺然孤

介而能以持律著譽而不能虛心合道但經由矣夫寒暑天地之恒紀彼尚復而違之

懷展況能冥情於物我乎第二十祖名聞夜多至羅念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

不六時禮亦不經我不知足亦不食飲頭陀說即生教重天竺呼為過行頭陀故生勞其形死淪無狀也而小

乘於大乘持律為破戒如迦伽說則斷其命自受殺業令其得精勤為懈怠耽玩小法信為智障信小

不起義可見矣有執忘言為道者固亦頗類此焉夫不知言而言妄言者也不知言而不

言慎言者也承言而言學言者也承人之知言不言靜言者也其欲亡於言而不果於亡言

之心則雖響息於外情躁於內蓋不亡者也口雖滅言而心逐名利夫能體言生於物物皆

自化言者亦自化終日言而常默是謂真亡言者也雖言而心而經中淨名不言由前諸大

士言已至盡言不言為真復何謂也莊氏無為謂不告知北遊以共人不能體言而即道

乃不告也告諸也如經云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法華經文豈則不說乎是以

般若溫和為圓宗之兩備去方便則般若孤照矣般若與智體用相依若去方便之用即般若之體為孤

矣故至道焉統天地含萬物動變化得之入一塵而曠乎法界一塵不淨法失之行法界而隘

乎一塵不得其道者大山之與秋毫迷悟何相遠矣迷悟之情通滯亦別也

北山錄卷第二

合霸王第五

劫初蒸民育于粒食肥既則有自然糗米香稻既

盡分土作菽菽治也為防疆里立大

三末多王三末多此乃聚落王庶類

欽承恩流率土重離繼體世祚天竺君父繼紹

至于淨飯凡八萬四千二百六十餘王

伏義過去有王名懿摩有四庶子一昭月二聯月三訓

三三三 北山鈔卷第三

100

復云誠爲賢兄弟也持與遠實親俗兄弟也王重曰。但令

夫澄安林遠製作對數。皆詞氣沖深有倫有

立東山寺也宋武懿裕牧後秦吳僧尋歸金陵也晉曇始孝武末也東晉也

鳴位深奉佛法符 適遼東高麗開導始也。後還三輔。三輔成國。昔三輔人宗仰之。宋武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赫連屈句赫連物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被坑戮。始接刃不傷。屈句自擊以佩劍無能害。乃恐懼謝罪。洎魏世祖崩。赫連昌赫連物之子得始每加殊敬。既滅法。玄風動絕。緒衣其藏緒衣也。始乃閉形幽阻。非虐命所及也。蓋鴻飛冥空高視天際非

尉羅之所得也。後知大法將享。於月正元日天子履端。謂正月之旦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餘於終。造曆者以步履之首。謂月節正得中氣即爲其月二十五十四日。所餘十一日二十五分。積三十二日爲一閏也。廷實旅百。日進奉之物充廷也。荷錫於國門。將圖其變也。魏主聞而怒。命有司速乃辟。肌不容刃。手劍之其傷如線。俾投虎檻。虎避伏。

乃女也。辟刑也。其末如之何。召即殿詳考與廢。因問國祥始也。乃屬籍邪關交夷梗途。癡憐然悟矣。後魏太武崩。初不信釋教。坑沙門毀佛像等。因遇曇始化之。後魏太武崩。初不信釋教。坑沙門毀佛像等。因遇曇始化之。

乃屬籍邪關交夷梗途。癡憐然悟矣。後魏太武崩。初不信釋教。坑沙門毀佛像等。因遇曇始化之。聖不名人也。晉魏燕秦六天子降詔問所供聘。皆極世瑰奇寶貨焉。雖珠璣無經至人無心。而德之所召故無遠不屆。至人本無心求於珠璣。而德之所召故無遠不屆。

相副實則永世。故今金與谷靈趾不昧矣。齊山神通寺。南燕慕容德爲僧明禪師之所立也。以三縣民舍之。長臨延壽。有餘間。三度廢寺毀之不得犯者。即觀見身以錫杖彈之垂死。求如初。有一井。女人臨之叩頭。德香囊求還復如故。立四百年。至今佛像鮮明如新。來會不幾于西秦北涼俱微國也。

西秦北涼俱微國也。北涼沮渠蒙遜據姑臧。今儼然西秦北涼俱微國也。觀乎聖賢。墨無識法進道明所譯製撰。其國非小焉。故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唯善以爲寶。

實。否者安得不由五運遐奔厥荒奄樹社稷自構一方之鴻業矣。梁慧約始過志學已有老風。刻人謠曰。少達妙理甚居士。既入道。玄德嘉聞。昇爲國師。詔以舊宅爲本生寺。所居里爲智者里也。北齊法上高僧受東魏禪。都郵驛落兩鬢。巍然成器。刻意尚行。頗究玄微。時人以爲聖沙彌。由形色非美。謠云里沙彌。

若來高座逢災。文宣請爲戒師。掩面布髮令蹈。迺受降君之敬。天保中國置十統。以上爲大統也。晉書古卷反。謂降君父之尊行師資之數。有謝朱榮之亂。其愛慈深。帝始生數月。忽欣然曰。得活耶。及登位神武冠絕。至末年瘡痍未可言紀。崩年三十六。隋靈藏高祖龍潛之友也。隋高祖。姓楊。諱堅。以若等氣充庭。聘請隋國公。周武爲太子時帝長女。宣帝崩。劉昫等以帝輔政帝爲丞相。帝崩受周禮在位十二年。廢爲深友。既御極彌篤舊素。勅其宮閣入則未吾禁也。出亦如之。而坐則同榻。行則同輦。

日弟子爲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今謂帝王之言過矣。君言則書何可戲焉。君之左右所記言者。史記動夫愛人不失其義則其愛遠矣。歲苦旱等而不雨。國人騷非有年。帝以聽於神無若聽於聖人也。迺請曇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傳戒。帝命朝宰席北面跪受。不崇朝而雨焉。衣與食皆出自帝宮。傳自帝手。尋昇爲平等沙門。於所犯者兩造具備。然後泣而懲之。哀敬刑書弘大禹之悼罰。

曇延。姓王氏。蒲州桑時有諸居士。因書四字示之。方剛動帝令體之。延悲泣曰。方知方等也。因如智惠曰。動則比讓浪。靜則淨室。帝嘗欲試沙門器度。廣搜嘯于殿廷。勅禁甲虎賁。奮劍逐之。唯敬脫步武。若暇透迤而退。帝美其弘遠命昇殿錫法物道服。旌其異也。

高僧敬脫。常持母學業尺。方丈書一字更不傷毫。隋文帝上殿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高履令著從官中出。帝自惡之曰。敬脫也。觀乎仁壽開皇天下大定。亦以善之至也。而智不圖遠家愛不滅。感德也。家愛調暢承蒙慈愛色以遠使卜世不永。故吾教以福慧爲兩濟。則何言哉。

隋三帝共三十八年矣。而禪于唐。古者有德而爵。有功而祿。而沙門有至卿大夫爵祿者也。古者生名冠字死諡。而沙門有至侯伯之諡者。事神名終將諡之。故易之以昭。古者無賜紫衣師號者。定關賜紫衣。如悲夫秦人竄跋陀於廬山。跋陀此。一日誦習微餘人一月。自中印土至秦。與羅什論。甚有神異。爲僧略等語。逐之往廬山。經一百餘等。七十一卒。一而魏后薛玄高於平城。高生而神異。後魏拓跋珪。是後魏父疑高。又爲僧略等語。帝怒而殺之。光明寺。弟子方知。遂請尸骸葬之。高復起備言吉凶而卒。出。苟非其時。雖聖賢尙致危身之酷。豈止泣麟傷鳳而已哉。故漢文優賢。而賈誼猶譎。漢文仁壽。而賈誼賢。魏武體士。而孔融就誅。孔融。爲魏武誅之。融二子八九歲。方棄不絕。左右曰。父見誰何不起耶。二子曰。豈有復與之下。復有完其甲乎。等俱收。豈非通塞之命懸於時運哉。余嘗適紫芝數本於義叢之末。而野燒所及蓋蓋毀缺。迺擲而斷之。但願拙於所庸。日暮寢石上而歸。他日登朱門。觀瓊籬之中。巾以文繡。與余之先見者奚異也。但遇不遇也。惜乎人之於人何莫若是哉。

至化第六明大覺以悲智之化。大聖恭己。萬靈作輔。利見爲心。匡救爲功。光宅天下者。化。天龍翼奉。釋梵宗師。統三。或作大界以居。總四生而並化。

殿錫法物道服。旌其異也。高僧敬脫。常持母學業尺。方丈書一字更不傷毫。隋文帝上殿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高履令著從官中出。帝自惡之曰。敬脫也。觀乎仁壽開皇天下大定。亦以善之至也。而智不圖遠家愛不滅。感德也。家愛調暢承蒙慈愛色以遠使卜世不永。故吾教以福慧爲兩濟。則何言哉。

其害也。惡類也。故賢者不輔。勢善下已。不阿黨也。高難故也。天授其福。人思無競。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別報所感不妄歟。夫處於權豪之土也。權勢豪強之士也。鮮有不快已。而務多尙於人者。鮮少也。伏望也。務慕也。尙慕也。高貴榮榮之上。少有不習念已權豪之勢。既習念之而必切求權尙於人。門華戶之士。彼門寒援寡。雖負智藝。竊之何有。門寒之士。雲亦不顧之。想於己不由姑息。則必羈縻。以罪而毒之。姑息。憐憫也。既不憐憫。即必別者羈縻而加罪戾以害之也。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尙書。命文之。世有祿位之家。少循月禮也。奈何以禮而欲理其介耶。而吏或有志有氣者。以殘刻爲德。豈知溫渥之惠。向使遭虎兕眈眈。亦當以力觸之。何望於怒耶。虎兕怒。觸抵也。豈懷其怒也。昔管藩殺帛遠。遠。字法祖。本姓韓。河內人。少出家。才思後遺。日誦萬言。王敦。韓愛之。欲命歸俗。不允。後與道士等著論議。著風譴之於輔。輔殺之。胡問之。怒而入秦州。殺輔與著也。庾恭。號法慧之。群胡聞之。怒而入秦州。殺輔與著也。庾恭。號法慧。法慧。羈中人。方宜有戒行。晉懷帝建元中。止襄陽。不受別請。每乞食。輒置床自隨。一時遇雨。以油幘自覆。雨止不見之。僧法照曰。汝後。太官僦一雞足。其候將至。後爲征西與維恭殺之也。肆怒男罰一何甚哉。諒亦由彼不自流遁。又不危遜。諒信也。故至是也。但得帶不通。指報報而斷之故也。或以道富。則不有己。故被褐節粒。捐形骸如委蛻。固不難其死。安能矯示耶。其間或有清德。偏高洞達。有物我俱喪。於死故無所懼。安能矯飾求生者也。被蓋不得死之義也。既非仁。救教門。非求道濟。有勇而輕死。有我而輕死。於其勇者不愚。則仁。勇而死者。或因愚故而不懼死。或以仁故而勇於死。愚若暴虎馮河。徒涉也。馮河。仁則得義。登於明堂。則登於明堂。喪我者聖仁也。非故觸死。死至不懼也。可懼。昔魏周之際。何嘗有罪躬折檻。勇死於義者。陳書。朱英。字子遊。魯人。成帝時。張禹爲帝師。其義者。重。英上書云。願賜上方斬馬劍。歸臣臣一人頭也。

以厲其餘。上曰：誰也？安昌侯張禹。帝怒小臣居下調上廷臣。傳令御史將下殿。雲臺殿殿址幸惡。叩頭乃止。自後魏後。則何也？雖靜竊道積之徒。空巖殺身。蓋亦豈有此人也？自經於溝瀆之流也。竊讀周武沙汰不殺身。入山刺血。書石上。以謝挂樹。出心林之而卒。論語云：景若匹夫匹。平齊之後。慧遠憤惋。吒然露臺之下。詞又不婉。辯鬚逆鱗。幾不免害。適公諫周武。幾諫而出。後遠竄山林。而講淫樂。至隋文與方用。故賢者能權。聖者知機。雖不貴生。亦不可輕死也。稠謂高洋曰：檀越昔爲羅刹。但臨水自見。帝從之。親群羅刹。遂不食肉。罷繫鳥獸。禁鮫屠鱉。辛入市。晉齊說高洋在契丹。先將頭親身。千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爲君之頭。顯露形體。傳粉黛黛。駝牛馬不施鞍轡。男女錯雜微服。淫妹親看無禮。支解婦女。以鞢爲慧。自破人腹。奪食之藥。疾走如地。殺戮不可勝紀。以此觀之。若羅刹利不謬也。初帝在晉陽。勅人乘駝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洋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僧曰：洋作天子如何？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頭是也。後帝至谷口木井寺。時有捨身癡人。先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亦尋崩於晉陽。有太山道人。帝問之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得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及期果崩。帝愚智不測。委政揚遵彥。而大興寺宇竟日。坐禪禮佛行繞。其疾如風。鄙謂如高洋自符黑識矣。先是識稱黑衣作天子。慧曉禪師令北山和尚。意以高洋字慶與蓋字同。即是黑也。先是魏正光已後。先是胡太后臨朝。滄河王彥勤兵決事。統於賊中。改正光元年。人入市者各稅一錢。統內多虞。王役光病。所在編戶相從入道。猥濫彌積。略計寺廟三萬餘。僧尼二百萬。至周武克齊。齊承魏後。寺出四千五。衆減三百萬。衛元嵩或以佛法惡賤。假剛酷名。禍之主。託以訕

謗。將使滅之。滅而復興。與天下惟新之義也。
元。獨新繁縣人。出家於峨嵋山黑水也。上策二十道。令澄決。無行富僧。置一延平大寺。安凡海病弱之徒。其理甚當。唐太宗入覲見之在獄。自云於此如第三轉樂也。故唐臨傳云。其人
 不在三界。經云。示衆有三毒。又見邪見相
法華經也。豈非斯人之徒歟。但至人行權事濟啓
 權。若終闕而不啓。則狡者効權害實矣。如元
 嵩則未盡權之術也。宋桮渡海上謫仙也。隱
 其姓名。時人以乘桮而渡。乃卽事呼之也。
 亦曰度練。或有處呼爲度練。古者呼僧曰道士阿練阿尙
 是也。更有此三名。嘗寓宿於逆旅昧旦也。早朝。竊金像而
 行。主人奔騎追之。彼徐而不逮。逮不及。奔至
 孟津浮桮濟河。孟津黃河也。達于京師。衣服弊惡。
 飲食喜怒俱不節也。荷一蘆箬。箬竹葉。如小之箬中置一木桮。嘗欲往瓜步。瓜步江淮地名。若孫鍾種瓜於此也。
揚子江上也。津人不爲操舟。迺自累足於桮中。跣吟詠直濟北岸。嘗一日於廣陵村舍。金陵也。遇八
 關齋會。置箬於庭中。其家屬將徒之。共重莫
 能舉。嘗有窺者見四小兒居焉。初僞死於廣
 陵北巖下。茵菴遠身生於石上。葬後有見在
 彭城也。徐州也。開棺視之。惟靴履獨在。僧者短絁靴。謂之富難。朱
 虛期也。宋人。使自高麗還。失濟於洲上得度之鉢。
 既至。度曰。我不見此鉢已四千年矣。度見鉢識之也。
 梁寶誌飲啖非法。髮長數寸。執一錫挂剪刀
 及銳或二三端帛。齊武謂佯狂惑衆。南齊武帝。姓蕭名曄。字宣遠。道成之子。在位十一年崩。遺詔鑿上棺以殯祭。唯餅飯而已。不許出家入道及起塔寺。以宅爲精舍等也。
 繫於建康。而誌分形遊於市上。嘗就人求膾
 既飽而去。主人視盆中。魚活如故。梁武帝對梁武食膾。梁武譏之。誌公遂逐吐於水。成見魚如故。唯尾損。至今江陵有鮓鮓魚也。武帝酷刑。

誌假其神力。今見高帝於地下受極苦。高帝著道成也。由是廢錐刀之害。梁初其迹孔盛。有陳征虜。悉家事誌。誌爲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有以觀音爲誌。今或建之也。即今十一觀音也。夫十住大士。猶能爲作十號之佛。地前初八劫爲十住也。況菩薩歟。故或以誌爲觀音。非必觀音爲誌也。聖賢變化皆爾。未必唯是觀音。誌每造光宅雲。輒更於宿曰。吾欲解師子吼。雲爲剖析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臨終燃一燭。付後閣舍人。帝曰。彼將以後事囑我也。勅厚葬。即梁武天監十四年卒於開善寺也。有史宗者。蓬萊人。麻襦卻領張奴。四人皆物外之止。皆其類焉。麻襦與佛圖澄相見。調贈之詞頗爲祕奧。時張奴人少見食。而常肌悅冬夏唯一單衣。外國道人僧佉吒神異人也。寓宿長干寺。在楊州。與僧悟同室。夜取寺剝捧之入雲。然後乃下。勸悟勿漏。剝寺僧佉偏不使悟漏泄於人。後路上見張奴。僧佉見也。忻然笑曰。吾東見蔡範南。執馬生北。遇王年。皆隱跡也。今欲就極度。乃與子相見。張奴題槐樹歌曰。濛濛大象內。法界淨處也。照曜實顯彰。本性靈明也。何事昏迷子。縱惑自招殃。招殃之性不能自識。五欲順迷。惑招殃。此乃悔悟凡愚不悟之意也。樂處少人往。諸佛之遠居垂接引。凡俗愚蒙不肯趣入。苦道若繡囊。論三寶。失人身。再不可得。猶如囊中。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生死風霜到來作何准擬。閑豫紫雲表。長歌出吳著。吳著天也。此張奴自敘之意也。即閑吟樂道。游歷於天地之間也。澄虛無色水。上若水澄虛無波。萬應見有緣鄉。此方緣盡。不勸虛設。元平矣。應見有緣鄉。此方緣盡。不勸虛設。元平矣。歲曜毘漢后。毘漢也。東方朔乃歲星之神。下佐漢武帝后君也。辰麗傳殷王。傳說乃傳說。星下佐殷王。伊余非二仙。言我非二仙也。晦迹之九方。九方上

也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此二句是傷意也略諮觀有念寧曰盡襟章因有所觸意者爲此歌吒酬和有寄致書其文寧可盡我拾抱之量也託酬和有蓋彼神遊於有知之外而內者不及耳三界皆所知之類。疑此人是。三界外者。夫飾愚爲智易也。今處三界之內。故不及其言論也。即聾從味難也左傳文也如彼極度寶誌貌異心符蓋君子和而不同也而中照未嘗愚兩內融真境豈得曰愚愚者謂之愚愚不達故謂之愚遺跡不銜智智者謂之智者知其智也惟人心無恒待境而遷凡物理守常則耳日不駭若非頭異則不能遁其心識駭其耳目故於滔滔之際必假託奇行方以助教當世俗潛澆之際則宜散行以權化而助教風其猶風雨雷霆之變革于萬物之情耳革改也。春雷發而蟄戶開。東風飄而輓水冲車卦上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經稱三密其不在此乎行心也然大儒小儒以詩爲盜大儒君子儲小儒小人也。儒者夙夜強學以待門。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取白立有如此者也。今之小儒記片文隻字。苟竊名譽。故謂之盜也。愚繇惡俗以法爲盜故有竊妖容浮怪之言故有矯詐之士。世妖容怪服而蠱惑於世。深爲濫盜者也始稱智聖終則鄙屠若山泉剽劫。深爲濫盜者也始稱智聖終則鄙屠若山泉剽劫。深爲濫盜者也但至信者眞詐俱進嘉苗敗於糧莠也嘉苗不粟梁也。莠稗草也。糧糧莠所雜猶亦利於嘉粟也不信者愚聖俱退和玉混於燕珉不信之人好惡盡退。故玉石俱棄。燕珉石似玉也權貴之門罕有足爲之悲矣碩夫耕者。無幾似玉人。權貴無幾故爲悲之不以獲盜貽奇爲有道者盜益富貴門。以一類庸僧見其如金資朴。殊不知內羅窮奇狡詐之行。便以爲有道之者也向其心腑混沌鄙容陋行只以其衣服華靡言語朴拙。便向之爲道者於豪貴而昧於刑憲姦回是庸無愚惡而不爲也既彰矣彼自不以腰爲咎反謂天下爲

酒。正可醉人能對。遽令振舉升座既而笑舉

一足曰。吾已見一鄉可二乎。靜徒默恥。顯又

命取稠禪師衣鉢俾彼視之。終不可動。帝使

舉之。舉衣自一人至五耦十人俱不起。置梁木

上祝之亦無驗。靜徒戰戰。廢術而言曰。佛自稱

曰。佛自稱內內小也。謂我為外外大也。顯應

聲曰。天子在內。百官在外。小大安悖哉。齊人

由是德乎我也。半雖瘠猶憤於豚上。瘠也。豚豕

也。言牛雖瘦若獨可壓於豚上也。言。何斯不然

歟。國初徐世勣討河北。饋饘不給。王師且鼠

貨糧於寺。而僧曰。常住不可。慧休聞而告之

曰。若此舉無功。則國之虞矣。國虞而寺存未

之能也。召其徒沮衆告師。師而散也。發廩賑

食。神堯初欲罷釋教。唯河北不被詔。以英公

表聞故也。宋乾德四年克蜀。後川軍作亂。王師討之

之。至開寶六年。主上動信。仍別加恩獎也。近世遂州道謙。體貌都

偉。善講涅槃。時或以腥羶侑味。道俗甚不相

與。謙曰。濟力為講。願勿嫌也。當盛暑。肌

膏流浸。芬馥酷烈也。沈檀之不若。邦里特

申哀敬。故權道也。至也。上至字及也。下至字極

仲尼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文。但可與立事

先反而榮。榮之華偏共反而榮。榮移也。亦曰節李

後合也。榮之華偏共反而榮。榮移也。亦曰節李

已來二月開花。花開。榮花先合後開如常道也。豈不

爾思。思是遠而。此是權道所喻之時。豈不爾思。思

自是不思。思即及也。誠不以難乎。故心惟真一

機由俯仰之道。則或俯或仰不定也。事實至公用

若至私而仁智。觀其益雖達而達也。觀無益

常順而守也。不必定。夫厲與西施。厲女也。西

也。所願是一而厲知其不及。則若勿願於

知之艱矣。西施貌美。願或而轉。東郭兒女本願西

也。所願是一而厲知其不及。則若勿願於

也。所願是一而厲知其不及。則若勿願於

也。所願是一而厲知其不及。則若勿願於

北山錄卷第三

北山錄卷第四

宗師議第七

奈苑餘波。永平肇流。波瀾奈苑之苑也。亦云奈苑

種於花木。有苑號鹿野。如來者於此成道。後

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法始流於此。故云苑也。慈嶺之

東暨于流沙。風光漸遠。慈嶺之西山最高者曰

中夏。在於漢世。微有經學。禪律未融。融明也。

等制書四十二章經至。又安人雖落髮。事猶類俗

衣無條葉。食通餽。供會齋。頗均祠祀

僧無戒律。與俗不異。衣謂袈裟。此云縷色。有三種衣。

倍伽梨。此云合成。割之重合。三長一短也。二疊多羅僧

此云上青衣。最在上者。兩長一短。今七條也。三安陀會。

也。如來皆令割截以為條葉。取象稻田。朱士衡為出

家首焉。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義之要而譯理

北山錄卷第五

康僧會並遐域之畸人也

康僧會。並遐域之畸人也。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僧

方外而不偶人俗者也。莊子。會。康居國王太子。所謂

云。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也。學究天人之奧。德動

鬼神之契。孫皓將禁淫祀及欲毀廢。令張昱詣康會。

因化之。而。至若智參幽運。會如不及。而兩來。則之也

制作垂文。會或過之。言成典也。自是已前師訓

未彰。漢永平至吳赤烏。會之膺初莫有得其門

者。子貢云。夫子之。會之膺初莫有得其門

於支亮。亮受業於支識。語曰。天下博知不出

三支。通通異書。曉六國語。多所採擇也。誰為人

細長黑瘦。眼白而睛黃。語云支郎。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避難歸吳。孫權拜

為博士。輔東宮與韋曜同列。而吳誌不載。史

於維輪之質。曾水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於曾水之護門。推輪古棧車也。大轉玉輪也。得華忘機之義。護門法乘。法乘。依法護為沙漏。幼而神悟玄鑒過人。有許語云。和尙已相許前人也。果。才慧俊拔。孫綽方非求財者。將觀護之道德也。

諸王藩沛。以皆少有機悟之鑒也。王戎。字濬仲。子。與阮籍友少之二十歲。相得如時輩。每至某家。輒之戎宅。謂其父曰。清中清尚非鄉儔也。與鄉儔不如何戎矣。竺法雅。河間人。既正有庶少善外學。長述佛。竺法雅。河間人。既正有庶少善外學。長述佛。竺法雅。河間人。既正有庶少善外學。長述佛。

例。謂之格義以訓門學。嘗與道安法法講談。諸經。皆妙盡其要。朗門人令詔每入定。數日不起。朗終刻木為像。如事生之禮。昂法祖風神之秀也。於王導則以簡率於下望之則莊敬。以為王公風道斯言下令軌度格物故也。

不起。朗終刻木為像。如事生之禮。昂法祖風。神之秀也。於王導則以簡率於下望之則莊敬。以為王公風道斯言下令軌度格物故也。

以為王公風道斯言下令軌度格物故也。祖。本姓黃。河內人。才思俊徹。幼經師。日誦萬言。晉亂將遁。秦州刺史張輔重之。欲令反服。不從。遂殺之。葬漢道南。孫。祖弟法祚。德行沖允。實祖之季也。亦有少警。後博士徵不就。二十五出家。洞明佛理。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殺之。光又逼之。祚亦志不。昂高座卓朝之傑也。羅。吉交。國人時呼為高座。以其善說法故。本國。王導謂之曰。王之子讓位出家。於東晉譯經師等。經。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尸裂蜜笑曰。若使貧道只如檀越為今日。豈得遊歷至此。春秋八十餘。

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尸裂蜜笑曰。若使貧道。只如檀越為今日。豈得遊歷至此。春秋八十餘。

只如檀越為今日。豈得遊歷至此。春秋八十餘。支遁常遣人就於潛買剡山側沃洲小嶺。支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俊。晚出山陰。講維摩經。謝安嘗問。支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俊。晚出山陰。講維摩經。謝安嘗問。

支遁常遣人就於潛買剡山側。支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俊。晚出山陰。講維摩經。謝安嘗問。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俊。晚出山陰。講維摩經。謝安嘗問。

晚出山陰。講維摩經。謝安嘗問。買山而隱。支遁。字法深。姓王。晉大將軍敦之弟。事忠道者也。遁後與高麗道人書曰。上座竺法深。忠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買山而隱。支遁。字法深。姓王。晉大將軍敦之弟。事忠道者也。遁後與高麗道人書曰。上座竺法深。忠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事忠道者也。遁後與高麗道人書曰。上座竺法深。忠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忠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縣之岫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浩然遐。運有。詠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謂曠大之體同焉。時岫山竺法友從深受阿毘曇。一百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

運有。詠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謂曠大之體同。焉。時岫山竺法友從深受阿毘曇。一百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

焉。時岫山竺法友從深受阿毘曇。一百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

誦深曰。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晉者。必取汝為五百之一人矣。法友年二十四。便

晉者。必取汝為五百之一人矣。法友年二十四。便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便。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晉南渡。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幼以雞子無命。其師與爭辯且。死後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幼以雞子無命。其師與爭辯且。死後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形。投卵於地。殼破鰾行。遁乃感而蔬食。師。論

於剖析名相罔有攸據罔無攸所也。數文多闕。豈非聲教

空門者輒濫。後譯成實。善法相者雲委。其時以爲究暢名數。靡有過於此論。什首命僧叡

能起之也。綺李可爲王臣。非霸力所能起之也。靜民則法日月。謂炎昊之主也。德象天地曰帝。謂堯舜也。二義所注曰王。復強弱也。秦漢皆曰霸也。

夫居俗外而爲俗內。所起不亦難哉。宋文帝嘗述生公頓悟義。群僧構難。帝以麈尾扣几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公所屈。僧道生。道而謂之。若神。後世謂之。止有國寺。初見泥洹經。乃說頓悟成佛義。羅漢高僧。時以爲邪說。被逐於山。及後分經至。果得頓悟有佛性。乃升座論義。番僧尼紛然而聽。凡乃卒。言恐死以特經也。故宋文帝之顏延之著離識論。帝令慧嚴辯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塊支許之譚也。支遁才章茂逸。得僧會之風。僧肇筆削奇邁。又得支林之風。安遠生寂之徒。各擅其美。自後緇列。寡有紹其音微者。齊梁之後。世尚紅麗。詞虧體要。致使求其雅言立意曾不及於漢魏之間。箴論若揚子雲之。而況於聖人經籍乎。故懸象嶽瀆不以妍華爲天地之文章。以其能綱紀覆載爲文章。懸象。懸天也。覆載。覆地也。人文安不然乎。嘗讀殷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丘諫曰。晏天不慙道耆老。莫相子位焉。嗚呼哀哉。孔丘卒。魯哀公諫之曰。晏天不慙道耆老。莫相子位焉。一老傳屏余一人以在位。教余在位。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文。在左傳三十。與今小異。斯文也。天之將喪久矣。不有盛德大業。其孰能興之者焉。仲尼以天縱多聲著般若無知論。僧肇。京兆人。家貧。爲書。因學。知所歸矣。羅什至從之翻譯。著不還等四論。義熙十年卒於長安。年三十一。劉道民見而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融講新法華經。開爲九轍號九轍法師。什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融。漢郡林慮人。師愛其聰明。先令外學。令往林中。借論語竟不還。於後已誦。師更以本授之。不遺一字。至立年才解冠絕。開什至往。融見而奇之。卒於彭城。年七十四矣。什譯中論始二卷。融更割折。預賞始終。時師子國有一婆羅門。乘駝負書而來。請求拘試優劣。優則行之。秦人觀其口眼便辟。將改吾觀。有通教之心也。

什告融曰。此外道聰慧殊人。拘言必勝。豈可使無上大道在吾徒爲彼而屈。如吾所觀。在君一人而已。融自顧才力可濟。濟。成。但患外道書籍未盡披讀。乃密寫其目。一覽而誦。既刻日。爰整其徒。對敷于王庭。彼外道恃其博知。倍意攻融。融出其所知。討其所不知。彼遽保其強誦。而融列其所誦。并諸夏群書。編目尤廣。其所誦梵志塞而肆。肆。放也。羅什濟詞而嘲之。彼須臾而亡也。濟。益也。云。通也。昔符師征晉。大事將去。謝安知玄而舉之。爰致大勳。天下服其遠鑒。而什之知融。何莫安之儔歟。故質斯與廢。同在一舉耳。質。形對也。以什舉融。性不狎喧。常登樓披讀。僧初爲僧賢弟子。賢友僧朗。講放光經。重遭讒譏。朗謂賢曰。叙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叙魏郡人。秦主問姚嵩曰。叙公何如。曰。鄴衛之松柏。與召見大賞悅。勅給俸吏力車。後謂嵩曰。此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乎。叙平生素不背西。西。方也。曇影初從什。什謂姚主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後著成。實論疏。起首於光山寺。止壽春。孝武詔于京鑾與降。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悲不自勝。元嘉三十年。太子劾試文帝自立。三月爲武帝。帝亦啞啞勸開講。帝及公卿會焉。導曰。昔王宮託生。雙林見滅。白爾已來。歲遠于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外道之類。或云九十六。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土。無安猶如火宅。法華經云。三界大士懷惶者哉。因則涕泗。四衆爲之改容。

導卒壽春石門寺。年九十六也。時石磧寺僧因亦當世名匠。或問之與導孰愈。因曰。吾與導同師什公。方孔門則導入室。吾升堂矣。道猷述頓悟義。孝武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標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微旨。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師云。後見猷。猷因注之五卷。後孝武誦講。猷領悟義。猷與此經同合。徒開卷互起。猷告猷之。帝乃撫几稱快。晉慧遠慧持兄弟也。宋法愛法瑗。遠持也。愛爲芮國師。俸三千戶。瑗文帝使述生公頓悟義。何尚之聞乃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僧遠隱上定林寺。齊太祖鑾駕詣遠。遠門狹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稱老足不垂床。太祖造問輿臥轉蹕而去。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也崇爲師範。何默周顯吳苞張融稟戒受道焉。昔沙門稱貧道於帝王。南齊法獻玄暢俱爲僧正。武帝與語皆名不坐。後僧鍾稱貧道。帝嫌之問王儉曰。先輩沙門於帝王何所稱。正殿坐不儉曰。漢魏佛法未興不記傳。自僞國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世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見不行。自邇迄今。多預坐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僧道業如此。尙自稱名。況復餘者。揖拜太甚。稱名亦無嫌。自後稱名獻暢始也。梁寶亮性率直。每對武帝稱貧道上。雖有問然而挹其神志。亮青州人。初至京。袁瓌異之曰。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璧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僧晏七歲出家居虎丘。或問曰。沙彌何姓。家在何

處。對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張融謝眺少相厚善。陸倕嘗與寶從造曼。曼稱疾不見。極欣然曰：法師不趨於世，此誠弟子所望也。蕭昂出守吳興。吳興郡舊置也。古防風氏之國。至隋廢郡改爲湖州。卽烏程縣也。將謁曼。曼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顓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後戶而遁。夫擯世者，祿干之不及，尙利者，干祿之不及。既得祿狎侮爲志，於其賢雖始降禮，若欣遇而無恆其心，卒能以權勢而卑之。既有祿相及，則親狎而侮慢。雖有貴者而能下禮相接。然見遇之道其心不恆。則恃其權勢而以踞傲終之也。則今賢門皆然也。然能病其終卑而兆其始遇則高，見之昭昭不貽己感矣。顯其始而知其終。則免其自貽伊慼也。智藏事師，以孝敬聞。師疾絕食，藏亦絕食，師進飲，藏乃飲。但性傷乎許直。許舉人私也。而以譽行爲干櫓，故不至於危殆也。嘗捨財大懺，謝幾卿挂挂衣竹戲之曰：猶留此物，尙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可盡。道安之門人法遇領徒四百，時有一僧，飲酒屢夕燒香，遇罰而不還。安聞之，以筒緘杖寄遇，遇曰：此由飲酒者也。我訓不勤，遠貽憂賜。乃集衆命維那行杖至三，因泣下自咎。魏道辯門人亡名，負才傲世，辯撻而徙黃龍，其初無恨想，晨夕向辯遙禮，唐智正之門人，智見師所著述，必侍立而書累載，初不貽坐，或久而仆，正責曰：翹足七日，辟勞，今爾心輕何不然也。釋迦因地七日翹一足，蹠底沙如來也。北遠之門智微每講析幽微，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則聲淚俱發。廬山慧遠，性實。雁門人。謂之南遠。漳州硤石寺慧遠。姓李。歸娘人。著涅槃經疏者。禮云：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

哉短命不極其志。將死之日勒焚遺草。聞者

爲之涕零。自後其徒沒沒焉。通法師所計唯識未盡其旨。而至唐慈恩者

唯識疏。泊真諦南迴綜習無聞。故色心之學終

少聞於盡善。章疏之家必先意於空理。自真諦去後。

少傳法相也。國初玄奘貞觀譯唯識授門下義果

多弘法相也。第公敬德之猶子義果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義果

舍授門下光未詳兼之婆沙也。義果可謂法相光

華名數淵弘。精搜異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

學情若乎不舒其志也。義果自貞觀年往西國。學

法相。性之徒親義果太宗高宗製聖教序。今見冠

華藻耀乎天文。眞風翔乎海隅。泊玄宗注般

若蓋二聖鴻基之積潤也。見行于世但世

以譯經則易。譯論則難。而傳者亦如之。傳經

止於文。刻削意連環故爲難也。傳經寔由經但斷疑

論。循環性相通達難故爲難也。傳經寔由經但斷疑

生信。旨遠而文近。論則彈窮性相。訓暢精微。

爲義必典。爲文尚華。錯綜音律。鏗鏘彬蔚。

彬蔚文彩。賓主相由。鉤隨爲美。自非上智不能

見往復之意。故學之者鮮不功倍爲山。淺近之

經傳。蓋非其境也。辯參神化。以教行中夏始

不譯論。求其師資輔會之道難矣。至今學經之徒。其若若

林。光論之士。夫法學之侶。知經律而不知論

者。但直讀述其文而已。至於攀援大義。則不

謂之洞達者也。故今蜀中凡善經者皆兼

譯經則醒醒。譯論則舒緩。玄奘反之。故什世

經學則優。優樊世論學則倍矣。昔慧休者

一鞋三十年。遇泥則跌。日泥軟易陷。吾不欲

損信施故也。每告衆曰。吾所聽經律皆三二

十遍。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今之學

者罕有備通。文句薄知則預師範。致有窮括。

莫知由緒。此法滅在人矣。所以終夜長想有

慨于懷爾

北山錄卷第四

北山錄卷第五

釋賓問第八

向方士適石林之館。向方士者假設。若鳥膜跪造

生也。權乎百憂。覺他日在異室有牢醴有琴

瑟有詩書備儲。好誦詠乎先王之風。猶憐乎

未樂。今幸來高居。松桂寂寥。環堵虛白。鄙吝

之心祛矣。懷恨也。久居俗網。每厭繁將幸味金

仙之旨。暢無生之篇。佛經讚歎法喜。法喜經云。

味自然。是沐浴甘露。朗煩素於秋照。擢華耀

於春滋。心願雖懇。非敢以觀如之何。既休矣

請問未敢。觀望如何。主人曰。余病廢久矣。親

流世若眩眩不悅乎厥躬。疾疾弗堪。今我病世人

廢棄已久。觀流世之徒。退藏于山林。居乃積蘇

編茨。蘇草也。衣乃弊褐。龜純。純毛也。純絲也。食

乃單孟豆。巖流沈沈。與覺鹿爲群。夫何道

之可觀事之可詢歟。但金石之和。隨拊擊之。

良能小大舒速。或亦果應。樂無善聲。隨拊擊而則

賓降拜。以謝主主人避不敬。避位讓也既復席。

賓曰。漢夢未占。音譯未通。此方先有得聞至

教者乎。自漢明已前。此方還主人曰。遠哉何吾

之知也。遠也。向但觸石之雲生於膚寸。公羊

云。雲四觸石而生。膚寸而

合。四指曰膚。兩指曰寸。射鮒之水負於餘鱸。餘鱸

紅名。言射鮒小。何期不然也。昔大聖遊遼闊國。

水能殺大龍也。何期不然也。昔大聖遊遼闊國。

其國在南海。去方夏未之遠也。南海去洛微流

之風何莫及斯。故周穆王遇西極化人老聖

稱古皇先生。老子西昇經云。孔丘推西方有大

聖者人。不言而自理。佛圖澄知臨淄石下有舊

像右露盤。提陀呵見盤鵲山中有古寺基址。

安得不有見聞者乎。此皆預有迨漢武元狩初。

第五主。命霍去病北伐匈奴。過居延擒休屠王

除。獲金人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陳香火

以禮事之三年。驚昆明池。漢武元狩三年滅南越。西上

之使穿昆明池。西京雜記云。池中刻石爲魚。至遇雷雨

常鳴。上有鱗數百丈。矛照燭三輔故事云。廣三百二十

帝將以問東方朔也。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

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道人。張騫爲大夏

還。知有申毒國。漢書張騫傳云。山海經云。身毒

之民。俱人而愛人。郭璞注云。則天竺浮圖所

興之處也。亦曰印度。印度月名也。彼月有

千名。茲乃一焉。若此方蟾蜍挂影水輪金盤等哀帝

世。景憲往大月氏。受浮圖經。月氏王使太子

口授之也。劉向云。余遍尋群策。往往見有佛

經。及鴻嘉之年。漢成帝撰列仙傳。卷兩云。吾搜檢

藏書。緬尋太史創造列仙圖。黃帝已下六世

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

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以

是而推周化爲秦。秦滅漢興。至于永平實千

年矣。自此之前何不聞也。答漢夢未賓曰。在

昔菴園按地。靈鷲騰光。聖衆滿於虛空。觀摩

居士

何虛。然華夏六典。敦簡務要。嬰於秦滅。尙

言聖人歟。論語。子欲之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尙爾。聖人

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治

限其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宗恭奉太子監國表諫。刑殺沙門濫酷。又非圖像之罪。今宜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奏不行。是歲太子晃師沙門玄高誦讀皆死。與太子皆也七年春三月。詔佛法一切蕩除。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宗恭言雖不用。猶緩宣詔命令。遠近各得祕藏。逃匿爲計。皓死於十一年間。武帝彌留。爲闍人宗愛所害。後魏初都平城。姓拓跋。至孝文帝乃遷都洛陽。方改姓元氏。西魏宇文泰都長安。東魏高澄都鄴城也。初崔寇同從駕。寇爭而崔不從。寇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竟陰謀仍令亂其口小便也。周高祖以沙門應黑讖。初太祖黑泰挾魏西奔。衣物旗幟盡尙黑。於後沙門並著黃衣。齊民尤忌。而周人以爲莫黑匪烏誅烏姓也。莫黑匪豆誅寶姓也。有衛元嵩反服。蜀新繁縣人。反服上狀沙汰。黃冠張寶相耦耕。耦對耕以墾於宗教。春秋二五耦著國。帝躬受符籙。天和四年己丑春三月。大集三教有嘉聞者并文武二千餘人。會議興廢不克定。夏四月詔司隸甄鸞詳較之。五年鸞上笑道論。在藏帝以彰露道法訛醜甚矣俾燎之。道安獻二教論。帝謀稍寢。至建德三年夏五月。資二教相毀其計復行。釋李同棄於芻狗。芻狗草作狗也。老子道經以萬物爲芻狗。坑像誅人不可聞也。六年春周師克齊。自以爲滅教之祐。建德六年正月十九日平北齊。得秦制傳玉璽。方四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奉永昌。得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一。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萬二千五百五十八。一千八百八十六。二月七年改元曰宣政。是歲不及背。而崩於雲陽也。管秋祭也。六月帝崩。太子寶立。日宣帝改元宣政。又改大咸大業年。克澤酒色入市人稅各一錢。尋立太子爲帝。夫貪夫重利。何顧於君親。如商自稱天元皇帝。

而死。靈輿以吾敦運鍾百六十七歲爲一元。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事同之也。靈輿以吾敦運鍾百六十七歲爲一元。

一百六歲日陽九之厄。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出文選三國名臣贊。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去國而亡故也。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建德二年癸巳滅法。甲午興。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丁酉君薨。辛丑國滅也。百六十四歲爲一元。

法嗣在已避世圖存。數不終否。必授以泰。但

樂俯仰與時推移。爲鶯能天。爲魚能淵。晦恥和光。潛伺興替。貌雖改而氣不可奪也。古者殷亡。而三人異志。仲尼皆曰仁乎。微子啓紂庶兄。先賓曰。萬德奔周以存宗廟之計。箕子紂之諸父。囚國往狂比干諫而剖心。雖殊行而同德。仁

歸仁。仁無不死。爲無爲者俟河之清。修行期道何年乃證
曷若咀味靈英。浸澤雲腴。輕舉神丹。下可躋年。
高者上昇。免爲一函之腐骨。實長生之良算。
也。今而何謂端居待化歟。主人曰。長生由乎
仙骨。仙骨者。吾教謂之宿植德本。自非累世

陶冶塵滓修鍊精魂。寧可率由枯蕉焦石而
詎能度世耶。故長桑漸平仙階。扁鵲救世爲
名。莊周遷於桐柏。蓋功未備而不登于雲天。
克遇其壽矣。若階由宿學。何不志於釋氏乎。
夫黃帝乘蒼龍。列子之御風。王喬之處事。

焉於其人也。猶介之有龜。羽之有鶴。宿稟氣
 運之所壽也。非龜之介。非鶴之羽。雖同其
 族。莫得其方也。如鼈龜之屬。又如衆禽之類。若使倣而得成者。

神尼之門。德行之儔。生無不貴。知無不博。何
不精意求之。變化。以克永世乎。周穆八駿。
可不求。秦皇方士。往蓬萊探。好道求仙。
生羽化之藥。竟死沙丘漢武。竟歸高里。燕
池。方土有幾存乎。惑慕者衆矣。得者誰矣。
施於所獲。不多於所喪矣。夫老聃含粹孕靈。

立五千文治于家國。道味疑乎太和。至德含
平太虛故能壽能少以隱以顯。至若駕鸞鶴
挾日月。磅礴宇宙。出入死生。假彼神用以彰
道德。非謂不徹腹肥不潔心慮。但由克意草
木。而能駐彼爽口腐腸之性命者也。故老聖
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也。從順也。言其有容
德也。夫師以德義為本。疑游覆以張其末。其或
本之病矣。末奚以為。德行為本。而吾教雖有神仙
五通之化。皆由定力而後乃成矣。晉單道
開服松脂吞細石。能日行七百里。而不能過
百年之壽。高僧單道開。好道常。梁慧約餌松木凡
三十餘年。年近于期。願期亦高僧也。禮記
長生之道
未有聞也。但世途好修惡短。惑然不自決。
吾教以去殺施食為長壽因。胡不遵歟。世途
好堅惡朽。惑然不自決。吾教以除難授法
為不壞因。胡不勉歟。至若以凡世言之。處萬
載。若旦暮同盡者也。夫新新之運未嘗不為
物就化。修者若此世之化。短者若後世之化。
與不化奚異焉。莊生云。生者死之
時而處。順哀樂之所不能入矣。孟孫問於楊
朱曰。有人於此。愛生貴身。以祈不死可乎。曰
理無久生。夫生非貴所能存。身非愛所能厚。
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通之矣。百年
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居世若不進道。修
實
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死人有知乎。子曰。吾欲
言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
無知。將恐不孝之子孫棄其親而不葬。賜。欲

知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當自知之矣。
出家仲獻子曰。仲獻子。夏后氏用盟器示民無
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示民有疑也。因緣之經將必極焉。此乃三聖因緣
明。故有
五道輪復無窮。以無明發行支感愛取潤。見在十
以彼生為死。彼以此死為生也。南齊文也。死有
死有死也。故為鬼則有知。是死不為鬼則無知
也。而鬼有大小焉。大則知大。小則知小。至若
岳瀆社稷為綱為紀大焉。在檐窗在戶竈為
罔。螭為蛇蛇小焉。季路問事鬼神。仲尼亦所
未答。人焉能事鬼。以其冥道幽昧。益生人之惑
矣。宋何承天云。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
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更受形哉。詩曰。三
后在天。言精靈之昇遐也。神也。顏延之讓曰。若
精靈必果異乎。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
將由三后。萃善報在生天。若徒有精靈。尚無
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也。梁范縝形神
滅論云。宗廟祭饗。周孔之道以敬也。申生
伯有。懷怪之妖也。氣。氣往曲沃見申生使之御云。夷吾
言訖而滅。後惠公果為秦獲。雖人問有鬼。自是
地之一物。如人畜類。非死者而為之也。當時
詔百官精詳曉諭。其人愚反非聖人之法。不可
教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言
所謂至矣哉。文子稱黃帝之形有糜而神不
化。以不化之化。乘變無窮。延陵季子適于齊。
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贏博齊地。其坎深不至

泉殮以時服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為
變無所不之。仲尼賢之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
梓。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資送。吾葬具不備
耶。何以加其弟子。曰。吾恐為萬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為萬食。在下為蟻食。事彼與此何共偏耶。
北山錄卷第五

北山錄卷第六

喪服問第九。服從恩制。喪以禮成。問喪
父母與師五服宜從何等
二子侍乎前也。賓退。翼而進。以進。曰。三乘
之行或得聞焉。三代之禮未之學也。夏殷周文
而百行之紀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送死。有死
已復。送葬返骨于几筵。復其靈生有節焉。夫微諸
終。終則其始可知也。禮云。始卒。主人啼兄弟哭。
麻。士之喪。二日而禭。三日不食。食粥。謂之三日。一
米。一升。二十四分之二也。既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
菜。敢問何謂沙門喪在五服焉。五服新舊。續大余
釋凡久之愀然而告之曰。先王之禮。魯君子
之所知也。於孔氏多能也。吾未之其究也已。
夫天竺非方俗所同。釋子既宗天竺之教。質極而
微矣。西國之俗。簡質而疎略也。南海寄歸傳云。天竺
古者義農之淳。中國則變。蓋質極而文。文極
而質。四海則不然。夏殷法地故質。周法於今。緇衣
在華。華則有儀。其可同於異域歟。先王制四夷
中國。不可同於異域。故稽五服之數。象升降
之節。擬議其教。立以為文。至若諸其憲章有
所損益。合乎天下之心者。以俟君子矣。今依五
之。新喪三年。齊衰周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縗麻三
月。或上或下以行之。如要合天下之宜。以得其中。俟將來

軌範言能教軌其範義也。斯類有五焉。謂制

髮十戒依止羯磨教授羯磨謂受戒時作法也其間或以落

簪佩禁自我而始也。或以法身慧學自我而

成也。然世以君父師其恩一貫。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故有致方心喪三焉。父喪喪君方喪

而釋氏以戒法故隆之矣。戒爲入道之本。非但哭

于寢也。執乎心喪也。當麻葛非屨方父斬也

喪師之服同父。斬但不必杖而後起哭若不返謂

也。唯而不對此皆喪父之禮於除則如禮焉此

並與喪父禮同。今委巷之子委曲也。鄉巷號咷蒼訴酷

聞蓋不忌知父之嫌今僧有喪師號哭云若天等皆

塗車芻靈神明之器既不以鬼道期師斯笑用

焉謂無益魏道登卒。高祖孝文詔曰。朕師登

法師奄至殂背。痛懼摧動不能自已。比治慎

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禮師喪哭

曇延歿。帝哀慟罷朝。滕王已下被髮徒跣從

喪行哭。後世莫能輕重之也。柱史抗絕軌於

流沙。或尸解於槐里。其徒無所聞也。老子見周

乃乘青牛出函谷關。西往流沙。又莊周云。老子卒於扶風

槐里。秦侯弔之。三載而出。自是其徒喪服之制未聞其說

也。魯司寇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

顏淵子路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二三子皆經而出也。不爲喪服而加麻殆至

漢魏。喪師彌篤。有以至於方父之喪者。今之

禮薄寡有統焉。禮喪昔遠公制喪七日。以凡

情難。割伸展哀也。過則束於禮矣。僧本象外之

也若過則拘束備教也。齊隱士劉虬卒。弟子雖

寡內教若喪父無服。劉虬居荆州。後拂衣不仕。

可佛理。遠頓培塿。當時莫有能風者。注法華經。講涅槃

有異香滿室。宋中隱年六十。弟子等如喪父而陷天

台誠無哭泣著喪服。彼各隨時之義也。夫劉

虬素雅不顧謂執素大夫故雅。凡初爲僧陽令。改爲南

齊辭榮不形質已遺。居今之死。非口始死。若

使爲喪。猶矯乎羔雁。故損仁義。以示簡朴有

終焉。而弟子從乎孔門之議也。天台五十餘

州咸稟歸戒。若循乎編素。則半國之人皆喪

服矣。故可抑而從天然之風也。仲尼云。喪

與其易也寧戚。喪則哀矣。斯則振時之意

厚矣。今秦洛之風。喪則喪矣。十師而亡哀

降殺何說。謂教部可司斬縗本道成師可大功。教授師

五戒師依止師授謂教部可司斬縗本道成師可大功。教授師

戒師可乎大功也。九月。教授小功也。五月。餘則總

麻可矣。三。朋友者。禮云。群居入則經出則否。

朋友皆在他邦。則但師心喪三年朋友若故

朋友墓有宿草則不哭焉。在異域無喪制凡云

外國皆不封不樹封樹也。秦之中野施恩或崇藹然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之焚之或淵流沈之。所定者少。喪期無數

也。夫敬則行其志。慕則思其教。教立而志宜

於操辭之理實爲有得。涅槃爲究竟之教。於

何不然。若以去親擯俗習。無生之法當忘情

絕愛固不宜者。則何太早。孫未行有便欲

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鴉。今見則便欲求雞

便索鴉。非也。忘情於境。方契於道。今情既未忘。如何

便欲捨。俗也。夫始行之徒。未階聖位。志業沈痾。蓋區

中一細人耳。遽則能制愛乎。夫不愛於其親

則移愛於他人。不愛其親。而愛而於權勢潤屋

之門遽遽然。謂草。今見吾門有損名欲。謂之聲聞。取者

忘於名教禮義。今見吾門有損名欲。謂之聲聞。取者

也。而忿欲勝負衣服飲食逐逐焉。何所忘也。

既情不盡忘。愛不盡絕。豈於喪禮而欲去耶。

或曰。若使沙門隨方爲喪亦得。隨方致敬王

者。既同俗禮。何曰不然也。何則也。夫拜爲

外飾。孝自內心。抑爲外飾。損髡祖之儀。抑其

內心。失愛敬之性。與其兩抑不若兩縱。縱其

不拜。成王臣之信獎。縱其爲喪。成人倫之孝

悌。故依違異也。詳夫外國哀亦甚矣。故波斯

匿王喪母惶惶戚戚。舍衛國王斯匿王大聖不滅

而四衆血現。如波羅奢花。舍利弗灰身。無色

界天淚下如春細雨。無色界天定果豈不由生我

德我。其情篤切。匪刑匪勸。志發于衷。故有吳

天夢我之痛。哀我父母。使我幼勞。欲報深恩。是天

不期哭而聲自號。不肝衡而貌自苦。安能以飾

高而強抑。恥俗而求變耶。昔齊州三藏。謙淨

西域還。每事演遷舉之功。遙情賞金方之訓。

西域還。每事演遷舉之功。遙情賞金方之訓。

西域還。每事演遷舉之功。遙情賞金方之訓。

既升而願祇以悔也。夫五道之所不

危。三乘由茲抗。超不能拘其身。三乘安能攝其位。

而莫先乎禪學者矣。故修德閑邪之士。未嘗

不尸居。飯食以至於無爲。之防其。無作其

如流。形爲心驅。苦與年窮。恍惚睚眦。計事

刺促。起小。何燕居之有也。今之稱禪者。不能

口燕居者哉。但禪通內外。位殊小大。心引上地。心

折伏煩惱。令不生起。作六行。觀通內教外。各隨修

證有深淺矣。有分根本。如象馬。三獸

渡河。蓋先聖之興。小乘。大乘。深淺別也。昔

晉宋之間。西來三藏。多以禪教授。舊儒

肅。默而習之。不以耀世。如竺道。定力深

遠。高巖誦經。群虎前聽。一虎獨眠。欲以如

意扣其頭使聽。求那跋摩。某日不起。弟子往

經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矣

。此後多。以名相傳心也。自可至六祖。分爲南

北。各引強推。弱競其功德。然欲辯其汚隆者。

正可審其言行。自恐有。神秀爲北。凡石匪玉不潤。

淵匪龍不威。彼有。心虛弘遠。故鐘鼓之

聲。怒擊則武。憂擊則悲。喜擊則樂。其志變者

聲亦隨之。未有得道之賢。志智而言愚者也。

余昔觀淨衆禪門。崇而不借。博而不佞。而未

嘗率異。驚俗真曰。大智閑閑之士也。和尙。觀無

相禪師。本新羅王第三太子。於本國。月生。郡南寺出家。開

元十六年。至京。後入蜀。至。蜀。說公學禪定。入蜀止。淨

衆。付法。門人。神會。又有南印。慧。遂禮足爲師。請事

斯旨。而學者。安以未見。班。任。極。之。繞。巧。匠

在。自。我。精。搜。而已。若。但。以。外。事。爲。自。累。之。津。

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

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故傳

法者。但傳其言。承法者。體言見心。即是得法。

雖曰。觀智。可。其。猶。斷。輪。之。藥。傳。藝。而。不。傳。其。妙。相。

但。傳。言。句。也。其。猶。斷。輪。之。藥。傳。藝。而。不。傳。其。妙。相。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謂。者。古。人。之。精。相。矣。桓。公。

曰。寡。人。讀。書。輸。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已。無。說。則。死。輪。扁。

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新。輪。徐。則。甘。而。不。同。疾。則。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子。存。

焉。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弱。輪。古。之。人。與。其。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

謂。者。古。人。師。裏。之。琴。得。琴。而。不。得。其。數。術。仲。尼。在。

之。精。相。也。十。日。不。進。師。裏。子。曰。一。可。以。益。矣。孔子。曰。

習。其。出。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如。是。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門君子則不然也。梁朝皇綱既弛弛業，庶事墮
哉。唯餘一御榻受制可也。梁武嘗欲御僧官。
勅主者遍令許著署名。其時無敢抗者。逮疏
聞藏。藏以筆橫轢之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
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書曰：御衆以寬。臨下
以簡。此唐虞之化也。夫寬而以簡守之則人
安。寬而不簡則法之亂矣。當梁世寬而不簡
不亂。何待彼智藏。雖幸其無法。豈不畏後世
簡書乎。簡策之苦異說云：吾師加跣心在乎定。奄
若蟬蛻。後人哀思。高塔厚葬。不亦盛乎。吾師門尊宿也。聖人壽其崇化高塔厚葬之事。譏者曰：君子諡於義。小人
諡於利。諡略惟所詳也。若德行所致。或則哀
榮。若曲以羶美因其死命。矯其後計。則重繫
其魂。沈乎賈譽之罪也。皆實以了達去住無礙則可也。若素非真賞。苟取後
害。矯誑凡俗。夫事不飾則不尊。過則浮競。有德則重。沒名之罪。無德而矯節則涉於浮競也。故師願言奢而求諸義。師
願言薄亦求諸義。匪顧是信。唯義是信。雖有願命之言
求合度。古者曹侯命薄葬。大夫曰：國有常禮。奢而行之。古者曹侯命薄葬。大夫曰：國有常禮。以儉得中。是合常體。然有命暴尸者。雖欲利於飛
走。而實無何戮其尸也。高懸骸骨。暴屍以施禽鳥者。其小惠未凝。何如
善類以廣濟乎。又辟之惡也。陳尸自戮。居令德者。宜去此意。雖遠公將終之見。或未吾善也。南齊廢舊。夫死者精神往矣。質何能知。使同無情。立與坐臥。孰爲
優劣哉。故金河右脇。佛在金沙河。右脇而臥。入於涅槃。難峯累
脰。登者通葉。奉持如來裝設。於難是山。至彌勒出。奉裝設已。作十八變。却往難足。加跌入滅。化火焚身。永求履始起。前案腰而卒。靈寂執卷就化。
高僧蓋數手。各任時而待盡。匪慕異而詭俗矣。

立而卒。昔高僧曇鑒往生之人也。平坐而卒。

弟子猶申而殮之。今則反乎是也。定者啓玄

解之門。出生死之域。寒暑之所不入。焚溺之

所不及。若在定而有死。何殊溺春沂而焚於

烈火。被甲冑而傷於毒箭乎。凡在死者必居散位故前佛

後佛有聖弟子入滅盡定。百年千年億萬斯

年不出定不死也。西域羯盤陀國祈句迦國

烏殺國。諸漏盡者形儀都偉。謂大巖屋孤岫。瞋

目委髮。雷震山摧。而獵者往往見有焉。謂城

及唐三藏。昔趙襄子。晉君無碑也趙簡子之子。敗焚山林。有一人

飛行火中。山石不爲礙。斯入定之徒也。入定

應飛行。疑。晉神僧呵羅竭既歿。弟子積木如

陵焚之。累日不爲灰。遷就石室。後數十年。觀

者異其如生。彼則入第四禪。鑒于無色界定。

故能使口鼻無息矣。自第四禪至無色界地。法無

塔廟制度。世失其道久矣。西域以塔爲方墳

塔。略也。或云輪婆。此云墳居凡庶封之。若此方

之堂者。四方若夏屋者。大屋自輪王至大聖。方

以層級表德。辯名也。輪王一級。聖王四級。緣覺

古至梁陳罕有不懸棺而窆。反壤封樹至若設

碑。碑下棺索也。古者立石於墳上。有孔貫索。索

碑。碑以下棺。謂之定。後或有刻於石。於上當陰道

口。謂之神道碑也。天子曰碑。諸侯曰大夫曰墳。庶人

曰墓。墓誌不出典。今僧立塔記。蓋擬其事也。辟

道非國望不爲也。於墳前作塔記也。此皆國望之士。

也。古者僧無賜衣。賜衣。自漢宗元和

十一年方有賜紫。然先有賜紫號者。周隋之後競

尚僧擬。其有高華輪奐。蔽乎前聖者也。近見

伯木終。自令刻石建大塔。繞以浮雲。合以花座。有碑

四王守御。八龍肩扶。竟以王維像不得居之也。或自

命去大夫之簪示不欲僧也。革也。實床。上

平仲謂管氏。謂非面言。既死矣。豈在我哉。焚之

沈之。瘞之。埋之。露之。西國葬法有四。一水。二火。三土。四風。五分律。六

尸。瘞。衣薪而棄。諸佛。瘞之。中野。不封不樹。聖人

易之以棺槨。蓋取者大過也。考工記。陶合造瓦棺。夏后

聖用。即。火。焚。日。聖。殷人以梓木之棺。梓木。又以木槨。梓

木。聖。衰。文。納。諸。石。槨。唯。所。遇。焉。而。屋。懸。之。子

莊子唯在屋。不知道林之墳不高。而載達款焉。

邵伯之樹不大。而詩人詠焉。邵伯。每於甘棠之

其德。不忍伐其樹。故詩云。唯務僧修。遂令榛莽

之間。壘壘。若丘坻。曾無展敬者。狐兔。馳。蟻。宅

其趾。烏。鳥。鵲。雀。孚。其。上。樵。童。牧。兒。登。而。嘯。歌。

行路者不知爲誰。吾在廬山。講罷景餘。每尋

林谷。見則訊其德行。無一可與歸者。由是業

之著隱而逾亮。德之寡炳而逾味。誠可悲也。

仲尼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灼

然而日亡。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近世握

管記者。鮮聞道德。藝行卓邁爲高僧。多其

聚徒。結納。延譽。爲高僧。因今人非從古人是也。李義

慶之。後者。傳者。上僧。稱爲高僧。上石

口之甚也。若。碑。細。而。鄙。之。流。實。誤。前。德。也。或。世。寡。賢

良。或。搜。覈。不。精。也。夫。財。食。足。以。聚。徒。諂。佞。足

以。結。納。矯。飾。足。以。延。譽。哉。此。其。欲。傳。於。後。裔

者。適。足。以。誘。濫。也。夫。有。居。鄉。爲。鄉。豪。重。在。邑

爲。邑。尹。重。居。州。爲。州。尊。重。十。室。之。門。十。室。請

舍。十。聚。之。家。十。聚。請。饋。而。或。未。足。言。也。當

稱。彼。重。者。何。人。焉。何。故。焉。仲尼云。鄉人皆好之必

焉。其。或。小。人。便。佞。也。求。矛。也。則。振。達。矣。君。子

廉毅也德義也。則淪胥矣。小人道長。則而後生

美其濫進修。芬芳之譽。匪計日月。求合於權

利。忘辱殆已。狡謀奇慮。必取其合。既合矣。

稱某歸依。某以爲黨。以爲援。以爲捷徑之路

倍百直。謂彼簡朴。不能進取者也。所謂說情

梁寶唱撰名僧傳。慧皎刪而改之曰。高僧以

爲名者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高而不名。

寡德適時。名而不高。名而不高非所紀也。而

皎公可謂釋氏之良史也。異說云。將死之人。

寂無所見。是謂至道。不由險畏。若觀佛來。

以相爲魔。心之取矣。其何免哉。譏者曰。是夫

也。此乃西天未曰司契者也。夫死者形離神越。

樂消苦會。適長昏之域。蹈無畔之鄉。不囑聖

儀。悲焉莫救。莫救。故西域臨終之人。鮮然金

奏。不俟於春容矣。西國臨終。必令擊鐘。云苦經滅

異彼澄想去亂而魂有所歸矣。又以幡繫像。

手令其執之。示往生之相也。其有夙修三福。

遐其後報。金容華目。瓊臺授手。笙簫間和。法

誦窮年。實法王之大賚。皆淨土獨有苦於天下

也。謂爲魔者。蓋魔由己耳。然法無所取。實

定用之忘照。根本定心照境之時。非死者之昧心。

何損彼而與此同辰而語哉。非可將證理之真

也。心而欲同將死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北山錄卷第七

佛云。舍利弗。地大震動。當須著地。富樓那。聞

智悲居弟子。上而以說法知也。富樓那。聞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母名也。滿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受頭陀。飲

心也。聞佛說久住世間無益。涅槃云。後三月當入涅槃。

途生悲泣。法華經云。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稱善

也。其傳法之人所未得者。難在此矣。夫。執文

以定義。義歸理也。隨義以垂文。文將害也

能辯。此二者誠則有焉。蓋無求耶。或心知而口不

稱第一。固有旨矣。夫愈屈之於患者。史記。衛

古之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雪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焉。桂椒之良也

正言。似反取捨未論。未知佛言行供養祖也。

作福田不應祖也。所貴善時。非堅白之可離

取捨過時。過從從權。非如磨而不

日。勿縱惡比丘。令僧田蕪穢其罪甚於割大

千眼。王舍。有時以破戒比丘如萎蘼王官素

服勿得刑罰。遺教經云。若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又云。我諸

比丘若犯王法。或殺或打。若割髮。若違逆令還

過仁。使惡者惡。惡王過惡。使人枉濫

失其中設兩經以防損也。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始命展轉相

歸緣而損之也。人天謂五戒十善等。論謂緣後以乘而損之也。緣謂十二緣生也。前說歸

歸。曰大道有以教不從人。如華嚴前會。小聖

在席。視聽之所味塞也。初八會。雖小聖在席。而不見不開。蓋非其境。至第九會。方有以人不從教。如初轉法輪。十二億衆發無上道意。佛初成道。謂提提長者說法。攝末歸本。無量人天得法眼淨。夫如是不鉤深不達矣。昔仲尼修春秋陳褒貶。而游夏之徒莫敢措以一詞。豈不以智不及乎。至若問仁問政問斯行。諸所問是一。所告不同。如論雖萬

流俱潤。而不泮其源也。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有義不必信。昔大菽氏。山泉處。當採菽豆而食。因以爲誅。曰。後雨。則七日當雨。而雨不

也。存牛白積終用克爽。又記。婆羅門家存牛生。牛也。五百無學。同以天眼討論天地。皆二三其說。蓋分理事亦或乖也。夫十二分教。如晝夜

有時。寒暑有月。醫藥味分。闕則寡力。多則無要。已上皆不可。婆沙謂如三周偈曆四聖諦數。若論之不極也。三周數四諦謂減減減行觀也。夫大乘我不障小

果。彼憤子衆。生古有仙。或執之。而人皆謂隨眠性我。吾弗信也。故天親造對法論。所宗有二。蓋不以一宗爲盡善之門矣。天親本

宗出家。說義。法勝造毘曇心論云。若生諸煩惱

是聖說有漏。達磨多羅謂其生字溢於滅道。

乃別製難毘曇心論云。若增諸煩惱是聖說

有漏也。無著造般若論。天親二之。無著若論。天親若論。以伯仲以師資以行位。天親俱

弗先也。無著。天親。師子覺。三兄弟也。北天竺留婆沙。富羅國人。此云夫士。是天帝釋修羅也。俱

在蓮華多出家。無著先居大乘。往兜率。所不然者。

止以無著智障未除。而提不及於馬腹。尺有

短於寸者也。智障所知障也。左傳云。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喻無著雖造論猶有所不到。

清辯與諸徒。誓於修羅窟。俟龍華成道。方擬

問津焉。謂今彌勒未是遍知也。諸徒善識以并子。彌勒佛下生。將問不決之事。後德光假龍軍而得見所不致拜。又索之以形儀焉。不禮以其作天人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

長遠而已。遠公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

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遂著法性論。遠公羅什

見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

哉。竺道生講泥洹經。謂一闡提人皆得成佛

舊學以爲邪說。擯之投于虎丘。尋往廬山。

泊大本經至。果與玄契。泥洹經說。有一類人提無分。一切衆生皆得。種性終不成佛。及涅槃後成佛。果符生公之義也。生乃登法座。論義數番。塵尾紛然而墜。隱机順化。生昔不死有待故也。大本經未至。生故待之。今既生今之死待竟故也。至乃卒。時人號之忍死生也。

也。向無生公落詮之知。則昭昭佛性。隱於無

知之輩矣。國初玄奘至西域。以花請觀自在

像曰。若一切衆生實有佛性。惟所散花挂菩

薩頭。乃輒如其願。今謂。若使焚有生公之

知。則不應有是祝也。儻祝之。不吉。將不信

乎。夫卜者決猶預定嫌疑。不疑何卜。易云。中

心疑者其詞枝。焚非其枝乎。枝散也。失公不若爲物而然者。蓋是導物爲疑。乃攝人之心矣。焚本不疑。恐後人疑。故示此以導之也。燒離散也。內散散後來之疑心也。雲延撰涅槃疏。虛匪于聖衷置疏於舍利塔前。焚香請

微驗其疏。與舍利放光。通三晝夜聯照不絕。

而淨影之徒未之允也。長已所製終於並驅。

夫望舒既御。不假載燈。出月光也。月光既

既。族寧期私。灑灑。甘澤。而閨戶之家華

紅特舉。月影難流。甘澤。而閨戶之家華。以遐光不燭。驟雨不滋本。各惟所利爲美。故也。議者以遠則文句愜當。延則標舉宏瞻。學者彈其美。該善而求諸不以感靈。得延而

廢遠也。謂遠則言旨簡當。後多傳遠。不以延之靈故也。故古云。雖有挈瓶之智。而守不假

器。雖小智所守不可假人也。其在法義匠焉。今有

行事。皆尙中天爲美。梵語皆以新經爲正

詳矣。五天諸國王制各異。況年世今古風俗

治亂。原夫。大聖隨其至邦。因事演教。豈得

同其律度。一彼量衡。量衡也。故由旬俱盧舍。遠近殊說。八俱盧舍爲一由旬。或云十。延促多類。安居有七。前安居四月十六日。中安居十。後安居五月十六日。分

四。心念對首忘成及界。及界有四。一足及界。二足及界。三足及界。四足及界。一足及界。二足及界。三足及界。四足及界。

式。沙彌。沙彌尼。前安居五七三十五。後亦三十五。或

七十。中安居只有心念對首二五十五。共成八十。安居

心念謂獨住無人作法也。對首如常忘成偶忘至十七日欲

明方記亦成安居。中安居一月放無此也。及界等。謂從外

來。未明至寺。而往者未應遍觀來者何無寡知

奈何欲以中天一世定聖人萬方千古之教

歟。經曰。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

一日而得解了之時。有比丘承師誤訓誦云。

若人生百歲不識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觀

見之。阿難聞而獻款。往往正彼師竟不令改黨

之由矣。夫師者莫大於佛後之學者。各師其

師。不承佛爲師。故有探相似之言。逗未濟之

俗。祛經像傳自性曰。吾宗教焉。若言句。其釋

說之家。皆檢以疏論。發詞斷理。曾不用經。通練其事曰。吾受之於吾師也。謂講說之家。尖師者。可因之學。非守其所學。發明在師。章疏可用之。爲筌筌。非可守其筌筌。筌筌取魚器。以滯學封文。有至於口者。不以文害意。夫陪臣忠於諸侯。而不信於天子。則王化默矣。家老忠於大夫。而不信於諸侯。則公室危矣。其由格經文而執義也。故黨者害上。而彼非仁知其黨也。但嚴愛保乎其間。利譽存乎其中。損黨則所得不在已矣。昔謂達五邪陷於熾火。謂達以五逆。西域猶有行其教者。豈非海上有醋醢。醋醢下惡氣。猶不獨處。誠有慕類者焉。人各有其類。夫子祇祇庸庸。庸庸庸也。小人讎善。固黨其矣。讎善則惡。相失。今世皆隱其不能而詐其能。惡勝已而好不及已。夫逞於不及已者。若誇玄黃於瞽。既宮徵於聵。徒爾爲也。若以萬裏視師。瞽聵。瞽聵百步視秋毫。則彼有所詳。吾得盡矣。故其高議奇談。必若鑿開開牖。會有所見。至若褒貶不佞崇粹克顯。顯重粹也。褒貶不厚。世然之。或謂之不然。舉世不然之。或謂之然。衆惡之必察焉。如衛靈公昏焉也。仲尼以爲賢。君任智授能。不亡社稷也。仲尼以爲賢。君任智授能。不亡社稷也。旅祝施治宗廟。仲尼以爲不亡者。王孫賈東之。滅文仲淵也。仲尼以爲不賢。不仁不智。兩至乎三也。滅文仲有三不仁。下展禽。發也。梁也。管氏九合爲功。降爲小器。而桓公不至王道。子貢爲魯君墮玉黜爲不宰。魯定公十五年。昭公亡焉。此年定公薨。魯哀七年。昭公出奔。皆如其言。是以口爲詞圖。心爲智府。園不德之觴。稜

觴方也。稜角也。發沈善之輝華。方可謂之人倫。有智者能聞之。發沈善之輝華。方可謂之人倫。鑿鑿矣。鑿鑿也。今者一夫謬非和者萬計。一夫猥譽和者亦萬計。隨遠逐境。唯唯然都不知所以善惡也。其有鄙爭好勝之門。自不隱括其愚。馳突擊搏。以同俗爲勳。若膺投于石。引石。以木。敵。人。若今之。以爲能掩敵。界易。莫有。故忘於所不與者。則奔騰踴躍而可畏也。宗徒。惡之欲其死也。夫弘藝者不必誠。精識者難爲合。弘則時不爲要。精乃人惡其察。有高人之行。於世。有獨知之。但不可以其然而不爲之。然也。今鸚鵡學徒。鸚鵡小。於疏論禪法。皆劣他優已。以己所未聞。謂人之未聞。以己所未知。謂人之未知。曾不參較衆匠決其所專。是以微善所習而愚所不習。顧其器則滿無以加也。通鑑於儒儒之徒。夫夢者覺乃知是夢。迷者悟乃知是迷。向使正處。迷夢之間。人謂迷夢者。彼必詭詫矣。詭詫也。觀乎往所製撰者。鮮有正於名理。如續高僧傳云。鸚鵡死云滅度。道法祖世稱定中坐化。無有死生。什公誄言薨。天子薨之聲也。今或以什公此語爲也。如玄奘大捨懺。謂之捨懺。兩入對手假捨懺之。若過十日不捨。則結尼。捨財。謂之。故曰捨懺也。今蓋流俗淺誤。不忌之談也。仲尼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故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衛君公曰夫子。子路問。夫子若至衛將何先行。子云。先正名物之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幹講華嚴經。作華藏觀。臨終天樂來迎。幹辭不欲往。俄見大水瀾漫。坐蓮華中。彼傳者若不達。夫天宮亦在乎華藏也。說者云云。聖者不欲生天。要生諸佛上。

則不達華藏。包含法界。曇榮有僧行道見光中七佛。告云。是賢劫普明佛。今以百劫修相好。真化求之。如實未得矣。十地滿心金剛定後。方百劫修相好。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化行等。若是真身。豈容凡見。若是化身。安能修相好也。夫事不足紀。言不爲典。何煩簡牘耶。何足稱傳。是以大辯無言。言則導意。意必有歸。故洞微而語要。盡詞而旨密。於其誣則不書。如續高僧傳。法華作水觀。家凡作觀是獨影境。唯假想。若令別人見則屬性境。此乃宜之談也。振世必紀。是謂聖准。於儒老亦然哉。若乃評今古諸否臧。不可以尊嚴稱。不可以卑辱廢。不可以親厚黨。不可以嫌隙顯。夫爲史。目才。二目學。三目斷。自非。彼魯之三桓。季孫仲孫。桓公。識豈齊於顏閔漢之七貴。盛也。左思云。金張。後漢。才豈出於揚馬。揚雄。字子雲。著大玄經。有子視桐棺四寸知死不欲速朽。卜商引詩人興詠發起予之嘆。子。起。自金言選萃。綴述多門。廣本略本。名義不同。單譯重譯。有無差異。二三已上謂之聖譯也。故大聖俾依義不依語。此先見之著也。佛有八音四辯。八音。淨音。二柔軟音。三和適音。四諦了音。五不女音。六不誤音。七深遠音。八不竭音。四辯者。一法無礙辯。二詞無礙辯。三義無礙辯。超乎群有。微心沖照。靈語真雅。而譯者率情淺易。章句漏慢。致使拾紳縫掖。播揚也。神大帶也。相顧意有所非也。以其非。安世高。如其間則有探據墳素。雕琢文字。語過涉俗。如法華支謙等所譯。理乖精密。尤失聖人之格言也。難乎哉。古今宣譯。咸推什公門下。質文繁簡。雅得其所。開卷屬耳。冷然古風。

曾致意於譯者爲就梵本爲就刊削乎如法
華法師品雖什不載其首普門品則那續出
其末此法能經文少正法其間亦有誤爲文者
如真諦翻俱舍云見法有非得玄奘出漢沙
加一十六字大品經沙只於真諦三藏所譯是知俱舍上加其文一十六字也

不刊之言彼所未契也道安以三不易五過
失詳評翻譯妙盡樞細蓋以梵文難曉聖意深
也言詞難曉是爲過也後世不能研究其旨實爲
衡度以爲詞不由中瞠若不聞也古語經文不測
達不能討究瞠然無所措且儒爲此方之教自科
斗爲二篆古有科斗書後有大篆小篆也周宣王太史史籀造大篆秦李斯等造小篆程邈造隸書等篆變爲隸又經秦滅文或舛闕始皇三十三

定爲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禮記之與春秋哀公
誅孔丘增減孰是孔丘卒魯哀公誅之禮傳其文五卷也家語之
與檀弓仲尼授琴備備切切其文豈同而家語之與檀弓仲尼授琴備備切切其文豈同

禮記家語其故孟莊所領亡言取意孟莊字子與莊文不同也故孟莊所領亡言取意孟莊字子與莊文不同也

別譯梵爲漢其可一乎夫以淫擊鍾淫謂離不盡其響以管窺天不達其眸以凡達聖易昭
其奧然不得不就達之力聽其和循管之涯

察其畔竭凡之虛精其理而傳法之士惡紕
繆之所以深者蓋以諒至道不爲之人也紕繆之

浩傳見諸本之異同怯而彼以瑤軸緇藤緇藤也所請擊經
不究者此學者之弊也

也出自金口爲文定矣說珣珣者爲其經典過
過財討論者爲世智辯聰此乃佛心之士以講解論者有世智
辯聰之思也仲尼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不能
而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不能而人不能

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取勝而世有隱瑕
匿疵飾智籠鄙盜玄匠之虛譽祕昏情以自
詡本非經義便稱師匠特不知渴極則飲多疑
深則悟遠彼借夫之天也或曰扶前賢之
點則物無疵於教乎以直證實理於物不日不然

也神農辯百草非欲進人於毒藥歧伯議鍼
石非謂收人於五藏也佛說經非豈南華斥姬
孔則家家無六典莊周非於周公孔班書評馬
史則家家無史記班固漢書非昔天親造俱
舍衆賢撰電而非之天親改題爲順正理二

論俱弘使夫來者疑直祛蒙辯精範而取捨
也天親善造俱舍論衆賢撰電非舍而取之如南親覽之並已獲因改爲順正理論也

爲善天降之百祥輔德也天無親爲不善天
降之百殃紕淫也者禍福禍淫故順理焉異類生
愛而況聖賢乎如龍神逆理焉至親交兵而
況於鬼神乎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人

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
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言由己也禍本無門
仲尼謂哀公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矣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西域阿育王孫弗
沙蜜多下庭議曰吾如何垂名於不朽群臣

曰當如先王建八萬四千塔不然反之名雖
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紹先王
當建後議遂乃侮皇祖之訓默舉倫之紀倫理也帝王日
焚法垢備塔虔劉釋衆殺也天愁
人怨靡奈其酷雖有聖賢不能遠之登彼南
山自求免害息心之侶血流成川道鳥首

務實府無虛日征賦由之竭矣聘有獲僧首王
益其怒更施殘虐率師至佛牙塔死於頽山
之下漢桓靈世範金爲佛像遭國亂流墜荒
蕪吳孫皓使衛兵治禁園其有得者令置濁
所四月八日溺其頭小便曰爲爾灌頂君臣
相與笑樂俄爾遍體隆腫隱處尤痛毒痛五

內哀聲外揚使卜覲咸以坐犯大神皓乃
遍走群望有加而無瘳宮人信佛者謂是佛
也皓乃迎像沐浴夙夜饗養敬稽顙叩養
謂以額叩床也陳罪責己左右聞之側傷流涕
有頃疾間差篤潔齋戒後乃豫焉僞夏赫連

勃勃匈奴也據朔漠龍旌帝服尊高已德
昧乎聖人之道曰勃者佛也吾爲佛也陳聖
像於後坐令沙門朝集爲已致拜天罰有罪
迅雷震而死也故雷者靈物憑陽氣以作威

者也王充論云雷是陰陽之氣相攻射而擊損物故陽氣
極而生光等然雷有神感天之使譴誅暴虐者也
冬則藏蟄以陽氣收藏故也夫陰陽之氣舒則安
而靜蓄則蒸而怒有時嫉惡而震於土木以

警戒於人民於其不忌則肆乎害也肆放忌長
必速其害也宋謝晦鎮荊州患沙門僧昌於城
內立塔激隘雖堞堞躬役介夫厚勞酒食令
肆其武勇嚴鼓戒威莫敢不前撞擊可

可

反壤故壤也。無損而特毀之也。禽像摧隕數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為之膽寒。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貌肌。竟以反而族誅也。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為領軍將軍。荆州牧。反召檀道濟討之。兵潰於淝水。斬首萬級。市。周世宗。柴氏。以鎮州大慈善院鑄錢為周元寶錢。後文體。潰爛而故為罪大者為天下不吊也。始濟其力將溢其禍。禍極則革之矣。初沙門法敏苦諫不納。諫。謂也。其後為之著顯驗論。魏太武以穹廬之胃穹廬。謂也。因藉時運。奄有河洛。其本居下世為君長。解括拔氏。晉武時。暫通中國。至懷愍為劉曜所害。初都雲中。後遷平城。又移鄴。至孝文帝遷河洛。遂改姓。崔浩執政。惡其細衣於太武曰。佛化無益。有傷人民。不若黜廢。為國之大利也。他日因謀既進。詔始誅長安沙門。焚破經像。唯留臺下四方如長安。異歲有後命所在有圖像沙門一切並除。自是不稔。崔浩報其尸其尸。謂也。也。前太武遺厲疾而法令寬弛也。既絕又復也。至文成。夫治國者以大臣為股肱。以嬖臣為耳目。幸而獲。幸而獲。未有支竅邪而身不殘瘵。悲夫大命未傾。曾莫始悟。既傾而悟。方迷何別。何別。謂也。始先方正也。至危而悟。與正而迷何別。唐武宗會昌五年。沙汰毀滅至六年。通體惡於前。先是李德裕陳謀。後宣宗駁。然有踐崔氏。太武興於無益之論。杜光庭造無佛論。其意以敗獵飲酒聲色臺榭。克喪于家邦。以此等為家邦。不以而始為之益乎。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漢東平王曰。為善最樂。普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事。凡此至言。未嘗非益。但非下士之所知也。嗟乃

世無賢直使崔也。始縱皓妻郭氏誦般若經。皓取經灰之於廁。至是將刑檻車送城南。衛士十人。行沒其上。沒。謂也。呼聲嗷嗷。曰斯投經之報也。謂也。論曰邪見輕者。將死續善。善斯續矣。謂也。緣力斷善者。生地獄時。因力斷善者。死地獄時。西域無垢稱論師。適乘賢塔前。告于幽靈。失毀大乘。謂也。破天親論。言訖心狂舌出。於所終地。忽然而陷其坑。逮于今見者惴惴然。猶能無傷乎。沙門惠眺究小乘學。聲流江漢。聞像王哲講三論。謗言三論明空。講者著空。尋則舌挺三尺。耳鼻灑血。精誠號悔七日。乃復有安慧。則晉永嘉中於洛陽以黃練手寫大品一部為一卷凡十本。周仲智妻胡母氏。持一本過江陵。為隣火所速不遑取經。唯悲泣若疾火燭。於熾熾中得經。無一字虧損。崇邪者崩首而信。此經至梁武世猶藏于御閣。侯景之亂也亡所在矣。宋北本涅槃經。疏詞野。依泥洹本共加潤色。刪削解脫。即涅槃。嚴夜夢神人鎧仗槐赫色高聲勸將討其罪。乃驚悟而起。汗忱懣。聚族會論。欲追復前本。識者止之曰。此蓋為欲誠後人耳。必若苟遠。何容即時方感。嚴他日又夢曰。君以弘經精至。後必當見佛也。晉末洪豫鑄丈六像。未及開摸。會銅禁甚嚴。宋武時為相國。豫坐繫丞相府誦觀音經。夢像摩其頂問怖不。豫曰。自念必死。安得不怖。觀像胸前。銅色焦沸。殆臨刑。會監官牛奔車壞。更克日。有令從彭城來。原豫之罪。彭城宋武比開

摸像胸如所夢焉。比及也。東魏高歡為丞相。有孫敬德者。兵家役人也。戍于邊鎮。造石觀音像。至誠無二。後敬德為他罪所累。寔死刑。既迫于刑期。爽且有僧告之曰。吾以經授汝。至日午但誦滿千遍則免矣。口受訖失僧所在。敬德念羅身禍。誠誦弗懈。纔畢其數。法官行刑。舉刃皆折。但聞徑然。如觸石之響。敬德被鞠問也。曰無乃像應歟。公傳往驗之。其頸果有數迹。高氏錄其經。而題之曰高王觀世音經也。孫卿云。報應之勢。各以類至。言可信矣。故古者旌德以沮惡。宜禍以弘善。使人不以惡為無傷而不去。不以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但業理在徐疾。順生順後。餘遠近。情慮生於篤薄。損益差於輕重。而吉凶之數屬若影響。故天網疎而不漏。陰府幽而甚明。于公高門而待封。于公定國致仕高其門。謂孫必嚴母掃墓而待誅。嚴延年為河南尹。誅法。其母有報。善惡相符。猶如影響。有報。善惡相符。猶如影響。

北山錄卷第八

論業理第十三

三世行支曰業。微索求理白論。覺皇有業智力。佛有無漏淨業。八識四智等。又示和門中有九業報。一梵志女孫陀利。二所造婆女繫木杆。三提婆達多推山壓佛。四進木槓刺佛足。五琉璃王害釋種佛亦頭痛。六受阿

嘗道多變。雖門請佛九十日。食馬麥。七冷風動。佛背諸入六年。苦行。九入婆羅。落乞食鉢而過。又冬至前後八日夜。寒寒。衣。又思。哀哉。有生。貌異。音殊。苦樂。愚智。尊卑。壽夭。故大昭業理。用啓人惑。見。這異類。類。也。小聖之所不及。況非聖者乎。而有。諸。張。忿。憤。者。誰。誰。也。自謂得一之見人。莫。吾。之。若。也。所謂命矣。非業之由也。有一。類。背。張。之。徒。不。信。禮。曰。天命之謂性。得之自是。不。得。之。自。是。以。聽。天命。外。典。稱。爲。天命。子。云。命。矣。夫。仲。尼。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公。伯。僚。魯。人。毀。仲。尼。於。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死。生。總。報。業。魯。公。欲。見。孟。子。平。公。將。見。孟。子。也。襲。人。滅。倉。毀。於。公。而。止。孟。子。聞。之。曰。天。也。孟。子。云。君。不。見。我。自。是。是。知。由。業。故。不。然。矣。以。緣。業。爲。且。仁。者。克。己。不。仁。者。害。人。仁。者。危。其。累。根。不。仁。者。安。過。覆。孟。子。稱。善。殊。特。若。比。干。之。類。禍。福。篋。徵。其。在。耳。目。故。唐。虞。聖。德。但。自。一。己。仁。聖。聖。明。曰。舜。以。丹。朱。不。肖。而。絕。也。厲。幽。昏。淫。祚。延。七。百。暴。虐。無。親。曰。厲。幽。昏。不。肖。曰。幽。三。桓。陵。僭。世。執。魯。政。季。孫。上。卿。叔。孫。夷。吾。匡。輔。嗣。絕。齊。史。夷。齊。仲。也。佐。桓。公。九。合。諸。侯。尊。爲。天。問。三。問。大。夫。屈。原。獎。王。室。齊。國。香。無。後。嗣。也。騷。爲。天。問。也。著。離。騷。經。故。謂。騷。人。班。賦。通。幽。班。固。字。孟。堅。著。通。幽。賦。李。有。天。問。也。班。賦。通。幽。傷。實。良。不。用。也。並。在。文。選。也。李。推。運。命。其。不。爲。此。歟。李。推。運。論。也。故。金。仙。之。門。其。孰。能。辯。之。由。是。群。言。師。師。若。妖。魔。憑。舌。前。有。諸。後。之。承。信。若。聖。賢。之。傳。妖。魔。也。使。君。子。大。人。聞。之。猶。若。授。杼。母。疑。三。告。母。授。杼。而。定。以。參。仁。孝。報。者。不。過。三。母。信。之。今。此。不。報。之。言。傳。時。祖。右。肩。士。愀。然。不。懌。祖。履。礪。刃。將。斬。其。疑。子。時。有。偏。祖。釋。子。洞。明。業。

理。假。其。迷。途。途。曠。智。鋒。將。決。其。疑。也。曰。若。稱。命。不。稱。業。其。蔽。也。固。執。固。夫。業。者。生。乎。運。動。者。也。運。動。者。即。發。動。有。達。順。惡。與。善。惡。成。乎。善。惡。非。福。爲。善。善。惡。鍾。乎。報。施。惡。與。善。惡。然。後。有。性。命。窮。通。生。焉。外。有。窮。通。貧。富。修。短。暗。暗。正。但。機。運。之。業。有。於。輕。重。而。性。命。之。報。有。於。今。後。生。順。後。業。名。後。則。輕。也。必。若。弗。假。乎。業。而。受。命。惟。天。則。何。天。道。之。賦。命。而。不。均。其。厚。薄。若。人。等。皆。由。天。命。必。若。業。唯。運。動。不。能。招。命。則。祭。豈。有。福。暴。豈。有。傷。乎。宿。行。定。招。名。業。善。惡。現。感。名。命。若。唯。有。業。者。則。合。宿。緣。感。無。移。改。豈。得。現。見。祭。祀。者。獲。福。兇。暴。者。受。殃。皆。非。宿。業。所。感。也。暴。者。亦。是。顯。現。別。報。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斯。言。何。設。歟。詩。大。雅。旱。也。旱。山。名。葛。是。也。取。其。不。遠。死。而。求。福。之。謂。回。也。然。往。世。之。業。有。定。不。定。而。感。今。世。性。命。有。變。不。變。業。於。時。報。有。定。不。定。現。變。爲。蛇。等。別。報。其。業。若。定。所。感。之。命。確。乎。不。改。其。業。若。不。定。而。所。感。之。命。則。可。損。益。之。耳。如。應。感。力。則。重。令。然。今。世。之。業。有。定。不。定。而。令。昔。世。所。感。性。命。有。變。不。變。其。業。若。定。能。改。昔。因。昔。善。業。能。改。今。世。之。命。有。定。不。定。之。命。則。可。損。益。之。耳。以。善。力。改。其。業。若。不。定。則。一。乎。否。泰。耳。謂。不。也。夫。舍。利。弗。阿。那。律。遇。佛。爲。法。醫。遇。善。婆。婆。爲。世。醫。而。不。獨。於。宿。療。療。病。也。如。舍。利。弗。血。痢。良。醫。云。可。食。之。等。阿。那。律。藥。乃。令。日。連。往。後。世。池。中。取。藕。食。之。皆。宿。業。也。顏。回。困。損。遇。孔。丘。著。德。行。遇。諸。侯。務。賢。智。而。不。去。其。貧。天。蓋。往。世。所。感。之。命。定。也。故。今。世。行。善。不。能。益。之。也。顏。回。弟。子。魯。人。也。顏。回。之。子。家。貧。三。十。早。亡。顏。回。子。子。子。亦。魯。人。有。孝。行。家。貧。遺。後。母。所。告。爲。子。氏。家。費。孝。難。陀。伎。求。而。福。盛。說。難。陀。比。丘。富。阿。育。王。酷。恣。

而。威。強。育。王。殺。戮。無。度。震。地。獄。等。而。威。震。海。季。氏。出。君。死。於。牖。下。季。桓。子。逃。出。魯。昭。公。音。死。於。乾。盜。跖。歸。賜。終。於。上。壽。盜。跖。爲。賊。於。東。陵。日。殺。行。人。成。心。肝。蓋。往。世。所。感。之。命。定。也。今。世。不。善。不。能。損。之。也。此。以。宿。有。善。業。現。末。利。獻。食。爲。國。夫。人。末。利。夫。惡。不。能。掩。之。也。末。利。獻。食。爲。國。夫。人。末。利。夫。官。庶。生。極。饑。父。王。不。欲。見。乃。不。遂。供。佛。念。誦。不。暇。佛。爲。見。身。變。現。端。嚴。波。斯。摩。王。取。爲。夫。人。缸。板。讓。死。爲。海。神。授。命。大。莊。嚴。論。說。有。比。丘。泛。海。遇。風。損。缸。佛。今。敬。上。座。遂。以。板。讓。之。海。神。超。盾。感。於。鬚。桑。趙。子。出。見。鬚。桑。緬。人。問。之。云。不。食。三。日。矣。乃。取。食。以。飼。之。後。爲。善。靈。賊。咬。之。鬚。桑。靈。賊。殺。殺。扶。輪。救。之。而。出。也。漂。母。哀。於。淮。陰。淮。陰。侯。傳。信。未。遇。訊。甚。見。老。母。漂。母。已。死。開。墳。皆。今。世。善。業。之。定。也。往。世。之。命。不。定。故。能。變。衰。從。盛。也。自。未。利。已。下。權。客。指。熊。而。臂。落。經。律。與。相。云。有。樵。夫。入。山。值。大。雪。寒。飢。白。熊。收。手。指。之。隨。比。丘。咬。而。而。腸。穿。有。逐。羊。奔。寺。見。比。丘。指。丘。食。已。飽。過。於。皮。下。走。里。克。見。討。於。弒。君。智。獻。公。羅。羅。穿。腸。而。卒。出。辯。正。定。克。又。殺。之。而。迎。夷。立。之。是。爲。惠。公。惠。公。至。自。秦。謂。里。克。也。乃。自。殺。即。惠。公。討。之。故。也。張。祿。還。志。於。魏。相。張。祿。范。雎。也。與。須。買。人。秦。悅。之。須。買。歸。謂。之。於。魏。齊。魏。齊。乃。飲。酒。次。打。之。前。折。沈。溺。中。活。而。奔。秦。改。稱。張。祿。秦。拜。爲。用。後。謀。收。魏。魏。齊。令。須。買。奉。使。魏。乃。令。須。買。作。賊。仍。今。取。魏。齊。魏。齊。出。奔。至。死。竟。喪。於。魏。也。皆。今。世。不。善。業。之。定。也。此。皆。顯。現。業。不。善。之。報。也。往。世。之。命。不。定。故。能。化。存。爲。亡。也。前。世。善。業。未。盡。爲。今。世。業。令。盡。而。受。現。果。故。也。提。婆。達。多。害。聖。出。足。血。佛。足。傷。破。僧。倫。必。受。泥。塑。之。一。劫。蓋。方。生。不。善。業。之。定。也。亦。顯。現。不。阿。闍。世。弒。父。見。子。佛。信。子。法。免。無。擇。之。大。苦。阿。闍。世。弒。父。地。獄。苦。見。身。思。惡。苦。歸。心。苦。佛。以。光。照。而。持。念。反。爲。惡。法。免。地。獄。之。苦。也。無。擇。弒。名。不。擇。善。惡。故。也。蓋。方。生。不。善。業。之。不。定。也。此。因。顯。現。而。罪。滅。矣。故。顏。闕。

之貧天。酬往因之不善。其德行可爲來生之善報。季跖之富壽。酬往因之善業。其逆暴可爲來生之重苦。誠不足疑矣。夫不龜手藥是一。而榮賤各異。龜雖疥也。有寶藥以治之。新藥甚少。南人鬻其方。歸而獻於君。其祿也。由莊子大得削諸侯地是一。而興亡不同。秦始皇削滅諸侯地而不封。漢軍入秦。無救者而亡也。秦始其見漢王諸侯令封諸侯地。及張良至。遽止之。於帳中借爲爲傳言之言不遂不封。漢果興也。實由機運有工拙。而性命有可易不可易也。故君子知運命之不可易而樂天知命。小人不知則踰己躁動。是以禍福安危居然可見矣。其有謂吉凶恒理由命不由運者。斯不足斷矣。運有否泰吉凶由人者也。夫冬草覆而不死。何嘗不由運乎。有以性山運用可免也。能則命通由運不由命者。斯亦不足斷矣。有便能則不信命。業動亦不可也。夫寒木溉而不滋。滋潤溉也。如古柏澆水。豈使滋茂。則力堅故也。何嘗不由命乎。夫兩信完。方可謂之達奧。是以信有運則業之信矣。信有命則果之信矣。運乃業因。命則業果。信運命而不信業果者。何異聞朝三暮四則怒。聞朝四暮三則喜乎。莊子云。三暮四之旨。衆狙皆怒。却云朝四暮三。則衆狙盡喜。而不知名異而事同者也。故此方先聖儒。雖不顯言於業果。而陰以運命瞞之。瞞定也。以運命瞞定業理故也。一名殊而義一耳。易曰。知幾其神乎。莊氏云。萬物出於幾。陰符云。心生於幾。死於幾。本作物見物而幾生也。心能幾幾。日能見幾。生死之心在於物。成敗之幾見於目也。張湛云。幾者群動之所始也。幾者動之微。蓋言於業運也。或曰業興於動其報理均。曷有輕重定不定乎。所發業是同。何有輕重等。心有不報不定者乎。曰。心有喜怒。事有恩酷。心行有不故形不忍乎色。還炮烙于心。紂之無道。改炮烙之刑。行刑斷

塔。塔廟之興。自此始也。成道踰年。化力風行。降象頭山。入王舍大城。此云上第。瓶沙王。

率統內官士庶。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迦蘭陀。此云好聲鳥。昔有王出獵樹下。見有大蛇出。將整被王。此為迦蘭陀。王。因捨此園。令其好聲鳥。皆王出獵樹下。捨以建寺也。有云。迦蘭陀是風非也。此為迦蘭陀。之興。自此始也。正法有二。謂教與證。教資持說證在修行。不持則真文闕矣。不說則至理擁矣。不修則聖嗣絕矣。故世親云。法無久近。隨三入住世。又持說證三入。人在法在。人亡法亡也。或謂正像千年。末法十倍之。此但舉其大限。示興喪之於天下也。或以大聖云。有如法衆說戒則我法住矣。由律師持律。故佛法住壽五千年。戒經云。若不持戒。如所應布。此乃舉益以彰勸也。故經律論為住持之教。本。僧財食為住持之功。務教而法衆盛矣。宜功而金界治矣。故使至道淳懿。凝味不散。如大藥之在鼎。祭不腐之藥也。不致五靈神降社。此住持之法度也。天三學孔揚德。輪鴻毛也。若鴻毛之輕。人思服道善。故能久欲使真風玄緒。取陵夷於天下。又不可得也。西域知事僧擢曰。羯磨陀那此方為維那。亦以悅衆呼之也。彼國克艱于厥位。先聖徵賢。則仁人次之。維那者。掌事。西國求之。多。以賢人為之。其次以仁人次之也。而中國之聖。不顯于聖。惟德惟行。求諸己乎。於無恒者。輕諾者。諒則有闕。新用不恒。輕易之徒。信。覆。亦果敗類。故與夫無良為任。使下民化之。寧為聚盜之數也。主掌僧田。非其才。推官非其人。州縣不治。事。食貨賄。不務修葺。若任居冠盜之數。不若此也。佛在世。飲光統衆於靈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阿羅漢。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知僧務。大聖憫其誠懇。命僧差之。既勤于職。於衣食。乃孜孜不暇。給先物後已。率顯玄侶。顯玄。和也。流。聞暢乎八方。皇覺懿乃嘉績。讚曰。我弟子為僧知房舍臥具差次請食。各婆摩羅為第一也。顯實有長老達磨多羅。手變於僧厨。客比丘二人。自遠欲展勤。初不識之。就前問曰。大聖尊德。今止何處。達磨指云。在彼最上房住。二比丘如其言將往。而達磨遽以神力先復本坐。比丘後至。默識是前所見者。接足致敬已。問曰。大德名滿閻浮。胡為躬煇薪燕。

汝既有問。吾則何隱。吾所念累劫受生死苦。險難長遠。泊五百世為狗。惟飽雨食。況餘惡道。若使吾頭可燃者。吾並燃之。矧茲燃火。及餘支平。中夏姚秦世。棄俗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學徒纍纍。不遠千里而至者三千。因立道署為僧正。慧遠為悅衆。悅。法。欽。慧。斌。掌。僧。錄。主。持。也。若。給。車。輿。吏。人。僧。正。祇。同。侍。中。餘。別。有。差。震。旦。有。僧。官。自。秦。始。也。魏。世。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司。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周。齊。草。為。崇。玄。署。北。齊。後。周。也。東。魏。高。齊。尚。其。統。宋。齊。梁。陳。尚。其。正。而。復。寺。三。官。若。今。屬。其。統。正。焉。隋。革。周。命。弘。法。尤。盛。天。下。三。藏。分。置。十。統。今。國。家。罷。統。立。兩。錄。而。司。於。京。邑。錄。僧。州。別。立。僧。正。其。三。綱。特。以。德。望。求。人。也。藍。摩。國。塔。昔。與。諸。國。分。舍。利。而。營。之。歲。久。地。荒。惟。野。象。街。芳。薦。實。以。牙。除。穢。以。草。拊。澀。而。有。遊。方。沙。門。感。其。事。遂。反。戒。為。策。勤。誦。舊。舊。址。總。

衆役于厥躬也。反戒捨戒也。策勤沙彌。何為然。以有。故不可作。與。晉。道。敬。王。右。軍。之。曾。孫。棲。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反。戒。如。藍。摩。之。事。焉。故。仁。人。為。善。天。下。同。矣。不。仁。為。不。善。亦。天。下。同。矣。善。人。惟。口。不。足。因。人。為。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不。善。亦。惟。口。不。足。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當。山。下。有。見。者。神。色。甚。暢。寄。語。於。寺。僧。曰。勿。令。寺。業。有。廢。自。是。空。中。依。時。有。聲。聲。也。今。蜀。之。中。山。及。彭。州。金。閣。寺。廣。州。法。獻。創。寺。於。藏。微。山。有。二。童。子。携。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乘。宮。歌。訖。忽。然。不。見。之。也。夫。神。以。誠。感。道。由。神。助。匪。誠。何。德。匪。神。何。佑。故。禪。應。之。所。翔。宜。勵。乎。未。翔。者。耳。齊。周。顯。於。鍾。山。雷。次。宗。舊。館。立。草。堂。寺。或。謂。之。山。茨。求。慧。約。為。寺。任。約。以。邑。居。雖。近。而。蕭。條。物。外。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默。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梁。武。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雅。有。後。範。雲。之。有。孝。德。又。以。業。行。承。天。之。休。荷。國。龍。光。夫。孝。者。事。及。如。事。生。思。親。如。不。欲。生。曾。子。以。事。親。聞。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以。思。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泣。如。血。出。也。笑。雲。無。僧。曼。之。讓。則。殆。乎。不。勝。喪。矣。法。雲。持。以。喪。幾。至。毀。滅。沙。彌。歲。單。思。法。華。骨。造。幽。巖。堅。石。為。聽。徒。執。松。枝。獨。講。故。其。後。首。出。此。經。雖。有。衆。師。難。能。僧。也。嘗。於。一。寺。散。講。感。得。天。花。如。雪。滿。空。而。飄。于。堂。內。罷。坐。乃。去。時。有。一。僧。願。欲。齊。雲。夢。神。人。誡。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宜。速。措。汝。意。諸。位。勿。圖。非。望。也。今。法。門。之。季。人。向。其。意。已。為。也。前。哲。遺。列。後。生。何。顧。背。德。向。利。易。進。難。退。恒。規。常。住。若。

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阿羅漢。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知僧務。大聖憫其誠懇。命僧差之。既勤于職。於衣食。乃孜孜不暇。給先物後已。率顯玄侶。顯玄。和也。流。聞暢乎八方。皇覺懿乃嘉績。讚曰。我弟子為僧知房舍臥具差次請食。各婆摩羅為第一也。顯實有長老達磨多羅。手變於僧厨。客比丘二人。自遠欲展勤。初不識之。就前問曰。大聖尊德。今止何處。達磨指云。在彼最上房住。二比丘如其言將往。而達磨遽以神力先復本坐。比丘後至。默識是前所見者。接足致敬已。問曰。大德名滿閻浮。胡為躬煇薪燕。

汝既有問。吾則何隱。吾所念累劫受生死苦。險難長遠。泊五百世為狗。惟飽雨食。況餘惡道。若使吾頭可燃者。吾並燃之。矧茲燃火。及餘支平。中夏姚秦世。棄俗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學徒纍纍。不遠千里而至者三千。因立道署為僧正。慧遠為悅衆。悅。法。欽。慧。斌。掌。僧。錄。主。持。也。若。給。車。輿。吏。人。僧。正。祇。同。侍。中。餘。別。有。差。震。旦。有。僧。官。自。秦。始。也。魏。世。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司。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周。齊。草。為。崇。玄。署。北。齊。後。周。也。東。魏。高。齊。尚。其。統。宋。齊。梁。陳。尚。其。正。而。復。寺。三。官。若。今。屬。其。統。正。焉。隋。革。周。命。弘。法。尤。盛。天。下。三。藏。分。置。十。統。今。國。家。罷。統。立。兩。錄。而。司。於。京。邑。錄。僧。州。別。立。僧。正。其。三。綱。特。以。德。望。求。人。也。藍。摩。國。塔。昔。與。諸。國。分。舍。利。而。營。之。歲。久。地。荒。惟。野。象。街。芳。薦。實。以。牙。除。穢。以。草。拊。澀。而。有。遊。方。沙。門。感。其。事。遂。反。戒。為。策。勤。誦。舊。舊。址。總。

衆役于厥躬也。反戒捨戒也。策勤沙彌。何為然。以有。故不可作。與。晉。道。敬。王。右。軍。之。曾。孫。棲。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反。戒。如。藍。摩。之。事。焉。故。仁。人。為。善。天。下。同。矣。不。仁。為。不。善。亦。天。下。同。矣。善。人。惟。口。不。足。因。人。為。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不。善。亦。惟。口。不。足。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當。山。下。有。見。者。神。色。甚。暢。寄。語。於。寺。僧。曰。勿。令。寺。業。有。廢。自。是。空。中。依。時。有。聲。聲。也。今。蜀。之。中。山。及。彭。州。金。閣。寺。廣。州。法。獻。創。寺。於。藏。微。山。有。二。童。子。携。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乘。宮。歌。訖。忽。然。不。見。之。也。夫。神。以。誠。感。道。由。神。助。匪。誠。何。德。匪。神。何。佑。故。禪。應。之。所。翔。宜。勵。乎。未。翔。者。耳。齊。周。顯。於。鍾。山。雷。次。宗。舊。館。立。草。堂。寺。或。謂。之。山。茨。求。慧。約。為。寺。任。約。以。邑。居。雖。近。而。蕭。條。物。外。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默。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梁。武。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雅。有。後。範。雲。之。有。孝。德。又。以。業。行。承。天。之。休。荷。國。龍。光。夫。孝。者。事。及。如。事。生。思。親。如。不。欲。生。曾。子。以。事。親。聞。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以。思。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泣。如。血。出。也。笑。雲。無。僧。曼。之。讓。則。殆。乎。不。勝。喪。矣。法。雲。持。以。喪。幾。至。毀。滅。沙。彌。歲。單。思。法。華。骨。造。幽。巖。堅。石。為。聽。徒。執。松。枝。獨。講。故。其。後。首。出。此。經。雖。有。衆。師。難。能。僧。也。嘗。於。一。寺。散。講。感。得。天。花。如。雪。滿。空。而。飄。于。堂。內。罷。坐。乃。去。時。有。一。僧。願。欲。齊。雲。夢。神。人。誡。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宜。速。措。汝。意。諸。位。勿。圖。非。望。也。今。法。門。之。季。人。向。其。意。已。為。也。前。哲。遺。列。後。生。何。顧。背。德。向。利。易。進。難。退。恒。規。常。住。若。

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阿羅漢。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知僧務。大聖憫其誠懇。命僧差之。既勤于職。於衣食。乃孜孜不暇。給先物後已。率顯玄侶。顯玄。和也。流。聞暢乎八方。皇覺懿乃嘉績。讚曰。我弟子為僧知房舍臥具差次請食。各婆摩羅為第一也。顯實有長老達磨多羅。手變於僧厨。客比丘二人。自遠欲展勤。初不識之。就前問曰。大聖尊德。今止何處。達磨指云。在彼最上房住。二比丘如其言將往。而達磨遽以神力先復本坐。比丘後至。默識是前所見者。接足致敬已。問曰。大德名滿閻浮。胡為躬煇薪燕。

汝既有問。吾則何隱。吾所念累劫受生死苦。險難長遠。泊五百世為狗。惟飽雨食。況餘惡道。若使吾頭可燃者。吾並燃之。矧茲燃火。及餘支平。中夏姚秦世。棄俗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學徒纍纍。不遠千里而至者三千。因立道署為僧正。慧遠為悅衆。悅。法。欽。慧。斌。掌。僧。錄。主。持。也。若。給。車。輿。吏。人。僧。正。祇。同。侍。中。餘。別。有。差。震。旦。有。僧。官。自。秦。始。也。魏。世。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司。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周。齊。草。為。崇。玄。署。北。齊。後。周。也。東。魏。高。齊。尚。其。統。宋。齊。梁。陳。尚。其。正。而。復。寺。三。官。若。今。屬。其。統。正。焉。隋。革。周。命。弘。法。尤。盛。天。下。三。藏。分。置。十。統。今。國。家。罷。統。立。兩。錄。而。司。於。京。邑。錄。僧。州。別。立。僧。正。其。三。綱。特。以。德。望。求。人。也。藍。摩。國。塔。昔。與。諸。國。分。舍。利。而。營。之。歲。久。地。荒。惟。野。象。街。芳。薦。實。以。牙。除。穢。以。草。拊。澀。而。有。遊。方。沙。門。感。其。事。遂。反。戒。為。策。勤。誦。舊。舊。址。總。

衆役于厥躬也。反戒捨戒也。策勤沙彌。何為然。以有。故不可作。與。晉。道。敬。王。右。軍。之。曾。孫。棲。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反。戒。如。藍。摩。之。事。焉。故。仁。人。為。善。天。下。同。矣。不。仁。為。不。善。亦。天。下。同。矣。善。人。惟。口。不。足。因。人。為。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不。善。亦。惟。口。不。足。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當。山。下。有。見。者。神。色。甚。暢。寄。語。於。寺。僧。曰。勿。令。寺。業。有。廢。自。是。空。中。依。時。有。聲。聲。也。今。蜀。之。中。山。及。彭。州。金。閣。寺。廣。州。法。獻。創。寺。於。藏。微。山。有。二。童。子。携。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乘。宮。歌。訖。忽。然。不。見。之。也。夫。神。以。誠。感。道。由。神。助。匪。誠。何。德。匪。神。何。佑。故。禪。應。之。所。翔。宜。勵。乎。未。翔。者。耳。齊。周。顯。於。鍾。山。雷。次。宗。舊。館。立。草。堂。寺。或。謂。之。山。茨。求。慧。約。為。寺。任。約。以。邑。居。雖。近。而。蕭。條。物。外。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默。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梁。武。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雅。有。後。範。雲。之。有。孝。德。又。以。業。行。承。天。之。休。荷。國。龍。光。夫。孝。者。事。及。如。事。生。思。親。如。不。欲。生。曾。子。以。事。親。聞。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以。思。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泣。如。血。出。也。笑。雲。無。僧。曼。之。讓。則。殆。乎。不。勝。喪。矣。法。雲。持。以。喪。幾。至。毀。滅。沙。彌。歲。單。思。法。華。骨。造。幽。巖。堅。石。為。聽。徒。執。松。枝。獨。講。故。其。後。首。出。此。經。雖。有。衆。師。難。能。僧。也。嘗。於。一。寺。散。講。感。得。天。花。如。雪。滿。空。而。飄。于。堂。內。罷。坐。乃。去。時。有。一。僧。願。欲。齊。雲。夢。神。人。誡。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宜。速。措。汝。意。諸。位。勿。圖。非。望。也。今。法。門。之。季。人。向。其。意。已。為。也。前。哲。遺。列。後。生。何。顧。背。德。向。利。易。進。難。退。恒。規。常。住。若。

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阿羅漢。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知僧務。大聖憫其誠懇。命僧差之。既勤于職。於衣食。乃孜孜不暇。給先物後已。率顯玄侶。顯玄。和也。流。聞暢乎八方。皇覺懿乃嘉績。讚曰。我弟子為僧知房舍臥具差次請食。各婆摩羅為第一也。顯實有長老達磨多羅。手變於僧厨。客比丘二人。自遠欲展勤。初不識之。就前問曰。大聖尊德。今止何處。達磨指云。在彼最上房住。二比丘如其言將往。而達磨遽以神力先復本坐。比丘後至。默識是前所見者。接足致敬已。問曰。大德名滿閻浮。胡為躬煇薪燕。

汝既有問。吾則何隱。吾所念累劫受生死苦。險難長遠。泊五百世為狗。惟飽雨食。況餘惡道。若使吾頭可燃者。吾並燃之。矧茲燃火。及餘支平。中夏姚秦世。棄俗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學徒纍纍。不遠千里而至者三千。因立道署為僧正。慧遠為悅衆。悅。法。欽。慧。斌。掌。僧。錄。主。持。也。若。給。車。輿。吏。人。僧。正。祇。同。侍。中。餘。別。有。差。震。旦。有。僧。官。自。秦。始。也。魏。世。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司。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周。齊。草。為。崇。玄。署。北。齊。後。周。也。東。魏。高。齊。尚。其。統。宋。齊。梁。陳。尚。其。正。而。復。寺。三。官。若。今。屬。其。統。正。焉。隋。革。周。命。弘。法。尤。盛。天。下。三。藏。分。置。十。統。今。國。家。罷。統。立。兩。錄。而。司。於。京。邑。錄。僧。州。別。立。僧。正。其。三。綱。特。以。德。望。求。人。也。藍。摩。國。塔。昔。與。諸。國。分。舍。利。而。營。之。歲。久。地。荒。惟。野。象。街。芳。薦。實。以。牙。除。穢。以。草。拊。澀。而。有。遊。方。沙。門。感。其。事。遂。反。戒。為。策。勤。誦。舊。舊。址。總。

衆役于厥躬也。反戒捨戒也。策勤沙彌。何為然。以有。故不可作。與。晉。道。敬。王。右。軍。之。曾。孫。棲。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反。戒。如。藍。摩。之。事。焉。故。仁。人。為。善。天。下。同。矣。不。仁。為。不。善。亦。天。下。同。矣。善。人。惟。口。不。足。因。人。為。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不。善。亦。惟。口。不。足。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當。山。下。有。見。者。神。色。甚。暢。寄。語。於。寺。僧。曰。勿。令。寺。業。有。廢。自。是。空。中。依。時。有。聲。聲。也。今。蜀。之。中。山。及。彭。州。金。閣。寺。廣。州。法。獻。創。寺。於。藏。微。山。有。二。童。子。携。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乘。宮。歌。訖。忽。然。不。見。之。也。夫。神。以。誠。感。道。由。神。助。匪。誠。何。德。匪。神。何。佑。故。禪。應。之。所。翔。宜。勵。乎。未。翔。者。耳。齊。周。顯。於。鍾。山。雷。次。宗。舊。館。立。草。堂。寺。或。謂。之。山。茨。求。慧。約。為。寺。任。約。以。邑。居。雖。近。而。蕭。條。物。外。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默。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梁。武。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雅。有。後。範。雲。之。有。孝。德。又。以。業。行。承。天。之。休。荷。國。龍。光。夫。孝。者。事。及。如。事。生。思。親。如。不。欲。生。曾。子。以。事。親。聞。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以。思。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泣。如。血。出。也。笑。雲。無。僧。曼。之。讓。則。殆。乎。不。勝。喪。矣。法。雲。持。以。喪。幾。至。毀。滅。沙。彌。歲。單。思。法。華。骨。造。幽。巖。堅。石。為。聽。徒。執。松。枝。獨。講。故。其。後。首。出。此。經。雖。有。衆。師。難。能。僧。也。嘗。於。一。寺。散。講。感。得。天。花。如。雪。滿。空。而。飄。于。堂。內。罷。坐。乃。去。時。有。一。僧。願。欲。齊。雲。夢。神。人。誡。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宜。速。措。汝。意。諸。位。勿。圖。非。望。也。今。法。門。之。季。人。向。其。意。已。為。也。前。哲。遺。列。後。生。何。顧。背。德。向。利。易。進。難。退。恒。規。常。住。若。

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膏腴則賂求其司謂縣視也。用既得之據彼公

符暢乎有位。遂致事蒙遺次不備僧命。案六

和之秩夷九仞之功。泊儲庫空虛。田蕪已綠

使明將常往寺務司署翻致也。或則謀老。或則辭

疾。府寺曾不察其殿最。省其姦直漢書蓋義

計其矣。且彼之敢爾也。處俗猶俟乎人

治。豈服緇則能爲物致治乎。但府寺始以貨

選。而彼負罪亦終以貨免。或衆所不蔽。稱

其罪以告。而訊獄者。且頗反陷於告者于理

也。蔽義也。頗偏也。初求主持。以財而求之。及使使

加罪於告者。此皆未論於府邑。既籍其田業列

爲庶旅。公債其力耕一畝爲資。實廣百則進貢也。

或以方外期之。或以飛行視之。公府願僧信。或謂

則宜選賢任能也。致於政化之外。莫有選賢勸

能。俾其維葺之人而不治之也。是使福門隕墜人

神太息。得非有土而漏其威惠耶。庶緇之獄

繩乎公府。衆苦罪也。衆僧有罪。令公府

理豪勢沮之俗官之罪也。正之。是僧之罪也。爲公家

籍。規僧田之法。蔭勞務所及。雀躍掉頭。以爲

寧居逸體。或主持院舍。或管領莊田。或刻衆僧。或損常

者莫得其勝。然後後獲樂。華。得志遂性。其在我

而已。寺有損益。不驅不馳。寺有貨植。不躬不

親。寺有鐘磬。不孝不擊。寺有庭戶。不掃不

灑。於財與難。但苟而已矣。但苟且。此乃法族

之懸。人流之駢指也。五指更生一指。謂之駢指。

夫出家者。務以行其法而爲形容。不以謀其

利而爲形容。故能隨時高下。所在益物。如南

薰而和萬品。如蒼精之福一方。角氣。曰蒼星。亦曰

情。見何但氣。遇風力制奔馬。勇於安己。廉

於取善耶。故中人慕下浸而成俗。習以成性。故也。

弘統理者。終鮮其人矣。夫夏殷之末。何至皆

誅靡不化爲惡也。唐虞之際。何至皆封靡不

化爲善也。樂紂之民比屋可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

黨從熒熒。靡不化爲不肖耳。其或方將

就失教源。刻鑿其弊。疏流導波。造舟爲梁。

復支買之綱紐。支通等買。追雲約之礎構。

固亦非今之所尙也。或有業行薄崇

器望微彰。若今負一經一論之徒。

所謝於衆務。則曰妨道。去維持之意。驕作辭于

飾。必爲之辭。此乃族庖之折刃。未得良庖之投

刃也。莊子族庖學解牛必折其刃。若

器者也。不方。上善若水。此不若水者也。天學道

者。先乎行後其守。行儼乃守。守通則行。當行

而守。是謂矯。竊夫庶官爲理。知賢授材。省勝

申冤。無得則申冤。去苛務惠。此六者。濟生民

之至矣。而師表法望鎮重方隅。何莫放其徒

若是焉。至若結攬賢能。分勞析司。不潤於身。

不虞於衆。總百過歸于己。推衆善歸于他。恩

先于有功。後施于平民。令行于所親。後及於

所疎。心夷愛憎。事均榮醜。泛逸乎若不繫之

舟。逍遙乎若邀若遊。安得不爲道哉。殷大夫

周柱史漆園吏。莊子也。皆祿位之士也。

若珠投於水。履寵若風過于草。何嘗以外事

而汨於道德乎。和其光而和其塵也。昔孔蔑爲邑。怨乎三失

孔蔑。孔子兄之子也。與子騰俱事孔子。孔子過陳而問

之。汝往何得何亡。曰未有所得。所亡者三。王事若墨學

焉得。是學不明也。傳錄少。德則不及親戚。是皆肉體

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出。喪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有此

三密。子賤爲邑。喜於三得。不害也。孔子往問之。

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陳所供被及親戚。骨肉益

親也。雖有公事而樂以自喪問疾。是朋友信睦也。孔子喟

然嘆曰。君子哉若人。魯有初。仲尼稱密爲君子。非獲之

有也。悲夫有累之質。百年人世。在凡籍乎官

寺。在聖隸乎仙寺。居官寺者。寧辭以人事處

之耶。其有仙寺。而莫吾能適也。切却州大邑縣

百羅漢居三山。山。峨眉山。皆其證也。昔竺曇猷

造天台。赤城圓通往都京。石鼓慧寶寓宿巖

室。仙莫不有師長有威儀。將欲寄形彼不我

留。故人問往往聞絕壁深林。鐘聲梵響。神燈

奇像者。斯可徵也。是以僧居每於說戒。解夏

日。不得不清嚴法宇。整衆翼。儼若在乎聖

人之前。入大乘論云。寶頭盧羅羅羅等一十

六人。大阿羅漢。恭承遺願。遂行人里。佛說後。

軍王維提。多羅尊者爲。近世梓潼郡有大長老律

師胡氏。亦感通之流也。郡南鄙有靈鷲山。胡

師徒而夏安居說戒。夜人數則定。籌數每過

衆莫識其然。然必行。先數僧有幾人。沙彌幾人。令

知籌數。夏既末有二三胡沙門。出山至路隅與

稽人揮手相別。律師聞而奔走。其徒四騁技。

其去則不遠。然而莫得見之矣。夫聖人之心

自我人心。鬼神之靈自我人靈。至誠感於

忠講居無水。將徙其屬山神謂之吐溜。如梓州

宿他寺。觀堅義者廢其事。靈祇怒而仆之。

斯誠與調不可偕矣。梁慧超爲大僧正好山

水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居則羅列童僕。願王侯之不若彼豈爲僧正歟。夫僧正當正己以爲政。匪廉則何有於正乎。道達之爲南齊州僧正。罷任唯五束故紙奚廉與濁之不相概也。僧是不爲大會。謂門人弟子曰。大會雖有一時起發之功。吾寡乏手力。米糲菜湯踐踏澆矣。傷害極衆。如假官力。使役雖衆。彌難盡意。故吾不爲也。議者曰。靜者善其動。動者善其靜。是爲周濟之上。靜者善其動也。若靜而行靜。則庶心寂冥德不光華。其動也。若處動而逾動。則物理滋彰。道德淳僞。故賢者履動靜之間。適有無之外。總萬善於無爲。無善不爲也。夫大禹卑宮室而盡力平溝洫。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豈好手足胼胝而脛肢無毛耶。夏禹治水辨無胼胝無毛。蓋不私其安。而欲以功施天下也。長者子善德建大施會。聖人悅而教之。顯博施濟衆福與心遠其樂無窮也。故西域有鉢遮于瑟。上智行之積而能散歸惠于我。歸財于人。陳錫周賁則兼慶。陳子豆。兼慶。終致有後於齊故也。夫大士尚益於物。雖害於己亦所不避。況匪害乎。善修德行。身爲肉山魚米。微行大道。何視小。若以興功害物命。則幢塔泥木像像所出孰罪耶。舍利弗乞食。觀空中虫。如彼駛雨。如器中粟。乃多日不食。大聖告言。當以肉眼所見固可食也。靈裕教誠學徒。無貴賤無少長。皆述己名。稱彼仁者。絕於呵極。違言必譴。彼何施至於此歟。茲或可傳而不可機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仲尼曰。聲色

之於人末也。作威也。夫不刑而治。世皆尚之。但今之人懼威而侮德。感勝於。聖人猶其疾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亂庶必憤散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言以威止亂也。夫良馬必假其銜策。好鳥必俟乎剪拂。良材必資於剗削。未有捨於此而能自致其美者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示威不懲。小懲而大誡。謂其以傷者損興功之。故禦衆者當達人於未顯。刑人於未亂。使人仰其威惠勉而祇懼。可謂善始矣。始既立。默若五氣相宣。八風啓序。濟濟允諧。言行有章。雖有若扑。特厲責也。而無所用之。是謂善終也。人鮮有終而裕則有終譽焉。餘人則少爾。觀夫雖不撻辱而譴出衆外。或則亦已甚矣。謂調也。若今。是殺生是殺生報。是地獄是地獄報。律開教授毀些不犯。夫何義耶。蓋欲以刑期於無刑故也。此乃深誠罪犯。故譽善則誘善。彰惡則塞惡。愛語羅喉。叱呵調達。其不然乎。羅喉佛子。而仁者恕在心。狡者恕在口。忠者恕在心。狡者恕在口。在口則賄物就益。在口則賄物就益。今之人庸細者。聽於口而不知其心。以面柔爲慈惠。巧言令色是恭者。人皆悅之故也。以行高爲強傲。彼不知周之夷厲。周主。下堂而朝諸侯。愚柔而削也。炎帝軒轅起伐亂之師。不得謂之無爲之君也。炎帝伐共工氏。夫爲師者所利在法。何恤人之言。帝若爲國家者。事便於諸侯。但世有積矯翳直德卑價重延慈悲之譽。盛羣羣之黨。令無節之夫。則沒己之行模範其事。已而爲之也。反

以大聖慈而不加於我。遂使五種惡馬七類治人永墜于地矣。今吾教叔世。叔世。法徒多難。朋黨濟亂。若苞桑之固矣。生也。欲由吾直當度其可否慎厥機。亦聖人之教也。昔客三藏見無罪覆藏。讓而從革。比丘犯僧殘罪。則令言省罪也。十日未滿。更犯僧殘不覆藏。便已發露。則不應覆藏。作覆藏罪。有客三藏。見其如此。遂責之。因此乃從。舍利弗遇非法羯磨。昔伽藍內淨人男女長而改也。舍利弗知其非法。欲呵之。先白佛。佛言。汝不應呵。一不呵來也。又彼業深。恐反致害。是以默而不止。其由公劉避狄國。弱而就德。公劉。后稷之後也。官不穴出。失官既西。至公劉復修其職。我人食其土。遂之。至太王遷于郿。居岐山之陽。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文王伐崇師。強而取亂。崇諸侯之國也。崇臣不修德。故文王舉義。皆變通精照之弘也。其有謀不道財。營不速之福。卑崇臺而改作。陋華鏞而列危。屋宇宏敞。鐘磬華也。財由枉濫。事生貪冒。誠爲罪福不相補矣。夫放生者哀彼將斃。齊將殺牛饗鐘。宣王今以羊易之。孟子曰。王將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日王但見其牛求見其羊。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不近庖廚也。遇而存之。是謂生之福也。昔趙簡子元日放生。國人聚捕而獻彼恩生於害。則勿若不放之也。故維持者計德不計利。則利由德博。計利不計德。則德由利削。嗟乎法既陵頽。劫極洋下。聖凡攸隔。天龍潛藏。魑魅作威。正雅難辯。新塔寺以重鎮。假貞哲以扶荷。豈只香臺庇影。法供澤膚。興亡不繫於肺腸。笑語自怡於旦夕。奄若白駒過隙。白駒。天。電空沈魂。生死長夜也。楚子語也。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靜言此理。孰不寒心。酸鼻哉。但玄綱久素。紺圖徒廣。版籍藏於王府。并賦歸

於郡縣祇奉迎接。若邑之畏於尊吏焉。是以廉儒者避色避言而不居也。避色以避州縣。避言以避愚者。愚者費力費財而無益也。金田化為枳棘。實則患是之由。夫如是蓋將廢寺舍於府縣也。何只笑於二武焉。府縣徒耗不。故臨民者。在知人在安人。宜察其言行。於其善者施折腰沒階之禮。且以力援。否者當降之。使君子小人不同日。誠則祇林鬱鬱布金之望如可待也。由是寺廟之興。與有道者也。故入其境自大國至子男。幅廟修整。僧徒肅穆。則亦是以見俗政之清淨矣。西域常住給僧衣食。以田園所產。山平施者。豈施只論於衣食哉。夫僧饌以時擊鐘乃食。餒則歸僧勿已有也。餓餘也。殘異界不以法不通也。三聖之財出納有司。匪則有怙無有祿之愴也。王臣力勢肆求所備固無得而辭也。劫賊囚人校力不制。未達其欲也。僧有病而無藥。隨有而給之。其貧無衣。即隨貨而益之。死者之衣從之。既葬復于僧也。若有三寶常住財物。之以備王賊。貧病之僧。若貧無衣。則以衣備之。死葬之後。却取納僧常住也。其經務有勞者。以衣食倍之。若今主事者。別與施利也。故律謂之福饒類也。而任務者。每事匪專。舉必詢衆。詢衆不恒。宜立知法。故律謂之處分人也。若今主事者。舉必詢衆。詢衆不恒。宜立知法。故律謂之處分人也。若主若以物非我有。縱心廢散。事自我逸。廢業墮功。鳩役計食。量衡無節也。鳩役也。尺寸無節也。致使傷蠹衆財。此職司復于罪也。昔僧伽舍見海上寺僧。以臘血爲食。以器相擊。蓋迦葉佛世同一淨宇有客僧至。忿怒藏食故也。宋法豐死爲不食之鬼。巡寺作餓蛇聲。以專寺任刻薄故也。臨邛僧孫氏見身如廁。

持鉢食穢以儉潔制約滅明故也。智瓊死作衆奴。以寺布借人故也。如聖壽寺僧。謂念蓮經。酒肉及色之以陪。一日驟無聲。經年鏡冥冥運。就酒不通食。漸不通水。口云。生入餓鬼也。鏡冥冥運。就酒不通食。漸不通水。口云。生入餓鬼也。莫是微高僧傳十科。一。譯經。二。義解。三。習禪。四。明八。十。雜。科。以住持爲興福。余每考行其事。實則有福興焉。昔吾聞諸梵僧問吾師曰。類類。許近。礎必焚炙與深。者居焉。華軒綺疏必懷冰澡雪者居焉。也。疏。也。惜哉今驗若不虛矣。又曰。佛圖澄建八百九十餘所寺。洎天台三十有五。吾今不能與弘一二。蓋非夫也。非夫。愛在爾徒。因涕下承睫。在予狂惑。不克荷負。其子不克荷負。俾式光遺寄。積行于艱難。爲法衡倚。愧瞻雲日。愴然永慕耳。

北山錄卷第八

北山錄卷第九

異學第十五

器弘者以虛受爲美。心遠者以膽闊爲優。器弘者。以虛受爲美。心遠者。以膽闊爲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云。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能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優。故我大聖賢古先哲王嘉讚博能高稱上智。使圓顧方趾賢愚於焉別矣。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面也。西天小乘宗也。此云廣解。十二時中薩婆多師。博通般若。導利法化者也。許一時學外。故於其宗悉能區別內外典籍。善解論義。無德部。化他部分也。俗藝呪術爲防己害。兼以閑邪開學不犯也。其宗立五藏。論。四。呪。五。華嚴經讀菩薩偈。云。雅思淵才文中。

王歌舞說樂所欣。第十。智論顯結集羅漢德云。讀誦三藏。知內外經書。外道十八種大書。亦盡讀知。即思羅。細觀前風。聖人皆不限所知。指其小善。近崇文德。遂成種智。其種性。昔有羅漢。不識赤鹽之義。外黨諸俗。深以爲誚。舍衛城法預婆羅門。常請僧食。問其義。僧答者自與美食。不能令下人與惡惡食。由是比丘皆不往其家。因至佛所。佛不遠有羅漢比丘。法預乃問之。何名赤鹽。羅漢曰。比丘言。我知汝是法預。輕慢比丘。今復問我。羅漢曰。比丘言。鹽有二義。一種味如大海水同一鹹味。二性味者有黑鹽。赤鹽。辛頭鹽。拔連鹽。昆提鹽。迦連鹽。私多是名鹽。法預聞之。驚而退。蓋出朽宅則生死凡夫。藐哉。何及。它。在生死凡夫不能及也。語外事則解脫聖智。或不如凡夫也。但以一行一智斷惑證及。故採棟桷於杞梓。綴羽儀於鴻鵠。政文彩於虎豹。則於物幾矣。幾近也。棟桷與杞梓近。羽儀與虎豹近。索遍知於羅漢則否矣。四加行位。何類求之可也。況小聖哉。昔王城野人不謂大聖智周萬物。問以鄙賤芻牧之事。大聖俯其事而申之。牧族奇其聞踴躍而信。因皆階乎道也。放生牛雞。以成道。必不曉放牧之事。豈曰通知。遂往問佛。佛謂說放牛經一卷。皆四時所放安養之事。其族歡喜出家。皆獲道也。故釋氏子內審諸已。於進修之門。可學而不學。可知而不知。結以不學無知之罪也。西域所學。總有五明。一。聲明。謂論顯文字。二。醫方明。謂醫術。三。工巧明。謂一切伎藝。四。因明。謂因緣。五。辯定邪正。其攝陀悉跋。此曰聲明。則五明之一也。以其廣記諸法聲教故也。而彼俗典總曰昆何羯喇拏。舊曰昆伽羅論也。大數有五。如此方之五經焉。一曰悉曇章。以成就吉祥爲義。被于創學之流也。本

延形像歸于陳郡長安。晨夕向北致敬。以爲
曼延菩薩也。夫世以容詞德行難以求備之
仁也。難語其闕真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
矣。如子張之容詞靈裕初出家。師令誦經。執
卷矢曰。我於三藏泊儒教。必望通曉。無或以
淪其志也。由是學光時彥。世號裕菩薩也。梁
武暮年。詔捨道法。弘明集云。梁武初慕道。至天
鄴儒教。彼或慮人深溺不返。聖人令習外典。但使
邪或正失其極。將亡之數也。則迷於理。夫有益於
生民。大聖未嘗祛之。偏道之教。皆益於人。故經
曰。不壞俗諦而建真諦。彼二教仁智所行。
亦人天之報也。如清虛家依仁孝忠信。但報在人
天。爲道之門階。何必捨而鄙之也。聖人不私
己。豈以己不欲而施天下乎。不可以己不欲而
重名教。彼猶無親疎。重禮樂彼猶無君臣。重
律。曆彼猶寒暑。重刑法彼猶亂齊典。也。
也。重廉讓彼猶規僭競。重道德彼猶尚浮僞。
況加之使人後二教混沌若鳥獸。與鳥獸何別也。
而欲訓之以無生乎。儒道何味。何。
黃先潔其素。欲涉道德先履仁義。故大聖遺
法二千年。而中華之人以先有孔老虛無仁
智。而後識精真之教。迴向崇奉者。門門如月
教之矣。孝經曰。非家。四夷之人。非二教所覃。子
今猶不能齋戒。而況能神遊八解之理乎。八解
外如內有。故釋教籍二教以爲前驅也。前導而
老教云。自然者蓋真如相似之名也。言萬物
自然者。謂自然之道與萬物爲一。萬物者有爲事
無爲真理也。萬物事法與。自然者
無爲真理不即不離也。非萬物不由因緣不從因緣

而生稱之曰自然也。今說者未達真義之。乃毀內
教因緣之義。妄發揮自然之理。斯乃與西域
外道同見。如自然外道云。誰夫神刺雷。誰知河海
然。豈謂迦葉之武化。使子路治之。而洙泗
之門以仁爲至行非道德則必先於仁矣。故
雖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諸侯之賦。可。赤也可
使束帶立於朝。公西華可使爲通使之。楚子文無三
已之色。楚令尹。姓。名。三。爲令尹不喜。
陳文子棄十乘之馬。求其仁稱。陳無也。時
者。通乎百行。協于一德。一德之德。未有不仁而廣
大者。在五天神菩薩。在九州稱仁人。蓋人能
慈悲慈慧能仁。菩薩行仁之極行。君子漸得
其門者矣。若使梁武不由二教。安得爲君子
儒而至於大方乎。方道也。若言梁武局於。今爲
論者必張孫吳之勢。孫武吳起並六國時長將。各
之戰勢也。學戒者必敦顏柳之節。顏叔子孤居有少
接之節。叔子拒之不已。出屋令其入舍也。柳下惠展展名
義。食邑柳下惠。寒夜婦不及國門。柳下惠以衣覆之。
至明而去。不犯男。柳下惠必慕巢由之高。許由巢父
子不仁之行也。栖禪者必慕巢由之高。許由巢父
子。巢父。柳下惠。之。維持者必思齊魯之變。維持之者。
而洗耳。巢父。柳下惠。之。維持者必思齊魯之變。維持之者。
法以激志。亦惡有害焉。惡安也。初以外教誘引。後
夫登木者就其高。懸泉者就其深。不有前儒
誰爲後勇。但梁氏雖至信。不審觀前住存亡。
式恒其事也。用。驟欲遷物從道以窮物之性不
虞東野畢之御而終於佚矣。顧回見東野畢車知其
故也。既知果輪。嘗讀斷酒肉之文。慈念於佛。輕
敗而爲儒也。

身貨法。事過帝王。三度捨身入寺。與衆爲奴。此下備
周身爲佛。亦未過。且勸綾錦。寢不得有鳥獸之形。
而嫌裁剪起殺傷之意。恐傷仁。斯雖得養虎之
術。而亦誨人殺心矣。周宣王之牧正樂善養虎。以
不以食物與之。以碎之而怒。雖能以時。述其怒心不逆其
意也。不使之害。善復必怒。雖欲絕之殺心而翻生其殺念
者。也。雖本無殺相。今與與殺相。此宗廟郊祀。以麋
乃犧牲。不爲則不爲何誣祖考耶。而或有負
之。以爲作肉。則成。子由縑而乘。不鑒妍蚩。
式顯誇傲。題于縑。素辰之上。特不知是誘
敵致寇也。今有自披縑。顯榮。不辭其惡。空恣傲。
可謂自招。昔周道安二教論。陷彥琛通極論。恣
縱心目。出沒玄奧。假立賓主。先設奇難。後始
通之。將探賾異黨。棘邪徑爲法。纒垣。吳宗。
詰難本放。然後答之。而後世李仲卿等得之穿窬
爲盜。隱其所通。演其所難。以製十異九迷等
論。誑彼所不知者。皆唐朝邪見之徒。誰以淺
毀詞。豈非二士圖翻而反噬。皆由二子著論防
將安而貨危也。但此論未已。邪難未止。夫先
王以衡斗去盜。而人以之子盜焉。則創者比爲殺
之以。以兵戈止殺而人以之于殺焉。故所防逾
多。所資逾遠。噫難乎哉。然守本教者。朴則
有餘。兼異學者。說則有餘。非君子罔以謹其
極矣。若守本宗。可自實朴。因習異宗。遂多爭競。故前
哲云。學之於身。如何如樂。夫餌以醴醢。臘梅
齊之使和。濟其不及。泄其所過。而後享之。五
藏平矣。濟益也。惟減也。此乃齊侯與梁丘據受過家。晏
子對齊侯之詞也。左傳第二十曰。女小人也。
樂以金石絲竹韻之。使諸。金鐘也。石磬。絲琴瑟。竹
簫等。笙笙也。土埴也。

革鼓也。木悅鼓節其將道。剪其所淫。五聲之後。不也。謂之八音也。容與矣。則有

剪而之也。而後聽之。五氣正矣。五行之氣。若專夫一

味一音。則於焉何取。昔慧遠製沙門不敬論。但欲自理。而不毀儒道。人到于今受其賜也。

周道安二教論。忘功指過。計發心聞。宇文氏窺之。得十莊子之刺虎也。皆十莊子見二虎爭食而

其。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後制之。可一舉雙獲也。果如其言。今道安與外宗相毀。皆極其瑕。周武得以窺之。而用其然。帝嘗特威。周武名也。帝武成三年即位。至

年。然帝嘗特威。建德二年廢佛道二教。至大成元年。毀像。不信不甚於桓玄。而桓則服周則

拒。桓玄將令僧拜及沙除。遠豈不以才識厚薄而可知也。但時有不學者。心智聲替。恃其頑薄。如

豕如羊。很戾朋從。視於智藝。狎而笑之。以為著文字。過比夫衡岱宋云重也。其有備味。議之

以習文字者。先聖以為群羊僧。不甚然乎。經律僧

復有狂狷之夫。棄乎本教。聊覽墳素。遊衍內侮。若豕負塗。潔則忌之。狂狷。不得中者

愛為僧。而不知。已進修。全棄教典。專心外物。吟詠風騷。而於本教反生輕侮。故我高僧。顧之忌如穢物。所謂華

負先聖無利。極越。沈如宋慧琳慧休之流也。二子皆

僧。於道德。琳詞學迴拔。為太祖所賞。太祖每昇

獨榻。顏延之嫌其才。嘆咤不平之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乎。琳怠慢自賢。其師

道淵者有學行。文帝頗器重。嘗詣傳亮宅。琳

先在座。淵至不為禮。淵色怒。亮答琳二十。後

著黑白論。大較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

悲齊立。其間自多傷毀。何承天以為琳比丘

捷生奇見也。顏延之謂之居其門而伺其闕

為法盜害。何地可容。後抵罪于交州。鼓憤而

卒。然傳公之為罰君子哉。不以己愛黨過而失刑。實肅物之教也。小人則不然。與其臣而

違君。介其卑而侮尊。且悅己之所利。而忘於工醜也。慧休為文。名冠上才。嗜酒色無儀

法。蜀僧可謂亦然。死於孝武以其汚沙門行。詔勒還俗。補揚州文學。從事患不得志。終於句容

令。焉有僧明解者。篇什稟書丹青以為絕藝。視後學負笈謂之驢子。顯慶年。唐高宗時西明寺成。

詔靈潤令選有德者居之。寮案有薦解者。潤公曰。公等國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慧

學增長福田。何容舉酒肉畫師以常洪寄。解聞尤以為黷遇。詔徵四科不問僧俗。遂射策

登第。喜曰。今得捨驢皮矣。後徵仕無成。寒餒沈疾將死。觀其形十人執烈炬而迎之。蓋不

祥之兆也。故小人之量有君子之藝。未嘗不顯覆敗辱。實天貽之不祥矣。其猶狂象撻尾

以東。蓋象尾撻之。令怒雞介羽。季郎。季氏奔踐。人謂之撻象也。怒雞介羽。以金分其翼。師氏以

金為羽。二家。因祇益其害也。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易解卦六三爻辭也。言居非其位。履非其正。言

小人不當有盜思譽之也。非獨才藝由之。然而貌亦未嘗不然。非其才而有其貌。亦致顯。故

陽貨象孔子。魯季氏家臣陽貨。觀孔子。而害季氏。陽貨曾暴於匡故也。項籍如帝舜。項羽也。項羽曰亦重瞳也。

皆文憤狀虎。而終殘乃壽也。今為釋不以道。而但以儒學聞彼。蓋斷髮一俗人耳。其可令

得終久乎。近代雲頂山神僧。將毀佛。人投江而死。得終久乎。東川楚特日繼而死。平唐死。客令冷然。漢饒地而。龜好終。昔晉道寶臨剃髮為詩曰。方

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源。真儵然之道意也。識

者感其言。而勵進是曰為文夫稻畦為衣。陶

士為器。稻畦。使人服而執之。潛然無為。

然後以經律為繩墨。以文章為潤色。其能不

思容服而神何福歟。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

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鵜。海鳥也。梁。魚梁也。者。宋之國也。此詩。宋刺曹共好。用小人升之爵位。但潔其衣服。道遠而已。無治國之心。如鵜在梁者。今釋子非僧行而處僧。余嘗觀乎緇衣者。讀書為文。唯知

有俗情。而不知其他。道病喘喘然。淚橫于目。怨誤于昔。其雖悔可追乎。傷哉。處布金之地。受檀衣。感謝家。不事進修。自倚薄才。輕侮賢。燒祠本教。以為藥物。此乃勝住比丘。一旦風燭將。可不忙乎

然有抱琳琅之器。炳龍象之姿。高出塵世。既寬且慧。篤志好學。開卷求於未聞。務滋其美。

以崇其德。至若觀夷叔讓國。得其仁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得其孝也。曾參。字子有。勝母里。參其里而不入也

柳下惠援寡室。得其貞也。顏叔子辭隣女。得其慎也。孫叔敖爵益高身益卑。身為楚令尹。而常謙卑也

其防惡也。正考父三命循牆。得其恭也。正考父。仲尼祖也。宋君一命而。再命而。三命而。循牆而走也

孟之反不伐。得其讓也。孟之反。魯與齊戰敗。孟之反奔而殿。將入國門。國人功之。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不欲取其功。故云得其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之粟。得其知難也。列禦寇。鄭人。家貧有客言也。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不受。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供饗。今有飢色。君遺先生何不受。曰。君非自知。以人言而遺我。我亦不食。後子陽果及於難。愛精目

吐狐丘父之食。得其嫉惡也。愛精目。乞食於狐丘父。精目食曰。子何為者。曰。我狐丘父之人也。曰。汝非盜也。遂驅出而死。狐丘父之人為盜也。惡其不義也。謝

安喜恨不在色。得其量也。謝安。字安石。相東晉孝武。安亦無懼。及謝安等破之。安亦不。可知量也

王敬之徐武於焚屋。得其審也。武步也。王元度。字子敬。嘗有軍之子戴達不共審也。其屋遇焚。子敬衣冠從容而出也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戴達不

鼓琴於王門得其耿介也

耿介獨偏也。數送戴顓

王氏門。有諸顯鼓琴。融觀之。語於遠。遠謂使者曰。遠

所鼓琴非王門之俗人也。遠對使者釋其琴。即一。戴顓

者乎。君子疾世而名不稱焉。孔子謂魯哀公曰。

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

人。有聖人。庸人者心不則慎終之規。口不吐

格訓之言。格法也。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不擇賢以

託其身。不力行以定其志。見小暗大而不知

其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其所執。此庸人也。

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

之本。必有率也。率法也。雖不遍百善之美。必

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

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

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

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

士人也。君子人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妄。無詐妄

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自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篤行信道而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

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迫之貌也。越過也。

不能使必貴已信已用已也。是以不聽不信不見信

人者。德不離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

則寡人不聞此言也。今揆茲五儀之人。為五

儀之僧。誠則皆不乖其本矣。若使裁其尊卑

勸其情操去此取彼。易庸人為士君子。易士

君子為賢聖。則天下之僧皆高僧也。故斷石

刻木範金之像。石則石矣。木則木矣。金則金

矣。非變化則不能革其本態也。而人有生而

知之。有學而知之。但有知則不難乎遷。遷。謂

遷凡其所難在乎不知矣。世或以樂特不學不

謂無道。不生唯謂半儒而得樂果。備云。守善星多聞

不謂立一德。德。善星比。本。釋。聽。明。詐。作。薄。彼乃不

達樂特聖人也。善星庸人也。樂特不學而生

知。善星雖學而不知也。若使樂特無生知則

不聖。善星有學知則還善矣。夫生而知之千

載無一。學而知之遍於天下。若以千載之一

而廢乎天下者。非聖人之志也。況學以資生

知。若金之有礦。礦。磨石也。含性難。舟之有機。機。轉

用。若舟之有機。惟利與速物莫能加之。昔仲尼

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

自直。斬而用射。達於屋草。以此言之。何學之

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勵之。其入豈不益

深乎。因。鏃。羽。子路再拜曰。故木以繩直。土自

水平。王用人器。未有不學而能自致奇功知

與夏侯勝同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畢

當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

之再更。而講讀不忘也。漢昭帝將立武帝廟。為世

立廟。遂坐訪殷先帝。與黃霸同。常啼求法於法勇。若

業。霸乃求從學。會。霸。俱。免。也。常。啼。求。法。於。法。勇。若

善。霸。也。以。骨。骸。致。香。花。兼。侯。乎。宮。門。凡。七。載。異

有所聞也。於予之眇志。實學知之。不足教知。

其困兢兢勤勤慚慚此生。已下北。當撰釋氏年

志。編年序事務成林。數年志三十卷。又撰法華玄

決十卷。義心澄觀俱。鄧野一家之言。經郡邑寇亂

而亡矣。鄧以學無常師。遂體三教參玄之旨

趣裁而錄之。暮年神疲。不盡所志。而有告余

者曰。日月既逝。老之至矣。蓋釋文字乎。蓋何不

放。余莞爾而笑。莞爾。笑貌。曰。彼不吾知也。余今自

欲實腹精於義。何嘗計利而進。度齒而廢乎

齒年。夫去學而神虛焉。則善有所補。不則聽言

譁噪。無若誦言為優。誦言。應俗之言也。徒為喧噪。

者勝。然法華誠其親近。法華經不許親近世。華嚴責

其多聞者。蓋恐封平所嗜也。封。密設其防謂不

爾者。彼善財童子歷抵一百一十城何為

也。

北山錄卷第九

北山錄卷第十

外信第十六

大荒之西

中而影且有餘矣。其不在陽城則又過乎一尺五寸矣。而天上千里地下一寸。故此西域

乎所歸。食堪懷乎好。音黃羣食蔡搯而音美。如聞法而敬信也。乃

願。魏張普濟、李瑒、楊銜之、齊劉晝、梁荀濟、此實心毀教。夫言者淨乃一心，召得萬七。或未實

與崔何其母也與者獲軌之跡孰得武焉若以

東漢已前世未有佛此釋外家國自寧今宜復其昔

者此釋外則義軒已前未有文字天下遂性義軒

無為自理也有文字姬孔漸滋人用桔槔所以均殆于堯

札堯小死也孔大死也秦正坑之亦何罪也秦正始

則今獲軌之迹也二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奏李斯云諸

生不師古而學古其弊也請非秦記皆焚之諸有藏詩書

及百家語者偶詩書者死若以四夷之人舉之鮮食也單免

鳥以生絲線繫箭而射孰為施戒四夷之人以殺戮為而

世襲穹廬者若概則四夷之民何嘗有姬孔

之教行於禮義而君臣父子繼焉是則姬孔

亦可廢也東漢已前無佛法東漢已前國自理四夷之

則儒教亦國無儒教四夷之國亦自理佛教如可廢

可廢也若以平施傳家給人足則儒教亦不必在

乎齊戒者誠亦驅其人於塗炭矣若不持齋戒而

人慈心惠下宗廟不修不得謂之孝也則以殺盜

慈及下敬不豐物恣惡香火不修不得謂之

福也祭天等其無孝無福而望人安固如憑

攸橋而待陰者也耕斷樹之餘也殺命求福若以

佛無形響復不可奉者則郊祀先王先公孰

有見聞而敦其禮乎考祀亦無見若以鬼神不

實先儒但導人為敬者則何患佛教不實而

使人為善耶但謗者構惡不盈耳不足以駭

聽聽者聞惡不暢心不足以承謗故聽與謗

其過均矣而氣器之世愛則廣其美惡則厚

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矣穿鑿之家夫何

不然哉觀乎古今撰製文章多先貶周孔而降

老莊以為能文者如明此啓戶納盜盜賊敵燕

黨之由也燕賊也比者惡道兼非儒教夫一寇尚

不可斷況結二寇之衡乎使敵果至矣桓桓

赴赴以頑勁為干櫓以營為矛槊憤憤悱

排辭千牝匪怒也致使愚則羈而朴仁則憑

而疾之之悲愁也仁者見而惡之也將欲鼓而壓

之乘羽而來之羽以招之皆不可也實難能也夫

泄爰之一一始壹章而挺於宮室邪夫之一

勃始凡庸而上請賢聖之之安懷賢聖何

無善慎歟無不也何古語云行無禮必自及人

必及已人昔呂布下強袁漢令作書罵劉

備漢曰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彼固君子

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君子之道彼誠小人耶復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矣故鳥窮則啄

獸窮則攫云人窮則詐馬窮則佚夫

能使啄佚之不至者其唯上智哉是以當吾

教昭夷之際孰不黨行余侮雖色怡於外而

實腸結于內夷侮也侮也德既德既誰不

也但果行育德陰構默化漏彼所短悅彼

所長百或其一一味我道自然迴席我

行恩德舉彼教之所長爾彼教之不足百夫適裸

人之內或偶一人味道自然心者也夫適裸

國者解裳乃合衣蓋順其俗也且今人是此方

亦姑各阿比其門也阿比朋黨鱗張角安得不

美而從之婉而優之綏而遷之使悅而後服

豈在庸言酬酢耶所謂義戰不誦若以彼說不至

極慮人不驕徒節於吾道者然聖人亦各當

機御物如佛與提謂說人天福而大聖豈

不欲令人盡至寂滅歟但居其辰不為利矣

縱說至教不契其其老聖豈不欲令盡至沖淡歟

根不利於他也其老聖豈不欲令盡至沖淡歟

所著二篇之經二篇兼辯治於家國俾濟世者

不相抑廢廢治國之法仲尼豈不欲使人盡至

皇道歟所修六典兼存霸王將苞舉而無遺

也故覆燾莫大於天地變化莫大於聖人而

實二教之於我贊而不害也吾之於二教統

而有歸也何謂飲醇酎者不競咀糟粕者競

焉至人君子殊途同歸但人多不自信已愚而於

焉薄洋小人是非阿焉但人多不自信已愚而於

可謂則欣欣然調所不及者未知升碧好抑揚

漢綸未知鑰鑿好毀稱繁未禮樂好昇

降法度未知宮羽好賞罰音律其有賜余

此詞能無訖余之參玄私為適已也見也

我後人見參玄而實於已今不敢謂於君子也

昭文之琴文如海云古是非兩至寧不鼓乎人

鼓之夫連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非字伯

王見得者何力大辨夫不一農夫

方得云二牛俱得力答不不恐有怨也一農夫

待諫慮失於治也齊威王懸賞以

受下漢相貶爵以杜諫蕭何以死中之地比法買人高

賞也漢相貶爵以杜諫蕭何以死中之地比法買人高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罪帝乃審其能守也雖取捨不同而各有宜

也其有混余參儒道者也混余顧彼誰或焉夫越俗輕冠以彼多水其俗齊市賤履履屨屬齊景公好則人足豈靡已之利而捐君子之華也學以飾身不可以已不益昔孔子馬佚犯野人苗野人獵子貢之詞納國人之詞子貢言諸之士也而野人棄馬之士也而野人棄子貢之詞蓋鄙人不悅賢談久矣孔子曰昔者季孫氏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遺我駟乘也而道益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人之現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天子初將出魯聘周問禮季氏賜粟千鍾孟氏倍子賜車仍令歸子南宮敬叔從師仲尼及門徒諸益者三昔大聖之將滅顧命列國諸王泊大臣將入滅以教法及比丘內亦如仲尼之道焉西域無之貴賤老幼其人更智彥智彥三百人曰皆謂優婆塞壽母令妻皆謂優婆塞此謂近事男近事女也陶神五戒都善奉聖居俗日之美也先聖亦託以法教今率力兼道如須達多毘舍佉視王侯之亞矣昔孫權未達教之所由而於關澤深對曰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象深同巨海不揀細流照並日月不嫌星燭雖阻會觸則化遇物斯乘觸對也乘運也若洪鍾之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宋文帝問何尚之羊玄保尚之之弟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比近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

信也范泰及謝靈運皆稱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是閑獎人意若使率士之資皆感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敢所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范汪孫綽張玄殷顯等並東晉賢士也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遠高僧也皆迹亞黃中咸不測之人也黃中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真要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遍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息一刑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故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滅半淵池寶塔放光符健推轂用息符健前秦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北涼沮渠人博望秦姚文殺殺自稱涼州牧後人始滅即位號西河王末節改悟遂成善人在位三十年法建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厄此非是內教所被哉時羊玄寶進曰竊恐秦趙論強兵之術孫吳

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忘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心志在吞囓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佛教而已哉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昔辛子都嘉賓宗炳朱皓之劉勰並會道控儒承經作訓警法王之路獻獲醜之功而彼言行豈由形勸而已哉魏以太延五年始起虐北延五年已列年太平真君七年丙戌盡誅滅是歲宋元嘉二十三年也正平二年壬辰春二月帝崩太子晃先卒初帝南征有書晃疑逆帝知之因詐死使人召晃吳王立改元曰永平是歲十一月崩魏太武王平二年爲帝時宗愛所宗愛亦害之立景穆子文成立改元曰興安復興也釋教周以天和四年己丑歲議興廢建德三年甲午大殲滅當陳宣大建六年也周武名宣正元年戊戌帝崩天元創立宣帝也帝長子魏人市者人文錢帝崩時皇太后方駕而行後者帝之自北天元皇帝咸陽水變爲血已亥歲改爲大成元年春復興也惟天命弗于常以禹啓夏命以湯啓殷命其將亡也以桀紂滅之禹姓姒姓文命子姓天乙惟至道弗于常以漢魏始之以晉宋弘之其將亡也以二武滅之天意以萬物不一外事豈必福者能興禍者能滅不興安廢不廢孰興乎昔玄高繼于郊南弟子經夕乃至與而告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運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汝等死後法當復興也高道人以太子晃之師故死於平陽晃至平陽弟子方知乃請尸尸至寺復起告弟子後大法果滅也魏興

其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

下井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爰於二京。

各立一詩。其餘州郡猶未通許。四月八日詔。

佛乘與外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津滂沱不佐佛法
致使清淨之江變成

濟種 直施正身帝座而不立 正爲如此朕今

情不三。是。引。言。法。大。我。拉。紐。有。者。復。此。理。

王公已下。多宜知悉。宣二。勅。召還省署。今

月慙慙復習學處中第二十二人。切實

段形。於步姑亦爲國子監。所資公舍。少明正。

苴休。歷寄祖天元二世。東寒有義。官慙力辭。

覆迴天捲。大法紹復。斯人有力矣。周武律德二

即陳宣帝大建五年也。北齊後主武平四
年。齊書卷之六。

有神尼智山言曰。弗去將歲。一切神羽令也。

西去。兒輩爲世天慈父卽隋重興弗去。一切

神明還來至此。靜帝仲幼。以齊公輔政。次命

沙門復舊未之能也。洎革周命。

定。以隋公楊堅爲丞相。復佛道二教。在位一年。遜于隋

乃命訓客。甲辰正月。庚子。開元元年。

夫其人也。國初寄胤司羊。三母。博學每云。弗

教無用。矣。次是其所義師卒可也。魏公裴友

進曰。臣聞齊桓公與葵丘之盟。又容裁拿次焉。

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爲寡人祝之。」鮑叔奉西

而祝曰。願吾君無忘出於齊公孫無知亂小白奔齊。

願管仲無忘縛於魯齊亂管仲與子

之。偵小白先入。遂戰。魯敗。乃殺子
。賓客或無二公。

反下蜜賊使車蔽於牛下見桓桓之逢害而討之

飯牛。公扣角而歌。桓公乃用之。桓公避席而謝。寡

不廢矣。此言常思舊也。陛下背創義師。志欲

富有四海。欲納弈之狂簡也。德安而毀廢佛僧。此

理不可也。是知文武之賢。固天攸縱。匪

亦屏藩於聖教也。若夫長民者。行著一鄉。智

也何有知焉舉直錯諸枉彼民之謂直也舉

上流者安得不審其動也慎其詞也昭其信也

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化。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海兼溫乎信何哉。夫言有三者焉。有習有愬

伊尹。仁者至不仁者遠矣。愚與黨傷蘊哉。愚

咸陽。焚燒宮闕。三月火不滅。而歸下邳。秦烹象龍。而

懼其真龍靈之。門戶屏屋。天爲見真龍。口之驚悸而

也。此詩刺邇以大火爲羅漢。大天土火羅國僧。造五逆者。無應供之。以爲不資之謂者也。

黨則夫貧與惡故君子居易而善學亂無去吏

服箱之馬而見忌角於凶犢之車旁而隱遁者患

山林之不深矣。彼二者眞若率信不得信之
樞也。北山野人瞰余之斐詞。謂所居之曰夫爲
道德者乎。

北山錄卷第十

草玄亭沙門諱慧寶字光用俗姓王氏東
 □玄武縣人也其先世習儒素或陳力就列
 或高尚其事炳耀譜□弗具詳□大師卅歲出

家藏冠受戒游刃學海。以傳演爲□□□
 □雅論。骨陸座隱机。謂左右曰。吾歷觀僧史
 高□□□□□研精究內外。然後能垂世
 立教出類拔萃□□□□□□翻隻輜任
 重致遠未之前聞乃於講習外博覽群□□
 □深於大易春秋窮極天人明白褒貶。當世
 名賢皆服膺請業造其門者。咸曰。登於龍門。
 纂三國簡要志十卷。原始要終削陳壽之繁
 冗也。撰錦鳳囊十卷。隱括聖賢奇言善行。無
 遺逸也。□經摘題十卷。裁□□章鉤深索隱
 史家之流也。五味子三□□□語論□□
 □□□□也。玉谿新藁四十卷。歌□□行要
 堅深心要定□□□□□□□□念須
 慈忍量須寬

明□曆丙子仲秋望日重
裝畢林項元汴持誦

裝璜林項元汴持誦

北山錄後序

殿中丞致仕丘濬撰

唐憲宗卽位元年。建號元和。于時文章彬郁。類麟翬虬虎蘭桂珠貝。騰精露芒。溢區宇間。若韓退之。柳子厚。元微之。白居易。劉禹錫。李觀。悉以才刃勅造化。譬孫吳起霸當戰國。際爭武勇權衡之勝也。河南丘濬。嘗閱史傳。及其遺編。必慨然興感。恨不得追其肩踵焉。今年春正月。被黜歸歛。遘疾寓武林鄰淨住律刹。一日僧惟賢贊謁于陋止。始見之。溫儼。

清遠疑有所蘊而來也。俄與之語。則志氣頓銳。將欲脫去境。照漠然無礙。學書易風雅。春秋尤確。況本教乎。忽袖中出繩表五編。且曰。此東蜀紹竺乾弟子神清撰述也。目之爲北山錄。首之以艾儒。終之以外信。凡十六篇。祕蓄三紀。恐失傳布。鍾蔽善之罰。曩慕君子公於其道。不說於世態者。異撫其可否爾。游遂受之。是夕弗就枕。燭以閱之。終三鼓。考其大概。以□立空寂爲本。欲天下派歸于巨壑也。會粹老子孔子經術。莊列荀孟管晏楊墨班馬之說。馳騁其間。約萬岐而趨一正。時之則如山。淳之則如淵。變之則風雲。平之則權衡。其恢宏辯博如是之甚矣。嗟夫。元和丙戌迄。

聖宋熙寧元年戊申二百六十三歲。而昔之大儒蔑一句稱謂以褒貶乎神清何也。蓋專其所守不敢以徑隨生疵詆非嫉其才能。而然濟生。太平世。老尚廢棄。乏智略以佐天子。無利惠以濟生人。但修鍊以固其身。禪定以同其塵。故魯論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在乎今日也。是以嘉賓師行業勤整。能拔古人湮僑於異代。罔剽取以飾已。後之衣縫掖輩。孰不覲顏於鄒魯之門哉。

冬十二月丁酉序子卷末

重刻護法論題辭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宋觀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闍維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向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僕既散誕聖真。漓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倒。莫此爲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

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取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縲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遂巡畏縮。雖蠅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勢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毘尼不守。馳騁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嘔患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縑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壁之。枯飢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寧。遷住今刹。首新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其應機設化。導民爲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

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護法論元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下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譬諸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大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精

相。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而謗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卯六月望日。

無礙居士南澗鄭德與撰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尙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摭人之實迹。尙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

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罔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羣。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鵲。朝菌輕松柏耳。歐陽脩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調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安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尙知我躬不闕。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傳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

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尙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嫌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俗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隨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去。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脩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

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容言假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假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悲。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暗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誘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誘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譬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幸有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若徒當以付囑流通為念。與之闊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達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為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

聖遠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哀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為君子。安能保其皆為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為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張尤瞽瞍。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

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捨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繼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為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為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為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數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

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機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讎怨作。讎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懲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吝妻子女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貽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

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愧。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閑寂之處。藜藿章布。僅免饑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斯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漑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滬

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畝粟。瀑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聰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尙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奚以爲歲之豐。凶饑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己

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案補於餒亡。金穴墮聞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嫌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貪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執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魘魅小小鬼神。猶尚格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

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透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問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皇皇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日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固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而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婉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

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排排。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鏘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願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竊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自謬爾。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

祖應世本爲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梅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圓。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沈於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婉恥。公行賄賂。密用誑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沿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謂群生失其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騙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回顧。儒者望

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爲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爲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子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虛。無缺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爲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沈淪諸趣。爲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數。退有生老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救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偽。佛則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爲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

則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老曰。道之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開命矣。余嘗喻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寵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向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

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己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神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視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善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焚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顯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卽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

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懽。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況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黑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萬遍。果何益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尙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鰥。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麟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鵠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棗柏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眞初學

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眞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樂巴一漂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爲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唯具天眼一通。尙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其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尙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遍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撫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洲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神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昆婆戶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常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號州閭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

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蔡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於楸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饑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鎮州善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兩軍遂解。高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小釋迦。有維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破竈墮之類。皆能證果見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於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間奏廢墳觀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尼沙門天王之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第一座。有求皆感應。無刹不分身。玉璫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如前所據。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人也。釋有如彌天道安東林慧遠生肇融容陳慧榮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

記數萬言。講則天華摩訶。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羅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彼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非乎。況茲凡夫。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於幸。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厘定一十六王。滅後二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退被五天竺。及諸隣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陰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

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皆過去所造。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狸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猪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厨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植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泥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沸。良有以也。一切衆生。遞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本身衆生。如鯨龜師象。巴蛇黿鰂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蠅蟻。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具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誠心見道。習習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候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

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修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其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都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關熟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割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背陸互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身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憐悔。同願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廉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於天。亦袈裟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吾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曰言慢藏誨盜而已。於淫則曰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章善殛

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除誡強暴者。尙不懷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律身之龜鏡。修行之初。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非由誘佛而得。榮貴則達。亦在乎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有闕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於是說。余無恤焉。

護法論終

護法論後序

樹教聖人。其設教雖殊。然於化人遷善去惡。則其一也。故曰爲教不同。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學。無盡居士得兜率悅公。不傳之旨。以大辯才。縱橫演說。猶虛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閩建寧

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游方時得此論。乃與佳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可謂善用其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若貧而得寶。暗而得燈。真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無盡之闊奧。臻無盡之造詣。妄以斥佛爲語。以要譽時流。瞽瞍學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爲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道。亦獨無愧乎哉。吾嘗宴坐寂默。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消。不淪於無。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雖有智者。其猶有所未盡也。然後乃知。凡可以言譽。可以言毀者。特其道之龜耳。至若實際理地。清淨妙明。凝然湛然。了無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所護哉。慧欽乃欣然讀書。以爲後序云。了字徹堂。飽參來歸。據席說法。欽字肅菴。清心苦行。不私於己。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并識之。

吟亭書

No. 2115

譚津文集目錄

- 卷首 行業記序 此即 陳舜 命撰
- 卷一 輔教篇上
- 原教 勸書 并序 共 四篇

卷二 輔教篇中

廣原教并序共二

卷三 輔教篇下

孝論并序共一 壇經贊 眞諦無聖論

卷四 皇極論

中庸解五篇

卷五 論原共四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

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卷六 論原

問兵 評讓 問霸 異說 人文 性

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卷七 論原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

人品 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論原

雜著六篇

記復古 文說 議早對 夷惠辯 唐

太宗述 易術解

卷八 雜著六篇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

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卷九 書

再上

仁宗皇帝

上韓相公書啓共十

上韓相公四封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參政 上趙內翰 上

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

李太尉

卷十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 答茹祕校書 與章表

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 答王正仲祕書 受

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

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

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

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塘知縣先

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

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

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謝仁和趙少府 謝沈

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

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

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答黃龍山南

禪師別幅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

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王 退金山茶

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

供養主與檀那

卷十一 叙共二十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祖圖 六祖法寶記

叙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移石詩叙 法雲十詠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

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

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送淨陽姚

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

寧歌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

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

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

叙 送眞法師歸廬山叙

卷十二 志記銘碑共二十篇

武林山志 游南屏記 解獨秀石名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

福院千佛閣記 勸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

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卷十三 碑記銘表辭共七篇

秀州資聖勤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還

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

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

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共十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廬山遠公影

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

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曄

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卷十四 非韓上 第一叙并

卷十五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至三十

卷十七 古律詩共六首

卷十八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首

卷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觀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溫

作 石門惠洪禮高禪師塔詩三十韻 楞

伽山守端吊高禪師詩一百韻 龍舒天柱

山修靜贊并引 靈源史題明教大師手帖

後并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 疏語 嘉

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

持文琇序

鍾津文集目錄畢

鍾津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雲山

尙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毘。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菰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父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玆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湖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

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警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奸之甚者。仲靈明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鄉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

六八

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其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鍾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清汚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

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不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

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盡。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渺。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概而惠之。不散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群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

默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讐。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癡耳。佛豈苟辦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自自更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口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敵薄。古聖人愛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間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默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颶風驟然而來。蓋其類

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其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尙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

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群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誦誦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

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皆然。曷嘗有遊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共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蔽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

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顯也。苟不能然自共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尙舉。而民已置且散。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爲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分。子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佛言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食恪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

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尙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儉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尙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更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傳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服苦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卽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拘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荷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概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道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

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曰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電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擬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袁弘師襄老聘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

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存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尙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觀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

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勳。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常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替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奘。逮其垂薨乃命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勣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陵。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賡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惡。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誅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成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縲。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據以為論。請即以前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

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語詞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礙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脈。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脈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

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聚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龐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會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鍾津文集卷第一

鍾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書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概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爲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詰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論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其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

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狗彘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生與人同然。而莫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概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

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聖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龜也。龜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遍幽遍明。遍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

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群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群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隣。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有。若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論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論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真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不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其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

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爲疎。疎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爲兇。爲不遜。爲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夫性也。爲真。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當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束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味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醴雞之局乎壘甌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礦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幸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固不掠群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實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實也。總群生

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

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卽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成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

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際。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爲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概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於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

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卽萬萬卽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一也。聖人所以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卽其至而至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浪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惡不爲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狗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

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階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大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大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

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大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績。其族舉人族而績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

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姓。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身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也。悲也者常欲拯衆苦也。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蠶衣緇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質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感可敬敬作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得。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艷。煦燠貧病瓦合輿僇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爲孤。其群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

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薄。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汚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概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豫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尙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尙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儼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習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習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

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就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則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自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群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群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諷之。爲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

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群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群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群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詎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

下之常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各爲其教。故其教人爲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之者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譏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譚津文集卷第二

譚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譚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下

孝論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其愧。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卽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解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

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隨修法爲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爲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詰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卽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

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爲孝而無効。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論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譚然骸世而在道然也。天

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虐。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聞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無其善。未行乎父母。能薄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薄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天。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薄善也。薄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

菩薩等。故常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謂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漚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閩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賸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

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徇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共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婉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道于山林。建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彼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其真。其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萎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焉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曉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爲於親也。慧能。好習新以養其母。將從師。思無以爲母儲。始欲爲備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守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啻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

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卽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續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飲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隄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日隄連亦聖人也。尙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日隄連也。心喪可陷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喪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製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

呼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墳經贊釋經者。自後人據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墳經者。至人之所以宜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墳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迷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樞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

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旨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議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趨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亦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

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誇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顯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顯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

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講如也。至人類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因修因證因因因果。穿鑿義障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誠。識與業相乘循諸轡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比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

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塞。率平之人以無記悟，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矇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墳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而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洵，洵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澤，澤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

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大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因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心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瞞，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爲釋乎。而秦人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論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安心之繫緣耳。在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繫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

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遍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論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視指而不視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鍾津文集卷第三

鍾津文集卷第四

皇極論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

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隣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尙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況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接踵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崩潰。江河淮濟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爲天平。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平。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

之於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嚚嚚嚚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

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加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譴。多作大譴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加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倖。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有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概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覓從而辨之曰。子

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疎，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爲之刑也，有誅罰還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更曰：孺子有志哉。

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謂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共同趨平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

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更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狗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狗從可以成信也，就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

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嫁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

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噤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讓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微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行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鍾津文集卷第四

鍾津文集卷第五

論原

禮樂

滕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爲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

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哀樂而禮禮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共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簡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襲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

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聘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商角徵羽五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爲一本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爲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爲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爲而無累也大無爲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

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常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爲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爲有苟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作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共事萬端有所決也天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其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

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惡也。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爲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在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概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

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與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爲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善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僞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妻妾己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爲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濫是刑也。大私以之則濫是兵也。濫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濫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爲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沈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脈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脈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攝其教之末造邪。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諸刑繁而民之過姦者彌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爲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爲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讎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爲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爲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己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爲。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愾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

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貨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遠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之俗更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爲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爲暴非特爲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爲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釅益繁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僞。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爲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獄爲之政務於寬厚。恥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爲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順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爲材。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闕闕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已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耜。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厭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虜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

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等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闕。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苟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眺錯請削。可謂苟公也。不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淪其私也。嗚呼公平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

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堦書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謹誓也。恐世失信。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

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相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易詳說。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既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

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父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雖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驚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眞學士同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

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爲我明之也。只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爲。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孰曰皇無道眞乎。曰如此也。孔子蓋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爲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爲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爲而爲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僞。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敷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爲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

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述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眞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鍾津文集卷第五

鍾津文集卷第六

論原

問兵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客以論兵問。而叟傲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王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同生而不同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隕子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

而顯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爲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爲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尙德而不尙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與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聖王無以尙可以仁義爲。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香曉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

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常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因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揖字。依荀子文也。此乃事。在理當作揖。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爲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爲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爲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而霸執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尙德霸尙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

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爲權而私者爲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尙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共舍諸噓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難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諄。

異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

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爲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爲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爲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之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或用或作則或無同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也。而文言爲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

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貴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是故文武皆得其政和而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宜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未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爲。文如不正何以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

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尙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尙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

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爲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僞。僞之感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

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目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地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利福爲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爲樂也。有欲之者。非爲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爲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

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憚。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恥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共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遜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愧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爲也。未若聖人之爲不苟也。可爲則爲之也。不可爲則不爲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

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僻俗。騶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處鴻一處。不污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_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豈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

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愴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爲也。憂心悄悄。愴于群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懷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_{疑筆誤}宜_{作助筆}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覆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爲季氏宰。爲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

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辦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儻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懷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

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用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入主起天下之病癰。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鬻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慢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天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讀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臨臨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爲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爲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爲之。不亦爲伊尹愧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尙備。老氏者流其道尙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尙時。墨家者流其道尙節。法家者流其道尙嚴。名家者流其道尙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尙變。雜家者流其道尙通。農家者流其道尙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

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同尊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爲甚。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爲劇秦美新。長卿爲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怪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爲而爲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謂其極也。宜賢子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盆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鑒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爲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

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爲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與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鍾津文集卷第六

鍾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

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易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歸。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或無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或無地}數極。雖天地^{或無地}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噓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平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

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欲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曷嘗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曷嘗無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德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爲刑正而爲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爲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爲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

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爲仁乎。善而無效。孰爲信乎。愛而不正。孰爲義乎。育而無實。孰爲智乎。君子之與人。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欺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滅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爲休也。齊桓公初以警視管仲。逮取以爲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疎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

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內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妻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泊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爲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爲原鬼讀墨何爲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寶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

之爲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爲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議

爲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爲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筭筭而誦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調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荒。良士罷罷。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引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爲子。文王之爲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舉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心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寧折中於聖人。賡春秋之理也。文中子

見易之所在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說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爲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卓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己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己而爲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

也。炫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雞鬻販之人而慕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際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敦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囁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

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利字之不在己。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爲耶。應曰。無爲也。吾治其心耳。曰。治心何爲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爲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怪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爲之內書者。客拜

而去

雜著六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衰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苟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與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泣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

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我狄叛命兇惡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都都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羸秦時。就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孰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霽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謂然不辯。本成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稿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殍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救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者。諸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各徵曰。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早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

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安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爲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遷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文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爲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

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爲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爲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修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爲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毗睚恣作。頑儒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爲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

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爲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爲。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親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静坐與李密連。繫獄。太宗入視。諫班師。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於霍邑。號哭以威。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據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成陽高祖不許。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太宗將討。建成元吉等九人。入宮。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徵程初。可汗寇遼州。總兵百餘。可汗見程初請和。故拒德彞之諂。何沮天下之倭人也。正觀初。秦泰王破陣樂。封德彞對曰。倭人以爲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名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叛。上曰。豈有新與之。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諸將議曰。六。議不屢赦。當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諸臣曰。赦有罪乃不軌。不顧古語一歲再赦。好人暗啞故朕不願赦。庶得四。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海安奏也。樂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導。治之。雖替皆由於此。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爲王樹後庭。齊之亡。爲伶官。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若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伶官。其音具在。今公

奏之公則 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正觀初。不悲耳。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齊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之地。罷田於東郊。蓋其然也。亦何不於古禮者哉。罷

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軍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豈可過勞民。竟不許。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

不閉戶行不竄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

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外。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之戶不閉行旅不竄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

何天下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秋來就刑。至

是華。而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

微諫爭。見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

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

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

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

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

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

象者必親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

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

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陽爻者君道

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

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

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

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事數

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

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

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

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略如

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

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

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

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

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

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

會。遂卦之而又爻之爻或用其法以王天下。然

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

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

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

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

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

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

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

排其煩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八

雜著六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

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

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

任其自然而然者。入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

狼蛟龍。懷懷矯軀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故

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

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

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

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

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

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

者。繁何以明之。黃帝之為生也。修德振兵。治

五氣執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

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念。仁

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

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

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

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求易

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遍天下。帝堯之爲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爲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爲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齊臺穆穆爲綱爲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爲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內之訟。稟天命乃君萬國。棄之爲生也。相地之宜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爲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爲生也。孝道昭。由之爲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爲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爲生也。懷至和。桀之爲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爲生也。拒平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爲極太醜。幽厲之爲生也。接應桀紂。惡來之爲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爲生也。賊匪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鑠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兇。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

萬有。春容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疎疎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子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爲巨焉。曷嘗不爲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榮寵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不爲聖乎。情全也。聖不爲與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闔巷。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與人可爲聖情全也。聖可爲與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子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

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鑿刀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馳之典樂也。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祖公之賦茅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問。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覩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遠。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爲。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

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靜者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難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爲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爲聖。又奚缺如。謂之非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爲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強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遊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難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願。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

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獮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爲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爲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誤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彈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而無所用其巧。斃于世無所信。適到羊屠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爲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怪。祗入江海之暴。浪其形生夷其族。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禽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

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爲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爲物也。其亦神矣。爲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尙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爲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今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巾。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繫。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人吉凶。褚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姬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誨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

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爲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爲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其而樂爲文詞。故爲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爲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爲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爲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爲日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爲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教人爲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爲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歸聖人之志而與人爲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爲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爲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爲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

人豈不能爲抱關擊柝魚鹽販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懷惡爲善。善者爲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爲。尙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資於市井輩邪。得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爲也。寂子其爲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爲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論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爲者也。有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微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論以出世。今奉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論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爲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

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營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爲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爲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明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爲禮者。但貌恭而身僥倖。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爲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在則遽蔭僥倖。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爲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睨。施施然驕氣凌人。書

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汚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閣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與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爲善者其惑。然此以聞。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皆竊著書以論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嚴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殿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爲法不爲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對治者。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

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爲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論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讀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諱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爲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

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爲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爲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驚。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威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等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爲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爲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鯢爲患。而不見脈患之深也。黑鯢不過變其皮膚矣。脈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割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觀。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

其爲理幽奧而學者寡能見之。某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概者歟。端以進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論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幸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爲道也至爲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爲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爲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爵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樂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爲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爲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爲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

爲善致福爲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懷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爲真爲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人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爲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爲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襄休亦曰。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爲聖人也。故其爲法爲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濤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爲福爲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經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害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爲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陸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尙謙。未論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

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爲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有殍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味遠。未卽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

言蓋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爲人爲鬼神爲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爲德爲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可相非。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

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

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乞乞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誦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

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放道而肆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證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遇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把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口。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術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為法不為己。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

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爲僧祝髮。縉紳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入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于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宜

鐔津文集卷第八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

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者。豈宜不顧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東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說。概見乎教內。雖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謬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述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維翰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

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人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僧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爲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容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顯晃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

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自肯隨蹶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思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太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昆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

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開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行化而慕善者幾遍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與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混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忤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自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沈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忤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膏著皇極論一篇。寫者

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浼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拜。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聞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沈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適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誣。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做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虛與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拜。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

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爲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與公與人爲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思其爲道不專也。何虛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議。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幸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爲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爲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齎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安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爲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爲定斷。又欲自效身爲佛子其微爲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誠心爲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尙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

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率閣下大惠。重念其爲法不爲身。爲道不爲名。爲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爲其己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爲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尙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爲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願願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宜。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書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行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賢誼輩仲舒之爲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二三耳。私念某放浪世外。其述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爲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潤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冀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宜。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邊。潔靜以頤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

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庶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謬謬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概論。請爲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親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爲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爲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紹在唐。號爲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某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

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湖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沈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忽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瀆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爲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恩懷越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爲三峽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

資國家教化。特欲論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爲朝純臣。謁諸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懷念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于願台慈。不任皇恩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爲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日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

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學而爲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爲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陋。輒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爲教者。欲論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爲不腆之文未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

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爲心。取衆善爲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爲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爲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某所謂爲善有補爲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愛身。爲

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愛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爲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爲其法而此也。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爲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陋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誠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爲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爲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

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幸其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傅納諸下執事者手，顯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暇。念某棄置山林不能果耳。此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爲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張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謂。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煩身。爲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況忝閣下一言之察。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僮辱閣下諭之。

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洩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參政侍郎閣下。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閭闔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卽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爲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願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贊獻塵囂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宜。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官相後再致之書也。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

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爲己任。每求縉紳先生之知。回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傅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爲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之。尙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某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閣下垂察。然某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學他輩自爲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閣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道。不宜。某謹白。

謝李太尉啓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紙。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共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賜。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賞。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

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猶屈探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共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閣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羈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街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助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員外行書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宜某謹上啓。鐔津文集卷第九

鐔津文集卷第十

書啓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爲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還之。而勢利忠孝者號作紛紛。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奈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還者亦以自謂人之爲心而與己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況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

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疾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心存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篇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爲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宜。某謹白

答如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爲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爲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尙以爲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輊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願。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悵悵。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爲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訥訥以相詆訶。此非疎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誠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惟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

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入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靜不殺。平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爲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爲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桀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而後之人尙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爲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爲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秘校方爲國家爲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爲之政爲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爲答。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翺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末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己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奉爲己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

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懇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兩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一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誠虛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

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疎通知遠。適聞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汚盛集。幸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事終日憂慕而願。無所能之人。何以酬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眞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

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誠而無知己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誘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尙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闊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葬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不宣。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讀奉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效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者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

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爲子孫計耶。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僭奢儉失所。故爲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爲富貴之資。爲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沈。此吾爲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奇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埃相見更論不宣

答王正仲秘書書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待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默於山林而時所不齒

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白樹立。而尙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賚賤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繼作墮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動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愧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脫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己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願遜讓之靡遑。愧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遜。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

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獎。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彌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愧陟陟而無狀。趨觀非遠叙替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省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雅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下良辰。感戴乃懷。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愧。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輻輳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領袖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閭奧。擅文章之師宗。瀝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興。請陳逾格。惠全吳之美俗。聲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壹迎滿道願親旌幃。某忝主祇園。濫常師作。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極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

參遊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竊禪席。塵與華彌。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愧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壘。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論。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掃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鍾津風俗之蒸蒸日上。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

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尙欲以能仁氏之遺教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願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悵。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責其微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愧遠遯風儀。茲爲眷然。秘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調訥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繫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愧。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

首候使車遠還。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
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
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
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窓對雲而坐。道情清
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
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
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
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
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
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某山棲荒僻。不
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
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
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爲國朝自
重。虔祝諸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能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接江
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
履休美。某近自蘇學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
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
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聯想
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
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預。

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
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
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
情無任祈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
賞岩局。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尙緩
趨風。愧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啓。伏惟
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愧
畏。繼以佳什。見寵。桐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
可攀。綴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
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悚。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几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龍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龍鎮名藩。即日趨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連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戀。仁德懷懷。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伍來。候越旬日。春氣尙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饒不若智人彈鑿。況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擗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月伏蒙特降清雅素貴旅寄不任感
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
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
爲忝耳。公晦久別。所諡何老而益賢如是。喜
且非常。我但白首假塞不能自振。況暇於教
道也。視此得不愧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
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尙一無
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
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
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
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
果就先當相問。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
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

某再啓。和尙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宋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僑主禪
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
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
會。公晦和尙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
僧不至不聞共音。或因遺書乞爲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龜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答黃龍山南禪師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爲法欲有所激勵爾。且感且愧。某平生雖猥儒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爲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尙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爲法自重。僧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應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殿。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學。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備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宜。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殿。亦禪林之不幸。見遯虎溪之居。足仰風義盛重。但某滯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爲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觀間。千萬善愛。

答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衆耳目。

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誤。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答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切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咨露。不宜。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某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既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泰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肯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問。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宜。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老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愧。尙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鑑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賤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豈可言識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

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考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僥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采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愧以老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愧怍久滯來人。益增慊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爲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爲劇言。來論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在腹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幸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尙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宜。

津文集卷第十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上並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謬差繆。而學者寡。誠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煩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榮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味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鑑于祖圖。亦先所煩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焚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謬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

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教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此部傳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榮榮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論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闡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

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月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開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爲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論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親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爲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雖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爲學者大病。但愧困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共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

慈明傳臨際繼。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勤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大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閒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既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難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

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象郡勸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摳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勸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潛遠皆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雲峯存禪師。雲峯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泊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述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勸師長為之太息。故精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其魂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辯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嶠崕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辯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強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雖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峴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辯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辯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某歲日月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

絕者曰權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映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映發之謂也。日共山之谷。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園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徽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岡複嶺。嶺然沿溪涉澗。水聲冷冷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深。法雲庭宇瀟灑。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待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句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震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向之。故法雲勝概遠聞播。畫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概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棄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耀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

堂乃實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實月居心休美。寓辯以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觀生。之。不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淪。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繁。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向也。寶月廬共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幸其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青蓮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子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巖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庵事寡。日益

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跋扈其人也。取共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爲窮奧。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宵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向。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

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吻然喏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僻僻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靄靄如也。晚則餘水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洩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顏黧履幸其未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許其詩曰。公濟之詩膽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欵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願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歸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致。乃相善如此之懇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廢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之為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於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鳥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

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觀其所親索文為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夫。君子恥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爾。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象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繼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

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毫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陽。蓋乃潯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潯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潯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甚至耳。潯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潯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就文儒釋者。習以俗語以證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潯子所趨之至。潯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向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潯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邪。故潯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潯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

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潯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皆治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瑞菓。寶花瑞菓。南人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澤。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曦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潯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潯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潯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鼓乎高世之風。可重可愧。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用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

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親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說。遂與世浮沈。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唯是方寸。為爾之本。遠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熱水泚泚。今可漱可滌。熱山亭亭。今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歌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難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潯子因歌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賢豪之志。今脫略不羈。高厲遠邁。今俗豈易知。侗儻大節。今臨事不移。安實敗名。今君子恥為。天闕蒼蒼。今宮殿參差。王侯蘊志。今將發胸中之奇。秦海浩蕩。今隔樹依依。王侯之

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泰之匪。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藏社。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卽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誠與不誠。皆賢其爲人。然此未足爲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臨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爲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爲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爲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爲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關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易爲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卽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

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恨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觀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漢。邇離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沈。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路江南驛路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見。詰其門。會其出。歸。惻惻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晝夜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

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非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嚙呿蕞蕞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慙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弱鈍無一善以自發。其性。又不能驕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

亦東適會稽。越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
癡疾于京師。有至于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
輿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
焉。野夫伯仲皆悲感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
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
氏於潮陽爲最盛。歌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
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
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
天伯牛疾。孟軻軻軻苟況楊雄落莫於時。賈
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
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
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
聞之。孰不爲之感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
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療
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
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異
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
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
與之營勳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
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歌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
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遂逐與
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
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縉紳
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
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
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
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

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
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嗚呼矣。諸相與以
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
趨死而不顧教道者彼開師之風。宜何爲心哉。
吾偉乎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歌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
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望雲袖兮。趨遙征。台山
凌虛兮。氣象澄清。宜其實適兮。休顧浮名。彼
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
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
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得。
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
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爲佛塔非
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
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
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叔寶裴長言數造
其門。迭爲歌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
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
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
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舉舟欲行。杭人敬慕
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
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
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
相浸潤。又以匡廬覓其左。漸幸高拔其氣象
窅然深幽。使人既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
復歸焉。余幸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
紛於胸中。因師爲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

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
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禱乎世。此宜深探佛
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
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一

鍾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竊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
關轉赤山逾菱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
絕船石。過秦望蜻蜒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
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
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
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偕合湖橋。
過合湖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湖
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激崖石環怪
如刻削乍觀爽然也。自合湖橋南趨更曲水
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
映若無有窮。靈隱寺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
寺之講聚也。其山起嶺出睦溪於杭西南跨
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
林遂播常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
於駝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
而擁靈隱峯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
東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駝峴其乃諸說也

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者曰石筍。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地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滿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與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而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稽離乃諸訛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城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蟠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屏頗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闕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巔巖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維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露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

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關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躋于西塢。漾潄于洗耳。潭潄于渴渚東嶼。亦謂之激也。激澗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潄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爲塢谷音洛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其一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在廣。其三者在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毀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收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污。其人不少。事也。釣虞獵。以燕薌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坳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

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塢。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萬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稼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暨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獸。唯巢構之樹最爲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薌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露雲亭。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露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若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葛陟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瞭如也。

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睥睨。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欲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墜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尙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怪以爲天降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刑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思慮空然。冲冥渟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怪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怪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怪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附麗。要詩人歌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怪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爲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爲城中之墟境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視覽。而清河張拱威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威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爲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味。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味。故三藏之取論者論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

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概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始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概衆普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廡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溪。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寶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檐危亭竊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

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維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閭人偉之。謂是閭者乃吾閭樞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出有。而爲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瞻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湧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湧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夏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鄉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實慈氏之像。左者桓臯氏之鐘。又聘密石爲涌道與周禮通。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

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般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湧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爲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誠精通。於今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鏘。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鐘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泗爾神獎。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爲。

南軒銘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入而爲正爲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

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道遠。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戾。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至適。勿陋於軒。玆爲嘉賞。勿謂外物。玆爲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乃爲意耳。

南軒銘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絕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燦燦從後。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櫺也。感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南軒伊何假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爲贈。及遊四方。視其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題錢唐西湖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澹清澄。無時不好。山瞻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暍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於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傲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在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

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難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應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探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子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子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子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亂兮。權橋興行。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

業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媼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

夕夢其舍瀝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實。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發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道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專旨而法師皆得。智解嶄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文集。此皆略不書。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道之書名自意趣。與已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

年法華經摩訶一且有施氏胎驅馳來伏其座藥金光明經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迺已。雖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警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栴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誤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脂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爲考古法正之，濫鑿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奔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

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衆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共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翫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遇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翹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餽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尙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遷，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王之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概，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

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朽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爲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勸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爲程。宮保馬公旣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爲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于府舍。旣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揜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爲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遣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遷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爲僧伽像，疑而未果。法

師乃爲其推觀音應化遍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摩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法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薰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爲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尙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廣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爲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

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願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謝紹祖詩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曹耶。益說法以易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尙欲有所辭。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退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退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乎鷲峯。燦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還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詔公幾三十年。晚山

中與其游益親。詔公青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以微效還。而詔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願重達其先師之命。姑按詔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圃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碑記銘表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

并敘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

自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遍學衡湘鄱郢老禪領袖。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動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屢處爲閹。復其立處。即遍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平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席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焰而元略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張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曰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位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人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

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固。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陵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通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願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掙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勸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遠。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竊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遍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論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命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隨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

二。禪師治茲院自壯既老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涸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雖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愧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愧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讓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序

師法諱幼曼。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覃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頗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愛乃禱。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畢盡在我。吾獨當之。爾

費不必懼也。史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者

也。銘曰

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

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浪不墜。斷可見矣

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

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廡。巖

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

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

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

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

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

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

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

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

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

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

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

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

禪師延請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

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

律部。當是時詔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

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

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

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

會燕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

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

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詔

公。詔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

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

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

也。況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見

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

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園。故筆而表

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

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

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

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

始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

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

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

親。而鄉人敬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

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

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

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

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

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泰公之交

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

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勝矣。辭

曰

麟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曰

麟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曰

麟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曰

麟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曰

麟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曰

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
還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
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
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
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純誠
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紜兮。邪正相非。特
立獨行兮。不爾瞻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
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旌飄
飛。願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
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
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旌旆生
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
平叔。予今願師不足比也。臣自慨相知之晚。
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
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
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
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
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
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
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
信便必爾。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
切。念若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死從事。
可惜謫仙才。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
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
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倍語聲琅琅。坐人

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弱舌滅。當時然諾
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揜揚。乃云平叔不足比。
醒醒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尙相待。豈意游
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肩壽。天理如何不可
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澤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
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
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
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駁坐人。率皆伏其
高論。爲文學易醫辭。奇峭頗工。恥於奔競。造
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
親老歸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
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
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
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
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
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
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
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澤陽。
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
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
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
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
其氣兮。誕爲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
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齊化代并。公之壽
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仁義家
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臨江

浮天兮。緣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
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
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此云舍利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
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
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
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
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
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
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
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
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
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
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
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諳。皆專儒老而拒
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
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
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
道則愈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
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
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
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
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
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
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鑲益轉。若與人意
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
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口得之於吳越。

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鑠以小銅塔而緘之寶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祕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跡。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達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既滴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難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味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執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鳳凰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

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聲。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嶺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繁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沈。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與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觸觸讎倭輩而無所避忌。詞氣奮發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意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視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己。雖視如不視。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

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續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與。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咄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其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關。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

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誠淫樂不節。作烏鵲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仙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聲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圃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宮即墨之城。欲事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爲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聯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

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曄傳後

始范曄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曄爲相。號爲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曄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爲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曄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太尉傳後

段太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發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逆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憤萬夫。白刃交前而卒

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愛。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

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綠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羽鳥凝。秋戩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閭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乘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卽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歛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卽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獄。

驚其人已老。默默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同心。尙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卽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皆優婆塞。多引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卽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探流俗所尙。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焚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譽。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穆多爲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

爲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尙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卽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尙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汚隆焉。曷嘗爲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述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易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爲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宜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爲評亦云不可不評然各有旨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三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實於經以天下至當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視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處致爾迺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既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

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反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辭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或作蒙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卽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爲一貫誤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鳥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

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大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味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忠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

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謂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

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宋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虛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讓。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此一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

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卽爲之世家。老子卽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爲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爲尤。而不知梁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

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爲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爲。未可以奴視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聘。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其爲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誤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爲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爲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誤人之所以爲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爲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會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如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事。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

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今之爲治用儒也。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易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資冬之裘者曰。易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易不爲飲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適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義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誦誦徒以空言而相害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

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爲累淫累爲諸。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惡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遯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淨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狗斯弊斯恩愛斯煩惱斯以至死而不覺其爲大假大夢。不知其爲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視身無我奚著。視心無意奚貪。視有爲之事不足固何必狗。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同母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狗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爲然

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爲患者。假其介胃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己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尙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爲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僞覺之人反皆誦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爲將相。臨國大事尙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爲。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害。今世後世蓋常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爲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爲教。唯佛者大盛

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爲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晒韓子據何經傳。概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平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平世相去除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共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傳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道教。嗟夫韓子

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慕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關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爲夢爲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甘旨之勤爲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孰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爲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

之道斷天下之正爲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中

第二

始視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爲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誠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爲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眞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謂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

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尙。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善惡之者。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

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爲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爲善習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爲善爲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爲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勸其語遂以爲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爲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爲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爲

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微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爲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動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

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爲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爲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爲訓也。韓子苟謂人爲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爲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爲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爲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爲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爲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賜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爲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爲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無爲。其茫乎天運宵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護老子謂其道德而爲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爲公耶。韓子爲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爲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爲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之。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

第七

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爲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韓子爲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此謂麟爲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爲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爲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爲知聖人稱麟。非徒爲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爲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爲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麟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稱謂其權藉之淺遠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權藉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視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小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爲魯搜而致之豈感

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爲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爲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勦勦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爲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與者爲瑞亡者爲災。謂麟爲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爲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爲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當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爲政。不問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爲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

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於政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謂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於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龜而翔之。又不急爲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龜而翔之。又不急爲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爲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理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爲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爲純儒。而其所爲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己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限獲於貧賤不充調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囚人而遽來。徃徃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爲者也。況有沈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蓋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返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爲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據而不能

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爲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爲論。何忽自彰其失體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贊而前。天子則贊賢。諸侯則贊玉。卿則贊羔。大夫則贊雁。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爲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銜嚙。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嚙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然而執嘗以此而爲愧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倣其所爲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爲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尙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

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爲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尙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爲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議。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爲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爲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者以其時爲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者以其時爲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爲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爲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爲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爲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爲賢也。安得不劣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爲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

子也。愛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愛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爲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爲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舜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紊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爲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遼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爲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爲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

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嗚呼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己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爲。況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爲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貨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爲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弟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爲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俟乎後世之爲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歸之

欲營附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爲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尙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爲暴虐之主。而漢文爲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文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爲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僞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爲患殊甚。況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矣。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澤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爲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自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爲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爲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疆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爲耳。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疆鬬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尙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足。其人有知途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就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

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疆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誤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尙以不爭爲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太玄。乃以一生三爲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

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祕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爲位爲首爲贊。以鈐乎一歲。微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爲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爲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尙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爲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爲人也。韓子於此當排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爲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爲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

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邪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其禮物祀之。爲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難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爲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說可也。反從事而益爲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神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棄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棄。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

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遠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爲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棄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鍾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擢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欺。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擢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

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爲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適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顯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損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法韓子爲通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復許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視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爭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

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婉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規乎達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誠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蘭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己。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買堅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

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能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己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刪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論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床大顛顧謂三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

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議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間巷凡庸之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醜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

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遠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視此二說。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

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祿祿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政。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稽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視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審審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諫。元之初。諫官紛紛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爲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元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謂視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

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尙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元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僉免。然城諫爭法，經綏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尙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譏諷，輒引尙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嘆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就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諫諍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尙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

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教後世可也。更祖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子，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三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浪浪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似知佛之法真，奧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生死，則其人亦不生不惡死也。夫解外繆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爲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爲聖神爲大至人耶？卽當世自真可爲正人爲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者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爲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

理，視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爲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爲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爲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尙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維遂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蕡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誤。韓子爲文，此縱然如其鬼相賄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諱，何取諱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知或與其文乃資鬼而爲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爲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爲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靜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

其真。璞魯之鄉人也。評魯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床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魯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魯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爲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爲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爲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禍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

爲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嗚呼。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教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概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況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在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

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可測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爲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爲惡。烏得許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章。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爲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爲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況君之所爲未至爲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頤書。稱頤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頤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挈從之。商南嶺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爲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帝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而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

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爲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爲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向之志耳。非其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蹴其錫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

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羣臣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於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懷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爲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尙不自謂爲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爲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

子銳志欲爲之史耳。及視其外集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而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然以此爲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譎潮陽。與方士毛子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子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駿騮。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子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頗頗爲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爲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

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爲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爲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遷其言而望脫去選調。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愧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爲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觀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辟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爲。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平。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隣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實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鍾津文集卷第十六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謠美之曰。雪之甚能清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謔所謂。遂爲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雪之甚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闕。僧攻文什自占有。出拔須雪畫爲首。造化雖移神不遷。畫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修成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躍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謹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數。爲爾爲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沈寥。一庵嶺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青雲預問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

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苟。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漳表民祕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時周處之同來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留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盟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攜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莖。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詰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章雅空琢刻。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礱筆硯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捕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略。騏驎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廡爲身資。遂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閉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闊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嶺巔。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

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鐵基。余與盛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開闢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飽。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糧朝發。衆物榮茂有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況常夷狄侮中國。蹂踐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剋。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爲人性疎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祠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情。君莫輕稽阮。山林有清興。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貢文章。翱翔

異鷹鵠。俯然遊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颻。勁翮更超忽。隨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群。胡爲戀塵埃。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爲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冥。山林情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管然還自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頽齡。

五

窮品偶異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還我斧與鋤。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剪。使之藹自如。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勢德懷籟籟。吾哉此俚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履輕。時聞縹緲間。微颺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開筵羅玉粒。盤饌饒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傾。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

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悵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銀湓月爲波。萬頃卽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奇。初提草玄筆。頗爲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巇。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藏蕤。寄語曠懷士。未遑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柏。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紛紛出櫺闔。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旨。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爲黃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五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曠輪駐。才沈晚巖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超遙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且且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

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栢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臥時長謫。浩蕩天地間。孰問懷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喬。

七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日千峯頂。駐日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八

松柏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賢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九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爲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淥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裴護輩。胡爲附權勢。流游絳灌間。折節躡隨例。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閑士

厭見入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沈。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滿撫鷺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雁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櫺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桂枝花拆風飄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霏衣未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群賢宿山賦得卷雲當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崑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霖去。其如早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洲。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翺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臥。時來拂石床。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

落花來。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淅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渌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巖。夫去吠人語。花飛恣鳥衙。晴烟熏茂草。煦日靄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憐。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寄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寧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

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書。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湧潭山月禪師

問道安禪處。深蘿香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哺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關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覺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議。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彷彿聞疎鐘。愴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爲。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美爾歸深山。任他識小隱。黃鶴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事弄清軫。

還南屏山卽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卽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稱性應須到處閑。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靜。默客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顏。支形脫略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廬山眞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難迎曉報新聲。宿寒尙在龍蛇蟄。藏曆初傳日月迎。蒼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

牛山報太平

著書能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傲皎然。此生瀟灑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詠遍江山一萬篇。吾道陵遲事世訛。而今無計遏頽波。徇人玩法成流俗。但泣金書索爾何。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岳下局。莫謂此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寒食日雨中。漠漠行雲暗復陰。野花垂濕晚沈沈。游人莫怨天多雨。況在東臯春已深。

早起

天窓月過星疎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處勿雞啼。時有寒鴉來報曉。

對喜鵲

靜以時驚鵲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
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
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
有陰陽灑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
啼鳥去。豈期草菴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汚爾
清到底

鎮津文集卷第十七

鎮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鎮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今總編
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
焉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

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韞傳讀
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益發幽
興。乃爲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人冲晦

東山沙門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窓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

日新年近。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
詠。寧懷久客此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興。城郭
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
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
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
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
境人間渺。驅逐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
飯。大寒重換紙爲衣。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
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屣操
筇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
破。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語人世事。笑將
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調笑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日雪履
霜臨歲杪。攀蘿挽絮到雲端。初調浮世慚年
老。久對清規苦夜寒。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
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蟠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縱罕
過呼猿澗。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間禽影
集。雪晴岸畔路形分。楊雄約我須投宿。月裏
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調笑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攜君。相期石
屋宜投宿。獨憩山茨學臥雲。雪映窓櫺人已
靜。風吟燈影夜初分。自憐惠永多閑散。強接
清言愧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
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群生。自雲已鎖山間
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
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調笑

詩豪何遜宿靈局。品格高卑微曉評。未省窓
前無月到。唯驚席上有風生。却超年少遍高
隱。莊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
平叔擬虛聲

次韻奉和蟠

道安獨繼襄陽躅。詩好情窺晉書評。竹屋數
間經幾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
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
斜雨打窓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
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
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
黃糧在宿春

次韻和調笑

數百招提隱亂峯。蒼茫晝夜辨君鐘。春舍未
得黃鸝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
鎖。興來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
鴻來待賃春

次韻和謝惟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鬧。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裡逢。脫屣高談無限樂。爐煙寒擁日高春。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瀾汎。策杖相隨討溯源。

次韻和謝惟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携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謝惟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盞來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淨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窗晴似畫。莫論人世事如麻。況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謝惟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臥

看星斗隔窓紗

次韻和謝惟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雨夜靈峯臥竹床。平明履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鐘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怪詩相惱。今日僧行總姓湯。

次韻和謝惟

湖北夜依禪舍宿。峯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峯光。道標尙客何高趣。更飲吾曹相葉湯。

次韻和謝惟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君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鮑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謝惟

湖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鶯嶺。水寒沙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

事。閑伴幽人摘紫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君嘔我索歸忙。

次韻和謝惟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激澗一湖長。盤石誰堆補缺岸。老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叫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戀雨相關。籃輿寂寞愧彭澤。拄杖風流肖德山。寄語葛洪品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謝惟

共訪迢遙深塢寺。仍隨野老賣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今宿雲房休問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相携寂寞間。

次韻和謝惟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決決。竹叢歸鳥語關關。聊歸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願陪投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呈伯周禪老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機開霧。變態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勸駐禪扉宿。況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謝惟

不問猿崖鳥道深。携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

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通歲陰。欲住更逢青眼
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傳。未放
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謝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雨餘湖
壑流寒響。歲晏楓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
醉。風流多似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
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仲靈述作慚知己。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
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
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聞
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沈侯才倚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
生慚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強歸老格須張
膽。喜聽清言更洗心。廣唱荷能容累句。漫陪
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燈火青燐雲塢寺。清猿卧斷有餘音。松梅雪
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
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謝君秀句無新語。徒攬
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是二老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決決。夜靜
轉泠泠。暗脈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
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歲晏林間宿。初聞況夜暗。漱寒醒客夢。飛響

應山鳴。深湖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爲
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湖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脈生雲底。夜聲
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
急。冷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
裏雲堪臥。又憶人間歲杪微。夜落梅花應滿
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爲語王孫道。吾信
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和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
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
客。家人應笑雨霑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
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招携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
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峯積雪迷樵
徑。石磴新泉澣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
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疊嶂礙松枝。雨留宿
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
反。耳中猶帶白猿悲。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
君味謝客兒

次韻和謝

嚴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歲杪霜
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

散水結溪聲咽。又悲闌草野遊君莫笑。初平
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

與高宋肯綮清詩。拾轡重扶柳栗枝。松柏青
肥春雨洗。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
唱。鹿過前溪失隊悲。莫道還家甘寂默。陶潛
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山遊興發特尋君。展齒筇枝繞四隣。峯北看
雲忘世務。湖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
史。林下風流似晉人。何日批把苦笋熟。却遊
未減去年春

次韻奉和

君事逍遙入亂雲。與君躡屐遍溪隣。林間聽
鳥聞偏好。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
客。岩花不解久留人。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
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一篇鄙思枯涸

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詩篇留落野人窓。又得虞卿壁一雙。怪似蛟
龍出古水。清如日月浸秋江。屢吟何止夸山
澤。變雅終須繫國邦。爲報詩家驍將道。雪關
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和

幾夕論詩坐石窓。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
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
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壓
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霽空已漸收。望海閣
邊雲繚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
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微著書同護法。悠悠
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訓契

忽憶山中入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
賞皆高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雲雲供夜
臥。況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
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孫綽曾陪支道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
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
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
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訓

猿聲未落鳥聲愁。笳發花開湖水流。還對春
風驚節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
隱。賢守知名貴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怪。白君
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訓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似奔流。遠尋幽
壑行挖展。累到深雲臥枕丘。崖竹蕭疎晴影
亂。塢梅零落晚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
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契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聖盡
能非畢卓。詩仙皆欲接浮丘。此輩酒多隨其
篇章逸處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況有聲
名俱籍甚。並飛南北勳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辯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
暖人衣。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孤會
意。相顧向柴扉。

次韻奉和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
草堪衣。山塢雪應滾。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
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訓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霰
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日落稀。詩成寄吾
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隔水
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
採。佳句出岩扉。

寄東山禪師

高臥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湖水。欹枕
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
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訓

備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
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
寄。憐君此興勤。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魂。與來爛
漫投空老。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
何處覓。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
遙望青松懸雪猿。

次韻奉訓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凝火
冷萬家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
遠。詩傳蕭寺邇今存。春歸品壑多芳樹。漫欲
遙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
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
勇。清吟徹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却報
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訓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
來徒自笑。唱酬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
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
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
低垂。壓野。雨藏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
月。却嘆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臥江國。倚樓
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訓

林扉厭聽雨聲頻。爲惜春風只九旬。莫撲山
花將放杏。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
湖。每夜空來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

詩筆謾相親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

意輒次韻奉和至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

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非特

雲外馳心關水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深未

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履親

重次元韻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驚啼雨早經旬。娟娟野
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鶯嶺並遊勞夢
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鑒字形篇尾。迹未
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爲萬
里青雲士。來問雙峯白髮人。詩思雅驚含老
格。風神清爽惜芳辰。況聞傲令陶元亮。臘屐
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調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
雲遮俗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
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
名重若爲親

鍾津文集卷第十八

鍾津文集卷第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序

釋懷悟述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
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
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
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
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
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
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
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
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
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叙而祕藏之。及
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
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
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
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
除已入藏正宗教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
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
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存者。往往所委不
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也。
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
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
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祕之久矣。聞
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
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
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啓叙記辯

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
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
差誤。皆比較選練說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
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
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
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興
溪東監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
較之。文字亦甚疎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
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
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遷勤二師碑誌。行
道舍利述。匡山遷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
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教定
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總得三十有餘萬。
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
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
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
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
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
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
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
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繼于輔教編內。壇經贊
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
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
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
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
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
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
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安心之攀
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

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疎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爲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爲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調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爲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鍾律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閑爲第一。蓋其自得閑中之趣。故其所爲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存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也。孝論德在於志尙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携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燭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譏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熾

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爲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榮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携書西上獻之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蓮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燦太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細糴采。無心任吾適。天字一何遠。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默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同鑒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

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徇闕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迹。爲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携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爲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爲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爲。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尙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

汪洋浩渺。尤為博瞻。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束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遠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替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碩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弔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學佛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覺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敘得一致。不若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靈源溫觀其文。蓋美師。或近似之他種。不能為也。而中間叙其為文之所以。而不其流類。不免附為。其正之。仍舊錄于集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三十

石門釋惠洪作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

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佩強稱時賢。憑陵作語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譚然皇祐初。飛聲聞喧闐。田衣動成群。怒癭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修竹空滿軒。永懷儻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遠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持折脚鐺。結茅西湖邊。歲時還松楸。來此掃頽磚。

吊嵩禪師詩并

南海楞伽山守端述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焉。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祭若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惡。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藤東西交徵。最為密邇。禪師還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

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音不得不爾。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顯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中甫寧加諸。奮身若葡萄。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詵詵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挺填。唐書預之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惜彼述至言。曾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許惡肆其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微纒。唯師奮然作。威憤形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禽猶睡遺。冥鴻詎能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聘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茆靈峯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傲龍猛。護法掌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儒釋二相齊而化也。筆峯迴嶺畔。詞海瀾洞派。紛葩若輝散。宏麗尚典實。匠編補穹昊。効禹導溝洫。動或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懣為天下式。謂膏獵英雋。忽此遺發弋。小避三公位。高懸四依軾。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縛。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可匪諸藏。尋即遵所勅。略去飛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補髮。樹口掛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原筮無遺慮。金湯義

存存。涇渭情混略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

還憶。列戶翠可染。當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爲。

僧年白駒過。孰貴柔燭遊。鼓缶歎吳日。林遠

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

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略去。宴坐君無

何。遺囑見敦飾。大梅顯鼠聲。匪我相因福

師略去。終略去。不似大。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

明發驚峯下。閨維火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

光耀翠。燦若金出餅。璧如玉分功。式旌無妄

犯。奉法剛而惡。靈山衆咸觀。望林加渴略去。

奇冠前籍。景仰勸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

悃悃略去。共收鶴林骨。合葬鷲山肋略去。淵猿

徒自號。書魚盡誰蝕。僧泉半十料。工歌全九

謁略去。致我來吳楚。慕師自岐嶷。獲記楞伽

遊。誦味臨略去。師有遊香溪川略去。哲人既云

殂。至道亦將路。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烈。妙

峯高爲塔。梵天廣成國略去。萬物備蒸嘗。五雲

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湧。師其道與

名。勃然長鬚鬚。

命辨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奇動。而中間凡

引事。概讀過于迂辟。今略取其辭。而簡難過之

句。次成七十三韻。亦可

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龍舒天柱山修靜述

始余讀高禪師補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

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論夫當世名儒釋

子之不知教本者。傳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

所以施教教化之心。而不論於是非相戰之

地略去。若夫統之有宗而窮深及微。則尚

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

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

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

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

師歿後其真風勝軌不其章章絢爛於世。茲

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

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覬望餘光。

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

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

脫襁褓。居仁由孝。永雪其躬。律儀是傲。遠覽

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適丁祇

園。誇焰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

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

霑。公卿折節。唯嗟吾徒。反肆呾舌。遂賦歸

歎。安於覆孟。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

賢。所在成市。頌然誰傳。理固宜爾。太阿出

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曾不如錐。答焉云

逝。遺迹莫繼。凜乎真風。永鑄氣。嗟乎鯨

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氣填于膺。竟何能

爲。只益慚慚。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

靈源叟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

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

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禦外

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

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共人歟。妙達

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

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

於是著書聞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

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

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

比年法偵下衰。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

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

見聞思慮不脫俚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

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疎所聞而於所

慕其賢於濫廁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

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日起

瞻曠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

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爲道前事。且出

此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

若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

以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

談柄。無益乎己。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

發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

致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風

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縉紳先生。或未究

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爲夷狄

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

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

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

謂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

成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

耶。由於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

今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振綱張網舉領提裘。目分毛斂。見者皆明。義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于廓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諒縉紳先生之徒。奏之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牆岸法門。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授毫信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蹟深。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繼斯云。

鍾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縉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爲文者多。而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燹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爲可愛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疏仰謁群賢同道學者。觀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爲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驚嶺。以文章而黼黻聖諦。惟倚鍾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既遇。勝事當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爲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大師文集於雲間。既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數首座。啓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觀此勝因。不覺踴躍而書。此集湮沒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重刻鍾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洎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論。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

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稱號鍾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沒。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獻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題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鍾津文集卷第十九終。

辯偽錄序

元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遇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偽錄。奏對天顏。容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僞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眞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俊邪說。詔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道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馳真佳大弘聖

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僞者戒。試嘗攷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藏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跏趺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曇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押骨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視三界衆生。由如一子。棄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棄智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儵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叢囂黨援。假立冠褐。峻修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況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未流爾。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蘭蕙至於薰蕕。梅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梅檀之馨。

而慨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訓毀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斯辯偽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礙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辯偽錄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騰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髮。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巖。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

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論。混元隱月之秘。靈寶赤書之儀。煥若胸臆。明猶指掌。加以禪參於五派。傍闕於群書。既有雄才巨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伴安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狐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鑿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駁。爭鶩狀鴻鐘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輕水。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僞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輝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閭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和彌寡。深可愧焉。余文衡綺麗。學匪通圓。觀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勉爲斯引。輒以藤綆。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寶祖沙門。雪谿野老。貴吉祥述。

辯偽錄卷第一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賞錄撰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皇極而拯物。剪邪扶正。崇德辯惑。故堯誅四凶。而八紘道泰。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夫我佛者。功成義劫。爲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之土。絕相現相。頓化百億之方。猶皓月之流空。千江普應。若長風之噓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乘。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拔五濁之熱惱。撒四倒之樊籠。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魔軍於道樹。不下廟堂。擢外道於金河。折術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慈雲陰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界。群生無感。大聖歸真。聖哲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教網於西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德。陳那聘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於萬古。泊乎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於洛陽。道書成從火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志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扇慈風於寰寓。英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多能。折姜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傅奕於唐朝。騰盛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魔僞逼真。紫實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瞻克考明。所以鼠璞濫名。周人一共貴賤。鸛鳳殊狀。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

流。拒爲異端之說。巧言邪道。引爲同己之談。雖至道無損於毫釐。而僞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所以易墜。聖門所以難涉者也。我元之有天下也。慶叶金輪。禎符玉曆。掩六合而光宅。統萬國以提封。東盡蟠桃。西窮細柳。南移金鼎。北抵玉衡。自尊盧赫。晉以來秦漢隋唐之後。未有如今朝之盛者也。太祖太宗。頒明詔而匡護。元帝明帝。捨金寶而修崇。咸思付囑之心。共仰慈悲之訓。免其賦役。展其化風。今上皇帝。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四聖之雄基。纂百王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顧佛門。諷百千藏之金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覺苑。修建伽藍。政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陋。黜陟賢愚。明釋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言謫上。李志常矯飾媚時。率通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僞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龜集老子八十一化。古今不辯經史。匪通。攘竊佛書。收爲道教。採釋瑞而爲老瑞。換姓安名。改迦祥而作老祥。擅爲己德。僞中生僞。虛上架虛。張李聃出於空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之代。立傳圖像。行板流通。傳尹喜作佛。尊老聃爲釋迦之祖。伏犧授訓。高伯陽爲犧農之師。軒皇問道於廣成。認爲老子。文王師承於呂望。紐爲老君。周公屈膝於床前。老子教以孔子厥角於座下。問禮滅三教而獨顯。超千聖以居尊。孤高五運之前。作師百代之下。域中獨聖。更有誰何。巧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

圖也。意欲剪除百氏獨擅一宗。掩犧軒之聖功。滅釋孔之洪範。元惡大憝。世人不知。雖有窮之亂夏政。王莽之欺漢庭。未足過也。若非主上明聖。則鑒無惑。孰能察辯真偽。目識是非。由是特下明詔。揀定虛實。萬載凶裁一時而拔。爰有典教宗師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梵宇棟梁。心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懲其愚瞽。謫彼迷封。掃妖駭於長空。揭佛日而高朗。祥邁側聞斯論。不可惜言。嘉聖主之神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談。塞妄說之根源。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羞被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例餘。俾夫金鑰各色涇渭分流。玉液澆腸。使迷誕而蕩散。金鑄刮膜。令智眼以分明。爲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至元二年歲次旂蒙龍集星紀陽復之月。絕筆於萬壽蘭若。

妄立天尊僞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

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牒之記。金籙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觀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鉤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冥冥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蔽空而求響。僞中起僞。如趁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日起於伏羲甲子。唱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

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旛。獅子白鶴。嘯歌嘯嘯。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峽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鑲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騰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創立劫運年號僞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自然之氣。此虛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又號彌羅萬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

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五行}。其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又經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號赤明。同時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曆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立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土。但有劫發劫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燭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辯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號哉。況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立將古標古。亦何僞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湛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僞佛莊嚴。竊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清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

山卷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閭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僞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上禪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蓋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蜜不騷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始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阮樂天。十八曇誓天。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慶天。二元同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寶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

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蛇軀^伏牛首^{帝炎}之書。龍師^太鳳紀^少之典。談天^符論天^符之語。括地^地志^地輿^地圖^地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涓子列子莊周騶冠尹文。派爲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密言。自後道書互相鼓唱。密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闢。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之立四號。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爲欲界。形色超絕名爲色界。根識兩忘名爲無色界。越此而去名爲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與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辯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升天。靈寶幽微祇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沈。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

可歎息。簪頭藍弗是其驗歟

隨代爲帝王師僞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羲時。號簪華子。說元陽經教伏羲。叙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鑽木出火。陶冶爲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說莊敬經。教以鳥官爲理。分布九屬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赤精子。說微言。帝嚳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帝堯時號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一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真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號鬻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

辯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且暮過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尙爲且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避亂過闕。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躋於上階。名未聞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爲帝王師。諛說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執肯遷焉。橫誇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乎。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僞且僞焉。且伏羲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況書傳所紀古史所明。有古史考並世本並明造物之源燧人鑽火。伏羲畫卦。炎帝播耨。女媧造黃。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圖籍。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有武。武王作城郭。出尤作兵器。岐伯造醫。俞附脈經。伶倫制律。皋陶作算。容成作曆。大槩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作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篋。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此皆各有其王。群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爲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制造之事。如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作爲耜耨。以利天下。日中爲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竊他功業標爲己能。街名自高。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子者。案後漢應邵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

子。周時爲老聃。在越時爲范蠡。在齊爲騶子。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鉤引。稱老子爲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爲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返爲上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仁。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爲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爲師。而秦漢之下。至於今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嫖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哀公問子夏文氏春秋亦有見劉向新序老子出靈寶三洞僞第五

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

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爲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號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辯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教方闡。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僞書。制雜凡流。唯尙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三界而立三清。彷彿三。大而立三洞。虛勢紙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慈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子再現。群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誦時君。不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

據蕭溫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爲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覩。典籍不記書史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土而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埋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寇謙得志。偁其共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師之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之師名。爲法師。法卽是師名。爲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己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時。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時五運尙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己典。如琢美玉。擬作甌宰。雖受勛勞。智者見誚。遊化九天。僞第六。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尹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蔭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僑樂天兜率天須延天禪善天鬱單天。隨處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天宮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微靈芝珍果。

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卽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地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己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旣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旣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分。儻然絕奇。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宮。宮侍觀父疾。未逮形亡。過關乘薄牽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効牟尼。矜爲己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尙不達斯由。安能爲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句虛闊僞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爲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葢酒肉之常羶。爭魚臭之穢濁。喻乎卑

既死鼠便爲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請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斯言信乎

辯僞錄卷第一

辯僞錄卷第二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儉佛經教僞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華上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辯曰。夫麒麟闕而日月虧。鯨鯢死而羣星現。銅山崩而洛鏡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愧懼。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剗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華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眞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

薄。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爲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儉大聖之至詮。爲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替者誤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爲事懺耶。爲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懺悔二字由尙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令備知。既然一字不通。豈知儉佛妄談。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辯。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老君結氣成字僞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界。以火煉真文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僊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眞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辯曰。夫文字之肇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籍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

緣檢黃經六甲靈書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體破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眞氣而結。何謂老子傳來。掩竊他能街賣己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文。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荷。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扶桑而立號。南離黎革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離羅衛。北方全收鬱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闡五車了無一實。儉鐘掩耳。斯之謂歟。

周文王時爲柱下史僞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爲髮邑子。時帝紂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鸞之輪。風伯前驅。彭祖膠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爲守藏史。武王克商遷爲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

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爲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此破夜虹十二道入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王不用之。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達戾百家別張毛目。蓬心替唱瞠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好子相接。何乃妄爲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爲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屢徐甲而爲御。乘薄牽之車。今則乘飛輪。風伯前驅。彭祖影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此時已歿。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籙而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豈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援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前云。老君爲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君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爲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拾紳。拾薪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謬哉。

發邑之號。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裁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歟。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之名。不親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飽臭熏人。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竭人勞。終感痼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城一志。望享千年。而違患彌留。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爲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爲第十

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云。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闕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華。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迢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籙儀。太章太洞真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壺符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于三百年。號

無上老子。一號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歲。號九靈老子。第十四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華。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厲鄉晝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爲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歲生而皓首曰老子。生李樹下。指李爲姓。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沙吳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額頤以之應瑞。赤龍騰。言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華。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爲異事。李耳若有微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焚。劉向新文。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耿恭拜井而水出。後漢書中。苟有奇相。書爲美談。老君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爲神奇。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

而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偽說百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羲之後。尋虛撫僞。誑惑後人。前說五歲疑真。二十入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厲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聃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諛云周行九步。探他釋瑞而為老奇。將此黨猶亂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谷地里之所匪詳。王儉百

家太尉王儉弟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

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

始見老聃。胡會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時。周未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三號

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禍。合

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就憑。案煥煌實錄云。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閑豫庭。與群臣

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綬對曰。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卑。癡跛

下賤胎則無耳。一日不明孤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

精敷。野合懷胎。八十八年而生。老子生而皓首。故號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儉竊

他龍欲張老聖。家有繁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為

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人為師。令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遍滿虛空。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王君老弟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真。為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

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

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

而獨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

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擢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

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己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

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

李耳重整頓陀再現。援前著後詭誑庸愚。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

鹿柴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額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倖不經欺賢調聖。鯢化為黿蓋

緣自變。蛇蛻為龜非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

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味自心靈瞶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惡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來之號。既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還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人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却入羣塵。雜污我聖人欺慢我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斯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茅屋之茅簷。汝欣

買奕之榮。我恥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

老子化胡。胡人不愛。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不能加答。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

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度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仍在

冒名僭聖偽第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南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

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

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為

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子為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街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禹功嘉有勳而弗競。孔稱孟反。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推佛為西方大聖人之語也。蓋佛與耶穌對太家之表。聖家則作說法論皆引此又佛西方聖人也。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為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借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起於軒轅。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指老子而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證十身。流光遍於剎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為王中之法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修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云。其

土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登乾。金改為開。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空懷憐。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驪驕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云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衡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申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方。老子為聖人哉。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聖於師襄。問樂於襄弘。問官於鄭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

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術。豈有一事便為師哉。蓋當時老子為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為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沾名街世求為人師。君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篇第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老君曰。善。乃為解道德之要曰。道者為泥丸。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者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為屎。此依張陵說。道陵如此說也。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喜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膏。飛雲翳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童玉女。我為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凝和善沈浮。汝共珍敬必來游。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圓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兩寸唇
長二尺 厚薄均 腹三齊 坐垂溫
陰在上 陽下奔 首尾武 中間文

始七十 終三旬 內二百 善調勻

陰火白 黃芽鉛 兩湊聚 輔翼人

子處宮 得安存 去來游 不出門

辯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爲。恬憺內持謙卑

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

爲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門。虛設

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爲至道。守兩腎爲重

玄。鄙穢龜浮誑誑閭里。王喬美門之輩非好

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

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暗

啞唐武服丹而早亡。誤他多少賢良。不守樂

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

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勝淺術。或有扶鸞而

亂書。祇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詭人除凶。

或有拘環堵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情言語

而不行。此謂癡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

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

有運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

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爲道。父子聚塵。或

有養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嘯

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爲金莖只圖強勁。呼女

竅爲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爲真人。呼交

構爲龍虎。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

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

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田者玉門

也。唯以禁忌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尿

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

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

六時常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

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

亦不得嫌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

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日兩鼻上下相當。

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

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

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

等昇太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蠅蝶以

爲真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唯行合氣鄙薄

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巨

得。以斯滅罪罪不可亡。以斯消災災不可退。

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出。何

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

嗚呼。棄靈珠而拾礫幹。夏鼎而美甌自誤誤

他。死沈苦海。哀哉哀哉

儉佛神化僞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

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

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

百千萬丈。又至闍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

燒。錢不能煮。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劍

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聲如霹靂。人馬驚仆。

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

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

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

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于閼。於

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

六。頂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

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

遍照摩沙國土。卽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

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華玉

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和香。奏鈞

天樂。又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

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昇天去。老君又

於葱嶺降大毒龍。遍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

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

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

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

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

學士議證其事跡

辯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

合一百卷成西域志。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

幢或柱或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初張

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國使往

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

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北

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王

唯是和尙。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

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

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王玄策傳中又湛然

居士居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又國。越天

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卽

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

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詣

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僞出。

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叙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義。九譯而來。老君爲柱史之時。周道不興。諸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僭。州土日促。李耳既有神聖。即合拯頹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各位不相逾僭。何乃九州遠棄一身西遁。若能自己家鄉顯大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謹慶。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蔑無奇異。雇人駕車西過函谷。身死扶風。今有扶風。僞云。西去幾踐羌胡。即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驗。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像佛勝能巧說附會。佛之神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不書。以此驗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由。世尊上切利天爲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太微。世尊成佛不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做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揮劍戟。世尊向拘尸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擲大山。世尊說大集經並集諸王。老君亦會八千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兼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力。須彌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世尊留下神鉢以福群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財故。老子乃行九步。安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老君七十

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真應二身顯其權實。老君亦說真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身報身。化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說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讚偈唱之文。鐘鼓雲板之飾。祭靈送死懺悔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金依華嚴十地品十不著法。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起。金鑰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混沌鑿竅耳目具矣。真神喪焉。築道德之真文。收僞說之澆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李老。愈見後增。又南渠山及崑崙城本佛聖跡。望合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案西域記云。于闐國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南金改室稜伽山中有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爲諸人天略說法要。巖有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定以待慈氏。此則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三百餘里。有崑崙城中有彫檀立佛之像。高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疾病禱之即愈。此像本是優填王造。佛滅之後凌虛而來以福此土。釋迦法盡像入龍宮。評曰。據此記說文甚昭然。佛之聖蹤欲爲老跡。汝雖巧會且宜三思。駟不及舌請君隱臆。八學士議雖號唐人。唐書列傳一無名姓。況復所議不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設欲廣辯枉廢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叙。雖

有員半千名傳。無化胡經。議詳此謬經。古今排擯。唐中宗禁之於前代。見劉勰。今世宗斷之於後朝。破化胡狀。若實真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斯跡。使老子獲僧聖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愆。王浮已在地獄。史志經又投圓戶老子本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垂歸根之本心轉流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之頑囂。似藥酒之眩眩。今之辯析要破狂心。返正道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語。識化胡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道士誇術之弊。皆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然。覆車及之爾。

論曰。太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滄隆。邪正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爲僧前後三代。初漢明帝夜夢金人飛來殿庭項有日光。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入洛。既圖於顯節陵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矜能欲騁薄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愈精。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爲僧。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士無知縱其私憤。聘瑩光之耀。掩龍燭之輝。文宣試之一無可驗。聖上匪施於寸刃。修靜納歎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爲釋。我聖朝蒙古皇帝。深仁容舉體道多能。英謀扇於八紘。威稜擅於萬國。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之龜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掃除。欽惟今上皇帝。京太易太初之質。資天皇天帝之靈。道契百王。播淳風而育德。智周萬物。弘至治以濟時。若末尼珠豈受纖塵之污。

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此出舊唐書北齊光祿大夫顏之推出云。有家佛家三世之信。而可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唐祕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庭誥。唐李思慎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智者知之。後周王褒庭誥章在梁弘明十異又在清涼華嚴大教中今上皇帝宵有言曰。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爲三聖。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性命。唯說現世。止可稱爲賢人。暗持班固九等人表老子列在賢人之譜及晉孫盛有老子非大賢論文在廣弘明集也佛之垂範。窮盡死生善惡之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聖無方。此真大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隱字義山三教贊曰。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龍。吾不知聘師。仲尼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仲尼師老尼師佛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以此求宗闡萬自辯。且夫共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對吳主事其理難惑。思慎之文海截。李思慎撰道十異文虞世南之著論。嶽時淵淳。帝王通紀顏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以去聖時遠。魔僞亂真。苟非其人。道不虛設。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持。萬機之餘。留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藏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尙毘尼。窮性相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辯。天眼難瞞。卷氣設於九霄。布慈雲於

二儀始判 三才肇分 樹君建國

五運相襲

金朝政衰
玄天繼跡
太祖撥亂

世宗建隆
篤生我后
紹美前蹤

納疑南宋
聽獻西荒
梯山航海

萬國朝王
天縱神聰
生知妙道

建寺龍庭
甬徑雙島
直上青巒

鳥展形聖
玄發真目
近亡金管

取引老聖 臥彼魚目 掩此金鏡

聖明懸鑑
特出狂談
一言逐北

萬古司南
佛日高懸
法雲廣布

九有回光
四生蒙福

保龍圖而鞏固
慶鳳曆以彌新

統金輪而永耀
調玉燭而長存

耶爲名於百族
煥大寶於蒼旻

香里茂於花里
空里則於花里

播皇威於戎夏
等眞臣於乾坤

躋黎元於壽域
享邦國之來賓

敦王道之坦坦
宜子孫之仁仁

聖皇延於萬載
懿后樂於千春

四三皇而六五帝 曾何唐漢之足云

記

雪見道人幾道士云。出言畏歲狂妄下。

昔見唐人讀此云。出言狡狴。語妄不歸。

人奉者不仁不孝 家生梟獍之兒 無禮

世出豺狼之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

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汝等受辱。

辱。尊稱掌教披秉藍袍。日無素餐月有

紛白黛黑。爾且歎呼。臻首戴冠。終背私解。

結し、合し、治し、事し、動し、止し、行し、止し、

購他上分之饌。受他盤折之恭。味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爲不然。今此觀之未爲過也。老子生於厲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本墳隴棄而不修。恣荆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踐。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簋。獻歲秋成。弗祝女冠之祀祀。行人爲之隕涕。見者爲之哀矜。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風。使老子重玄之妙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中五十餘化儉佛效顰。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授尹喜道德真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爲立功。不以清淨爲心。專以交遊爲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殄。祥邁仰荷宸恩忝充釋子。剎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於桑榆。無求辯於邪正。憤志常之姦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過占之寺宇。光輝釋範匡弼真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北齊大統與道士爭論道士落髮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不同。審薰蕕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是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懸殊。亦珠璣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睨目察實虛。偃彼濁風則慧慧日。祥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拔妄說之根株。折志經之誑辯。本願未墜瓦解冰消豈唯千載之楷模。亦顯一時之奇事。靡敢簞於龍藏。亦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冀英能而知賞撫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闕

之歲孟春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灑掃比丘祥邁記

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檢取

化胡經王晉撰 猶龍傳 太上寶錄宋謝守撰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齊人張融撰 十異九迷論唐李真撰 欽道明證論唐李真撰

真辯偽論吳錫 十小論吳錫 欽道明證論唐李真撰

假託他姓 輔正除邪論吳錫 辟邪歸正議杜乾

邪論梁 辯仙論梁 三光列記 謗道釋經梁 辯仙論梁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宋杜光庭撰 道先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寶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圖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高上老子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寶錄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應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尙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應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著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菴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

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潤僧錄眞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迴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眞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誣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眞。偽造符呪妄言佩之。今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

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宜諷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生每的上頭十七箇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院。并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同與也麼。道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揀甚麼。上頭寫著底文字有。呵靈都毀壞了者。麼道來。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著有老君孔夫子的相貌。左右兩邊塑著有來。如今先生每把已前體例。撤了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者存麼道。這般說有依著已前三教體例裏做者。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改正了者。麼道斷了來。如今少林長老爲頭兒。和尚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會回與了的。却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會燒了有。三教也不依著

已前體例裏做有。麼道這言語是實那是虛。真箇這的每言語一般呵一般斷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著。已前斷了的內不曾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不曾毀壞了的有。呵毀壞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體例裏做者。俺每的這聖旨這宣諭了。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同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打笑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聖旨俺每底雞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福祿壽薛禪皇帝。潛龍時令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蒙古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斷定隨路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蒙古皇帝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只依先前的聖旨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七處地面。教分付與少林長老去也。准此

至元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行

辯僞錄卷第二

辯僞錄卷第三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化。夫子之言仁義者。軌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已見。自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吝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誑說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真爲妙門。棄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機術。王宮風以顛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慧爲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迴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於街市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足之說。古來矯妄且略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宇所有田地。水澆上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凡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

俺皇家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凡是僧人去住在休遮當者。有歹人每倚著氣力搔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後代明君咸遵此式。而摩辯通真妄生高下。咸言丘公開三教之基爲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臧否。初全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棄家事浮沈酒間。謔浪無節猖狂妄行。嘲弄獨笑。時人以爲病狂。遂日王害風焉。後遇甄裘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愈甚。狡獪難測。於縣東掘墓止之。以活死人目之。居之二年。移於劉樊菴。大衆不聚於三人。菴不構於二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操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而修之。故號全真。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凡七人。全真之教乃大行焉。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貞白之於梁。寇輔真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之於宋。叙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其徒又發杜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爲王害風之舍利焉。金朝世宗崇寧間。其徒楊何書就海州竟絕世之共聞非妄言也。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號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本無道術。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鑼幸於太祖。

首信辭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戊寅中應召北行。丘公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待迴。使中書湛然溫詔召之。丘公遂行。初上西征大石林牙。及可弗又國。盡有其地。唯算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邪木思干。遠之河府也。聞上西討即南走入鐵門。遁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上率衆襲之。駐蹕大雪山南。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遂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以言實賜以馬乳。時迴經山賊亂於密邇。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八月後句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探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既而東迴表求牌符。自出師號私給觀額。自填聖旨謾味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體例之事。悉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千謬。回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

獎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陽從數十縣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文過飾非。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鸞絕手悉打洞中改觀居之。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爲道院立碑樹號。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灤州下縣數座佛殿道士拆訖并毀佛像。檀州秦谷山靈巖寺。昔是郭衍吹律之處。堂殿廊廡悉皆完足。全真賈志卒。王志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湖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觀。檀州木林寺正殿縣壁。壬子年全真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號爲天寶萬壽宮。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張樹林擒園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如此等例略有數百。雖莊蹻狼戾於南荆。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剿劫未爲過也。不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爲務。後毒痢發作臥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清然。即日登葆光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尙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爲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日變爲秋。和

離帶屎亡園。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
大道四祖。即丁亥年七月初九日也。後道士志

常字浩然。號真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敏
道士之財。買王臣之意。嫌薄巧飾。趨媚時流。
虛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實。鼻鳴正道虎
視釋家。挾邪作威。侵佔佛寺。襲丘公之僞跡。
扇殘賊之餘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
撤。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
得忘仁。窺求無度。他處遠近。惡人未遇。且叙
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佔田園。磨毀
碑幢。損滅佛像。略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
關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遣本
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
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
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丈庫舍五十
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
女冠改作修真觀。永占住持。京憫忠寺東塔。
院大道信姑占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
薛道錄改爲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
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住坐。京資聖寺
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
百十餘間。全真輩志。明改作葆真觀。占住
持。京顯花門外金橋寺正殿。釋迦淨金成就。
全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其址。安先生丘
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真鬚頭張
先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
正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
拆打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說天齊
仁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靈場

煉丹經。今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
妙峯院。全真蔡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
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
前後正殿廚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
改塑老君。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
寺。全真劉知觀把釋迦太子寶與他人。火燬
石碑。藏了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
平蕩墳林。改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
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五十餘尺。全真賈先
生夜間折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
爲齊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
音菩薩。坐高三尺。有雜禪任志堅。夜中打
碎共十一塊。并占訖寺院。改爲永寧觀住坐。
廣因寺常住位舊堂咸備。全真梁先生改作
十方觀住坐。平谷縣屏西寺正殿聖容。全真
王知觀打壞聖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
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
水碾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聖像。却塑老君。
并獨波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
州年豐龍泉寺。麻地栗園并餘白地。盡被馬
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真
羊皮李占仰。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化縣臺
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
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
中廳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
拆了。蓋作開陽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
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
拆訖。塔上鐵竿亦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
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強行蓋了。

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瞭喇山下院
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事可
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關西平
陽太原武朔雲中白霧遼東肥水等路。打拆
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餘
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
木蜜煎茶黃馳驛馬正每歲上下要君取茶。
不以謙退爲心。專以街名爲務。壬辰中合罕
皇帝。吊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
整。而志常奸心。狙妬欲欺。佛家蔑視朝廷。敢
爲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
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今狐羆首集。僞說
史志經。又廣邪文。栽麥不分古今。匡辯。採
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
龜。糅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黃鼓
二篇之風。乃舉李耳在虛無之前。屈迦文降
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闢多端。欲高釋氏之
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乃
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
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像佛經。世界初成。風輪
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
事。一一難陳。祇欲混濁流濫。彼清濟。金鑑
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瞠他正
眼。昧自心靈。天遏佛門。溝壑正道。傲慢典憲
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遠地發揚
欲妨自害。不遇明聖。眞假孰分。佛法中興。待
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蒙哥皇帝。克
岐克疑。曰聖曰明。布政節嚴。聽達神武。修祖
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舊章。不忘外

護。初歸國寶先贊佛門。凡是僧人並無銜賦。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計鈔二修福佛門。又令勝菴主發黃金五百兩白金萬兩於吳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番朝廷。則除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齋其本遍散朝廷近臣。士魯及乞台普華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臨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誦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訴其僞妄。大王披圖驗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天子未詳真僞。傳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刺刺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會而已。推以不知。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作。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據此說謾昧主上乎。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弟子實不知也。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臣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而去流沙忍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羌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

燒而不能却。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拱默無言而赧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遠違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特方因復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土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酬答。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僞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仲說。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順曰。指爲畜類。塊然無對。帝謂群臣曰。道士理短不敢酬答也。少林翌日。復上表云。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王庭野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發乎其中矣。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釋迦大覺以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衛聖后。夢感白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觀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體。八十

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同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數。孕八十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危反脣顴鼻。轉尖勝闊聃耳鬚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秘于心。以三寶之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卽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燹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漫漫四方不可

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偽與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干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影入藏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庚申歲。真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一年。至二十一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四方乘足。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應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指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爲文王守藏吏。至成康爲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鬚髮爲僧。誓而歸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噫嘻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之己卯。相去五百有七年。何尹喜之爲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旨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爲殷陽甲真妙玉女所生者。然則真妙者凡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爲吏耶。若凡則何族耶。況老氏之聖也。有萬種禪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爲吏耶。何拾明趣味如此。可不愧歟。況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爲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棄於荆棘之間而不祀。此皆其人眉目者之所不爲也。其莊列氏亦伯陽

之命世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關尹喜一言之善又嘗拾之。又喜仲尼答西方有大聖人。以爲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略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聚安敢輒欺之。況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效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喬松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柏之大本也。既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同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於戲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顧正三教之典謨訓詁保合太和。爲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即乙卯年八月也。帝既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

聖像。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聖。在老君下面坐有。共李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說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是和尙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要罪過者。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兒裏行此聖旨。那摩大師緣此聖旨。見奉福寺先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玉泉山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即要陪償。少林長老先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歐擊罵之。頭面流血全無愧恥。明年遣使胡觀孫下來。依著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福寺。家初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觀虎那演。抄數已後不許改正。雖如是奏上未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說。便許傳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

了。復推界綽。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亭長老。統攝溫菴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主。塔必小大師蘇摩室利。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友並上合刺。鶴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辯論。以七月十六日。觀帝於鶴林城之南背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辯明真偽。而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虛恐墮負。乃使權教張志敬字義卿。魏仲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狙僧遠近覓不面會。覘聞諸師退朝即復趨程。天子阿里不哥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話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魂驚。又感雷震。因而殞焉。故當時之人。為詩詠云。植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真常。三千王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候月堂。服氣變為休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年來滿。霹靂掀簷罪玉皇。聞者以為實言。即戊午年六月日也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殷。僧道對辯之事。且令阿里不哥大王替行問當所有事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丘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既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為棲

雲觀院。內古佛舍利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臺。悉皆拆壞。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今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朝觀蒙哥皇帝具陳其事。聖旨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却為僧院。即戊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並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壑。後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哥大王見而悲感。即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錄。鳴鑼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真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觀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惡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付損著真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詔朝廷為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盛靈。子柱杖埋於玉泉。而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葬。但顯空棺妄待傳播。效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彌露。因賽典亦使人貢傘具陳其事。蕃漢聞之。哂其姦佞。皇弟大王聞斯矯詐。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為投簡福

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可輕赦。乃遣驛使何台必闡赤及阿斯蘭下來發掘。果挖出空棺。鞫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偽妄天下共知。而道士刻圖出神上昇。而天長觀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罅裂。琉璃巨閣忽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偽說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東閣內塑其像。金漆綵繪巧妙丹青却為釋有。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詞言得生天。達失變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街。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適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上淹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却令僧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并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體例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

集對辯辭窮自屈。乃訟國家強抑折伏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東藩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真人爲頭衆。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亭長老。平灤路開覺遠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賈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真人龔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古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辯僞錄卷第三

辯僞錄卷第四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古皇帝面前。共少林辯

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身離鵲列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辯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君說也。釋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曰。儒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像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偷了。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

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將來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驢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設箇什麼。拔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爲源本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兒地而史記文字說化胡事。問儒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怎樣說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明知儒每之言。並是虛謔之說。道士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

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問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偏偏開。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而被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古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死妄引莊子秦佚弔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人口。偏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爾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答。時適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并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泊燕京奉福寺長春宮所占虛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

經及有雕底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剷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難恃力。却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多護焉。今上皇帝乃降聖旨曰。依著蒙古皇帝斷來聖旨。先將少林長老告稱。李真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說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辯偽論。辯正訪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倚付將來。俺每抱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說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說。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個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說。文書轉刻到碑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省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取說說。偽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觀有底偽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憫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謙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道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倚。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

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衰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真真集道藏。充函溢几。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說說導引之術。延年却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據己所懷悻悻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真。攘竊佛經。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會無憑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用替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既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淳情存去偽。乖事并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當名符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偽書。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蠶尾。述妖妄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先賢之典。謾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並皆焚毀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棄墜柯摧雲收霧卷。狀洪鑪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燦輕水。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

法雲所以大布。蒙皇家關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耗。正當今日既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成得箇甚麼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藉。吹却當年道教灰。已未年九月初七日。於中都懷恩寺前築臺。集在城隍廟前。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教經書。并刊印板書。除毀其邪。今築上臺用記其處。其天下占丁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性不勝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爾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使察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荊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斯言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漠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其調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終馴焉之難追。恣恣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僞妄歷代恒興。略叙二三以彰奸閥。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鶴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縉鶴山頂誑誘瘠民。奉其道

者出米五斗。時號米賊。後爲人蛇所吞。身葬蟬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號天師。佞惑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籙。旗幟尙書以合道家之色顯親長壽。而太武身感痼疾。寇謙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脩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錄救世禳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金帛遍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燬却眉毛。唐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術窮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號爲天師。既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靈壽自引萬民歡慶。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號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煨燻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蠶狐之爲祥。猶蛇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汚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頑將不懼朝章無上善。

若水之能有下愚蠶蠶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古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逃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利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徹以爲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既號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冀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惡矣。尙未敢改寺爲觀毀

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崇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宋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藏。大遼竹園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開謬之風無日而息矣。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寔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雖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宜聖之廟。撤釋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其門。不分臧否一概收之。此所謂聚遺逃之淵藪。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與物競。輒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謬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上於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迨至六盤山。今卷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上道回秦川。見三

教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生死之津。其佛同坐於理不逮。況乃偕尊。愈爲不可。明年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聖者辟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並與還革。於河中央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集錄者曰。古稱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百千萬億。梵王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駭角折膽。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季斯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微旨。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斷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鎮群兇。衛道安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教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明君外護。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遠。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廣供梵侶。齊文惠專遷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

典。德宗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微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大元啓祚瞻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竑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屋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利造像鎔金。捨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體。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久行。昔公孫龍占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常。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闕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慝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真之誑。竊佛聖教妄作僞書。恣其猖狂不思顧厥親法華教即云在蓮華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

此際不聞。藏天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
山掣斗之祕術。莫顯微微。笑倒閭巷之庸夫。
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出醜千載難磨。雖巧
言之如簧。終貽顏之厚矣。故得聖上回聽朝
臣改觀。佛日於是再縣。法雲由茲廣被。廓
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
正路。歡呼帝苑舞蹈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
暢矣。嗚呼太虛淨而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
興。異學亂真自古而有。非汝評論那顯我宗。

嗟聖運之澆季
嘉吾皇之聰睿
晒全真之爲僞
曾一言之未整
喬山壓於春卵
蕩魔雲於八表
至道儻而復闡
美斯文之未喪
慨正道之牛蒿
明鑑察於秋毫
欲榮犬而吠堯
咸脫鱗而去袍
洪鑪煉於羽毛
歟佛日於九臯
眞乘軸而再膏
播盛德於旌毛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錄。并道士李紫榮等
中在述餘者。一十七名。
先是童謠有云。十
七換頭亦是誇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詞窮理盡拋冠冕
暮禮佛名慚接和
泊乎論議盡成虛
負墮頭傾刺髮鬚
晨參僧衆謾長嘯

自從漢代燒經後 恥道爲僧兩遍輪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爲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帽纔拋却 三事衣孟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辯偽錄卷第四

辯偽錄卷第五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閔復李濤王
磐等奉勅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
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
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書其事于後。巨磐等
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
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
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鑲板本傳四方。其言淺
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屬實大
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
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
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
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
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

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
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
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
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
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
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
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
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
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
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
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
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
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
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
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
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
又不載。其爲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尙書姚樞
者焚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
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
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
志泉所居吉祥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
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微理。長春道流謀害
僧錄廣淵。聚徒持提毆擊僧衆。自焚廩舍。
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
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
王志真欺伏。詔遣樞密副使李維及諸大臣
覆按。無異辭。志泉志真就誅。削削流竄者凡
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會

有道家僞經尙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
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
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
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
是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祕書
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
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
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正一天師張宗
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
暨諸道流。考證真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
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
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
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
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己有。假
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
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又所載
符呪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之嗣蕃息仇
讐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
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
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
語。其僞妄駁難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
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
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
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
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
使李維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
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
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
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

庶幾深中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懷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傳遵行之。巨磬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沖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寔盛。襲訛成僞。誇誕自出。清淨一變而爲汚穢。無爲一變而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僥倖。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衍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仙卿。輿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置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二人。以姦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究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妻子自內作愆。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米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

歸極乎無礙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沈淪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獨弊崇真。故神光破沈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媚忌。雖積毀銷骨衆熙熙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墨勸淫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不火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真有僞。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注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眞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概諸聖不可有加矣。予以鑿。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綿儲君之福鼎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述也。臣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近據長春宮先生王志眞等。告奉福寺淵僧錄使。令小和尚馬戒。顯

放火燒訖本宮介庫房舍。及盛放米糧三千九百餘石。并油麵鹽粉。公事歸問得當。始元係是甘提點教道馬戒。顯交指著淵僧錄使。令放火王志眞使令憑道童將馬戒。顯作放火賊人捉拿。及詐作知宮名字憑道童教唆。語言告狀人。又問得元告糧食不曾燒訖。却指此爲名。於諸人處。要訖施利錢物。取其各各招伏。六月二十二日有李羅副樞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耿參政脫因脫里。阿里尙書等官員。欽奉聖旨節該。先生與和尚爭奪的觀院其間聚著五百箇來。先生把著棍棒打和尚。每來他每教法裏不行胡做。呵那裏有那般體例。前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菴頭聚著人。衆生歹心來。如今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這先生每明白招來了。上頭爲頭兒底。殺了兩箇也。別箇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別箇的打了。也其餘的交做了軍。也這般斷了也欽此除。今將斷訖人數開具下項。及將提點甘志泉首級。於本宮門首竿子上常川懸掛合行。立石曉諭者。正典刑二名。教令虛指淵僧錄放火犯人提點甘志泉。虛拿馬戒顯放火賊人知宮王志眞。割耳朵鼻子一名。添寫狀情節人提點蔡志祥。流於邊遠六名。聚衆行兇人殷鶴童。陳道廣。上都先告狀人王志玉。陳志用。寫狀檢人蘭德義。虛報燒訖糧食人李德禎。斷放三人。使令王志眞告狀人提點蔡志希。同告狀人副宮周道旌。賈志柔。右示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
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恩畢。拈
香云。佛心天子慈衆生。惡墮三塗邪見坑。箇
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
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酬恩。此香
端爲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
萬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
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
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辯妍媸。大元天子續
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書
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
葉題名。誘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
言哉。無端狂談實難遍舉。始自張陵杜撰不
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詐道從空
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
夫。設五運神符而壓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
先徒搜要妙。陶弘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
巧儉。劫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
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
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奕斌不堪齒錄。
張生集雅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
利己。林靈素機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
分。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必招三世之殃。
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
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
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
關邪歸正去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
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

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人者只
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
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柱教人口不安寧。其
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
急著眼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
吉祥長老奉 勅下火
虛鍾受扣集

如意答石介怪記

元如意長老奉 詔撰

宋石介字守道。作怪說誣謗佛老昧他耳目。
通人不惑但誑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
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
髮鬘左衽。不土不農。爲夷者半。中國可怪
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體樂之所施。五常之
所被。而汙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
真可怪也。又云。人君見一日蝕。一星殞。風雨
不時。草木不植。則爲天地之怪也。彼其滅君
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
移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
知爲怪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鳥鳴。野
鶴噪草雉入。人以爲怪。而離父子習夷鬼千
有餘年。反不爲怪乎。余答之曰。夫好同惡
異人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辯像服之異。
是知石而不知玉爾。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
根器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
乘。或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
果。緣會而生。爲滯有而演真空。諸法無性。

應病設藥。故有多方究竟歸宗。不存一法。而
頑夫愚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辯論。而
不思所同者道所異者服。且孔子所談仁義
者。佛家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
所謂空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
裸國脫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
髮。合其儀也。豈爲怪乎。變俗以爲會其道。
故捨君臣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爲棄其累。
故亡妻子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
愈見尊嚴。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
明其本謬斥以夷。亦猶楚靈詬天。天何怒哉。
子貢譽天。天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詬譽自辱。
夫聖人在天不求於世。但留典教直布神州。
不言之化自行。無爲之風自靡。星羅楚剡。墓
布伽藍。設像安人獻華酌水。王侯禮重七庶
欽崇。苟無大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
年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
神明。如此其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
凡爲人之道力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
芥子。將己不達妄毀聖人。同斥鷃之笑鵬鷖。
似朝菌之輕松栢類乎。魏文火浣入火愈鮮。
昆吾之劍切玉轉利。豈可不覩便責爲謬乎。
石介之智比孫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
而淺矣。石介之論比王通而難隣。石介之文
比柳子而罕及。石介之位望魏徵而地天。石
介之學校蘇軾而渚海。石介之議連陸贄而
狗麟。石介之詩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
皆信佛。汝之材量孰不勝之。而妄意貶駁詆
斥大聖。佛如日月也。嚙可愈焉。昔田巴強

辯。勝人之口。不伏人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切齒。況佛六通。縣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奴唇婢舌。恣出其口。多見其不知量也。六帖中載。虞世南飯千僧手疏。則曰。弟子虞世南。稽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遇重病。即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今謹於道場。飯供百僧。蔬會以斯。願力。希世生生。常無病惱。并及七世父母。六道怨親。並同今願。又閱帝紀。得世南史論辯。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晉滅佛道二教之事。問者曰。當廢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請與論之。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死之根。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微妙同玄。騰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殺。止競尚仁。並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典謨。縱人有虧於法何黜。今以僧徒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其貴機。而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

金璫。曾不思潤下之德。利濟尤深。變服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多自不知。蜩鳩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量。暗於大方。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沈溺之苦。疑誤後人。良可痛哉。余讀此文。乃知世南真奇人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德行。二曰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有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爲人也。事君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夫人。窮釋老之幽宗。達聖

人之玄趣。字高一代。行貫四科。登翰苑之瀛洲。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爲金蘭之契。豈與韓愈。石介。側強求名。坐井觀天。謬言非聖。不入通人之論。濫廁聖儒人流。下愚不移。斯言效矣。

元如意長老奉 勅撰

蓋聞三祇鍊行。證眞淨之法身。六度修因。果圓融之妙覺。無生無滅。絕三際之去來。不晦不明。離百非之朕跡。但以眞慈易物。普願今酬。鳳翥迦維。龍飛道樹。無相見相。頓彰百億之身。常名非名。傳應大千之界。破十軍於座上。聲振於九天。會諸聖於覺場。光流於萬國。御三輪而赴感。遐邇咸周。縣四辯以談詮。聖凡總被。教闡一十二部。門開八萬四千。蘊十智之華。鋪知來藏往。這六通之神鑑。洞古披今。綰十號以稱尊。跨三界而獨步。智窮眞際。十聖慶獲於朝開。妙極重玄。六師甘欣於夕死。拔火宅之熱惱。引解脫之清涼。無勞傳說之霖。濟四生於六道。非假曦和之照。蕩七趣於重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域。萬靈翊衛。若衆星之拱北辰。五印傾心。類百川之宗東海。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實乃彈壓九流。牢籠萬彙。縱周公之制禮作樂。仲尼之讚易修書。莊老之談玄。軻雄之論道。張華之博物。輔嗣之通微。郭璞之多聞。左慈之神化。舒向金玉淵海。馬班補綴河漢。並驅馳於域內。言未達於大方。宜爲治世之高賢。難作出塵之教主。若非理包象外。道

越寰中。蔽群聖而不慚。冠百家而拔萃。何能總斯衆妙。集此大成者哉。逮乎化緣將謝。願命懸懸。正法付於阿難。心印傳於迦葉。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河。超二死之樊籠。湛三點之圓寂。然而大慈不捨。利物情深。粉金剛不壞之身。留舍利通靈之骨。色含明玉堅牢眞金。龍王天帝。各分建於自宮。印度闍浮。競崇興於寶塔。百年之後。敬奉彌隆。有阿育輪王。統攝瞻部。廣樹露塔。八萬四千。從此神跡遍於五天。聖化覃於四海。洎乎漢明夜夢。聲教昭宣。譯梵具於蘭臺室中。繪金容於顯節陵上。始波騰於帝紀。終風靡於閭閻。由是吳王創起於建初。隨主盛興於京洛。皇都帝已。基布伽藍。沃野名山。星陳翠堵。莫不金盤耀日。與仙掌以相高。寶鐸搖風。雜天音而共響。層簷假寢。上軼於大清。鼎棋駢。傍迴於日月。丹楹雁列。紺瓦鴛分。金龍蜿蜒於華梁。玉鳳翱翔於繡戶。忽若龍宮之化出。恍疑天上之移來。斯皆發自於信心。非是誘惑而妄作。我大元之有天下也。宗堯祖舜。禹湯基湯。聖道協於金輪。明德光於玉曆。應乾革命。有此武功。英聲震於百蠻。威稜加於萬國。八荒入貢。九服來賓。纂四聖之丕圖。膺千載之期運。規億兆之遠度。恢奕世之宏綱。緯武經文。制禮作樂。建都定鼎。樹闕營宮。以爲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雄壯無以威天下。遂乃闢閭闔。構元殿。興傑閣。架紫宸。飾以丹青。綴以綺縠。金題玉碣。上下交輝。藻梲雕梁。縱橫散彩。行商容之洪範。列步武之威儀。陳

鐘鼓以饗王侯。會百僚而朝萬國。將將濟濟穆穆煌煌。真天子之盛禮也。聽政之暇。留意佛門。遵祖宗之舊章。行寬仁之溫詔。凡是佛子悉獲肅安。屢召名僧講論玄奧。誠心佛法。誦百藏之金文。探賾未聞。聆三乘之妙義。恒慮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為基莫如起塔。冀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久長。即於都城隅禁苑之內。築蹕漫衍塋境寬平。磨玉礪琅樹斯寶塔。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釋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內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水晶為軸。因懼兵火荒涼無沒。每於淨夜屢放神光。近居驚惶疑為失火。即而仰視煙焰却無。乃知舍利威靈人始禮敬奉御禿列奏其祥瑞。上聞而信之。欲增巨麗俾開舊塔發而詳視。果有香泥小塔。下啓石函中有鐵塔。內貯銅瓶香水盈滿。皎然鮮白色如玉漿。舍利堅固燦若金粟。前二龍王跪而守護。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寶異果十種。列而供養。瓶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四字。乃知聖人制法。預定冥中。待時呈顯開平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寶塔。取軍持之像標狀都之儀。妙聲奇功深窮剎闕。瓊瑤上鉤賦狀下成表法。設模座鍍禽獸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華鬘身絡。珠網珍鐸迎風而翻響。金盤向日而光輝。亭亭高聳遙映於紫

宮。岌岌孤危上陵於碧落。制度之古今罕有。爰有國師益隣真者。西番人也。聰明神解器局淵深。顯教密教無不通融。大乘小乘悉皆朗悟。勝緣符會德簡帝心。每念皇家信佛建此靈勳。益國安民須憑神呪。乃依密教排布莊嚴安置如來。身語意業上下周匝。條貫有倫。第一身所依者。先於塔底鋪設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隨立陳列。傍安八大鬼王八鬼母輪。并其形像用固。其次於須彌石座之上。鑲護法諸神主財寶天。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及護十方天龍之像。後於瓶身安置。圖印諸聖圖像。即十方諸佛三世調御般若佛母。大白傘蓋佛尊勝無垢淨光摩利支天。金剛摧碎不空羂索不動尊明王。金剛手菩薩文殊親音。甲乙環布。第二語所依陀羅尼者。即佛頂無垢秘密寶懺菩提場莊嚴迦囉沙拔尼幢頂嚴軍廣博樓閣三記句呪。般若心經諸法因緣生偈。如是等百餘大經。一一各造百千餘部。夾盛鐵劍嚴整鋪累。第三意所依事者。瓶身之外琢五方佛。表法標顯。東方單杵。南方寶珠。西方蓮華。北方交杵。四維間厠四大天母所執器物。又取西方佛成道處金剛座下黃膩真土。及此方東西五臺嶺嶽名山聖迹處土。龍腦沈麝紫白栴檀蘇合鬱金香。金銀珠璣珊瑚七寶。共搗香泥造小香塔。一千八百箇。又以安息金顏白膠熏陸都梁甘松等香。和雜香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萬。並置塔中。宛如三寶常住不滅。則神功聖德空界難量。護國佑民於斯

有在。竊論古今賢哲。但載空名校其靈蹤。杳然無迹。黃帝崑山之塚。謾葬衣冠。虞舜蒼梧之陵。空委韶樂。伏羲但存於八卦。文命唯設於九疇。奚聞不朽之真。誰見剛貞之骨。豈若牟尼舍利神化無方。鍊而愈精。鎚而愈固。金堅玉潤。歷古恒傳。聖明王業朝欽奉。故唐太宗皇帝有讚云

功成積劫印紋端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觀數重金色潤	子擎一片玉光寒
煉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定果熏修真秘密	信心莫作等閑看

宋仁宗皇帝讚鳳翔法門寺舍利塔偈曰

金骨靈牙體可誇	毫光一道透雲霞
鐵鏈任打徒勞力	百火焚燒色轉加
歷代君王曾供養	累朝天子獻香華
年年只聞開舍利	何曾頂戴老君牙

宋仁宗皇帝親禮舍利述偈讚云

三皇撝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誇是聖	老聃世上亦言真
埋軀祇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常新

察此至言可為龜鑑。按龍樹菩薩智度論云。如來舍利濟物將終。變作輪王如意寶珠。猶與群生為大利益。則真靈不歇福世何窮。今天子不忘付囑之言。恒存外護之意。篤信佛理食息匪移。凡殿宇新成必召僧梵講。新都適就先創斯塔。托佛力之加祐。冀寶祚之永長。保大業之隆昌。享天祿於遐載。懼陵遷而谷變。恐鴻烈而弗傳。奚詔末釋發揮斯道。

余才非琳遠學愧生融。勉力摘毫。乏曹娥之八字。竭情抒思。勞楊雄之五神。欽吾皇弘贊之心。嘉舍利重光之美。手舞足蹈。謹系銘言。金藏雲垂玉蘂華芳。妙哉賢劫千佛表祥聖祖能仁第四出世。雲起陀天風翔迦衛。天擎寶蓋龍吐金盆。東西獨步上下稱尊。道成摩竭智滿覺場。青蓮出水皓月騰光。聲遍塵方法周沙界。無爲而化不言而會。剖塵中經指衣內寶。迷者知歸愚者懷道。教設三乘本爲一實。大事一周歸神常寂。戒定熏修廣流舍利。福庇天人恩霑動植。初興西竺後播東州。龍宮帝闕禮供無休。僧會感靈吳邦首建。魏后真誠永寧大闢。欽惟我皇瞻懷正道。牆暨佛門匡弼法寶。築此金城營斯玉塔。楚璧迴環燕珉周匝。綿聯珠網交絡華纓。光生帝苑壯觀王城。簷傾遠岫戶映雷林。松風颯颯桂魄沈沈。至元統號聖意難量。塔中顯出方見其祥。惟茲神造福我帝居。與天同久萬古不渝。

③ 三教平心論序

No. 2117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尙矣。並行於世。化成天下。以述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疎焉。孤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

古今之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

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諍之端。良可歎也。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闕。辯析疑惑。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秤。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與至公。黨與。川史記。謂言旨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繙梓以廣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賢。窅其至理直趣。

眞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

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謐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徵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職。日月群官。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

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轆轤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質。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非紛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辯之。切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囊。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

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

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利。姑以一世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

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禪。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餵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

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億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遍法界也。儒猶治一

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四海為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閼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世間有人世間有瑣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奪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共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

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楊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鄉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為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為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為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為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頭石以惑眾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

牙而可壞。偽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偽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光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為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姑縣。為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愛。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謬。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猶未為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天百萬皆皆同指。而惟迦

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卽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爲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誠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爲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以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今獨優佛敎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敎而卑儒敎。則彼必仗儒敎而抑佛敎。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佛敎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敎。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爲方便之說。謂佛敎與儒敎合。則庶不激儒敎之怒。謂佛敎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敎可合而爲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

道。劣佛者議佛。三敎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爲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周。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樊齊繼答元元。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鹽鶻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敎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中。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傳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毀佛敎。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于西戎。輔秦穆以開墳業。曰。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

夫絕群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尙於此而爲珍。道出於遠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獨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獨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尙。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敎而特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棟宇易檜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士民入魑魅之徒衆。況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廣亮之徒。戴達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慕敎以歸依。是豈尊妖于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詭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僞僞。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鼻皆是食

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鳥獸之事乎。嫁取之禮。尙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而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聞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常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口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有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爲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閩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閼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閼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殷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非愈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脩短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脩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脩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夭。勝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年。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矣。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

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群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秦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此。今之以佛爲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抽惡而

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懷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餐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曰。小東大東。杵軸其罕。傳曰。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傳曰。盜不可詰絕。又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齋糧。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強。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患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太王而逃刑。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反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

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爾。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箇箇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離非梵行者永斷淫慾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淫。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盡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婦夫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即

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已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易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遺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嘗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護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違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誠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爲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述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寂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庸奴蠢婢黥髡盜賊亦徇而歸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菴所謂庸奴蠢婢黥髡盜賊亦歸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誇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三教平心論卷上

三教平心論卷下

靜齋學士劉謐撰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淫繁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湧棺外。漸漸闍維碎金體成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亦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三七日間。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鑲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之以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

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楚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楚王帝釋。師曰。佛以楚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楚王帝釋遠矣。而楚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群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子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竺經序號曰三藏聖教序。有曰。龔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惟新。鸞嶺之慈芻

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然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爲愚人死爲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爲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其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爲必真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叔宏福寺也。則曰：專爲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讒言如平生也。則即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義士兒徒建寺刹。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

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奘。其欽崇歸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陵。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天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禮。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次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歸終。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雖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己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負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傳之

流者。非幣帛之聘肯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及于頔之相也。愈之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鄆州之逆。廣募戰士。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斛。聲態雄侈。有窺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奸謀。王彥威謂其得全腰領爲幸。則頔乃少誠元濟之流亞也。愈乃誦詠諛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有德。而且有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正方大。一子譽之。良不爲過。而猶不能免佞諛之謂。況子頔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色孔子恥之。諛諂則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斥。周惇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叔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導。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爲讒譖廢黜遽自衰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

尊以侈靡乎。在都俞癸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閉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仰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占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室果矣。況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愈何為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詆佛為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

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為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為同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為夷鬼。乃仙仙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忠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幾遭謫。即顛沛擗亂抑鬱悲慘。既以封禪譴天子。又以吉囚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餉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平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顯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患失之。愈之陷事于順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為能者。藝為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為儒哉。況愈之為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又。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母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

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屈而增。豈如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遠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增為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屋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母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曰。可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為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與馮宿書。自北揚子為太玄時。且謂勝老子。

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固非楊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為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楊子之太玄。何其謬哉。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孝。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贊城所治。為有道之士。比之黃霸治潁州。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予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群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為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子之道。亦可謂之壞群聖之道也。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為老。又指孔子以為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蓬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為可。則愈之叛孔子亦可。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彘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

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遠莫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母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貶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上人序。送舉上人序。送嵩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諡碑。製南嶽彌陀和尚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過曹溪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托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碑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差汚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變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

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媿二妃之事。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即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冕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右而不知繩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微韓之貶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慢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歸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相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而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

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鸞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尹且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婬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婬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又曰。其言荒茫漫漶。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耆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目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又曰。佛爲中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誣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歸向而鬼神欽。必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概公之貶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

即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濫議頗喧物論。即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體焉憂願。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課課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禪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褒貶。而爲吳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親韓愈別傳乃之跋曰。余官鄆郡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議。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既排斥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薨。回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蜜。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蜜。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檀波羅蜜。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是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蜜。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菴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

之還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遺失本妙。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遍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遍十方。一切世間有所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爲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釋幼即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因有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何其不察之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既還家鄉。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

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荊公子名芳。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芳。及芳死。後荆公彷彿見芳。荷鍤枷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其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及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粟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目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尚可迴避。心意識無備迴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卽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

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

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菴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

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服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菴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菴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履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觀未盡也。所觀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菴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菴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微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大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焉。旦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大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大也。微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大爲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觀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

怪。觀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

非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益亦詳觀
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
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
我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始以其徒之
至中國者觀之。明皇間一行以國祚。一行曰。
變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
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
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
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
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
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
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
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獅獅患又問。老僧卽今
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
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
彼必曰。吾儒家不尙此也。抑不思。詩曰。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尙此也。特口能道此。
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
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著域以一
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
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嶽神受戒於
嵩岳珙。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
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
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尙。然自餘教觀之。
終未有如是之奇踪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
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
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
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
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
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
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
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
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盾子之
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
術。宋庠救諸蝗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易嘗
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
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
也。沈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
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易嘗不以沈湎爲召
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尙。則
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
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
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
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
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
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
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淫之
戒爲隱說。則美反正刺淫洩見於聲。詩之所
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淫也。若曰。布施之說
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
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
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
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
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
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尙書何以曰。不啻不

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若曰。綺
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黃顏之厚矣。何以
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
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
則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毀其形細
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泰伯斷髮文身。何
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
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娶。何爲諡之以文行
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始以其粗
述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
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夫姜婦而已
矣。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
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
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
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
佛教哉。祇自速戾子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
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
懼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採撫人之實迹。設或
褒貶不公。尙有形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
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
悔。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
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
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
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
知。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
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

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淪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龍。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姦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猥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錢負轡。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

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競競業業晝驚夕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鸞鷺。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昂。請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辭理精當。不爲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首。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盡畜不出。抑爲難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折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詠六經。略備諸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憾。故於叙引母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書。

折疑論叙終

No. 2118

折疑論叙

鄉貢進士白水屈蟠撰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一句落在叢席。人多傳之。如鸛鵲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書寢云。夢魂不管擎書手。一帙南華隨枕邊。閑遊云。家家明月誰無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綠菱

折疑論卷第一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曲而斷之謂折。猶操不決之謂疑。評議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客特詣請問。以決所疑。妙明子引三教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錄。故曰折疑。

叙問第一 叙者。叙其來因。問者問其所疑。第者次第也。一者教之始也。

妙明子 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遇魚巖老人祥公處得法。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傳大藥戒賜紫闕大國師。

居石室 後歸終南山石室隱居。

有客來謁。妙明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來

摩美之稱曰夫子。
謂客因何事而來。

客曰：有所請問而來。客曰：有所
妙明曰：吾居是山也，幾以數年而世罕知者

我也。幾者，近也。罕者，少也。謂我居
此山，將近十數年矣。而世人少知

加以懸石，巖巖危嶠，嶮無人履踐也。嶮
貌。嶮，巖巖切。山貌而高也。嶮，嶮貌。險

音險也。加以者，兼有也。懸石者，巖巖可畏貌。謂險難行
之處，少有往來。故曰無人履踐也。

遠勞仁者一至此乎。遠勞，勞煩仁者
客曰：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

子曰：雷者，陰陽擊搏之聲。感而為雷。激而
為雷。雷聲要聞於人耳，蓋人耳自聞之

管籥之音，無有悅人之心。而心自悅者，籥笛之
無。籥者，似笛而有三孔。短小。其管清音聲

無要歡悅於人心。幾人聞之，則自然欲悅也。
夷齊匿跡於首陽，不欲德稱於人。而人自稱

其德。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義不嗣位，欲之西
南。遇武王伐紂，迎馬首而諫，不從，隱於首陽山。

棄不食周粟，卒至餓死矣。
集許韜光於箕岫，豈為道揚於世。而世自揚

其道。集地名，韜光也。莊子：王雱曰：堯以
其道天下，許由許由。許由不受，隱於箕岫山

子之居山，亦以類矣。奚為人之不知也。齊許由
之德而比類。何

妙明曰：子所欲問，可得聞乎。此書
客曰：請無拒焉。無拒，止之辭。拒，拒焉

客曰：噫，悲者傷痛
吾與子皆儒也。我與子皆

予昔嘗與子為方外友。子我也。昔者往日也。嘗曾
表曰方外也。也。擲去，擲去，擲去，擲去

獨以兵火之亂，不得同地而處。良可歎也。獨
單也。言單為兵亂而逃避也。散也。

逃避不得同居。良可亦可悲歎也。
子下髮離俗，其有年矣。子落髮為僧，離去

嘗欲一往而見。不果如願。曾幾一往而見
頃以稅駕塵習，撥置人事。姑乘少暇，幸來高

居，欲折所疑，莫知可否。佛頃少時也。以用也。稅駕
者，農夫之具。頃以脫塵習，撥置人事。姑乘少暇，幸來高

務之習。撥置者，謂棄之於一邊。人事者，往來交接之事也。
姑且因少時閑暇，幸而來高隱之居

妙明曰：請試言之。請試言之。請試言之。
客曰：人云，假借也。人之言

髮妙明儒儒時，未嘗寄口於佛經。曩昔也。言往昔
於佛經。之口為儒儒。時未

今為釋也。沈涵因果，謂佛教也。空寂之說。今
釋子如沈涵酒色，心迷意醉，亦如沈涵而

不醒。乃妄為因果，果報虛無，空寂之說。
遺棄周孔黃老之書，不識有諸。周公孔子黃帝老

妙明曰：子貢云：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
為不知，言不可慎也。初皆言智。論語：子貢曰：子

子乎。言謂者謂恭敬。推遜其知也。仲尼曰：賢於
以爲知云云。此責子貢不謹言也。蓋一言善為智。一言不

善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
凡物自微至著，緣淺及深。微者，細也。小也。著者，盛
小而至盛大。緣者，由也。及，也。大也。凡一切物自細

其高。登萬仞之山，不可一步而到。必自下以至其高上
既登絕頂，所歷諸山，豈曰棄哉。既登絕頂，所歷諸山

皆低未嘗。皆低未嘗。皆低未嘗。皆低未嘗。
吾始學周孔黃老之書，抑以為極致。我始初為學

時，抑以為。時，抑以為。時，抑以為。時，抑以為。
次檢佛經，始知聖道有權實爾。次因檢閱佛之經

之理，故爾。之理，故爾。之理，故爾。之理，故爾。
今吾以姬孔黃老之書為衆山。姬周文王姓。謂周

衆山。衆山。衆山。衆山。衆山。衆山。衆山。衆山。
以佛經第一義，謂為絕頂也。第一義，謂者，教乘之極談

未說凡情者，為俗諦。於時，俗諦不立，凡聖情盡。不著
二邊，唯存中道。故曰第一義諦。以此喻絕高之頂

既登絕頂，望衆山自遠矣。何棄之有耶。既明
如登絕高之頂。復觀周孔等書，如衆

山而自遠矣。何會遺棄之有耶也。
聖生第二。此篇言佛降誕

客曰：佛之所生在何邦域。共氏族顯跡及形
貌德相所說法要，可得聞乎。佛之降生，國土姓氏家

法。亦可。法。亦可。法。亦可。法。亦可。
妙明曰：富哉問也。發問之辭，深遠廣

予雖不敏，略示所知，以報吾子。我雖不敏，略將
也。問。也。問。也。問。也。問。

自漢之西，過數萬里。自漢者，指中亞細亞地也。之者，往
也。途。也。途。也。途。也。途。

有國曰迦維羅。被有國土名迦維羅
王姓釋迦。釋氏源流梵語釋

父名淨飯。梵語首領陀羅。或云
大夫人曰摩耶。梵語摩耶。此云大衛

佛本居兜率天宮。梵語兜率天。亦名觀
以先佛之迦葉般涅槃後，佛常補處。名曰護

齊。互密相。具四十二齒相。師子頷輪相。立身摩膝相。

願棄王宮。亟急欲要出家修行。

初宣小教三轉四諦

次演空宗，由是向室羅筏城祇園等處。八部

一諦常有。不離不卽。二諦常有。

如明曰不然此說

子平

客曰。聖且不了。子奚知乎。
愛者何也。客反徵曰。聖人何且不知。子何能知。

妙明曰。以聖智言之。則大凡不及於小聖。
二乘小聖。善具神變。自在無礙。因就其故於大乘而不能行也。大凡凡夫。由無神通故不及於小聖也。

以根性言之。則小聖不及於大凡。
上根上信。凡修大乘道。不立階級。直至正覺。是小聖不及大凡也。

由根有大小。而性有厚薄。
上根人宜氣高遠。下根人宜氣微劣。故有大小之分。

吾以信道崇篤深忍欲樂故。於大法能略其知也。
我因信此道理。崇高而篤實。所以深忍私欲。而樂戒而不食。又於此大乘法中。略少而知也。

如其意演。以俟多聞。
若有引枝蔓而詳演其義。以俟廣議多聞者也。

問佛第三。
此篇。因第二篇中。言佛既有姓名。因何不稱。故曰問佛。

客曰。彼既有姓。捨而不稱。復稱爲佛。其義何也。
史記。漢法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有大功則稱號。

妙明曰。此乃大聖人之證號也。
凡號有十。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妙往。世間解。無上士。法界。調御丈夫。降生。成道。天人師。說法。圓明。世尊。稱尊。以號稱之。故名曰佛。猶三皇之與五帝。稱號而不稱姓也。

佛者覺也。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

其義有三。白覺覺他覺行圓滿。
白覺者。自利也。覺他者。利他也。覺行圓滿者。謂自他俱利也。

以三祇滿。
梵語祇。此云劫也。諸佛皆以三祇滿。修三無量劫。方得功行圓滿。

三界出。
不被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拘。故曰出也。

三身具。
清淨法身。圓滿報身。三身具足。三身既圓。故曰具也。

三智朗。
生空智。法空智。俱空智。三智既明。故曰朗也。

三覺明。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洞照。故曰明也。

三德圓。
般若。法身。解脫。皆具故曰圓也。

三常備。
凝然常。不斷常。化身常。即法報化三身。三常既具。故曰備也。

圓十善。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兩舌。五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貪欲。九不瞋恚。十不邪見。離此十惡。即成十善。故曰圓也。

滿十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大願。大力。大智。圓此十度。故曰滿也。

超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清淨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超越十地。證等妙二覺。故曰超也。

具十身。
苦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勢身。慈生身。福德身。智身。備此十身。故曰具也。

備十方。
是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知欲力。知性力。知道力。知命力。知眼力。知漏力。知力。知完放。故曰備也。

明十智。
一世信智。二法智。三類智。四苦智。五集智。六滅智。七道智。八他心智。九盡智。十無生智。十智洞然。故曰明也。

嚴十號。
一如來。二應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間解。無上士。七調御丈夫。八天人師。九佛。十世尊也。咸垂所尊。故曰嚴也。

方名爲佛。
總結上文。意其上如許功德。方名爲佛。

佛有三身。此約報化而言。
以此約指報化身而言。而說法身則非子所聞也。當與子所聞聽也。

客曰。因欲聞之。
客遂執固。要聽聞也。

妙明曰。切聞法身者。
此下形容法身之妙。

謂諸如來真淨法界。
真淨法界者。即法身之理。神明之本。造化之根。神明之本者。即真淨妙明之本。造化之根者。即至聖神化之根源也。此乃諸佛之境界也。

鎔冶兩儀。鑄鍊萬有。
此喻造化爲大冶。莊子以天地鎔冶兩儀。鑄鍊萬有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考鎔鍊而鑄之。兩儀乃陰陽昇降之理。即一動一靜之法。亦如良工鑄物。必以鎔鑄鑄鍊。作諸器血。皆從方寸之間而生成。此喻法身邊事。

大無無外。
法身之理。包含天地。故曰無外。

微而無內。
法身微妙。比類隣虛之塵。亦無其內。

曠而無端。
曠者。昭明廣大而無端緒可觀。然昭明廣大而無端緒可觀。者。冥暗深寂而無可對者。

杳而無對。
杳者。冥暗深寂而無可對者。

萬象之以所生。
萬象之類。皆從法身所生。

五音之以所成。
樂星圖譜云。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而配合五行。宮土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此五音五行。亦從此理所生成。

生而無始。
法身如之理。本無所始。

成而無終。
妙有之體。亦無所終。

無始無終。
結上兩句。復引下辭。既無所始。亦無所終。

無微無味。
法身之理。非明非暗。微微昧昧之狀。

無兆無朕。
微微昧昧之狀。

無名無迹。
無相之理。故無名字及踪跡也。

無縱無廣。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豈有縱之南北。廣之東西。四方可比擬哉。

無量無橫。
圓通大虛。遍一切處。何橫量之拘哉。

無方無維。
真妙有通一切處。豈於四方四維而可度乎。

無小無大。
清淨本然。包法界外。豈能大小之等量哉。

無相無性。
法身之妙。無相可觀。無性可據。

無滅無生。
真妙有滅。本無生滅。

無染無淨。
妙體真淨。豈有染淨。

本來寂靜。
元常本來如。故曰寂靜。

自性涅槃。
真常湛然。不隨物化。故曰自性涅槃。

非過去 然現涅槃本無所動。故曰非過去。

非未來 聞見錄。郭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後出。其餘勿足言。豈有未來之理哉。

非現在 古德云。三世覓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安元無妄。元無處即菩提。涅槃生死本平等。若是則現在亦無可處也。

非繫非離繫 此後重明法身之妙也。法身不著繫縛。亦不著於解脫。亦不著於解脫。亦不著於解脫。

非苦非樂 實理地不受一塵。何苦樂之所致哉。

非不苦非不樂 亦不著於不苦亦不著於不樂也。

非色非心 虛靈本覺不屬於色相。亦不屬於心相也。

非不色非不心 法身之理。靜則似無動則還有。然雖如是。亦不著於不色不心也。

非理非事 不是理不是事。

非不理非不事 無不是理無不是事。

唯一味 心佛共衆生。是三無差別。喻如海納百川其味唯一。

而非一味 亦不著於一味矣。

遍一切處 法身猶如虛空。無處不有。故曰遍一切處。

而非一切處 遍一切處。

妙體常圓 眞常妙體。在凡不滅在聖不增。卓然而常圓滿也。

而非常圓 亦不著於常圓。

湛若虛空 法身之理。澄湛猶若虛空。

而非虛空 亦不比擬虛空。

清淨無爲 清淨本然。本非作爲。

而無不爲 法身常寂。爲度有情者。一切含靈也。無情者。開提也。然開提有情。而不明眞理若無情也。

平等共有 法上句義。金剛經云。是法平等也。

以如是等無量行相 用如上所言。喻無計行相。

而非行相 雖用無量行相以喻之。實不著於行相也。

應正了知名法身佛 總結上文意。當如上真正客曰。法身之義盡在此乎。法身義理。盡妙明曰。抑未也。抑未也。

夫法身者 此下復明法身之妙。

離四句絕百非 四句者。有句。無句。亦有句。亦無句。非有句。非無句也。百非者。四句相資。一十六。三世共有四十八。已起未起。九十六。種種本百法。謂但著一法即非也。故曰百非。

動念則隔 動念則隔。

強言則乖 強上聲。強言則不合理。但著言說則乖離也。

脫聲塵 脫聲塵。

離文字 離文字。

而語默動靜 皆不可得而親也。有言曰。語。無言曰。默。體搖曰。動。

蓋以法身離言 語。如云。不著見聞覺知故也。

離言亦非法身也 法身。如云。不離見聞覺知是也。亦非法身。如云。不離見聞覺知是也。

子願欲學達離不離言之道者乎 與不離言之妙道者。

客曰。唯唯。唯唯。

妙明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論語。子貢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爲仁而視仁。實欲學聖道。必先立其志。如此。則聖道易明矣。

子能先學離不離言之方便乎 善巧易爲客曰。唯命是聽。聽其命令。曰方便也。

妙明曰。欲達離不離言之道者 此下形容當先觀一切法。欲學此道。應當觀察世。

無實無虛 莫生人我之見。

無我無彼 莫生人我之見。

無垢無淨 本性寂然。元無垢淨。

黜聰明 去智曰黜。謂去世間聰明。

墮支體 離形曰墮。謂離四大支體。

廓塵習 寶所習。

屏念慮 屏念慮。謂屏除妄念。思慮。

劈情卷慾 劈情卷慾。謂劈除情慾。卷除情慾。

浪智凝神 浪智凝神。謂浪智凝神。

忘懷澄思 不記情懷。澄思。謂忘懷澄思。不記情懷。澄思。

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耳者。到此心凝形釋之時。故六根歸一。源。身心唯一。不二。既爾則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皆不能搖身心。混融一體。智圓通。身心混融。圓通一體。

直得貫疎親 不知親己忘物我。至道不可得。以清求其物。我之情。皆不可不忘也。

忘物我 至道不可得。以清求其物。我之情。皆不可不忘也。

混榮辱 情。而盡滅。情。而盡滅。

絕是非 盡皆絕之。

收視返聽 收視返聽。謂收視返聽。

虛已冥真 冥虛我有。冥虛我有。

百骸出於口邊 語言。

青草生於舌上 死人。

千聖喚不同頭 盡心。

百鳥都無尋處 混相。

形同槁木 形體同枯槁之。

心若死灰 心若久冷灰者。

智閑遠水孤峯 莊子云。大智閑。閑者是從容自得之貌。可謂遠水孤峯者。雖有形而取之不可及也。

性寂寒潭皎月性雖寂然。若寒潭水中之月。影雖動而不搖。而不去矣。

然後可以盡離不離言之道者也。總結上文意。然後可許為離不離言之道。

客歎然而興曰興者興起之辭。

予心意惛惛惛惛。心迷而暗也。公反。心迷而不明也。

精神恍惚恍惚。精神不固也。忽也。

於子之說。莫知其所入也。總結上文意。謂亂而性昧。於子之說。莫知其所入也。

妙明曰。夫何忽哉。何。何也。忽。忽也。

始吾以子為達矣。今子之鄙而至此乎。始初見達者。今達意而無所知者。豈不鄙而至此乎。

居吾將告汝。此。此也。汝。汝也。

吾昔嘗學於魚巖老人。魚巖。山名。老人即妙明。

三年之內。執弟子禮。三年之間。以弟子之禮而侍奉也。

不敢以一言形是義也。不敢。不敢也。形。形也。

而魚巖亦不我之告也。魚巖亦不告我。五年之後。服勤驅役無不從適。

五年之後。服勤驅役無不從適。至五年後。因服使。無有不從。順而隨適之者也。

始得魚巖引而並席。徵申此道。少有開覺。於此方得同席而坐。少事道。

爾後日往而問。而不我答也。於後日。每云問而不答。於我。

而子獨心意迫速。而容易於道者乎。迫。迫也。速。速也。

易。而便得。此道者乎。

客曰。若義奈何。若此。若何。

妙明曰。止乎止乎。止者。禁之辭。重言此者。禁之至也。

夫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夫。夫也。走。走也。數。數也。跡。跡也。

則跡跡愈多。

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言。言也。數。數也。道。道也。

若不處陰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莊子云。處陰以息跡。少言則道白近矣。

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言。向上言之言辭。則以言其說道之言也。

次之以言言言。次後言辭。則用言無言之道也。

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無言無說之言也。

客曰。請聞無言。欲聞無言之道。

妙明示之默。良久默然。以有問。有少。

客曰。此離言之道者乎。只此可謂離言之道者乎。

妙明不應。遂擊几而歌曰。遂。遂也。擊。擊也。

梧竹搖風兮窓戶冷。澄潭浸月兮星斗寒。詩云。

琴無絃兮曲朗然。高山流水兮不須彈。詩云。

歌罷就枕而臥。於此可玩味而自消息之。

客離席出戶。移時而來自問答。理其隱密。不近人情。請置其說。離其席出於門外。過時而近。尋常情。且止其說也。

敢問。佛向雪山修道。不云登億還言成佛。其義若何。謂再敢問。佛於雪山修道。不云成佛。其義何也。

妙明曰。道者導也。導人至於無為即導引之義也。謂導引衆生至無為之義也。

客曰。無為者何也。無為之理。

妙明曰。向不云乎。法身佛者即無為也。言法身佛。

牽之無前。如。如也。前。前也。

引之無後。若。若也。後。後也。

舉之無上。若。若也。上。上也。

抑之無下。若。若也。下。下也。

迎之無首。欲。欲也。迎。迎也。

隨之無後。隨。隨也。後。後也。

視之無形。視。視也。形。形也。

聽之無聲。聽。聽也。聲。聲也。

濁而不濕。濁。濁也。濕。濕也。

澄而不清。澄。澄也。清。清也。

不可以言言。法。法也。言。言也。

不可以識識。識。識也。識。識也。

鴻濛渺漭。鴻。鴻也。濛。濛也。

唯如如智可冥會耳。唯。唯也。如。如也。

折疑論卷第一

折疑論卷第二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喻舉第四

客曰。至寶光而不華。

至辭懇而不飾。

言約而至者。

事寡而達者。

之滿
產解之鼎
豈可一鉢孟之水而能

其纖不可入其纖細微妙。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名。修。扁鵲古之善醫者。曾療魏太子疾。

之甚耶客擬第二篇中殆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殆將也。客曰。子將豐富

妙明日不然其說昔者伏羲蛇身伏義外傳曰。伏羲

神農牛首神農外傳曰。神農堯眉八彩堯外傳曰。堯眉有八彩彩色

舜日重瞳舜外傳曰。舜兩眼有重瞳。文王四乳文王外傳曰。周

周公背偃周公外傳曰。周公皋陶馬喙皋陶外傳曰。陶音姚。喙許

夏禹虎鼻夏禹外傳曰。夏禹鼻如虎而仲尼天賦淑德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子。乃

其眉如堯。其目如舜。其背如禹。老子宿蘊異質老子外傳曰。老子宿蘊異

老而童顏老子外傳曰。老子童顏耳漫而大耳漫而大。而無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間耶如上所引。歷

常之相狀。何獨疑佛之異相。爲問也耶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觀夫聖

常人之相狀亦有非常人之德行也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爲類也豈特與普天之

一匹之愚婦。常流俗類同類而爲例也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如子之所問。可

論孝第七北齊書。論孝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爲德之本四事者。身。體。妻。子。也。人之

一身四體毛髮及其皮膚。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者。言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爲德之本也

論語以三事無違爲孝之先孟懿子問孝。子曰。無

孝於夫子。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也。樊遲曰。何謂

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

生事葬祀乃事親始終具矣。是以爲孝之先也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

指。啓之辭。啓其體也。而視之手足終。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手足

以其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今之沙門梵語沙門。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妙明

曰。不然。此理也。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

其至德矣。其弟仲雍。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弟季

文身。孔子何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弟季文身。孔子何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弟季

豫讓漆身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豫讓報讐。漆身為皰。吞炭爲啞。五殺不中。

後伏劍而死。荆軻義死荆軻齊人。之燕。燕太子

介子焚軀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亡去之綿山。文公召不出。以火烈山。燒通而用。子推守

夷齊白餓。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其不孝以泰伯讓國。子推焚軀。皆口毀其身。而

罔不至夫。醇醇之孝罔不至也。醇厚也。人生天地

萌乎無始於無始之際親親之道。涉乎有爲上一親字是愛之義。下一親

涉乎於有字指父母言。故尊親之道。而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爲之道。化利天下史記。包犧氏即伏羲也。謂上古三皇之

而民質朴上古之人。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溫夏清之儀告音孤。

禮記云。出必告。註以知去處也。反必面。註回家見於親。不

敢使親之有憂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席。夏則扇清枕席之涼。上古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結上文。

而先聖後聖。無處言時民之弗孝也意。先聖後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德者福慧仁慈之謂也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論語。有子所言

仁者愛人利物之稱。又仁者忍也。好生惡殺

善惡含忍。謂之曰仁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

生者。好愛於其生物也。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

其殺物也。含忍爲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逆惡則

如數罟不入於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數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

而後其所輕急其所大者。澄澹清靜也。緩其所小者。愛念情然也。先其所重者性命也。故重其性命。命秦山。後其所輕者妻財也。故輕其妻財。若秋毫是也。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
利乎。趣向也。言進既爲有智之士。豈能損其所
厚之生命。而反趣向於其所薄之微利者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孝也。而我沙

門。棄妻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奚反以不孝而見責也。夫學佛者。了世道之浮脆。

明時事之臧否臧善也。否惡也。虛假不實謂之虛請學佛者。先了世道不實不堅之事。然後兩明察乎當時事務善惡之理也。

崇德履道 誠信崇德 踐聖道

去惡立身 去上聲。除也。惡也。若去除惡。而後可立身也。

止暴慢以慈柔禁止凶暴傲慢。用行慈善柔和。

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爲莫無也。御。通也。結上文數句。若依此而行

憑禍孝以超有漏釋名謂此是超有漏舉上文意所行。則依之以福德託

近光親神祖宗先 遠歷菩提 遠則造近於菩提

其福孝之大無遜此也無能逾越光顯祖編造歷著

夫何惡哉夫何惡也哉在昔夷齊不嗣。巢許無後夷齊餓死於首陽。巢許隱跡於箕山。皆無後嗣

而仲尼稱其賢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目。古之賢人也。未聞譏其非孝也。今之沙門。拋塵俗之纏縛。

尙物外之清虛今之僧人。拋棄塵世。窺債之纏縛。高尙於萬物之外。務清虛無爲之道。

趣不往不來之方。趣平聲。人也。趣入不
去不來。眞淨之大方。
求無滅無生之理。以求無死無
生之妙理。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亦以遠矣。總結上文意。若沙
門所行之道。比方
於夷齊。許山之
遺。亦無高遠矣。
夫如是。豈達福孝之行也哉。夫如此所行之道。豈
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

折疑論卷第三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評議第九

客曰。黃帝垂衣而縉紳之服備。留於世間而化利天下也。故衣冠

始治於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射之貌形焉素王無君師之位左丘

明傳春秋爲素臣。故禮樂始興於孔子。
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取道。三德惟服。最上之教曰切 朋魚三德。有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

貌列五事之首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寧。五事惟貌最先。故曰首

子路遇難不忘結纓纓繫冠之帶也。子路遇衛太子難。結纓正冠而死。雖困而不廢。

其冠冕

原憲雖貧不離華冕。原憲字子貢過之曰病甚憲曰吾聞無

病至貧也。非病也。
今之沙門。剃鬚髮。衣緇袍。衣青義穿也。緇黑色。袍大衣也。
外無跪起之儀。內絕溫恭之禮。先王之制。得不違乎。
外於君王處。無跪拜之禮儀。內於父母處。無溫
和恭敬之禮貌。將其古先帝王制作之法不行。
焉得不違背乎。

妙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其過也。此皆空閑。甚不通達於理也。
古者蛇身虎鼻之君。牛首龍麟之聖。伏羲蛇身龍鼻。仲農牛首。麟。禹王虎鼻。羿聖君也。
啖羶飲臭。啖食也。羶腥也。臭肉之類也。饕人氏以前無火。人以生肉斷血而爲食。今祭祀用牲。然
衣羽衣皮。衣俱去羣。帝衣上未有衣服。皆用禽獸毛羽皮爲衣。
夏則居橧巢。橧音曾。鳥巢也。上古聖人如屋。穴居巢居。

冬則居營窟營造也。冬則造作窟穴而住。

道崇質朴論道也則崇敬

德尚清虛論德也。則尊尚於清虛無爲也。

未知溫恭跪起之儀。不識章甫縉紳之美。章市冠

故密義被髮而足不踴履被髮足

神農露頂而首不加冠更無冠冕

當是時。豈有箸綈長朋之會也哉。聖德之君。無務之道。化利天下。焉有

而六經諸子稱其至德，未聞以冠冕之闕責

其非理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冠上

去聲。下平聲。尚
舜帝戴何冠也。

孔子不韋。公曰。寡人有問。吾子不韋。其意可邪。寡少也。此國君

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方思其所對而

對之子曰。因見公問其語不大。方纔思其所對之辭。

公曰奚爲非大公言何爲不大

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惡音誤。嫌也。非爲字。以惠上民。

其女正賢而云不肖。去上聲。不肖不賢也。汙

其政有賢而主不肖政則選任賢能去其不賢

此若神風化大行。

鳳凰呈祥。麟龍吐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王

公獨以冠冕而問。故非大也。若冠冕之間。不

夫如是則道德禮樂在乎人之所為也。蓋道德

非章甫冠冕之所致也。老子云。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仁者有愛利之心。故德衰

失仁而後義。義者有斷制之心。仁心衰而

失義而後禮。禮者有強民之意。由義衰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言禮者。非合無為之

是以聖德之君。用無為之道。化利天下。上古有

德之君用無為之道。化美於天下。由道亡德而後

身外莊飾。之虛偽也。

奚拘於禮節乎。何拘於禮貌小

禮者敬而已矣。禮者恭敬

敬在乎心。敬之禮

而非在乎冠冕也。不是冠冕能

夫聖人之道豈直局於儀飾而已矣。夫上古聖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

禮主敬。非但崇於玉帛。所貴乎安上治民也

禮所以辨上下定民治。

故安上治民莫如於禮。

樂主和。非獨在於鐘鼓。所貴乎移風易俗也

樂所以和而民聲

故移風易俗莫如於樂

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君子者成德之得。

然聖人所制歷代服飾。以中國之民。行中國

之禮者。雖不可廢也。黃帝制衣服。周公制禮樂。以

而為難塵之士。蹈象外之高行者。又奚能倣

之哉。謂高蹈也。倣者詩角弓章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註

若難塵之士。萬象之外而行高遠之行。

且鄭生長揖於帝高。漢高祖嘗謂秦之隱士鄭生名食

許由拒命於帝堯。莊子謔王。堯讓天下

河上坐見漢文。列傳。漢文帝好道。嘗使問漢於

諸葛臥傲先主。史記。諸葛孔明隱居南陽草廬。徐庶

斯皆道光四海。德被諸方。自古稱之。以為高

尚。上猶

亦未見以跪起之闕。責其非儀也。闕少也。此標

今之沙門。道崇敦信。志慕無為。今之僧人。習

內不禮家君。家君

外不拜人主。人主者

方河上之輩。亦以類矣。有德高僧比河上之

以此觀之。自古賢德猶有高居井里。嘯傲雲

山其道也。孟子。九百畝為井。田五畝為井。歷觀古之賢人。德士慕

天子莫得而臣。王侯莫得而友。禮記。儒行篇曰。

下不事諸侯。莊子。天道篇曰。曾子居衛。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焚志者忘形。焚形者忘利。致道忘心矣

禮義制度不可得而拘也。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

而況象外之教乎。何況沙門。乃出塵

是以君子隨其所宜。無適不可。是故君子惟義是

豈區區冠冕禮儀而能禦哉。區區

舉問第十。此篇舉喻事而

客曰。季路問事鬼神。季路子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論語。註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

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

此聖人所絕也。此聖人絕

今佛教輒說生死往來之事。鬼神報應之微釋

教說生死往來

吾恐此非聖哲之語也。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

夫履道者。當舍和蘊素。夫行履此道者。當要

篤信務實。篤者固厚也。信者誠實也。務者專力於事

何必說生死以亂其心。言鬼神而惑其志也。若

妙明曰。子之所言。可謂見外而未見其內。實

曰。子見也。外教中說生死鬼神之事。不見自己教中亦

有所言之事。中庸。子曰。鬼神之神也。太極圖曰。原始

求近而不求其遠也。只求淺近之事而

以子路性氣剛烈。暴虎馮河不善攝生。故曰。

未知生焉知死。暴虎馮河。以子路性氣剛烈。暴虎

度也。不善攝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惡河者非舟而

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責子路之辭也

胸臆嘔吐嘔吐勿切。特也之意。謂子路胸臆高起貌。

言無卑讓何能知鬼神之事。人事何能知。如

是孔子抑而遏之豈盡實之言乎。孔子抑按止絕

孔子曰非共鬼而祭之語也。論語。孔子謂非其鬼

祭之者謂不當祭之鬼如

人神曰鬼仲而生之爲神。曲而死之爲鬼。

鬼之言歸也反而歸者爲鬼。

人之魂魄所歸往也春秋左傳曰。人生始化爲魂。

魂者陽也。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魄者陰也。

言其非祖考鬼神而祭者謂求也。祖及父亡之皆

又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三年喪畢。神主以立於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春之雨澤既濡。秋之霜露既

孝思也移其

又曰生時愛敬父母在生。則

死事哀戚父母既死。則

又曰喪則致其哀。父母死喪則

祭則致其嚴歲時祭祀。則

又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公始祖。皆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父也。明堂

又曰生則親安之心。則父母生而安其榮養

祭則鬼享之父母死而爲鬼。則享其祭祀也。

又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明即父乃合天道

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能敬於宗廟。則宗

孝悌之致通於神明。孝悌之道致其所至。則

又曰生事之以禮。父母生。則

死葬之以禮父母既亡。則

祭之以禮父母既葬。則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禮記有祭統祭儀唯言配天祀帝享祖嚴親

奉神事鬼之道結上文意。禮記中有祭之儀。今以

豈絕人事神鬼而知生死哉子獨不知之乎

但孔聖言其髣髴似以夫子之言。略

如來剖其幽微明發因果備陳報應。植善崇

福種惡獲殃派天下以歸其善。如來之教。能剖發

陳白種種善因。判於顯微。細則崇教於福極之應。種

惡因則自得其殃。禍之應以此分派天下之事。莫不歸於善

道也。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云。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善惡報應

之說也。

豈獨以佛家好言鬼神事乎結上文意。豈獨以香

夫如是何儒釋相違之有哉。如上皆孔子之教。明其

儒釋之教何有相違悖也哉。

解城第十一此篇以別夷夏之域

客曰仲尼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占無字論語謂。且夷狄有君長。不如諸夏之附亂反無

上下分諸孔子當時君之亂而執也。雖有其君不其其道

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此言順時行用諸夏

且吾子舜時學二帝三王之道。六經諸子之

書今更捨之。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反者

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人微旨之時。亦嘗出

此語與子所見不相遠也。今則不然。若子

可謂知禮樂之華而闕道德之實窺燭火之

照而未親日月之明也把也。今若許子可爲曉知禮

樂之光華而闕道德之實者何異莊子云。日既出矣。

而燭火不息其於照也不亦難乎諸客之所見於小火而

見日月之明也

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

農意有所主理非決然。謂孔子言昔時人君之風而

之見反變

昔孔子欲居九夷論語注。東方有九種夷。後漢書。夷傳

之者乃明乘桴浮於海之志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及仲尼周流天下而時君莫行其道。流七十餘

當時國皆無行其道者。

孟子思濟斯民而諸侯無聽其說。孟子亦遊諸

之政思濟斯民。

豈爲陋西域之術而弗用也耶若孔子模倣若之

夫姬文姬禹。君之聖者也。日碑由余臣之賢

者也斯皆生於夷狄。日碑由余臣之賢。

呂刑能誅兇殘。不能令惡子爲會閔。

醴泉出鳳凰來儀鳥獸率舞

儀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

也。若以上文互舉求其應和而無

若操之以鄉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

時習。韻叶巴歌。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

其和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鄭衛之歌曲。乃淫

也。蓋山頤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楊朱從而譏之。謂

列子。楊朱曰。舜禹陶陽。四德不得暫安。口腹

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

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行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

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所毒者也。解治水。功績不

就。殛諸羽山。禹築業。事雖。惟是處土功。子嘯不字。過門

不入。身雖何枯。手足斷。及受舜禪。卑宮室。藏成於

於死。此天人之

之憂苦者也。

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論語桓

子。子曰。天生德於

肉。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

福。不能自免。則則之災患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不

為譽者貴而毀者賤。大聖教典。下以釋

行不行時也。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

信不信機也。信與不信各有其機。若

譬如荷鍤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浸。其於功

也。不亦勢乎。巨浸海也。塞之。譬如有人負荷鍤

塞填大海。為此之功

力者。不亦勞而難乎

隨宜第十五 此篇隨順合宜

客曰。子言佛教。義高崇泰。理深江海。文同

翻錦。句若掇金。奚不以佛經答吾所問。而

復以詩書合異於同耶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投江海而飲。饑

者不必待菽食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

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

雖溫。不能暖無氣之人。狐貉死而無氣之人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水土雖潤澤。難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佛法雖懿。難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微

旨答子之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

以角者牛耳。不能聞聲。唯

伏食如故。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其牛既

轉為蛇蟲之聲。犢子之鳴。轉為操蛇蟲飛來之聲。

牛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者何也。蓋適其所

知也。足音動。如此聽之者何為也。大概順其所知者也。讓

音雅

以是故。吾以詩書曉子矣。六經諸子。是以引之。使

曉子易

優劣第十六 此篇謂王喬蕭史與摩騰

客曰。王喬蕭史。德也。王喬後漢人。為棠陰令。每顯

公時人。去吹簫。天

摩騰竺法蘭僧也。其道等乎。客謂此二僧。二僧

妙明曰。止乎也

幸以晏然。吾不欲平地起風波之千丈也。不當

得曰幸。幸以無事。如論其

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浪

客曰。願略舉似吾非。客謂此少舉似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舟者。要識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舟車者。要知地

學道者。達人之優劣。舟車者。要知地

之邪。舟車者。要知地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

之邪。舟車者。要知地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

之邪。舟車者。要知地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

之邪。舟車者。要知地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

之邪。舟車者。要知地

或示孺孩 說文曰會行而食乳曰孺始生曰孩

關尹之與老聃之大夫老子徐嗣

吾然而已謂死不

營營於衣食營營者往來不已之貌。謂衣食之人也。戚戚於名利戚戚者憂之貌。謂衣食之人也。皆死皆生世之常俗。皆在生死之中。常於生死以生死為常之事。謂之曰凡由此謂之曰凡也。

且天人垂死五衰相現而有破面之忿。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福盡之時。五衰相現。華冠萎脫。二兩腋汗流。三不樂本座。四眷屬離散。五身光自絕。故破面之忿。謂煩惱忿現於面也。皆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棄也一切天人。皆因貪樂而不能容。安得不為夫凡乎嗚呼彼寡聞陋智者。

統以上天所居之衆若上天所居人而吾宗脫白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突我釋門中。纔脫去俗人白衣而初著緇衣者。無不拍手嗤笑為狂謬之說也已。先知第十七此篇預明西域生佛。故曰先知。客曰。子之言佛。其道大矣。敢問漢夢以前。還有知之者乎漢明帝夢見金人飛入殿庭。此曾有知西方有佛者也。妙明曰。遠哉問也遠者。

在昔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有大光明。來照殿庭。王問太史蘇由曰太史通天姓名。昨夜有光。來照殿庭。是何祥瑞。蘇由對曰。西方有聖人生。此所現之靈瑞也。王曰。於國何如於我國家。不知善惡何如。由曰。即今無事。後一千年聲教被於此土由謂。一千年後所談聲教流傳此土。

遂以此事。記勸諸石彼時遂用此埋於南郊。南郊以待聖。至後漢明帝甲子永平七年。僅千歲矣僅千歲也。永平四年辛酉。明帝夢佛。至永平十一年。至此。此先知之一也已上所謂。乃先知一也。

又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中。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連宵不滅虹光也。其光相貫。徹南北。日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瑞也。扈對曰。此西方大聖人入滅所現相也在位五十五年。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世傳涅槃。王曰。吾常以此為患。今既滅矣。吾何患哉。扈多曰。王何必患。前代太史蘇由嘗誌勸于石曰。千年之後。聲教流被此土。方今七十九年矣。王奚患哉。此先知之二也。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問孔子。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丘夫子名。何敢然者謙辭也。丘則博學多識者也。又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善任智勇。聖則丘不知也聖不聖丘不知也。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善任仁義。聖則丘不知也聖不聖丘不知也。

孔子動容有間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之貌。以治天下。聖則丘不知也聖不聖丘不知也。三皇聖者歟伏羲神農軒轅。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善能任用。聖則丘不知也聖不聖丘不知也。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乎太宰謂。三皇五帝為聖人乎。所以大驚駭也。孔子動容有間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之貌。

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此明如來無為之大德也。謂不以法度所治。自不作亂也。不言而自信非言教動化。而自信也。不化而自行非教化。而自行其道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廣遠之貌。故如來之道妙。民不能稱名焉。丘疑其為聖。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天子有推定之辭。為此不。

此先知之三也。嬴秦始皇帝時。有梵僧室利房等二十七人來秦。時帝方急其并吞七雄爭勝七雄者。秦齊燕趙韓魏楚也。甲兵相持。不遑崇信遑暇也。嬴甲之兵正相殺時。不遑閑暇而崇敬信受也。反為譏誕秦主反以譏詐虛誕。遂以房等。陸而執之遂將房等皆於陸牢而執禁之。夜有金甲神人。從空而下。以金鏈繫鎖援僧而去。此先知之四也。漢護左都水使劉向曰。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造列仙圖。黃帝而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此先知之五也。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安城西南。鑿昆明池帝欲伐昆明國。後國人毒水戰。故鑿池以習之。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僧。必能知之。帝遂遣人往問。僧曰。乃劫壞時所積灰耳。此先知之六也。若子獨於諸說而不知之者乎。且孔子生於東周。佛則生於西域。相去綿遠。其玄會默識。驗若親覲。非同聲相應。其孰能懸知如此之遠者乎周易乾卦文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尊釋第十八此篇客方崇佛。故曰尊釋。

客曰。仲尼默識能仁。說音。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云。識者知也。不言而存諸心也。此語釋也。此云能仁。商太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焉。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此語釋也。此云能仁。商太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妙明曰。善哉汝之問也。吾昔嘗遊華清宮。臨潼縣有華清宮。唐山有華清宮。

道士鴻濛老人。邀予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籍錄。得西昇經首卷。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泥洹者。涅槃也。

予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爲然也。予曰。若非指佛。誰爲老氏之師也。

又得古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師也。若此言者。皆指佛言也。蓋老子知天竺之聖所以得三穆之也。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返神。還乎無名。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返本還源復其無名之妙。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絕身滅影。復歸綿綿長存。吾今遊矣。綿綿不斷。而長存者也。故老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明解法度。得道如佛。又得靈寶消魂安誌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

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諸人助於也。

又得金闕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我生何以晚。

泥洹亦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予在雲濟宮西北廊畫壁上一僧座一人禮拜。予問本宮道士。此何也。士曰。此雲濟真君。因中曾禮定光佛爲師也。

肅宗三教畫讚云。唐肅宗皇帝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龍。孔子家語適周問禮而款曰。老子猶龍也。

吾不知。聘師竺乾。善入無爲。吾於昔年未明其乾。善入無爲。即佛也。

稽首正覺。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乃我師師之師也。吾師師師。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如此言應當了知是意。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獨不知乎。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老子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周定王。莊襄惠文昭襄。年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別代。其冥會默契。如此之綿密。非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折疑論卷第四

折疑論卷第五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言符第十九。此篇。聯合三教之理。故曰言符。

漢書曰。漢淳散模各隨所適。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

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語去聲。論語語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教。則其言易入而無礙等之微也。

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上士唯智非愚勤行於道。中士唯愚非智笑聖道。故上士悟。中士疑。下士迷。

佛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法華經云。上中下達摩九年不語。少林面壁九年。

顏回終日如愚。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一中。言多言而氣窮。不如守一中。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且上若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以知恥而不偷竊也。

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佛云。不得資金銀生像。尙書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誇也。若誇有功。則天下人無與爾爭其功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上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專所見者。必不明其道也。自言是者。其道德必不顯彰也。自誇伐者。必無其功也。目矜才者。必不得久長。

佛經云。不得故自讚毀他。即其類也。經言不得讚毀自己他人。

如此者衆。如此相同之。

是以聖人雖居異域。被機同處。如出一口。三教雖時代國土不同。其被化機緣相同之處。如出一人之口。

但病有淺深。藥有殊品。而療苦求安。其情一。

也。結上文意。然三教所設。各有淺深不同。但苦病也。三聖之言。雖有殊異。品類不同。其治痼疾苦而欲求其安樂。則一理也。

獨以戰國縱橫時無大器。故二聖不言世外之典耳。惟以三綱五常修齊治平之道。而化利天下。共出世玄妙之典。故不言耳。

會名第二十一

客曰。三聖設教異同之理。則聞命矣。敢問
聖人原始返終之道。可得聞乎。原其始而知所
返其終而知
所死。如此道
理可許得聞乎
妙明曰。甚哉子之問也。此皆客
之所問

予隨堂粥飯之流

焉能達聖人起盡之事也歟。然以所知敢告

吾子。佛昔居觀史多天。楚語觀

故名護明菩薩。傳得時譽。以言亦名勝義天子。

降神迦維羅國淨飯王宮以肩明三日寅二
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於毘婆尼藍園波羅叉

樹下。於母摩耶右脅而生。十九踰城出家。成

佛德相妙好。住世七十九年。譚經三百五十

度佛自誕生至於雙林入滅共七十九年白成道已四十九年。演教三百餘會。

以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洛

俗二 剪其逆之云。則木色小。道本微分。明色心二法。即區

指陳因果排列行位指點陳說。先因後果。隨其所而證排列五十二行位階級

心本來是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飲

摩乃二十八祖。東遷震
天自迦葉爲初祖。相傳至達

其來也月現江心祖師來東土所傳心印如月現於江心

其逝也日沈山頂

道高堯舜德邁羲軒
如子貢曰夫子賢於堯舜

分身混沌之前。流教太虛之始。

是以流教於太盛之初始也

不生不滅時來不滅來不生不滅時來不滅

出九層圓蓋之天處。道出於九天之上。

六、

其道本乎專氣致柔抱一守真實腹虛心老子之

更無用。故抱一氣而固守本真也。道德經云。實其腹者懷道抱一而守其真神也。虛其心者。諸除其嗜欲去其

也。無私蔽而

見之下。是見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夷

禪之不足見者無色之謂。其道故無色可見。
 總之不能聞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

聶之不前聞無聲之謂其道故無聲可聞

獨立而不改獨立者道更無其二也。

周行而不殆既明此無形無影之道則

然後設無爲之化明乎專氣抱一之道。然後可以稱無爲之教化。

行不言之教既明道妙則可以行無言無說之教

足以還年却老可以證返老還童之理

羽駕長生乘鸞跨鶴謂之羽駕。其本體不滅謂之長生。久視之道也。

共陰陽以晦明陰陽者。指日月與陰陽而同。晦。同明也。

與天地而遐久。非含和蘊素忘懷守雌者。不
足與晉比首也。若不是含養中和蘊素純真忘其精欲。

是以論此意也

牟子云。清淨法行經云。震旦國人難化。先以

三、聖而往教焉。文出破邪論。在藏經。既字闕上卷。

大迦葉菩薩稱爲老子。淨光童子菩薩稱爲仲
三。壽星菩薩稱爲黃河。佛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

尼儒。蓋善薩稱爲前住。經云。在迦葉在彼爲老子。號無上道。淨光在彼號仲尼爲夫子。漸教化。儒童在彼

號頤問。須那經云。吾入憐子輩之後。我流於東土。王及人民。奉戒修善者。

與正錄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生。

孔子年譜云。周二十二主。靈王二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孔子生於兗州鄒邑平鄉闕黨里。

聖王在位二十七年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時老子五十五歲孔子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闕黨里。生而有髭。身長九尺六寸。顴大十圍手垂過膝。河口海口。龍顏方頤。鳳凰顴。虎視。龍眉。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如世。家說。

父叔梁紇。母顏氏微。史記世家口。

適周道衰微。淳風墜地。周流天下。而化行焉。

高而無位。夫子有君師之位。

伐樹於宋。孔子嘗談道。於宋。

削跡於衛。孔子過衛。國。

見辱於陽貨。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智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可謂知乎。

被諂於接輿。楚狂接輿見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畏於匡人。夫子遊於匡。宋人國之數也。子絃琴而不奏。子推琴而謂子路曰。由來吾語汝。吾將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變齊之時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之時天下無道。人非知失也。世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如視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是以吾今雖難於此而不懼。故絃琴而樂也。

困於陳蔡。論語。子在陳絕糧。

窮詞於盜跖。受毀於桓魋。桓魋。宋司馬也。欲害孔子。子曰。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桓魋其奈我何。

年七十有三而終於魯。孔子年七十三。薨於魯。

其道本乎道德仁義禮樂。夫子以行其道也。則本於仁者心之德愛之禮。義者心之智。事之實。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樂者移風易俗而主於和也。

恭儉溫良慈讓也。恭者莊敬也。儉者節制也。溫者相厚也。良者易直也。慈仁而有愛及人也。

讀者諒。

文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

修存忠信也。忠信爲人之本也。

祖述堯舜。道宗堯舜之道。

憲章文武。近守文。

刪詩書。刪除削也。定公九年。季氏僭作亂。專制詩書。刪去其不雅。去詩中繁文。刪書中三墳三典。

定禮樂。樂於衰微。然後定其禮樂。

讀易道。讀周易而講明天道。

補春秋。補宣子遺書。見孔子曰。易象與春秋。蓋因之所補之者。人遺。

作孝經。與曾子所。

理欬器。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爲有坐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聖人以爲戒。故常置之於坐側。欬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果然也。中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天何物焉。有滿而不覆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仁。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受道於漁父。事如莊子。

問禮於老聃。正三綱。三綱者。父。

明五紀。五紀者。仁。

配天祀帝。享祖尊親。孝經。

僕妾竭其歡心。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臣子盡其忠孝。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居家理治長幼順從。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身揭日月之明。揚也。言身負其。

道歷乾坤之固。夫子道德歷代封。

此略其實也。此乃略少而言。

然聖人之道。仰之彌高。論語。顏子喟然歎曰。聖人。

鑽之彌堅。不可入。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在前在後。恍惚不可以爲象。此。

形無體而。

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此。

道體玄妙而。

生而無生。滅而無滅。此。

離相寂然。絕諸戲論。此。

且誰能果知其升降隱顯原始返終之道也。此。

結三教之妙而論之。且今誰敢言盡知其。

高低明暗。原其始生而盡其返終之道也哉。

客籍首再拜曰。非子之說。吾不得聞聖人至。

道如此其大者也。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折疑論卷第五終。

No. 219

寺沙門玄奘上表記

進經論等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義盡既陳。肇有書契。猶文斯闡。爰盛典譽。徒以晦義輔德。紀情括性。猶纏埃累之間。未出震區之表。豈若龍宮秘旨。驚嶺微詞。導群迷於沙界。庇交喪於塵劫。然則至極無象。演其源者法王。至理無言。詮其道者。聖帝。伏惟。陛下纂靈出震。撫運登樞。勝茂九瀾。掩肩庭而獨步。飛英八極。輻軒吳而高視。分麾紫塞。剪隨寇於幽陵。駐蹕青丘。蕩妖氛於蟠木。武功既戰。歸馬華山。文德載宣。受圖宛軸。於是刊書近閣。創禮容臺。鳳篆龜文。既藏藏於東觀。銀鑄玉字。亦洗汚於南宮。猶故屬想。其如。緬懷空寂。紹宣妙法。以爲大訓。由是鹿野之談。應聖期而重譯。鷄林之士。仰神化以來儀。建香城於中洲。引玄津於神縣。像教東被。斯爲盛矣。玄奘行業無紀。空符曲成。謬齒繙徒。有慚光梓。慨然懷憤。誓以弘宣。憑恃國威。遠尋靈跡。往在西域。躬習梵言。覽尼尼之奧旨。窺多羅之密藏。所獲梵本經論總一千帙。六百五十七部。佛像七軀。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并骨舍利等一兩。既而治裝金地。旋軻玉門。祇奉論旨。載合翻譯。爰召開士。同證慧義。研思淹府。未能總畢。見絕筆者。凡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雜集阿毘達磨論十六卷。勸成八帙。繕寫如別。及前舍利佛像梵本經論等。諸詣闕奉進。但聖鑒照明。玄言沖遠。玄奘學非沈祕。識謝詠通。何以仰稱天規。敬弘至教。亦由榮榮燭火。對脩景以揭光。沿涓細流。足巨壑而成大。追慚戰慄。若履水谷。謹言。

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

進西域記表

沙門玄奘。名言。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羌白環。薦垂衣之后。東夷精。夫。賄刑措之君。固已飛英曩。代。式微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郭舟弦木。威。天下而濟群生。蓋足蘆灰。堦方輿而補圓蓋。曜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渾淵泉源。化靈蕭華。房芝發秀。井浪開華。樂園馴班。巢阿舞律。浮紫霄於具闕。霏白雲於玉檢。還使苑若木而池濛汜。需炎火而照積水。梯赤坂而承朝。泛蒼津而委壽。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關張掖近接金城。秦成桂林。裁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營秋蠶。徒以上假。卓靈下資。頓命。飄身遠述。求遐自邇。展轉瞻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支巨雀。方驗前聞。屬寶孤鸞。還稽曩實。時移歲積。人欲天從。遂得下雪。而泛提河。援鶴林而栖鷺嶺。祇園之路。還逕空存。王舍之基。婆陀可陟。尋求歷覽。

八二

昨序推遷言。返帝京。忽將二紀。所聞所履。百有卅八國。竊以。章亥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淺厲。無述風土。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其迂辭瑣說。多從剪棄。綴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繕寫如別。玄奘稟質愚魯。昧於糾實。望頰之右筆。飾以左言。裁此蕪辭。採其實錄。標百王之稱首。符九丘於皇代。庶使山經。闕彩汲傳。輶華。無任區區。至。諸詣闕奉進。輕塵旋展。伏深戰灼。謹言。

請太宗文皇帝作經序并題經表

沙門玄奘言。名早預玄門。幸逢昌運。希聞至道。遊心法苑。每恨正覺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懷慕。遍歷殊方。遠賴皇威。所期咸濟。去年二月奉。詔翻譯。今見成五部。總五十八卷。繕寫如別。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聖上親降鑾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新翻。敢緣斯義。伏願陛下曲垂神翰。表發經題。親紆玄藻。序明宗極。所望天文秘思。與日月齊明。玉宇銀鉤。將乾坤等固。庶百代之下。歌詠無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不任。悵悵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增悚汗。謹言。

太宗文皇帝報請作經序 勅書

省書具悉來意。法師風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

唐時代寫小泉策太師氏藏本。奈良時代寫京都知恩院藏本。《寺沙...記》八字二【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十二字。此進經論等表一章原本同今依甲本補之。①名一②大二矢③代一戊④天下而三字原本虫損⑤譯一神⑥其二貝⑦開二開⑧力二助⑨開二開⑩泛一治⑪還一歷⑫返一反⑬風土二字風⑭開二開⑮至一⑯進一⑰言下甲本有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⑱今二合⑲寺二幸⑳緣二錄㉑情二性㉒懷㉓言下甲本有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⑳執一㉑

域記者。當日披覽。勅獎和尚。內出與玄奘法師。

謝太宗文皇帝勅書表

沙門玄奘言。伏奉 聖勅。狼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誠惶誠恐。玄奘業尚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冀懷荒塞。資朝化。所獲經論。奉 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聖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苞繁象。詞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震聰神運。不垂矜許。撫躬累思。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陳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聲味。金壁奇珍。豈翫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于祈。伏乞雲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耀而俱懸。然則驚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典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無任誠懇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深戰慄。謹言。

謝納袈裟剃刀表

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旨。施納袈裟一領。寶鐵剃刀一口。雲雨曲垂。謬霽澤。光命隆厚。精守震越。名幸遭文明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答。皇睠不遺。恩榮俯墜。忍辱之服。彩含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

當服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識於彼已。懼空疎於冒恩。慙叨殊禮。慙恩屏營。不勝悚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塵顙天鑒。伏深戰慄。謹言。

謝太宗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世。親覩奧不測之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共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 聖域。具葉靈文。咸歸冊府。名往因振錫。聊謁岷山。經途萬里。恬天威如思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之素象。還獻紫雲長。尋蒙下詔。賜使翻譯。名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濫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欣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太宗文皇帝報玄奘法師謝表 勅書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俯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謝述聖記。沙門玄奘啓。竊以。誠真者寡。每苦徂東之

路。迷方者衆。共仰司南之車。況乎大道玄遠。妙門虛寂。非乘教智。孰能詮序者哉。伏惟 皇太子殿下。體資宸極。仁被春方。照佛日以重耀。紹法輪於將墜。津梁有屬。傳燈斯在。玄奘志窮佛道。誓損軀命。粵自東夏。願至西方。皇靈護持。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尋蒙恩勅。令玄奘翻譯。爰降慈旨。爲製序文。布慈雲於塵劫。潤惠雨於沙界。殿下遊夏三藏。仰弘十善。復令製述聖之記。光闡大猷。明賞相之門。則有而不有。談空寂之境。則空亦皆空。猶得神衷。遠超繫表。名未澄濁水。忽得明珠。謹當頂受奉持。永爲心鏡。不任下情悚荷之至。謹奉啓陳謝以聞。謹啓。皇帝在春宮。曰報謝玄奘法師啓書。

朕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親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蒙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又勞師遠臻。深以爲愧。內出與玄奘法師。太宗文皇帝長命婆羅門與玄奘法師書。造化陶均。短長異壽。天地覆載。愚智同生。故知上聖上賢。無代不有。然而前王前帝。罕得相逢。朕自顧德薄行輕。智微力淺。幸因夙緣。有慶得遇真人。自慰藥已來。手脚漸覺輕損。彌加將慎。冀得全除。撫疲躬而自歡。荷神方而多愧。唯恐命於後藥。庶遐齡之

①年十(與五均前) ②廿日(與) ③廿日(與) ④廿日(與) ⑤廿日(與) ⑥廿日(與) ⑦廿日(與) ⑧廿日(與) ⑨廿日(與) ⑩廿日(與) ⑪廿日(與) ⑫廿日(與) ⑬廿日(與) ⑭廿日(與) ⑮廿日(與) ⑯廿日(與) ⑰廿日(與) ⑱廿日(與) ⑲廿日(與) ⑳廿日(與) ㉑廿日(與) ㉒廿日(與) ㉓廿日(與) ㉔廿日(與) ㉕廿日(與) ㉖廿日(與) ㉗廿日(與) ㉘廿日(與) ㉙廿日(與) ㉚廿日(與) ㉛廿日(與) ㉜廿日(與) ㉝廿日(與) ㉞廿日(與) ㉟廿日(與) ㊱廿日(與) ㊲廿日(與) ㊳廿日(與) ㊴廿日(與) ㊵廿日(與) ㊶廿日(與) ㊷廿日(與) ㊸廿日(與) ㊹廿日(與) ㊺廿日(與) ㊻廿日(與) ㊼廿日(與) ㊽廿日(與) ㊾廿日(與) ㊿廿日(與)

①和②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十內③謝字甲本附前行師下④咸二威⑤深二滲⑥思二思⑦顯二合⑧言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⑨貞觀廿年七月十四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⑩表十(一首)⑪名二玄奘⑫俯二府⑬荷二荷⑭言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內出與玄奘法師十⑭言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⑮其十神⑯堤二隄⑰得十(成)⑱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⑲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⑳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㉑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㉒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㉓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㉔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㉕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㉖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㉗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㉘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㉙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㉚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㉛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㉜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㉝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㉞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㉟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㊱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㊲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㊳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㊴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㊵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㊶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㊷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㊸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㊹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㊺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㊻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㊼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㊽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㊾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㊿下甲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五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

可期。必望超促世而長存。駐常顏而不朽。既白之髮。變素成玄。已弊之躬。除衰益壯。此心此願。其可遂乎。唯竭深誠。敬行良術。

內出與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請經論流行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玄宗無兆。因名教以垂訓。法本無爲。資言象以成化。是知詮名。教者法王之善權。闡言象者聖帝之能事。非夫三達遐鑒。四弘俯濟。孰能撫金輪之運。弘玉毫之教者歟。伏惟。皇帝陛下。俯齊作聖。欽明體道。革滌弊之俗。垂。舊穆之化。風教被於三千。疆場掩於百億。臨八政。而命駕。馭五乘而載馳。屈方外之。跡。據域中之位。四海無虞。萬機有暇。儲慈寶於麟閣。引智水於龍宮。玄奘業謝疎通。學漸稽古。肅承明詔。詳譯梵文。內。願庸愚。懼乖玄旨。深惟誠款。恐。靈大猷。是以夙夜匪懈。身心無怠。卓化所覃。無謬一音之說。靈觀所祐。有感一人之心。暇日迴三舍之。明。丹誠動九重之聽。爰紆神衷。序明聖教。詞華切漢。已振釋主宮。義海浮天。將勸梵王之請。由是牟尼大訓。資聖藻而照宣。般若微言。憑帝猷而光闡。然而幽居陋俗。未聞梵響之聲。邊荒遠鄙。親觀天文之麗。其見譯訖經論。請冠御製三藏聖教序。及皇太子述聖記。宣布遠近。咸使聞知。大郡名州。各施一本。是則道不虛行。法無留滯。慧雲布於遐邇。法雨澍於中外。皇靈享法施之福。永永無窮。黎元阜法財之用。生生無遺。不任誠懇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伏

願。天慈賜垂矜允。輕塵聽覽。追增戰汗。謹

言

謝玄奘法師東宮書述聖記啓

沙門玄奘啓。中使光臨。伏承明令。親降微豪。書述聖記。曲垂霽澤。遠洽虛微。恭承寵命。對越惶悚。竊以。日月經天在。瞻斯朗。聖賢闡化。遇感方弘。是以真教行於明時。大訓興於昌運。非乘一人之慶。寧洽幽荒。非燭三明之智。豈昭冥昧。伏惟。皇太子殿下。涵神智水。操性玄津。資曜。堯雲。繼明增朗。業。昭天縱。學貫三乘之。玄。道亞生知。才苞四辨之敏。至於開闢陳迹。妙窮於八體。離經辨志。義綜於九疇。筆勢雲浮。詞華霧洽。含豪變六爻之象。揮翰煥三辰之光。降中觀之秘藻。闡祇園之奧旨。思等風雲。明懸日月。淳化所被。蒼生荷福。澤及幽顯。慶洽人天。不勝悅豫之誠。謹奉啓陳。謝以聞。謹啓

請經出流行啓

沙門玄奘啓。竊以。六爻陳迹。察陰陽之。隱伏。八卦成象。考日月之。悔。與夫忘言妙辯。至道被於人天。滿宇宏規。茂實騰於空有。拯淪行。之滯。慶弱喪之流。語其取捨功。豈同日。伏惟。皇太子殿下。含章育德。基性多才。仁聲溢於萬邦。惠情留於三寶。深窮權實。妙達色空。不爲而道茂。忘己而功顯。降志紹隆。留神贊述。如洪鍾之待扣。若空谷之必應。闡妙象於名言。暢幽筌於聲教。遂乃。昭之以慈燭。濟之以智舟。既明長夜之。昏。爰拯暴流之溺。三途享福。四生受賴。玄門慶矣。緒徒幸

矣。然而邊隅民庶。未觀聖皇之漢。幽鄙黔黎。詎聞正逼之說。普天之下。並隆慶雲。遐方之

俗。未霽法雨。玄奘。食和惠澤。靜恭玄訓。祇奉綸誥。敬譯梵經。有感。皇靈。摘章。序真如之教。上迴。靈。垂澤。述實相之宗。凡厥懷生。咸欣大賴。況親。霽澤。豈勝踊躍。其見譯訖經論。請付外流布。開慧眼於含識。蔭慈雲於群有。使夫道法之徒。俱蒙利喜。迷方之俗。咸遊。學路。不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請以聞。輕。塵。省覽。伏增戰慄。謹啓

皇帝在春宮日所寫六門經及題菩薩藏經等謝啓

沙門玄奘啓。中使曲臨。光命隆渥。伏奉神筆所寫六門陀羅尼經一卷及題大菩薩藏經等六十六卷。殊私忽降。惕然惟答。惠澤光被。欣若登高。竊以。至教希夷。理出霄雲之外。玄章沖邈。道闡言象之間。顯晦從時。行藏

在運。非屬淳和之化。豈弘幽。蹟之訓者哉。伏惟皇太子殿下。德隆天地。道。昭。回光。三靈宅心。萬邦式望。布。雲。而。降。火宅。擊法滅而警幽途。肅然蒙潤。超然迴濟。然。夫皮紙骨筆之誠。曾何足。亡身殉。隨命之。願彼多慚。斯乃慶集皇靈。永收金輪之運。福滋聖善。速紹。玉。之。位。名。內省。庸非。觀道慶辰。生微用淺。空荷榮渥。不勝。之。至。謹奉啓陳。謝以聞。輕。省覽。伏用。謹啓

玄奘法師請附訊物及書往西域表

沙門玄奘言。蓋聞。隆道。功玄而化廣。德綏內外。邇肅而遠安。是以垂則天之教。成

①、貞觀廿二年八月十日十內堂 ②玄奘法師三長命婆羅門 ③〔論〕一 ④表十(一首) ⑤名二分 ⑥〔教〕一 ⑦欽二 ⑧飲 ⑨出 ⑩色 ⑪而 ⑫一 ⑬〔駁〕一 ⑭〔駁〕一 ⑮〔駁〕一 ⑯〔駁〕一 ⑰〔駁〕一 ⑱〔駁〕一 ⑲〔駁〕一 ⑳〔駁〕一 ㉑〔駁〕一 ㉒〔駁〕一 ㉓〔駁〕一 ㉔〔駁〕一 ㉕〔駁〕一 ㉖〔駁〕一 ㉗〔駁〕一 ㉘〔駁〕一 ㉙〔駁〕一 ㉚〔駁〕一 ㉛〔駁〕一 ㉜〔駁〕一 ㉝〔駁〕一 ㉞〔駁〕一 ㉟〔駁〕一 ㊱〔駁〕一 ㊲〔駁〕一 ㊳〔駁〕一 ㊴〔駁〕一 ㊵〔駁〕一 ㊶〔駁〕一 ㊷〔駁〕一 ㊸〔駁〕一 ㊹〔駁〕一 ㊺〔駁〕一 ㊻〔駁〕一 ㊼〔駁〕一 ㊽〔駁〕一 ㊾〔駁〕一 ㊿〔駁〕一 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廿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 ①〔謝〕一 ②〔謝〕一 ③〔謝〕一 ④〔謝〕一 ⑤〔謝〕一 ⑥〔謝〕一 ⑦〔謝〕一 ⑧〔謝〕一 ⑨〔謝〕一 ⑩〔謝〕一 ⑪〔謝〕一 ⑫〔謝〕一 ⑬〔謝〕一 ⑭〔謝〕一 ⑮〔謝〕一 ⑯〔謝〕一 ⑰〔謝〕一 ⑱〔謝〕一 ⑲〔謝〕一 ⑳〔謝〕一 ㉑〔謝〕一 ㉒〔謝〕一 ㉓〔謝〕一 ㉔〔謝〕一 ㉕〔謝〕一 ㉖〔謝〕一 ㉗〔謝〕一 ㉘〔謝〕一 ㉙〔謝〕一 ㉚〔謝〕一 ㉛〔謝〕一 ㉜〔謝〕一 ㉝〔謝〕一 ㉞〔謝〕一 ㉟〔謝〕一 ㊱〔謝〕一 ㊲〔謝〕一 ㊳〔謝〕一 ㊴〔謝〕一 ㊵〔謝〕一 ㊶〔謝〕一 ㊷〔謝〕一 ㊸〔謝〕一 ㊹〔謝〕一 ㊺〔謝〕一 ㊻〔謝〕一 ㊼〔謝〕一 ㊽〔謝〕一 ㊾〔謝〕一 ㊿〔謝〕一 本有貞觀廿二年八月廿六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 ①〔謝〕一 ②〔謝〕一 ③〔謝〕一 ④〔謝〕一 ⑤〔謝〕一 ⑥〔謝〕一 ⑦〔謝〕一 ⑧〔謝〕一 ⑨〔謝〕一 ⑩〔謝〕一 ⑪〔謝〕一 ⑫〔謝〕一 ⑬〔謝〕一 ⑭〔謝〕一 ⑮〔謝〕一 ⑯〔謝〕一 ⑰〔謝〕一 ⑱〔謝〕一 ⑲〔謝〕一 ⑳〔謝〕一 ㉑〔謝〕一 ㉒〔謝〕一 ㉓〔謝〕一 ㉔〔謝〕一 ㉕〔謝〕一 ㉖〔謝〕一 ㉗〔謝〕一 ㉘〔謝〕一 ㉙〔謝〕一 ㉚〔謝〕一 ㉛〔謝〕一 ㉜〔謝〕一 ㉝〔謝〕一 ㉞〔謝〕一 ㉟〔謝〕一 ㊱〔謝〕一 ㊲〔謝〕一 ㊳〔謝〕一 ㊴〔謝〕一 ㊵〔謝〕一 ㊶〔謝〕一 ㊷〔謝〕一 ㊸〔謝〕一 ㊹〔謝〕一 ㊺〔謝〕一 ㊻〔謝〕一 ㊼〔謝〕一 ㊽〔謝〕一 ㊾〔謝〕一 ㊿〔謝〕一 本有貞觀廿二年九月十八日沙門玄奘上表十六字 ①〔謝〕一 ②〔謝〕一 ③〔謝〕一 ④〔謝〕一 ⑤〔謝〕一 ⑥〔謝〕一 ⑦〔謝〕一 ⑧〔謝〕一 ⑨〔謝〕一 ⑩〔謝〕一 ⑪〔謝〕一 ⑫〔謝〕一 ⑬〔謝〕一 ⑭〔謝〕一 ⑮〔謝〕一 ⑯〔謝〕一 ⑰〔謝〕一 ⑱〔謝〕一 ⑲〔謝〕一 ⑳〔謝〕一 ㉑〔謝〕一 ㉒〔謝〕一 ㉓〔謝〕一 ㉔〔謝〕一 ㉕〔謝〕一 ㉖〔謝〕一 ㉗〔謝〕一 ㉘〔謝〕一 ㉙〔謝〕一 ㉚〔謝〕一 ㉛〔謝〕一 ㉜〔謝〕一 ㉝〔謝〕一 ㉞〔謝〕一 ㉟〔謝〕一 ㊱〔謝〕一 ㊲〔謝〕一 ㊳〔謝〕一 ㊴〔謝〕一 ㊵〔謝〕一 ㊶〔謝〕一 ㊷〔謝〕一 ㊸〔謝〕一 ㊹〔謝〕一 ㊺〔謝〕一 ㊻〔謝〕一 ㊼〔謝〕一 ㊽〔謝〕一 ㊾〔謝〕一 ㊿〔謝〕一

因地之化，斯固宰物之大統。馭宇之洪範也。伏惟。皇帝陛下資玄象之盛明。縱厚載之至德。裁成品類。光開彝倫。左祖之卿重。納貢反舌之俗。請吏革言。非夫德通神明。仁被幽顯。何以霧閣重阻。風卷絕域者哉。玄奘往還。帝力。問道遐方。祇奉法言。服膺梵學。博考名相之原。頗問權實之致。聿來宣譯。式符玄訓。上感皇情。重闢鷲山之道。遠崇佛旨。再演龍宮之典。靜言教義。功歸近人。探賾大猷。誠惟明導。無爲味法。有荷洪恩。不謝深仁。恐燕王化。玄奘爰初歸國。以至于今。凡厥縉徒。深嘉求法。啓其弊服。頗惠僧衣。今者見有袈裟三領。聖恩所賜。絢綵十四。諸寺訪得。繡像綵幡。及諸供養道具之物。并附單書。敬問師友。請因今使。附往天竺。冀斯憑信用謝厚恩。則光國仁義之風。以申愚陋之志。不任懷德之誠。謹奉表陳。請以聞。伏願聖慈。特垂矜允。謹言。

五言暮各過寺仍以述懷 皇帝在春宮口過大慈恩寺玄奘法師房製
停軒觀福殿。遊日眺皇幾。法輪含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遙含彩。雲水適分耀。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進經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及戒本。定。□惟發心樞要。難難津梁。諷誦聞名。獲福無量。冀中冥贊。永保聖躬。謹以進奉。伏惟惶悚。謹言。

請取梵本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律等。並是五乘軌轍。三

藏奧旨。文義既弘。學徒欽尚。玄奘往於西域。遍訪遺文。所獲衆經。部餘六百。前件經律。尚未得來。至於大法流通。有所未悉。今並在子闔國。宛然具有。伏惟。陛下則天御寓。光啓大猷。膺錄受圖。弘揚正法。殊方異類。重譯來朝。于闐善王。今歸聖化。伏願降勅。遣進。翻譯有期。所益匪弘。輒敢聞奏。輕觸軋殿。伏增悚慄。謹言。

皇帝與玄奘法師飛白書十八字
師年尊時熱此間小窄體中如何方翻了未勅謝得一切經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三藏聖教。蓋是照迷真之寶鏡。出愛海之舟航。入淨慧之良因。趣菩提之妙軌。是以衆香折骨。用顯求法之誠。雪嶺投身。式表聞經之慶。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御寓。十善之化。彌新。文思統天。八正之風。逾扇。雖復萬方事廣。檀那之行。靡虧。庶務殷繁。遊玄之心。無捨。前降明勅。遣造一切經。欲使載金言於素疊。非止鶴林。啓玉宇於霜螺。寧唯鹿苑。香檀製軸。掩瞻荷之芳。繡組裁帙。奪鮮霞之彩。莊嚴尊重。事事微妙。使人王君德至。復宜天恩。憫。玄奘愚昧。輟入龍宮。賜留轉讀。遂使甘露勝法。謬沾蓬蓽之門。末尼神珠。曲集蠅虛之室。頂戴歡喜。不知譬喻。敬即燃香散花。受持誦誦。願所生功德。莊嚴陛下。齊明兩曜。均壽二儀。化洽三千。道範無外。不任慶荷之至。謹附表謝。聞。紙墨易窮。陳恩難盡。謹言。

謝許製大慈恩寺碑文及得宰相助譯經表
沙門玄奘言。今月廿四日。內給事王君德奉宣口勅。許爲寺塔建碑製文。及遣在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薩元超。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國子博士范穎等。諸學士。監其譯經。散澤潛流。玄風載闢。祇奉慈誥。喜懼交懷。凡在縉徒。不勝慶化。必開衆妙之門。自大師厭俗。能仁不幸。驚山留影。像化空傳。鶴樹韻音。微言允被。非夫皇明出震。寂哲乘圓。道濟四生。智周三有。何以能凝思於玄津之境。馳情於大覺之路。誘疲商於城化。拯遊童於險險宅。伏惟皇帝陛下持衡纂慶。握契乘時。孕育三靈。陶甄萬品。遠安邇至。海晏河清。草木凝植。烟雲動色。端拱多豫。屬想詞林。理架三玄。文高七緯。而以釋迦妙典。弘濟居多。情在紹隆。俯垂幽贊。將欲親紆寂藻。式撰玄猷。曲詔朝英。允宣妙法。像教東被。五百餘年。雖敷暢厥旨。抑有多代。而光贊之榮。獨在茲日。天人載悅。明祇叶慶。金輪在運。玉曆方永。然則漢皇英藻。空演思於汾河。魏帝奇才。僅揭詞於吳會。未有奮茲鴻筆。贊彼玄規。洞三界以飛聲。橫六幽而灑潤。固使昭昭慧日。假聖藻而增輝。意蠢迷生。觀天詞而悟道。玄奘幸逢休運。早蒙落飾。德慚僧會。業謝法蘭。屢荷殊私。每深驚惕。重祇恩獎。彌增竦懼。無任戴荷之至。謹請闕奉表陳。謝以聞。謹言。

謝得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符。伏奉勅旨。親紆御筆。

爲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敬澤旁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踞厚地而懷慚。負什寫而寡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義皇之德。尙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猶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軌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爲盛矣。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通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金鑿。卽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顯發。散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竅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圖遺迹。託寶恩而彌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縉徒。兩叨恩顧。每謂多幸。重添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慚且躍。實用交懷。無任疎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謹言

請書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敷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降景化。復闡玄風。鄙癡穉之好道。空賞瑤池之咏。度漢莊之崇法。徒開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彰聖境。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絲之

搗曜。敷至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幽替。真如顯揚。玄蹟者也。雖下漢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鈞未書。并字猶懸。然則義樂已集。匪里曲之排預。龍鑒匪謀。何燭火之能明。非夫牙曠撫律。義和總馭。焉足揚法鼓之大音。神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于祈。伏乞茲具美勅。以紆神筆。庶淺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芳後聖。金聲玉振。卽悟群迷。鳳翥龍盤。將開衆寶。豈止堯隆像教。懷生霏莫大之恩。實亦非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名稟誠愚淺。謬齒縉林。木漸親沙。多虧律行。猥辱宸詞。過蒙哀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地。而慷慨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永谷。謹言

謝許書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伏奉勅旨。令許降宸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聖慈愛護。綸慈猥集。祇荷慚惕。罔知彼措。玄奘聞。聖恩在。駭。駭。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纖蕙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昭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下。展翼乘輻。提哀轡運。追軒邁項。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卽迴宸聰。英詞曲被。已超今代之珍。祕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返此非奇。得輪王

之髣髴。瞻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盛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跋銀鈞。發菩提於此日。諷遺文而探奧蹟。悟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遷海環桑。謫滿之風。無朽。名玄奘出自凡品。夙慚行業。既蒙落飾。恩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道茲翻譯。復承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二主神筆。猥賜哀揚。兩朝聖藻。兩垂榮飾。顧惟愚劣。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獻匪。觀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社於闕。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疎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謹言

謝送大慈恩寺碑文并設九部樂表

沙門玄奘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製御書大慈恩寺碑文。并設九部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福嚴詩。天文景燭。狀絳霞之映。靈山疑。繡宿之臨仙。凡在縉素。電激雷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摸物成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響。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鈞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扶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聘思。潘。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

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草慮。假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夢境之寶。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尙咨謀於傅毅。吳主歸崇。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昭運。爲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然祚方永。玄奘謬奉朝恩。幸登玄肆。屬茲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非貞懇。虛永蒙獎導。仰曾晏而荷澤。俯凌谷以懷慚。無任竦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謹言。

謝得善治法師等重出家表

沙門玄奘言。伏蒙恩勅。度善洛等出家。師戴不勝悲喜。兼至竊尋雲雨之澤。猶資仰器。日月之照。尙阻覆盂。而聖帝恩波。遂覃涯表。至仁光寵。允兼分外。伏惟。皇帝皇后陛下。靈妙覺。應迹善權。故能鑒極真如。轉法輪於九有。悲懷庶類。拯沈難於三塗。遂令善洛法通處儼等。重洗天波。再臨聖日。披黃泉而昇清漢。排火宅而蔭法雲。却石空銷斯恩不朽。微躬徒殞。此答何階。庶落髮之功。零煩惱於椒殿。具戒之力。薦福社於蘭塗。伏願。皇帝皇后。享壽萬春。凝耀百福。長臨紫極。永庇蒼生。春宮克茂。瑞柯飛英。青陸龍藩。載隆盤石。騰芳朱邸。名每自思。省無德於時。無功於國。而濫沐殊澤。淹積年歲。何嘗不弔。影慚魂

輟。殫忘寢。湘川之竹。未足盡恩。拾恒沙之身。誰能答現。尙恃天寵。且延視息。不勝感荷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庶贍慈施。伏增情恐。謹言。

謝得善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綿篤。殆辭昭運。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卽蒙瘳癒。駐顏齡於欲盡。反覺魄於將消。重觀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勝理恒調而已。願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力。庶酬冥社。玄奘猶自虛懷。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聞。謹言。

謝得善藥及勅使問病表

沙門玄奘言。名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愛。天使頻脩。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沈痼。承荷醫療。遂致痊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愧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勵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貲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陳謝。喜懼參并。罔知攸措。謹言。

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

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縉徒。不貴之恩。復霑玄肆。踰陽沐道。實用光華。踴地脩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

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圓御極。金輪乘正。瞻茲釋教。載懷宣闡。以爲落飾玄門。本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出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信金口之真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謹誦。豈待平反之律。方科姦妄之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鴻恩。已懷慚惕。重祇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謝。謹言。

重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

沙門玄奘言。伏見恩勅。除僧尼等依俗法推勘條。喜戴之誠。莫知准譬。竊尋正法隆贊。隨若上而抑揚。彝倫醇厚。儼玄風以興。自聖運在。瑞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阜。俾夫鎮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溥沐黎萌。寔法門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項爲僧徒不整。誨駁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篤深期於玄妙。掩纖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足惜。願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幽而還沃。僧等各深荷戴。人目知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

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綽祥。維城具美。不勝輝顯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輶馳旋。伏增惶恐。謹言

謝施納并雜物表

沙門玄奘啓。垂資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慚。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寶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掌中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彩體淡。敬君不能臨其功。裁縫婉密。難鏤無以窺其際。便覺烟霞入室。幽固在身。施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願龍俯躬。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郡生。與天無極。不任慚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謹言

慶佛光王周王曰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算。深斯所感。誕玄聖於克岐。伏惟。皇帝皇后情鑒。三空化九有。故能開垂旒於二諦。劫麥馬於一乘。蘭殿初歡。爰發俱胝之願。璇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傳夫十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助善肅此宮園。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盛。現此英猷。率士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廩局常懸迴構良因。且帝

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位高尚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偉聖澤無舛。弘誓不移。竊謂輝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權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比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罄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審蕃惟宜。翊亮王室。繇樞英胤。休祉日繁。標岐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不運。局影禁門。貴匪德升。寵緣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糜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壞戰越。謹言

慶佛光周王三日并進衣鉢鉢杖表

沙門玄奘言。名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邇。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洞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皇帝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功業愈盛。還淳反素。過三五之蹤。制禮作樂。逸殷周之軌。不持黃屋爲貴。以濟兆庶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藻練英實。布之列位。冀能黜過。勵精正道。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以卿雲紛紛。江海無波。日域遶風。龍卿沐化。灑盥平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喜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夢增敷。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持信恒情。豈直喜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遠前詔。卽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

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紹興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微妙。譬彼山王。焰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薩慈雲於大千之境。楊慧炬於百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應勝幡而摧外道。接沈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巨巖。爲調御士。作天人師。唯願先願先靈。藉孫祚而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方是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爲此也。豈得以東平瑣瑣之善。陳思庸庸之才。竝日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卽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寶。拂塵清塗。用佇踰城之駕。不勝慶慰翹跼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追增戰越。謹言

謝爲佛光周王滿月剃髮并慶度人表

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髮。并勅度僧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踴躍淨居之懷。弘願既宣。景福彌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弄。悲嘉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根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脩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王辰延和。臨百億與天下。畢千萬歲奇。佛光高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敬哲之姿。允移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

精戒行。允副如綸。佇承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慶佛光周王滿月并進法服等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累日而冲空。寫月明瓊。踰旬而就滿。是知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俊發其殊。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氛氣清於。寢興納祐。王顏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溥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褰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嶷者哉。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發枝再長。如蓮之日。舊令。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情。四門佇望。豈唯日索俊言。鶴慶待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鑪寶子香案深餅經架數珠錫杖澡豆橋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遙載弄於半環。代辟邪於蓬矢。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千奉。寔深悚慚。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令耀結。歡心於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劍而取偶。龍春振美。輻同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會規不相遠。不勝感荷。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深惶恐。謹言。

請入焉。岳表

沙門玄奘言。名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

三智之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升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迷途醉。窮劫石而靡忘。盡芥域而彌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方。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爲氣。良增歎矣。寧唯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殮。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藤。不足以備免脫。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固。是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飄焉已至。念茲邁速。則生涯可知。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視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多幸。屢逢明聖。蒙光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舉騰聲。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爲珍。鵲胎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慚慙。且害盈惡滿。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佛之誠誡。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實無取。天慈聖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弘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謏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匪懈。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合之宗要。大

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爲鎮國鎮方之典。所須文義無尋不得。譬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爲髣髴。玄奘用此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安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緩之逸。繁意象之奔馳。若不敘迹山中。不可成就。今承此州崇高少室。在嶺巖重疊。翠澗多奇。含孕風雲。苞蘊仁智。菓藥豐茂。蘿薛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紫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實可依歸以脩禪觀。又兩踈朝士。尙解歸海辭榮。巢許俗人。猶知栖箕蘊素。況玄奘出家爲法。翻滯闕中。清風數人念之增愧者也。伏惟陛下明臨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絕羣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陪塵庶之群。隨鳥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蔭。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無所容竄。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山漸。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僊蒙許。則廬山惠遠雅操。庶追刻岫道林清微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聞翻譯。無任樂願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謹言。

皇帝報玄奘法師請入嵩岳表勅書

省表。知欲晦迹巖泉。追林遠而架柱。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仰。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咬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障。豈識浪之能驚。然道德所居。何必大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勅。內與出玄奘法師

謝勅書表

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宇。香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抱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觀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矚峴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膠離。慧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視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神罄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架曹馬而遙遠者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希松柏。思願媚烟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鳥鵲雲雨之澤不棄。而明詔霽臨。不垂亮許。仍降恩降。曲存耀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勅載來言。不堪更請。謹附謝聞。唯增悚越。謹言。

法師玄奘重請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名庸虛幸。參梵侶。貞觀之日。早

沐殊私。永徽以來。陶叨恩遇。願循非劣。每用慚負。自奉詔翻譯一十五年。夙夜匪怠。思力疲盡。行年六十。又嬰風疹。心緒迷謬。非復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詎幾。今詎既不任專譯。豈宜濫竊鴻恩。見在翻經等僧。並乞停廢。請將一二弟子。移住玉華。時翻小經。兼得念誦上資國寢。下畢餘年。并乞衛士五人。依舊防守。庶荷宸造。免其僇戾。無任懇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戰懼。謹言。

謝得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奉昨一日恩勅。許玄奘并弟子移住玉華。翻經僧等。隨往翻譯。依舊供給。喜荷兼極。踴躍參拜。玄奘庸流末品。屢叨聖眷。至仁曲逮。殊澤再加。優其事業。居之顯奧。撫心增愧。荷施逾深。一介微生。萬殞寧答。不勝戴戴之極。謹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請御製大般若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佛法大乘。般若為本。陶鈞妙相。固不具該。先代帝王。福有優劣。感通正法。未盡梵文。然大般若經。惣廿萬偈。西域以為鎮國重寶。多祕不傳。伏惟皇帝陛下。化洽無幽。聖教潛被。致斯典絕。域來臻。玄奘往特國威。遐方問道。備歷艱險。搜求遺法。獲歸中國。十有九年。翻譯梵文。千三百餘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勞疹屢嬰。恐先朝露。無酬天造。是以力此衰弊。光燭纏宵。祇奉詔恩。夙夜翻譯。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譯大般若經。至今龍朔三年十月廿三日絕筆。合成六百卷。願斯妙善。仰資國祚。上延七廟。咸登萬

福。皇帝皇后重輝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輪。獨昌沙界。皇儲隆盤石之固。諸王茂本枝之榮。冥慶所覃。遐休靡際。功福既大。不敢緘默。望請御製序文。皇太子勅述聖記。庶使萬方味俗。親天藻而悟至真。九萬生靈。觀寶乘而知帝力。玄門益峻。緇徒增崇。塵劫有涯。妙善無盡。玄奘奉詔玉華翻譯。不獲詣闕。謹遣弟子窺奉表以聞。輕觸宸嚴。伏增悚灼。謹言。

龍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宜君縣玉華寺沙門玄奘上表

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憑義宣口勅許製

No. 3120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一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大唐大興善寺三藏者。諱智藏。號不空金剛。梵曰阿目佉跋折羅。本西域人也。昔事大弘教金剛三藏。稟受真言。二十四年。攝衣請益。大師歿後。還詣五天。梵本瑜伽備皆披閱。周遊遍覽。旋赴帝京。或化河西。或歸關內。屬天寶末歲。胡馬入關。至德二年。迴復京洛。和上親承聖旨。精建壇場。為灌頂師。三朝寵遇。表謝答制。師弟相承。大凡而言。一百四十四首。適分成六卷。庶流布將來。好學之徒。知其志也。

肅宗朝

①大日本續藏經。②鎌倉時代寫京都極尾高山寺藏本。③唐代寫黑板勝美氏藏本。④慶安三年刊大谷大學藏本。⑤〔遊〕一。⑥也十。〔長〕凡二十首。答制八首。總二十八首。⑦⑧

之真言。每布字觀心投身請護。願乘弘誓之力。得值輪王出興。潔誠十年。果會明聖。前載闕未啓。陛下養德奉宮。早奉德音曲垂。省問兼資香藥。密遣加持。及陛下北巡。不空雖不獲陪侍。弟子僧舍光等歸從。西出又得親遇。變輿崎嶇戎旅之間。預聞定冊之議。不空雖身陷胡境。常心奉闕庭。頻承密詔。進奉咸達。陛下睿謀獨運。法力冥加。群兇散亡。宸象歸正。不空微質。又忝朝恩。十月清宮以建辟魔之會。正朝薦號仍臨灌頂之境。塗飾上宮。熏修別殿。既許翻譯。仍與度僧渾澤已深。報効何日。謹當三時浴像半月護摩。庶三千七百保明王之國土。一十六護增聖帝之威神。壽如南山。永永無極。不勝感戴欣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敬喜謹言。至德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表上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

師現身西方。開法中國。在昔弘誓。朕心悉知。經行恒涉。致大福力。自頃跋涉。常念因緣。而今比丘問道申願。今蓮花至淨。貝葉重宣。微妙佛陀不思議也。崇無量是錫末香。奉持精修。常不退轉。所謝知

請搜檢天下梵夾修葺翻譯制書一首

中京慈恩薦福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福光等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

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遠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實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中書門下。牒大興善寺三藏不空。牒奉。勅宜依。請牒至准。勅放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曹曾卿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遠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實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曹曾卿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遠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實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曹曾卿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徐浩奉行

乾元元年三月十五日

特進行侍中弘文館大學士知太清宮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韓國公晉卿黃門侍郎闕

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縉雲縣開國

男驍尚書祠部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牒奉。勅如右牒至准。勅放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七日

令史門貴牒

主事唐國興

員外郎章少遊

賀冊皇后張氏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伏見今日令辰冊。皇后者。伏聞有天地是生萬物。一陰一陽故爲之道。所以神化庶品。母育群黎。在昔皇王斯爲盛典。伏惟皇后德彰柔範。功佐春闈。望雲氣而知歸。臨戎軒而推轂。陛下上符景命。下叶坤儀。順蒼生之心與天下之母。二儀已定。萬萬克禎。凡在寰區。孰不稱慶。況不空偏承恩道。久沐湛恩。喜躍之情。萬萬恒品。無任慶悅屏營之至。謹奉賀以聞。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乾元元年四月八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上表

乾元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

皇后德被宮闈。功成輔佐。用崇冊禮。以正坤

像所賀知

制許翻譯經論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遠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實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曹曾卿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遠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實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①誠十(誠) ②力二方 ③[永]一 ④成二感 ⑤末二未 ⑥當二當 ⑦光二先 ⑧給素二漏素 ⑨[請]一 ⑩苗二黃 ⑪順二郭 ⑫史二史 ⑬像二像 ⑭問二問 ⑮萬萬二萬方 ⑯萬較一

陀羅尼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計一千二百卷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不空聞續帝。臺者紹帝位。受佛囑者傳佛教。省茲格言。曾不改易。流與萬代。散葉千枝。不空杖錫。羣瓶。行邁天竺。尋歷川谷。跋涉邦方。凡遇聖蹤。投請禮敬。輒聞經教。聲竭哀祈。搜求精微。窮轉深密。丹誠攸囑。願言弘宣。遂得前件經論。自到京京。竟未翻譯。既闕書寫。又乖授持。特望。龍慈許令翻譯。庶得法筵重敷。更雪住持之路。佛日再舉。彌增演暢之功。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

勅旨依奏

中書令闕

王與宜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上柱國。姑蘇開國公李揆奉行

乾元元年六月十六日

特進行侍中弘文館大學士知太清宮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韓國公普卿

黃門侍郎闕

通議大夫行給事中賜紫金魚袋開國男休。尚書祠部。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牒奉。勅如右牒至准。勅故牒

乾元元年六月十八日

令吏門貴牒

主事唐國興

員外郎韋少遊。進虎魄像并梵書隨求真言狀一首

虎魄寶生如來像一軀

梵書大隨求陀羅尼一本。右昔者河清啓運。極電告祥。方屬重陽之辰。遂誕千年之聖。以陛下允膺寶祚。像有寶生之名。以陛下與念隨通。明有隨求之號。像能光明洞徹。如陛下光宅四維。明能威似履怨。如陛下威降萬國。謹案金剛頂經。一切如來成等正覺。皆受寶生灌頂。乃至陛下玄功格天。正法理國。事與時並。若合符契。伏願少修敬念。緘而帶之。則必持明照迴。廣王化於東戶。本尊敷佑。聖壽於南山。無任歡慶之深。謹隨狀進。輕騎展。伏增戰越。謹進

乾元元年九月一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進

乾元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諸佛儀形。優曇希現。如來密藏。神呪難思。師大啓空宗。能持祕印。以茲正法弘護。朕躬。信受奉行。深爲利益也

請於興善寺置灌頂道場狀一首并

請大興善寺修灌頂道場

右臣竊觀。度災禦難之法。不過祕密大乘。大乘之門。灌頂爲最。今屬閏夏之月。百花皆榮。伏望。命三藏不空。於前件寺爲國修一灌頂道場。其道場有息災增益之教。有降伏歡喜之能。奉此功力。以滅群兇。上滋。聖壽無疆。承此兆。久清泰。臣素無才行。忝奉驅

馳謹獻愚誠。倍增戰汗。如。允臣所奏。請降

墨勅。依奏

乾元三年閏四月十四日。宮苑都巡使。御侮校尉右內率府率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內飛龍驅使臣史元琮狀進

智炬寺修功德。制書一首。遠元師牒奉。勅不空三藏并僧弟子三人宜於智炬寺修功德

八月二十五日。開府判行軍李輔國

宣勅天下兵馬元師。牒不空三藏。牒奉。勅如右請施行者錄。勅各牒所由准。勅事了日停者故牒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開府判行軍李輔國

元師越王在內

代宗朝

進摩利支像并梵書大佛頂真言狀一首并

彫白檀摩利支像一軀

梵書大佛頂陀羅尼一本

右不空幸因

聖運早奉休明。遂逢

降誕之辰。更遇金輪之日。伏惟。以陛下之壽延寶祚。像有威光之名。以陛下百王爲首。真言有佛頂之號。謹。按大佛頂經。一切如來成等正覺。皆受此真言。乃至金輪帝位。莫不遵而行之。伏惟

陛下承天踐祚

聖政惟新。正法理國與靈合契。伏願少修敬念絨而帶之。則廣

●至化於東戶。延

聖壽於南山。無任歡慶之至。謹隨狀進。輕翫宸嚴。伏增戰越。謹進

寶應元年十月十三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狀進

皇帝批 廟號代宗諡睿文孝武皇帝

檀。磨瑞像。只葉真文。南天既遙。中國難遇。上人慈愍。絨護而來不祕桑門。傳諸象闕得未曾有。良以慰懷

請置灌頂道場 墨勅一首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請為 國置灌頂道場

右不空聞。毘盧遮那包括萬界。密印真言吞納衆經。准其教宜有頓有漸。漸謂聲聞小乘登壇學處。頓謂菩薩大士灌頂法門。是詣極之夷途。爲入佛之正位。頂謂頭頂。表大行之尊高。灌謂灌持。明諸佛之護念。超昇出離何莫由斯。是以剋己服勤不捨晝夜誓志鑽仰豈敢怠逸。冀每載夏中及三長齋月。依經建立。嚴淨花以開覺。使有誠而歸真。庶邊境肅淨。聖躬萬壽。不勝懇念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狀陳請以聞。天恩允許請降 墨勅 依奏

廣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狀進

請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 勅一首

定國寺僧懷感

含光

法誠

慧遠

元皎

東都敬愛寺僧乘如

超度

勝業寺僧通幽見充上座

僧慧見充寺主

鳳翔府標覺寺僧深照見充都維那

薦福寺僧藏用

法準

慧通

千福寺僧飛錫

曇延

法崇

夏州靈覺寺僧潛真

滄州崇道寺僧慧通

奉恩寺僧慧端

東都龍興寺僧慧照

靈山

性如

廣福寺僧慧明

永寧寺僧智順

天竺寺僧談義

汴州相國寺僧惟秀

漢陽南陽寺僧道晏

成都府淨衆寺僧道遇

寶頂寺僧慧映

荊州慧日寺僧法珍

天長寺僧延秀

翠微寺僧道朗

大雲寺僧海明

資聖寺僧通山

慈恩寺僧法琳

金光寺僧道猷

寶臺寺僧大習

西明寺僧慧旻

崇福寺僧慧宗

如淨

慧月

青龍寺僧南鸞

勝業寺僧智銘

希湊

開闢

靈威寺僧覺超

融泉寺僧慧濟

保壽寺僧慧崇

鳳翔府龍興縣建法寺僧法敬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寺是初置長安之日。將鎮帝國。首建斯寺。廊宇宏大。全用一坊古來住持皆是名德。比緣老宿淪沒。僧衆凋殘。威儀軌則並。是廢絕。況綿歷多載。臺殿荒涼。瞻言清規。實所歎惜。雖有後度戒律未閑。復屬艱難。事資福祐。前件大德四十九人。並道業清高。洞明經戒。衆所欽尚。堪爲師範。伏乞。隸名此寺。有闕結填。庶勸力匡持。實理頽弊。永修香火。以福 聖躬。共見任。之綱維。望並

●不三王(●)●廣二廣向, 廣, 廣, 廣●●●淨二清淨●●廣二廣(●)●[薦福一法崇]二十字一●●為二州●●銘二站(●)●是廢絕況二廣廢況絕●●(之)一●

依定。又緣寺之貧破。伏乞於放諸難差科。科得齊糧不絕報國行道。如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勅旨依奏

廣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使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元

載宣朝散大夫行中書舍人長樂縣開國侯

臣潘炎奉行

奉勅旨如右牒到奉行

廣德二年二月二日

侍中使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

給事中韓

尚書祠部 牒三藏不空

牒奉 勅如右牒至准 勅故牒

廣德二年二月六日

令史蘭趾牒

主事河陽

員外郎岑參

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

無名僧慧通年五十五

慧雲年二十三

僧慧琳年三十

僧慧珍年卅三

僧法雄年廿八

僧法滿年十八

僧慧進年四十

右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上件僧等自

出家來。常尋法教不闕師資。戒行精修實堪為器。比雖離俗跡呂私名。今因降下開降誕之辰。朝賀歡欣之日。伏請官名以為正度。用資皇祐以福無疆。如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廣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中書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大尉兼中書令使

尚書祠部 牒三藏不空

牒奉中書門下 勅牒如右牒至准 勅故牒

廣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請再譯仁王經 制書一首

仁王經望依梵。再譯舊文

右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伏以。如來妙旨惠覺於生靈。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潤色微言事歸明聖。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敬文啓運。浴哲乘時。弘開真言。宣揚像教。皇風遠振。佛日再明。每為黎元俾開講誦共仁王經。望依梵。再譯舊文。貝葉之言永無漏略。金口所說更益詳明。仍請僧懷感飛錫子

輔建宗歸性義崇道液良貴潛真慧覺法崇超悟慧靜國寂道林等。於內道場所翻譯。福資聖代。澤及含靈。寇濫永清。寰區允穆。傳之曠劫救護實深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永泰元年四月二日牒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尚書祠部 仁王經望依梵。再譯舊文與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牒奉中書門下 勅牒如右牒至准 勅故牒

永泰元年四月四日

令吏張濟牒

主事楊獻

郎中崔漪

杜中丞請迴封入翻譯 制一首

鄜坊等州都防禦使特進武大常卿使持節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鄭國公杜杜冕宣州實封壹佰戶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制賜

右杜冕奏。臣素無功勳。曲蒙恩渥。謬踐寵賜。願答聖慈。今迴寶應元年已後至永泰元年已前封。約計錢一萬餘貫。臣請為

之入

①之入 ②科二 ③漢二 ④漢二 ⑤漢二 ⑥漢二 ⑦漢二 ⑧漢二 ⑨漢二 ⑩漢二 ⑪漢二 ⑫漢二 ⑬漢二 ⑭漢二 ⑮漢二 ⑯漢二 ⑰漢二 ⑱漢二 ⑲漢二 ⑳漢二 ㉑漢二 ㉒漢二 ㉓漢二 ㉔漢二 ㉕漢二 ㉖漢二 ㉗漢二 ㉘漢二 ㉙漢二 ㉚漢二 ㉛漢二 ㉜漢二 ㉝漢二 ㉞漢二 ㉟漢二 ㊱漢二 ㊲漢二 ㊳漢二 ㊴漢二 ㊵漢二 ㊶漢二 ㊷漢二 ㊸漢二 ㊹漢二 ㊺漢二 ㊻漢二 ㊼漢二 ㊽漢二 ㊾漢二 ㊿漢二

國迴造功德。其實應元年封先請得二千五百餘貫。到京分付興善寺不空三藏。助翻譯佛經。其所請到封物錢請充給道場。齊觀翻譯抄寫糧食等用。其請未到者先差弟統。請受望請各下所由。發遣續供其佛經。或有梵夾未翻。開傳譯。古本雖著義味不周。特望天恩。委新龍武軍將軍李元琮勾當與三藏及與興善寺大德。繕寫。量京城義學大德七人。同參會翻譯各寫二十一本。頒示諸道及京城大寺。即傳諸千界流布萬年。使不臣者滅峰臺之形。逐狂虜者掃狼心之跡。伏惟陛下納無疆之福。膺無疆之休。即愚臣微誠生死願畢。特望聖慈允許臣所請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永泰元年六月十八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在使院

謝御製新仁王經序表一首

三藏沙門不空言。不空道之前修。學虧曩哲。猥承 綸詔翻譯真經。若履春。永猶臨泉谷。伏惟 陛下撥開慧日布蔭慈雲。敷恩風飛龍章玉潤。躬爲序述照煥大千。流法雨於

九天。聖勝幢於百座。威儀容衛。宛釋迦之下。驚崇。士庶駭聞。猶波斯之詣王舍。慶雲呈瑞。嘉氣浮空。足表大階之平。自叶無疆之祐。不勝戴荷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懼誠喜謹言

永泰元年九月二日

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遠自蓮宮親裁貝葉。敷演玄教利濟蒼生。翻譯既成。天人合會。朗三秋之霽景。開五色之祥雲。闡揚真乘。符契妙理。頃因指喻早結師資。觀此感通彌深頂敬

贈金剛三藏開府及號 制一首

勅不空三藏和尚。故金剛三藏天資秀異。氣稟冲和。識洞四生。心依六度。爰自西域杖錫東來。以梵行周身慈心濟物。覺花外照。智炬內明。汲引群迷。證通圓寂。密傳法印。隱示涅槃。衣鉢空存。音徽長往。教能垂後。禮有飾終。宜旌美名俾叶榮。可贈開府儀同三司仍贈號大弘教三藏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中書令使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顯川郡開國公元載宣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上柱國臣潘炎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侍中使

特進行中書侍郎平章事知門下省事上柱國

鴻漸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臣盧允

月日

時都事

右司郎中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博陵縣開國伯伯寓

正議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國隴西縣開國子

李卿

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

男廷昌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副

知院事兼修國史館告贈開府儀同三司。仍

贈號大弘教三藏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鳳

令吏主消

書令史

郎中元曾

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

拜不空三藏特進試鴻臚卿兼賜號 制

書一首

勅不空三藏遠宮釋種香界道師。性表真如。學精祕藏。承紺圖之妙旨開示四依。譯金口之微言津梁六趣。身持梵。匪遠涉流沙。傳燈益明。甘露清潤。散慈雲於火宅。揚慧日於幽塗。頃者躬問勝因。弘示方便永決疑網。滋予知牙。雖出麾之心齊謝於名位。而褒崇之典式旌於賢哲。俾應嘉命用叶朝章。可特進

試鴻臚卿。仍賜號大廣智不空三藏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

中書令使

〔五〕一〇 〔開〕一〇 〔譯〕一〇 〔新〕一〇 〔與〕一〇 〔寺〕一〇 〔釋〕一〇 〔之〕一〇 〔八〕一〇 〔景〕一〇 〔新〕一〇 〔見〕一〇 〔懷〕一〇 〔頃〕一〇 〔冲〕一〇 〔從〕一〇 〔隱〕一〇 〔示〕一〇 〔微〕一〇 〔顯〕一〇 〔二〕一〇 〔郎〕一〇 〔博〕一〇 〔萬〕一〇 〔國〕一〇 〔扶〕一〇 〔二〕一〇 〔博〕一〇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顏

川郡開國公臣元載宣

中書舍人臣楊炎奉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永泰元年十一月日

檢校侍中使

特進行中書侍郎權判門下省事上柱國衛國

公杜鴻漸

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上柱國范陽縣開國侯

盧允

十一日

時都事

左司郎中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博陵縣開國

伯寓正議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

子賜紫金魚袋李卿

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

國男延昌

朝議郎守尚書右丞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兼

修國史館告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三

藏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主事海

令史涓

書史令

郎中諤

永泰元年十一月日下表制集卷第一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
和上表制集卷第二

上郡長安西明寺沙門釋 圓照 集

凡表二十二首 答制六首 總二十八首

謝贈故金剛三藏官號等表一首并

請捨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閣寺制書一首

請捨衣鉢同修聖玉華寺制書一首

賀平周智光表一首

請抽化度寺萬善薩堂三長月念誦僧制一

首

請修臺山金閣玉華寺等巧匠放免追呼制

一首

請臺山五寺度人抽僧制一首

請子翻法師化度寺開講制一首

請降誕日度僧五人制一首

請度掃灑先師龍門塔所僧制一首

請御題先師塔額并設齋度人表一首并

謝 恩命爲先師設遠忌齋并賜茶表一首

請降誕日度三僧制一首

請光天寺東塔院充五臺山往來停止院

制一首

天下寺食堂中置文殊上座制一首

大曆五年七月五日於太原設萬人齋制一

首并

同年七月十三日與三藏 手詔一首

請太原府至德寺置文殊院制一首

同年九月四日又賜 手詔一首

請太原號令堂安像淨土院抽僧制一首

請慧林法師於保壽寺講表一首

謝 恩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并糧料表一

首并

請廣智三藏登壇祠部告牒一首

謝 恩賜乳牛五頭并犢表一首并

謝贈故金剛三藏官號等表一首

三藏沙門不空言奉今月一日制錫故大

和上金剛三藏可贈開府儀同三司仍贈號

大弘教三藏不空特進試鴻臚卿仍賜號大

廣智三藏一兩日天潤流根葉圓毫發艷

照及幽明捧戴傍徨悲喜交集不空誠懼誠

喜以倭以懼不空聞十號者表德之殊稱九

卿者象河之重位故大和上道洽傳燈誠以

彰其遺烈不空法漸紹緒虛並荷於鴻私

寵及師資祇奉兢驚瞻言視面況出家落彩

本思榮辱潔誠報國僧者通規陛下廣

運金輪曲收瓦礫引安禪於中禁旌褒崇

之殊禮雖負山無力而踐跡近寶虧高謝之

法流點少欲之清濁是以面奏三讓言煩九

重冀殷鑒於懇誠豈確然之不拔羊車稚子

慚廣智而茫然鹿苑卑材愧鴻臚而甚矣無

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

懼誠喜謹言

永泰元年十一月五日特進試鴻臚卿大

廣智三藏與善寺沙門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①允二元②③月十(二)④男二界⑤⑥館二輪⑦史令二合吏⑧(大辨正廣智三藏)十表⑨(大辨正三藏)十表⑩首十(并答)⑪光二先⑫[諸太...首]十四字一⑬答十(請太原府至德寺置文殊院制一首)⑭忘二忌

和上。道秘雙林功超正覺。遠從天竺來布真言。頃得歸依親承付囑。褒崇之典禮。秩攸先俾。增印綬之榮。式重師資之敬。兼申寵贈。庶表追榮也。

請捨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閣寺 制一首
五臺山金閣寺

右大興善寺沙門。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奏。上件寺。先聖普額寺宇未成。准開元二十四年。衢州僧道義至臺山所見文殊聖迹寺。號金閣院。有十三間居僧衆。云有萬人。臺殿門樓。茲金所作。登時圖畫。一本進入在內。天下百姓咸欲金閣寺成。人誰不願。今澤州僧道環日送供至山。還慕道義禪師所見之事。發心奉爲國家依圖造金閣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見。今夏起手工匠。什物玆自營辦。將滿。先聖御額終成道義感通。觀夫此僧志願非小。或謂文殊所假傳樹勝因。且五臺霧山寺額有五。清涼華嚴佛光玉花四寺先成。獨唯金閣一所未就。既是聖迹。誰不具瞻。不空願捨衣鉢隨助道環建立盛事。嘗恐歲不我與。愆于宿心。屢亦奏聞。天恩矜允。夫以文殊聖迹聖者爲主。結構金閣非陛下而誰。棟梁者大厦是依。股肱者元首所託。共成一體和叶萬邦。金閣斯崇。非夫宰輔贊成軍客匡助百寮。咸續千官共崇。則何以表君臣之美。以光金閣之大也。保壽寺大德沙門含光奉使。迴臺恭修功德。伏望便於造寺所奉宣。聖旨祈所厥誠。

庶禱神照明。以介景福康寧寰宇保祐

聖躬。如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永泰二年五月一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李袍玉

中書令使

請捨衣鉢同修聖玉華寺 制書一首
五臺山聖玉華寺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寺准乾元元年九月十一日。勅。與金閣寺同置。不空先請。自捨衣鉢以爲創首。伏望差當寺上座行滿。准金閣例檢校營造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賀平周智光表一首

不空言。伏以周智光。敢負 朝旨。自冒天誅。積惡滅身。果見傳首。慶流華土。喜契陽春。蓋由 陛下神算潛通。叡謀密用。武士猶未施其勇。蒼生遽已獲其安。寰宇轉清。夷狄喪志。是知 聖王之力。遂成無戰之功。仁王之慈。畢獲有情之命。不空忝承 渥澤。殊增躍荷。不勝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荷以聞。不空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正月十四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智光兇狂敢擾關輔。王師暫舉。自有誅夷。宗社威靈。大聖敷祐。師之護念。氛祲永清。所賀知請抽化度寺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制一首

化度寺文殊師利護國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二七人

大興善寺大德靜超 大德慧露

化度寺大德法真 大德智藏 大德道岸

大德菩提泥沙 大德波羅檀 大德道岸

大德談演 大德摩訶衍

西明寺大德光演 大德摩訶衍

興福寺大德達摩

千福寺大德法崇

慧日寺大德義成

醴泉寺大德利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伏以化度寺護國萬善薩堂、並
依臺山文殊所見。乘雲駕象凌亂極梁。光

明滿堂不異金閣。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 恩命、賜香兼宣 口勅、命不空簡擇

念誦大德、及命寺主智藏專檢校道場。其

前件大德等、或業茂真言學通戒律。或敷

宣妙旨轉讀真乘。望抽仕於此中。每年三

長齋月、精建道場為國念誦。必有事故隨

闕續填。其堂內外施及功德一物已上茲

請三綱專句當冀不遺漏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勅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二月十六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在使院

請修臺山金閣玉華寺等巧匠放免追呼

制一首

代州五臺山聖金閣寺造寺都料僧

純陀道仙法達木匠侯璨 谷禮 劍遺

欽 所州 檀命暉 五茂林 陽喜

子 唐林 雍日新

聖玉花寺造寺都料

木匠殷進 匠霍龍 劍如晏郭恆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二

唐林 韓清 賈禮 支阿八 張曜

修五臺山六處普通供養舍木匠丁修零

斑寶 智義璨 郭莊 馬元

李四師 封杜兒 馬元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

先奉恩命。令舍光檢校造前件寺及普通供

養處。其所須材木當山自有。既是靈跡事資

巧匠。前件匠等並遠近所推。今見在山修造

次第。恐所營州縣或有追呼。特望 天恩許

舉功德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勅奉 勅宜委雲京句當勿令追擾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二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已下同七相

請臺山五寺度人抽僧 制一首

代州五臺山金閣寺玉花清涼花嚴吳摩子等

寺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

文殊聖跡自古攸仰。今遇 陛下特更增

修精建伽藍 恩命稠疊。是可百神潛祐

萬聖來歸。靈蹤建興於斯為盛。處既嚴潔

人亦宜然。艱難已來僧徒漸少。或經行化

物便住人間。或蘭若隨緣。周栖他處。遂

使時中禮懺鐘梵遞虧。樹下禪龜蛛網交

間。福田未廣有愧聖心。伏乞 天恩先在

山中人童子久精苦者。寺別度二七人。

兼諸州抽道行僧一七人。每寺相共滿三

七人為國行道。有闕續填。金閣等五寺常

轉仁王護國及密嚴經。又吳摩子寺名且

非便。望改為大曆法花之寺。常為國轉法

花經。同五寺例免差遣其所度人。望委雲

京。將軍宗鳳朝與中使魏明秀。又修功

德沙門舍光簡擇。冀無偷濫。又清涼寺為

大聖文殊造閣已畢。伏望 天恩賜書一

額永光來葉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勅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已下同七相同上

請子嗣化度寺開講 制書一首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勅奉 勅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

大廣智不空奏請。沙門子嗣於化度寺萬善

薩堂開講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七相同上

請降誕日度僧五人 制一首

行者畢數延年五十五 經一部并誦諸陀羅尼請

法名惠遠

行者康守忠年四十三 無州貫誦經一百二十卷

行者康守忠年四十三 并誦諸陀羅尼請法名惠

觀住東京廣福寺大弘 教三藏見處舍那陀

行者畢越延年四十三 無州貫誦梵本楞伽經一

羅尼請法名惠 部誦金剛般若經并誦陀

童子石惠瑗年十三 無州貫誦梵本大毗盧王經

住西明寺 一部誦諸陀羅尼并誦諸

童子羅詮年十五 無州貢誦梵本出生無邊門總誦陀經尼。誦法花經一部。住總持寺。法名惠澤。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行者童子等。並素稟調柔。器性淳確。服勤經戒。誦誦真言。志期出家。精修報國。今因降誕之日。請度為僧。各配住前件寺。冀福資聖壽地久天長。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請度掃灑先師龍門塔所僧 制一首
東京龍門故開府儀同三司大弘教三藏塔所掃灑

無名僧惠恒年四十六 俗姓張名景。亡。京師州榮陽縣檀山鄉安信里。父漢道爲戶。身無籍。誦菩薩戒經一卷。誦聲聞戒一卷。誦法花經一部。念誦爲業。住河南府廣福寺。唐僖宗合那塔院井向龍門塔所。來往掃灑。

當院行者趙元及年三十五 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修德里。父貞觀爲戶。身無籍。誦法花經一部。誦維摩經一部。誦菩薩戒經一卷。誦金剛經一卷。誦華嚴經一卷。誦彌陀經一卷。誦金光明經四卷。誦無常經一卷。誦五藏經一卷。住保壽寺。法名惠聰。
行者田榮國年三十三 京兆府廣年縣積福鄉積德里。父懷常爲戶。

童子李寶達年十三 京兆府昭應縣故壘鄉修德里。父守信爲戶。誦法花經兩卷。誦大廣智真言。誦理趣經若經。住大興善寺。法名惠正。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無名僧等。先嘗奉事故大和上。服勤香火積有歲年。志性柔和堅固無懈。請與正名便送塔額住彼掃灑。冀終罔極獲展師資。行者童子等。並久習真言。兼誦經典。不離本院業已成就。伏乞與度俾勵修持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三年六月十三日牒

中書令元假
門下杜王同上
謝御題先師塔額并設齋表一首并答并

沙門不空言。不空早侍先大和上。猥承弊訓。愧無昇堂之哲。謬忝入室之遇。曼荼羅灌頂。寶者。萬行之宗。密證之主。將登覺路何莫由斯。始先師所傳。此方耳目。惠燈能照日月將深。陛下恩續歌光。不遺疵賤。詔開灌頂。俾建道場。纓髻繫於存羊。覺歸依之補處。皇慈乃眷。深澤累錫。降五僧泥封。雲隨髮落。下千人天飯。香任風吹。況塔額親題桂諸伊落。龍門之下更堪崛起之峯。月輪之間恒聚冲飛之雁。無任戴荷屏營之至。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三年六月十三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釋梵宗師人天歸仰。慈悲智力拯拔生靈。廣開壇場。弘宣法要。福資國土。惠洽有情。婉厚良多。煩勞申謝

謝 恩命爲先師設遠忌齋并賜茶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伏奉 恩命。今月十五日。故大弘教三藏遠忌。設千僧齋。賜茶一百一十串。伏戴狼悲。啓處無地。不空誠哀誠恐。以懷以感。故大和上道被四生。化遷十地。耀容。緬選經此忌辰。倍增霜露之悲。深積鵲林之痛。陛下恭弘付囑。遠念芳猷。分御膳以飯千僧。流香茗數盈百串。續紛梵宇。郁馥禪庭。凡在門生。無任感荷。不勝悲戴之至。謹附監使。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大和上。法留喻鏡。照委傳燈。久證涅槃。示存齋忌。永惟付囑。深眷微猷。薄施香茶。有煩陳謝也

請降誕日度三僧 制一首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羅文成年三十 京兆府雲陽縣修德里。父信誦。誦菩薩戒經。誦金剛經。誦華嚴經。誦彌陀經。誦金光明經四卷。誦無常經一卷。誦五藏經一卷。住保壽寺。法名惠聰。
羅伏磨年四十五 京兆府廣年縣積福鄉積德里。父懷常爲戶。

魚袋員涼州天寶縣高亭鄉。
法名惠成。請住化度寺。

童子曹摩訶年。戶。請法在經一部。法名惠順。
千福寺。

牒奉 勅宜並與度配住前件寺牒至准 勅
故牒

大曆三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請光天寺東塔院充五臺山往來停止院

制一首

光天寺東塔院惠隱禪師鑄漆刹及伍對銅欄
壹百參拾枚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奏惠隱是不空弟子。爲國鑄前

件欄充五臺山聖金閣等寺普通供養。其

惠隱所居院。請充臺山鑄鴻功德。及送供

衆僧來往停止。又令惠隱送。聖至臺山。永

爲供養。冀福資皇祚。聖壽無疆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四年六月十七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五相同上

天下寺食堂中置文殊上座 制一首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

右京城大德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

沙門大廣智不空等奏。忝跡繙門。久修梵

行習譯聖典。願悟玄門。大聖文殊師利菩

薩。大乘密教。皆周流演。今鎮在臺山。福滋

兆庶。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德合

乾坤。明並日月。無疆之福。康我生人。伏望

自今已後。令天下食堂中於寶頭盧上特

置文殊師利形像以爲上座。詢諸聖典。具

有明文。僧祇如來尙承訓旨。凡出家者。固

合摺衣。普賢觀音。猶執拂而爲侍。聲聞緣

覺。擁錫而居後。斯乃天竺國粹。非僧等

鄙見。仍請永爲恒式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奉 勅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法王之子。威

德特尊爲諸佛之導師。洗群生之心目。康我

兆庶。足拯無邊。不有尊崇。人何瞻仰。今京城

大德慈中奏。雅合聖典。所請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書 四相同上

大曆五年七月五日與不空三藏於太原

設萬人齋制一首

中書門下 牒僧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於

太原設一萬人齋。取太原府諸色官錢。物。准

數祇供勿使闕少。仍令不空三藏檢校。牒至

准 勅故牒

大曆五年七月五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同年七月十三日與三藏手 詔一首

勅大廣智三藏和上。久修定慧。早契瑜伽。遠

訪靈山。躬祈聖道。至靈必應。玄感遂通。青蓮

喻心了證。斯在。秋景餘熱。善加珍衛也。遣書

指不多及

十三日

請太原至德寺置文殊院 制書一首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承 勅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三藏

奏。請於太原府至德寺。置一文殊師利菩薩

院。并抽三學大德二七人。遞弘本教。以續法

燈。仍請道憲法師於此寺長時講說者。宜依

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五年七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四相同上

同年九月四日又賜手 詔一首

勅大廣智三藏和上。深契道源。遠尋靈跡。慈

悲妙力。當示真宗。五蘊既空。如斯在。秋冷

和上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四日

請太原號令堂安像淨土院抽僧 制書

一首

太原府大唐興國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堯皇帝

起義處。號令堂請安置普賢菩薩像一鋪。淨

土院灌頂道場處。請簡擇二七僧奉爲國長

誦佛頂尊勝陀羅尼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奏。先奉恩命。往五臺山。修功德。至太原。巡

禮上件寺。因得瞻觀。高祖太宗起義聖跡

並在此寺。實爲國家皇業所興之源。固不合同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稅。便週充。

高祖太宗七聖忌日設齋行香。及修號令堂安置普賢菩薩。仍於三長齋月每月十齋日。令合寺僧奉爲高祖至。肅宗七聖。轉仁王護國般若經。庶得無疆之福。永資七聖。無盡法音上符皇壽。其念誦僧。伏乞精加簡擇具名錄。奏先停俗客望即發遣中書門下。牒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五年十一月一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在使院

司徒兼中書令在使院

請惠林法師於保壽寺講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不空聞。只葉翻經所以恢弘釋教。蓮華演偈所以付屬。天王。伏惟。陛下位重金輪。心遊寶樹。孝德感于天地。文明齊於日月。伏見章敬寺僧惠林幼懷聰悟。志願傳燈。演說大乘。上答鴻造。每當誦誦妙義。能宣念其地。偏幸霑。天澤。不空今奉爲國請於保壽寺爲道俗敷演真經。庶宗廟聖祚歷大劫。而齋年蒼生福田拔須彌而作壽。如天恩允許諸降。

黑勅依奏

大曆六年二月二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

表

謝 恩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并糧料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李憲誠奉宣。聖旨。特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道場糧糗粟米油柴諸物等。無不備足。以充齋供。捧對慚惕悚交。并許其道場。爲幸已甚。更賜僧供。雨露實深。自愧無階能上答。効。但晝夜精勤加功念誦。冀酬萬一。謹舉求受戒僧衆等。於三七日懇誠念誦精馳行道。奉爲國家以修勝福。冀無邊功德。上資聖躬。不勝慚。載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附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歡誠懼謹言

大曆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三藏慈惠精誠。念深家國。弘修福利。廣被生靈。開建壇場。闡揚妙典。發揮後學。封植良緣。所施非優。何至於謝

中書門下牒

請廣智三藏登壇祠部告牒一首

興善寺三藏大廣智不空

右保壽寺臨壇大德慧徹等奏。伏以三藏國師釋門膺暨四海瞻仰兩京宗承清淨戒壇事資宿德伏請登壇秉法。爲衆授戒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三藏准此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六年四月三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在使院
司徒兼中書令使

祠部 牒興善寺
牒奉 中書門下 勅牒如右准 勅右牒所
由者故牒

大曆六年四月九日 今史遐述牒
主事劉意
郎中董晉

謝 恩賜乳牛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今日特奉 恩命。賜乳牛五頭各并犢。賜資自天。悚踴無地。不空誠慚誠荷。以祈以塊。伏惟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 陛下日光臨 恩過雨露。雖復精勤四時。豈酬萬一。罄力竭忠。實難仰謝。撫心修己。有愧面目。不勝 寵渥優深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深入祕藏。護念勤誠。願乃精修。宜承渥命。所賜非厚。煩至謝恩

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二

德治二年丁未四月十二日於神護寺成身院

以南岳房濟還僧都所持之本書寫了

然七十

四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
和上表制集卷第三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 圓照 集

凡一十六首 答制九首 總二十五首

三朝所翻經論請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謝恩許新翻經論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勅賜汾州西河縣西苑房佛堂寺額制一首

恩命令祈甘雨表一首

東都先師塔及石戒壇院請抽大德制一首

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制一首

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制一首

謝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表一首

請京城兩街各置一寺講制一首

貶興善寺主圓敬歸河南慧遠寺制一首

進文殊師利佛剎功德經狀一首

請補前都維那道遇充寺主制一首

恩賜瓊花真人一切經一藏謝表一首

恩賜文殊閣上梁赤錢、饅餅等物謝表一首

恩命祈雨三藏和上賀雨表一首

瓊華真人真如金剛蕊奉慰表一首

五月五日 恩賜白素謝表一首

三藏和上遺書一首

三朝所翻經請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三朝所翻經總七十七部凡一百一卷并都日一卷

金剛頂瑜伽真實大教王經三卷

金剛頂瑜伽般若理趣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授記經一卷

瑜伽念珠經一卷

奇特佛頂經三卷

觀自在菩薩最勝明王心經一卷

金剛頂瑜伽文殊師利菩薩經一卷

阿喇多羅阿瞻力經一卷

普賢行願讚一卷

地藏菩薩問法身讚一卷

出生無邊門經一卷

大吉祥天女經一卷

底哩三昧耶經三卷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一卷

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一卷

金剛頂瑜伽十八會指歸一卷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分別聖位法門一卷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

寶篋經一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大孔雀明王經三卷

大雲請雨經二卷

寶真梨童女經一卷

雨寶陀羅尼經一卷

稻穀喻經一卷

大寶廣博樓閣經三卷

菩提場莊嚴經一卷

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一卷

能淨一切眼陀羅尼經一卷

施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

三十五佛名經一卷

八大菩薩曼陀羅經一卷

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訶利帝母經一卷

毘沙門天王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一卷

文殊問字母品經一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念誦法一卷

無量壽如來念誦儀軌一卷

阿閼如來念誦法一卷

佛頂尊勝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一卷

金剛王菩薩念誦法一卷

普賢金剛薩埵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瑜伽五秘密修行儀軌一卷

金剛壽命念誦法一卷

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一卷

仁王般若念誦法一卷

如意輪念誦法一卷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一卷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一卷

觀自在菩薩真言觀行儀軌一卷

觀自在多羅瑜伽念誦法一卷

甘露軍吒利瑜伽念誦法一卷

華嚴入法界品四十二字門觀一卷

文殊讚法身禮一卷

受苦提心戒儀一卷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一卷

理趣般若釋一卷

大曼荼羅十七尊釋一卷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一卷

諸部陀羅尼目一卷

大乘緣生論一卷

七俱胝佛母陀羅尼經一卷

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

仁王經二卷

密嚴經三卷

仁王念誦儀軌一卷

仁王經疏三卷

沙門不空言。不空爰自幼年承事先師大弘

教三藏和尙二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後

遊五夫尋求所未受者并諸經論。更重學習。

凡得梵本瑜伽真言經論五百餘部。奉為國

家詳譯聖言。廣崇福祐。天寶五載却至上都。

奉 玄宗皇帝恩命。於內建立道場。所齋梵

經盡許翻譯。及肅宗皇帝配天繼聖。特奉

綸旨。於內道場建立護摩。及灌頂法。又為

國譯經助宣皇化。累奉二聖 恩勅。先代三

藏所有梵文並使搜訪。其中有經。索脫落便

令修補。其有未經翻譯者續譯。奏聞伏惟

陛下。續承皇運。大庇含靈。廣闢福田。重

明日月。恩波遠被。法雨分流。四海宅心。萬方

欣戴。是知佛之付囑允在 聖君。不空叨承

渥澤榮幸實深。切自思之如何報國。奉先皇

聖制令。闡微言。又奉 陛下恩命恭 尊遺

旨。再遣翻譯利濟群生。雖復四時精勤未酬

萬一。是以區區於日夕。詳譯真言及大乘

經典。冀効消微。上資 皇道。其所譯金剛頂

瑜伽法門是成佛速疾之路。共修行者必能

頓超凡境達于彼岸。餘部真言諸佛方便其

徒不一。所譯諸大乘經典。皆是上資邦國息

滅災厄。星辰不愆風雨。懷叙仰恃佛力輔成

國家。謹續集前後所翻譯訖者。自開元至今

大曆六年。凡一百一十七部并目錄一

卷。及筆受僧俗名字繕寫已訖。謹因 降誕

之辰謹具進奉。庶得真言福祐長護聖躬。大

乘威力永康國界。其未翻梵本經中。但有護

持於國福潤生靈者續譯奏聞。不勝虔誠之

至謹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六年十月十二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

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風事 先朝弘闡妙教。演茲貝葉廣示

迷津。朕嗣續 不圖恭承宸旨。和尙再加詳

譯。令卷軸續舉永濟生靈。深可嘉歎。其所

譯經宜宜付中外。入一切經目錄

謝 恩許新翻經論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李憲誠奉宣 聖旨。送新

翻經目錄。勅一道制答進經表。勅一道特

令中外施行。仍入一切經目錄捧戴。忻躍喜

荷無任誠歡誠慄。再歎再愧。伏惟 陛下承

法王之付囑。滿人心之志願。持普賢之密印。

行天子之正教。洪。辰。際朗惠日於八方。在

於頃刻注 洪澤于萬物。斯乃普天幸甚。而

況在不空者焉。然不空所翻聖典。四十餘年

三朝已來贊修功德志在宣傳。上資 王

室下潤生靈。豈意夙心一朝願滿。聖恩廣大

累劫難酬。況更特許翻譯所是未翻梵本。倍

增悲喜。敢罄竭心力承奉聖旨。續譯進奉。不

勝歡懷懷恩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奉表以

聞。不空誠喜誠愧謹言

大曆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大廣智不空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久證菩提入佛知見。所翻經典皆洞精

微受。命施行式傳惠照。實示頌儀。廣濟含

靈。未光慈航煩至陳謝也

勅賜汾州西河縣西苑房佛堂寺額 制

一首

汾州西河縣西苑房古佛堂院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大廣智不空奏。前件

佛堂。西河縣社邑百姓。於至德年中創共修

葺志願。妖孽喪亡。國家剋復。伏以先聖孝威

取為社名。並不煩擾公家。亦不私有求乞。其

社人等各自舉家資遂共成辦。自茲已來修

葺不輟。前年奉 恩命。玉臺山修功德。週日

到此佛堂院。尋問根由具悉其實。堂殿院宇

已就垂成。特望 天恩賜一寺額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賜額法津之寺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三月四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恩命祈雨賀雨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委庭壤。毛奉宜。聖旨。屬以亢陽令祈雨。限七日得者。不空聞。絲言必准者。君也。綸發必從者。臣也。伏惟。陛下。明四達。四聰。天高聽卑。憂心稼穡。可謂元首之至明矣。既奉天。詔。旋嚴道場。莫不勸其力一其心。使。陛下天成。依諸佛遺教。微誠懇極。至誠感神。無勞燕舞之徵。已降普天之澤。下順人望。上赴。聖心。足蹈手舞。無任拜躍。謹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誠喜謹言。

大曆七年六月一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妙行圓明大慈弘濟。慮深家國仁治生靈。精潔境場至祈甘澤。晝夜勤請真聖照臨。不踰旬時克致零雨。綠苗恒茂豐歲有期。願惟薄德載懷愧勵也。

東都先師塔院及石戒壇院請抽大德

制一首

東都薦福寺大弘教三藏和上塔院。請抽諸寺名行大德七人

右不空先師在日。特蒙。玄宗置上件塔院。年月深久。廟宇崩摧。香火闕供。無人掃洒。今請抽諸寺大德七人住持彼院。六時懺念為國進修三密瑜伽。繼師資之舊業

同寺一切有部古石戒壇院。請抽諸寺名行律師七人。每年為僧置立戒壇

右件戒壇院是不空和上在日。捨衣鉢興建。當不空進具之日。亦有誠願許同修葺。不空叨承。聖澤。冀玉銳之重開。觀大師之舊規。望金輪之再轉。今請置一切有部戒壇院額。及抽名大德七人。四季為僧敷唱戒律。六時奉為國修三密法門

以前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院抽僧及置額等。請有關續填。其府縣差科及一切僧事。並請放免不同諸寺。謹件如前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六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講制一

首

化度寺大菩薩像六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先奉恩命。造前件功德。今請超悟法師。於像前為國講大般若經。冀陛下。崇修洗生靈耳目。則微誠願滿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祠部准此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八月二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講制一

首

化度寺大菩薩像六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先奉恩命。造前件功德。今請超悟法師。於像前為國講大般若經。冀陛下。崇修洗生靈耳目。則微誠願滿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祠部准此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八月二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抱玉
司徒兼中書令使
祠部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中書門下 勅牒如右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八月四日 令史尚秀牒 主事劉義
即中褚長瑞
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制一首
中書門下 牒不空三藏
牒奉 勅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簡一勝處。置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院。仍各委本州府長官。即句當修葺。并素文殊像裝飾綵畫功畢。各畫圖其狀聞奏。不得更於寺外別造。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十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謝 勅置天下寺文殊院表一首并答并
沙門不空言。伏見今月十六日特勅。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簡一勝處。置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院。并素文殊像裝飾綵畫者。不空聞。惟聖作法。其德動天。澤潤生靈。懸之日月。不空誠歡誠荷。載祈載躍。伏惟。陛下開法王之玄造。闢非常之福田。建文殊真容。使普天瞻仰。在於緇侶。光幸尤深。且文殊聖者。即諸佛祖師。大悲弘願。不取正覺。大乘引導。利樂無期。昔釋迦如來先有懸記。一乘典語。與

在中華。當有至聖帝王必以大乘理國。八百餘載。歷伏帝王聖賢多矣。實未有如陛下者也。不空何幸生過聖朝。介修大乘奉事文殊師利。常以此聖真言奉為國家特誦。每蒙護念。恩德逾深。日夜思之無階上報。不謂忽然。天慈普洽。垂淚宿誠。廢寢忘食。無任悲喜。不勝戴荷之至。謹附中使揚貴珍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歡悅謹言

大曆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大聖文殊久登正覺。拯生人於三界。鎮毒龍於五峯。慈悲道深。弘濟功遠。故令釋衆同此歸依。三藏梵域宗師。當深慰懷也。所賀知

請京城兩街各置一寺講制一首

新譯大廣空藏經章敬寺大德元聖法師講說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

若不以稱讚寧表聖功。上件大德並述疏已成。請東西兩街各於一寺常講此經。冀福河潛流。上資聖壽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正月八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二月十五日。有勅於大興善寺翻經院起首。修造大聖文殊鎮國之閣。大德僧秀巖充使。修造使沙門慧勝同檢校。沙門不空言。伏奉恩旨。翻譯此經。天力護持。卷軸功畢。體端筆受。僧俗名字。年月處所。咸列終篇。去月端午進奉已訖。聖情恩造。許賜班宣。不空誠歡。誠懷載荷。不空聞。設教者如來。弘傳者。君上施行。佛事非聖主而誰。伏惟陛下。迴月日於黃道。垂雨露於蒼生。霑潤物情。僧侶偏幸。修潔撫己。未知何報。然此經者。衆行之本源。淨土之殊稱。菩薩大願功德莊嚴。三昧神通。如來法印。無不具足。暫聞隨喜。福尚無窮。況讀誦受持功德何限。冀茲法利。酬恩萬一。特望天恩。令天下大寺七僧小寺三僧。於新置文殊院長時。為國講宣讀誦。有關續填。務使法音傳燈不絕。永康率土。長護聖躬。不勝懇願之至。謹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請誠謹言

大曆八年六月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

進

貶興善寺寺主圓敬歸河南。思遠寺

制一首

大興善寺寺主圓敬本配河南府陸渾。縣思遠寺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

智不空奏。前件僧比將解檢校僧事。不空遂舉充興善寺主。今得徒衆如謙等狀。稱其僧自任綱維。侵損常住。毀圻僧舍。屋

修自己私房。非理役使家人。手功已下。要聚尼衆止宿不謹嫌疑。見被京兆府推問。事跡彰露。恐令准法科繩。法門之中實可愧恥。伏乞存其法服不奪僧名。勒歸陸渾本寺。許其改過。為國修持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七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進文殊師利佛利功德經狀一首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利功德莊嚴經一部三卷并寶鋼函

右不空先奉 繪旨令譯此經。天恩曲臨。並已成辦。參校唐梵。詳定言音。年月處所。筆受證義。僧俗之名。咸題卷中。文殊事跡緣起根由。始於發心。至成正覺。莊嚴淨土。此經具載。諸佛理體。菩薩行門。法界有情。無生實相。分明表示。功德廣大。餘經罕備。願此勝因。上資聖祚。伏乞宣示寰宇。以福生靈。特望天恩。所是新置文殊院大寺七僧小寺三僧。於文殊院中長時為國講宣讀誦。有關續填。是使法燈繼明。不絕。靈神庶類。孰不歡心。幸因輪王降誕之辰。天人嘉會之日。冀茲最福。上益壽山。願以法流添於聖海。謹隨狀陳進以聞。如天恩允許。請降墨勅

伏一代 介二分 元一无 元一 解二講 有 年二歲 思二惠 折二折 手二千 委二安 實二察 嘉會二喜賀同觀

大曆八年十三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狀進

請補前都維那道遇充寺主 制一首

與善寺前都維那道遇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奏前件僧戒行精潔為衆所推先充都師

勾當寺事終始如一勤効頗彰今當寺見

關寺主藉其檢校伏望備充寺主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八月四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緒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謝 恩賜瓊華真人一切經一藏表一首

并

沙門不空言。內謁者監吳休悅奉宣 聖旨。

瓊華真人真如金剛一切經一藏凡五千五十

卷。並是梅檀香軸。織成綵帙。衆香合成經藏。

香木經案。金寶香鑪。雲霞相輝。日月間錯。光

明芬馥充溢街衢。並賜不空。當院安置。令其

轉讀奉迎禮拜。喜荷交并。未知何功。上答玄

造。審復思惟。諸佛聖典。纔受持者。獲福無邊。

冀此勝因。以酬萬一。謹即差二七人。長時轉

讀。願真人真如金剛。福德堅固。聖皇寶祚。

萬劫惟新。不勝喜躍之志。謹附中使吳休悅。

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

大曆八年十月十八日特進試鴻臚卿三藏

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三藏梵行精深聖。真如護。經行轉讀福德

無邊。敬以藏經置於香刹。願祈嘉禮。保佑

瓊華。使瘳疾永除。慶善滋長。豈云殊渥。煩此

謝恩

恩賜文殊閣上梁饌餅見錢等物謝表一

首

沙門不空言。其文殊閣先奉 恩命。取今月

十四日上梁。天澤曲臨。特賜千僧齋飯。上梁

赤錢二百貫。饌餅二千顆。胡餅二千枚。茶二

百串。香列湯十甕。蘇蜜食十合。梨。甘橘子十

五箇。甘蔗四十莖。中使相繼於道路。飯食

盈溢於街衢。御饌珍羞悉備大會。天廚湯茗

普治士庶。聖恩過甚。答効何階。智者皆言。

自佛法東來。向欲千載。古之王者。豈不修福。

弘益廣大。實未有如今之皇上。不空何幸。生

遇聖朝。又傳真言。贊於皇化。雖復百身。不擇

晝夜。精勤持誦。豈酬萬一。不勝歡悚之至。

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

誠荷誠婉謹言

大曆八年十二月十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

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傳梵梵宮。流音東夏。弘揚聖典。持護真

宗。福資群生。慶集家閑。創建文殊之閣。初舛

香刹之梁。錫饌助齋。勿勞於表謝

賀雨表一首并

沙門不空言。頃以去年終冬罷雪。今春正盡。

猶自愆陽。比屋熬然。皇情憂軫。爲人引咎。

精思祈天。果得應時。春澤普洽。川原滂霈。草

木滋華。是知聖德動天。神應如響。一人有威。

萬類照燾。不勝忻悅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

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五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自冬少雪。虛切農郊。分命群官。偏祈岳瀆。而

宗社既祐。靈祇願懷。雲馳早春。雨洽中野。和

上念深家國。虔請道場。豐和有期。慰悅斯在。

所賀知

奉慰瓊華真人薨表一首并

沙門不空言。伏承瓊華真人薨逝。上軫 聖

慈。傍悲行路。不空拙自。將理伏枕多時。聖恩

不以不空凡僧。遣養真人爲女。痛切之至。實

倍常情。真人希攝之時。不空身正。因驚。不

獲力疾就內加持。昨二十七日扶策欲請對

行至子城東南角。已承真人凶諱。中路却迴。

追感平生。無由取訣。哀情莫展。痛迫實深。

望伏聖慈。許不空來月二日扶力就真人喪

次。轉念獲申情禮。實爲悲幸。每虔誠發願。上

向諸佛。庶憑法力。保護亡靈。伏。惟 聖心

俯垂。昭鑒。不空稍候痊減。卽冀扶持奉慰。謹

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

大曆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真人平生朕深所鍾念。以其久疾依怙福田。和上慈悲養之爲女。育育莫救。憫悼誠深。和上垂候多時。體氣虛弱。且宜將攝。不可勞到喪。次。侍聞痊復也。

恩賜白素謝表一首并答并

沙門不空言。伏奉中使元應全宜。聖問。兼賜白素等。捧受慚悚。罔知所圖。伏以。攝生無方。自嬰疾苦。致力不逮。禍天瓊華。更沐恩私。錫問頻及。無任悲荷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九年五月五日

沙門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道行圓明。慈悲普治。少嬰常疾。軫慮殊深。節物所霑。勞此申謝也。

三藏和上遺書一首

吾昔告四衆弟子等。大教總特浩汗深廣。瑜伽秘密誰測其源。吾自碧巖出家。依師學業。討尋梵夾二十餘年。晝夜精勤。伏膺諸稟。方授瑜伽四千頌法。奈何積憂深重。先師壽終。極託無依。遷何進業。是以遠遊天竺。涉海乘危。遍學瑜伽。親禮聖跡。得十萬頌法藏印可。相傳來歸帝鄉。福地行化。然一朝供奉爲三代帝師。人主盡授瑜伽密傳法契。爰自今聖弘教。最深十八會瑜伽盡皆建立。三十七聖衆一一修行。每入道場。依時念誦。九重萬乘恒觀五智之心。闕庭百寮盡持三密之印。吾當代灌頂三十餘年。入壇授法弟子頗多。五部琢磨成立八箇。淪亡相次。唯有六人。其

誰得之。則有金闍含光新羅慧超青龍慧果。崇福慧朗。保壽元皎。覺超。後學有疑。汝等開示。法燈不絕。以報吾恩。況吾年登七十。氣力漸衰。汝等幼稚者多。故先遣囑當院僧弟子慧勝等。少小事吾。恭謹無怠。勤勞歲久。實可矜憐。雖五部未罷。並一尊精熟修持成佛。是可有餘。各自策勵。如吾在日。必須和睦同共住持。若有害群。吾不祐汝。吾受持金剛。鈴杵并銀盤子。菩提子念珠水精念珠并合子。並進供奉。聖人請入內。及保壽化度與善諸寺弟子等。吾在之日。汝等依吾。吾護念汝。吾百年後。汝等依國。於國須忠。努力虔誠。爲國持念。國安人泰。吾願滿焉。青龍曇真。大法真言。吾先授與。至於契印。渠未得之。汝等爲吾轉爲授。却俗弟子功德使李開府。依吾受法三十餘年。勤勞精誠。孝心厚深。河西南海間道往來。淨影鴻臚躬親供養。瑜伽五部先以授之。十七。五身更增秘密。吾銀道具五股金剛杵三股獨股鈴並留與開府。作念受持。速證悉地。院中師僧開府往來檢校。如吾在日。務須安存。上下和睦。監使李大。夫自監吾已來。無少違意。往來進奏。皆契聖心。不但輔佐國家。亦爲護法菩薩。普賢秘密尋以受持。踰襲大乘必當剋證。吾銀羯磨金剛杵四箇并輪留與。受持爲念。取證菩提。佛法護持。如吾在日。賢者超遷。吾爲翻經有時執筆。諸餘鈔寫亦有其功。若愛出家爲與聞奏。樂之處俗。汝亦安存。吾後翻得文殊經一卷。寶樓閣念誦法一卷。如來藏經一卷。翻譯雖終未

及進奉。勾當寫出爲吾進都。寶金剛事吾日深。小心孝順。至於念誦倍更精勤。留在院中同住供養。院內行者童子。上從賢德下至。汝奴。汝仕。大夫爲奏與度。其蘇但那野奢並放爲良任從所適。樂在院中亦任本意。其庭秀爲老親見在南海欲得侍奉。亦語開府放去養親。令喬爲是家人。久以承承隨吾入內。聖人亦識。每偏驅使辛勤最多。件李大。夫與奏出家。莊上有牛兩頭。可准錢物拾餘貫。將陪常住。用充價直。收贖令喬院內應緣。道場所有幡華。槓像諸功德等。罷罷罷。罷銅器盜器盡。一切並拾入文殊閣下道場。永爲供養。不得轉轉有零。落出外。借人。吾緣身衣並已拾盡。有金八十七兩銀二百二十兩半。並將施入五臺山金闍玉華兩寺。裝修功德。所有家具什物。柴器鐵器瓦器床席氈褥床子。褥子及諸雜一切物等。吾並拾與當院受用。子弟往來須有投寄。梵夾閣上藏中安置其藏及經爲是。勅賜鎮院安置。汝常爲國轉讀持念焚香供養守護。並不得零落損失。吾奏。聖人造閣。下置文殊菩薩。上安漢梵之經。爲國福田永代供養。閣則大改已成。作家。欠錢裝飾未了。軒廊門屋僧房亦未成立。所有博落殘方榑木。汝共大夫計會善爲開奏修崇了却。閣成已後奉爲國家置三七僧。轉經念誦。永資。聖壽滿吾本願。東京和上塔所師僧院舍莊園。汝亦爲吾勾當成立。其車牛鄆縣。汶南莊并新買地及御宿川貼得稻地街南菜園。吾並拾留當院文殊

①侍二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閣下道場。轉念師僧永充糧用香油炭火等供養。並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蘭及有侵奪。其祥谷。紫莊將倍常住。其莊文契並付寺家。吾重告諸弟子。汝等須知。人代無常誰免此也。師資之道以法義情親不同骨肉。與俗全別。汝等若依吾語是吾法子。若違吾命則非法緣。吾壽終後。並不得著服及有哭泣攀慕。恆吾即動加念誦。是報吾恩。亦不得枉破錢財威儀葬送。亦莫置其壘域虛棄人功。唯持一床。盡須念誦。送至郊外。依法荼毘。取灰加持。便即散却。亦不得立其靈機圖寫吾形。儒生七十二子尚有心喪。吾教灌頂相傳都不然也。汝等諸子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即同普賢身。行普賢行。住普賢心。圓明廓周。五智齊現。修行如此。是契吾心。何勞驅驅營營非法不益之事。吾所告焉。汝等須依吾此處分。恐後無憑。仍請三綱直歲徒衆等。著名。爲記。鄧波跋耶告。

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五月己亥朔七日乙巳直歲慧達
典座明彥
都維那法高
寺主道遇
上座潛真
大辨正大廣智三藏和尚表制集卷第三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四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一十九首 答制三首 總二十二首

請於興善寺當院兩道場各置持誦僧制一首

加開府儀同三司及封肅國公制告牒一首

三藏和上臨終陳情表一首

和上初薨賜贈物制一首

勅諸孝子各守法教制一首

勅諸孝子著服喪儀制一首

賜孝子米麵擇地等手詔一首

和上寫真影讚并序一首

恩賜起造靈塔絹表一首

謝恩賜造塔絹表一首

鄧國夫人張氏祭文一首
弟子慈獨慧勝祭文一首
五日李相公祭文一首
賜司空并諡號制一首
大廣智三藏行碑一首
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影贊一首
六日勅遣中使祭文一首
六日元相公祭文一首
謝追贈司空并諡號表一首
請於興善寺當院兩道場各置持誦僧制一首
弟子僧慧朗慧超慧瑗慧海慧見慧覺

慧暉。右件僧等請於當院灌頂道場常爲國念誦。僧慧幹。慧果。慧嚴。慧雲。慧信。慧珍。慧勝。慧深。慧應。慧行。慧積。慧俊。慧賢。慧英。

右件僧等請於大聖文殊閣下常爲國轉讀勅賜一切經

以前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住此寺院二十餘年。建立道場爲國持誦。靈應非一。不可名言。其大聖文殊閣。恩命賜錢修造向畢。既安梵夾。又有御經。理合弘持以資景福。其惠朗等二十一人。並久探秘藏。深達真乘。戒行圓明。法門標準。望依前件常令念誦轉經。如後有事故。即請簡擇灼然有道行僧填闕。庶法燈不絕。聖壽無疆。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九年六月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綬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抱玉
司徒兼中書令使

加開府及封肅國公 制一首
勅。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城之齊致。何儒釋之殊途。故前代帝王罔不崇奉法教弘開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宗師。人之舟楫。超。誦。三。學。坐。離。於。見。取。修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

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請。朕往在先朝。早

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執經內殿。開

法前。憑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鄰。嗣之問。

而妙音。演密行內持。待扣如說。自涯皆暗。

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

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禍致吉祥。實惟

弘我之多。寧止利吾之美。嘗有命。朕用申優

禮而得為師。盛味道滋。深恩復強。名載明前

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土。內品有果地之殊。

大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

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故。

大曆九年六月十一日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司徒兼中書。命使宣

中書舍人楊炎奉行

奉。勅如右。到奉行

大曆九年六月日

侍中關

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

朝議郎守給事中趙。消

六月 日

時都事

左司郎中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彭城郡開國

公晏吏部侍郎關

尚書左丞關

告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大興善

寺三歲沙門大廣智不空

奉。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光遠

大曆九年六月 日下

令史肅。晟

三藏和上臨終陳情辭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不空幼事先師。已過二紀。早承

天澤。三十餘年演法。奉累聖之恩。自

自從。陛下臨御。殊私轉深。賜黃閣以宴居。

降。紫微而問道。積恩重疊。日月相繼。雖復

精懇。豈酬萬一。而露電難駐。蒲柳易衰。一從

伏枕。自春往夏。陛下深。存問再三。中使

名醫相望。道路。但以膏肓之病。雖針藥而難

生。生滅之質。寧戀惜而能固。忽從昨夜已來。

頓覺。氣力彌憊。身非己有。瞬息掩掩。心神

寢微。達謝。聖朝不任戀慕。不空今者年過

中壽。未為天逝。但以往時。越度南海。周遊五

天。尋其未聞。習其未解。所得金剛頂。瑜伽

十萬頌。諸部真言及經論等五十餘萬頌。冀

總翻譯少答國恩。何夙願之未終。忽生涯之

已盡。此不空所以為恨也。伏惟。陛下降諸

佛之慈惠。下從人之所願。不空先進大聖文

殊佛利經。聖情尋許。頒示中外。伏願哀愍。念

臨終之一言。冀福皇家。滋吉祥之萬劫。實為

僧人。生死榮幸。五銖金剛。鈴杵先師所傳。并

銀盤子。菩提子及水精念珠。并合子。並隨隨

表進奉。臨紙涕泣。悲淚交流。永辭聖代。不勝

戀慕之至。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辭以聞。

沙門不空誠悲戀謹言

大曆九年六月十五日開府儀同三司試鴻

臚卿肅國公大興善寺三歲沙門大廣智不

空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行登十地。來自五天。敷演瑜伽。宜流梵

夾。周遊萬里。踐曆。三朝。先譯聖言。親承師

授。當下武之興運。繼前薪之火傳。而弘菩薩

心。為衆生病。彌留有問。宸悼增深。並宜依所

請也。爾時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肅國公

大廣智不空三藏和上表上陳情。聖恩垂

涕。墨制旋降。所請皆依。和上情。意。獲申

一心觀行。右脇累足。恬然而寢。弟子號慕中

使奏聞。聖上宸悼殊深。輟朝三日。爰降中

使。詣于僧伽藍。宣慰衆徒。及錫贈贈

奉。勅絹三百疋。布二百端。宜送大興善寺

故大廣智不空三藏院充贖贈物

大曆九年六月十六日宣

勅諸孝子各守法教。制一首

奉。勅語諸孝子等。和上為。三代國師。門

徒稍衆。宜各相和順。住瑜伽觀行。依本教修

行。如有違謬者。即錄名奏來

大曆九年六月十六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宣

勅諸孝子着服喪儀。制一首

奉。勅語諸孝子。着服哭泣。葬送威儀。立靈

塔。置圖寫影來等。除此之外。餘一切並依遺

書

大曆九年六月十八日中使李憲誠。宣

手詔賜孝子米麵擇地葬日等。制一首

奉。手詔。與孝子等糧米麵。并並擇地塔及

日葬事等。白米五車。粳米五車。白麵五車。柴十

車。油七石。炭三車。並如京。宣索如無。準。元奏

來當別支送

三藏和上影讚并序一首

大唐大廣智三藏和上影讚并序

弟子朝散大夫檢校左庶子嚴郢文

和上諱不空 聖上尊之曰大廣智三藏 故

南天竺阿闍梨金剛智之法化也 昔昆盧遮

那佛以瑜伽無上秘密最大乘教傳於金剛薩

埵 金剛薩埵數百歲方得龍猛菩薩而傳授

焉 龍猛又數百歲乃傳龍智阿闍梨 龍智又

數百歲傳金剛智阿闍梨 金剛智振錫東來

傳於和上 自法身如來至于和上傳此道者

六人而已矣 和上童孺出家 聰明卓異 服勤

精苦晝夜不息 經耳聞目咸誦無遺 聞一知

十若有神告 先師歎曰 吾道東矣 先師既歿

和上遂泛海遊天竺師子等國 詔龍智阿闍

梨更得瑜伽十八會法五部秘藏三乘遺典

莫不究其精奧焉 貌與人同 而心與佛齊矣

天寶初歸至上都 玄宗深敬遇之 遂爲三代

國師 出入 禁闥 聖上每延至內殿順風

請益玄言啓沃 宗仰日深 大曆九年示疾而

臥 詔使結轍 侍醫嘗藥 無虛日焉 恩旨就

臥 加開府儀同三司 依前試鴻臚卿 封肅國

公 食邑三千戶 累讓不允 至六月十五日 忽

沐浴蘭湯 換潔衣服 抗表辭 主 奄然而化

春秋七十矣 夏臘五十矣 聖上追憫廢朝

三日 和上所居寺有荷池 周迴數十畝 傍無

灌注 中湧甘泉 醴甘饒清 冬夏常滿 及和上

遷化之日 池水先夕而涸 與夫雙林變白事

異而感同矣 夫法體堅固無來無去 應俗緣

則現於人世 證道品則歸於涅槃 豈常情之所能測乎 縉事如生 榮木其壤 綴序本行 記諸善言 重宣此義 而作讚曰 瑜伽上乘秘密之門 度諸禪定 頓入佛身 法化正嫡 迄今六人 恭惟和尚爲時而出 演教救世 如揭日月 三聖宗師 優曇再發 甘露方注 涅槃不待 凡我後學 心沒憂海 畫圖惟肖 瞻仰如在

恩賜造靈塔絹 制一首

奉 勅 絹七百五十二匹 宜賜興善寺故三

藏大廣智不空和尚院 充先師造靈塔直

大曆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內侍韋守宗 宣

恩賜絹七百五十二匹造塔謝表一首并

草土僧曇貞等言 今內侍韋守宗奉宣恩

勅 賜絹七百五十二匹 充先師塔直 捧戴殊

旨 咸被哀榮 使有展敬之地 始起舍利之塔

竊謂微言尙存 聖朝增福 蓋 陛下之道崇

著 豈門人之孝克招 曇貞等不勝號號哀荷

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 曇貞等誠哀誠懼謹

言

大曆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大興善寺草土僧曇貞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領袖縉紳 弘宣妙旨 永歸寂滅 宗慕良

深 遠日有期 遷神斯近 施繚起塔 何有謝恩

臨葬日鄧國夫人張氏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 鄧國夫人張氏 謹以乳藥之奠奉祭于故

國大德三藏不空和尚之靈 伏惟 和尚歷劫增修已超三界之表 現身行化恒遊億土

之中 傳像教於東來 獻微言於北極 九重啓沃 萬乘虔恭 錫無價香 施無價寶 方欲陶甄 毗俗潤色 聰明 平皇運於泰階 致蒼生於彼岸 豈謂川無停逝 日不再中 示滅同凡 歸真遽促 嗚呼哀哉 悲慟震襟 涕橫朝市 甘露收而蘭茝死 飄風起而江海波 有學無學 諸稟如何 嗚呼哀哉 弟子幸以夫尊忝茲國號 三業易集 一善難成 賴和上弘慈 特垂訓誘 因爲受法 心實驚惶 內省驕癡 外非奢縱 雖萬分而未去 終九變而知言 倏忽永乖 痛癢空積 辭帝里兮素輿行 瞻雁塔兮白露生 將申哀於薄奠 冀靈鑒於微誠 嗚呼哀哉 伏惟降尚饗

弟子慈駕慧勝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 僧弟子慧勝 謹以乳藥之奠敢昭告于亡

和尚之靈 竊惟父母之孝 師資亦然 況乎親

事深威前緣 侍其几杖二十餘年 自慚愚滯

沐春殊偏 恩載我今如地 德覆我今如天 慧

照我今如日 法潤我今如泉 何一朝而天裂

何中路而地翻 何一晝而日落 何中路而枯

泉 觸目淚盈 攀號氣噎 雖生滅而是常 終酸

慟而交切 梵音一息 尊顏永遠 學徒相視 法

會何依 嗚呼哀哉 伏惟 尚饗

三藏和上葬日李相公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 謹

以香華之供奉祭于故三藏大和上之靈 夫

法器之主 釋教之尊 非生靈獨覺無以希聖

道。非崇德廣業無以宗定門。伏惟 和上神
晤藏本。密詣真言。圓合內照。智涵清涼。即空
雖有示想忘色。花會王宮。燈傳淨國。惟我
聖后敷求教式。諸學爲師。依仁輔德。開演
秘旨。決明慈識。龍天効靈。怪魅潛匿。應期
于世。轉此風力。奈何厭苦示我形息。嗚呼生
有必盡神而去之。湧塔來見。雙林變衰。迷途
未返。後學空悲。緬懷初會。此哀慟無期。伏惟
尚鑒

贈司空證大辨正三藏和上 制一首

勛。寂滅爲樂。所以歸於真。付屬有緣。所以尊
其稱。修諸故事。其或強名。故開府儀同三司
試鴻臚卿肅國公大興善寺三藏大廣智不
空。德盛道高。朕所師仰。心密法印。行超度
門。精微有說。廣大無相。一雨之潤。溥洽於群
生。百燈所傳。遍明於正覺。傍達義趣。博通儒
玄。聖人之情。合若符契。朕順風前。瞻積有歲
年。慈航不留。梁木其壞。微音永隔。震悼殊
深。論道之官。追嚴師禮。仍加證號。用副名實。
可贈司空仍證號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
上

大曆九年七月五日

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使

中書侍郎平章事潁川郡開國公臣元載宣

中書舍人臣孫宿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大曆九年七月六日

侍中關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

國臣王綬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趙涓

七月 日

時都事

金紫光祿吏部尚書上柱國左司郎中彭城

郡開國公晏

吏部侍郎關

尚書左丞關

告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光遠

令史唐晟

書令史

郎中油書令史

大曆九年七月六日下

大唐故大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肅

國公大興善寺大廣智三藏和上之碑

勅檢校千福安國兩塔院法華道場沙門飛

錫撰

一月飛空。萬流不闕。五天垂象。三藏降生。曷

其謂焉。我大師矣。大師法諱不空。北天竺婆

羅門子也。初母氏遇相者曰。爾汝必當生菩

提薩埵也。已便失。數日之後。果夢佛微笑眼

光灌頂。既寐猶覺。室明如晝。因而孕焉。早喪

所天。十歲隨舅氏至武威郡。十三遊太原府。

尋入長安。以求出要。見大弘教金剛三藏以

爲真吾師。初試教悉雲章。令誦梵經。梵言除

切。一聞無墜。便許入壇。授發菩提心戒。年甫

十五。與出家焉。弱冠從有部進具成大慈烈。

律相潤。知而不仕。將欲學。聲明論窮瑜

伽宗。以白先師。師未之許。夜夢佛菩薩像悉

皆來行。乃曰。我之所夢法藏有付矣。遂授以

三密。談於五智。十二年功六月而就。至開元

二十九年秋。先師厭代入塔之後。有詔令齋

國信使師子國。白波連山。巨鱗橫海。洪濤洶

湧。猛風振激。凡諸難起。奮金剛杵。諷隨求

章。群災靜然。船達彼國矣。弟子僧舍光慧。皆

目擊焉。師子國王郊迎宮中七日供養。以

真金器沐浴大師。肘步問安以存梵禮。王諸

眷屬宰輔大臣備盡虔敬。其國有普賢阿遮梨

聖者。位隣聖地。德爲時尊。從而問津。無展

乃誠。奉獻金只寶曰。吾所寶者心也。非此寶

也。尋即授以十八會金剛頂瑜伽并毘盧遮

那大悲胎藏五部灌頂真言秘典經論梵夾五

百餘部。僉以爲得其所傳也。他日王作調象

戲以試大師。大師結佛眼印。住慈心定。誦

真言門以却之。其象顛仆不能前進。王甚敬

異。與夫指降醉象有何殊哉。則知七葉之花

本無香氣。五陰之舍豈有我人。三摩地中示

其能慧。至天寶六載。自師子國還。玄宗延

入建壇。親授灌頂。住淨影寺。于時愆亢納

慮於隍。大師結壇應期。油雲四起。霽然洪

澍。遂內出寶箱。賜紫袈裟一副。絹二百匹。以

旌神用。或大風拔樹之災。祇星失度之疹。舉

心默念如影響焉。至十三載。有 勅令往武

威。走節度使哥舒翰請。立大道場。與梵僧舍

光并俗弟子開府。應李元琮等授五部灌頂

金剛界大曼荼羅法。時道場地爲之大動。有

雲障者散花不下。上著子蓋。猶如群蜂味之

香藥。不能却之。事訖方墜。何神之若此耶。十

桂紫眼月 勅還京住大興善寺。泊至德中。肅宗皇帝行在靈武。大師密進不動尊八方神旗經。并定收京之日如符印焉。乾元中。延入內殿建護摩。親授灌頂。渾恩荐至。有殊恒禮。尋令於智炬寺念誦。感本尊玉毫剎然大照。徹巖谷。及我寶應臨朝。金輪駭歷。聖降彌積。師事道尊。授特進試鴻臚卿。加大廣智之號。躬稟秘妙吉祥至此。或普賢瀉神光於紫殿。六宮作禮。或文殊呈瑞相於金闕。萬乘修崇。或翻密嚴護國之梵文。雲飛五色。或譯虛空庫藏之貝偈。霧擁千僧。大師衛命而陟彼清涼。承恩而旋歸。帝邑。凡諸應驗。差難備陳。方悟夫虛空之花體無生滅。真如之用豈有去來。前後奉詔所譯諸經總八十三部計一百二十卷。並已頒行入藏目錄。兼奏天下諸寺以文殊爲上座。仍置院立像。保護國界。申殷敬焉。至大曆八年有進止。於興善本院又造文殊金閣。禁財內出。工人子來。寶輦自九霄而懸。御香亦一人所錫。微塵之衆如從地涌。鈞天之樂若在空中。臨至九年六月十一日。制加大師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故。榮間優洽。龍光便繁。降北極之尊爲師宗之禮。幡像之惠。玉帛之施。勅書盈篋。中使相望。前古已來未有如我皇之清信也。吾師之丹誠也。大師爰自二十歲迄于從心五十餘年。每日四時道場念誦。上升御殿。下至凡楊。剎那之頃曾無間焉。萬嶺寒松歷嚴霜而黛色者。有以見之於直操矣。矧夫入朱門如幕戶。

五載三若鶉衣。雖馳于騏驎。當在九禪之清淨。獨立不及。同夫大通衆色摩尼本無定彩。彩止自彼。於我何爲。定謂真言之玄匠。法王之大寶者也。於戲菩薩應見成不任心。如來堅林度有情輩。示以微疾。自知去辰。以其月十五日爰命弟子進表上辭。賜以後事。削髮湯沐。右脇累足。泊焉寢逝。春秋七十。法臘五十。時驟雨滂注。小方天開。哀悼九重。輟朝三日。贈絹三百匹。布二百端。錢三十萬。米麴共四百石。香油薪炭及諸齋七外支給。又賜錢二百二十五萬。建以靈塔。寓內式瞻。又勅高品李憲誠勾當及功德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元琮監護。即以七月六日法葬于鳳之南少陵原。其日中書門下勅牒贈司空。謚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又遣內給事劉仙鶴。宣冊致祭。內出香木。焚之靈檀。具茶毘之禮也。寺池潤而華萎者告終之象。夢幢傾而閣倒者驚誠之期。則雙林變白之徵。洞水逆流之感。豈昔時也。宰臣百辟曾受法印者罔不哀慟。門人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大興善寺沙門大濟等四部弟子凡數萬人。痛大夜之還昏。悲慧燈之永滅。不以才拙令紀芳猷。飛錫謬接羅什之筵。則承秦帝之會。想高柴之泣哭。盡同奢花之血見。式揚無說之說。以頌龍中之龍。其詞曰

全剛之杵夢西。士兮以表吾師安養國兮。法王之子驚牛軒兮。永度生死破魔怨兮。大曆九年歲甲寅七月六日丁酉建唐贈司空大興善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影贊

灌頂弟子紫閣山草堂寺慈錫飛錫撰并
天子灌頂阿遮梨耶。道傳上國家本耆闍其望如龍其人如玉。貝多在手梵字攸矚心同皓月光映碧池。蟬蛻而去麟臺畫之三密寂寥。九重哀悼。筵簾駟馬皆承明詔

萬里雲慘千山松悲。蒼蒼何忍奪我宗師瞻雪顏則無示無說。傳浩浩劫斯焉取斯勅使劉仙鶴致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六日癸卯。皇帝遣內給事劉仙鶴。以香茶之奠敬祭于故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之靈。惟靈智識明晤天姿聰達。夙殖梵行。生知勝因。挺秀五天。周遊萬里。心蘊海藏。音通華夷。貝葉傳經。瑜伽演教。弘利兆庶。出入三朝。道在不言。理均無迹。溫盤常寂。至聖同歸。焚香澡身。與化而盡。朕承了義。禮具師資。永訣之辰。攸深震慟。香茶之奠有靈昭之

三藏和上葬日元相公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六日癸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謹以香花之供。養祭于故三藏大和上之靈。嗚呼寓形遊化如風動輪。地水之大皆爲我身。至人知存而不守。委于寂滅之境。得度而常朕

離于染愛之塵。於戲大師紹佛明因。玄覽并覺。弘悲會仁。色心同徹。功學惟新。明明我后與道冥順。孔德時生。真宗啓運。期繼後葉。寔傳密印。齊心閉館。降席延問。束轡尊師。順風三進。惟聖儲福。資神會祥。凡我四衆雲從道場。次承付囑。仰負津梁。曷云報盡。宗極斯亡。嗚呼法體圓照。際於前後。非待形以生。豈緣聚而有。靈山重會。坐劫將久。愴戀神儀。永懷慈誘。尚饗。

謝 恩制追贈先師并諡號表一首并

草土沙門慧朗等言。昨六日先師茶毘之夕。聖慈哀悼。追贈司空。仍諡號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昭宣國禮。龍光神道。三公之贈。有越舊章。和上之稱。先經未載。是知高天之澤。浸江海而無涯。幽途之靈象。日月而下照。凡百弟子數千衆人。悲感聖恩。無任戴荷。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慧朗等誠惶誠愧謹言。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大興善寺草土沙門慧朗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發迹五天。周遊萬里。宣演正法。拯暗生靈。涅槃歸常。孝行崇證。禮經斯在。煩以謝恩。大辨正廣智三藏表制集卷第四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二十九首 答制十六首 總四十五首

召念誦僧制一首

勅慧。勅教授後學制一首

勅慧勝依所請。住制一首

停修舊塔地制一首

勅於當院起靈塔制一首并

沙門慧朗謝賜紫衣表一首并

恩賜文殊閣額制書一首

謝賜額表一首并

進造大聖文殊鎮國閣狀一首

謝恩賜小祥齋供表一首并

弟子慧果謝賜錦綵表一首并

勅天下僧尼誦尊勝相真言制一首

謝誦持尊勝真言表一首并

請爲先師立碑表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并

故功德使李公挽詞二首

請續置功德使表一首

謝賜齋餽茶表一首

賀春雪表一首并

賀度韓王女出家表一首

青龍寺僧曇真賀祈雨賜物表一首并

沙門飛錫賀晴表一首并

覺超賀瀨所祈雨表一首并

請辭內道場陳情表一首并

賀祈雨表一首并

賀破吐蕃表一首并

僧惠超賀玉女潭祈雨表一首并

僧曇真賀祈雨表一首并

靈應臺僧道潤賀平河南表一首

監使憲誠進佈鵲毛表一首并

召念誦僧制一首

奉 勅語元琰。化度保壽興善等寺。先於故三藏和尚邊受法。僧有業者。即具名奏來。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宣

勅慧朗教授後學 制一首

奉 勅語僧慧朗。專知檢校院事。兼及教授後學。一尊一契。有次第者。聞奏。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中使李憲誠 宣

勅惠勝依請 制一首

奉 勅語僧惠勝。和上在日。阿師子偏得意旨。今聞於塔所焚香火守護。先於和上邊受得普賢念誦法。與朕同尊。努力精修。三年滿後。即來對朕與商量本尊法。所請依住。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中使高品李憲誠 宣

停修舊塔地 制一首

奉 勅語元琰。故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塔所修造宜令且停。別擇好地起修。

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中使李憲誠 宣

勅於當院起靈塔 制一首并

奉 勅語元琰。故辨正三藏茶毘得舍利。令當寺院造舍利塔。

大曆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勅二知一 百一 批二批 凡二十九二表制等表三十 十六二十四 勅二朗 住一 謝賜 答 八字一 并答一 首十 并答 謝 弟子 綵 八字二 恩賜錦綵 五字 相一 李公二涼國公李將軍 賜一 青龍寺僧二沙門 賀十 南山 覺超一 吐二士 僧表七字二 同前文 三字 靈二處 監誠四字 李十憲 僧一

糧食設功匠等用

五十二貫五百一十文。買膠及麻。打繩索諸雜等用

三百一十二千七百九十文。雇雜使年月日功人等用

八百七十三貫二百五十文。買車四乘牛六頭等用

六百八十二貫八十七文。與牛買草豆麴牛藥逐車人餅錢等用

右具破用數如前。應買入雜施入迴殘見在如後

合入方木六百八十五根半。七十五根外施入六百一十根半

買入四百八十七根半。造閣用訖一百二十七根出賣訖。七十一根見在

合入搏柱二百四十四根。一百四十八根外施入九十六根

買入一百七十三根造閣用訖。七十一根見在

合入椽二千四百一十四根。一千五百七十根外施入八百四十四根

買入一千八百五十四根。造閣用訖五百六十根見在

合買入棧七百束。三百五十束。造閣用訖三百五十束見在

合入膠六百八十三斤。六百斤勅賜入四十斤外施入四十三斤買入造閣用訖

合入蠟六百二十斤。六百斤勅賜入二十斤買入並造閣用盡

右具通造閣所入錢物方木等及諸雜用外見在數如前謹錄。奏聞伏聽。聖旨

大曆十年四月五日檢校造閣僧秀嚴等狀進

同檢校造閣僧惠勝勸檢校院事僧惠朗

謝。恩賜小祥齋供表一首并答。中使段物華至奉宣。聖旨。以故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周年入塔齋賜一千人供。兼賜茶二百串度弟子二人。伏以先師寂滅。星歲俄周。聖恩飾終。累有榮施。賜錢起塔。錫饌度僧。雨露決於幽明。光龍被於存沒。凡在法侶。悲愧交馳。中使眷臨。香茶繼至。送全身於多寶。荷殊澤於九霄。無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不勝戰灼之至。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年六月十五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先和上寂滅歸常。驛移星序。益多傷悼。追崇福祐。齋施所資。願非厚給。煩此申謝也

恩賜錦綵謝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果言。伏奉今月九日中使李憲誠奉宣。進止。賜微僧錦綵共二十四匹。捧對忻懼如山。壓已。惠果幸逢休明。叨承聖澤。聚沙之歲。則事先師。二十餘年。執持巾錫。瑜伽祕密之宗。普賢深妙之要。特蒙教誨。偏承意旨。切令爲國晝夜修行。微僧是以破膽竭肝。亡形殉命。斯須不問。祈誓懇誠。將酬雨露之

恩。冀答殊私之造。無任抃躍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果誠歡誠懇謹言

大曆十年十一月十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果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遺教。開梨克遠。祕密之宗。流傳弟子。覽師精懇。表以勤勞。薄錫緣緇。以崇香火也。所謝知

勅天下僧尼誦尊勝真言。制一首

奉。勅語李元琮。天下僧尼令誦佛頂尊勝陀羅尼。限一月日誦令精熟。仍仰每月誦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貢正使。具所誦遍數進來

大曆十一年二月八日內謁者監李憲誠宣

謝誦持尊勝真言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朗言。伏奉。恩勅。令天下僧尼誦持佛頂尊勝真言者。諸佛之心目。蒼生之津梁。陛下受佛付囑。申以法化。惠朗跡在緇門。又叨近侍。愚誠之分。實驚實喜。伏惟。陛下謀協聖慈。陰贊生利。致仁壽之域。在茲一言。播無疆之休。以靖萬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允將獲祐。僧有獎進之路。俗成同善之風。此則。陛下超天下之恩。參承至道爲用。豈愚僧日用而知者哉。生植之澤以云深厚。誨誘之德上答何階。謹附中使元應金奉表陳謝以聞。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興善寺沙門惠朗等表進

○打二釘 ○思二恩 ○序二席 ○給二給

佛頂眞言。神力廣被。庶資弘益。普及含靈。比令誦持。有勞表謝也。

沙門惠朗等言。先師大辨正不空三藏和尚。早逢聖代。紹佛傳燈。浮海梯山。詢求法寶。獲金剛密印。了三昧總持。舍利苞於色身。智銳懸於心月。坦夷大道。輔翼皇家。自天寶已來。皇祖皇帝降尊問法。禮具師資。陛下

臨朝又加殊。敬其道德。寵錫超倫。存稱灌頂之師。沒贈上公之位。一從遷化。再歷歲時。影塔空建於雙林。盛德未題於貞石。聖慈哀眷。許製豐碑。瞻仰天文。冀其降止。微僧夙願。待此將終。伏乞鴻恩。俯垂矜允。不勝懇款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輕曰龍顏無任戰懼。沙門惠朗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一年四月五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沙門惠朗等言。惠朗聞逆德者亡。已孽難追。伏惟陛下聖明獨斷。密運神謀。用將士威武。竭誠討叛。寇梟擒捷。八州既獲得。海外聞通。萬國來朝。四夷納貢。惠朗等不勝慶快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靈囿狂叛。違拒朝經。軍師四臨。寇孽霄潰。凶

故功德使涼國公李將軍挽歌詞二首

前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翰林待詔趙遷。業盛
唐堯際。功成文子軍。累承三帝寵。六比五臣
勳。畫角悲寒吹。愁笳咽曉雲。聖朝忠義骨。
今日委荒墳。大樹悲風起。將軍去不迴。撫棺
心益痛。臨穴淚難裁。曉月繁霜草。幽泉掩夜
臺。更聞歌伴哭。觸物盡成哀。

沙門惠朗言。惠朗聞。惟人植福。惟福利人。苟

闕其司善無由長。伏惟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所登天祚。蓋爲蒼生。隔截邪途。護持正法。萬邦咸幸。豈惟京城自國家特置功德使已來。衆福日滋。群凶時滅。皇室起崇高之祐。縹門絕挫辱之虞。惟 天所知。人罕悟矣。一昨元琮薨沒。帝京僧侶相視黯然。舉目

增悲。中言下淚。又懼惡魔。獲適心之便。外道得攘臂之秋。正教陵遲。邪林茂盛。伏乞

聖慈擇一賢臣職司功德永國家惟新之福

解僧人懷舊之悲。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不勝戰灼之至。沙門惠朗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一年十二月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朗
上表

沙門惠朗言。伏奉今月十四日設一千僧齋。

賜茶二百串。今日又蒙中使宣示恩命。尉

及門人。周行天香。薰馥存沒。惠朗等誠悲誠

懼。心魂殞越。承先師之遺蔭。沐陛下之殊

澤。儻神理有在。冥感聖恩。則結草之報必由香茶矣。無任負山海之至。謹附中使李憲

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朗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二年六月十日沙門惠朗等上表

賀春雪表一首

沙門惠朗等言。比屬去冬。愆陽。聖心憂軫。廣崇勝福。蓋爲生靈。果得春雪。洒空皓雪呈端。普天含潤。澤被無涯。昏塵自清。豐年有待。惠朗等五十三僧。每在道場。爲國持念。自正初已來。互相策勵。或有七日不食。或有經旬忘寢。貴資片善。上答殊私。沐浴堯年。仍慚野老。無任忻悅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頃以時當發生。自冬無雪。朕情深望。歲軫虛
愆。陽師所禱。精誠膏澤普霑。至誠所感。常用
愆焉。所賀知。

賀度韓王女出家表一首

京城釋門衆大興善寺上座沙門惠朗等言

聖旨 度韓國王長女 淑

恩放天孫出家祝養皇后踵繼漢道賢光

釋氏伏惟陛下至聖之心利物弘廣與皇

坤之九疇能沉焉哉蟬蛻之屬（金）弟除雲夢

脫簪衣之瑤瑤袖服翠翠 三界人天皆霑福

澤天下縉門不勝戴賀謹附巾使魏不珠表

表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月九日

京城釋門大興善寺上座沙門惠朗等上表

沙門曇貞賀南山祈雨賜物表一首并答

沙門曇貞言。比頃以膏雨未敷。聖心憂軫。特奉進止。令往南山祈雨。肝膽斯竭。望赴天心。於法無功。龍神不應。空勞容想。虛費供須。既無喜期。誠當罪責。聖慈寬宥。錫賚殊深。蒙錦綵七匹。戴天履地。莫知高厚。豈謂憂憤之門忽逢。聖威沛然之澤。無任歡抃愧懼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曇貞誠惶誠喜謹言

大曆十二年八月三日青龍寺沙門曇貞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久勤梵行。夙著精誠。虔潔道場。至祈膏澤。海申獎賚。煩此謝章也

賀晴表一首并答

沙門飛錫等言。伏奉八月二十六日中使高品李憲誠宜。聖旨。令京城諸寺釋門衆轉大般若孔雀王等經。精勤止雨。用副聖心。者。飛錫聞。帝堯至聖。不無水雨之多。大雲寶經亦有請止之化。頃者。稍如霖霖。納虛於陸。陛下親露心於金人。每焚香於玉殿。遂使晴光上升。折重雲而四照。惠風旁振。掃氛霧於八方。衆盛可期。介庾恒溢。斯皆天慈精詣。僧等何知。凡在道俗。無任感戴。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飛錫等誠歡誠躍謹言

大曆十二年九月一日

京城釋門衆沙門飛錫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緇門領袖。久在道場。勤結梵緣。福資黔庶。眞聖所祐。宿陰漸開。宜益虔誠。慶流家國也。所賀知

賀灑所祈雨表一首

沙門覺超惠朗等言。今月十五日中使楊貴。勢至奉宣。聖旨。令覺超等於南山灑所七日祈雨者。陛下恭己育物。慮甘澤於夫時。以人爲心。閱農殖於望歲。遂使有靈必禱。神跡克祈。而萬姓荷慈愛之恩。群生欣父母之義。比者雨雖罕降。百草皆滋。旱不及憂。五穀咸茂。此卽陛下順天之道。潛運體元之化。內諸覺超等猶愚不任慶美之甚。人皆含識。登勝歡戴之極。覺超伏奉。聖旨。便結道場。晝夜精誠。以副文思之旨。莫敢懈怠。用彰光宅之令。持誦初經一宿。雲霧忽洽於山川。啓請未盡。雨辰霑澤。遽洒於城闕。是知幾年之威。玄應在乎須臾。舜日之謀。休徵無復遲久。所樹苗稼。忽若增膏。凡謂糧儲。實將逾賤。覺超與鄉村父老等。以戴以躍。不覺手舞于閭閻。乃汲乃止。自然足蹈於衢巷。無任并踊之至。諸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超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七年六月二十日

保壽寺沙門覺超惠朗等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等經行宴坐。久晤無生。念深家邦。誠請膏澤。聖眞垂祐。零雨應期。傳洽秋原。戴榮嘉穀。西成有望。用愧勤勞。所賀知也

請辭內道場陳情表一首

長生殿道場念誦沙門覺超惠海等言。覺超惠海等素無德業。濫目緇流。隨侍先師。入出中禁。食分御膳。服滅天衣。歷馬公車。往來乘駕。因循歲月十五餘年。錫賚殊私。丘山已積。論功報國。纖芥曾無。撫已修涯。豈堪愧惡。且出家之人。受佛敕令。精修功德。令處伽藍。久在天宮。實貽物議。夙夜思忖。何情自安。特乞聖慈降垂。各歸本寺。爲國修行。福田所資。寧限中外。不勝虔懇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請以聞。沙門覺超惠海等誠惶誠懼謹言

大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念誦沙門覺超惠海等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等妙行精修。堅持正覺。留在中禁。用廣勝因。無去無來。何至辭讓也

賀祈雨表一首并答

沙門覺超等言。伏奉八月二十七日中使魏行林宜。聖旨。霖雨久滯。即令止雨者。覺超等忽奉綸言。倍加虔懇。啓告龍神。晝夜精誠。肝膽斯竭。承陛下天威。雲收雨止。秋稼皆資茂實。伏惟皇帝聖德動天。子育萬類。率土歡心。百僚咸慶。道場僧等不勝欣躍之至。謹附中使樂令欽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超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二年九月一日

長生殿道場沙門覺超等上表

實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繙門領袖。久在這場。勤結梵緣。福資黔庶。眞聖所祐。宿陰漸開。宜益虔誠。慶流家國也。所賀知

賀破吐蕃表一首并答

沙門覺超等言。伏見露布子儀下將士破吐蕃。擒生數千。斬首盈萬者。伏聞以順罰逆。興師必功。以義制淫。舉無不剋。日者蕃醜負約。敢背國恩。從兵邊陲。憑凌石地。伏惟陛下聖略通神。天威遠震。勢同破竹。如火燎原。俘擒魁渠。僵屍滿野。覺超等忝在釋門。喜清國步。無任慶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超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內道場保壽寺沙門覺超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西蕃負恩元戎。致計天道助順。殲厥兇渠。師等釋流亦當爲慰也。所賀知

賀玉女潭祈雨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超言。伏奉前月二十六日中使李。獻誠奉宣口勅。令惠超往蓋屋縣玉女潭修香火祈雨。惠超行闕精修。謬揚天旨。山川靈應不昧禱祈。初建壇場。雞聲乍吼。及投舍利雨足如絲。一夕而草樹增華。信宿而川原流澤。澤深枯澗。慶洽人神。伏惟陛下聖德動天。天澤先降。豈惠超微物精誠感通。無任喜慶并躍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入奏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惠超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五日内道場沙門惠超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朕動恤黎元。望深時雨。分命鄉里。遍禱靈祠。而和澤蒼霏。甫及旬晦。師久勞虔潔。勤清道場。有年可期。願增歡慶也。所賀知

同前文一首

沙門曇貞等言。伏奉前月二十九日中使李憲誠至奉宣聖旨。命曇貞等於寺前玉女潭。下轉念助修祈雨。伏惟陛下以冬無積雪。春又亢陽。憂濟元元。精誠遠禱。中使等初修香火。天無纖埃。既宜聖旨。悅然靈變。山風結結。若股其雷。潭水沈沈。或分龍躍。遂使霈然。豐澤遍灑川原。壬膏由是脈起。草木因之甲拆。蒼生欣戴。日用難述。曇貞等學道明時。僻居巖谷。幸蒙聖澤。并躍空增。無任喜慶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曇貞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三日蓋屋縣仙遊寺僧曇貞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靈應臺道潤賀平河南表一首

靈應臺檢校觀音道場念誦沙門道潤等言。伏承河南諸將收獲汴州。大破田悅生擒靈曜。鼻鏡之徒。決辰瓦解。蜂蟻之毒。冰消。天地人神無不慶焉。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據法王之正教。行觀音之大悲。子惠蒼生。恐一物失所。而彼狂豎。故拒達天恩。實非天誅。是自取禍。今者河清海晏。日潤山晴。尚聞天師猶賈餘勇。虜虜承嗣固在不遙。微僧此時慶幸何甚。仰承皇澤。江海非深。不勝忻悅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

聞。沙門道潤誠賀誠忻謹言

大曆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靈應臺檢校道場沙門道潤上表

進佈鵠毛表一首

臣憲誠言。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伏惟陛下孝理天下。岳瀆所以降祥。信及昆蟲。鱗羽所以呈瑞。今釋經具載。佈鵠避鷹。至身子影戰慄未除。至如來影怖畏都盡。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唯鵠餘壽。今尙存焉。其體也輕。其色也紺。入火不化。遇風輒飛。臣憲誠久事軒墀。親自觀試。焚毛不燼者。知佛教之未衰。自周傳唐者。表卓劫之更遠。犬馬之志。比以獻芹。鳥鳥之情。方諸奉愧。事雖至小。不敢不進。臣憲誠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大曆十二年正月一日

元從朝散大夫行內侍者內謁侍者監同正員上柱國賜魚袋臣李憲誠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汝以近臣護持釋教。精勤久著。誠効頗章。所進鵠毛深可喜也。所奏知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

和上表制集卷第六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二十二首 答制一十一首 總三十三首

監使李憲誠進金字法華經表一首并答

善必獻其君。然金字法華經者。驚領垂文傳真貝葉。龍宮寫妙取況蓮花。故軸以珍奇。書以金字。勢分垂露。光動繁星。開卷受持。比百花之發春樹。披文演說。若群鴻之起滄海。清滌五濁。莊嚴六根。謹於元日跪而奉進。以表吉祥。伏願均如來之壽。延陛下之昌期。無任犬馬懇款之至。謹奉進以聞。臣憲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天澤謬列崇班。誠無報國之勞。志有出家之行。元咬知其實業。舉不避親。雖處居家。常動誦習。伏惟聖恩。特乞殊私。冀竭殘形。永希上答。無任懇懼之至。謹因降誕之辰。謹附中使魏行林陳請以聞。如天恩允許。請宜付所司。謹具脚色如後。沙門元咬誠惶誠恐謹言

沙門崇惠登刀梯歌一首并序并答

大曆十三年正月一日。元從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緋魚袋上柱國李憲誠表進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汝以近臣。監修功德。履新之慶。能致妙經。開卷粲然。深可嘉尚也。所進知

沙門崇惠登刀梯頌一首并序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恩命拂拭京城諸寺塔像。訖進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恩賜綿綵縑絹共四十四。謝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肅宗恩命三藏弟子惠肝等入內道場念誦制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恩旨令三藏弟子僧惠曉爲國念誦制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代宗恩旨命西明寺給粥飯往來騎乘制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往五臺山修功德辭聖恩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恩命令與惠朗同修功德謝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元日獻甄叔迦寶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八月十三日賜手詔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進五臺山修護摩功德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勅大興善寺都維那法高依前句當制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謝恩命令有則法師於興善寺開講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沙門元咬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咬生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經痼疾。侍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示色身實相。今七災消。疹。萬福莊嚴。不遇聖慈。何由瞻觀。丹戶晨燭。如觀日宮。玉毫夜光。猶開月殿。隨喜者荷。帝王之力。歸趣者發菩提之心。使塵沙有情。普承佛惠。而緇門釋子。偏沐天波。豈只轉念誦持。而能奉報者矣。但冀憑文殊法力。上答洪恩。其所畫素大聖福田。謹因降誕吉辰。謹奉中使李憲誠具表陳進以聞。沙門惠勝誠惶誠謹言。

大曆十二年十月八日檢校兩道場知院事沙門惠勝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夙勤梵行。戒律精嚴。久在道場。宗建切德。勞彰歲月。福聚家邦。無量勝因。歎慰斯在也。

恩賜錦綵緣細共四十四匹謝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勝言。伏奉中使李憲誠宣。聖旨。特賜錦綵緣細共四十四匹。捧跪慚荷。歡懼無任。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諸佛願身普賢密行。弘大化屈已。人尊在於微僧。偏霑殊澤。然普賢之法。本是先師所傳之典。復為陛下所付之道。微僧遠感先師遺訓。仰慚聖主深恩。習効古人獻芹之事。有茲涓滴。上達聖情。不意天恩寵賜過甚。便以所賜。獻先師遺身影塔。為國念誦。諸會道場。發願懇誠。冀憑佛力。永保皇家。不勝戴荷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勝誠歡誠賀謹言。

大曆十三年六月六日

大興善寺檢校兩道場知院事沙門惠勝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諸佛祕藏。先師受持。傳布人天。誠為法要。薄申弊賚。以助修行也。所謝知。

肅宗恩命三藏弟子惠肝入內道場念誦制一首

奉勅語。有銀臺門家喚。不空三藏弟子惠肝。瞿那惠曉。惠月等四人入內。將飛龍鳥取與三藏建飾道場念誦。

至德二載十二月二十六日品官 晏如障宣

恩旨命三藏弟子僧惠曉為國念誦制一首

奉勅語。不空三藏弟子僧惠曉等。比在賊中。為朕剋念精誠。潛修功德。今剋復天下。皆佛力之應也。自今以後。須倍加精勤。為朕念誦。莫以度取。即不精勤。

至德三載正月十八日將軍段希福宣

代宗恩旨命西明寺給粥飯往來騎乘制一首

奉勅語。西明寺僧惠曉。為朕修功德。在寺依恒。二時粥飯及出入往來畜乘。一切供給。勿令闕少。

大曆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高品馬奉誠宣

往五臺山修功德辭謝聖恩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曉言。今月十日。面奉進止。令往五臺山。檢校大聖金閣寺尊像顏色。契印。至九月停作。却赴闕庭。令修陛下降誕日功德者。惠曉愛自二十年。辭家慕道。承順大廣智三藏和尚顏色三十餘年。五部真言親被指授。不離左右。得對天顏。每於含輝延英。長生等殿。常修功德。所恨不能精懇。殘夔未平。聖慈曲臨。又令遠使更賜東帛。三十四驛騎公糧。山門倍乘。微僧何幸。天澤累霽。誠喜誠歡。不勝戴荷。即以今日發行。可謂戴馳驥。望金閣而非遙。春往秋還。謁紫震而何遠。無任戀恩悚懼之至。謹附監使品官魏明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依止釋門。弘敷聖教。言尋有相。將赴雲山。錫賚非多。煩於申謝也。

恩命令與惠朗同修功德謝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曉言。去三月十一日。面奉進止。令五臺山修功德者。至七月十九日齋後。與中使李重枝等七十餘人。將香火巡禮。所將之火。不得至臺。懇責於心。憑何啟請。至山頂童子辯。戈。忽於石上見濕灰燼。便得微火。伏惟陛下九重遠被。聖火生於濕灰。焚香邀祈。菩薩萬形出現。光輝燦爛。相好分明。凝然滿空。諸夕靡散。又與監使魏明秀等同至。此臺為國祈禱。發願之次。攝身光圓。光菩薩等相次二十七度現表。陛下聖威潛運。菩薩屢彰。崇敬五臺靈瑞非一。微僧何幸。親斯聖跡。不勝感慶之至。今月十日蒙天恩。令每與惠朗同修功德。殊私曲照。再入金門寶殿修持。無任戰慄。謹附中使李憲誠奉

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服勤梵行。久在清涼。業廣戒圓。志精功備。偕申齋潔。崇福家邦也。所謝知

元日獻甄叔迦寶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伏奉 恩旨。令臺山檢校修功德。爲國祈福至南臺。南有山。先曾梵僧巡禮之次。言此山有甄叔迦寶。若貪心。上者皆遇風雷。惠曉焚香。邀祈登此山上。有小石窠方數尺。有水其色如朱。於中獲寶凡三十片。其色如珀者。惠曉聞。明王有藏。地不藏珍。伏惟 陛下覆載若天地。照明如日月。況鑒金閣於峯下。構玉華於巖巖。微僧命步。涉彼名山。焚香啓誠。電雨不作。遂獲茲寶。又准般泥洹經云。脚踏臺山一顆石。却後七劫不墮惡趣。況是希代之異寶。今萬物惟新之日。九重納祐之期。謹附中使李憲誠隨表奉進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正月一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訪道靈山。精修正覺。異石來獻。用表勤誠。所進知

八月十三日賜 手詔一首

勅惠曉閣梨。令遣中使揚善德。往彼句當功德。師服勤禪誦。資慶家邦也。秋涼師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十三日

進五臺山修護摩功德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今年四月十日。中使魏明秀奉宣進止。令微僧就五臺山大聖金閣保應鎮國寺修護摩功德者。惠曉虔誠精達。聖意。修上件功德。陳文殊宿願。啓先師冥力。依佛有憑。響像來應。遂得火色鮮潤。煙氣不起。異於他日。實表清時。是華夏晏謐之徵。兵塵止息之驗。此皆 陛下至道潛運。上天合德。使百靈効福。萬姓歡心。妖災永除。休慶日集。惠曉忝廁縉紳。恭承明教。懼辱 聖旨。幸福嘉祥。無任拜賀之至。謹附中使魏明秀奉表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文殊大聖。保護靈山。師虔誠之心。神呪昭感。至誠必應。深可嘉之。所賀知

勸大興善寺都維那法高依前句當制一首并

奉 勸語李元琰與善寺都維那法高宜令即依前句當都維那事

大曆十年四月十七日高品李憲誠 宣

勸句當京城諸寺觀修功德使陳

興善寺都維那法高

牒得舉稱奉 勸如右未有各牒所由施行處分者。錄勸牒僧法高者故牒

大曆十年四月十七日牒

使開府儀同三司兼右龍武軍。持李琮謝 恩。命令有則法師於興善寺開講表

一首并

沙門法高等言。伏奉今月四日 勸。令章敬寺有則法師於當寺講金光明經。雨露在顏。絲綸溢目。佛事時叙。法音式宣。消塵何階。踴躍無地。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仁。化御臨。密行持法。眷言東流。是用南顧。且寺有。隨所建近二百年。雖名僧住持。代則不乏而 恩命宣唱時所未聞。今者詔自天落。人從地。踴躍雖仍舊。疏實惟新。命僧尼而駿奔。求士女而膺至。皆諸佛妙力。斯經勝緣。暢 陛下外護之心。成僧等難遭之幸。必冀上資聖曆。申振 國容。致年穀於昇平。納含生於壽域。不勝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法高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大興善寺都維那沙門法高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法師有則。妙行精修。開方便門。演大法義。敷揚聖教。以廣勝因。副勳賢之忠誠。闡幽微之奧旨。俾含生之類。俱霽景福也。所謝知

謝 制補沙門惠朗充興善寺上座表一首并

沙門法高等言。伏奉今月十四日 勸。補大德惠朗爲大寺上座。天光所照。威靈在顏。桑門有人。像法將久。法高等聞。人之所願。天必從之。道如或存。王實有力。伏惟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金輪撫運。玉燭乘時。弘外護於 聖心。降無緣之慈澤。人從中禁。留念誦而未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而末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之至。謹附內功德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
沙門法高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大興善寺都維那沙門法高等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等精潔梵園服膺禪誦。支提所聚須擇紀綱。惠朗恭勤允副公選。總領寺務斯謂得人也。所謝知

三藏和尚當院碑一首

唐大興善寺大辨正廣智三藏 國師之碑題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碑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翊縣公徐活書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徐活書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訖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

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

辨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毘之時。詔遣中謁者齋祝父祖祭。申如在之敬。審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群倫。譽無與比。伊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

萬法要指。縉門獨立。邈邈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則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以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迨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陰港。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渴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搖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太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壞梁木。將記本行。託余勸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照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 有我三宗 道為帝師 秩為後同 昔在廣成 軒后順風 歲逾三千 復有肅公 瑜伽上乘 真語密契 六葉授受 傳燈相繼 述者牒之 爛然有弟 陸伏狂象

水息天吳 慈心制暴 慧力降愚 寂然感通 其可測乎 兩楹夢奠 雙樹變色 司空龍終 辨正旌德 天使祖祭 宸衷悽惻 詔起寶塔 舊庭之隅 下藏舍利 上飾浮屠 跡殊生滅 法離有無 刻石為偈 傳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 己巳建

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表制集卷第六終
德治二年五月三日於神護寺成身院以濟還僧都所持之本書寫了 欽然四十一
交丁
點本云以勸修寺大經藏御本點校了云